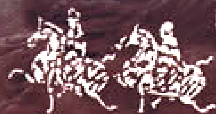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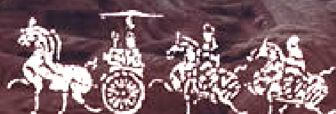
五代十国风云录

姜狼豺尽◎著

赫连勃勃大王、西门送客等力捧的新人

天涯煮酒论史、新浪大话春秋等论坛热议作品

倾心推出，全新奉献！

中国三峡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五代十国风云录

姜狼豺尽◎著




赫连勃勃大王、西门送客等力捧的新人

天涯煮酒论史、新浪大话春秋等论坛热议作品

倾心推出，全新奉献！

中国三峡出版社

Table of Contents

- 前言
- 序：江山代有才人出
- 引
- 五代卷
  - 第一章 金色蛤蟆争努眼 翻却曹州天下反——两个盐贩子领导的唐末农民大起义
  - 第二章 砀山“无赖”乱世枭雄
  - 第三章 风云帐下奇儿在——梁晋争霸之李存勖、朱友贞
  - 第四章 小康时代——五代贤君李嗣源
  - 第五章 遗臭千载——“千古一帝”石敬瑭和他有血性的侄子
  - 第六章 从黑暗走向黎明——刘知远 刘承祐 郭威
  - 第七章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一代圣主柴荣的英雄事迹
- 五代结篇——关于宋朝建立的一些事情
- 十国卷
  - 第一章 得相能开国生儿不像贤——前后蜀的兴亡
  - 第二章 割据江东——从杨行密到李景
  - 第三章 天上人间——绝代才子李煜的悲欢人生
  - 第四章 吴越春秋——百家姓第二位钱姓的创业史
  - 第五章 岭南故事——荒唐可笑的南汉政权
  - 第六章 湘江北去——历尽沧桑话湖南
  - 第七章 八闽风云——福建八十年
  - 第八章 上在夹缝中生存——荆南政权的小本经营
  - 第九章 下日落太原城——北汉的顽强存在
- 附录一 拥抱朝阳——契丹的兴起
- 附录二 塞外斜阳——党项定难军的默默存在
- 附录三 云之南——五代南诏大理国的沧桑变迁
- 附录四 江山万里——归义军的悲壮历史
- 附录五 五代十国世系

前言

在中国历史上，最值得国人自豪的时代，应该有两个：大汉帝国和大唐帝国，汉家雄魂，唐家气魄，自古以来便为史家所称道，所以现在许多中国人多以“汉唐”为骄傲。

汉唐之后都是两次大分裂时期，一次是汉朝后面历史上极其著名的三国时代，本和其他历史时期并没有两样的三国，经过罗老先生一部石破天惊的小说开山之作《三国演义》近六百年的宣染，已经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寻常百姓还会有谁不知道诸葛亮、关羽、曹操、刘备、以及刘皇叔的宝贝儿子阿斗的？另外一次则是唐朝后面的五代十国时代，和三国的历史知名度相比，五代十国的名气可就小多了，虽然罗贯中同样也有一部《残唐五代史演义》流传于世，但在民间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

但五代十国的历史意义却绝不在三国之下，甚至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影响更大。纠纠武夫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宋朝之后，一惩五代时期军阀混战的蔽病，加强了对权力的控制，抑制武人，开中国“重文轻武”之先河，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极大影响。同时，在五代后晋时，石敬瑭为了得到契丹的帮助南下消灭后唐，割让燕云十六州，将中国的北部屏障拱手让给游牧民族，以致中原政权在冷兵器时代处处受到善于野战的游牧民族的压制，导致游牧民族渐渐强大，并最终现两次消灭中原政权，对近世中国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三国故事大家已经是耳熟能详，在三国短短的近百年历史（从黄巾起义算起）上，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活剧，过程之曲折、斗争之激烈、命运之无常，让历史都为之震憾不已。其实，五代十国这段历史也相当精彩，而且，五代十国的历史时期相对较短，政权又多，要论起过程之曲折、斗争之激烈、命运之无常，五代十国绝不次于三国。历史总是这样，惊心动魄之后，是无限的感慨……

五代是指唐朝灭亡后、宋朝建立前，在中原地区存在的五个政权，朱温建立的梁、李存勖建立的唐、石敬瑭建立的晋、刘知远建立的汉、郭威建立的周。在历史，这五个短命小朝廷都被视为“正统”，这个“正统”甚至一直可以算到现在，五代后是宋、宋后是元、元后是明、明后是清、清后是民国，民国是人民共和国，呵呵。

十国的知名度甚至还不如五代，毕竟史书上记载五代历史的较多，十国历史多是附带而过的。但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十国在历史上便大大的有名，是谁呢？就是那位写下饱含屈辱和血泪的千古绝唱《虞美人》南唐后主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后没多长时间，李煜便被宋太宗赵光义下牵机药毒死，只留下一阙阙带着历史血腥味的词章，无言的在向历史陈说李煜的悲剧。十国指的在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杨行密建立的吴、李昇建立的南唐、钱镠建立的吴越、王建建立的前蜀、孟知祥建立的后蜀、马殷建立的楚、高季兴建立的荆南、刘隐建立的南汉、王审知建立的闽以及刘崇在今山西一带建立的北汉。这还没有包括刘守光建立的燕政权、李茂贞建立的岐政权、周行逢建立的

湖南政权、陈洪进建立的清源军，当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在云贵一带的大理政权也应该

包括在内。

从政权传承的角度来看，五代开始于公元 907年朱温废唐称帝，终于 960年赵匡胤废周建宋。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五代十国应该从王仙芝、黄巢起义算起，一般是以公元 880年黄巢入长安为起点，到公元 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灭北汉为止，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这和三国一样，如果把三国从公元 220年算起，那么三国历史的韵味便至少去掉了十分之七，谁会看没有吕布、貂蝉、曹操，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的三国？

现在最受欢迎的历史毫无疑问的是三国，《三国演义》的历史影响和社会影响实在太大了，在对民族心理的塑造上，还有没有哪一本书能做到《三国演义》这样。还有清朝，因为离现在最近，相对比较熟悉。现在汉朝、五胡南北朝、唐朝、宋朝也都热了起来。算来算去，可能只有五代十国这一相对比较生辟的历史却只能呆在历史的故纸堆里默默无语，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是历史总会惊心动魄的，五代十国也不例外。

序：江山代有才人出

二十多年前，大王还没识多少字，更不敢冒冒然读古书。作为古典文学的启蒙，先是拿本《三国》凑数，随后，就囫囵吞枣地开啃《水浒》。多说是少不看《水浒》，但对于施老爷子的笔杆子，当年青涩的大王非常佩服。一晃，多年过去，梁山好汉俺说不全（猫三狗四的绰号俗名太多，大王总记不住），开头那首歪诗却还记得：

朱李石刘郭，

梁唐晋汉周，

都来十五帝，

播乱五十秋。

施老爷一时兴起而看似胡拉乱扯的这几句，其实就是我们后世所称的“五代十国”。

说起五代，真是个让人人摇头的“季世”，一个乱七八糟的、催人泪下的、鬼灵精怪的、让人崩溃的时代——中原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此外还有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以及北汉。这个让中国人迷惘的时代，是继两晋南北朝之后的、历史上第二个大乱世。乱的时间，虽没有后者长，却也一样的积骨成山、血流成河。

后梁的朱温，残暴不仁，儿孙不肖，又喜欢与儿媳通奸。给自己儿子戴绿帽子，朱三真乃古今一大忍人、恶人。为此，气的宋朝写史的欧阳修老夫子摔笔而起，大骂：“天下恶梁久矣！”

后唐的李存勖，倒差一点复制汉光武刘秀的中兴之路。没想到，他初得中原，就开始骄淫乱政。特别是他身为皇帝，却是个戏曲超级票友，重用伶官干政，信任腰下无柄的宦官，最终落得以九五至尊之身，死于芜杂乱军箭下。

后晋石敬瑭甘做“儿皇帝”，靠着契丹干爹灭了后唐得中原，战战兢兢过把皇帝瘾，却落得个千古骂名。虽然这个沙陀爷们本人善终于床箦，国祚不过是二世而终。

后汉的刘知远，志大才疏。其儿孙平庸如家犬，守住块巴掌大的地盘就不错了。偏出了个做事想为人先的儿子，结果让人给做了。

后周的“郭雀儿”郭威有点本事，人还算厚道人。他的家业，全拜他的内侄柴荣光大。这个柴爷，真是个让时人、后人都倾倒的、千载难见的大帝级人物。如果上天给他二十年时间，或许一个不逊于汉唐盛世的强大帝国就将在东方喷薄而出。可惜柴荣命短，当了五年皇帝就撒手早逝，最终让看似厚道的赵匡胤凭空拣了个大便宜！

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是，大王依然要说，假如柴荣多活十年，肯定不会有宋朝的出现。

自朱温灭唐到柴荣归天，五十三年间，五家八姓，轮流坐龙廷。一家屁股没坐热，就又换一家。而五个朝代呢，都出奇短命，昏君还占多数。（当然明君倒也有几个：李嗣源、郭威、柴荣。）加上周边还有十“国”互相攻伐，那五十年，真是天下百姓的噩梦！回首那个时代，真

应了张养浩的词里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这段历史如同乱麻，翻史书实在让人头疼。这些草莽"天子"们当初打的挺热闹，倒没想着后人编书麻烦。

回思2006年，大王忙活写宋史《刀锋上的文明》的时候，起初很想把这团乱麻的尾巴仔细梳理一下，结果，草稿一打就是十几万字！我暗忖道：要是五十三年历史都耐心细致地考证一番，要花多少功夫！

为了避难趋易，大王走捷径，干脆把五代史跳过去先放一边，想倒吃甘蔗最后甜，很想等以后有空再写这段历史的专集。

几年下来，红尘劳碌，万事奔波，大王也忙的够戗。草上翻飞之余，有时候愣悚，细思那个并不华丽的、让人无限神往的五代乱世，感到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没料到，一日，大王登陆上著名天涯网站的煮酒栏目，忽然发现了有个叫"姜狼豺尽"的家伙，正在大写《五代十国》，且粉丝成群，闹腾得特别热闹。

惴惴之余，大王起初还不屑，自有大阿Q精神撑着："大王我已经打通中国历史脉络大关，难道你小子还能比我牛！"岂料，细细一看，这个"姜狼豺尽"，真让大王倒吸一口冷气———如此让人头痛的、混乱无极的五十多年，在他笔下，整体脉络清晰异常，叙事风格简洁流畅，章节之间收放有度，每每吊人胃口，让人读之欲罢不能。

特别让大王怅然的是，这厮语言幽默风趣，视角独特不凡，看了姜狼豺尽的五代史，大王急火攻心，忧愤交加：忧者，这厮抢先我一步，把五代史给"弄"了；愤者，这厮写到这份上，崔颢题诗在上头，大王日后再不敢想这个题材了！

大王沉静下来后，也稍许感到欣慰：江山代有才人出！

这个以"江郎才尽"谐音的"姜狼豺尽"，只能让他出一头第也！

真金必然发光。大王即使先于他写了五代史，这厮也会后浪压前浪，让大王难堪。毕竟，他的文字太鲜活，他的史观太独特，他的铺陈太有趣，他的宏大叙事太圆浑！

大王一直在中国互联网对历史写作新人诲语谆谆：你要弄历史，而不是被历史弄！

因为，不剔去铅华，如何见得历史真容？我一向觉得，出于兴趣而不是出于功利的历史写手，就是要用有别于僵化的历史教科书的角度，去回溯我们中华昔日的荣光和跌沉，并通过历史的前因后果，推想沉思我们今天的一切。

但是，在汗牛充栋的各种史书中，剔除偏见、错漏、编造，以及分清各个朝代统治者根据他们自己需要而莫名其妙添加的"佐料"，再把它梳理清楚，去伪存真，着实不易啊。

这个"姜狼豺尽"，他做到了！

历史，既不是死亡的人与事物，也不是年代、数字、人名、名词解释的干燥混合体。如果都能像"姜狼豺尽"能达到"精致的写作"，我们读者在欣喜之余能进行"趣味的阅读"。结果，我们一定能够得到一种犹如在沉睡的历史深处突然发现珍宝奇物般的、超乎想象的惊喜。

是为序。

赫连勃勃大王（梅毅）

引

一

当创建大唐开元盛世的玄宗皇帝李隆基和他的前儿媳杨玉环在华清池鸳鸯共浴、极其缠绵的时候，是否想到了千里之外的范阳城，那个大腹便便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在干什么？他也许想到的是这个杨玉环的干儿子正在为守卫着自己的大唐江山，想到的是安禄山正在恭恭敬敬的给他写奏折，陈述自己的忠诚。

李隆基想到这些，肯定会更加惬意，然后尽情享受杨玉环带给他的无上快感。做皇帝其实也非常辛苦，一旦失了势，比鸡犬尚且不如，梁武帝一世英雄，最终却落得个饿死台城的下场。李隆基能把皇帝做成这样，已经很知足了。

安禄山也确实是个人物，以“少数民族”的身份，能做到范阳、平卢、河东等三道节度使，手控重兵，生杀自与，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没两子那是万不能做到的。除了立下不少战功之外，安禄山为人实在太聪明了，他知道仅有皇帝喜欢他不行，皇帝身边的那些能说得上话的人一个也不能得罪。

李隆基身边三个最能说得上话的人：号称唐朝第一美女的杨玉环、号称唐朝第一奸臣的李林甫以及号称唐朝第一大太监的高力士，都被安禄山耍尽手段笼络过去，至少这三个人不在李隆基面前说安禄山的坏话。李隆基的小舅子杨国忠本是成都一个赌钱撒泼的无赖徒，因为堂妹杨玉环入侍大内，杨国忠也跟着一步青云，做起了李隆基的“财政主管”，深厚李隆基赏识。

不过自从安禄山得宠之后，杨国忠感觉有些失落，小人往往都是这样，不仅嫉贤忌能，而且还喜欢狗咬狗。看到安禄山一脸得意色，杨国忠醋劲大发，经常在李隆基面前播弄是非：“禄山阴怀首鼠，反骨露于外，人心不测，请陛下严加防备。”李隆基以为杨国忠在吃安禄山的醋，大笑不信。

杨国忠扳不掉安禄山，自己别想睡安稳觉，又在李隆基面前嚼舌头：“禄山必反，陛下若不信，可以下诏让禄山入朝，臣敢说，禄山绝不敢来！”李隆基有点动摇，那就试试吧，于天宝十三年（公元 754年）正月，诏令安禄山入朝。安禄山对这个暴发的“干舅舅”极为痛恨，自然不愿向杨国忠低头，但现在还不是他起事的时候，来就来吧。

安禄山得到私见李隆基的机会，便趁机告杨国忠的刁状：“臣是个胡人，大字不识一个，本不念及此，赖陛下恩信，才做了节度使。只是杨国忠素来鄙视臣，必会对臣下手，只怕以后再也见不到陛下了。”说罢号哭，当然是装出来的。

李隆基七十多岁的人，耳朵根子软，何况安禄山对他这个“干爹”极为孝敬，且顾及杨玉环的面子，哪里肯相信这个安胖子会造反？赏了安禄山一大笔钱，打发回北京。皇太子李亨也对安禄山没好感，屡劝父皇要提防安胖子，李隆基已经被安禄山灌了迷魂汤，打死也不信。

当是时，天下太平，盛世空前，对此杜甫有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

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李隆基坐了四十年太平天子，大唐国势如日中天，李隆基以为自己开创的大唐开元盛世将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可他哪知道这个大唐盛世不但没有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而且就是在他自己这个开创者手中彻底毁去，让他亲自看到了盛世的毁灭，让他在生前就知道自己将背着千古骂名离开这个世界。而“帮助”他成就千古骂名的不是别人，正是他最信任的“干儿子”，会跳回旋舞、会在杨干娘身上撒娇的禄儿-安禄山！

安禄山在“专制三道，阴蓄异志，殆将十年，”经过十年苦心钻营，安禄山在河北营造了一个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已经不再满足于天天给李隆基这个糟老头子做奴才了，他想干点大买卖。不过他也知道李隆基待自己其实太过厚道，这就样背叛李隆基，于心略有愧疚。

安禄山本想等到李隆基死后再造反。不过安禄山的死敌杨国忠依然不肯放过他，寻找一切下手的机会栽安禄山的脏，不把安禄山弄死，杨国忠绝不善罢甘休。安禄山被逼到了墙角，实在无路可退，只好提前举事。至于老头子，现在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

唐天宝十四年（公元 755年）十一月，唐范阳、平卢、河东等三道节度使安禄山打着清除奸臣杨国忠的旗号，纠集奚、契丹、室韦各部，以及本部兵马十五万，号称雄兵二十万，气势汹汹的杀过黄河，直取洛阳，准备一鼓作气拿下长安，让大唐皇帝李隆基做第二个梁武帝，成就他安氏的万代基业。

由于天下承平日久，数十年不见刀兵，军民人等，各安旧业，谁也不会想到，一场蹋天大祸向他们袭来。安禄山起兵南向，河北河南军民惊骇不已，乱兵所到之处，州牧县宰，均望风而逃，河北一带，土崩瓦解。

此时的大唐皇帝李隆基还在温柔乡里，刚听到安禄山造反的消息还不相信，而且告诉他消息的正是安禄山的死敌杨国忠，等到告发安禄山造反的奏章雪片般飞送到李隆基的手上，这个糟老头子才相信“干儿子”居然敢反老子，又是伤心又是气愤，又无可奈何。七十多岁的老头儿估计几夜没睡着觉，这个难过啊，怎么办？还去华清池洗鸳鸯浴吗？没兴趣了，还是先把反贼安禄山摆平再说吧。

先后派出了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等一时名将前去剿逆，种下的是希望，可收获的却是绝望：三大名将全都败给了安禄山，全军覆没，跑回来的都没几个。当再次得到消息的时候，安禄山已经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难道是慕容垂的后代？），做了圣武大皇帝。“燕”军又下河东、华阴，锋镝直逼长安门户潼关险障。

这下可把老头子吓坏了，叛军都到了潼关？那还了得，潼关要丢了，长安还能保得住？自己还经常嘲笑梁武帝，哪曾想到造化弄人，自己亲手复制了一个 “侯景”，马上就要把自己复制成“梁武帝”了，难道自己真是梁武帝转世？想来想去，绝对不能做梁武帝第二，干脆跑吧，反正这会还来得及。

还别说，李隆基、安禄山这对活宝象极了二百年前的萧衍老公和侯景，唯一不同的是，萧衍饿死台城前还见过侯景，臭骂侯景负恩。而李隆基和安禄山则山水遥迢，永无相见之日。

杨国忠是蜀人，自然怂恿逃到西川，虽然陇西也可以去，但陇西地势平坦，不如蜀中地形险要，想来也只有西川这个大后方可供自己落脚了。唐至德元年（公元 756年）六月，李隆基带着皇子皇孙、妃嫔美人、贵族大臣狼狈的朝西川逃去。最可笑的是，逃就逃吧，居然还弄个“西征”的旗号，安禄山在东边造反，他却向西“亲征”，西边有贼吗？呵呵。

长安不要了，祖宗社稷也不要了，顾命要紧。一大帮子贵人们跟流民似的，争先恐后的朝西边跑。李隆基这个皇帝当的可真够窝囊的，临老时还要受这个气，何况这个气还是他自找的。哪知道亲征也是件苦差使，一路上颠簸受惊，半路上还被一个老村头痛骂了一顿：“禄山久有反心，天下共知，独陛下纵奸肆回，致使四海崩乱，一发不可收拾。当年宋璟为相，善言进纳，天下是以太平。而今庙堂之上，多苟蝇谄谀之辈，陛下深居宫中，不知天下事，仆虽草野荒服之人，亦知国事危殆如此，然臣微身无路进白，何以启达天聪？”李隆基惭愧不已，流泪长叹。

这些倒没什么，脸皮一厚，都过去了。最让李隆基终生不能释怀的是，在马嵬坡，自己最喜欢的那个“儿媳妇”杨玉环被自己手下的士兵逼死，这比要了他的命还难受，杨国忠也被乱兵所杀。李隆基辛辛苦苦，好容易跑到成都，庆幸自己终于不必做“梁武帝”了，实在不行就做“刘备”吧。

这年七月，皇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没有经过李隆基的同意，公然称帝，奉李隆基为太上皇帝。李隆基顾命要紧，把这副烂摊子甩给儿子也好。

唐至德元年（公元 756年）六月，安禄山的“燕军”耀武扬威的进入长安，这场中华民族历史转折点的安史之乱达到了高潮，但随之也陷入低潮，安史起事注定只是一场战乱，一个历史转折点，而不是改朝换代。除了唐朝气数未尽这一宿命论观点之外，更重要的是安禄山，以及之后的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们面对的不再是一个老而昏愦的李皇帝，而是以郭子仪为代表的一大批忠于大唐的名将。

安禄山以及手下那帮马仔没有一个是郭子仪、李光弼，甚至是张巡、许远的对手。加上唐朝各地的兵力恢复元气，以及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最终将这场唐朝历史上的超级大祸扑灭，唐朝继续苟颜残喘下去。这场叛乱的第一主角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杀掉，安庆绪又被史思明杀掉，史思明又被儿子史朝义杀掉，史朝义被部下李怀仙杀掉，执头献与唐廷，一场大乱，就此收场。

安史之乱虽然被平定下去，唐朝也再一次“中兴”，但这场空前规模的叛乱给唐朝的打击是致命性的。安史乱后，唐朝一阙不振，各地掌握军政财权的军阀们乘势而起，开始武装割据，不服中央政府管辖，经常和中央对抗。唐朝打掉了安禄山，可又冒出来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安禄山”，这就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 “藩镇割据”。终唐之世，藩镇之祸也没有解决掉，虽然唐宪宗时平定淮西，藩镇着实老实了一阵子，但这不过是狂潮汹涌前可怕的平静而已。

唐玄宗虽然最终回到了长安，但受尽了儿子李亨和太监李辅国的气，加上怀念杨玉环，痛上加痛，唐肃宗宝应二年（公元 762年）四月，一代风流天子李隆基病逝于长安神龙殿，寿七十八岁。虽然他有幸

没有做梁武帝第二，但唐高祖李渊和号称史上第一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创下的万世基业实际上毁在了李隆基手上却是不争的史实，这个罪名，李隆基要永远的背负下去。

二

唐宝应二年（公元 762年）四月，唐玄宗李隆基病死，在李隆基阴影下当了六年儿皇帝的李亨终于可以为所欲为了。李亨背着中兴大唐的美名，但他却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兴皇帝，刘秀中兴汉朝是货真价实的。实际上，与其说是李亨“中兴”了唐朝，不如说是一代名将郭子仪“中兴”了唐朝。而且，唐朝的这次“中兴”不过是延缓了唐王朝的覆灭，和刘秀重建大汉并开创光武、明、章盛世是远远不能相比的。

李亨做了七年皇帝，一事无成，还内外受制，受宠妻张氏的挑唆，杀掉了最有才干的儿子建宁王李惔，自毁长城，实在愚不可及。太上皇刚死，大太监李辅国就在长安发动政变，收捕皇后张氏并越王李系等人。李亨闻变惊死，此时距李隆基死日只隔了十三天。

唐肃宗李亨的长子李豫不出意外的继承了帝位，称做唐代宗，但李豫的治国才能明显不如他冤死的弟弟李惔。李豫当国十七年，无一年不战乱，局势乱七八糟，丝毫不见好转。

李隆基、李亨时代，唐朝还只是内乱，出了一窝家贼。可到了代宗时，唐朝面对的就不仅是内乱，还有外祸。吐蕃趁着安史之乱，实力逐渐强大起来，并开始向唐朝发起挑战，不仅攻陷了唐朝的河西重镇，而且还将唐朝以前开拓的西域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都笑纳。一跃成为西部强国，唐朝的西部边境居然从巴尔喀什湖一线急速退到了天水，距离首都长安不过区区数百里，唐朝的衰势可见一斑。

唐大历十四年（公元 779年）五月，李豫病死，皇太子李括即位，李括在历史的名气稍大一些，就是唐德宗，在学术界尤其受到重视。因为在唐德宗时期，唐朝由杨炎实行了两税法，这次税费改革对历史的影响相当大，将此前实施乱七八糟的税种总并为户税和地税，砍掉一大批将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的税种。两税法先算出国家财政总支出数，然后再确定国家财政收入的总数，中央政府将财政大权死死抓住，消灭了中央控制地区再出藩镇作乱的可能，这不仅在当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也具有非常大的历史意义。只是杨炎有个永远也洗不清的历史污点，他党附于权臣元载，和德宗时另一个理财高手，整顿漕运、改革盐务的刘晏有仇，寻机害死刘晏，留下千载骂名，实在可惜。

唐德宗时代还有两个“名臣”值得一提，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奸臣卢杞，忌贤妒能、残害忠良没少干，前面提到的改革家杨炎（杨炎至少是个能臣）就是被他弄下台的。另一个就是“代替”唐德宗做了几天长安皇帝的太尉朱泚，朱泚趁唐德宗躲避兵变“亲征”离京之际，在叛兵的拥戴下，做了大秦应天皇帝。他异想天开，想灭掉唐德宗，做一个真皇帝，居然去攻击唐德宗，结果一败涂地，被部下杀掉。

唐德宗这时也老大不小了，受不了这个惊吓，唐贞元二十一年（公元 805年）正月，唐德宗“龙驭上宾”，留下了残疾儿子唐顺宗李诵。李诵在位不满一年，却也干了件在当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让名臣王叔文进行改革，史称永贞革新，因为触动了宦官集团和权贵集团的利益，而被皇太子李纯联合两派打倒，王叔文被杀。

唐永贞元年（公元 805年）八月，唐顺宗禅位于太子李纯，也就是唐宪宗。王叔文集团全都被贬，其中就有两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柳宗元、刘禹锡。

唐宪宗在历史上很有名气，以前课本上有一篇《李愬雪夜入蔡州》，讲的就是唐宪宗时大将李愬平定淮西军阀吴元济。唐宪宗确实很有才干，对割据军阀实行铁腕政策，打掉了一个吴元济，换来十几年的相对和平，确实值得称赞。唐宪宗元和年间是唐诗“中兴”的一个关键时期，唐诗史上著名的大诗人白居易、元稹、刘禹锡，以及唐宋八大家的韩愈、柳宗元都活动在这一时期。

可惜唐宪宗对外有余，对内不足，宦官集团势力在唐宪宗时日渐坐大，干预朝政之剧烈，在此之前绝无仅有。唐元和十五年（公元 820年）正月，唐宪宗死于宦官陈弘志之手，这也开了唐朝宦官杀皇帝的先河，影响极其恶劣。

有史家说唐宪宗时才算是唐朝真正的中兴时期，其实就元和年间来说，比肃宗、代宗、德宗时代形势稍好一些，但最终自毁前程，也不算是真正的中兴，用回光返照来形容更为恰当一些。

唐穆宗只当了四年皇帝，而且是非常典型的昏庸皇帝，对外对付不了藩镇，对内对付不了宦官，成日沉渔酒色，毫无建树，唐长庆四年（公元 824年）正月，三十岁的年纪便成了“古人”。唐敬宗李湛是穆宗的长子，可论起唐敬宗来，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这个皇帝非常有意思。李湛首先是个顽皮的孩子，其次才是个皇帝，这一点上，和七百年后的明武宗正德皇帝倒是非常相似。

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正德皇帝信用宦官，但大权在握，并杀掉了准备造反的大太监刘瑾。而唐敬宗则死于太监刘克明之手，而且还是和太监们一起喝酒之后被干掉的，想必七百年后的大明太师、镇国公、总督军备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一定对这个顽童皇帝嗤之以鼻。唐宝历二年（公元 826年）十二月，唐敬宗 “暴崩”，李湛死的时候只有十八岁，还是个懵懂的少年。死后，弟弟李昂继位。

唐文宗李昂在位十四年，处处受制宦官，连日常起居都要受宦官的制约，活的非常窝囊。公平来说，唐文宗不似唐敬宗那般顽劣，也有恢复祖业的志向，但志大才疏，用人不明。他为了和实际控制朝政军权的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进行对抗，提拔了两位“改革家”郑注和李训，准备让他们帮助自己除掉可恶的太监们，重新控制权力。

可哪知郑注和李训是两个绣花枕头两包草，贸然发动政变，就是历史特别有名的甘露之变。结果事机不密，被宦官们发觉，干脆将唐文宗扣押起来。仇士良利用控制的禁卫军对发动事变的李训郑注等人进行残酷的反报复，共杀死六百多人，宰相王涯也暴尸街头，李训被抓后请求押解人员把他杀死，以免受到宦官的污辱，郑注后来也被仇士良杀掉。一场大事以失败收场，宦官势力更加猖狂，唐文宗名为皇帝，实为囚徒，生不如死，唐开成五年（公元 840年）正月，李昂郁郁死去。

唐穆宗有五个儿子，其中有三个坐了皇帝，非常少见。前面两个皇帝要么顽劣，要么懦弱，后面这一个皇帝还算有所做为，就是唐武宗李炎。普通人对唐武宗比较陌生，但他在中国佛教史上却大大的有名。

佛教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历史上三个谥号或庙号为“武”的

皇帝沉重打击佛教势力，分别是北魏太武帝拓拔焘（辛弃疾千古绝唱《永遇乐》中的佛狸就是他），北周武帝宇文邕，和唐武宗李炎。一宗是指五代后周世宗柴荣，以后会专门讲到他的事情。武宗在内政中抑制宦官，文宗时飞扬跋扈的大太监仇士良被武宗整的昏头转向，最终被削夺兵权，废居府中，不久死去。

武宗非常信任唐史著名的“牛李党争”的李党党首李德裕，充分放权，让他大展拳脚。李德裕也确实有两把刷子，李德裕在武宗的支持下，平定了泽潞“节度使”刘稹的叛乱，拔掉了离长安最近、也是威胁最大的一枚钉子。除掉了眼中钉，武宗的日子过的就比较舒服了，后来宋太祖赵匡胤所说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就是这个道理。

武宗崇尚道教，也经常找些道士练些仙丹之类的吃，可能是吃了太多的缘故，脾气变的非常古怪，身体越来越差，“是药三分毒”这话一点不假。武宗也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便干了一件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稀罕事，就是立自己的叔叔光王李忱为皇太叔，确定李忱的皇位继承人的地位。一般在位皇帝都是会立自己的儿子做皇位继承人，实在不行就立侄子，再不行就立自己的兄弟，立叔父为 “皇太子”，唐武宗是史上独一份儿。

唐会昌六年（公元 846年）二月，唐武宗病死，皇太叔李忱继位，就是史称小太宗的宣宗皇帝。但客观来说，唐宣宗不用说和真正版本的太宗李世民相比，就是和“盗版太宗”的唐宪宗（就是宣宗的父亲）比起来，宣宗的功绩也逊色不少。虽然宣宗在位十三年间，藩镇没有惹出太大的乱子，边境上也没甚大事，经常作乱的宦官势力老实了一阵子，吐蕃、回纥也还算比较老实，但这些多是唐武宗时代打下的底子，宣宗吃个现成饭罢了。

当然，能坐守十三年相对太平的日子，没几下子也是不行的，换成晋惠帝那样，非乱不可。宣宗时代最引起后代史家注意的大事件就是在安史乱后被吐蕃侵占近百年的河西地区重新回到大唐帝国的怀抱，而做出这场天大事业的英雄，名叫张议潮，是唐朝后期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这也是唐宣宗时代最大的亮点。

唐宣宗这个人，可能因为出身和少年经历的原因，性格上可能有些缺陷，气度比较狭小。他的母亲郑氏本是淮西盐铁使李锜的侍女，后来李锜做乱被唐宪宗平定，郑氏被带到宫中，受到宪宗临幸，生下宣宗。郑氏可能在宫中受到了当时的皇后郭氏的气，在儿子当皇帝后，开始进行报复，把个名门出身的郭氏皇太后活活气死，死后还不准备把郭太后与唐宪宗安葬在一起，确实做的太过分了。

这个郭氏皇太后出身可非常不一般，很具有传奇色彩，她的祖父是郭子仪，她的父亲是郭暖，她的母亲是升平公主。现在人对郭子仪或多或少了解一些，一提到郭暖、升平公主会有些茫然，这是谁啊？呵呵。京剧中有出名段《打金枝》，现在许多电视剧经常播放的醉打金枝的情节，说的就是郭暖和升平公主。

五代卷

第一章 金色蛤蟆争努眼 翻却曹州天下反——两个盐贩子领导的唐末农民大起义

一、

唐懿宗李漼咸通九年，即公元 869年，在南方的桂林地区突然暴发了一次兵变。兵变在唐朝安史之乱后屡见不鲜，有的是因为当官克扣粮饷，有的是当兵的骄横跋扈。而咸通年间发生的这次兵变却是因为唐懿宗说话不算数引起来的，咸通三年（公元 863年），因南诏作乱，唐朝政府从徐州征兵前往平乱，其中有八百人驻守桂林。

本来说好只用徐州兵三年，三年后就调回家乡，可直到咸通九年（公元 869年），驻防桂林的徐州兵也没有接到让他们回家的命令。唐朝官员甚至还要让他们至少再守一年，徐州兵彻底失望了，原来皇帝说话也可以不算数的。他们不再相信政府的诺言，决定用武力解决这一问题。桂林戍军牙官许佶、赵可立等人杀掉都头王仲甫，推立戍军主管粮草的判官庞勋为主，强行北上回徐州，这就是唐史上著名的庞勋兵变，这其实也吹响了唐王朝真正走进历史坟墓的号角。

庞勋的军队一路北上，杀回徐州，为了对抗朝廷，庞勋号召当地农民加入自己的起义军，扩大规模。在唐朝政府的残酷统治下，老百姓越发没有活路，苛捐杂税能吃人（这是孔子说的），老百姓为了生存下去，只能参加义军。庞勋势力越来越大，甚至控制了唐朝的经济生命线 - 江淮粮道。这下唐朝可着急了，四处征集军队前去剿灭庞勋“叛军”，好歹唐军还有点战斗力，加上庞勋没有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兵力又少，只坚持一年多就宣告失败，庞勋被杀。唐懿宗以为庞勋被平定，天下太平，又可以喝着小酒、听着小曲过快活日子了。哪知道，唐朝对庞勋的胜利竟然是唐朝更大失败的前奏，唐朝自己打开了历史坟墓的大门，然后稀里糊涂的走了进去。

在唐朝之后的五代中，有两个是“沙陀”人所建，即后唐、后汉。第一个沙陀王朝后唐的建立者是唐庄宗李存勖，但真正奠定后唐基业的却是李存勖的父亲，即历史上大大有名的李克用。这个李家本姓朱邪，因为李克用的父亲朱邪赤心帮助唐朝平定庞勋兵变有功，被唐懿宗赐姓李，改名叫李国昌。李克用在庞勋兵变的那一年只有 15岁，跟随父亲前往江淮平定庞勋，李克用虽然年少，但文武双全，骑射尤为出色，也立下了不少功劳，被唐朝封为云中牙将，从此平步青云。而唐朝形势在庞勋兵变后一发不可收拾，局面越来越糟糕，各地起义接连不断，各方的藩镇军阀也趁这个机会扩张势力。五代十国虽然是唐朝藩镇割据的延伸和扩大，但就五代十国历史而言，真正形成的时期却在唐懿宗时，可以说是李克用打响了五代十国的第一枪！

后世有人戏言，说唐朝和清朝最愚蠢，因为唐朝和清朝在科举考试中，黜落了两个举子，从而引出两个中国历史极为著名的人物和中国历

史上影响极大的两个大事件：清朝的落第举子洪秀全屡试不中，一怒之下，成立拜上帝会，在金田发动起义，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而唐朝的落第举子黄巢也是屡试不中，要说黄巢也确实有些文才，据说落第之后，因不满唐朝的腐败，黄巢写下了一首非常著名的诗《不第后赋菊》，全诗如下：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巢是山东曹州人，祖辈都是盐贩子出身，但由于当时盐政是政府垄断经营，所以黄家的盐贩子们肯定只能走黑道，贩卖私盐，听说也赚了大把的银子。如果单从阶级出身上来讲，黄巢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而是一个"有产阶级"，明太祖朱元璋才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无产阶级"，穷的连给死去父母的棺材都买不起。

黄巢家里有了钱，自然要花钱买点学问，在封建时代，没有文化知识的人是被人看不起的，何况象黄家这样的"走私世家"，给自己脸上贴点金是非常必要的。买点学问，可以去参加朝廷的考试，万一祖坟上冒了青烟，混个进士及第，不但可以光宗耀祖，而且可以漂白自己的"黑道"身份。

黄巢就是这样，学了一点东西，史称"稍通书记"，可能就是半瓶醋，但这也不错了。于是黄巢就去长安赶考，也想弄个正道出身。也该着唐朝气数已尽，碰上这个黄巢这个"煞星"，不知是黄巢的水平不行，还是当考官的素质差，黄巢没能"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低着头回了家。但他心中却有一个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再回到长安，当然不是来应考的，而是来取代李唐天下的。

二

如果说唐懿宗李漼使唐朝走进历史的坟墓，那么唐僖宗李儇则是等到进入坟墓后关上墓门的那个人，之后的唐昭宗甚至是唐哀帝不过是在历史的坟墓里苦苦挣扎，直到气绝身亡。唐僖宗其实很象他的堂叔唐敬宗李湛，都是年少继位，而且都无才无能无德。当然，就对唐朝历史的破坏性来说，唐僖宗远甚于敬宗。原因在于唐僖宗特别任信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帮助唐僖宗关上历史坟墓大门的唐末史上有名的"十军阿父"，大太监田令孜。

田令孜是唐朝末年最后一个大太监，他之前的宦官如李辅国、仇士良和之后的杨复恭、刘季述等人虽然也是气焰嚣张，但他们都为当时的皇帝所痛恨。唯独田令孜是个例外，田令孜不仅渐渐掌握唐朝禁卫大权，成为唐朝实际上的政策制定者，而且他深为唐僖宗所信任，当然对田令孜，唐僖宗也有些畏惧，但这却是一种对权威的主动崇拜，而不是其他皇帝单纯的畏服。唐僖宗确实是个低能儿，知道自己能力有限，干脆将权力全都移交给田令孜，自己做个甩手大掌柜。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唐僖宗对田令孜崇拜的五体投地，甚至见着这个太监，都诚慌诚恐的称田令孜为"父"。皇帝拜太监当干爹，国史上绝无仅有，明英宗也不过称呼大太监王震为"先生"，换成现代话就是老师或师傅，也不如唐僖宗玩的出格。

唐僖宗的爱好有许多，但最为现代人所熟知的就是马球，如果说宋徽宗是个"足球皇帝"，那么唐僖宗就是个正宗的"马球皇帝"。唐僖宗一个最有名的故事就是他通过打球的水平来决定西川节度使的人选，结果

田令孜的哥哥陈敬瑄夺得头魁。当然陈敬瑄的胜出很可能是田令孜已经事先决定好的，毕竟肥水不流外人田。而且他们本就是蜀人，能回到家乡当官也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情，或者说给自己留条后路也说不定。

唐僖宗拿田令孜当祖宗供着，而田令孜却拿唐僖宗当白痴耍，大权在握，威福自专。看到这种上颠下倒的混乱局面，一些忠义之士无不痛心疾首，左拾遗侯昌蒙上书指斥田令孜擅专主权，祸乱天下。得罪了皇帝的干爹，能有什么好果子吃？田令孜恼羞成怒，把侯昌蒙叫到内侍省，给他一瓶药，让他自已动手，还算比较客气。侯昌蒙一死，其他人更是噤若寒蝉，谁还敢说半个不字？

唐朝到了僖宗时，政治极度腐败，藩镇连年战乱，老百姓活的极端痛苦，真是“皇帝山庄真避暑，百姓仍在热河中”。在唐僖宗继位的这一年，也就是公元 875年的冬天，山东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领导这次农民大起义的好汉，名叫王仙芝。说来也巧，王仙芝和黄巢是“同行”，都是私盐贩子。王仙芝看到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也想趁这个机会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便和他的朋友尚让、尚君长等人聚众一万余人在长垣宣布起义，王仙芝自号“天补平均大将军”，提出“平均”的口号，这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中是第一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王仙芝的大军先后攻克曹州和濮州，这个时候，王仙芝的“同行”黄巢也率领一部人马前来投奔王仙芝。黄巢富有谋略，能文能武，家世富豪，有雄厚的财政力量做支撑，王仙芝自然是“倒履”欢迎。由于唐朝在民间的不得人心，王仙芝起义军规模越来越大，山东一带其他的起义军也相继加入王仙芝的队伍中，他们“横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当时在山东地面上流传着一句谶语，说是“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等到王仙芝起义后，这句话被许多人是王仙芝等“暴民”“造反”的先兆。其实这句话我们听起来非常的耳熟，对了，就是元朝末年红巾军大起义时的那句著名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估计就是从这句话上变种而来。

唐朝政府虽然腐败，但也还知道“覆巢之下必无完卵”的道理，得知山东一带“暴民作乱”，非常的害怕，必须围剿这些“乱匪”，不然大家都得完蛋。唐朝先是派出天平节度使薛崇出兵“剿匪”，但被王仙芝打的大败，唐朝又征调河南、山东等五道兵力前往对付王仙芝，由平卢节度使宋威为“剿匪总指挥”，节制河南诸镇，统一行动。要说宋威也确实不是吃干饭的，和王仙芝打了几仗，占了一些便宜。好在王仙芝还是个聪明人，也许是农民有着善长“游击战”的天赋，打的过就打，打不过就跑，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这些游击战略我们听起来好耳熟啊）。

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 876年），王仙芝把部队从山东战场转往河南战场，避开宋威的主力部队，攻击唐朝兵力比较薄弱的河南和山东交界一带。要说王仙芝还真有些战略眼光（这也许是黄巢出的主意），河南地处中原四面通风，进退自如。果然，起义军一路西进，连克阳翟、郏城等地，锋镝直指洛阳门户汝州。几仗下来，全歼汝州的唐军，活捉唐汝州刺史王镣，取得起义以来的重大胜利，这场汝州之捷也标志着农民起义军的影响从之前的“省级”晋级成为“国家级”，不再是单纯的地区性质的起义，而是全国性的大起义，这也是黄巢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三

汝州一失，东都洛阳便直接暴露在起义军的攻击范围之内，洛阳可是唐朝的第二国都，地位类似于明朝永乐以后的南京。汝州失利的噩耗传来，洛阳大震，东都百官蜂拥出逃，一片混乱。唐僖宗得到消息，可把这个顽皮孩子吓坏了，他也知道这帮农民的厉害，怎么办？硬打不如招安，下旨赦免王仙芝的“罪过”，并许诺封给高官。（唐僖宗这样的顽劣儿童会有这样的智识？估计还是田令孜在幕后捉刀。）

哪知王仙芝根本没有理会这次招安，有可能是王仙芝觉得自己的筹码还太少，闹的越厉害，讲条件的筹码就越多。王仙芝没有去取洛阳，率众攻打郑州，结果吃了一个败仗。又转战湖北，连克邓州、唐州、郢州、复州，这一年的年底，王仙芝的起义军攻克荆襄重镇江陵。王仙芝决定东向进军，这时王仙芝的威名已经传遍大江南北，唐军一听王仙芝来了，要么死守，要么逃跑。

起义军又连续攻下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申州（今河南信阳）、光州（今河南潢川）、庐州（今安徽合肥）、寿州（今安徽淮南）、舒州（今安徽潜山）等地。王仙芝的势力急骤膨胀。在这个时候，王仙芝觉得是到了“金盆洗手”的时候了。王仙芝“见好就收”，通过在押的前汝州刺史王镣和唐朝的蕲州裴渥取得，并通过裴渥与唐朝政府谈判，准备接受唐朝对他的二次招安。唐僖宗也被王仙芝打烦了，耽误了他好多玩马球的时间。王仙芝愿意受招安，当然要顺坡下驴了。这次王仙芝得到的是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一职，并实授蕲州刺史。王仙芝得到消息后非常兴奋，觉得自己已经修正成果了，后来的宋江所走的道路和王仙芝几乎如出一辙。可笑的是，之前在汝州被王仙芝活捉的王镣和不久前还和王仙芝是敌人的唐蕲州刺史裴渥都出来祝贺王仙芝“高升”，大摆宴席、互相敬酒称兄道弟肯定是少不了的，这等场面何等滑稽。

可王仙芝哪知道自己的一桌好酒席生生的被他的一个朋友给坏掉了，他的这个朋友就是盐贩子黄巢。黄巢见唐朝只封王仙芝一个人，没有自己的什么事。暗想自己这几年跟着王仙芝出生入死，立下不少功劳，可居然一文钱都没有捞到，当下就火冒三丈。当着王镣和裴渥的面，站出来指责王仙芝道：“我们刚开始起事的时候，是立下死誓的，夺取天下，为民除贼。现在我们的事业刚刚起步，你就要接受唐朝的召安。你倒是自在，当了唐朝的官儿，留下我们这些苦命的弟兄怎么办？”可能黄巢也喝了一些酒，酒劲一上，大吼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说完上前揪住王仙芝就是一顿胖揍，把毫无防备的王仙芝打的七昏八倒。旁边的起义军将领觉得黄巢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都是一片附和，也说王仙芝不太够哥们义气，自个享福，留下我们喝西北风去？

要说王仙芝也是个人物，处变不惊，看到弟兄们都对他有意见，立刻转变思想，狠狠批判了自己的投降主义路线，决定回到正确的革命路线上来。王仙芝当场宣布不接受唐朝的招安，继续做“贼”。把旁边的裴渥和王镣吓坏了，刚刚从敌人变成朋友，这下又从朋友变回了敌人。裴渥脚快，趁别人不注意，溜了出来，骑马就逃。王镣则没那么好运，想逃没逃走，又被起义军给抓了起来，说来也够倒霉的。经过这一番闹剧，王仙芝和黄巢心中已经有了隔阂，干脆好合好散。当下商定，把起义军一分为二，王仙芝带一部分部队留在荆襄一带，黄巢带一部分军队北上回山东。

黄巢自从和王仙芝分道扬镳之后，感觉跟在王仙芝屁股后面当小跟班总不是个办法，这样下去，永远都不会有出头之日。现在自己单干，正好给了自己展示才能的机会，现代人也何尝不作如是想：与其给别人当高级打工仔，不如自己当个小老板，不用每天给别人点头哈腰赚点辛苦钱了。事实证明，黄巢的单飞是正确的。黄巢北上山东后，乾符四年（公元 877年），黄巢攻下郓州，杀掉之前的手下败将郓州刺史薛崇。进而又克沂州。

也许是黄巢和王仙芝的缘份还没有走到尽头，这一年的四月，王仙芝的心腹尚让北上嵖岈山，黄巢知道后，也南下嵖岈山，与尚让会合。不久王仙芝也来了，两处义军又合兵一处，攻打宋州（今河南商丘），将平卢节度使宋威困在城中。但唐朝这个时候渐渐恢复了一些元气，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率兵与起义军交战，唐军大胜，起义军损失惨重。关于这次失败的原因，史书不详。但分析一下，可能是义军有两个中心指挥，号令不能专一，军心不稳。加上义军围困宋州，久攻未克，被唐朝援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这次失败后，义军南下，但王仙芝部和黄巢部是分开行进的，互不统属，各打各的。

王仙芝率部攻占鄂州（今湖北武汉），力量有所恢复。这个时候，唐朝见义军再一次分裂，便混水摸鱼，先搞定王仙芝。于是又一次的招安王仙芝，双方再次上演招安和反招安的肥皂剧（你们也不怕观众审美疲劳？）。上一次王仙芝被黄巢砸了场子，没有机会“痛改前非”，这次他不想再放过机会了。王仙芝派亲信尚君长前往长安谈判，哪想到尚君长半路上被平卢节度使宋威捉了正着，宋威比较无耻，谎称擒贼有功，而唐朝主事太监田令孜的亲信，宦官杨复光却说尚君长代王仙芝前来投降的。一番扯皮之后，也说不清楚，干脆将尚君长杀了，尚君长死的这个地方名字也特难听，叫什么狗脊岭，尚君长这个冤啊。

王仙芝得知尚君长被杀，感觉自己又一次被愚弄了。王仙芝率众再一次攻打江陵。驻守江陵的荆南节度使杨知温实在是个搞笑人物，这位杨大人喜好一点文学，经常之乎者也的。得知王仙芝部准备攻城时，他反而说报信的人在胡说八道。等到王仙芝部兵临城下的时候，正值大雪，杨知温接受属下的祝福，还没等摆酒赋诗呢，王仙芝部已经攻下外城。属下请求杨大人去前线督战，鼓舞士气，可杨知温却穿的衣帽整齐，跟上朝似的。当他看到唐军固守内城时，突然诗兴大发，写了几首诗，还让属下评论诗写的怎么样。不过杨知温也不是傻子，知道江陵危在旦夕，忙派人去请救兵。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接到急报，连忙出兵去救。半路上遇上了驻守襄阳的沙陀兵，便一起去抄王仙芝的后院，没想到王仙芝吃亏不长记性，又一次被唐军从背后插上一刀，大败而去。

王仙芝败后，又去攻打申州，结果被唐朝的招讨副使曾元裕打败，这次败的比王仙芝经历过的任何败仗更加惨烈，王仙芝在申州丢下了近万具义军将士的尸体，同时又有一万多义军被唐军招降。王仙芝这个郁闷啊，仗怎么越打越窝囊了。王仙芝再一次打起精神，去攻打蕲州（就是两年前被黄巢胖揍的地方），准备东山再起。可是王仙芝的人生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了，申州之战后，唐朝的招讨使曾元裕（已经取代原招讨使宋威）紧追王仙芝不放。王仙芝这哪象是出征，更象是逃跑。曾元裕的速度很快，在黄梅（今湖北黄梅）追上了王仙芝，生龙活虎的唐军和

尽显疲态的义军在黄梅展开了生死决战。王仙芝的起义军全军覆没，仅战死的就有五万多人，曾经轰轰烈烈做下一场大事业的盐贩子王仙芝也战死于阵中。

一般都认为石敬瑭是沙陀人，史家多把后唐、后晋、后汉连称为沙陀三王朝。但实际上，石敬瑭并不是沙陀人。旧五代史上明确记载石敬瑭是汉朝丞相石奋之后，新五代史虽然说石敬瑭出身西夷，但并没有说石敬瑭就是沙陀人。

而且旧史和新史都明确记载了后唐的奠基者李克用和后汉的建立者刘知远是沙陀人。如果石敬瑭是沙陀人，欧阳修是没有必要避讳提到的。所以我认为石敬瑭是个出身西部民族混居地区的汉人。

沙陀是突厥的一支，源于西突厥的处月部，李克用的本姓朱邪就是“处月”的音译。

处月所居的地区在今新疆乌鲁木齐以北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一带，当时有一个大沙碛叫沙陀碛，所以就称为沙陀突厥。

四

另一支起义军早已经折回北方去了，当王仙芝战死的消息被余部尚让等人告诉黄巢的时候，黄巢正在攻打亳州（曹操的老家），没有打下来，也正在生着闷气。黄巢听说王仙芝死了，想到毕竟是曾经出生入死的弟兄，也未免难过一番。让他高兴的是，尚让也带来了不少原来王仙芝的人马，自己的力量更加强大。这个时候的黄巢踌躇满志，在尚让的拥护下，乾符五年（公元 878年），黄巢称王，自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听起来足够霸气，设置官属，黄巢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政权。

黄巢先是攻占了沂州和濮州，准备沿河西进攻取洛阳，但又被唐军给赶了出来。这时唐朝要招安黄巢，封他为右卫将军，这个级别是正三品，远比当初封王仙芝一个八品的监察御史阔气多了。但条件是黄巢必须解散部队，这黄巢哪能答应？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权一交，就要任人宰割，傻子才会干，黄巢没有接受这个条件。黄巢见暂时还没有力量对洛阳发起攻击，便再次进入河南腹地，寻机歼灭唐军有生力量。经过这几年的折腾，唐军的力量大为削弱，黄巢轻而易举的攻下宋州和汴州，补充给养之后，黄巢继续南下，占领阳翟，准备从南部攻打洛阳，但黄巢发现唐军主力聚集洛阳一带，又改变战略。乾符五年八月，黄巢决定渡过长江，进军江南，寻找机会。黄巢军南渡进入江西，由于唐军主力多集中在江北，尤其是关中河南一带，江南守军力量薄弱，何况几十年未见后戈，哪是久经沙场的黄巢起义军的对手，没打几仗便做鸟兽散了。黄巢攻下江西大部，又进入浙东，不过黄巢这次只是借路于浙东。黄巢军走了七百多里的山路，基本上没对浙东的唐军有所“表示”。大军一路南下，直逼福建。乾符五年十一月，黄巢军攻下福建重镇福州，在福州稍做调整。

黄巢在进入福建的时候，下了一道命令，说遇上读书人要给他们肉吃，不许伤害他们。许多被黄巢俘虏的兵民都说自己是读书人，估计在黄巢面前也是摇头晃脑之乎者也。这招还真灵，他们不仅没受到伤害，还混了几顿肉吃。黄巢下这个命令估计还是“进士情结”所致，好歹自己也算半个读书人，要不是狗头皇帝黜落了自己，说不定现在也能混上个

刺史当当。

在这些“读书人”可偏偏有一个不识趣的，而这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处士周朴也在乱中被黄巢“请”了过去，黄巢请他出山辅佐自己。没想到周朴根本没拿黄巢当个人物，厉声斥道：“就凭你这副贼相？我连皇帝请我都没去，何况你这个反贼。”可把黄巢惹恼了，大骂道：“呸，老东西，你以为你是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拉出来砍了。”。

黄巢正在福州，没想到唐朝的镇海节度使高骈派兵来追，黄巢和高骈的部将张璘打了几仗，居然屡败不胜，手下大将李罕之、毕师鐸、许勍等人投降唐军。说起这个高骈，可是唐朝历史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他的祖父高崇文，是宪宗时代的名将。高骈读过不少书，喜欢和别人讲大道理。不过高骈带兵打仗也确实有一套，高骈曾经平定过党项作乱，后来又镇守秦州防御吐蕃，再后来又被调往安南，对当地的蛮族又打又抚，整理河运，改变交通落后的状况。再再后来又去了西川，修整成都武备城防，严控边境，保持了西南的稳定局势。再再再后来就来了浙江，做起了镇海节度使，出镇东南重地。高骈后来虽然闹了不少的笑话，传为千古笑谈，但客观来说，高骈确实是唐朝后期少有的良将。高骈从黄巢占了一些便宜后，唐朝晋封高骈为校检司徒，以淮南节度副使的身份镇守淮南，总督淮南事务，是实际上的节度使。

而黄巢见福州也不是久留之地，如果坐守福建，这里地势狭小，不利作战，而且人马补给比较困难。唐军大举来攻，自己是很消招架的。还得要继续前进，上哪呢？向东不行，是大海，对面的一座大岛，可人生地不熟，不去。向西南挺进，去广州！

五

在唐朝中后期，广州已经成为一座重要的对外开放城市，商业非常发达，是岭南重要的粮食中枢地。黄巢带领起义军直趋广州，不过，黄巢并没有直接攻城，而是“先礼后兵”。黄巢写信给驻守广州的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表示愿意和唐朝讲和，但条件是唐朝封自己为实授的天平节度使。

黄巢这样的目的很明显，就是通过求和而减轻自己的“罪责”，他知道唐朝不太可能同意，但唐朝不同意，他就可以把战争的罪责推给唐朝，看看，不是我想打，是唐朝逼的，这就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李迢也不希望黄巢攻城，当然愿意给黄巢传话了。可没想到唐僖宗（田令孜）不知错了哪根筋，死活不同意，将黄巢的求职信退了回去。黄巢非常不高兴，不让我当天平节度使，让我当广州节度使也行，又写了一封求职信。广州是岭南要枢，国家财赋重地，利尽南海，哪能让黄巢断了自己的财路。

不过唐朝对黄巢另有安排，朝议决定让黄巢当率府率，这是什么官？就是一个守卫东宫的禁军小头目，这哪是什么安排，分明是对冲天大将军的污辱。这下黄巢可恼了，乾符六年（公元 879年）九月，黄巢攻打广州，不日，破城，活捉了节度使李迢。攻克广州后，黄巢没有休整，继续西进，连克岭南数十州县。黄巢觉得形势相对有利，便再次和唐朝求和，黄巢让被俘的李迢替他写信。哪知李迢是个硬骨头，说头可断、血可流，大唐国民的尊严不能丢，不肯和黄巢合作。黄巢气个不

行，把李迢给杀了。

黄巢攻下岭南之后，本打算把这里当作长期的战略根据地，想法挺好，可黄巢却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多由北方人组成的起义军对岭南气候的适合问题。果然，军中爆发了大规模疫情，死者愈万，而且情况越来越糟糕。黄巢部下劝说他这里也呆不下去了，还是回北方去吧。黄巢觉得也只能这样，再呆这里，没多久自己也将做异乡之鬼。

黄巢命令部队在桂州（今广西桂林）大造舟筏，带领起义军顺湘江北上进入湖南，一路顺利，经过永州（今湖南零陵）、衡州（今湖南衡阳），来到湖南军政中心潭州（今湖南长沙）。湖南观察使李系听说黄巢来做客，吓的闭门不出，任凭黄巢软硬兼施，就是不敢出来。黄巢耐心用完了，下令猛攻长沙，和广州一样，一天的功夫就拿下潭州。不过李系的命比李迢好，他拼命逃了出来，狂奔到朗州（今湖南常德）。

黄巢得手之手，立刻率大军直进江陵，对外号称雄兵五十万。驻守江陵的荆南节度使王铎手下兵力不足万人，自知不是黄巢的对手，便让部将刘汉宏守江陵，对刘汉宏说我要去襄阳会合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然后再回来救你，说完就溜了。

王铎哪知道刘汉宏比他还要狡猾，刘汉宏见王铎走后，率领三千多老弱残兵做了强盗，纵兵大掠江陵，然后开门狂逃，留下一座空城送给黄巢。江陵的老百姓被刘汉宏这一折腾，纷纷逃进山里，但这时正逢大雪，冻死无数（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黄巢不费吹灰之力进入江陵，因为江陵没有物资给养，呆着也没多大意义。黄巢军沿着王铎的“会合”路线来到襄阳，准备大干一场。

没想到驻守襄阳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非常厉害，早就算定黄巢要来，就在城外山林中埋伏下重兵。然后让江西招讨使曹全晸率骑兵引诱起义军，诈败而走，义军不知是计，紧紧追赶，来到山林中，正中了刘巨容的埋伏。起义军损失重大，死者数万，黄巢和尚让被迫回辙，刘巨容紧追不舍，一直赶到江陵，黄巢无奈，率众渡江东去。

唐军将领请求继续追击黄巢，刘巨容却说：“你们这些人蠢到家了，也不想想，现在朝廷昏愦无能，宦官用事。现在用着我们，就让我们去和反贼作战，一旦用不着，我们连宦官养的一条狗都不如。还是留着黄巢作乱，这样以后朝廷还得用我们，只要我们还有利用价值，朝廷就不敢把我们怎么样。”要说刘巨容也够滑头的，为朝廷（实际上是为太监们）卖命，不如自个保存实力，以后在乱世中有立身的本钱。刘巨容的这种心态正是割据军阀的心理写照：给别人卖命不如给自己卖命。

六

乾符六年年底，黄巢带领起义军转战江东，由于江东的贫苦百姓受尽了以唐朝皇帝为首的大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广大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黄巢大军渡江作战，老百姓纷纷拥护起义军，让子弟参加义军，和腐败无能的唐朝进行坚决的阶级斗争。数月间，起义军连克饶州（今江西鄱阳）、信州（今江西上饶）、池州（今安徽贵池）、宣州（今安徽宣城）、歙州（今安徽歙县）、浙东重镇杭州等十余州，这时起义军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二十万（这就是人民的力量！）。

唐朝的统治已经腐烂不堪，当年唐太宗皇帝“天可汗”的盛世气象早就不见了踪影。到了唐僖宗时，局面更是混乱至极，起来和唐朝斗争的

也不仅是被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的贫苦农民，统治阶级内部也在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甚至唐武宣之际相对平稳的边境也开始出现反抗唐朝的力量，除了西南的南诏屡向唐朝挑衅，北方还有一股势力也向唐朝示威，谁呢？就是前面提到的李克用。

李克用自从参加平定庞勋兵变有功，唐朝封他为云中牙将，后来升为云中守捉使。要说唐末五代枭雄无数，真正能让后世认同的不多，李克用便是一个。李克用驻守蔚州，他看到天下大乱，唐朝已经是强弩之末，也准备在乱世大干一票，他招兵买马，暗中增强实力。

李克用手下的将领李尽忠、康君立、李存璋等人也想趁乱世做番事业，他们联系李克用准备起事。正巧这时，代北一带发生饥荒，而唐朝的大同防御史史段文楚却苛扣军队给养，士兵怨气冲天。李尽忠得知情况后，便派康君立前去蔚州说服李克用起兵，干掉段文楚。李克用刚开始有些犹豫，后来觉得机会难得，便同意了。

康君立回报李尽忠，李尽忠趁夜攻城，捉住段文楚等人，又派人请来李克用，主持军务。李克用剐死段文楚，以泄军愤，上表请求唐朝任用。唐朝闻报不与，这时李克用的父亲李国昌（就是朱邪赤心）见儿子起事，其实是从心里高兴的，不过也冠冕堂皇的对唐朝表示了一下忠心，说什么："如果李克用不服朝廷，我愿帅本部兵讨伐李克用，绝不会因为他是我儿子便放过他。"唐朝这时候因为南方有战事，不便在代北用兵，干脆来个就坡打滚，让李国昌劝说李克用，不要和朝廷作对，做为交换条件，给李克用安排一个非常不错的职务。乾符五年（公元 878 年）八月，李国昌调任大同节度使，李克用在父亲帐下听用。后来李克用称雄代北、李存勖灭梁复"唐"，契机就在这个时候。

而黄巢进入江东后，发现又和老对头高骈碰到了一起。高骈方面出马的还是张璘，虽说黄巢是个牛人，但就拿张璘毫无办法，被张璘臭揍了几顿。黄巢退守信州，写信给张璘，送上大砣的金子，要求议和。其实黄巢言下之意是告诉张璘，别把老子逼急了，兔了急了还咬人。张璘也是聪明人，一点就透。

张璘把求和信交给高骈，高骈却想将计就计把黄巢引来，一刀喀嚓了。想法很不错，但高骈却干了一件蠢事，唐朝已经派出昭义、义武等军来到淮南，准备围剿黄巢。可高骈怕这些军爷抢了自己的首功，他告诉朝廷，说小小毛贼，不劳大军远征云云。唐朝相信了他的话，便把军队调了回去。

可哪知道黄巢得知唐军主力渡淮北上后，觉得压力顿减，也没有必要投降，便拒绝了高骈的"盛情邀请"，并同时下了战书，要求是爷们就大干一场。高骈知道后，立刻晕倒，真是年年打雁，今年偏被雁啄了眼。一怒之下，派出黄巢的克星张璘去捉拿他当猴耍的黄巢。没想到屡战屡胜的张璘偏就吃了一场败仗，结果连命也搭上了（不知道黄巢找没找到当初送给张璘的金子）。

广明元年（880年）七月，黄巢起义军北上经采石矶渡过长江，这时离高骈驻守的广陵咫尺之遥，高骈吓的做起了缩头乌龟。唐朝指责高骈作战不利，高骈也懒的辩解，干脆说自己得了麻风病，闭门养神去了。唐朝拿这位爷没办法，只好派出泰宁节度使齐克让驻守汝州，派出天平节度使曹全晟协助齐克让，防备黄巢北上攻打东都。

七

黄巢率领十五万大军北上进攻唐军曹全晸部，在淮河一线大败曹全晸，而此时的高骈仍然实行龟缩政策，坐视曹全晸败北。曹全晸败后，驻守汝州的泰宁节度使齐克让见势不妙，与其把自己的那点家底白送给黄巢，不如自己留着，带着军队撤回兖州。齐克让一逃跑，其他唐军看到齐克让跑了，也跟着“撤退”，整个东部防线全盘崩溃。黄巢得到军报，率军渡过淮河。不久，起义军攻克颍州、宋州、徐州、兖州，唐军望风披靡，非降即逃，黄巢大军离洛阳越来越近。

齐克让打仗不怎么样，当起宣传员倒是非常合格，他把黄巢的“告各地唐军将士书”送到了唐僖宗的御案前。唐僖宗打开一看，差点没晕过去。上面写着：“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这分明就是黄巢的瓦解政策，专门冲着他来的。唐僖宗急忙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如何应对不利局势。唐僖宗毕竟还年轻，没什么经验，说着说着就对着宰辅们哭起来。

皇帝的“干爹”田令孜站出来说：“皇帝你不用怕，还有我呢？实在不行，我简先卫军前去平叛。”唐僖宗边哭边说：“拉倒吧，那干子军爷打鸟还行，让他们打黄巢，岂不是白白送死？”田令孜毕竟老谋深算，摸着他那光溜溜的下巴笑道：“我还有一计，万一长安守不住，那就请陛下仿效当年玄宗皇帝西幸，前往蜀地避贼。”唐僖宗也觉得这个办法挺好，早就听说成都多美女，当即就拍手笑道：“好啊好啊，什么时候动身？”

田令孜想出出风头，去守潼关，唐僖宗同意了。可还没有田令孜的兴奋劲过去，前线急报：洛阳失陷！唐僖宗急的跟耗子似的，转了几圈决定前往成都避难。广明元年十一月，黄巢的起义军攻克东都洛阳。

唐朝正在做最后一博，命令左军马军将军张承范在京简选神策军，准备开赴前线。可唐朝的神策军早就名不副实了，神策军多由京师中的富家子弟充选，让他们溜马射鸟还算好手，哪上过前线？听说要上战场了，个个吓的腿肚子抽筋，抱头痛哭。不过好在他们都有钱，不知是谁出了个绝世妙招，花钱雇请长安附近的穷人，让他们代替自己出征。张承范就是带着这些“替死鬼”前去和黄巢作战，结果不问也能知道。张承范来到潼关，看到一片萧条景象，老百姓早就跑光了，只留下一些老弱。张承范让这些老弱病残修筑城防工事，和逃到这里的齐克让一起守城。

没多久，黄巢的大队人马便杀到了潼关城下，齐克让出马和义军将领交战，居然还能打了一个平手。可黄巢的后队人马越来越多，齐克让有些支撑不住，加上手下的士兵几天没吃饱饭，对唐僖宗一肚子怨气，不知谁大呼一声：“快跑啊。”唐军开始溃散，齐克让也战败而逃。张承范死守潼关，和起义军大战数日，终因寡众不敌，起义军攻下潼关，张承范逃回长安。

潼关即下，起义军长趋直入，进逼长安，负责守卫关中的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投降黄巢。田令孜得知情况，立刻保护着唐僖宗夜出镏金光门，向成都方向逃去，事出仓促，只有少数几个亲王和妃子们跟着，其中就包括后来称帝的唐昭宗李晔。

广明元年十二月初五，黄巢率领农民起义军进入长安，黄巢坐着肩舆，部下全都披发红衣，老百姓围在道路两旁观看，场面极其壮观。大

将尚让宣布黄巢喻令：“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毋恐。”，老百姓争呼万岁。黄巢这时达到了他人生的最高峰，他终于再一次来到了长安，上一次是考试不中，这次他终于实现了“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壮志。

八

广明元年十二月十三日，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在十朝古都长安正式称帝，改“唐”国号为“齐”朝，废去广明年号，改元金统。金统皇帝黄巢登上五凤楼，昭告天下：大唐已灭，大齐当兴。

不过黄巢虽然当了皇帝，但实际上他所控制的范围并不大，那些表示愿意投诚的地方军阀们也不全是对自己真心，各有各的小算盘。黄巢得知唐朝的银州招讨使诸葛爽还顿兵栎阳，离长安太近，必须把这根刺拔掉。于是黄巢派了大将朱温前去诱降诸葛爽，而诸葛爽也明白现在和黄巢硬干那是不行的，想来想去也没招，只好投降。

朱温，砀山人，因天下大乱，参加了黄巢的起义军，后来归顺唐朝，赐名为朱全忠。而唐朝近三百年帝业就是被这个偷刘崇家大锅的朱老三给终结的（中国历史有两个朱老三当了开国皇帝，一个是朱温，另一个是朱元璋。），他也是五代第一代后梁的建立者。

中国历史上爆发过许多次著名的农民大起义，都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最后胜利，朱元璋虽然是农民起义军将领，但最后他也变成了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只不过是因农民起义而成事。农民起义的失败有许多原因，有的因为没有根据地，有的因为和政府军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但更的是因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在革命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往往是他们腐化变质的时候，黄巢就是这样。唐僖宗逃出长安后，留下几千名宫女，当黄巢入城时，这些宫女就罗拜在黄巢面前，表示愿意侍侯黄王。黄巢非常的高兴，在完成称帝的工作之后，就开始倘佯在美丽的宫女之中，今天看上这个，明天就临幸那个。

当然，这些都不是黄巢失败的关键，最关键的是战略失误，进入关中后，起义军并没有对唐僖宗进行追击，黄巢的这次重大战略失误给了唐朝以喘息的机会，唐僖宗虽然逃到成都，但一日未忘要回到长安，毕竟这是他的祖宗陵寝所在，唐朝的根也在这里。

唐朝的军事力量还很强大，淮南节度使高骈、大同节度使李国昌以及其子李克用、义成节度使王处存、夏绥节度使拓拔思恭（就是后来西夏开国皇帝元昊的祖先）等军阀，这些军阀都有很强的战斗力。而且已经投降黄巢的原唐朝军阀中，也有许多心怀二意，比如河中留后王重荣、忠武节度使周岌等人。

起义军虽然占领了关中这一帝国中心，但致命的问题是，在唐朝末年，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帝国主要的财政来源都要仰仗江南，而江淮水路是保证关中经济命脉的重要交通线。但起义军由于实行游击战略，以战养战，并没有自己的根据地。起义军在关中不久，由于粮食给养跟不上，加上连年战乱，老百姓四散逃亡，所征收的赋税根本不足供几十万大军使用。关中人心越发动荡，许多人开始动摇，和黄巢决裂，而第一个宣布和黄巢决裂的投降唐军将领就是王重荣。

黄巢得知王重荣叛变后，当然大怒，派出他手下最得力的将领朱温从同州（今陕西大荔），弟弟黄邺从华州（今陕西华县）合力攻击王重

荣，王重荣也不是白给的，一仗下来，打的朱温和黄邺大败而逃。王重荣又写信给义武节度使王处存，请他过来帮忙，两王合兵一处，驻扎渭水北岸，准备对付黄巢大军。

中和元年（即公元 881年）三月，唐朝流亡政府派出了宰相郑畋出为凤翔节度使，联络各方反对黄巢的力量意图反攻。而黄巢得知郑畋准备反攻长安，便派出义军的二号人物尚让带大军五万前去搞掉郑畋。没想到郑畋虽然是文官，但打仗也不含糊，他让朔方节度吏唐弘夫率兵埋伏在龙尾坡，等到尚让军过来时，伏兵四出，偷袭尚让。结果把尚让五万大军打的流水落花，义军战死两万多，尚让狼狈逃回长安。

郑畋趁热打铁，以唐僖宗的名义传檄天下各镇，要求各镇火速带兵勤王。这些军阀知道唐僖宗还在人间，争相前来勤王，“计绝莫过断粮、功高莫过救驾”，这可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夏绥节度使拓拔思恭纠合胡汉兵数万、河东监军陈景思纠合吐谷浑各部、已经叛变黄巢的诸葛爽、感化节度使时溥、鄜延节度使李孝昌等各路唐军会合唐朝的中央军围困关中。黄巢这时才真正着急起来，也不再“羊车驾幸”了，指挥各路起义军对付唐军。

这时正在同州防御河东唐军的朱温，因为兵力不足，要求黄巢派兵增援。但这时黄巢已经腹背受敌，兵力明显不够用，哪还有多余兵力派出朱温？朱温屡请不报，渐渐起了坏心眼，他看到唐军四面围集，知道黄巢要坏事了。朱温不愧是个枭雄，有很强的战略眼光，何况朱温本身就是个赌徒，参加起义军也只是过了追求富贵。看到大事不妙，便动了背叛黄巢的心思。朱温分析了保黄和降唐的利弊得失后，决定降唐。朱温杀掉黄巢派来的监军严实，拿严实的人头做见面礼，投降了王重荣。朱温脸皮也比较厚，认王重荣当干舅舅（认干亲在五代十国时非常流行），王重荣当然大喜过望，连忙认下这个干外甥，并飞报唐僖宗。唐僖宗非常高兴，对百官说“朱温来降，真是我大唐的幸运啊。”，赐朱温名朱全忠，

（他哪知道唐朝国祚正是毁在这个朱全忠手里。），封朱温为河中招讨副使。

朱温打仗确实有能耐，他在唐朝消灭起义军的过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毕竟朱温对黄巢的情况知根知底。这时，雁门节度使李克用带领五万沙陀兵来到关中，也准备在消灭起义军的过程中分到一杯羹。不久，李克用的沙陀军在沙苑打败黄巢弟弟黄揆，夺取华州，唐朝的各路军队逐渐缩小了对黄巢起义军的包围圈。

九

中和三年（公元 883年），李克用联合河中王重荣部、忠武周岌部，与黄巢的主力部队尚让部十五万人大战于少华山西北的梁田坡，尚让大败，起义军阵亡数万。梁田坡败后，黄巢已经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役，唐军进一步勒紧了套在黄巢头上的绞索。

李克用知道起义军现在最缺的就是粮食，李克用来了一招釜底抽薪，派部将康君立、薛君勤等人每天晚上率领轻骑后前往长安烧粮，破坏起义军仅有的一些粮食储备，饿死起义军（这招实在太毒）。起义军人心大乱，战斗力急速下降，黄巢这时已经无法再呆在长安了，必须寻找生路。黄巢集合剩余的人马，趁夜色朦胧之际，离开长安，经蓝田关

出商洛东下河南。李克用等各路军阀耀武扬威的进入长安，这些人反对黄巢多不是出于什么对唐朝的忠诚，而是各有所图。果然，他们刚进长安，便开始四处抢掠，看什么东西值钱抢什么，把一座锦绣长安城弄的破败不堪。虽然封建史家痛恨黄巢义军，但对这些“官军”的丑陋行径进行严厉批判，说“官军暴掠、无异于贼。”等抢完长安的东西之外，这些“官军”又盯上了黄巢，黄巢早就想到了这点，让手下把值钱的东西都丢到路上，等官军们去拿。这些官军还真如黄巢所料，见着宝贝就走不动了，一窝蜂的抢，也没人去关心黄巢跑哪去了。

等到官军“清点”完战利品后，黄巢的军队早就开到了千里之外的蔡州（今河南汝南），蔡州刺史秦宗权打不过黄巢，干脆投降了。黄巢看到唐军的主力多集中在关中，河南兵力空虚，便决定在河南境内开辟第二战场。黄巢率军攻打陈州（今河南淮阳），没想到陈州是块硬骨头，刺史赵犨用伏兵击死了黄巢大将孟楷，黄巢义军急攻不下，决定围住陈州，攻取其他地方。黄巢派兵攻打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形势对黄巢来说有所好转。

唐朝任命朱温为宣武节度使，去收复汴州（唐僖宗真有历史眼光，怎么知道朱温以后要在这里建都？）。朱温和前领导打了几仗，各有胜负，朱温邀请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过来帮忙。李克用和朱温的关系这时候还不错，为朋友两肋插刀是应该的，何况李克用也想得到黄巢的人头，就可以从唐朝那里得到更多的政治资本。李克用真是阔气，带着五万胡兵劲卒南下。

朱温和李克用联军去解救陈州之围，这时赵犨已经在陈州坚守了近一年，虽然人越打越小，但唐军的守城决心却越打越强。看到这一场景，好象又回到了安史之乱时，安禄山大将尹子奇围困睢州城，张巡许远固守的悲壮时代。两者的情况虽差不多，但意义却大不相同，首先安禄山造反是非正义的，他所代表的不过是一些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利益，而黄巢所代表的是受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农民，黄巢的“造反”是正义的，但在封建史家看来，赵犨的“忠诚”却不逊于张巡。

黄巢见联军势盛，没有过多交手，而是把矛头指向朱温所在的汴州。朱温哪甘心老巢被抄，忙回师去救。同时写信给尚在许州休整的李克用，请他帮忙帮到底，过来对付黄巢。李克用也真是一条耿直的汉子，说去就去，带领胡汉兵急赴汴州。在中牟附近的运河渡口王满渡正巧赶上黄巢的大军，李克用二话不说，从后面就杀。黄巢只想着去取汴州活捉朱温这小子，没想到后面居然出现了李克用。黄巢军没有防备，被李克用杀了个痛快，起义军大败，黄巢趁乱逃去。二号人物尚让走投无路，投降了驻扎徐州的武宁军节度使时溥。而黄巢的其他一些重要将领投降了朱温，其中就包括后来的梁朝名将葛从周。

李克用一不作二不休，舍了老本也要追上黄巢，一直追到冤句。不过算黄巢命大（也可能是黄巢骑的马快），没有追上，李克用轻骑出击，粮草没带够，只好回到汴州。黄巢一直跑到泰山才惊魂稍定，发现自己的手下居然只有一千多人，黄巢真是伤心极了。想当初进入长安时，何等的威风，称帝的时候，又何等的气派，可现在居然落了这个田地。

李克用辛辛苦苦的追赶黄巢，想“借”黄巢的人头立下首功，可惜白

忙一场，倒是便宜了徐州的时溥。时溥得知黄巢兵败逃到泰山，不禁大喜，心想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馅饼，不吃才是傻子。

中和四年（公元 884年）六月，时溥派部将李师悦前去“借头”，在莱芜附近找到黄巢，将黄巢手下的千把人打的大败（真威风！）。黄巢率残众逃到狼虎谷，黄巢发现自己已经无路可逃。又不能投降，降了也是死。黄巢已经心灰意冷，拔剑自刎，却没有断气，黄巢忍痛让自己的外甥林言快给自己一刀。林言见形势至此，多说无益，拿着舅舅的人头也可以将功免罪，一刀下去，黄巢人头落地。一代枭雄黄巢，就此结束了他轰轰烈烈的人生，唐朝末年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也以失败告终。

林言想把舅舅的人头送给时溥，结果路上遇到一伙沙陀军，得知林言带着黄巢的人头，那还客气什么，顺带着也把林言的头一起送给了时溥。时溥真是好运气，李克用种树，他摘果子。果然唐朝后来确定时溥功劳第一，进位宰相，钜鹿郡王，时溥一时风光无限。其实如果不是李克用把黄巢追到了时溥的家门口前，时溥天大的本事也奈何不了黄巢，没办法，这就是“命”。

黄巢的死不仅标志着唐末农民起义的失败，而且标志着五代十国的大幕正式拉开，此后的唐朝虽然还存在了二十多年，但唐朝存在的意义不过是各路军阀为了扩大实力而暂时借用的一块金灿灿的招牌，就比如汉献帝一样，刘备不也是打着大汉皇叔的招牌四处拉“赞助”了吗？

在封建时代的任何一部记载黄巢起义的史书中，都毫不客气的把黄巢和跟随他造反的农民们称之为“贼”，因为写史书的都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地主阶级和农民是完全对立的两个阶级，造谣污蔑泼脏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引起后世极大争议的一首诗，就是唐末著名诗人韦庄写的《秦妇吟》，韦庄在诗中极力描写黄巢起义军的“残暴”，说黄巢到处杀人放火，但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却充分暴露出韦庄这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虚伪，原来黄巢杀的不过是些封建官吏。唐安史乱后，唐朝的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老百姓受尽了这些“公卿”的残酷压迫，难道还不允许老百姓造反吗？

当然农民起义军也犯过打击面扩大化的错误，农民起义军也有他们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性，但不能就此来否定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这点我们不能否认。

残唐的事情差不多已经写完了，接下来该是著名的朱温出场了，大家请热烈欢迎朱温同志登场亮相……

第二章 砀山“无赖”乱世枭雄

一

光启元年（公元 885年）春，唐僖宗“銮驾”回到阔别五年之久的长安。成都虽然不错，但“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此时的长安虽然经过五年多的战火被弄的破烂不堪，但这里毕竟唐僖宗的家，狐死尚且首丘，况唐僖宗乎！

不过唐僖宗渐渐的发觉，他无法因为黄巢的死兴奋起来。黄巢是被消灭了，可唐僖宗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他做为唐朝皇帝的威望丧失殆尽，唐朝中央政府对通过“剿匪”而强大起来的地方军阀完全失去了控制能力。虽然地方军阀还承认他是大唐皇帝，但不再有人把他当回事。安史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非但没有消灭，反而愈演愈烈。军阀们为了扩大地盘，互相攻击，今天你咬我，明天我咬他。而后来取代唐朝称帝的朱温，就是其中一个。

朱温，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年）生于今安徽砀山，父亲朱诚是个乡下教书的先生。朱温幼时家贫，父亲早死，朱温和两个哥哥朱全昱、朱存随母亲王氏寄养萧县富户刘崇家。朱温生性强悍，由于小时候缺乏严格的管教，当然也有个人性格的原因，渐渐养成了一些不良的习气，偷张家鸡摸李家狗这样的糗事是少不了。

不过朱温虽然不善于农业生产，但他却有一个本事：善于骑射。他来到刘家之后，经常外出打野，弄些野鸡野兔之类献给刘家，刘崇虽然很讨厌朱三，但还没把他怎么样。而且刘崇的母亲却不知为什么，总对朱温另眼相看，刘崇背后免不得数落母亲几句。

以朱温的家境、为人和能力，如果生在太平盛世，他将注定是个浪荡乡下的无业游民，情况好一些就娶个老婆生一大堆儿女过小日子，一辈子都不可能出人头地。但他偏就生在乱世，而且朱温也最合适在乱世中生存，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象朱温这样不务正业的“流氓无赖”在乱世中取胜的概率大的惊人。

中国的开国皇帝中，这样的人最多，比如之前的刘邦、刘备、刘裕、陈霸先和之后的郭威、朱元璋等人，而五代十国的开国君主也基本上都是出身社会底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天下大乱时，受到损害最多的还是广大人民，而出身社会底层的枭雄（狗雄不算）们比较了解民间的疾苦，为了恢复社会生产力，他们都很能客观的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这往往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关键。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是经得起实践考验的。

唐朝末年，天下大乱，王仙芝和黄巢率领活不下去的农民发动了规模浩大的大起义，在朱温 25岁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参加农民起义军时也是 25岁），朱温和他的二哥朱存参加了黄巢的农民起义军，留下忠厚的大哥朱全昱在乡下侍奉母亲。

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朱温的能力充分发挥了出来，屡立战功，得到了黄巢的提拔重用。黄巢进入关中后，朱温说降了唐银州招讨使诸葛爽，更加得到了黄巢的信任。有一次朱温出征归来，黄巢以“金统皇帝”之尊亲自出城为朱温接风，可见朱温当时何等风光。可没过多久，形

势就急转直下，降“贼”的王重荣首先发难，又归复唐朝。唐军大举进攻，大齐政权摇摇欲坠。

这个时候，朱温的“赌棍”性格又一次发挥作用，他断定黄巢必败，他参加义军所追求的富贵荣华一样也得不到，最终还得落个“反贼”的恶名。朱温投降了唐朝，被唐僖宗赐名升官，朱温又凭借他在唐朝消灭黄巢起义军中发挥的重大作用而不断被唐朝提拔。黄巢灭亡后，朱温已经是拥有实权的宣武节度使，朱温又四处招兵买马，实力越来越强。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朱温当上节度使，派人去萧县刘崇家接自己的母亲来城里享福。而朱老夫人见官军来找她，第一反应就是她那不争气的小仨肯定惹事了，官府派人来捉拿她，吓的躲到了刘崇家厨房的灶下。还是刘崇的母亲见过一些世面，问清来人意图后，过来恭喜朱老夫人。朱老夫人还不相信，说“他们肯定弄错人了，我那三儿子是个惹事精，怎么能当上那么大的官？”来人行前，朱温可能想到了这一点，便把自己的大致经历告诉来使，所以来使便把朱温的经历告诉朱老夫人，朱老夫人这才相信，和刘母一起高高兴兴的去了汴州。

朱温的人生经历本就非常传奇，但朱温为后人所熟知和不可思议的并不是他的“战斗”经历，而是他的爱情经历。朱温后来当上皇帝之后，淫乱无度，连自己的儿媳妇们也不放过，后人一般都认为朱温是个淫贼，从道德上大加讨伐。可人们却无法理解象朱温这样一个生性暴虐的“淫贼”，居然有一个贤惠善良的妻子张氏（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下，一般都没有正式名字），而张氏的贤惠程度，比起更有名气的东汉明德马后、唐长孙皇后和明朝的马后来毫不逊色。

让后人更无法理解的是，朱温对妻子是百依百顺，从不作二心。事实上，朱温的淫乱是在他妻子死后才开始的，妻子在世时，朱温可是一个“模范丈夫”（朱温在这一点又和朱元璋特别的相似）。张氏与朱温出身“低贱”不同，张氏夫人出身官宦之家，父亲张蕤，是唐朝的宋州刺史，而朱温出生的砀山正是宋州的辖地。

在现在，地方长官的传闻轶事也是普通百姓平时津津乐道的，朱温也听说过张小姐的美貌贤惠（朱温应该是见过张小姐的，可能是在某个偶然的机会。），对他的二哥朱存说：“以前汉光武帝曾经说过：做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以后我也要娶到这个张小姐。（不知道朱温是如何知道汉光武帝刘秀的这件艳闻的？）”。朱存哪信他这个，嘲笑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河边有水，先照照自己的德性去。

朱温后来虽然参加了起义军，但心中还是念念不忘张小姐，总想着有朝一日能遇上张小姐，成全美事。朱温一直到了 30岁的年纪还没有娶妻，一直苦等着张氏。也许是朱温的执着感动了上帝，让朱温美梦成真。后来朱温在关中遇上了沦为难民的张小姐，喜出望外，他以极正式隆重的礼节迎娶张小姐过门。

这个朱温留给后人的印象实在太差了，但就是这个朱温，对妻子绝对的忠诚。朱温在部下面前是个恐怖的魔鬼，但在妻子面前，却是个极为乖顺的绵羊。这种性格上的反差，不仅能让后人对张氏夫人肃然起敬，而且在痛恨朱温的“罪恶”之余，也不得不多出一些对朱温的好感来。

二

朱温在做了宣武节度使之后，最首要的任务就是扩大地盘，增强实力，以便在乱世中占据一个更有利的形势。其实要说起地势来，五代十国时最突出的就是河东地区，河东北靠大漠，南临中原，进可取退可守，战略优势非常明显。而五代中有三个王朝都是发家于河东，可见河东地位之重要。而朱温所处的中原，自古就是四战之地，易攻难守。朱温的情况和三国时的曹操非常相似，都是据黄河以南地区，北方有强大的敌对势力。唯一不同的是，曹操面对的是“羊质虎皮、凤毛鸡胆”的袁绍，而朱温面对的则是能征善战的沙陀人李克用，以及李克用的英雄儿子李存勖。朱温不是不知道，在消灭黄巢起义军的过程中，李克用的功劳并不逊于他朱温。而且李克用的能力和实力都在那明摆着，李克用必然是朱温日后谋取更大事业的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障碍，朱温一时狠劲上来，决定除到这个祸害。当李克用追击黄巢未果路过汴州时，朱温“热情款待”了李克用，在酒宴上称兄道弟，好不亲热。李克用性情粗爽，被朱温的假象给迷惑住了，酒罢就在上源驿休息。朱温觉得时候差不多了，便派部将杨彦洪领着亲兵去帮助李克用“得道成仙”。李克用手下的侍卫发现了汴军，大呼：“大帅快起来，朱温来杀我们了！”李克用喝的太多，准备睡去，听到外面大喊，急忙抽剑自卫。杨彦洪在外面放火，准备烧死这个沙陀人。哪知李克用命不该绝，这时天降大雨，雷电交加，雨如倾盆，李克用等人趁乱逃出魔掌，回到大营，清点人员，发现死了两员大将陈景思和史敬思。李克用气的，痛骂朱温小人，要率军找朱温报仇。他的刘氏劝他：“朱温不是个东西，我们应该去找皇帝讲理，事非曲直，自有公断。如果以暴易暴，我们本来有理也变的没理了。”李克用觉得有理，恨恨的说：“朱温如此无耻，早晚不得好死！”便撤军回到晋阳，把事情的经过上奏朝廷。唐朝这时两头为难，都不敢得罪，就好言劝慰李克用，封李克用为同平章事、陇西郡王。李克用这时的战略目标是扫清河北一带，暂时还打不到河南，便先咽下这口恶气，以后再说。朱温果然是个“无赖”性格，李克用和他无怨无仇，本没来由算计李克用。朱温做的太过绝决，明显不占理儿，不过也不必过于责备朱温，乱世时代，讲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成者王侯败者贼，谁还管你这个。项羽号称英雄，不也设过鸿门宴要算计刘邦吗？还要烹刘邦的老爹，后人倒没觉得什么，又何必对朱温锱铢必较。李克用逃去后，朱温捶胸顿足，偷鸡不成蚀把米，把李克用给得罪了，以后别想安生了。不过，朱温现在最紧要的是先对付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曾经投降过黄巢的前蔡州刺史秦宗权。〈br〉秦宗权自从黄巢败后，并没有投降唐朝（他是唐朝的“逆贼”，投降了也是死），而是带领黄巢余部回到蔡州，继续和唐朝对抗。秦宗权也是个有 “皇帝瘾”的人，黄巢在他投降时已经从长安败退出来，但秦宗权应该是能体会到黄巢在长安称帝时的滋味，那种至高无上的感觉就是与众不同。黄巢死后，秦宗权也照猫画虎，在蔡州称帝，做起了“孤家寡人”。秦宗权学起黄巢样样不落，也派兵四处征战，光做一个蔡州城的皇帝是没意思的。

秦宗权在河南四处兜风，受威胁最大的就是朱温，哪能坐视不管。朱温带兵在焦夷把攻打颍州的“蔡军”教训了一通，斩首数千，秦宗权也知道朱温不是个善茬，也没敢招惹他，老实了一阵子。唐僖宗接到捷报后，很是高兴，大大封赏了朱温。这时的朱温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封疆

大吏，朱温的级别非常的高，他是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唐朝无宰相的称呼，同平章事是宰相的代名）领宣武节度使，就是以宰相的身份在外带兵，在当时能和朱温在功劳、名望、地位、实力上相比肩的也只有河东的李克用。

光启二年（公元 886年），盘踞在蔡州的宗权皇帝不知吃了什么药，突然发起飚来，派兵四战，夺得北至郑州、南至邓州（今河南邓县）、西至汝州上千里的地面。秦宗权来到汴州想找朱温交个朋友，朱温再有能耐，奈何兵力太少，急忙去请邻近的郓州刺史朱瑄。念在“同宗”的情份上，朱瑄让弟弟朱瑾前去帮助。朱温和朱瑾的部队在汴州和秦宗权大战数日，秦宗权打不过两个姓朱的，丢下两万多弟兄们的尸体逃回了蔡州。

朱温非常感激朱瑄“雪中送炭”的义举，对朱瑄大力发扬“雷锋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可朱温的笑容还没退去，就发现朱瑄正在挖自己的墙脚。朱瑄其实也不是什么好鸟，当他从朱瑾那里听说朱温的军队战斗力很强，便起了孬心眼，派人去朱温的军队进行策反。朱瑄策反的招数也真够绝的，他把大把的银子放在和朱温地盘交界的地方，让朱温手下自己来取，谁见钱还不眼开？朱温的弟兄们都争先恐后的前去“领工资”。朱温很不高兴，但朱瑄好歹帮过自己，便写信指责朱瑄。哪知朱瑄根本不理朱温，依然在发工资。

朱温忍无可忍，派大将朱珍去敲打一下朱瑄，朱珍也给朱温争气，没几天就拿下了曹州。朱温得理不饶人，顺手连濮州了捎了回来，朱瑄兄弟被揍的找不着北。平心而论，虽然如果把朱温和朱瑄的位置调换一下，朱温难保不会干这样缺德的事。但就这件事情而言，明显是朱瑄理亏，虽然他帮助过朱温，但朱温已经厚谢他了，没道理给朱温在背后插上一刀。

文德元年（公元 890年）三月，那个著名的马球皇帝唐僖宗驾崩了，年仅 27岁。唐僖宗是个很“苦命”的皇帝，太平日子没享受几天，被黄巢撵来撵去。他死后留给皇位继承人弟弟李晔的是一个濒将崩溃的帝国，一切，都无可挽回。

而唐僖宗的“阿父”田令孜，此时正在成都和他的兄弟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经营着他们自己的“事业”。唐昭宗李晔继位后，本有心重振唐朝，但看到局势已经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他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关起门来做他的“长安皇帝”。

朱温现在加紧对秦宗权的围剿，接连取得大胜。不久，魏博军发生内乱，朱温顺手牵手拿下了河津重镇黎阳，得到黎阳，朱温就等于得到了通向河北的跳板。文德元年四月，河南尹张全义偷袭河阳（今河南孟县），驻守河阳的李罕之跑到晋阳请来了李克用。李克用发兵来救河阳，张全义同时也去请朱温来对付李克用。朱温让葛从周领兵去救张全义，葛从周不愧是员猛将，在河阳将晋阳兵杀的大败，朱温乘胜并有河洛之地。这是李克用和朱温之间第一场大战，此次河阳之役也为后来长达三十年的梁晋（李存勖灭梁前称晋王）战争拉开了大幕。

朱温把河南局势稳定下来后，又去收拾秦宗权，亲征蔡州。城下一场血战，朱温不避敌军的乱箭上阵督战，即使敌箭射中他的腋下，血流如注，他也绝不后退半步，主帅如此，士兵当然更加玩命。秦宗权惨败

汝水，撤军避开朱温，朱温因粮草不济，也回到汴州。不久，秦宗权部下发生兵变，秦宗权被部将打断了腿，献给朱温。

朱温和秦宗权之间有一段对话，朱温说道："你实在太不识相了，黄巢那么大的能耐不也没把唐朝怎么样？你就敢犯上？当年你要听我的劝告，现在你混的绝对不比我差，太可惜了你。"

秦宗权这几年和朱温打仗，也知道朱温是有本事的，叹道："也许这是天意吧，我若不造反，朱将军你也不会混到今天。"秦宗权也确实是条好汉，生死由命，怕他做甚？

朱温按照国法把秦宗权送到长安，那还有什么好？唐昭宗举行盛大的受俘仪式，然后斩秦宗权于柳树之下。这次消灭秦宗权，朱温是首功，唐朝自然大加封赏，进朱温为东平王。但朱温的野心可绝只有这些，他要得到更多的地盘。乱

世奉行的是从林法则，谁有实力谁当老大，什么道德礼数都是装点门面罢了。蛋糕就那么大，别人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人人都想多吃，这也不能怪朱温"贪婪"。

大顺元年（公元 890年）六月，闲扯一句，唐朝年号最为混乱的有两个时期，一是高宗武后时期（55年换 32个年号），一就是僖宗昭宗时期（30年换 11个年号），还是明清皇帝的年号好记，基本上一人一个。

到了八月间，李克用和朱温之间再一次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事情起因是驻守潞州（今山西长治）的昭义节度使，李克用的弟弟李克恭因暴虐无度，被部将冯霸所杀，冯霸向朱温请降。

朱温知道潞州的军事价值，派朱崇节进驻潞州。李克用见弟弟被杀，潞州为朱温所得，哪能忍下这口恶气，亲率胡汉各族精锐围住潞州。朱温先遣葛从周为先锋，在夜间强行破围进入潞州，朱温随后增援。没想到朱温出师不利，被晋阳军迎头痛击一阵。朱温的另一支军队由李谠带领去攻泽州（今山西晋城），李克用派出他手中的超级王牌李存孝（号称五代第一名将）去解泽州之围，大破李谠部，汴军死了一万多人。然后李存孝马不停蹄又奔回潞州，并在半路上活捉了被唐朝任命为昭义节度使的孙揆。晋阳军和汴州军在潞州大战，汴军虽然很强悍，但还是不如胡汉兵的生猛，打了好几仗都不利，最后败归汴州，潞州复为李克用所有。

朱温又写信给魏博军节度使罗宏信，打算借粮，结果信使被杀。朱温大怒之下，亲率精锐来找罗宏信讨个说法。大顺二年元月，两军在内黄交战，魏博军连败五阵，死伤数万，汴军直进魏州。罗宏信一听败报，魂差点给吓飞了。赶忙向朱温求和。朱温同意了，在魏博一带耀武扬威一番，回到汴州。

三

朱温没想到朱瑾这时会跑来凑热闹，想夺单父（今山东单县），朱温能放过朱瑾吗？派大将丁会去教训教训朱瑾。朱瑾本来挺能打的，但却被丁会打的惨败，带来了三万人马，一个也没逃走，只有朱瑾一个光棍逃出朱温的魔掌（真是吃饱了撑的，没事招惹朱温）。

朱温稍做休整，又前来攻击朱瑄，这次比较顺利，拿下濮州，对朱瑄盘踞的兖郓地区实行两面合围。朱温听说时溥要来救朱瑾，开始围点

打援。

时溥打不过朱温，便拉下脸皮向朱温求和，朱温和时溥也没有私人恩怨，便说："我可以不杀你，但你必须离开徐州，让朝廷给你安排个地方"。

时溥先是答应了，可还没等朱温上报朝廷，时溥又后悔了，拒城不出，同时联络朱瑄前来相救。朱瑄派朱瑾来救时溥，半路被汴军打了回去。朱温趁机攻城，牛存节、王重师夜破徐州城，时溥携妻自焚。自此，徐州成了朱温的地盘，这一年是景福二年（公元 893年）四月。

解决了时溥，下一个目标自然就是讨人嫌的朱家二兄弟。朱温派庞师古攻打兖州，连胜数阵。到了乾宁元年（公元 894年）初春，朱温再一次"御驾亲征"，在鱼山附近和朱瑄接上手，两军一场混战。老天爷可能觉得场面不热闹，给两个姓朱的开了个玩笑，一会东南风，朱瑄占了上手，一会又是西北风，朱温又得了先机。朱瑄就是笨蛋一个，为什么不借着风势放一把火？朱温没有错过这个机会，一把大火，烧的朱瑄兄弟狼狈鼠窜，丢下一万多具尸首逃回郓州。

朱瑄派人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只要是有人找他帮忙对付朱温，他都是愿意帮忙，他恨透了朱温。李克用的万名铁骑来到郓州，李克用出手就是大方，在五代时能随便就派出一万骑兵的还真不多。在冷兵器时代，少数民族骑兵对汉族步兵作战是占有很大优势的。

李克用再一次救援朱瑄，而且这次是亲自前来。两军对峙于洹水，李克用和朱温估计又在阵前对骂一番。李克用派出他的长子落落领着三千铁骑叫阵，汴军阵中出马的是大将葛从周。"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拔"，说的就是葛从周，怎一个猛字了得？葛从周生擒落落。李克用闻着噩耗，差点没背过气去。李克用派人求朱温高抬贵手，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能放小儿一命，做牛做马也使得。朱温先是慢慢享受着李克用的低声下气，过完瘾后，一声令下："斩！"李克用这个心疼啊，恨透了朱温，但一时又胜不了，只好返回太原，继续怀念和大儿子在一起渡过的岁月。

朱温没有撤军，他此行的目的就是朱瑄的项上人头。汴军聚于济水之侧，准备发动最后的总攻。庞师古先声夺人，攻破郓州，朱瑄带着家小北奔，但半路上却被葛从周追上，五花大绑的献给朱温。朱温还有什么说的，一顿奚落之后斩于汴桥，兖郓等地被朱温所夺。朱瑾被追的走投无路，南下渡淮，投降了杨行密。

朱温必除朱瑄和三国时曹操必除吕布其实是一个道理，就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朱瑄、吕布对朱温和曹操的威胁最大，所谓"肘腋之患"，是绝对不能留的。

曹操在平定袁绍势力后，号称八十三大万南下，而朱温还没有平定李克用，就也要南下了。乾宁四年（897年）刚入春，朱温大举南下。因为朱友恭前不久和淮南军作战大胜，占领了鄂州（即今武汉），鄂州地尽长江之利，顺江东下可直达南京，这也是朱温顿起南征雄心的原因。让庞师古率东路军出清口，葛从周率西路军出安丰，两路合进。淮南行政长官杨行密得知朱温大举南下，心中暗骂："你这个不要脸的朱三，我杨某人招你惹你了，来找我的麻烦？"

杨行密可不是李煜，那也是个久经考验的"地主阶级革命家"，不怕

你这手。杨行密派朱温的老朋友朱瑾赴寿春“招待”庞师古，没想到朱瑾这回突然开窍了，上次朱温用火攻，这次我用水攻，结果庞师古部措不及防，被朱瑾“水淹七军”，汴州兵全都变成了“虾兵蟹将”，庞大将军也死于大水之中。西路的葛从周见庞师古完了，可不想玩水，也退了回来。

其实这次清口之败，负主要责任的还是庞师古。首先汴军所驻扎的清口地势低下，前面高处就是淮河，淮南军一放水，汴军根本没地方跑。而且部下已经有人看到这个危险，提醒过庞师古。可庞师古对朱温的忠心实在是大大地，没有得到朱温的命令，不能乱换地方，最可气的是庞师古居然杀了提醒自己的这个有识之士，真是愚蠢加糊涂，该死的很。

来而不往非礼也，杨行密也想给朱温点颜色看看，光化二年（公元899年）的五月，杨行密尽起精甲五万大举来犯，徐州告急。朱温听说杨行密得理不让人，心想：“真是给脸不要脸，我都撤军了，你这厮还来纠缠洒家？”朱温准备亲征，教训杨行密，给庞师古报仇。可杨行密一听朱温要来，二话没说就撤了。

朱温其实也不想和杨行密玩命，毕竟北方事多，李克用是最大的威胁，还有占据幽州的刘仁恭、占据镇州（今河北正定）的王鎔，以及魏博的罗宏信，犬牙交错，形势还不明朗。在北方形势没有稳定之前，不宜在南方大动干戈。

朱温对时局的分析确实很正确，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出兵攻魏博军，陷屠贝州（今河北清河），罗宏信向朱温求救。汴军在内黄和幽州军大战，二下正打的难解难分之际，驻守山东的葛从周火速派兵支援，大败幽州军，斩首二万多。刘仁恭偷鸡不成蚀把米，败回沧州。

打完刘仁恭，朱温又和李克用干上了。潞州是晋阳和汴州之间最重要的军事据点，谁得到潞州谁就占据有利地势。可这一仗朱温打的很不顺利，最终还是没有夺下潞州，这成了朱温的一块心病。

朱温占不了李克用的便宜，又打起了刘仁恭的主意。光化三年（900年）的四月，朱温命葛从周率山东军北上攻打沧州，这一次比较顺利，连下沧州德州。刘仁恭前来找葛从周算账，结果被葛从周猛吃了一顿，死伤万余。刘仁恭其实也是不自量力，当时北方实力最强大的是李克用和朱温，刘仁恭实力有限，应该在学会在夹缝中生存，而不是四处招摇。

李克用偷袭洺州，准备消灭魏博，朱温又不辞辛苦的去收复洺州。没想到攻占的李进通听到朱温来了，吓的肝惊胆裂，溜了。朱温见李进通跑了，没地方发泄愤怒，便顺道去镇州收拾王鎔。照例葛从周为前军，朱温坐纛中军。王鎔这个害怕啊，忙派部下周式求和。

朱温刚开始还怒气冲冲，周式的口才不错，娓娓而谈：“朱公是当世豪杰，是我朝的齐桓晋文。齐桓晋文都是仁义之师，朱公的仁义不在齐桓晋文之下，还是给王鎔留条生路吧。”

但凡残暴的人多喜欢听别人夸他仁义，朱温也不例外，激动的握住周式的手说：“周式同志说的太好了，就这样吧，王鎔送个人质过来，我就撤兵。”王鎔没有办法，只好送儿子王昭祚做人质，朱温撤军。

朱温决定要北方开拓一个全新的局面，十一月间，派大将张存敬出

征刘仁恭，攻下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莫县）。张存敬受朱温命令转攻定州（今河北定县），义武军节度使王部（王处存之子）没有打过张存敬，携家小逃到晋阳。王部的叔叔王处直知道不是朱温的对手，向朱温请和。

朱温写信质问定州“为什么经常拍李克用的马屁？”王处直回信说：“我哥哥和李克用在讨伐黄巢的时候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加上又是邻居，平时红白喜事也少不了来往，并没有什么别的企图。”

朱温此次北征镇、定主要是战略威慑，让这几个实力不强但却可以左右他和李克用之间均势的军阀倒向自己，孤立李克用。王处直既然答应做自己的附属，其他的一些“地市级”军阀也纷纷向朱温臣服，东北局势稳定下来，便收兵回来。

四

正在朱温准备考虑下一步的战略方针之时，从长安传来让人震惊的消息：唐朝发生政变，左军中尉刘季述废掉唐昭宗李晔，另立唐昭宗之子德王李裕（就是后来的唐哀帝李裕）。

刘季述拥立李裕为皇帝，派亲信来找朱温，说愿意把唐朝的天下朱温。朱温听从了手下将领李振的劝告，没有答应，朱温准备兴兵讨伐刘季述。可这时长安又传来消息，刘季述已经被杀，昭宗复位，并改元为天复元年（公元 901年）。虽然昭宗复位并没有多少朱温的功劳，但昭宗还是封朱温为梁王，以表彰他的 “反正之功”。昭宗其实是想拉拢朱温，给自己找一个更安全的靠山，朱温当然心领神会。

朱温知道昭宗对他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当年曹操如果不是听从荀彧“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主张，取得政治优势，能否战胜袁绍都很难说。朱温所处的形势和曹操非常相似，所以朱温也准备向曹操同志学习，打起“尊王攘夷”的大旗来。

现在朱温需要消灭黄河沿岸的军阀，以清除他实行“挟天子令诸侯”战略的障碍。朱温让张存敬攻河中节度使王珂（朱温干舅舅王重荣的儿子），拿下绛州（今山西新绛）、晋州（今山西临汾），把刀尖伸到了李克用的鼻子下面，大大了扭转了对李克用的不利局势。

张存敬围攻河中，王珂穷急无法，先后向盘踞在凤翔的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和李克用求救，但都被拒绝了。王珂走投无路，只好投降。朱温赶到河中，先是假模假样的拜奠了干舅舅王重荣，然后和王珂抱头痛哭。王珂非常受感动，心想这个干老表真不错，跟着朱温去汴州享福，但最终还是难逃一死，被朱温杀掉了。

扫掉碍事的王珂，朱温的下一个目标自然就是河东的李克用，这厮太讨人嫌了。天复元年三月，朱温大举进攻李克用，氏叔琮为一路，出太行；晋州刺史侯言为一路，出阴地关（今山西汾西东北）；洺州刺史张归厚为一路，出马岭关（今山西太谷东南）；葛从周为一路，出土门（即大名鼎鼎的井径口）。四路汴军会同出飞狐（今河北涞源）的义武节度使王处直部和出新口（今河北磁县附近）的天雄军节度使罗宏信所属张文恭部，共六路大军，直捣李克用的老巢太原府。

河东的一些滑头将军哪见过这个阵式，知道朱温找的李克用，何苦把自己的小命搭下，纷纷向汴军投降。拜李克用的码头和拜朱温的码头有什么区别没有？不会有人觉得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混口饭吃。河东

方面连告失守，南部重镇潞州也被汴军夺了去。汴军连过芒车关、腰鼓岭、石会关（均在今山西武乡西北），越秦城（今山西太谷南），直扑到太原城下。

李克用知道朱温善者不来，在内部深挖战争潜力，男女老少全都上城防御。老天也不长眼，阴雨不断，李克用冒雨指挥，有时甚至连饭都来不及吃。当然要先保住太原了，否则脖子上那个吃饭的家伙没了，一切也就无从谈起。

汴军开始攻城，但太原可是唐朝起家的地方，城墙高大，加上河东军同仇敌忾，没有得手。李克用手下的两员大将李嗣源和李嗣昭率敢死士在雨夜中趁汴军不备，冲出城去杀了个汴军措手不及，汴军死伤不少。雁门都知兵马使李存进率另一路河东军在洞涡驿（今山西清徐东）大败汴军氏叔综部，给了汴军当头一个大棒。

朱温得知屡攻不下，而且后勤运输出了问题，军粮不济，加上军中疟疾肆传，军心不稳。朱温只好作罢，下令撤军，汴军回撤的时候又被士气大盛的河东军狠摆了一刀，狼狈回去。李克用和朱温交手二十多年，屡有胜败，但这次是李克用所遇到的最危险的一次，险些丧命。朱温虽然没有消灭李克用，但却将军事重镇泽州和潞州夺了回来，还算没亏本，朱温取得了这一回合的胜利。

朱温知道李克用是自己称霸天下最大的障碍，可朱温没想到半路却杀来一个李茂贞。李茂贞本叫宋文通，也出身底层，后来参加唐军，屡立战功，郑畋在龙尾坡大败尚让一战中，就有李茂贞的身影。李茂贞趁着军阀多在关东地区混战，悄无声息的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占领了陕西、甘肃交界大片地区，后封岐王。

李茂贞还有一点战略眼光，他也知道唐昭宗的政治价值，想把昭宗请过来，自己挟天子令诸侯。朱温知道后，那还能不着急？立刻出兵前去长安“救驾。

李茂贞仗着自己是“关西王”，觉得朱温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可一交手才知道后悔。李茂贞想起了“活雷锋”李克用，急请李克用来救。李克用上次没帮王珂，让朱温占了河中，有些后悔。这次不想错过机会，南下给朱温添乱。朱温把李茂贞晾在一边，去会会老朋友李克用了。

天复二年（公元 902年）三月，朱温在晋州大败李克用，又活捉了李克用的一个儿子李廷鸾，幸亏李克用儿子比较多，不然非绝后不可，李克用又回到晋阳怀念哭鼻子去了。朱温再次回到西边找李茂贞算账，李茂贞吃了几个败仗，丢了大片土地，坚守不出。

朱温想撤，手下有一位名叫高季兴的同志（就是十国时荆南的建立者，后来避后唐讳改名高季昌），劝朱温挺住。并建议朱温散播谣言，说汴军想家都逃了，李茂贞果然上了当，出兵来偷袭，被朱温好一顿臭扁。李茂贞只好把昭宗 “交”了出来，朱温带昭宗到了长安。昭宗这个感激啊，又是鼻涕又是泪的。

朱温安顿昭宗好，回到了汴州，虽然没把昭宗带在身边，但长安已为朱温控制，实际效果是一样的。皇帝虽然尊贵之极，但也要看是什么样的皇帝，手中有权那是真皇帝，否则，象汉献帝刘协、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唐昭宗李晔这样的空头皇帝，连自己的生死都无法掌握，当的窝窝囊囊，还不如一个草头王自在。权力才是最尊贵的，至于名义上是不

是，并不重要。

把西边的事情安排好后，朱温决定扫除东边的一些讨人嫌的家伙，天复三年四月，朱温攻打青州，平卢节度使王师范硬着头皮顶了一下，被朱温揍的鼻青脸肿，弟弟王师克也赔了进去。耗到九月，王师范再也没本钱和朱温打了，只好投降，胶东半岛地区全归朱温。

朱温这次东征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得到了王师范手下的名将刘鄩。刘鄩是五代时最具侠客风骨的名将。刘鄩曾经和朱温手下大将葛从周战于兖州，而葛从周的母亲正在城中。刘鄩公私分明，见到葛母毕恭毕敬，不敢少怠。而且刘鄩把城中的老弱病残全都放出城中，只留下本部兵守城。这等侠骨风范，千载之下仍然让人仰慕不已。孙子所说的为将五条智信仁勇严，刘鄩至少当得起一个“仁”字。后来王师范投降朱温，葛从周劝降，刘鄩这才归顺朱温。朱温也非常喜欢刘鄩，常说他是李勣（就是半仙徐茂公的原型）再世。

刘鄩还有一段艳史，特别有名，就是刘鄩曾经买下一个卖饼的王家女孩做为侍女，这个王家女孩美艳异常，时人称为“花见羞”。刘鄩死后，王氏带着刘鄩的大把金子投靠了后来成为唐明宗的李嗣源，深得宠幸，并在后唐以及晋汉之际的政治中发挥了一定的影响，这是后话不提。

五

唐昭宗李晔改年号上了瘾，天复年号只用了三年，又改称天佑元年（公元 904年），本想祈求上苍保佑大唐，保佑他自己。可这时的大唐气数已尽，没几年折腾了，而且这也是唐昭宗人生的最后一年。昭宗本为以朱温是社稷栋梁，李茂贞不过是个乱世草寇。哪知他刚出狼穴，又入虎口，朱温还不如李茂贞呢。

朱温为了就近控制昭宗，强行把昭宗“请”到了洛阳，昭宗本不想去，但架不住朱温的威胁恫吓，只好移驾。行前昭宗哭着对给他送行的老百姓说：“‘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朕今到处流浪，不知道朕会死在哪里。”左右皆哭。堂堂大唐皇帝沦落成到这个地步，不知道唐太宗李世民地下有知，会做何感想？

朱温可不管你这些，我的利益最重要，为了我的利益，大唐皇帝也必须为我做出牺牲，这就是丛林法则。不过唐昭宗行前秘拟了一道旨意，分道送给河东的李克用、西川的王建、淮南的杨行密，让他们有朝一日攻灭朱温，恢复唐朝。而这时其他的一些较大藩镇，如吴越的钱镠、福建的王审知、湖南的马殷、广东的刘隐等人则坐山观虎斗，但多是倾向于朱温。

不久，王建、李茂贞、李克用、杨行密等人公开声讨朱温，说朱温欲行篡逆之事，诸镇将联兵消灭朱温。朱温被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心里极不痛快。这些藩镇对自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朱温本想亲征这些不听话的藩镇，但又害怕昭宗的威望在自己的后方制造麻烦，渐渐对昭宗起了杀心。

天佑元年八月，朱温派遣朱友恭、氏叔琮等人前往洛阳杀死昭宗，昭宗死时年方三十八岁，朱温强行推立年仅十三岁的辉王李柷为皇帝，就是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哀帝（后唐改益为昭宣帝）。唐昭宗真是活的可怜，死的悲哀，其实他并不能算真正意义的亡国皇帝，至少他有振兴唐

朝的愿望，这一点上就比“此间乐、不思蜀”的阿斗公强多了。

当昭宗死讯传来后，朱温嚎啕大哭，又去见哀帝李柷，说一定要为先帝爷报仇雪恨。朱温真是狠角，回头就把“首逆”朱友恭给杀了。朱友恭这个冤枉啊，刑前大呼：“把我卖出来，你早晚也会不得好死！”

朱友恭的“不幸遭遇”不禁让人想到了另外一个人，就是三国时为司马昭杀死曹髦的成济。成济和朱友恭确实该死，但比他们更该死的是司马昭和朱温，至少他们的演技实在过于拙劣，世人谁不知道，没有司马昭和朱温的命令，成济和朱友恭敢去弑君？

虽然中原地区成了朱温的“私产”，但朱温还是不满足，地盘总是越大越好。这年十一月，朱温亲征淮南。朱温虽然很残暴，但他的军事指挥艺术确实很高超，所以毛泽东主席曾经评价过朱温，说他“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

淮南有七八年没有朱温打过大仗了，这次看到朱温来的气势汹汹，知道这伙计还在记着水淹庞师古的那笔账呢。朱温的汴州军是见过大世面的，强悍好斗，战斗力非常强，在当时能和汴军相提并比的只是李克用的晋阳军。朱温连连得手，纵军在江淮一带横冲直撞，杨行密拿他毫无办法，

朱温在寿州（今安徽淮南）碰上一根硬骨头，淮南军死守不出，朱温觉得无趣，撤军回去了。不久，朱温又想出出风头，天佑二年（905年）七月，大将杨师厚受命攻打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赵匡凝打不过杨师厚，被杨师厚端了老巢，赵匡凝狼狈逃奔淮南。

朱温风光了一阵子，朝中就有蒋玄晖、柳璨等“开明人士”开始为朱温张罗改朝换代的事情来了。这两位运气不好，马屁拍到了蹄子上，蒋玄晖有些迂腐，他认为改朝换代必须遵守以前的潜规则，就是先封大国，总百揆、加九锡礼，然后再行实禅代之事。蒋玄晖说的并没有错，历史上许多改朝换代都是这样玩的，比如司马炎、刘裕、萧衍、陈霸先、杨坚等。但朱温却不喜欢这么哆嗦，冲着蒋玄晖大骂道：“真他娘的迂腐，难道我不受九锡就不能当皇帝了？”还是朱温说的实在，不似司马炎等虚伪做作，丑态百出，徒留历史笑柄。

朝中同情唐朝的人还比较多，朱温一时难以下手，就假模假样的推辞掉了九锡，还做他的梁王。蒋玄晖、柳璨等几位却急着要朱温当皇帝，逼小皇帝李柷再加朱温九锡礼。蒋玄晖、柳璨的所做所为让很多人不齿，名声甚坏，朱温渐渐的也感觉到了这二位想要荣华富贵，却要让他背黑锅，寻个借口把他们给杀了。

正当朱温准备下一步的计划时，魏博军忽然发生哗变，罗绍威控制不住，向朱温求援。朱温不能容魏博有失，便率大军去魏博镇压。要说朱温确实不是吹的，到了魏州，三下五除二就将乱兵荡平。罗绍威感激涕零，盛请朱温盘桓一些日子，其实罗绍威是想借朱温的名头震震刘仁恭、王鎔他们。可没想到朱温在魏博呆了半年左右，差点把罗绍威吃穷了，汴军能打仗，也能吃喝，半年时间内就吃掉了七十多万头牛羊猪们，花钱更是如黄河决堤一般。罗绍威心疼死了，这个后悔啊，他说了句历史很有名气的话：“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后悔也没有用了，朱温可不管你这些，吃完了喝完了也玩完了，拍拍屁股走人。

天佑三年（公元 906年）九月，朱温发兵攻打沧州。刘仁恭赶忙来

救，但他知道朱温的厉害，不敢和汴军开战。沧州情况越来越糟，粮食用尽，甚至出现了吃人的惨状。朱温在城下劝刘仁恭的长子刘守光："你老爹已经被我打怕了，他不会来救你了，还是早点投降吧。"刘守光虽然比较迂腐，但为人还是比较正直的，他说了句："我是刘仁恭的儿子，当然要为父亲守城。大王现在要以仁义制服天下，所以我更不能投降。大王如果用我这个背叛父亲的人，那么天下将如何看待大王？"

刘守文这话说的堂堂正正，无懈可击，朱温听着脸红一阵白一阵，心中有愧啊，便暂缓了攻城。刘仁恭生怕儿子有意外，忙又向河东的李克用求救，李克用本不想管闲事。可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却很有战略眼光，对父亲说："现在能成成为朱温威胁的只有父亲和刘仁恭，如果刘仁恭被灭，那么我们将失去一个战略侧翼，悔之晚矣。"

李克用觉得有理，派儿子李嗣昭、周德威等人去抄朱温的后院，没想到驻守潞州的汴军大将丁会突然投降李嗣昭。后来李克用问丁会为什么要这么做？丁会哭着说"我虽然是梁王提拔起来的，但看到他要篡夺唐朝，所以出于大义，才来投降大王。"写到这，真忍不住要问问丁会：跟着李克用就是忠诚？

李克用的"唐"和李世民的唐朝根本不是一回事，李克用也没少干对不起唐朝的事，和朱温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丁会要真是对唐朝忠诚，就应该在唐昭宗被弑的时候举兵声讨朱温，早干什么去了？

朱温听说泽潞丢失，直骂丁会是个白眼狼，沧州是拿不下了，只好回来。刘守文写信给朱温，希望朱温看到老百姓的份上，留下一些粮食，沧州百姓快要饿死了。都说朱温残暴，朱温是残暴，可同时代的那些军阀哪个又好过朱温？朱温倒很爽快的为沧州百姓留下了大量粮食回去了。

六

汴军经此一挫，士气大受影响，朱温郁闷了好些日子。这时罗绍威劝朱温不如废掉唐朝自立，让那些反对朱温的人没有了反对的借口。朱温没有立即答应罗绍威，但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唐朝的旗号在这时早就破烂不堪了。即使自己再打唐朝的旗号，李克用、王建、杨渥（此时杨行密已死）也不会放过自己。想来想去，朱温决定废掉唐哀帝李柷，另建新朝。

唐朝天佑四年（公元 907年）二月，朱温在汴梁正式称帝，改元开平，国号大梁。当然在称帝的过程上少不了马屁精的出乖露丑，不是什么黄龙现，就是什么七彩芝，天花乱坠般胡闹一通，朱温心满意足的做起了五代的第一把金交椅，更名为朱晃，史称梁太祖。

后来梁朝被李存勖所灭，一直到后周，朱梁都被视为伪朝，赵匡胤建立宋朝后，为了上接正统，才承认梁朝的正统地位。但是朱温的篡位和之前的南朝隋唐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如果说朱梁是伪朝，那么唐朝从杨家小儿手中篡位不也成了伪朝？朱温不是好东西，而所谓"上承唐朝正朔"的李存勖根本就是个冒牌货，他能算得正统，为什么朱温就不能算呢？

朱温当了皇帝，头一个不服气的人，并不是李克用这个"唐朝正统"，也不是王建这个贩盐的，而是朱温的亲哥哥朱全昱。有一次，朱温赌性大发，聚集宗族赌博，赌桌旁狂呼乱叫，没个体统。朱全昱早就对

这个弟弟看不顺眼，趁着酒劲将桌子翻了个底朝天，然后指着朱温的鼻子骂：“朱三你不过是个草民，跟着黄巢做贼，后来唐朝封你为节度使，这辈子你可以知足了。没想到你居然灭了唐朝三百年的社稷，你这样做是要遭天遣的，我们朱家迟早要毁在你的手里。”说完就拂袖而走，朱温气的半天没说出话来。

朱温把国都定在汴梁，把汴州改名为开封府，这也是开封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做首都，这对开封成为历史名城有着至为深远的影响，后来的北宋建都在这里，把开封的历史影响推向了极致。而长安则正式告别了一千多年辉煌的建都史，从 “贵族”降为“平民”，但长安因为唐朝在历史上独特的地位，而至今仍然享有四大古都的地位，和北京、洛阳、南京齐名。

而这时，朱温的原配张氏已经病故，她曾经劝戒朱温不要废唐自立，但朱温没有听进去。不过朱温对张氏的感情是没有变的，直到朱温死时，他也没有立过皇后。张氏为朱温生了一个儿子，叫朱友贞，就是后来的梁末帝。

不过没有了张氏夫人的规戒，朱温开始纵淫起来，他宠幸过上百个女人，比黄巢还要牛气。欧阳修在修《新五代史》时把朱温狠狠臭骂了一通，但欧阳修却把朱温后来的惨死归于“女祸”，说什么“女祸”大者亡天下，小者亡家，所谓“红颜祸水”者矣。可是“女祸”只是外部因素，真正起到决定因素的还是男方的自我修养，封建社会中，男性统治者造成天下大乱，却让女人来背黑锅，实在不太公平。

唐朝灭亡了，但当时天下却四分五裂，战争频仍，形势极为混乱。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最为混乱的时期，一个是东晋十六国，一个就是五代十国，也难怪欧阳修说：“呜呼，五代之乱极矣。”

朱温灭唐后，地方上的一些军阀意见不一，李克用、王建、李茂贞、杨渥等人坚决不承认梁政权，仍然延用唐朝年号。而其他的一些藩镇，却都“识时务”的很，向朱温称臣。他们的心理普遍就是不管谁当皇帝，只要承认我在本地区的统治权就行。李克用王建这些人也不是什么忠臣，王建最丢人，他率先向天下发檄要联合讨伐朱温，可惜没人搭理他，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王建“非诚实”。果然，没过几个月，王建就自称大蜀皇帝了，可见王建“非诚实”不是平白捏造出来的。

看到那些反对者还在打着唐朝的旗号，朱温心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唐废帝李柷杀死，绝了这些人的“邪念”。梁开平二年（公元 908 年）春，“济阴王”李柷死于曹州，年仅十七。末代皇帝往往不得善终，尤其是南北朝时期，“禅让”的血腥味最浓，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朱温。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不得善终的亡国皇帝是明永历帝朱由榔，被“与时俱进”的吴三桂逼死，清末代皇帝溥仪经过改造，重新做人，开始了历史的新篇章。

这一年，北方的契丹部首领耶律阿保机向朱温称臣纳贡，契丹就是后来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大辽国的前身，北宋名将杨六郎镇守三关，对抗的就是这个契丹大辽国。

朱温不甘心北方门户泽潞地区被李家的占着，决心要夺回来。开平元年（公元 907年）六月，朱温派保平节度使康怀贞帅八万梁军会同魏博军去收复潞州，康怀贞巴不得有这个立功的机会，大摇大摆的去了。

结果河东方面的昭义军节度使李嗣昭死守不战，梁军不想坐吃山空，如潮般攻城。但李嗣昭命硬，梁军打了半个月，就是没拿下来。

晋王李克用得报潞州被围，也尽遣精锐前去解围，河东方面的几员名将周德威、李存璋、李嗣源、安金全等人急驰潞州。朱温耐心有限，二十多天没得到捷报，便撤了康怀贞，代之以亳州刺史李思安。李思安倒有点本事，来到潞州城外，李思安传令，在城下建立了一座军事据点，企图隔断城中河东军和城外河东军的联系，梁人称之为夹寨。周德威不能让李思安得手，日夜攻寨，即使攻不下来，累也要累死梁军。梁军也不想出去送死，龟缩在寨中，以守代战。

正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晋王李克用病故、其子李存勖继为晋王的消息。相传李克用死前，曾经交给李存勖三支箭，说分别代表刘仁恭、朱温和耶律阿保机。以后每攻灭一处就要在我墓前取出一支箭来，告慰我的在天之灵，李存勖后来也是这么做的。李存勖追尊李克用为太祖武皇帝。不过这个“唐太祖武皇帝”比起那个唐太宗文皇帝来，差的不止一个段位，连修史者都认为李克用不太能当得起这个“武”字。

朱温自以为很了解李克用这个人，总感觉这个沙陀子是在玩诈死计，为了稳妥起见，朱温决定亲自走一趟。朱温看到李思安也是个绣花枕头，没用的水货，便又让刘知俊代替李思安做为潞州前线总指挥，但刘知俊暂时还留在同州（今陕西大荔）。

在确认李克用病死的消息后，朱温终于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毕竟在朱温眼中，李存勖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半大孩子，不足以威胁到他，没想到李存勖初出茅庐便给朱温一个大大的下马威。朱温感觉没意思，老对手死了，臭小子李存勖懂个鸟？回到汴梁避暑去了。留下刘知俊，命他暂时驻守这里，过段时间再撤。

他想的倒是轻松，可惜他眼中吃屎的娃娃李存勖可是个厉害的角色，李存勖年少气盛，也想出出风头。于开平二年（公元 908年）四月间，李存勖亲提锐旅前来解潞州之围。河东军行至距离潞州以北约五十里处的黄碾下营，李存勖身披重甲，时刻准备上战场，命人随时侦探前线情况。当李存勖探知梁营没有瞭望哨时，大喜过望，机会太难得了，不可错失良机。

到了五月，这天清晨天降大雾，李存勖率军轻进至三垂冈（今山西长治附近）埋伏，等待最佳攻击时机。大雾一直到晚上还没有散去，李存勖觉得机会到了，便对各部下达了总攻令。李存勖率一路直薄梁营东北寨，周德威和李存审各为一路，三路齐过，朝梁营杀去。李存嗣的干大哥李嗣源做前锋，攻破了梁营东北角，河东军一拥而入。梁军的侦察功能完全失效，毫无防备，被河东军这一阵杀的那叫痛快。梁军近乎被全歼，军械粮食尽被河东军夺去。潞州被围了将近一年，到这时才从梁军的包围解救出来。

河东军想趁势去取泽州（今山西晋城），但梁朝大将牛存节率援军已经来到泽州。河东军开始攻城，在城边挖地道，准备“神兵地降”，但牛存节守城很有一套（李嗣昭也不过如此）。河东军攻了十几天，泽州纹丝不动，加上梁将刘知俊即将行进至泽州，李存勖知道泽州暂时动不了，反正在三垂冈已经占了大便宜，足够炫耀的了。便撤军回到太原，大摆宴席，犒赏三军。

朱温一边避暑，一边得着好消息，哪知道得到的居然是全军覆没。朱温一世枭雄，哀叹连连，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生子当如李亚子，李氏不亡矣！吾家诸子乃豚犬耳。"

八百多年后清朝有一位诗人叫严遂成，写了一首著名的咏史诗《三垂冈》："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又过了二百多年，伟大的书法家毛泽东同志手书了这首《三垂冈》，成为毛泽东书法作品的名作。

七

朱温也许是汴梁呆的时间太长了，渐渐感觉没有意思起来，于开平三年春，迁都洛阳，不过仍以汴梁为东都，地位不变。没等朱温在洛阳的龙椅上坐热，忠武节度使刘知俊造反的消息就传来了，朱温大为不解，象刘知俊这样跟随自己十几年的老臣，怎么也说叛就叛？朱温写信质问刘知俊："朕待你不薄，为什么要背叛朕？"刘知俊说是因为害怕前不久族灭王师范的事情在自己身上发生，朱温听了这个理由非常意外。其实刘知俊这个理由并不十分充分，因为王师范本就是一路藩镇，东山再起的可能性还是有的，而刘知俊可以说是朱温的"家臣"，只要你不叛变，还怕朱温杀你？天下未定之时，谁又敢玩"兔死狗烹"的把戏？

刘知俊没有听朱温的劝告回心转意，其实事以至此，无可挽回，即使刘知俊不反了，也难保朱温心中记恨。朱温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派刘鄩前去平叛。刘鄩是梁朝一代名将，刘知俊岂是刘鄩的对手，不到一个月，刘知俊兵败逃入岐境，西部形势稳定下来。

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刘知俊叛变刚被平息，镇州的王鎔又和晋王李存勖勾搭起来，关系很暧昧，朱温对王镕越来越不放心。开平四年（公元 910年）的十一月，朱温借口燕王刘守光准备南下攻镇、定，派出供奉官杜廷隐等人前来"帮助"王镕守城。王镕知道梁军此来没安什么好心，但又不好公然拒绝，朱温是什么样的人王镕当然清楚。

杜廷隐率军来到深州（今河北深县），要王镕把他们放进城去，"防御"燕军。王镕不敢不从，梁军进入深州据守。朱温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在王镕身上插进一根刺，只要王镕敢有不轨，立刻捅死他。王镕一直在犹豫，要和朱温撕破脸皮，即使搬来李存勖，有没有把握战胜梁军？万一失败，九族俱毁！战争从来都是这样残酷，"夷其族"，说的很轻巧，其中的惨烈外人谁又能体会得到？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一人失败，却要整个家族的生命来买单，不管是耄耋老翁，还是黄口孺子，没二话可说，就一个：杀！

这个时候，梁军中有人叛逃至镇州，把梁军的下一步战略意图告诉王镕：消灭镇州、除绝后患。王镕还在犹豫，只是写信告诉朱温说燕军已经走了（根本就没来！），希望王师还都。朱温装好人，派人去安慰王镕。可没过几天，王镕就接到深州梁军将城中的镇州军歼灭。知道朱温这个"无耻之徒"要来真格的了。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王镕决定跳出朱温这条贼船，转投李存勖，为了稳妥，王镕同时向李存勖和刘守光发出求救信号。

燕王刘守光收到了王镕的鸡毛信，但刘守光却机械的运用"卞庄射虎"策略，说是等两军元气大伤后再出手不迟，没有听从部将孙鹤"援赵

巩固幽州外围”的正确战略建议。刘守光很点有意思，他曾经勾引上手父亲的侍妾罗氏，被刘仁恭打了一顿。刘守光怀恨在心，居然出兵攻打老爹，将老爹擒去，幽居别室。老子当了儿子的俘虏，真是千古奇闻。事情到这还没完，刘守光的哥哥刘守文见老爹当了弟弟的俘虏，来攻刘守光，结果在阵前使诈被刘守光识破，刘守文也当了俘虏。刘守光这才当上名副其实的幽州节度使，地盘比较大，兵力也比较强，但就能力比较差，人品更是比较低劣，最后还闹出一系列丑闻，出尽了洋相。

刘守光愚蠢糊涂，可李存勖却深知这是一个削弱朱温实力的好机会，控制镇、定地区不仅能威胁到梁朝的东线，而且能对日后消灭刘守光打造有利局面。王镕来信求援，自然不想错时天机。朱温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削弱朱温就是壮大自己。李存勖先派周德威率河东精锐步骑来到王镕地界，驻守赵州（今河北赵县）。王镕见到河东军来了，略觉放心，他相信河东军的实力。王镕正式和朱温决裂，奉李存勖为盟主，尊奉河东的天佑年号。

不久，李存勖亲率河东军主力南下，而这时朱温也决定向镇、定用兵，一举剪除北方威胁。派宁国节度使王景仁、潞州招讨副使韩勍和相州刺史李思安（这老兄又来了）出兵北上，消灭王镕。当然朱温是知道李存勖已经到了镇州，他真正的对手不是王镕，而是李存勖。

两军对峙于柏乡（今河北柏乡），李存勖为了摸摸梁军的底细，先派周德威出马挑战，梁军固守不战。李存勖不想这样耗下去，让周德威上前骂阵，什么难听骂什么，狠狠的给我骂！

王景仁果然被骂急了，和韩勍尽遣主力出营，找周德威决战。梁军先看中了不太能打的镇州军，先打掉王镕的主力，敲开一个缺口。镇州兵拼死抵抗，但梁军人多势众，镇州军眼看到顶不住了，梁军即将渡过野河。河北岸的李存勖知道不能让梁军过河，否则要吃大亏。命大将李建及出马和梁军对决，河东军的战斗力确实不是吹出来的，河东人身体强壮，善于野战，打阵地战是最拿手了。果然，梁军没攻下来，两军缠在一起进行残酷的绞杀。

一直打到中午还没分出胜负，梁军感觉有些饿了，被河东军折腾了半天，力气渐渐不支。王景仁不再这样打下去，想先回去吃饭。可河东军哪会放过梁军，趁梁军刚刚回辙之机，大呼“梁军败了！弟兄们快杀敌立功啊！”河东军士气大涨，冲进梁军阵中一阵狂杀，梁军阵脚大乱，形势在瞬间发生逆转，梁军大败，死伤数万，余下的梁军见势不好，活命要紧，大队大队的解甲投降河东军。王景仁、韩勍、李思安等人仓皇逃去。

李存勖想趁火打劫，一举打到汴梁城，活捉朱温老儿。河东军一直追到刑州（今河北邢台），驻节这里的梁保义军节度使王檀已经得到败报，严加防备。河东军打到城下，看到梁军有备，一时不便攻取，也就见好就收，收兵回去。而呆在深州“防御”燕军的梁军杜廷隐部听说了河东军的厉害，不想被李存勖当饺子吃了，当夜率军驱赶附近的强壮男子南下撤到梁朝境内。

乾化元年（公元 911年）正月发生的这场柏乡之战是五代史上的著名战役，柏乡之战是梁晋争霸过程中最具战略意义的大战，此战败后，梁朝的精锐兵力损失惨重，朱温为之骄傲的“龙骧”、“神捷”军全军覆

没。河北的形势也发生重大变化，王鎔、王处直全面倒向李存勖，梁朝从此一蹶不振。李存勖基本控制了河北地区，对梁朝的优势越发明显。

而大梁皇帝朱温在柏乡兵败之后，心情大坏，看到李存勖如此猖獗，更加郁闷不乐。朱温想不出更好发泄郁闷的办法，就把女人当成了他的发泄对象。当他听说河南尹张全义家有许多美女时，不禁心动起来，借口避暑，在张全义府中厮混了十几天。从张全义的老婆储氏到张全义的女儿、儿媳，没一个逃出朱温的魔掌。朱温强迫这些可怜的女人玉体横阵，自己则“性致盎然”的慢慢欣赏这人间美妙景色。一时间，张府中淫声四起，秽不可闻。张全义“学得一个乌龟法、得缩头时便缩头”，装没看见。看见了又如何？对张全义来说，固然是奇耻大辱，但面子再大，也大不过命。

但张全义的儿子张继祚还算有些血性，看到自己的老娘、老婆加老妹受辱，气的操刀就要去和朱温这个老淫棍拼命。“老乌龟”张全义一把把儿子揪住，顺手就是一个大嘴巴子，并说了一番大道理：“当年你老子我在河阳受困的时候，要不是朱家的来救，老子命早没了，哪还有你们这些王八蛋？朱家的思情是永远也报答不完的，这些事算什么？”张继祚这才把刀放下来。

其实张全义心里明白，自己的生与死就在朱温一念之间，即使朱温以前没帮过自己，现在他也不敢对朱温怎么样。朱温是五代头一号煞星，惹恼了这位爷，王师范就是他的下场。

八

朱温这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可他愈老愈精神，玩过了张家的女人后，朱温感觉索然无味，又把色眯眯的眼睛盯上了他的儿媳妇们。朱温儿子不少，但朱温却最喜欢干儿子（五代前期盛行认假子）博王朱友文，甚至张氏夫人的亲生儿子均王朱友贞也不如朱友文受宠，不过朱友贞和朱友文的关系倒还不错。

朱友文虽然是个美男子，博学多才，还能写诗，但这些却不是受到朱温宠爱的深层次原因。因为朱友文有个漂亮老婆王氏，美丽指数在朱家的妯娌中高居第一，朱温为了这个干儿媳流了不少口水，最后实在奈不住欲火煎熬，把王氏勾搭上手了。民间把公公勾搭儿媳称为“扒灰”，朱温只顾逞自己的肉欲，还管甚么道德约束？道德约束的前提是自己想受约束，如果不想受约束，那道德对你就毫无意义。

当然王氏和朱温之间发生性关系可不是无条件的，朱温必须为此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朱温要把梁朝的江山传给朱友文。朱温已经被王氏给彻底征服了，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还真准备把皇位传给干儿子朱友文。

公公和儿媳妇之间的帘中对话（假想版）：

公公：闺女，你咋长的这么俊涅？

儿媳妇：长的俊不好吗？

公公：好啊好啊，这辈子真没见到比你还漂亮的女人涅。

儿媳妇：那陛下觉得是我好涅，还是元贞皇后好涅？

公公……：她很贤惠，但她不如你风情万种。

儿媳妇：陛下真的喜欢我吗？

公公：当然了，我发誓，有半句假话，出门让狗咬。

儿媳妇：可我是你的儿媳妇啊，这样做我觉得对不起朱友文。

公公：……，有点，不过他会理解我的（当然“理解”，不然也不会纵妻乱伦）。

儿媳妇：我把自己的身子给了陛下，陛下总得有所表示吧。

公公：那你想要什么？

儿媳妇：陛下千秋之后，把江山传给朱友文。

公公：我要是不传呢？

儿媳妇：那我就和陛下说拜拜，以后别想在我这占便宜。

公公差点昏过去：传，传，我传还不行吗？

儿媳妇：这还差不多。

公公急不可耐：哪这么多废话，&&(&%^&%$^^$$%^##%%#……

同时和朱温发生性关系的还有郢王朱友珪的老婆张氏，但朱温并不喜欢这个生母出身低贱的儿子，而且张氏也不如王氏更能撩起朱温的性欲。所以表面上是两个女人争风吃醋，暗中却是朱友文和朱友珪的较量，结果胜利的天平越来越向本不是朱家血脉的朱友文方面倾斜。

梁乾化二年（公元 912年）闰五月，朱温让王氏亲自去趟东都汴梁，召朱友文来洛阳准备继承皇位，王氏兴高彩烈的去了。而她的冤家对头张氏得到这个消息后，急的如热锅之蚁，心里一阵凄凉，不住的吐酸水：老娘把身子都给了你这个老淫棍，却落得如此下场。回去告诉朱友珪：“完了！老头子准备把位子传给朱友文了。朱友文当上皇帝，我们都不得好死！快点想办法自救吧。”说罢痛哭起来。

朱友珪纵妻乱伦，无非就是要做皇位继承人，哪想到被朱友文占了先手。形势紧急，容不得朱友珪多做他想，情急之下，朱友珪决定挺而直险，用武力解决问题。

乾化二年的六月，朱友珪买通禁军将领韩勍，朱友珪做为禁军统领，可以自由出入大内，便让韩勍带着五百牙兵混入控鹤都中趁夜斩关入宫，找到了正准备睡觉的朱温。朱温身边的侍卫见来了乱兵，都吓跑了，只剩下朱温这个老光棍目瞪口呆的望着朱友珪。

朱温在琢磨透了朱友珪的来意后，大骂道：“朱友珪你这个畜牲敢反老子？！”

朱友珪也不客气：“对！就是你儿子我！”

朱温气的浑身发抖：“我早就怀疑你有谋反意图了，后悔没早点杀掉你，以致今日。你胆敢弑父，老天有眼绝不会放过你！”这是朱温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朱友珪哪还有心思和他讲理，大喝一声：“我先把你宰了你再说。”递给家奴冯廷谔一个眼色，冯廷谔手脚麻利，一个箭步窜到朱温跟前，一刀下去，朱温惨叫一声，倒地身亡，死时整六十岁。

纵横唐末三十多年、亲手埋葬大唐帝国的一代枭雄朱温就这样死了，死的这么不值、这么突兀，甚至让人发笑：纵容老婆和父亲乱伦的儿子因为没有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报酬”，便把老爹杀死。

朱温死前也许会想到大哥朱全昱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你这样做是要遭天遣的，我们朱家迟早要毁在你的手里。”

朱温一生，从“革命者”到“革命叛徒”，从唐僖宗赐名朱全忠到推翻唐朝称帝，经历了无数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建立了一番霸业，在他

所处的那个时代，朱温确实是个人物！

国人向来以成败论英雄，成者王侯败者贼，残忍好杀并不是否定英雄的借口，不然，后世许多人更应该被否定，可现在那些杀人远多于朱温的人却成了被屠杀者后代心目中的英雄。朱温固然不是什么英雄，但五代时除了柴荣，基本上就没有英雄可论，至于李存勖等辈，和柴荣差了不止一个身位，比朱温也好不了多少。

朱友珪伪造遗诏，让驻守汴梁的均王朱友贞杀死朱友文和大美人王氏，然后才放心的登上皇位。可朱友珪得志后，变的和朱温一样荒淫无耻，残忍暴虐，众人本就不太服朱友珪，看到他胡作非为，更加失望不已。

朱温的女婿、驸马都尉赵岩和外甥、马步军都指挥使袁象先决定除掉朱友珪，改立均王朱友贞。朱友贞当然巴不得天上掉馅饼，自然乐得应允。密遣腹心之人去魏州联络当时梁朝的首望之臣杨师厚。杨师厚开始有些犹豫，说“郢王已经继位，君臣名分已定，”

事关重大，杨师厚不敢轻率决定，便召集文武议事，有个幕僚对杨师厚说：“朱友珪敢弑君父，本就是大逆不道。均王仗义讨贼，天经地义。如果令公此时坐山观虎，万一均王得手，令公将如何面对均王？难道再反均王不成？”一席话让杨师厚如醒醐灌顶，决定把赌注押在朱友贞身上。屯兵滑州，接应朱友贞。

朱友贞一切准备就绪后，密令洛阳城中的袁象先率已经策反了的禁军攻入宫中，来杀朱友珪。朱友珪见状，惊骇万分，企图逃出洛阳。但四下尽是朱友贞的人马，根本跑不掉。绝望的朱友珪让他的“功臣”冯廷谔先杀了“皇后”张氏，再把自己给做了。冯廷谔知道自己的罪过，降也是死，也抹了脖子。

袁象先等人见大事成功，便和赵岩一起来到汴梁劝进，朱友贞不想去洛阳，毕竟汴梁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乾化三年（公元 913年）二月，朱友贞在汴梁继位。

和朱友珪生母吴氏出身“低贱”不同，朱友贞是真正的“龙生凤产”，他是朱温和张氏夫人的爱情结晶。而且朱友贞生性温和，喜欢和读书人交朋友，在梁朝统治集团上层很有人缘。所以朱友贞称帝后，很快就得到了梁朝上层人物的拥护，迅速把形势稳定下来。

不过朱友贞只是稳定了国内局势，当朱友贞面对更复杂的北方局势时，他很快就意识到，他的真正对手并不是志大才疏的朱友珪，而是称雄河东的晋王李存勖。

第三章 风云帐下奇儿在——梁晋争霸之李存勖、朱友贞

一

在五代十国后期，周世宗柴荣胸怀大志，决心统一中国，当然他也有这个实力。但周世宗之前还有一个统治者也具有统一中国的实力，这就是后唐庄宗李存勖。

李存勖的军事天才勿庸质疑，《旧五代史》作者薛居正曾经评价李存勖：“以雄图而起河、汾，以力战而平汴、洛，家仇既雪，国祚中兴，虽少康之嗣夏配天，光武之膺图受命，亦无以加也。”。但同时李存勖在达到人生高潮的时候，却突然从军事天才变成了政治弱智，“忘栉沐之艰难，徇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结果国亡身死，为天下笑。

以李存勖的军事天才，只要他哪怕有周世宗柴荣一半的政治才能，都有可能完成统一大业，毕竟当时的统一形势比较明朗。天下十分，李存勖至少占得七分，而且剩下的只有五六个割据小政权，实力较弱，如果李存勖能“兼弱攻昧”，用不了几年，天下就可统一。果真如此，那我们就无从寻觅一代圣主柴荣的英雄事迹，而“被部下逼迫当皇帝”的赵匡胤更会落得青史无名，最多我们能从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寻到“某某节度使赵匡胤”的名字，但是历史无法假设。

曹操还没有成名的时候遇上名士许子将，许子将认定曹操是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和曹操一样，李存勖也遇过一个“伯乐”，这个人正是前面提到过的唐昭宗李晔。有一次，李存勖跟着老爹李克用去拜见唐昭宗，昭宗一见李存勖大惊失色，说道：“这个小家伙长的与众不同！”据说“李亚子”这个品牌商标的持有人正是唐昭宗，昭宗说过“此子可亚其父”，所以世称李存勖为李亚子。

李克用和老对头朱温斗了几十年，没有分出来胜负，带着遗憾离开人世，李存勖在灵前继位晋王，时年二十四岁。李存勖刚继位不久，怕舆情不服，便提出要把晋王的位子让给叔父李克宁。李克宁又不笨，知道侄儿要他配合演场戏，自然演的跟真事一般，“推辞”掉了李存勖的“好意”。

可还没有等李存勖奖赏叔父演戏不错的时候，李克宁在多嘴婆妻子孟氏和李存颢的撩拨下，竟然想“假戏真做”，把李存勖的人头当成送给朱温的见面礼，然后他当晋王，并愿做梁朝的附庸。李存勖在太监张承业的帮助下，一举拿下李克宁，枭首了事，一场大乱冰消瓦解。

说起这个太监张承业，很有传奇色彩，他本在唐宫用事，后来跟随了李克用，经常提出一些正确的建议。李克用也从不拿他当太监使唤，李存勖对他也非常尊重，大小事情一体兹问，足见张承业在晋阳的地位。

李存勖初立不久，虽然也取得过三垂冈、柏乡之战等重大战役的胜利，但毕竟他的威信还不足以孚众望。必须消灭一个劲敌，来树立自己的威望，毕竟父亲打下的老本总有吃完的时候，吃别人的不如吃自己的

舒服。李克用死前曾遗他三矢，其中一矢便是指幽州的刘守光，而且相对朱温来说，刘守光实力较弱，而且刘守光“地方两千里、带甲三十万”，如果能把幽州拿下来，不仅能树威，而且能扩大自己的战略外围。

主意已定，李存勖于梁乾化二年（公元 912年，李存勖方面称天佑十年。此后为了连接方便，只称五代的正式年号），遣振武节度使周德威经飞狐（今河北涞源）东进，王鎔、王处直部出祁沟讨伐刘守光。

而刘守光已经在一年前自称大燕皇帝了（比真正的大燕皇帝慕容垂差远了），按常理说，儿子当皇帝，老子应该做太上皇，比如刘邦的老爹刘太公。可刘守光当皇帝，他老子刘仁恭照样当他的俘虏。刘守光听说河东军来伐，也知道害怕，连忙发兵抵御。但没想到河东军实在是厉害，很快就把周边的州县打包送给了李存勖，只剩下幽州一座孤城，让刘守光来过“孤家寡人”的瘾。

刘守光忙向梁朝求救，而这时的“大梁皇帝”是朱友珪，他正忙着“稳定局势”呢，哪有功夫去搭理什么刘守光，自然是泥牛入海。刘守光又求契丹主耶律阿保机，阿保机同样没理他。刘守光见大势已去，无奈何只好向周德威投降，不过却开出了一个条件：“我要亲自向晋王投降。”李存勖也不想把灭燕的首功留给周德威，这本是自己树立威信的好机会，怎能凭白给了周德威？李存勖留张承业守晋阳，带着几位大将亲征幽州。

这时的李存勖虽然能打的武将也不算少，但李存勖却对手下少了一个李存孝而耿耿于怀，这时的李存孝已经死了十八年了。提起李存孝，在五代的名气实在大的“骇人听闻”，李存孝可是野史演义中的“五代第一条好汉”，地位可堪比隋唐第一条好汉李元霸（虚构出来的好汉）。李存孝本名安敬思，是李克用的干儿子，排行第十三，江湖人称“十三太保”。

李存孝也确实名不虚传，名气也是在江湖上打出来，一提“十三太保”，江湖中人谁不敬重？李存孝善使一条大槊，往往单槊匹马就能在万人阵中取上将首级，时人都把李存孝看做张辽（张辽就不需要多介绍了吧）再世。李存孝为李克用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当时河东军界的头号名将。但李存孝为人心胸狭窄，稍有不顺便暴跳如雷，李克用对此很不高兴。

李存孝在和番汉马部都校李存信合兵攻打镇州王镕的时候，互相争功，李存孝被李存信告了刁状。李存孝怒火中烧，干脆向王镕乞降。李克用见干儿子撕破脸皮，也没什么好说的，率军来拿李存孝。李存孝在邢州守了半年，实在守不下去了，唐昭宗乾宁元年（公元 894年）三月，李存孝向李克用请罪，希望能宽恕他的罪过。李克用这时根本不把李存孝当宝贝了，把李存孝骗到晋阳，五马分尸，了结了这位好汉。

虽然李存勖无限怀念李存孝，但李存孝早就成了冢中枯骨，想又有什么用？何况对付刘守光、朱友珪这样的蠢才，手下的李嗣昭、李嗣源等人足够了。

李存勖来到幽州和刘守光练练招，李存勖很有魄力，单人匹马到城下，对着城上发呆的刘守光大喊：“你让我来我也来了，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刘守光表达了愿意投降的意思，李存勖为了取得刘守光的信任，折箭为盟，许他不死。刘守光也滑溜的很，说过几天等我想好了再

投降。

李存勖知道刘守光在耍他，那还了得，下令攻城。河东军生龙活虎一般，很快就破城进幽州。刘守光开门逃跑，但很快就被河东军给抓住了，李存勖把刘守光和他的老爹一起捎回了晋阳。

刘守光集团被消灭，不仅给李存勖带来量的变化，而且还带来质的变化，从此晋（阳）梁形势开始逆转，河东占据了战略主动，并转守为攻，此时的晋梁开始了战略僵持时期，展开了惨烈的拉锯战。

当刘守光准备在晋阳过富家翁的生活时，才发现自己的想法过于天真，李存勖说翻脸就翻脸，不久就下令将刘守光斩首。刘守光死前还哀号不已，“晋王，我好歹能骑马打仗，天下未定，留我条生路，给大王卖命！。”倒是刘守光的老婆爽快，唾了一口刘守光：“窝囊废，事已至此，活着倒不如死了，快给老娘来个痛快的吧！（莫谓女中无丈夫，呵呵）”，只见刀光一闪，人头落地。李存勖把刘仁恭带到李克用灵前，拿老刘的人头当贡品，祭奠李克用。

二

由于李存勖的对手由老奸巨滑的朱温变成了一时摸不清底细的朱友贞，为了为朱友贞号号脉，好知道他有几斤几两，李存勖于乾化四年（公元 914年）七月，率军会合王镕，联军南取刑州（今河北邢台）。梁朝的“二号皇帝”邺王杨师厚亲往救援，还没等两军交战，河东军突然发生骚乱，一部分士卒投降梁军。李存勖见梁朝毕竟不是刘守光，而且有杨师厚这个狐狸在，自己未必能讨得什么便宜，下令撤军。

可惜杨师厚这时年老多病，于贞明元年（公元 915年）三月病故，朱友贞将他厚葬。鉴于魏博军在梁晋争霸中的特殊地位，朱友贞担心魏博军实力太强，对自己始终是个威胁，杨师厚生前也有过不臣之意。朱友贞听从租庸使赵岩（赵犨的儿子、朱温的女婿）的建议，把魏博分成两镇，另把相州（今河南安阳）等三州分置昭德军，以便更好的控制魏博，保住和河东军对抗的本钱。同时任命平卢节度使贺德伦为魏博节度使，并让刘鄩率兵六万前去魏博监督分镇。

朱友贞的想法不可谓不好，但却严重脱离实际，纯属纸上谈兵。首先，魏博是梁朝的头号重镇，分势反而自我削弱魏博在对抗河东的相对优势，就如同本来用一个拳头打人，却改成用五指打人，效果可想而知。

当分镇的诏令传来时，没想到遇上了严重的阻力，魏博军兵自安史乱后成为一大军镇之后，军兵多连亲带故，已经形成庞大的关系网，不愿分镇。结果魏博军出现哗变，城中大乱，百姓死伤惨重。魏博军兵将贺德化软禁起来，哗变士兵领头的叫张彦，他本想劝皇帝朱友贞收回成命，恢复魏博原建制，但朱友贞没有同意。张彦认为朱友贞昏庸无能，便逼迫贺德伦向河东投降。

李存勖本觉得杨师厚是自己灭梁的一大障碍，但没想到杨师厚死了，更让李存勖开心的是魏博军发生重大事变，向河东纳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李存勖哪能错过这个机会？李存勖亲领大军来收魏博。而出尽风头的张彦来拜见李存勖，哪知李存勖以新来魏博，无功于魏州百姓，干脆卖个人情，以张彦滥杀无辜为由将张彦斩首，并下令暴掠百姓者杀无赦。果然魏博百姓深感李存勖治军严整，爱民如子，多半心

服。李存勖这招非常高明，新征服的地方往往不能滥用暴力威慑，实行怀柔政策，感化百姓，这叫不战而屈人之民，民心不可侮！

而此时刘鄩得知李存勖进入魏州，便要来会会李存勖。刘鄩在城外洹水附近设下埋伏，引诱李存勖，果然李存勖冒险前来，被刘鄩的五千伏兵团团包围，李存勖差点成了刘鄩的俘虏，使出了吃奶的劲才从梁军中杀出，正遇上援军，方才脱险。

刘鄩看到河东精锐多集中在魏州一带，晋阳必然空虚，刘鄩想给李存勖来个“绝户计”，偷袭晋阳。刘鄩为了骗住李存勖，想了一个妙招，把旗帜插在草人身上，用驴驮着草人在城中来回走动。李存勖被骗了两天，感觉情况不太对劲，怎么城中不见烟火？李存勖沉不住气了，进城捉住负责喂驴的伙夫问：“刘鄩哪去了？”，伙夫说刘鄩早就率军偷袭晋阳去了。

刘鄩的运气不太好，正赶上连天阴雨，加上山路泥泞，等梁军连滚带爬的带到乐平（今山西昔阳）时，发现粮草已经用尽，而且非战斗减员了五分之一的军队。刘鄩听说李存勖后队已经追上来，认为偷袭计划已经失败，只好回来，驻扎在莘城（今山东莘县）。河东军也随后赶到，两军对峙，大小战斗数十起，河东军并不占多少优势。

刘鄩是梁朝名将，他之前辅佐的朱温也是个善于将将之人，但现在的皇帝朱友贞却基本不懂军事，有时纯粹是瞎指挥，这次魏博大乱就是他瞎指挥的恶果。朱友贞见刘鄩劳师无功，有些不耐烦了，诏问刘鄩的破敌计策。刘鄩现在最要紧的计策就是如何筹备粮食，“无粮不成军”，看到皇帝问他，他回信道：“臣现在什么办法也没有了，只需要陛下给士兵们每人发十斛粮，吃饱了饭，臣就能率军破贼。”

朱友贞实在是个书呆子，居然反问道：“你要这么多粮食，是打仗的，还是填肚皮的？”，怪不得朱温曾说他的儿子们没一个能比得了李存勖的，这句话就能说明朱友贞有多么的愚蠢，后勤给养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战斗和后勤之间的关系不是割裂的。即使是战斗机，没有油喝照样趴在地上不动，何况是人。

刘鄩见皇帝如此糊涂，只好自已想办法，率军去抄掠镇、定，准备找王鎔王处直他们“借粮”。河东军在半路追击梁军，梁军不利，刘鄩收残兵撤退。

贞明二年（公元 916年）二月，李存勖不想就这样耗下去，寻找机会准备和梁军决战。李存勖对外诈称他已经回到晋阳，刘鄩对李存勖的军事能力一向比较头疼，听说李存勖走了，大喜过望，率军来攻河东军。两军正在激烈交战时，刘鄩猛然看到晋王李存勖指挥作战，大惊失色：“这不是李存勖吗？”，刘鄩往回收军，河东军趁梁军稍乱，大举进攻，梁军大败，死伤七万多人。

正当刘鄩和河东军对峙时，梁朝的匡国节度使王檀奏请朱友贞准许关中军偷袭晋阳，以缓解魏博的不利局面。朱友贞同意了，调集关中诸军三万由王檀率领东渡黄河直袭晋阳。晋阳一向防备东线上的梁军，但没有想到西线梁军居然前来偷袭，准备不足，梁军发疯似的攻城。晋阳留守张承业集合工匠和百姓固守城池，梁军此时气势正胜，几度都差点破城。幸亏老将安金全纠合家兵帮忙守城，这时，驻守潞州的昭义节度使李嗣昭听说梁关中军偷袭晋阳，急发兵去救。河东军渐有起色，和梁

军打了几仗，梁军又是连败，损失不少，王檀见立奇功无望，只好撤军。

三

李存勖不想见好就收，继续趁热打铁，贞明二年八月，河东军攻下河北重镇相州，李存勖留李嗣源镇守相州。没用多长时间，除了黎阳之外的河北六镇数十州之地尽数收归李存勖囊中，梁朝的北方防线退到了黄河，河东军甚至随时都可能渡河南下。同年十月，梁朝开国重臣葛从周病死于偃师，梁朝的老一辈“地主阶级革命家”大多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留给皇帝朱友贞的，只是夜晚无尽的彷徨、还有恐惧。

到了贞明三年（公元 917年）的二月，李存勖想把梁朝插在河北的最后一颗钉子黎阳给拔掉，出兵攻打黎阳。结果李存勖被驻守黎阳的刘鄩当头一棒，揍了回去。李存勖不服，还想再挑战刘鄩，刘鄩是梁朝最后的名将，战胜强大的敌人才会产生强烈的征服感，这个道理古今同然。可没等李存勖准备再次南下，就突然接到后院起火的消息：新州（今河北涿鹿）发生兵变，杀死弟弟防御史李存矩，副将卢文进率众逃入契丹。

正好这个时候契丹主耶律阿保机嫌自己的场子太小，也想扩大地盘，便让卢文进做乡导，亲率三十万契丹军大举来犯新州。刺史安金全弃城逃去，耶律阿保机打败前来平叛的“常胜将军”周德威，周德威败退幽州，契丹军围攻幽州。李存勖恨透了耶律阿保机，心中暗骂：“乘人之危非君子！”，李存勖不想坐失对好不容易取得的对梁朝的战略优势，便让李嗣源、李存审、阎宝等人率七万大军前往救援。

李嗣源自请为先锋，带着他的干儿子李从珂率三千将士先行解幽州之围，在大房岭（今北京周口店）遭遇契丹人，李家父子合力击退契丹军，后面的河东军很快跟进。两军在幽州城下交战，李存审用疑兵计动摇了契丹军的判断，并趁机发起总攻，把契丹军杀个惨败而逃。耶律阿保机这才领教了河东人的手段，知道李存勖比李克用还厉害，不敢轻易再来砸李存勖的场子。

留守晋阳的张承业每当李存勖出兵征伐时，不仅能出色的完成留守任务，而且能保证日用浩繁的后勤给养的畅通。张承业在发展河东经济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张承业公私分明，任何人也不要打公款私用的主意，包括李存勖在内。有时李存勖想赌钱取乐或赏赐侍从，问张承业要钱，都被张承业拒绝。

李存勖不太高兴，心想整个河东都是我的，还不能用这几个小钱？李存勖干脆就以小儿子李继的名义问张承业借钱：“七哥，我这小子最近手头比较紧，你看我的面上借他一点吧，以后保证还你。”。

张承业把自己的宝带好马送给李继岌，但对于公款，张承业就是一毛不拔，并对李存勖讲了一番大道理：“钱库里钱多的是，但这些钱不是用来花天酒地的，而是用来前线开支上。这些姓公不姓私，所以我不能答应大王的请求。”

李存勖仗着酒劲有些恼羞成怒，骂了张承业几句，无非就是“你这个老杂毛，连你都是我的，何况这点钱？真他妈不中抬举。”

张承业也是头倔驴，也生了气：“我不过是个太监，没有子孙后代，这些钱我留给谁用？我这么抠门，无非是为了大王的江山社稷。大王要

想用钱，何必和我商量，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不过丑话说在前头，以后打了败仗，可不要怪我。”

李存勖从没被人这么顶过，气的要杀张承业。张承业也不跟李存勖客气，上去夺剑就要抹脖子。李存勖的母亲曹太夫人知道后，连忙过来替儿子赔不是，并让李存勖给张承业磕头谢罪。刚开始张承业还有些不买账，但第二天曹太夫人又和李存勖来到张宅请罪，张承业见戏演的差不多了，再装就有些矫情了，和李存勖言归于好。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李存勖是个“齐桓公”式的人物，即身边必须有一个地位显赫、说话有分量的“管仲”来辅佐他，这样才能监督他不犯或少犯错误。这样的人物思想上往往很不成熟，缺乏自律精神，身边有贤士则是明主，身边多小人则是昏君。但说话说回来，这样的人在明主里头最多只能算个半瓶醋，而象曹操、朱元璋这些人，都是很成熟和自律，不需要再找管仲这样父亲式的人物。

李存勖不管怎么说，身边好赖还有个“管仲”，可他的对手朱友贞身边有的却是“易牙”、“竖刁”，比如前面那个出馊主意而激起魏博兵变的赵岩。其实朱友贞身边并非没有“管仲”，朱温的老臣敬翔就是。敬翔是朱温手下第一智囊，其才智能力绝不在张承业之下，但朱友贞只信任赵岩，对敬翔是敬而远之。敬翔忍不住气愤，上书批评朱友贞，说他“陛下居深宫之中，所与计事者皆左右近习”，并“称赞”朱友贞“儒雅守文、晏安自若”，可惜朱友贞走火入魔，听不进劝，但毕竟他生性宽厚，也没把敬翔怎么样。

贞明四年（公元 918年）八月，李存勖在晋阳坐不住了，又要南下攻梁。不过这次李存勖想玩大的，李存勖集合河东、镇定等几大镇，以及契丹（不是契丹耶律部）、室韦、吐谷浑等诸部番兵十几万屯驻魏州。架式不小，可动静不大，两军并没有发生大的冲突。李存勖有些不耐烦了，自引侍卫出阵叫骂，梁军见李存勖人少，奇货可居，把李存勖四下围住，要拿他个“现行”。结果李存勖命硬，从乱军阵中冲了出来。

后来王镕写信劝他不要这样轻举妄动，万一有个闪失，如何向“天下”人交待？李存勖看完信笑笑，说了句极有英雄气概的话：“定天下者，非百战何由得之！安可但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也许不用这样也可以取得成功，比如隋文帝杨坚，但如果要让天下人心服口服，只有亲自上阵，从枪林弹雨中博杀出来的富贵就是比吃祖宗的老本有更强烈的说服力。

还没等两军交手，梁军中突然爆发内乱，两位主将贺瑰和谢彦章发生矛盾，贺瑰请朱友贞旨意后诛杀谢彦章。李存勖听说后，笑着对部下说：“梁人自相残杀，我看都是活的不耐烦了。现在我们应该趁梁军主力多集此地汴梁空虚的好时机，率军直捣汴梁，活捉朱友贞。”

但李存勖的这番高见，支持的人并不多，周德威头一个反对，说“谢彦章虽然死了，但梁军士气尚在，大王还是不要鲁莽为好。”李存勖已经被胜利烧昏了头脑，听不进去，亲自率军南下。贺瑰见河东军南下攻汴，率梁军在后面跟着，一直跟到胡柳坡（今山东甄城附近），就地下营。

周德威看到贺瑰来了，便对李存勖说：“我军长涉至此，比较疲惫，而且这里是梁境，我们应该慎重为上，不要贸然出战。”李存勖血性方

刚，哪里听得进去，大喝道："上次没遇上汴军，这次遇上了，还能让他们跑了不成？周公既然害怕，就请在后面为我观阵吧。"说完就率亲军杀出营去，周德威不得已，只好跟着。

梁军结阵而行，李存勖率敢死军冲入梁军，东砍西杀，好不痛快，梁军大溃。号称名将的梁将王彦章压不了阵脚，只好往濮阳方向撤退。而这时处在西边的河东负责看守辎重的部队见梁军朝自己冲来，不知底细，被梁军冲乱，河东的辎重兵又闯进了周德威部，周德威措手不及。王彦章见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喜出望外，率军冲杀。河东兵大乱，一代名将周德威竟然死于乱阵之中。李存勖闻着噩耗，差点被惊死过去，放声大哭："都是我害了周将军！"

周德威可以说是河东头一号的名将，文武全才，是统帅型的将领，类似于明朝的徐达。李存勖视张承业和周德威为左膀右臂，张承业主抓内政建设，周德威主抓军事建设。周德威一死，李存勖即使随后在土山战胜梁军，损失好几万，但也无法弥补周德威之死的损失。周德威和张承业是一个"合成版的管仲"，后来李存勖称帝时，张承业已死，再无"管仲"对李存勖进行劝戒，终于酿成大祸。此次胡柳坡之战，梁、河东双方各损失了大半主力，而河东因为死了二号统帅周德威，更显得不划算。李存勖心情大坏，引兵归还晋阳。

四

虽然在梁朝和河东的战争中，河东占了明显的上风，梁军屡战屡败。但此时梁朝还没有受到致命性的打击，依然有能力发动对河东的战争。贞明五年（公元 919年）四月，梁朝为了扭转对河东的不利局势，派贺瑰渡河攻河东。贺瑰上次在胡柳坡没占到李存勖的什么便宜，这次势在必得，率梁军乘做大舰围攻黄河南岸的德胜南城（今河南濮阳境内），梁军知道李存勖必然要前来，所以想在李存勖来之前拿下德胜城。梁军象疯狗一样对德胜城连抓带咬，守将氏延赏向李存勖告急，李存勖果然率军前来解围。

李存勖看到梁军在河南岸泊有大舰，知道梁军主力多集于舰上，一时没有想出好办法，便重金悬赏征求破舰的办法。一听有重赏，几十位"身怀绝技"的 "民间高人"来到大营，扬言有破舰之策。这个说我嘴里能吐火球，那个说我能念咒语让敌人刀枪动弹不得。李存勖一听很高兴，便让他们当着他的面试验一下，结果这干子"民间高人"全都现了原形，没一个是真的，李存勖气的把他们乱棍打出。

这时，李存勖的部将王建及挺身而出，大叫道："臣有办法！"李存勖问他有何妙计，王建及笑着附在李存勖的耳朵上："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李存勖也不禁眉开眼笑。

王建及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火攻。他用大铁链把几十条小船固定起来，带上三百名死士，带着武器坐连锁船渡河。当船行至河中央离梁军大舰不远处，王建及命人把灌满油膏的大坛子放在堆满木头的竹筏子上，点上火后，顺风向梁舰冲来。王建及划着连锁船在后面跟着，放烟大喊，制造声势。梁军没有料到河东军居然还会玩这一招，火船撞着梁舰，大火四起，梁军死伤无数，撤回河南。这次贺瑰本想给李存勖点颜色看看，好在皇帝面前显摆显摆，哪想到被河东军一把火烧了回来，心里窝囊，不久便郁闷而死。

贺瑰死了，但梁朝并没有任何收军的意思，并派开封尹王瓒接替贺瑰继续和河东军作战。河东军也不怕梁军，手下败将，怕你做甚？两军每天吃完饭睡足觉后，就捉对厮杀，谁也不服谁。一个多月间，两军共打了一百多场，互有胜负。

虽然最终梁朝被河东灭亡，但梁军的战斗力和素养绝不逊色于河东军，之所以梁朝最终灭亡，是因为这场梁和河东的这场战争真正的主角并不是两支军队中的任何人，而是李存勖和朱友贞。两军博弈，博于帅而非博于卒，如果把朱友贞和李存勖的位置调换过来，最终灭亡的就可能是河东而非梁朝。当然这又引出了一个话题，就是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应该是奴隶创造历史，但又不能否定英雄在历史进程发挥的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个人认为，奴隶创造历史，英雄改变历史。

李存勖想急于求成，亲自率军来劫梁军的粮草，逼迫梁军决战。可没想到王瓒早就料到李存勖会出这样的损招，伏兵半路，把李存勖杀个大败，又差点活捉李存勖。有时真为梁朝可惜，梁军至少有三次活捉李存勖的机会，全都被浪费掉了，成功一次就足以改变历史，也许这就是“天意”。

李存勖连“五代头号煞星”朱温都没怕过，还怕你个王瓒？率领河东军渡河，与梁军背水一战。刚开始梁军还能占得先手，但河东军越来越多，多点攻击，梁军支撑不住，被河东军杀败，王瓒逃回开封，河东军乘胜夺取河南重镇濮阳。

东线失利，梁朝又派刘鄩在西线寻求战机，刘鄩先与华州节度使尹皓合兵攻同州，讨伐骑墙的河中节度使朱友谦。朱友谦向李存勖发出求救信号，李存勖派大将李嗣昭来救，梁军与河东军在同州大战。这时的刘鄩已经老了，早不复当年风流将军的神韵，李嗣昭督军猛攻，梁军不敌，退守华州。河东军紧追不放，在华州联合朱友谦的河中军对梁军进行合围。梁军士气大沮，毫无战意，被联军一阵狂杀，一直杀到渭水，大获全胜。刘鄩这时受到朱友贞调令，让他去洛阳休养，刘鄩压抑着报国无门的悲情，准备调整后再来找李存勖报仇。可刘鄩哪知道朱友贞已经不愿再给他这样的机会了，密令河南尹张宗奭（呵呵，就是张全义）把刚到洛阳的刘鄩强行药死，时年六十四岁。

梁龙德元年（公元 921年，河东称为天佑十八年）春，此时的形势是黄河以北地区基本上为李存勖所控制，梁朝全面退守黄河以南。

李存勖威震天下，自然就有人来拍李存勖的马屁，魏州开元寺有个叫传真大师的和尚来到晋阳，向李存勖献出了他珍藏四十余年的一块传国宝玉，上有八个大字：受命于天、子孙宝之。有了这个契机，河东的官员们开始兴奋起来，可逮到机会拍马屁了。于是群臣蜂拥上书，请求晋王殿下“顺天应人，以绍唐统”，李存勖当皇帝，自己的行政级别也好再上一个新台阶。这时蜀主王衍（王建已死）和吴主杨溥也来凑这个热闹，写信请李存勖称帝。

李存勖知道现在时机尚不成熟，便学起曹操来，持书对群臣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曹操的原话）”，李存勖的大概意思是说早在几十年前先王在位时就有机会当皇帝，之所以不做是因为我们李家是大大的忠臣，宁死不为此不忠不义不仁不孝之事，所以你们以后不要再做这样

无聊的事了。众人热脸蹭了个冷屁股，扫兴而归。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没有识破李存勖内心深处的想法，李存勖的“二分之一管仲”张承业就看出来了，知道李存勖这次拒绝只不过是装给别人看的。张承业劝李存勖：“大王与先王浴血三十年与朱家为敌，正是为了大唐江山社稷起见。现在朱梁未灭，时机自然不成熟，但是等到消灭朱逆、统一国家后，大王应该寻找唐室后人立为皇帝。这样大王功高盖世，天下依然在大王手中，请大王三思。”李存勖含糊其辞，推托过去。张承业看出来李存勖当皇帝是迟早的事了，大哭一场，重病不起。

不知道张承业想过没有，如果以后李存勖统一天下，让李存勖再找出一个素无功德的唐朝后代做皇帝，每天对着这个“皇帝”三跪九叩，李存勖能做到吗？树是李存勖种的，果子却要让不相干的人来摘，别说李存勖，换成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即使李存勖立起一个皇帝，然后再走“禅让”程序取而代之，李存

勖依然免不了落个“篡位”的把柄，何必多此一举？谁种的树，果子就是谁的，古往今来，莫不如此，李存勖肯定会这么想。

五

李存勖还没有做好攻梁的准备时，镇州突然发生内乱。“赵王”王镕因投靠河东，军事上多由李存勖为他做主，乐得清闲，开始寻欢做乐，搜刮民脂民膏供他挥霍，惹得民怨沸腾。王镕的养子张文礼早就窥视“王位”，勾结死党发生兵变，杀死王镕，并乞请李存勖允许他继承“王位”，李存勖勉强答应了。而张文礼也知道李存勖并不可靠，便又向梁朝求援。

对于梁朝来说，如果能得到镇州，那将大大缓解目前不利的战略格局，向北推进梁朝的战略纵深，攻守自如，实在是个千载一时的机会。老臣敬翔很敏锐的看到了这一点，力劝朱友贞出兵镇州，发动对河东的战略反攻，并警告朱友贞道“这次镇州之乱是陛下战胜河东的最后一次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请陛下赶快出兵北上。”可朱友贞身边的红人赵岩偏偏就看不惯敬翔的老臣做派，极力阻止朱友贞出兵。说现在朝廷精锐多沿河防御河东军，无力再救张文礼。何况张文礼是个小人，和他干爹王镕一个德性，让我们出兵替他捞好处？陛下不要上了他的当。朱友贞听从了赵岩的话，不再理会张文礼，敬翔气的直跺脚，大骂赵岩竖子。

赵岩说张文礼是个小人，他就是个君子吗？赵岩做为梁太祖朱温的女婿，平生最仰慕的人居然是唐宪宗的女婿杜悰（大诗人杜牧的堂兄），因为杜悰生活奢华，所以赵岩立誓要过的比杜悰还要奢华，所以”丰其饮膳，嘉羞法馔，动费万钱。”。朱友贞信任这样的人，梁朝不灭亡，也是天理难容了。《黄石公三略》云：“君用佞人，必受祸殃。”，小人得志的背后往往就是人才的湮没无闻，任何一个时期都有人才，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人才。韩愈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千里马用于“能使马者”，那它就是千里马；如果它用于“仆隶”，那它只能是匹普通的马。敬翔就是这样，如果朱友贞听从敬翔的建议，至少梁朝不会灭亡的如此迅速。

朱友贞没拿张文礼当回事，李存勖可知道镇州的战略意义，如果梁军真夺去镇州，那河东可真危险了。李存勖派天平节度使阎宝前去剿平

张文礼，可还没等河东军攻城，张文礼就得病死了，张文礼的儿子张处瑾拒守不降，河东军攻城，这一仗打的颇不顺利，从龙德元年（公元921年）八月一直打到龙德二年（公元 922年）的九月，河东军才攻破镇州，活捉张处瑾，平定镇州之乱。

而梁朝虽然没有直接救援张文礼，但梁天平节度使戴思远不想错过个机会，趁河东军在镇州和幽州同时作战，河北一带兵力空虚之际，北上攻克河东的卫州，活捉刺史杨婆儿（性别：男；兼职：俳优），并一鼓作气，重新夺回重镇相州（今河南安阳），河东军大败，损失惨重。不久，河东再遭到一次严重的挫折，潞州节度使李继韬突然向梁朝投降，并遣子为质，朱友贞兴奋异常，他似乎又看到了黑暗中仅有的那一点光明，虽然很暗，但总归还有点希望。似乎李存勖的人头就在自己眼前晃动，等待着自己伸手去摘。

可梁朝突然的“复兴”，其实只是回光反照而已，梁朝的整体性劣势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而且梁朝的战略指挥系统完全失灵，整体协同作战能力丧失殆尽。河东虽然折了一阵，但综合实力依然远强于梁朝，梁朝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

公元 923年是梁朝的最后一年，梁朝年号是龙德三年，可就在这一年的四月，李存勖觉得在称帝一事上装的差不多，再装下去没什么意思了，于是在魏州称帝，国号大“唐”（以后就称河东军为唐军），年号同光，史称后唐。李存勖称帝，免不了封官加爵，祭告上天，当然无非就是“皇帝臣存勖，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云云，都是老文章，直接抄现成的就能用。之后文武百官三跪九叩，舞蹈山呼，这其中就有后来“骑墙孔子”冯道的身影。

没过多久，有个叫卢顺密的梁军将领前来投奔李存勖，说现在的梁军主力多在潞州、泽州一带，山东空虚，天平节度使戴思远也不在城里。李存勖不想错失机会，派李嗣源去偷袭郓州，唐军雨夜攻城，梁军不防，被唐军全歼。

朱友贞听说郓州丢了，得到潞州的兴奋劲一下就泄没了，失魂落魄。敬翔先是拿绳子准备在朱友贞面前上吊自死，说是以谢先帝，朱友贞知道他有话说，拽住他便问。敬翔说：“现在事以至此，也不需要多说什么了。如果陛下不想臣虏李亚子，只能派上王彦章了，也许只有他才能救陛下。”朱友贞向来都不听敬翔的，但这一次却听了，不听也没办法，手上没牌出了。

自从刘鄩死后，王彦章可以说是梁朝最后的一位名将，武功出色，时人号称“王铁枪”，冲锋陷阵是把好手。可王彦章只是将才，而非帅才，他不太懂政治，并不知道军事只是政治的延续。他行前曾经对人说：“等我捉了李亚子，再回来收拾赵岩、张汉杰这些小人”。王彦章在政治上比较单纯，这话让赵岩听到了，当然衔恨，赵岩和同党密谋谗害王彦章，他和同与王彦章出征的段凝合谋，俟机倾轧王彦章。而段凝也是个小人，他为了当上统帅，私出重金贿赂赵岩。老臣敬翔李振等人知道段凝肚子里没多少货，坚决反对，可朱友贞架不住赵岩的死磨硬泡，最终还是同意改任段凝。让王彦章负责游击战，准备收复郓州。王彦章憋了一肚子的气进攻郓州，却被李嗣源打败，退守中都。

王彦章并非不知道当下形势，梁朝气数将尽，自己也不过是尽尽人

事而已。果然，王彦章率梁军和唐军展开最后的决战，此时梁军早就无力作战，被唐军尽数歼灭，王彦章

被唐军生擒，献于李存勖。李存勖知道王彦章的大名，想劝他投降，为新朝效力，并揶揄道：“你经常说我是个小毛孩子，今天你成了我的俘虏，你服不服啊？？”。可王彦章本事再不济，忠心还是有的，宁死不降，说：“岂有为臣为将，朝事梁而暮事晋乎！得死，幸矣！（洪经略有愧否？）”，李存勖见劝说不动，也就成全了王彦章，斩于任城（今河北任县）。

王彦章一死，朱友贞彻底崩溃了，知道大事已去，再也没机会翻盘了。聚宗族哭作一团，并找来敬翔，问他还有什么办法？敬翔哪还有什么办法，只好跟着哭，并说：“陛下若早听臣言，事必不以至此。现在这个局面，即使张良陈平再世，也无能为力了。现在臣只有先死，不忍心看到我们大梁就这样灭亡。”此时梁朝人心大乱，文武百官已经做鸟兽散，各奔前程去了，而朱友贞的老表赵岩也丢下朱友贞，逃到许州避难去了。

后唐同光元年（公元 923年）十月，唐军李嗣源部攻下曹州，距离汴梁不足百里，这时梁朝存在的时间只能用天来计算了。朱友贞长叹数声，父亲太祖皇帝三十年才打下的大梁江山就这样毁在了自己手里，有痛心、有惭愧，也有不服，但却无路可逃，又不愿做李存勖的俘虏，把心一横，让部将皇甫麟“弑君”，时年三十六岁。

三百年后，同样一幕又在这里上演，无路可逃的金哀宗完颜守绪在蒙古兵即将破城之际，说了一番很让人感慨的话：“自知无大过恶，死无恨矣。所恨者祖宗传祚百年，至我而绝，与自古荒淫暴乱之君等为亡国，独此为介介耳。”用这句话来形容朱友贞死前的心情再合适不过了。

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中，梁末帝朱友贞、金哀宗完颜守绪、明崇祯皇帝朱由检都是国亡在即，自杀殉国，他们经常被后人所同情，认为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亡国之君。他们都有“复兴之志”无“复兴之才”，耳朵根比较软，做事优柔寡断，最终亡国（明朝应该是亡于永历，但此时已经属南明时期。）。

历史就是这样残酷，历史与其说是用笔记载的，不如说是用血写就的。当我们打开旧纸堆时，发现里面除了鲜血，还有泪水，无论是光荣还是屈辱，都不可能改变这个规律。

公元 923年十月，梁朝灭亡，历经二主，共十六年。

六

不久，唐军兵临汴梁城下，梁朝开封尹王瓒开城投降，同一天，后唐皇帝李存勖率军进入开封。而梁朝的百官们却不知羞耻的跪在李存勖马前，腆着厚脸向李存勖请罪，说什么“臣等身事伪梁，罪该万死，今日重见大唐中兴，虽百死而无一恨”云云。当然也不能怪这些人，如果反过来是梁朝灭了河东，河东百官也照样会这样做，人嘛，哪个不会“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

李存勖赦免他们无罪，并派人取来朱友贞的人头，漆封入库。为此他发了一通感慨“敌惠敌怨，不在后嗣。朕与梁主十年对垒，恨不生见其面。”还算比较有人情味，但李存勖对朱梁皇族丝毫没有手软，尽数诛灭，但唯独留下朱温长兄朱全昱一家不杀，想必也知道当年朱全昱臭骂

朱温的故事，所以手下留情了。

“伪梁”即灭，原梁境内的各路节度使以及其他大小藩镇无不见风使舵，向唐称臣。这时吴国的权相徐温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不该向唐称臣，谋士严可求笑道：“听说李存勖向来骄傲自大，管理无方，照他这样，没几年就会自取大祸，我们不必害怕他，只要不惹他就行了。”李存勖向吴国发送“诏书”，以示自己的正统地位，可吴国根本不理他这套，回书用“大吴皇帝上大唐皇帝”。李存勖初定中原，并不想在江南动兵，也就没当回事。

“弃暗投明”的原梁朝河南尹张全义向李存勖建议迁都洛阳，以示这个唐朝的正统地位，毕竟“以前”的那个唐朝的正式国都是长安和洛阳，长安早就残败，不宜定都。

后唐灭掉后梁，后唐国土基本由原河东辖地和梁朝组成，后来又实际控制了凤翔（李茂贞的地盘），在五代十国时是面积最大的一朝。前面曾经说过，黄巢在进入长安后立刻发生质变，从一个农民军起义领袖蜕变成“准地主阶级代言人”，不久便遭失败。李存勖也没有跳出这个“兴亡周期论”，在他灭梁后，他的蜕变越发明显，而李存勖发生质变的原因除了他自身因素外，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的正宫皇后刘氏。

刘氏出身“低贱”，长的极为漂亮，而且能歌善舞，这点最投李存勖的脾气。因为李存勖也是个风流天子，懂音乐，有表演天赋。经常在暇余时间和戏子们一起演戏，讨好刘皇后，而那些戏子因为和李存勖混熟了，竟然也不顾尊卑的和他打闹，李存勖并不介意，他也得意的自呼为“李天下！李天下！”。

刘氏有件事做的非常绝，她出身不好，等她富贵之后，她的老爹刘太公来找她，可刘氏为了在嫔妃竞争中胜出，不愿认这个“低贱”的父亲，并说这个老头是骗子，乱棍打出。刘氏为人刻薄，贪财如命，她并不象吕雉、武则天这样的 “红颜祸水”，她们虽然心狠手辣，但毕竟她们确实有治国才能。可这位刘皇后有吕雉和武则天的狠毒，却没有她们的本事，真不知道李存勖怎么会看上这个女人。

唐朝的门第之风盛行，到了五代时依然没有什么改变，因刘氏出身平民，她总感觉在那些出身显贵的嫔妃中抬不起头来，于是想找一个地位显要的干爹。刘氏在朝廷重臣中选来选去，居然选中了那位前梁河南尹张全义，这两位都是活宝，真可谓“鱼对鱼、虾对虾、乌龟对王八”，凑到一块去了。刘氏带着李存勖来到张全义家中喝酒，喝过三巡之际，刘氏提出要拜张全义为义父，张全义心中高兴，攀龙附凤的事他在梁朝就干过，“推辞”不掉后才收下刘皇后做干女儿。

李存勖开始贪图享受，他想盖几栋大房子，但又怕枢密使郭崇韬这个“唐僧”在他在叨叨。正不知所措时，可能是郭崇韬得罪了宫中太监，或者说关系没处到位，有个太监就对李存勖说：“听说郭大人家的宅子比皇宫还要豪华，陛下不用听他的。”李存勖一听便起了疑心，不但把豪宅建起来，而且对郭崇韬也开始疏远起来。

本来唐朝的宦官在朱温当政时被诛杀干净，宦官干政已经成为历史，而且整个五代中的梁、晋、汉、周都没有宦官惹乱，唯独在后唐李存勖在位的这几年，宦官势力开始有所恢复。这些人和刘皇后勾结在一起，渐渐形成一个反动的政治集团，对朝政施加影响，虽然影响没有唐

朝的那样恶劣，但至少对李存勖来说，这是他走向灭顶之灾的开始。

河南令罗贯正直敢言，郭崇韬很欣赏他，支持他清除豪门积弊的工作，效果很不错。但罗贯却得罪了后宫集团、大官僚集团和宦官集团，这些人非常痛恨罗贯，在李存勖面前抵毁诽谤。李存勖的母亲曹太后死后安葬坤陵，但通往坤陵的路桥因为各种原因坍塌，太监们便说乘机陷害罗贯，果然李存勖大怒，把罗贯抓来，打的死去活来。郭崇韬非常心疼，上来劝阻，说“陛下和一个县令斗气，传出来对陛下名声不利。”李存勖哪里肯听，干脆把郭崇韬关在宫外，让宦官把罗贯活活打死，暴尸街头，以示炯戒。罗贯一死，天下呼冤，并开始李存勖是否有能力中兴唐朝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不仅如此，李存勖还干了一件失尽军心的蠢事。李存勖宠信的戏子周匝曾经被梁军俘虏，周匝为了报答在梁期间受到“同行”陈俊和储德源的照顾，借自己的三分薄面请求李存勖封他们做刺史，以示报恩。李存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旁边的郭崇韬一听就急了，忙上前劝阻：“不可！河东将士们从陛下百战灭梁复兴我唐，现在将士们还没有得到封赏，如果封了这几个戏子，会让将士们寒心的，惹会生出乱子来。”

李存勖并不是一个糊涂的人，他也知道其中利害，但他拒绝郭崇韬的理由居然是“我已经答应周匝了，我不能失信于人。”任凭郭崇韬苦劝，李存勖依然封陈俊和储德源为刺史。消息一出，举军哗然，将士们都愤怒异常，准备找“李天下”讨个“说法”，被郭崇韬好言相劝方才无事。但李存勖在军中的威望已经降至冰点，虽然他现在还能耍耍皇帝的威风，但这主要是因为能威胁到李存勖地位的那个人暂时还没有站在前台上。

这个人是谁？成德军节度使李嗣源！

七

民心不可侮，军心同样不可侮，对于一个阶级社会的统治者来说，军心远比民心重要，毕竟“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概率要远远大于“民心里出政权”的概率，何况古代也没有民主选举。军事是政治的延续，但没有军队，政治一天也运转不起来。李存勖如果不是丧失军心，他也不会失败的如此迅速，现在的李存勖不仅是个政治白痴，也变成了军事白痴，虽然不久后他还能耀武扬威一把，出兵消灭前蜀。

前蜀自王建割据称帝以来，四川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战事，比较稳定，王建死后，小儿子王衍继位。这个前蜀皇帝吃喝玩乐是把好手，但毫无才能，如果不是他老娘“前花蕊夫人”徐氏得宠，他也做不了皇帝。王衍当皇帝七年来，蜀中政治腐败到了极点，老百姓被统治者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逼的生不如死。李存勖也许是戏唱的太多，觉着乏味，想换个游戏。曾经来洛阳朝见的荆南节度使高季兴也劝过李存勖伐蜀，说“蜀地富民饶，获之可建大利”。郭崇韬也是这个意思，李存勖下决心出兵。李存勖任命长子魏王李继岌为统帅，郭崇韬为副。李继岌乳臭未干，懂什么军事？大主意还得由郭崇韬拿。

郭崇韬行前，又奏请李存勖，说北都（太原）留守孟知祥很有才能，可以在灭蜀后任西川节度使，李存勖也答应了。郭崇韬和孟知祥的关系不错，想借此扶朋友一把，可他哪里想得到，他的这一念之间却让原本默默无闻的孟知祥“名垂青史”，成了后蜀高祖皇帝。

唐同光三年（公元 925年）九月十八日（即是个好日子也是个坏日子），唐军大举攻蜀。虽然这时后唐的政治建设和军事建设严重滞后，但唐军的战斗力还是冠绝天下的，蜀中二十多年没有重大战事，蜀军主要是防御性质的，而且王衍昏庸无道，在这样的皇帝统治下，一群狮子也会变成一堆绵羊。唐军势如破竹，直进西川，连得凤州（今陕西凤县）、兴州（今陕西略阳）、成州（今甘肃成县）。王衍听说唐军来攻，忽起雄心，他要“御驾亲征”，率军来到利州（今四川广元）。蜀军和唐军在三泉（今陕西宁强西北）大战，结果毫不意外，蜀军惨败，王衍连夜逃回成都。

唐军风行雷厉，蜀中的一些实权派开始要考虑自己前程了，蜀东川节度使宋光葆、武定军节度使王承肇、兴元节度使王宗威、武信军节度使王宗寿决定向唐军投降，四节度所辖的十八州土地尽数入唐，前蜀只控制成都附近一带。李存勖不失时机的写信给王衍，劝他投降，否则大军杀到鸡犬不留。王衍还没考虑好，唐军已经杀到绵州（今四川绵阳），王衍知道拖不下去了，只好“泥首衔璧”出降唐军，前蜀灭亡。唐军暂时没有撤军，军政大权还由郭崇韬掌握，这时李存勖并派太监向延嗣督军还朝。

郭崇韬这时又犯了和梁朝王彦章同一个错误，他虽然痛恨误君小人，但不应该把这种情绪表露出来，让人抓住把柄。郭崇韬最痛恨宦官干政，对向延嗣冷眼相加，向延嗣怀恨在心，回到洛阳后，在李存勖和刘后面前大说郭崇韬的坏话。李存勖早就对郭崇韬不满（少不了刘氏的枕头风），便密令魏王李继岌俟机杀掉了郭崇韬。李存勖一不做二不休，顺势灭了郭崇韬的九族，一时间朝野纷纷议论，皆不自安，郭崇韬这样的重臣说死就死，下一个难保不是自己。

转眼到了同光四年（公元 926年）的春天，李存勖对李嗣源的疑心越来越重，他的几个儿子没一个能斗得过李嗣源，万一自己不幸早死，天下肯定要被李嗣源夺去。李存勖不知道如何除去李嗣源，可这时，突然从魏州传来一声晴天霹雳：魏博军发生兵变！

这次兵变的原因很荒唐，居然是因一则谣言引起，民间传说魏王李继岌被皇帝杀死，而刘皇后为了给魏王报仇，又把皇帝李存勖给杀了。加上驻守贝州的魏军没有及时瓜代回家，军心动荡。这时魏博军节度使杨仁晸手下有个叫皇甫晖看到局势混乱，便想混水摸鱼，纠合同党劫持了节度使杨仁晸，说“我们魏军为皇帝夺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可现在皇帝不但不赏，反而要加害我们。何况现在皇帝已死，洛阳大乱，大人何必与我们一起讨逆，谋取好一场大富贵？”杨仁晸不从，被皇甫晖一刀砍死，乱兵强行拥立指挥使赵在礼，在魏州做乱。李存勖得到消息后，大为震怒，先是派出几路人马平叛，但都被打了回来，李存勖无奈之下，只好派出他的政敌李嗣源前往魏州平乱。

可李存勖没有想到，李嗣源居然也被乱兵“劫持”了，乱兵当然和李嗣源无仇，但他们都非常痛恨李存勖，愿意推立李嗣源为皇帝，并说“请令上当河南皇帝，令公当河北皇帝。”李嗣源号哭不从，可乱兵哪里肯听，簇拥李嗣源来到魏州，和赵在礼一伙合在一处。李嗣源毕竟在军中有很高的威望，早就对李存勖心怀不满的军队高层愿意奉李嗣源为主，李嗣源“不得不”勉从所请，说要是去洛阳见皇帝李存勖把事情说明白，

当然是带兵去的（都说赵匡胤陈桥驿兵变是抄郭威的老文章，其实郭威也是从李嗣源这里学的本事）。

李嗣源毕竟和李存勖知根知底，还是有些犹豫，万一事变，灭族是肯定跑不了的。这时，他的宝贝女婿石敬瑭站出来说话："干大事者不能犹豫不决，我们现在已经没了退路。"李嗣源问他下一步如何走，石敬瑭到底不是个草包，他说："汴梁扼中原咽喉，只要我们得到汴梁，成便成，不便还可以退保河北。"李嗣源点头称是，便让石敬瑭率兵偷袭汴梁。

李存勖见形势乱成这样，不亲自出马是不行了，放眼朝野，唯一有资格和李嗣源做对手的也只有他这个皇帝。文武群臣见皇帝亲征，便请求李存勖给军队加饷，以保证战斗力。可没想到刘皇后居然带着几个年幼的皇子抱着几个银盆站在群臣面前，说"我们家现在穷的叮当响，哪有钱犒什么军？觉得这几个盆值钱，拿去好了。"众人哪见过这个架式，伸舌而退。

李存勖觉得自己还是有把握战胜李嗣源的，可他率领的大军还没走多远，军队逃亡大半。在乱世中，军权就是政权，而且军人多享有高度的"自由"，他们参军就是追求富贵，谁给的价码高就跟谁。这些人在李存勖和李嗣源的 PK中都把宝押在了李嗣源身上，所以趁机逃亡，奔向李嗣源。

八

同光四年（公元 926年）三月，当李存勖来到万胜镇（今河南中牟西北）时，听说李嗣源军已经攻下汴梁，距自己不过百余里，而且自己手下士兵不满万人，带来的可是两万五千人啊。李存勖心中凄惶，喝了一通闷酒，然后返回洛阳，再做打算。在回洛阳的途中，李存勖知道自己在军队中的威望被自己浪费的差不多了，但还是抱有最后一丝希望，他对还跟着他的卫士们说："朕知道你们跟着朕也很不容易，家里老小都要奉养，魏王继岌带着成都的金帛就回来了，等回京后朕一文不要，全都给你们。"本以意为卫士们会山呼万岁，哪想卫士都不冷不热的回答："陛下的赏赐太晚了，即使给了，将士们也不会再领陛下的盛情。"李存勖混到如此凄凉的地步，不禁放声痛哭。

李存勖前脚刚回到洛阳，李嗣源的前锋石敬瑭就已经跟到了汜水关（今河南荥阳西北），形势非常的不妙。这时宰相豆卢革劝说李存勖："陛下不必过于惊慌，魏王殿下的西征军很快就能赶回来，胜负未分之际，还请陛下据守汜水，不能让叛军过来，否则大事真要去了。"李存勖觉得有理，决定再做最后一博，调集他所能调动的所有精锐部队，东征和李嗣源决战。

一切准备就绪后，李存勖阵兵于城外，步骑兵种俱全，如果这支部队能够忠于李存勖，那么李存勖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翻盘的。但李存勖没有想到，他辉煌的人生并不是结束于他的世仇朱友贞，也不是结束于他的干兄长李嗣源，而是结束于一个叫郭从谦的无名之辈。而且，不是结束于两军阵中，而是他的洛阳城中。郭从谦原来是个戏子，因为戏演的好（艺名叫郭门高），所以"演而优而仕"，当上了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看到李嗣源来势汹汹，而李存勖则如丧家之犬，知道李存勖大势已去了，就煽动士兵说"皇帝信不过咱们，早晚要把我们活埋了。现在李令公

大军西进，不久便攻克洛阳，愿意跟我取大富贵的就去干掉昏君，立下奇功。”军爷们一听，都说“有道理！”，于是便在洛阳城中造反。乱兵暂时奉郭从谦为“临时作战总指挥”，喧哗着攻打兴教门。

李存勖正在后殿用餐，听说郭从谦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造反，非常的愤怒，久违的血性也涌上来，率着侍卫去和乱兵拼命。可架不住乱兵人多势众（为什么乱兵这么多？李存勖应该反思！），破城而入，双方展开了肉博战。李存勖在乱战中被叛军用箭射伤，躲在绛霄庑下休息。李存勖不想等死，一狠心，把箭从肉中拔出来。可由于伤势过重，又没得到及时的治疗。没过一会，这位身经百战、灭梁平蜀的一代枭雄便命丧黄泉，死年四十三岁。

李存勖死后，侍卫们都对着李存勖的尸体行了大礼，然后大哭而去（其中有两个人：王全斌、符彦卿）。只有一个叫善友的戏子哭着把李存勖的尸体放在乐器中，燃起一把大火，把乐器堆里的李存勖尸体烧成灰烬。

当初李存勖消灭梁朝进入洛阳城时，天下人都把李存勖比成汉光武帝刘秀，觉得唐朝中兴指日可待，也没有因为他是胡人而对他有偏见。只是所有的人都未曾料到，仅仅三年，所谓“大唐中兴”的神话便在冲天火光中中彻底破灭，留下的只是一堆难以辨认的骸骨，和历史无尽的感慨。

王夫之评价李存勖：“存勖可以忍败，而不足以处胜，故胜则必倾。败则唯死而已，胜则骄淫侈靡。”这个观点非常正确，李存勖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因为他的智力，而是因为他的度量：做天下共主的度量，所以王夫之说他“有智无量”。

李存勖“因骄致败”的悲剧和前秦苻坚“因宽致败”的悲剧虽然性质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的失败其实就是性格的失败，他们其实都很单纯，但单纯的人往往在社会的生存竞争中遇到强大阻力。人是单纯的，但社会从来就没有单纯过。性格决定命运，就是这个道理。

李嗣源被乱兵“强迫”着来到洛阳，看到李存勖的尸骨，未免落下几滴眼泪，但心里肯定是欢快的很。李嗣源轻拭眼角，对前来拜见的文武百官们说：“现在形势非同往日，大家要做好各自的本职工作，等到魏王回京继位。至于我本人，安葬好大行皇帝后，我就回到成德，到时就不用大家送行了。”

话说的很动听，可宰相豆卢革等人哪个不是官场的瑠璃蛋子？都是身经百战刀枪不入的主儿，哪个不亮事？马上就进行劝进，李嗣源当然不能答应，戏还没演完呢，豆卢革等人就说“现在国家无主，四海播荡，除了太尉您外，还有谁能抗起这副重担？这不仅是我们的愿望，更是天下人的愿望！”李嗣源“架”不住众人的劝说，勉强先答应做监国。

等李嗣源戏演的差不多了，这才在洛阳宫中称帝，国号仍称“唐”。本来租庸使孔循等人以唐祚已尽为由，劝说李嗣源改国号，李嗣源却装白痴，问什么是国号？，“听说”改国号就和李存勖不是一家人了，坚决不同意，还称唐朝。李嗣源又做了一回好事，追谥李存勖为庄宗皇帝。国号是虚的，权力才是真的，有权走遍天下，无权抗着国号也没什么用。

李存勖死后，他挚爱的刘皇后却和他弟弟李存渥卷起金银逃到了晋

阳，两人在路上做了回露水夫妻。结果晋阳留守李彦超拒绝他们入城，李存渥在逃亡路上被部下所杀，刘皇后干脆逃到尼姑庵里落了发，想与花花世界说再见。可李嗣源容不下这个“红颜祸水”，派人把她给杀了。

而名义上的西征军主帅魏王李继岌已经回师，行至渭南（今陕西渭南），接到父亲李存勖已经兵变身死的噩耗，一时想不开，找条绳子上吊死了。随军的行军司马任圜带着西征军回到洛阳，拜倒在李嗣源门下。

第四章 小康时代——五代贤君李嗣源

一

自从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藩镇之祸愈演愈烈，形势犬牙交错，局势动荡不安。而五代十国，则是藩镇之祸的“升级换代版”，在“量”上并不比唐朝藩镇多，但在“质”上却远超过唐朝藩镇之乱给社会造成的巨大灾难，毕竟唐朝藩镇之乱有一百五十多年。而五代只有区区的五十多年，加上十国也不过八十年左右，所以混乱程度更加严重。怪不得欧阳修在著《新五代史》时不住的呜呼：“五代不仁之极矣”。

虽然五代是著名的乱世，但并非是一无可取之处，在五代前期就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期“盛世”，就是唐明宗李嗣源“长达”（相对于五代的那帮短命皇帝）八年的执政时期。虽然这个“盛世”在“量”和“质”上都无法和昭著青史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提并论，但相对混乱至极的五代历史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喘息时机，让在战乱中饱受苦难的老百姓们多了一丝对生活的企盼。

唐明宗李嗣源和唐庄宗李存勖一样，都是沙陀部人。但和李存勖不同的是，李存勖本姓朱邪，而李嗣源生下来却连姓什么都与史无考，只知道名字叫邈佶烈，李嗣源这个名字还是他被李克用收为义子后给起的。

在乱世时代，象李煜这样的书呆子是吃不开的，想不被别人吃掉，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学会吃人的本事。李嗣源就是这样，他十三岁时便能骑马射箭，而且射雁的技术尤为一绝，每发必中（估计李嗣源的外号应该“小李广”，呵呵）。他的义父李克用很宠爱他，更何况李嗣源曾经救过他一次命。而李嗣源真正轰动江湖的是在乾宁三年（公元 896年），李嗣源奉命去郓州救援被朱温围困的朱瑄，只带了三百人便杀败当时强悍的汴州军，把朱瑄从虎口中夺了回来。之次河东军被魏博军节度使罗宏信偷袭，李嗣源断后让前军撤退，李克用给他的部队命名为 “横冲都”，一时间，李横冲的大名响彻河朔诸镇。

在李存勖和朱友贞长达十年的争夺中原统治权的战争中，虽然李存勖的军事天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功劳不可能只归于一个人的账上（虽然李存勖坚持这样认为），周德威、李嗣昭、郭崇韬这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功劳最大的，无疑是李嗣源。当初李存勖在郓州全歼王彦章的时候，李嗣源就劝他偷袭汴梁，擒贼擒王。李存勖同意后，李嗣源率兵直扑汴梁城，朱友贞畏俘自杀。李存勖曾经动情的牵着李嗣源的手说：“我的天下可以说是大兄你打下来的，以后我们一起共享富贵。”，虽然没多久李存勖就把这个承诺抛到了九霄云外。

李嗣源从戎三十多年，大战小战数百起，在军中的威望极高，人称李令公，这也是李存勖渐渐对李嗣源疏远的主要原因。在乱世中，失去民心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就是失去军心，其实在“盛世”中何尝不是如此。

由于李存勖的昏愦糊涂，酿出魏博兵变，导致李存勖兵败身死。不能说李嗣源对此一点责任没有。事实上，李嗣源的“无责任过错”和赵匡胤的“无责任过错”都不过掩人耳目的政治表演罢了。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指责李嗣源（赵匡胤）不忠于李存勖（柴宗训），一个人的忠与不忠不在于“小我”的表现，而在于“大我”，即是否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李存勖虽然是军事天才，但在政治上远不成李嗣源成熟，所以李存勖灭梁仅仅三年便迅速腐化坠落。后唐局势岌岌可危，再次爆发大动乱的可能性非常大，而这时李嗣源站了出来，并迅速稳定住了局势。

李嗣源当上皇帝后，第一件事就是杀了在李存勖时代因“刻敛天下之财”而惹众怒的租庸使孔谦，改由任圜以宰相兼判三司。三司是指度支、户部、盐铁转运三个国家财政要害部门的总称，三司使是实际上的国家财政大总管，权力极大，当然也是个肥差使。并废止专职的盐运使、租庸官职务，而由节度使或刺史兼管。李存勖当政时期，政治腐败、贪污盛行。李嗣源为了清除积弊，杜绝后患，不惜痛下狠手。先是把同光朝祸害天下的宦官集团进行剿杀，除了留下一些做为宫中杂役外，把那些因避李嗣源起兵而躲到庙里当和尚的太监，也都给揪出来砍头。而李嗣源对那些“闲坐说玄宗”的“白发宫女”们也大发善心，多数遣归家乡，择婿而嫁（真是善举！）。

虽然李嗣源此时已经富贵至极，但因为他出身民间，所以对民间的疾苦非常关心。李嗣源知道老百姓沉重的负担其实多是由于地方官借着官府的名义横征暴敛引起的，所以李嗣源下诏，让地方的封疆大吏们除了春节等重大节日可以向内廷进奉钱物外，这也只能“千里送鹅毛”，略表孝心，其他时间不允许打着皇帝的旗号搜刮老百姓的财物。李嗣源不仅对“立国之本”的农业进行恢复性改革，还对“四民之末”的商人专下一道诏令，规定一些必要的税收，不允许地方官滥设杂税，以此保证商业的正常运转。这些诏令传到民间，老百姓和商人们欢跃异常，无不齐称万岁。李存勖夺取中原，不仅没让“四民”从朱梁的“暴政”下解脱出来，反而更加痛苦。这次李嗣源的几大举措，深得民心，而且大大的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薛居正评价李嗣源“比岁丰登，中原无事，言于五代，粗为小康。”。

二

如果五代时有居民户口本的话，那么李嗣源的户口本上文化一栏上填写的将是“文盲或半文盲”，李嗣源不认识字。当然，这并不能妨碍李嗣源“好好学习、茁壮成长”的决心，他经常让枢密使安重诲读书给他听。哪知安重诲也是个半瓶醋，识字不多，安重诲说的不知所云，李嗣源听的云山雾罩，两人大眼瞪小眼，很有意思。

不过安重诲还算是个诚实人，知道自己的那点斤两，便对李嗣源说：“陛下，臣虽然受陛下恩宠，入掌军机，大小事体能勉强处理。但臣确实没读过多少书，不能解陛下之惑。还请陛下简选几个大文豪，给陛下讲讲历史课程。”李嗣源觉得这个办法好，便让翰林学士冯道和赵凤入端明殿，时常伴从讲课。

李嗣源尝到了启用新人的甜头，便考虑黜退那些不思进取、满脑子教条的老家伙们，尤其是豆卢革这个老东西，当然不能排除李嗣源想抹去李存勖时代印迹的可能。也该豆卢革倒霉，在李嗣源厉行改革的当口，豆卢革却在皇帝面前耍起了大牌。在朝见李嗣源时，豆卢革不能严格遵守君臣礼仪，有时对李嗣源说些不恭敬的话，让李嗣源很生气。便

借着豆卢革多领公务员薪水的问题发挥，把豆卢革和他的好朋友韦说贬到了荒郊野岭，不久将豆卢革赐死。

人事安排向来是中国政治活动的一个焦点，古代也不例外。李嗣源罢免了豆卢革，但却没有具体的人选，他让两大重臣安重诲和任圜荐举人才。这二位本就不没穿一条裤子，自然要利用这个机会党同伐异的，安重诲听从狗头军师孔循的建议，推荐了太子宾客郑钰和太常卿崔协，而任圜又说御史大夫李淇可堪大用，两人各持一词，互不相让。结果李嗣源却说：“朕着学士冯道不错，”冯道连升数级，进了“上书房”，同时入选的还有崔协这个安党成员。

这样的安排很不妥，打破了权力平衡的潜规则，崔协入选即让安重诲觉得皇帝偏向他，又让任圜受到了打击，这样只能加剧两人之间的斗争。在两大权臣互相制衡的政治格局中，不能让一方压倒另一方，否则胜出的一方便会得寸进尺，最高权力便会受到严重挑战。

任圜对此极为不满，虽然没敢公开指责李嗣源，但在日常的会议中，任圜的不满情绪还是不由得的流露出来。有一次他和安重诲在李嗣源面前争论公务人员出差经费的问题，任圜乱发脾气，让李嗣源很不高兴。

退回内宫后，便有宫女乘机说任圜的坏话：“奴婢从来没有见宰相议事时如此意气用事，可能是他没把皇帝放在眼里吧，不然也不敢这样。”李嗣源一听脸色立刻沉下来，没多久，便罢免了任圜。任圜也乐得清闲，回家准备颐养天年，可没想到安重诲还是没放过他，劝说李嗣源赐死任圜（任圜象极了明隆庆首辅高拱）。

安重诲对孔循很是高看，可没想到孔循却嫌安重诲这根枝头不大，想另寻高枝。正好，李嗣源想为已经成年的三子宋王李从厚娶妻，听说安重诲的女儿不错，便要与安重诲结为亲家。可孔循却劝安重诲“相公现在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没必要再结皇亲。”安重诲觉得有道理，便婉言谢绝了皇帝的好意。安重诲是个粗人，哪有老狐狸孔循的花花肠子多，孔循趁机用重金结交李嗣源的宠妃王氏（刘鄩的侍妾花见羞），希望王氏能劝说李嗣源为李从厚迎娶自己的女儿。王氏在李嗣源面前一言九鼎，果然喜讯传来，孔家女儿入选王妃。安重诲一听，差点没气死，大骂孔循是个老狐狸，大滑头。

虽然李嗣源在用人问题上举措失当引起党争，但毕竟他还是有致治太平的愿意。但有人却不希望天下太平，五代时期，战乱对百姓来说是灾难，但对某些军阀来说，战乱却是他们富贵的来源，所以太平对这些靠战争吃饭的军阀来说简直就是灾难，驻节汴州的宣武节度使朱守殷便做如是想。

天成二年（公元 927年）十月，李嗣源准备视察汴州，但却被朱守殷理解成了李嗣源要仿效汉高帝刘邦云梦故事，在汴州拿掉他，朱守殷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便起兵造反。李嗣源一听那还了得，立刻将“巡幸”变成“亲征”，让宣徽使范延光和宝贝女婿石敬瑭打头阵。李嗣源随后率大军赶到汴州，下令攻城，城中的官民纷纷逃向官军，朱守殷成了光棍，没奈何，只好聚族自杀，到阴间做皇帝梦去了。李嗣源扑灭叛乱，留下石敬瑭驻守汴州，率军回洛阳。

虽然平定了朱守殷，但想让天下太平，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天成

三年（公元 928年）的四月，义武节度使王都在定州又反了，距离上次朱守殷叛乱仅有半年的时间。王都是前义武节度使王处直的义子，义武军从唐末到李嗣源时期都一直处在半独立的状态，和中央政府只维持表面的从属关系。

朱守殷造反是纯粹的军阀叛乱，而王都之所以造反主要还是因为他和李嗣源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政治集团，王都的女儿嫁给了唐庄宗李存勖的儿子魏王李继岌，关系极“铁”。李嗣源夺取了本应由李继岌继承的后唐政权，王都没当上“皇帝他丈人”，当然仇恨李嗣源。

李嗣源早就想拔掉这根刺，之前由于局势不太稳定，还不便动手。现在感觉机会差不多了，便公开和王都撕破脸皮，派出宋州节度使王晏球讨伐王都。王都知道自己力量难以对抗中央军，便盛情邀请契丹出兵，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石敬瑭的未来小干爹）新立不久，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树树威望，便派酋长铁刺发兵前来。王都仗着契丹兵能打，在嘉山（今河北曲阳附近）和王晏球的中央军大打出手。可没想到中央军挺难对付，联军被狠狠修理一通，王都狼狈窜回定州。王晏球率军攻打定州，这时契丹主耶律德光不甘心他对中原的“处子战”如此收场，又派涅里衮等人前去救援。

王都又来了精神，又下战书约王晏球决战，王晏球非常高兴的接受了邀请。两军在曲阳城南大战，唐军士气很盛，联军不是对手，被唐军杀的横尸遍野，契丹军死伤大半，剩下的弟兄们见势不好，全都溜回家乡去了。王都又一次窜进定州，死守不出。一直坚守了八个多月，直到天成四年初，王晏球才在定州将校马让能的“帮助”下攻破定州，王都举族自焚，契丹酋长铁刺被俘，押到洛阳处斩。

耶律德光一听败报，气的直跺脚，没想到李嗣源这么不好惹，但他没有甘心失败，毕竟中原的富饶对于他这个游猎皇帝来说具有不可抵抗的诱惑力，他一直在寻找机会。

三

平定朱守殷和王都叛乱以后，各地藩镇都老实了一阵子，不敢在这个时候冒尖，李嗣源在军民中的威望已经超过了李存勖，想反也没机会。李嗣源好不容易迎来了相对和平的时期，开始偃武修文。

李嗣源虽然是行武出身，但骨子里他并不是一个凶狠好斗之人，“为人纯质，宽仁爱人”，这一点和后来的宋太祖赵匡胤很相似。说到赵匡胤，倒想起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来，就是唐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年（公元926年）的某一天晚上，焚香祭天，说：“我无才无德，让我做天下之主实在勉为其难，天下大乱已经上百年了，希望上天能怜悯苍生，早日出一个圣人，救黎庶于水火。”，果然，当天夜里，在洛阳夹马营中降生一个男婴，就是后来实现统一的宋太祖赵匡胤。这个故事来源并不太可靠，源出北宋名臣王禹偁所著的《五代史阙文》明宗条，很可能是宋朝人为了美化赵匡胤而捏造出来的。

李嗣源曾经和翰林学士赵凤谈及君臣关系，李嗣源很感慨的对赵凤说：“先帝为了褒奖功臣，曾经赐给我和郭崇韬、李继麟免死铁券，可结果郭李二人皆被灭族，朕也差一点成先帝刀下之鬼。”赵凤的回答很有道德力量：“皇帝把仁爱放在心中、行于事中就足够了，没有必要搞什么形式主义。”

赵凤不愧是个儒中君子，和那些溜须拍马顺杆子爬的犬儒们在人品上不知好多少。以前庄宗刘皇后想认张全义做干爹，赵凤就力言不可，后来任圜被赐死，也是赵凤为任圜极力争取，虽然两件事都没有成功，但至少说明赵凤是个光明磊落的人。

而同时和赵凤进入翰林院的冯道此时已经荣升宰相，一直觉得五代十国人物如过江之鲫，但真正可以称之为顶尖人物的只有三人：柴荣、李煜、冯道。柴荣雄才大略冠绝五代，李煜开宋词之先，都是毫无争议的。唯独这个冯道，后世争议极大。冯道一生共侍奉过五个朝代十一位皇帝（还不包括刘守光），而且都是位极人臣、名望隆重。象冯道这样“虎狼丛中也立身”的人物，放眼今古，绝无仅有。

虽然冯道“忍耻以偷生”的做人原则遭到了后世史家的严厉批判，但冯道之所以能数十年屹立不倒，绝不是靠諂媚得宠，那也是有真本事的。冯道的政治才能也绝不是张全义之流所能相比的，李嗣源早就听说过冯道的才华，后来登基后便把冯道找来，非常的宠信。

李嗣源渴望做一个有道明君，身边没有直言敢谏之士不行，冯道就对李嗣源说过：“现在天下无事，四海清平，但陛下不能因为形势稍好一些就贪图安逸、纵欲声色，只有兢兢业业才能有守住基业。”

李嗣源点头称是，问冯道：“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的日子过的怎么样？”冯道说：“士农工商四业中，农民活的最辛苦。遇上灾年农民就要挨饿，即使年岁丰收，农民还要为粮食价格低发愁，陛下应该多体恤民情。”冯道把唐懿宗时进士聂夷中所作的《伤田家》一诗背给李嗣源听：“‘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诗写的虽然很浅显，但道理却很深刻。”

要说李嗣源也确实是块明君的材料，要换成李存勖，早就听了不耐烦了，找戏子们耍乐去了。李嗣源听后，大为赞赏，说道“这诗写的真好！”便让侍臣抄下这首诗，经常让人念给他听，做为警句。

后来李嗣源得到了一块玉杯，上面刻着几个字：“传国宝万岁杯”，李嗣源很喜欢，并让冯道也欣赏欣赏。可冯道却说：“是宝贝，但只是有形有价的。而无形无价的宝贝却是仁义，只有实行仁政，才能无敌天下。”李嗣源更加高兴。当然这并不是冯道在拍马屁，说的确实这样，仁者无敌，古今皆然。

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公认的明君，从谏如流，用贤去恶，他和魏征近乎完美的配合是君权和相权相互制约、有机合作的典范。李世民之所以称为明君，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魏征的功劳。李嗣源也是如此，虽然他和冯道远远比不上李世民和魏征，但仅凭他们的这些才能已经可以在重武轻文的五代十国时鹤立鸡群了。

冯道的直言敢谏对李嗣源产生了很大的正面影响，李嗣源在战乱年代力所能及的恢复农业生产、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上所做的努力是值得历史肯定的。天成五年（公元 930年）二月，李嗣源把年号改为长兴元年，大赦天下，除了“十恶五逆、屠牛、放火劫舍、合造毒药”等重罪外，赦免其他罪行。牛是小农经济时代生产的头号主力，没有牛“无言的付出”，恢复生产只能是一句空谈。

农业生产仅靠耕牛是不够的，还需要农具，但当时出于战争的考

虑，统治者多严禁民间私造农具，而由官府制造然后卖给农民。对于这个弊端，李嗣源也考虑到了，他下诏开放铁禁，允许农民自已打造农具和其他生产用品。

自唐懿宗以来天下大乱，战争频烦，底层人民苦难深重，一直到遇上这位小一号的“唐太宗”李嗣源。象李嗣源这样的人物，在五代中属于“稀有动物”，老百姓自然惊喜交加：可碰上好皇帝了。

虽然封建时代所谓的明君不过是地主阶级的开明派，他们的本质还是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但历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就注定了在历史渐进过程中出现的历史人物不可能没有历史局限性。

历史的局限性并不能成为否定一个历史人物的借口，历史总是向前进的，只要历史人物的所做所为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那么就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四

自从任圜被李嗣源给罢免之后，安重诲少了一个对头，从此大权独揽。安重诲借机在政治上大搞近亲繁殖，把自己的亲属安排在军事重镇当一把手，却又不允许其他人进入决策圈，这样安重诲就可以安心的做他的二号皇帝。

少了任圜这一极，政治格局的平衡被打破，第一个感觉不对劲的就是李嗣源。面对安重诲咄咄逼人的态势，李嗣源有些后悔，但他做事比较稳当，所以还没怎么发作，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这时在民间忽然流传一个小道消息，说有术士看过安重诲的面相，说他“日后必将大贵”。并说安重诲不久就要率军讨伐淮南，要统一天下云云。有人把这事报告给了李嗣源，李嗣源一听怒不可遏，便把安重诲叫去，责问道：“听说你私建军队，要攻打淮南，这事朕怎么不知道？”

安重诲被李嗣源骂的一头雾水，醒过神来后才大声呼冤：“兴兵讨伐是国家大事，这应该由皇帝做出决定，臣哪敢如此僭越？一定是有人在中伤臣。”李嗣源“哦”了一声，又找来指挥使安从进等人，商议如何处理这件事。安从进和安重诲关系不错，拿自家老小做保安重诲必无反心，李嗣源这才作罢，但对安重诲的疑心越来越重。

安重诲在权力的分配上想吃独食，自然得罪了一大批吃不到美味的人，这些人来头并不比安重诲小，其中李嗣源的义子李从珂和安重诲最不对头。李从珂曾经酒后打过安重诲，虽然醒酒后道歉，但安重诲却记下了这个仇。安重诲对李嗣源的二儿子秦王李从荣（长子李从审死于庄宗时）和三子宋王李从厚从来都是恭敬有加，唯独对李从珂冷眼相待。李从珂自持有功，哪把安重诲放在眼里？也绝不象唐肃宗李亨对高力士这个老太监那样低三下四的喊“阿翁”，安重诲屡次陷害李从珂，甚至构陷李从珂私造兵器意图谋反。李嗣源耳根子一软，便让李从珂勒令归府，软禁起来。安重诲想斩草除根，幸亏王德妃从中周旋，李从珂方才保住性命。

长兴元年（公元 930）九月，东川节度使董璋造反；十月，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也反了。这二位在唐庄宗消灭前蜀后不久便来到任，由于山高路远，加上中原内乱，便想关起门来做大王。董璋和孟知祥各据东西川，互相“礼尚往来”，勾搭成“奸”，相约一起造反。董璋反后，李嗣源派出女婿石敬瑭前去平叛。

石敬瑭刚开始还能打，一直攻到剑州（今四川剑阁），董璋向孟知祥求救，孟知祥一听剑州没了，那还得了，不要他的命？气的大骂董璋草包，派出精锐去救东川。石敬瑭在剑门被西川兵设伏击败，石敬瑭大败，大骂干姑父孟知祥（孟知祥娶李克用长女为妻）吃饱了撑的造反，连累他跑到这里活受罪。石敬瑭给李嗣源“拍电报”称进军不利，乞求援兵。

李嗣源在中原的“小康建设”不得不放缓，把精力集中在平定西南的叛乱上。李嗣源问安重诲怎么办？安重诲说：“臣掌管军事，平叛之事属于臣份内职责，臣愿出马擒贼。”李嗣源也无人可派，只好同意。

安重诲自诩懂军事，可翻开他的简历表，却发现他除了跟李嗣源几十年混迹江湖之外，没什么独立处理军事事件的经历，能力更让人怀疑。果然，安重诲的“军事天才”充分暴露出来，他一路西进，征调民夫运粮，结果路途艰险，人畜死伤无数，还没到东川呢，各路藩镇的告状便飞到了李嗣源的桌上，说安重诲残剥百姓。李嗣源早就对安重诲不满，更加的疏远安重诲。

安重诲路过凤翔时，对他自认的死党朱弘昭说了几句对李嗣源不满的话，然后赶赴东川。可朱弘昭是个大滑头，一面上奏李嗣源说安重诲对朝廷不敬，一方面又写信给石敬瑭说小心老安对你打坏主意，夺你的兵权。石敬瑭知道安重诲是个粗人，不讲理的，就再给安重诲做了几双“小鞋”，上奏老丈人：“安重诲有不臣之心，在这里更加给女婿我添乱，还请陛下把他调回去吧。”

李嗣源接连接到告安重诲有异心的报告，越觉得安重诲比董璋更加不可靠，便调安重诲为河中节度使。安重诲知道皇帝想抛弃他了，一时难过便上书请求退休，李嗣源觉得他在演戏，不同意。安重诲更加懊恼，说了些不好听的话，李嗣源耳朵长，听见了，那还有安重诲的好果子吃？密令保义节度使李从璋借接替安重诲职务之名，去河中诛死安重诲。

而驸马爷石敬瑭在川中屡战不利，孟知祥和董璋玩“合纵”，石敬瑭也没了辙，只好无功而返。唐军刚一撤出，两川的“合纵”关系立刻瓦解，董璋和孟知祥开始刀兵相见，互相厮打。但董璋志大才疏，手下又没有象赵季良这样的“高参”，斗了几个回合，不是孟知祥的对手，战败被杀，孟知祥吞并东川，李嗣源死后（公元 933年）不久便在成都称帝，史称后蜀。

李嗣源谢幕

五

安重诲死后，李从珂又迎来了政治生命中的第二春。而李嗣源做为李从珂的继父（李从珂的母亲魏氏后嫁给李嗣源），对这个“油瓶子”的感情很复杂。李从珂跟随李嗣源三十多年，不离不弃，甚至李嗣源最为困苦的那段时期，李从珂外出做苦力、掏马粪换钱奉养继父，李嗣源每每想到都感动不已。但话说回来，李从珂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而且李嗣源的三个亲生儿子李从荣、李从厚、李从益素无军功，能力都不如李从珂。一旦自己撒手西去，李从珂会甘心的对李从荣等人俯首下心么？

血缘是维持家天下统治的核心纽带，不在乎你能力如何，只在乎你

的血统。李从珂有大功李嗣源，但李嗣源在有亲生儿子的情况下却不可能把皇位交给李从珂，后来的郭威把皇位传给养子柴荣是有特殊原因的，郭威的亲生孩子们在后汉被杀的干干净净，没办法这才让柴荣做继承人。当然，即使郭威的儿子不死，柴荣也不是没有可能从郭家手中夺取皇位。

李嗣源虽然在登基后并没有立刻宣布皇储人选，但皇次子李从荣做为实际上的嫡长子，是“大唐帝国”皇位的第一继承人，这点大家都心知肚明。李从荣为人比较轻佻，志大才疏，而且喜欢附庸风雅，经常召集一帮酸腐文人在府中饮酒赋诗，还出了一本《紫府集》，并吹嘘自己的诗天下无双（比李白杜甫如何？）。

李嗣源知道这个儿子能吃几碗干饭，便经常告戒他：“你是军人家庭出身，治国安邦才是你要认真学习的，你诗写的再好，能比过得白居易？你的水平你老爹我还不知道？万一传到民间，成为百姓的笑柄，也有损皇家的尊严。”

李从荣表面唯唯诺诺，但一出宫去便“涛声依旧”，根本听不进去老爹的教诲。李从荣自持第一皇位继承人的身份，每次上下朝，都是前呼后拥，张兵露刃，好不威风。甚至还提前草就了《檄淮南书》，以便为日后统一天下时做舆论准备（有点早了吧）。

我们经常用“喜怒不形于色”来形容一个人有城府、深不可测。这些人做事比较谨慎，处事低调，在目标没有实现之前绝不盛气凌人，他们实现成功的机率比较大。而李从荣属于相反的另一种人，性格张扬，经常在目标没有实现之前就提前公开自己的政治意图，甚至还扬言要把自己不喜欢的人如何如何。

李从荣在权力高层中的人缘非常差，他不仅得罪了接替安重诲在朝中主事的范延光、赵延寿，而且他和同母弟弟李从厚、姐夫石敬瑭、干兄长李从珂等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李从荣的政治智慧确实差的惊人，他也不想想，即使以后当了皇帝，得罪了那些实权派，能有自己的好日子过吗？

这些被李从荣得罪的达官显贵自然不愿意李从荣得势，便经常在李嗣源面前煽点阴火。李嗣虽然疼爱儿子，但毕竟他现在还是皇帝，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接受被取代的命运，哪怕取代自己的人是亲生儿子。太仆卿何泽上书请立李从荣为皇太子（估计是李从荣唆使），李嗣源果然立刻沉下脸来，说“没问题，不过朕马上就回河东养老去。”

不过，毕竟李嗣源毕竟已经六十六岁了，年老体衰，经常闹个小病小灾，大家知道老皇帝撑不了多长时间了，而且李从荣的地位也没有真正的动摇过。这些人都知道一旦李从荣继位，立刻会拿他们开刀。所以都想离开洛阳这个事非之地，做个地方军阀，以保日后有本钱和李从荣对抗。

石敬瑭是个聪明人，与其在朝中等死，不如逃出去。便借着契丹南侵的机会，请求李嗣源让他去太原抵御契丹，李嗣源哪知道石敬瑭的心思，就封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河东是五代第一号军事重镇，五代中有三个出自河东，还不算十国中的北汉，所以石敬瑭是很有战略眼光的。李从珂也照葫芦画瓢，谋得了河中节度使的位子，逃了。范延光和赵延寿见二位皇亲得了好差使，羡慕不已，也都外调了出来。

李嗣源近来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一次咯血昏厥，宫人哭号不已。李从荣以为老爹已经做古，心中暗喜："机会可来了。"大步趋出，准备兵马进宫强行继位。可没想到李嗣源昏死半天，又醒了过来。如果李从荣在宫中人缘好的话，肯定会有人迅速报告李从荣，还来得及改变计划。可宫中的那些人都讨厌李从荣，根本没人去找李从荣。李从荣率军攻打宫城，李嗣源一听儿子反了，气的浑身发抖，大呼造孽。这时也顾不得父子情谊了，父子再亲，能亲得过权力？要不朱友珪又何必手刃生父朱温？李嗣源让李从珂的儿子李重吉率卫士去剿灭李从荣。

李从荣正在做着白日皇帝梦时，突然内廷下诏说皇帝复苏，声讨反贼李从荣，吓的差得从马上掉下来，他身边的那帮狗党一听皇帝没死，谁还敢跟李从荣作乱，一轰而散。李从荣逃回府中，和老婆刘氏藏在床下，被官军揪了出来，乱刀砍死。

李嗣源经过这一场骨肉相残的悲剧，精神崩溃，号哭不止。李从荣死后，最年长的儿子要算三子宋王李从厚，李从珂虽然时年五十岁，但毕竟不是亲生的，不算数。李嗣源知道自己不行了，速命人把李从厚从汴州召回继位。李从厚得到诏书连夜赶回洛阳，这时，李嗣源已经死去三天了。李从厚在灵前继位，追谥李嗣源为明宗皇帝。李嗣源死于长兴四年（公元 933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享寿六十七岁。

五代五十三年间共走马灯似的换了八姓十三个皇帝，平均在位不足四年，这段并不算著名的乱世留给后人深刻的印象不多。最让人称道的只有两个时期：周世宗柴荣的统一大业和唐明宗李嗣源的守成时期。五代皇帝多残忍好杀，李嗣源杀人也不算少，动辄毁人家族。但这些多是上层建筑中的权力斗争的结果，对于广大社会底层的百姓来说，李嗣源还算是一个不错的皇帝。在封建社会里，老百姓无权选择最高统治者，所谓明君的标准也不可能脱离阶级性的范畴。老百姓的要求往往很低，只希望最高统治者能让老百姓的日子过的好一些，这个要求并不高，但并非人人都能做到。李嗣源做的很出色，虽然他在军事外交上的成绩不是很突出，但做为一个乱世皇帝，他所能够做到的些，已经让老百姓很满意了。

六

宋王李从厚从来就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能成为九五之尊，君临天下。李从厚是个很老实听话的孩子，和他的哥哥李从荣完全不同。象李从厚以及陈废帝陈伯宗这样的"懦弱无能"的皇帝，如果放在承平时代，大的成绩做不出来，但兢兢业业的守住家业还是可能的，唐高宗李治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当然，李治并非"无能"，只是他夹在中国历史上两个极著名的皇帝：他的父亲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老婆大周皇帝武则天中间，便显得李治有些"无能"。

在五代这个以军功夺天下的混乱时代，没有军队的支持是根本撑不了几天的，李从厚没有主持过军务，在军队中的威望更是一片空白，许多地方上的实力派都对李从厚颇为不屑。李嗣源活着的时候，这些人还不敢有什么想法，但李嗣源这时已经不在了，所以有些人便按耐不住性子，想要"有所做为"，趁着乱世大捞一票。

李从珂虽然功勋卓著，但却没有资格继承皇位，对于这一点，李从珂早就对继父李嗣源深怀怨望，他也许在想："当我三十多年跟随继父南

征北战的时候，还没有你李从厚呢，凭什么我吃苦你享受？”有了这种想法，李从珂哪里还能坐得住？

也许是李嗣源在位期间，“战争之神”昏睡了整整七年，而当李嗣源死后，“战争之神”又忽然醒了过来。李从厚没有从政经验，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更是没什么直观的感觉，虽然当了皇帝，但大权还是掌握在“顾命大臣”朱弘昭和冯赟手中。这二位爷难得的爬上如此高位，自然忌恨那些能威胁到他们地位的实力派，而此时能让他们寝食难安的只有潞王李从珂。李从厚年轻不懂事，易于控制，而李从珂时年已经五十多岁了，万一当了皇帝，哪还有他们的位置？朱弘昭和冯赟经常派人暗中到凤翔去抓李从珂的把柄，寻找下手的机会。

朱弘昭苦思良久，想出一个好办法，他打着皇帝的旗号发出调令，对地方长官进行易地调动，不能让这些人在一个地方呆的太久，否则就会形成一个军事集团，威胁到中央的安全。朝廷下旨，让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调任为成德节度使，而把李从珂从凤翔调往河东。

李从珂知道这肯定是朱弘昭的鬼主意，他在凤翔积累的人脉和实力眼看就要失去，河东是好地方，但那毕竟不是自己的地盘，没三五年的功夫是难以立足的。而且这样调来调去，朝廷的目的就是不想让自己拥有地方实权。没有实权，尤其是没有军权，就等于把自己放在人家的砧盘上，生死由人掌握，这谁能答应？一不做二不休，反正继父已经死了，放眼当今，也没有什么人能对他怎么着了。

而且他的手下也希望李从珂能成大事，李从厚当皇帝他们一点好处也没有。李从珂如果能称帝，他们也能跟着鸡犬升天，何乐不为。劝李从珂起兵清君侧，说：“皇帝是个不懂事的小毛孩子，大事都由朱弘昭做主，这厮最不是东西，常想着要害大王。如果大王不早动手，悔之晚矣！”李从珂一狠心，反！

唐应顺元年（公元 934年）二月，李从珂打着“靖难”的旗号，起兵造反。要说李从珂的地盘并不大，只是西部那一小块地皮，和明建文年间起兵“靖难”的永乐皇帝情况差不多。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久著军功，威望较高，而且面对的是一个书生皇帝，朝廷方面的将才也不多，打起来并非想象中的那般艰难。

朝廷得知李从珂造反，便派出西京留守王思同为西面行营马步军都部署，调动军队前去剿灭李从珂。虽然王思同这个人对李唐政权忠心耿耿，而且也拒绝了李从珂许以事之后予以重谢的诱惑，但他不是一个行军打仗的材料。王思同率军攻打凤翔，李从珂兵力不多，难以招架，几次被官军险些破城。李从珂情急之下，对部下放了一颗催泪弹：“我跟从先皇帝身经百战，浑身上下没块好肉，为了大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这些大家都是知道的。可是皇帝昏庸无道，信用奸贼朱弘昭要加害于我，我有什么过错？！”说罢大哭，部下多是李从珂的死党，都纷纷向李从珂表示了坚定的革命决心，李从珂大喜，指挥军队死守。

官军中有一个草包将军张虔钊立功心切，挥剑逼迫官军拼命攻城，这些军爷一听就来气：“妈的，你在后边躲着，倒要让我们去送死，不干了！”，官军调转枪头，对准张虔钊就刺，张虔钊吓的骑马逃去。羽林军指挥使杨思权见机大呼道：“同志们，想要富贵的跟我投降潞王啊！”杨思权一呼万应，官军转眼之间就成了李从珂的部队。

李从珂本以为要完蛋了，没想到天上竟然掉下了一个大馅饼，乐的快要疯了，率军发动反击。王思同还不知道这事，督师攻城，可哪想到官军受到了同伴的召唤，都跑过去降了李从珂，王思同大惧，和其他几位节度使落荒而逃。

李从珂知道形势有了好转，不敢松懈，一路东下，来到长安。西京副留守刘遂雍开门迎降，李从珂先出钱犒赏三军，然后继续东进。只用了不到七天的时候，李从珂的西军就打到了陕州（今河南三门峡）。

刚当上皇帝没几天的李从厚得知老哥反了后，非常的恐惧，他是知道老哥手段的。李从厚气愤的对大臣们说："我本来就没想到什么皇帝，现在大事都由你们来做，我知道什么？刚刚起兵时，你们都说李从珂兵少不足为虑，结果如何？你们弄出了事，却要让我来买单。也罢，我去向李从珂投降，生死由他，和你们没什么关系！"朱弘昭和冯赟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朱弘昭知道李从珂入朝，第一个灭的就是自己，与其受辱而死，不如提早了断，投井自尽了。冯赟被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安从进杀掉，带着朱弘昭和冯赟的人头投降李从珂。小皇帝李从厚知道已经没有回天之力了，也没有自奔老兄账下请罪，"巡幸"到魏州，投奔姐夫石敬瑭了。

应顺元年四月，李从珂大军进入洛阳，他心里这个美啊，大事成功，皇帝轮流做，今天该着我了。当然他还要遵守那一套"废立"程序，以示自己"得国之正"。冯道等留守大臣都想："皇帝走了，再立一个就是，潞王就不错。"于是奏请皇太后曹氏，废李从珂为鄂王，由潞王监国，没过几天，李从珂就称帝于大行皇帝李嗣源灵前。

废帝李从厚逃到卫州，正遇上姐夫石敬瑭，哭了一通鼻子，心想终于上岸了。可哪想到他这个姐夫比蛇还滑，根本没看上这个妻弟，也并不想得罪李从珂。便假腥腥的说要替李从厚找卫州刺史王弘贽，要求他收留李从厚。

王弘贽做的更绝，不仅不愿意收留，反而劝说石敬瑭说："虽说他是皇帝，但他现在如同丧家之狗，身边只有五十多个人，拿什么和潞王抗衡？"石敬瑭心想："这个老王，说的真好啊！"折回来见着李从厚，也不多说废话，把李从厚的随从全都杀掉，把李从厚强行送往卫州交给王弘贽。王弘贽为了讨好李从珂，下毒将二十一岁的李从厚害死。

七

李从珂得知小弟李从厚的死讯，恸哭不已，当然是装出来的。群臣为冯道为首，也假模做样的劝："陛下节哀顺便，人死不能复生，哭也无益，还望龙体保重"云云。古人也会玩虚的，在权力斗争时，下手比谁都狠，但表面文章却做的花团锦簇。尤其是南北朝和五代，前朝皇帝被杀，后面跟进的无不痛哭流涕，废朝数日，演技拙劣，惹人笑骂。

前面说过李从珂的起事过程和明永乐皇帝差不多，但两人的治国才能却有天壤之别，永乐继位后，进行改革，又是修书又是下西洋，虽然动静比较大，但社会经济却在向前发展。而李从珂成功后，不但没有"逆取顺守"，反而凶相毕露，让当初跟随和倒戈的"识时务的俊杰"们大呼上当，后悔不迭。

李从珂当上皇帝，第一件事就是要封赏"功臣"，这些人跟自己当然不是 "顺从民意"，而是赤裸裸的要钱。李从珂知道军饷对于军队建设的

重要意义，但让相关部门到民间进行搜刮，没想到他“穷”，老百姓比他更穷，连年战乱，经济凋蔽，李从珂刮地三尽才弄到了区区六万贯，把李从珂气的吐血，这点钱够干什么的。即使加上从太后太妃那凑来的金银财宝，满打满算也只有二十万贯。没办法，就这些，先凑数吧。

那些兵油子们本想在李从珂身上多捞点油水，谁能想到最终落到手里的每人只有二十贯，而原在洛阳中的兵们更惨，只得到了十贯钱，这兵油子们以前都在军头那里刮了不少油，胃口早就撑大了，见李从珂如此“抠门”（也确实难为李从珂），泼口大骂：“去却生菩萨，扶起一条铁！”

李从珂暂时也管不了这帮油子，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就是要铲除他认为一切能够威胁到他地位的势力，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他的干妹夫石敬瑭。虽然石敬瑭间接干掉了李从厚，算是给李从珂送上份厚礼。但估计李从珂把这件大功记在了王弘赞的头上，毕竟李从厚的人头是王弘赞送来的。

当然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李从珂和石敬瑭都是明宗李嗣源的至亲，而且是李嗣源夺取天下的两个头等功臣。无论是从亲情、地位、能力和威望上，石敬瑭是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哪怕李从厚不死，也是如此。何况二人关系不和，经常在李嗣源面前争风吃醋，早就成了对头冤家。

所以石敬瑭来到洛阳后，李从珂心喜得到了一个难过的好机会，想就此除掉石敬瑭，扫除后患，他身边的亲信也劝李从珂不要放了石敬瑭。李从珂想对石敬瑭，但偏偏有人不同意。皇太后曹氏是石敬瑭的丈母娘，“一个女婿半个儿”，曹氏哪里舍得。连说带劝、连哭连骂，李从珂还不敢公然和曹太后翻脸，又觉得石敬瑭此时病重（天知道是不是装出来的），感觉也活不了几天了，干脆做出顺水人情，把石敬瑭给放了，仍回晋阳。

石敬瑭侥幸逃出虎口，并没有领李从珂的人情，而是想办法自保。当然这时还不便和李从珂公开对抗，时机尚不成熟，他经常通过曹太后的关系在洛阳刺探情况，以方便制定对策。为了向李从珂表忠心，不惜杀掉了因为朝廷发放夏季军装而高呼石敬瑭万岁的军兵（这些人也是傻到家了，人情是皇帝给的，喊石敬瑭哪门子万岁？），反正这样的人物多的是，也不在乎这几个人。

为了对抗李从珂，石敬瑭利用地利之便，和邻境的契丹国皇帝耶律德光眉来眼去、勾勾搭搭。耶律德光上次“帮助”王都叛乱被李嗣源教训了一顿，自然不服，看到石敬瑭找上门来，当然乐的出手。

李从珂虽然人在洛阳，但他的“耳报神”早就将石敬瑭和耶律德光“私通”的消息送到了他这里。李从珂知道石敬瑭这小子根本靠不住，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祸害。他手下有个侍御史叫吕琦，给李从珂出了个主意：“石敬瑭一定给了耶律德光什么承诺，所以契丹人才愿意和石敬瑭结成联盟。陛下可以釜底抽薪，派人去和契丹议和，大不了每年多出一些钱物。而且契丹述律太后的儿子李赞华还在我们手上，不怕契丹人不答应求和。如此这样，那么石敬瑭便失去了外援，陛下再出兵讨伐河东，大事可成。”李从珂听了非常高兴，直说好主意。

吕琦这个办法真绝，古贤有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

为利往”，耶律德光不是觉得有利可图，哪会来管中原的闲事？只要李从珂给耶律德光高于石敬瑭给出的许诺，那么耶律德光也犯不着因为石敬瑭得罪李从珂，毕竟李从珂同样能他好处。

李从珂为了征求更多人的意见，又问了枢密学士薛文遇。薛文遇是个老学究，一身的“浩然正气”，说“你是天朝皇帝，怎么能够对夷狄低三下四，这也有辱陛下的名声。如果耶律德光要求陛下和亲，陛下怎么办？”李从珂有头无脑，居然后悔了，并把吕琦找来严加责骂，说什么：“我就一个未成年的女儿，你倒忍心送给夷人，你安的什么心？！”把吕琦骂的昏头转向，连连道歉，李从珂这才作罢。

而石敬瑭自从结识了耶律德光，底气越来越足，感觉准备的差不多了，但就还差一个借口，总不能说自己是反贼吧。石敬瑭便听从首席幕僚桑维翰的建议，上疏说自己身体不好，不宜驻守河东重镇，请求陛下给我换一个地方。

这明显是石敬瑭的激将法，只要李从珂一答应，他马上就有了起兵的借口。他要让天下人看看，不是我想反，是李从珂逼的。李从珂接到折子，非常兴奋，立刻答应，而吕琦和给事中李崧等人早就看出这是石敬瑭的诡计，力劝李从珂不要上石敬瑭的当，可李从珂坚决不听，觉得这是铲除石敬瑭的唯一机会，下诏把石敬瑭调往郓州任天平军节度使。

消息传到晋阳，石敬瑭差点没乐翻过去，心想：李从珂真是个白痴，就这

智商，还想跟我斗？！

第五章 遗臭千载——“千古一帝”石敬瑭和他有血性的侄子

一

北宋靖康二年，即公元 1127年，刚刚消灭契丹政权的女真族铁骑如决堤潮水般南下，踏碎了中原一百六十多年的繁华迷梦，穿越历史的悲情，兵临汴梁城。宋朝皇帝赵桓和太上皇赵佶屈膝跪在女真人面前乞降，随后被带到寒冷的五国城中坐井观天，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难。

北宋被新兴的女真政权消灭，有很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除了宋朝统治集团的腐化堕落以及关键时期和女真联盟消灭契丹的外交战略的失误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宋朝政权建立时的先天战略地理的缺陷。宋朝建立时，中原政权已经失去做为中原地区天然屏障的长城防线，即今天内蒙古、山西和河北北部的山区。相对于广袤的华北平原来说，长城一带的军事防御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可以利用军事地理上的优势进可取中原，退可守大漠，但对中原的农耕民族政权来说，失去北部山区，致命中原腹地无险可用，这是一个长达近四百年噩梦的开始，而其始作俑者，就是五代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

如果说十二世纪最著名的事件是靖康之难，十一世纪最著名的历史事件是王安石变法，那么十世纪时最著名的历史事件毫无疑问的是石敬瑭将中原地区的战略屏障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政权。石敬瑭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他不仅“发明”了一个中原文明的噩梦，而且还“发明”了一个名词：“儿皇帝”。后世那些威风一时的军阀老爷们在跟着洋大人身后狐假虎威的时候，一定会想起 “儿皇帝”行业的开山鼻祖石敬瑭来。

后世史家在谈及五代时经常使用一个名词：“沙陀三王朝”，就是认为五代中的后唐、后晋、后汉的统治都是沙陀族人，其中包括建立后晋的石敬瑭。流行于世的欧阳修所著《新五代史.晋本纪上》开篇就说石敬瑭出身西夷，想必这也是许多人认为石敬瑭是沙陀人的依据。但是，作为出版时间比欧史早近百年的薛居正所著的《旧五代史.晋高祖纪一》却明确记载石敬瑭是汉景帝时丞相石奋的后人，汉朝大乱，石奋的一支后裔流落西夷。

虽然不排除石敬瑭当皇帝后强行把石奋认作祖宗的可能性（就象袁世凯强行认袁崇焕做祖宗一样），但薛居正本人在石敬瑭称帝已经二十四岁，参与旧史编著的卢多逊、张澹、李昉等人也都有五代时期的人生经历，对石敬瑭来历记载的真实性要远大于欧阳修。而且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欧史虽然认为石敬瑭出身西夷，但并没有明说石敬瑭就是沙陀人，而对李克用和刘知远却明确指出他们是沙陀人。做为比较，薛居正的旧史也明确记载李克用和刘知远是沙陀出身。如果石敬瑭是沙陀人，为什么薛史和欧史都不提及，而偏偏对李克用和刘知远是沙陀人“念念不忘”？更何况“出身”西夷并不等于就是西夷人，就象李白“出身”于现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否认为李白是个吉尔吉斯斯坦人？呵呵。由此可见，所谓“沙陀三王朝”的说法并不正确，石敬瑭确实是个汉人（更是个

货真价实的汉奸）。

石敬瑭能够在乱世中建立自己的“帝国”，并非是一无所长，石敬瑭熟读兵法，而且是战国名将李牧和汉朝名将周亚夫的粉丝，他还当过后唐庄宗李存勖的亲卫马军，没点功夫是不行的。石敬瑭之所以能平步青云，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父亲石绍雍（洋名叫臬捩鸡）是李克用以及李存勖时代的大将，在中上层有点人脉。另一方面则是石敬瑭娶了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儿。现在有句流行话叫做“嫁个好老公、少奋斗十年”的说法，反过来对男生也是一样的。李嗣源登基后，石敬瑭一跃成驸马爷，前程自然是一片光明。

不过他和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关系很差，两位都是“太子党”，谁也不服谁，经常明争暗斗。到了李从珂“靖难”登基后，石敬瑭更加的恐惧，虽然刚开始还能和李从珂做点表面文章，但这样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要想和李从珂做一个彻底的了断，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任李从珂宰割，要么灭掉李从珂。换成其他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会和石敬瑭一样，选择第二条道路。

唐清泰三年（公元 936年）五月，石敬瑭起兵太原，为了表明自己起兵的正义性，他给李从珂上了最后一道表，上写：“你不是明宗皇帝的亲生子，本没有资格当皇帝。废帝虽死，还有许王李从益在，只要你把位子让给李从益，我就罢兵。”这明显是哄小孩子的把戏，李从珂岂能答应？当即破口大骂石敬瑭：“你这个朝三暮四的小人，你为了讨好我杀害了李从厚，现在又把李从益抬出来当幌

子，有哪个傻瓜会相信？！”

李从珂派遣晋州刺史张敬达为帅，督军讨伐石敬瑭，张敬达会合张彦琪、杨光远、高行周等部合围太原。虽然石敬瑭的个人能力并不逊色于李从珂，但毕竟实力差距比较大，唐军一时占据优势，猛烈攻城。太原虽说是个大城，但奈何不了唐军人数太多，好几次都差点被唐军攻破。石敬瑭派桑维翰火速去找耶律德光，请求发兵支援。

如果石敬瑭仅仅是向耶律德光求救，为了报答契丹人，给点财物做为酬谢也没什么，世界上也没有白吃的午餐。但石敬瑭为了能让耶律德光下血本来帮自己，做出了一件足以让“石敬瑭”这个名字遗臭千年的无耻举动。石敬瑭在给耶律德光的信中承诺，只要契丹出兵帮他灭掉李从珂，他就把卢龙至雁门以北土地尽数割让给契丹，并愿意认比自己小十一岁的耶律德光做义父，说话算数，绝不反悔。

他手下的一号军头都押衙刘知远虽然是个沙陀人，但他的战略眼光和“中国情结”远强于石敬瑭。刘知远力劝道：“主公此举大谬，想让契丹人来帮我们，出点钱就能把这帮贪婪鬼引来，何必割让土地。您比耶律德光大十一岁，怎么能做他的儿子？何况雁北自古就是中国屏藩，一旦失去，契丹铁骑就可以毫无阻碍的驰骋中原，必然会酝成大祸，到时候想后悔都来不及了。”

石敬瑭这时已经被城外的唐军折磨的丧失理智了，自己的利益要紧，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算得了什么？更遑论平头百姓的利益了。石敬瑭不听刘知远苦口婆心，让桑维翰去送信。耶律德光接到这封让他飘飘欲仙的信后，禁不住狂笑三声：“真是天助我也！”他让桑维翰连夜赶回晋阳，告诉石敬瑭再坚守几日，八月十五那天他就率大军赶到。

吃下了定心丸，石敬瑭更加的坚定“革命”的决心。张敬达虽然每天狂攻不已，但就是破不了城，气急败坏，又没奈何。石敬瑭在太原城中掰着手指头在算离八月十五还有几天，可一直等到九月，还没见契丹的一兵一卒，石敬瑭有些慌了，这耶律德光是不是得到了李从珂的什么承诺，中途变卦了？

正当石敬瑭近乎绝望的时候，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率领五万铁骑南下，一直来到太原城下，石敬瑭见契丹兵来了，大喜，开门和契丹军会合，大战唐军。唐军里外受困，加上攻城日久、精疲力尽，哪当得起契丹生力军的冲击，被杀的大败，张敬达等人逃往晋安（今太原南）。石敬瑭狂喜不已，急忙出城拜见义父。见着耶律德光，石敬瑭认认真真的给义父耶律德光行了大礼（比较无耻！）。

两人虽说是平生第一次谋面，但却是“一见钟情”，耶律德光对这个比自己大十一岁的儿子非常满意，连说自己有福气。石敬瑭对义父也是崇拜的五体投地，一口一个父亲叫的耶律德光特别舒服，当然主要还是因为石敬瑭许诺的十六州的土地。

今人多把汉太祖（俗称汉高祖）刘邦当成厚黑学的鼻祖，项羽欲烹刘太公，刘邦面不改色的说道：“煮好了别忘了给兄弟我倒上一碗。”但刘邦和石敬瑭比起来，还是欠点火候。四十四岁的石敬瑭能脸不红心不跳的喊三十四岁的耶律德光爸爸，比项羽大二十多岁的刘邦什么时候喊过项羽干爹？

真是无比佩服石敬瑭，当然更无比羡慕耶律德光，这样孝顺的干儿子，打着灯笼也找不着。

二

耶律德光虽说认了个干儿子，但他也知道干儿子不是白认的，石敬瑭许诺割让十六州的目的就是让耶律德光帮他灭掉李从珂做中原皇帝。做人要言而有信，说出来的话要算数，石敬瑭就是这样一个千金一诺的“君子”，耶律德光自然也不能例外。

觉得时机差不多了，耶律德光酒足饭饱后对石敬瑭说：“儿子，你老爹我会点相术，我看你的面貌主贵，气量才干，都远比李从珂那小子强上百倍，你不当中原皇帝实在是对不住中原的人民群众。而且我是胡人，中原我也住不习惯，过些日子我就要回去。这样吧，我举行个仪式，册封你做中原皇帝，推翻李从珂这个反动政权，为民除害。”

石敬瑭一听，骨头差点麻酥了，真是欲仙欲死的感觉。不过表面上还得三揖三让一番，老文章了，抄抄也不妨事。他手下那帮吹鼓手自然明白，立刻进行劝进，说主公“天降真主，万民景仰。若不出来做皇帝，奈天下苍生何？！”石敬瑭“推辞”不掉义父和“同志们”的盛情，只好“勉为其难”做皇帝了。

唐清泰三年（公元 936年）十一月，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在晋阳外柳林设坛，正式册封义子石敬瑭为皇帝，国号大晋，改元天福。石敬瑭为了感谢耶律德光对自己的大恩大德，也正式将幽州（今北京市）、檀州（今北京密云）、顺州（今北京顺义）、蓟州（今河北蓟县）、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涿州（今河北涿县）、新州（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儒州（今北京延庆）、武州（今河北宣化）、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朔州

（今山西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西北）、蔚州（今山西灵丘）共计十六州，并许诺每年向契丹父皇帝纳贡三十万匹帛。

虽然二十三年后（公元 959年），周世宗柴荣北伐契丹，夺回莫州和瀛州，但天不假英年，柴荣病故，致使中原错失收复北方故土的机会。宋朝虽然统一南方，但因为失去燕云地区的战略屏障，在对契丹的对抗中极为被动，最终被女真攻入中原，酿成历史惨剧。

耶律德光在召书中明确表示“朕永与为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就是说天可枯、石可烂，我耶律德光和你石敬瑭的父子关系永不变。但政治结盟时许下的天花乱坠般的承诺远远赶不上形势的瞬息变化，还是美国人说的实在：即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所有的承诺都是靠不住的，唯一靠得住的，只有强大的实力，其他都是假的。

石敬瑭这时虽然成了晋朝皇帝，但他的地盘并不大，只是河东这一块。协同张敬达围攻太原的的唐卢龙节度使赵德钧想火中取粟，做起了中原皇帝的白日梦，他儿子赵延寿去见耶律德光，希望耶律德光能改变主意，改立赵德钧为中原皇帝。并承诺事成之后约为兄弟，还让他的干儿子石敬瑭做河东节度使。耶律德光一听便哂笑，这个条件对他来说毫无吸引力，但是耶律德光考虑自己孤军深入，此时拒绝赵德钧，万一赵德钧狗急跳墙，抄了自己的后路，要吃大亏，就先口头答应了。

石敬瑭得知消息后，如同五雷轰顶，忙派桑维翰去见义父。桑维翰也早练就了铁齿铜牙厚脸皮，跪地哀求耶律德光不要听信赵家父子的甜言蜜语，这爷俩都不是好东西。耶律德光说了句大实话：“我知道我们之间的约定，但是现在形势对我不利，我首先要考虑到我的利益。”桑维翰又是连哭带磕头，好容易才让耶律德光回意转意，拒绝了赵德钧。石敬瑭自以为义父是自己的大靠山，哪知道美丽的承诺言犹在耳，义父就要翻脸不认人。这对有“无私之行、不言之信”的石敬瑭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讽刺！

耶律德光觉得扶持石敬瑭才最符合自己的利益，便帮助石敬瑭重创了晋安乡的唐军张敬达部，部将杨光远劝他投降契丹，不失富贵。张敬达宁死不降，结果被杨光远杀死，投降契丹。赵德钧不久也被契丹军打败，做了俘虏，被押往契丹。晋阳周边的唐军被消灭了，石敬瑭下一步的目标自然是洛阳城中的李从珂。石敬瑭和他的耶律干爹率联军南下，虽然耶律德光对自己并非真心实意，但现在能帮他夺取天下的也只有耶律德光。而且大家都知道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有些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可契丹军将领并不想参与中原政权的内战，劝耶律德光回国，耶律德光觉得自己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剩下的事情让石敬瑭自己去解决。便在潞州让一部分主力先回国，自己呆在潞州休息一段时间，并让大将迪离毕带着五千骑兵跟随石敬瑭入洛。

这时的唐军将领看到李从珂要完蛋了，没人愿意陪李从珂去死，多向晋军投降。当晋军来到河阳（今河南孟县），河阳节度使苌从简也“弃暗投明”了。河阳是洛阳的河北（黄河北岸）门户，河阳一失，洛阳城中大乱。石敬瑭多了一个心眼，派契丹骑兵去驻守渑池，防止李从珂西奔凤翔。李从珂走投无路，只好放了一把大火，带着老婆孩子自焚。同天

夜里，晋军攻下洛阳，后唐灭亡。大晋皇帝石敬瑭高高兴兴的进入洛阳，做起了名副其实的“天朝皇帝”，

到了第二年（公元 937年）的二月，在潞州休养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看到干儿子美梦成真，便起驾回国。虽然石敬瑭把幽云等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但驻守这些地区的汉军将领并不愿意做契丹人的奴隶，起兵反抗。耶律德光路过云州时，大同节度判官吴峦闭门不纳，耶律德光大骂：“你们皇帝早把云州给我了，你们为谁守城？！”挥军攻城，可云州的汉军很能抗，打了半年居然都没有契丹人破城。吴峦派人向石敬瑭求救。

如果石敬瑭痛改前非，利用契丹人并没有完全占据幽云地区的有利条件和契丹绝裂，还是拿回北方屏障的，至少耶律德光孤军悬进，消灭他不是没可能。但石敬瑭却不这样想，他想到的是自己刚建国不久，各地藩镇对自己并不心服，他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应对可能发生的藩镇叛乱，而不是去维护中原百姓的利益。石敬瑭命令幽云地区的汉军将领都回到内地，把土地让给契丹人，他是个守信的君子，不能说话不算数。

现在有人对石敬瑭的汉奸身份有争议，说石敬瑭不是汉人而是沙陀人，所以石敬瑭不是汉奸。可两部五代史都认为石敬瑭至少不是沙陀人，从纯血统论的观点，石敬瑭也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而且石敬瑭政权代表的是中原汉族利益，他割让十六州对后世的汉族利益造成了毁灭性的伤害。难道如果汪精卫不是汉人，他出卖汉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利益）的行为就不能算是汉奸了？没有这样的道理嘛。

三

不过要是站在石敬瑭的角度来看，他的考虑是非常正确的（汉奸们当然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他刚刚夺得政权，统治基础非常不稳，那些老军头有几个肯服自己的？尤其是邺都留守范延光。

范延光前不久还和石敬瑭刀兵相见，后来虽然降了石敬瑭，但双方都是你不情我不愿的，暂时苟合而已。范延光在明宗朝曾经做过宰相，和石敬瑭是平起平坐的，看到石敬瑭称帝，好不眼热。加上他所驻守的是魏州，这可是李存勖称帝的地方，范延光不可能不联想这一点。在乱世中想做皇帝，不需要什么“德齐三代、功追汉唐”，只要有军队就可以了。

石敬瑭对他也是暗中防备，何止是范延光，权力世界中，除了自己还能相信谁？当然还有权力。虽然石敬瑭为了稳住范延光，封他做临清王。但唐末五代的“王”早就贬值了，随便什么人都能当个“王”，和唐朝以前的“王”不可同日而语，范延光已经做梦当上大皇帝了，还在乎你个空头王？再加上这时石敬瑭决定要把国都迁回汴梁，范延光立刻就明白了，石敬瑭想利用汴梁距魏州较近的优势，给自己来个闪电战，想的倒美？！

天福二年（公元 947年）六月，范延光在魏州反了，五代五十年中，最平常可见的就是一个字就是“反”，今天你反我、明天我反他，大家谁有本事谁反，就如同谁有本事谁做皇帝一样。范延光派心腹孙锐和澶州刺史冯晖带着两万步骑兵去攻黎阳，石敬瑭本就是靠造反起家的，还怕你这个？当下调兵遣将，兵分四路，由白奉进、张从宾、杨光远和妹夫杜重威前去围剿范延光。

石敬瑭正坐在宫中等着胜利的消息呢，忽然一声惊雷传来：张从宾和范延光“私通”了，在军中谋反。反就反了吧，张从宾竟然把石敬瑭实际上的长子河阳节度使石重信给杀了，叛军反过来攻打汴梁，把石敬瑭弄的又心疼又害怕，当然害怕是主要的。石敬瑭的“英雄气概”也不知跑哪了，对桑维翰说要回到晋阳避贼。桑维翰哪里肯依：“陛下一去，大事休矣！有臣在此，叛贼能奈何陛下？”石敬瑭这才留在汴梁，准备防御叛军。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边张从宾的事情就够石敬瑭喝几壶的。可魏州前线又发生了官军哗变的恶性事件，昭信节度使白奉进和义成节度使符彦饶因为军纪问题发生冲突，符彦饶乘乱杀死白奉进。符彦饶的气还没消尽呢，就又被都指挥使卢顺密指挥官军把符彦饶给活捉了，押到大梁处死。

行军打仗最忌讳的就是军前哗变，这起哗变事件也只是五代数不起哗变中的一起，太普通了。军权的相对独立性是军队经常哗变的客观因素，这也是后来赵匡胤决心要将军权收归中央统一调度的主要原因。

石敬瑭连续接到官军自残的消息，头都大了，不知道如何是好，又要想逃跑（可以做宋高宗赵构的老师）。这时他的大将军刘知远站出来，对石敬瑭说：“陛下不必担心，这干子乱党不过是群耗子，成不了什么大事。当初在晋阳时与唐军作战，险象环生，几度陷入死地，现在陛下不还是君临天下？叛军不可怕，可怕的是畏敌情绪。只要我们固守住京师，人心自安，乱党就不难平定了。”

刘知远确实是个人才，他和赵匡胤的职业相同，都是提着脑袋谋富贵的主儿，最不怕的就是打仗。虽然刘知远后来建立的后汉仅存在了四年，但要论起军事才华，他远超过石敬瑭，石敬瑭也只是因契丹而成事，加上李从珂愚不可及，才饶幸成功。刘知远的才能得到了耶律德光的认可，并对石敬瑭说“这个人是很有本事的，对你有大用，不要卸磨杀驴。”石敬瑭是干爹的应声虫，自然更加器重刘知远。

刘知远主持京师防务，严明军纪，宽抚众心。士气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这一点做到了，离成功也就不远了。果然都中被刘知远治理的一片肃然，军队的软战斗力迅速提高。不久，晋军在杨光远的率领下，在六明使用诈败计，引诱叛军渡河，大败叛军，冯晖、孙锐逃回邺都。另一路的杜重威也在汜水关将张从宾的叛军给灭了，张从宾溺水而亡。

形势略有好转，石敬瑭不想坐失时机，再让杨光远不辞辛劳去攻邺都。范延光那点家底差不多被冯晖和孙锐给挥霍光了，哪还有本钱再和石敬瑭耍？便想

和石敬瑭言归于好，再次当石敬瑭的好部下。范延光杀了孙锐，上表谢罪，请求宽恕。刚开始石敬瑭不同意，说反就反、就不反不反，拿我当二百五啊？命杨光远攻城，但范延光挺能撑，坚持了大半年还没事。这回轮到石敬瑭挺不住了，再打下去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呢，便同意了范延光的请求，赦免他的死罪。范延光一听非常高兴，对人说“皇帝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他说让我不死，我就可以多活二十年了。”这才扭扭捏捏的出降，并回到汴梁。

石敬瑭是说过不杀范延光，可不等于别人不想杀他，杨光远就很恨范延光。私自闯入范延光宅中，逼死范延光，并对石敬瑭说谎道“范延光

一时想不开，投河自尽了”。石敬瑭巴不得范延光早死，当然也有可能是石敬瑭暗中授意杨光远，毕竟范延光是个罪臣，难保贼心不死，早死早安心。

乱军也平定了，石敬瑭可以安下心来享受荣华富贵了，拼了大半辈子，图个什么？不就是人间最尊贵的享受吗？无论是觅食之鸟还是求财之人，物质上的追求是动物最基本的生理本能。

这一年（公元 937年）还发生了两件比较重要的事情，一是吴国太尉徐知诰废掉吴国皇帝杨溥，建立南唐政权，自称是唐太宗子吴王李恪之后，改名李昪。另一件事是石敬瑭的“亲生父亲”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正式将国号改为“辽”。

四

石敬瑭知道他这个位子是怎么来的，狗都知道谁丢给它块肉骨头，它就会冲谁摇头摆尾、呲牙咧嘴，况石敬瑭乎？！为了报答耶律德光，石敬瑭可以说除了把自己的老婆献给义父（石敬瑭一向 BS朱温乱伦的），其他的，只要义父开口，没石敬瑭不敢干的。他连自己老婆的亲弟弟李从厚都敢卖，天下还有什么让石敬瑭不敢做的？

现代人如果认了个干爹干妈，逢年按节的也要表示点孝心，送点钱物什么的。石敬瑭自然免不了这个俗，何况他和义父之间不仅是“父子关系”，更是政治同盟，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契丹需要中原的物资来维持豪华的贵族生活，石敬瑭需要契丹强大的军事实力来维持自己在中原的统治。

石敬瑭做人很到位，即使他生活在现代，也绝对是个八面玲珑的角色。之前约定的每年奉送三十万的金银财帛虽然年年不少，但这毕竟是官方往来，私下的交情有时比官方上的合同更值得信赖。除了这些之外，每年契丹遇上红白喜事、周年忌日什么的，石敬瑭都要派人送去最新鲜的时令货和契丹国罕见的珍珠宝贝。耶律德光是他的干爹，干爹身边的七姑八婆们自然也成了石敬瑭的亲戚，这些人最得罪不起，随便谁说一句坏话都有可能让耶律德光对他起疑心，好东西自然要大家来分享，上至述律太后（石敬瑭的干祖母）诸王、下至普通大臣，甚至赵德钧的儿子赵延寿也有一份。

按说石敬瑭做的已经很不错了，但契丹贵族们并没有把石敬瑭当人看，有一点做的不好，就破口大骂，石敬瑭反正已经不要脸了，厚着脸皮赔笑，契丹人是得罪不起的（现在也有人说：洋人是得罪不起的）。石敬瑭自甘下贱，可后晋政权中并非个个都是软骨头，见皇帝如此无耻，个个都义愤填膺，也有人劝过石敬瑭不要这样放纵契丹人的贪婪，贪婪是永无止境的。

现在的石敬瑭给人家做儿子已经上了瘾，根本听不进去，反而骂这些人糊涂：“你们懂个球！我这么做是为我自己吗？每年给契丹人的不过是几个县的财政收入，中原这么大，还怕让契丹吃穷了？何况惹毛了契丹人，他们大军南下，最终受罪的还不是我们的人民群众？”

石敬瑭说的貌似大义凛然，但仔细分析，漏洞百出。三十万确实不算多，但这也是劳动人民的血汗钱，拿这些钱进行国防建设可不可以？如果石敬瑭不放弃燕云地区，利用地理优势防御契丹人是绰绰有余的，即使契丹南犯，也可以御之于国门之外，怕他什么？石敬瑭把燕云地区

的数十万百姓都送给契丹人当奴隶，这也是“爱护”人民群众？

现代也有一些人打着“和平”的旗号去干“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勾当，和石敬瑭的这种心态毫无二致。侵略者固然凶残可恨，但那些“和平人士”远比外来的侵略者更加凶残可恨，他们对国家民族的伤害远远大于侵略者。屈辱退让永远换不来和平，反而会让侵略者的贪婪欲望更加膨胀，真正的和平是打出来的，尊严也是打出来的。国家尊严和民族尊严也是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活的没有尊严，这是对人民最大的犯罪。

虽然石敬瑭有时也会对百姓送点小恩小惠，有一年下大雪，贫民受冻，石敬瑭下诏赐给穷人木柴石炭和粮食，让他们过一个“暖冬”，但对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百姓来说，能解决多少问题？现在这样的事也不少见，每年春节前后，上头都下来一大帮人，给困难群众送钱送粮，好象很关心群众似的。慈善总是好的，但真正的慈善是让所有人都能过上“慈善大使”那样的日子，而不是做秀给别人看，借机捞取名利。

契丹自从得了燕云十六州，不仅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财政收入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契丹的南线防御从原来的唐山-丰宁-张家口-集宁-呼和浩特一线向前推进了一百多公里，而且这是华北平原面对北方军事压力唯一可以做为战略屏障的山地地区，门户洞开，谁能保证契丹人遵守一纸合约、永不南犯吗？纸上的保证是靠不住的，文字是死的，形势是活的，真正的保证只有一个，那就是实力。

石敬瑭虽然比较无耻，但并不白痴，做为一个在乱世中谋求生存的人来说，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要拿得起放得下，能“取”也能“舍”。对石敬瑭来说，放弃的是尊严，得到的是富贵，尊严是没有市场价，天知道尊严该值多少钱。从古至今，能“舍生取义”的人并不多，谁不想做皇帝？谁不想钟鼎玉食？象豫让那样的侠士，虽然许多人都很佩服，但真让他们去做豫让，那就有点勉为其难了。

石敬瑭这样想，其他人也是这样想的，有些人虽然在石敬瑭面前会一口一个“万岁爷”，转过头去就暗骂“老不要脸！”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就对石敬瑭很不服气，安重荣是个胡人，生性粗豪，为人凶悍，人称“安铁胡”。当初石敬瑭在晋阳被唐将张敬达围困之时，安重荣曾经帮助过石敬瑭，石敬瑭有恩必报，让他做了河北重镇成德的节度使。但安重荣并不满意，在想：“你也不过一张嘴两只眼，比我能强哪去？你能当我为何不能当？”

安重荣曾经对说过一句话，就是经常被后人引用来说明五代十国战乱不已深层次原因的那句“天子唯兵强马壮者能当之！”意思就是说，现在做皇帝不难，只有你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就能做到！这确实是实情，那个时代，造反的多是地方藩镇，手中有军政财权，造反还不容易？怪不得后来赵匡胤对石守信等人说：“旦以黄袍加汝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

还别说，虽然安重荣出身“少数民族”，但他对汉族人民还是挺深的感情。石敬瑭命令边镇要对契丹人讲礼貌，可安重荣偏不这样，经常漫骂路过歇脚的契丹使节，甚至把闯入守境人偷鸡摸狗拔蒜苗的契丹骑兵也宰了不少。耶律德光哪能不生气？臭骂石敬瑭说他管教不严。

石敬瑭气的牙根直痒痒，不过他知道安重荣手中有兵，怕把这位爷

给惹了，所以说话还比较客气，连安慰带威胁：“兄弟，别忘了你的富贵是谁给你的，火玩大了，小心烧着你自己的屁股。”可安重荣哪管你这些，干脆上表骂石敬瑭，说他“罄中国珍异，贡献契丹，凌虐汉人，竟无厌足。”

安重荣还有些气节，又上表要求石敬瑭发兵攻打契丹，并说“天道人心，难以违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安重荣看的很远，而且这时契丹刚刚得到燕云地区，统治基础很不牢固，汉人多不愿受契丹人统治。即使出兵不能消灭契丹，重新夺回十六州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可石敬瑭不听。

五

还没等石敬瑭下决心收拾安重荣呢，石敬瑭的“左膀”泰宁军节度使桑维翰担心石敬瑭真的听信安重荣的话，和契丹人决裂。便上书给石敬瑭，说：“陛下能当上皇帝，首先要感谢的就是契丹大皇帝，当初对契丹的约定陛下一定要遵守，不能忘恩负义。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契丹兵强马壮，耶律德光是五百年一出的圣君，我们是打不过他的。陛下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要灭掉安重荣，不能让这个祸害给我们中原添乱。”

不用桑维翰来给石敬瑭做思想工作，他早就想除掉安重荣了，毕竟现在他是皇帝，身边躺着这位粗人，换谁也睡不着。石敬瑭开始行动起来，他先是让“右臂”刘知远去太原做河东节度使，在左路钳制住安重荣，同时将原河东节度使李德统改任为邺都留守，在安重荣的侧翼敲进根钉子。

准备工作做的差不多了，石敬瑭让自己的侄子郑王石重贵留守东京，自己以巡幸为名来到邺都，就近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叛乱。让石敬瑭没有想到的是，他全力防备安重荣，哪知道最先造反的并不是安重荣，而是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安从进实力较弱，很快就被晋军打败，安从进走投无路，一把火把自己送上了极乐世界。

安重荣听说安从进反了，乐不可支，对左右说道：“石敬瑭不得人心，安从进这等奴才也能反，我为何不能？”便于天福六年（公元 941 年）年底，扯起大旗反了。

朝廷方面早有准备，石敬瑭派出妹夫杜重威前去招呼安重荣。杜重威人品不怎么样，连刘知远都耻于和杜重威同一级别。但杜重威运气好，和安重荣部在宗城（今河北威县东）相遇，还没等安重荣排兵步阵，他的手下赵彦之就带着本部兵投降了杜重威。可晋军看到赵彦之的部队盔甲明亮，向自己冲过来，以为是叛军过来挑战的，杜重威下令反击，结果把这部分叛军全歼（赵彦之真是倒霉透顶），叛军大乱。杜重威大喜，狂呼一声“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率军冲杀。叛军军心不稳，哪还有心思打仗，死伤二万多。安重荣一边骂着赵彦之忘恩负义，一边带着十几个亲兵逃回镇州。

安重荣的本钱在宗城浪费光了，城中无兵，安重荣把老百姓都押到城上，胁迫他们守城。安重荣也是急疯了，且不说此举和他指责耶律德光“凌虐汉人”没什么区别，这些老百姓会打仗吗？人数再多，也不过群乌合，指望平民能扳倒官军，安重荣真是死到临头了。

果然，晋军如蝗虫般扑到城下，杜重威下令攻城，其实不攻城，困也能困死安重荣，这时的安重荣已经是瓮中之鳖，没什么反抗能力。城

中的那些军爷谁肯愿意为安重荣尽忠，尽了忠还是“反贼”，有人趁安重荣不备，打开城门放晋军进来。晋军立功心切，一通大杀，老百姓被杀二万多人。安重荣被活捉，押到杜重威面前，杜重威一阵奚落，斩于城下，这时已经是天福七年（公元 942年）。

杜重威也是个君子，为了捞取首功，把开门的那位爷也给切了（和赵彦之一样命苦），不仅如此，杜重威还将安重荣的私产全都划到自己的名下，大捞了一笔。杜重威把安重荣的人头送到汴梁，石敬瑭这个高兴啊，对着安重荣的人头笑道：“安胡子，你也有今天？”命人把人头用漆封上，送给契丹他干爹，让他老人家消消气。

搞定了安重荣，对其他蠢蠢欲动的地方实力派也达到了敲山震虎的目的，谁不老实，我就把谁的人头给漆了。这些军阀伶俐的很，不再敢找石敬瑭的麻烦。军阀多半能屈能伸，得势的时候比谁都“大爷”，失势的时候比谁都“孙子”。当“大爷”固然是人生一大快事，但自古以来做“大爷”易，装“孙子”难。这和做人其实是一个道理，人要学会在逆境中生存，能承受起失败打击的人，是距离成功最接近的人。

虽然有些人还不算特别老实，比如平卢节度使（驻节青州）杨光远，经常在石敬瑭面前颐气指使，还背着自己和契丹人暗送秋波。但毕竟杨光远是自己的儿女亲家，加上杨光远一直没有公开翻脸，也就平安无事。

屈指算来，从起兵晋阳消灭李从珂，到现在，石敬瑭已经做了七年的皇帝。在五代走马灯的改朝换代中，已经很了不起了。虽然控制的地盘比后唐小多了，但地盘太大也没多大意思，够自己享福的就行了。“身外之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石敬瑭自然懂得这个道理。虽然活的比较窝囊，要对一个比自己还小十一岁的男人叫爸爸，还要经常受到“爸爸”的责骂。但话说回来，叫耶律德光一声 “爸爸”，身上又不会少一块肉，也就是让耶律德光过过嘴瘾，有什么了不得的。

石敬瑭这一年也不过五十一岁，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离这个坎还早呢，石敬瑭总在想：要求不高，再活个二十年就很满足了。家业打下来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好好享福。

可能是天嫉英才，到了天福七年的五月，石敬瑭突然染上重病，屡治无效，眼看到大限就要到了。石敬瑭知道阎王爷要请他过去了，但这时他的继承人问题还没有解决，最年长的儿子石重睿也只是让人抱着拉屎撒尿的小娃娃。虽然侄子石重贵已经成年，但毕竟不是自己所生，胳膊肘不想朝外拐。便托孤于宰相冯道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希望在自己死后让石重睿继位。并下诏让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回朝辅政，可在朝中主事的齐王石重贵不喜欢刘知远，把诏书给扣了下来。

天福七年（公元 942年）六月十三日，石敬瑭病死于大梁宫中。

对于石敬瑭认父割地丑行的愤怒，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中原荡覆，实敬瑭遗之患也。草作一诗，算是对石敬瑭一个了断吧

草咏

徽陵岁洒不知谁？

十六州人望南师。

杨妃幸逢晋高祖，

莫呼禄山为我儿。六

臭名昭著的儿皇帝一命呜呼了，感到悲伤的也只有石家的人，当然石敬瑭的“生父”耶律德光也抄了回老文章，辍朝七日，派人去儿子的灵前哭一回也就算了。耶律德光从来也没有把石敬瑭当自己人，他们的父子关系是以政治利益为基础的，要说一点感情没有不近人情，但耶律德光更看重大辽国的利益，换句话说，只要中原统治者保证契丹在中原的利益，至于儿皇帝姓字名谁，这并不重要。正如美国有位前总统评价过一个中美小国前独裁者的那样：“他是婊子养的，但首先他是我们的婊子养的。”

已经习惯跟着众多皇帝跑江湖的文官武将们是不会悲伤的，换谁当皇帝不一样？只要保证我们的富贵就行。不过，在悲伤的石家人中，有一位表面上也是重孝在身，痛哭哀号，但心中想的却是：“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这个人就是石敬瑭的侄子齐王石重贵。

石重贵的父亲石敬儒早死，他的伯父石敬瑭非常疼爱这个可怜的孩子，一直当儿子养在身边。石重贵性格比较沉稳，但肚子里没多少干货，有次伯父让人教石重贵读《礼记》，石重贵听的着不耐烦，便叫道：“别读了，这根本不是我们石家人应该学的。”

由于石敬瑭的几个成年儿子都不在人世，小儿子又不懂事，就放石重贵出来多历练历练，也独立处理过一些事情，得到石敬瑭的肯定。但毕竟他不是儿子，石敬瑭死时让冯道等人顾命，并没有把位子传给石重贵。

而接受顾命的冯道想的石敬瑭完全不一样：石重睿是个小娃娃，拉屎撒尿都要有侍侯，能治得了天下？即使石重睿能在乱世中多做几年皇帝，等他长大后自己还不知道在不在，拥立之功要等到十几年才能可能收到利息，这样的傻事不干也好。

冯道看上了石重贵，便向景延广征求意见。景延广比冯道还猴急，想到一块去了，当然同意。二人便联络其他朝中重臣，背弃了石敬瑭的临终嘱托，把石重睿晾在了一边，拥立二十八岁的石重贵做大晋皇帝。

如果石敬瑭地下有知，肯定会大骂冯道不忠和石重贵不孝的。虽然石敬瑭有亲生儿子，但假设石重睿继位，在乱世中他又能做几天皇帝？从三国到五代，小儿皇帝没几个善终的。石重睿能管住杨光远还是刘知远？何况他身边还有一个早就不老实的石重贵？后来的周世宗柴荣早死，留下个不懂事的柴宗训，被赵匡胤夺去了江山。当然，如果柴家还有一个类似石重贵式的人物，即使后来依然不免被夺位，但后周还是有可能多存在几年的。

虽然石重贵才能一般，比他伯父强不了多少，但有一样却是石敬瑭远远不及的，就是石重贵对契丹的态度问题。石重贵对伯父当耶律德光的儿子早就不齿，觉得太丢人，耶律德光只比自己大十岁，却成了自己的“祖父”，不知道惹过多少人暗中笑骂。称帝之后第一件事就要撇清和契丹乱七八糟的“亲戚”关系。当然比“亲戚”关系更重要的是国家关系，毕竟称孙只是家耻，称臣则是国耻。石重贵也知道饭要一口口的吃，先解决晋朝和契丹的关系。

但朝中对此有争议，景延广建议石重贵只向契丹称孙不称臣，而枢密使李崧是个“和平主义者”，他说：“先帝向契丹屈膝是为了国家社稷和黎民百姓，没什么丢人的。陛下这样做万一惹恼了契丹人，大军南下，

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另外一个重臣冯道装聋，不在中间掺和，管他称臣还是称孙，和他又没什么关系。石重贵主意早就拿定了，不听李崧的“金玉良言”，遣使去契丹，只称孙而不称臣。言下之意就是说大晋已经独立了，和契丹是平等的国际法主体。耶律德光气的大骂石重贵是个“孬孙子”，写信痛责石重贵，主事的景延广自恃文武全才，根本不把耶律德光当人物，回信威胁了他几句。

耶律德光早就习惯了中原皇帝对他奴颜卑膝，也吃惯用惯了中原的东西，石重贵这一翻脸，就意味着以后别想再吃白食了。契丹的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早就恨透了石家人，就劝说耶律德光给不识相的石重贵点颜色看看。当然赵延寿是出于私心，他想让耶律德光出兵灭了石重贵，然后自己取代石家的当契丹的儿皇帝。

契丹要南下的消息传到了汴梁，石重贵问景延广该如何应对？景延广是个主战派，先是坚定了石重贵的抗战决心，然后对即将回契丹的原赵延寿的部下乔荣说：“回去告诉你们家主子，我先皇帝是契丹所立，称臣是应该的。但现在的大晋皇帝是我们自己人选出来的，和契丹没有什么关系。现在能向契丹称孙，就已经很给你们面子，不要贪得无厌。如果你们皇帝听赵延寿那个狗奴才的鬼话来侵略我们，丑话先放在这：站着进来的，全都要倒着出去。大晋有十万横磨剑，对付你们足够了。想来便来，我们奉陪到底！”乔荣没二话，回去就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耶律德光。耶律德光哪受过这个窝囊气，心想还是赵延寿说的有道理，是该给石重贵点颜色看看，不然真不知道马王爷长的几只眼。

景延广说的并没有错，人活的就要有点尊严，给人当奴才虽然能讨几碗剩饭吃，但这样的东西谁能吃的安心？能吃安心的只有两种人：白痴和奴才。以晋军现在的实力，还是可以对付契丹的。契丹人实力是很强大，而且还占据有利地势，但战争的胜负走向并不完全取决于军队、地理等硬实力，还取决于军心、民心和战略决策等软实力。

石重贵也知道耶律德光是不会放过自己的，他让耶律德光受到损害的绝不是什么面子问题。面子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利益，永恒的利益。

七

在五代的十三个皇帝中，打头阵的朱温是名声最差的，现代人一般论及朱温，多半会说出一个词“乱伦”。朱温和他的那帮美丽的儿媳妇之间的艳史已经沦为历史的丑闻和后人的笑柄，朱温乱伦的程度太让人震惊，但绝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后晋第二代皇帝石重贵就是朱温“乱伦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石重贵在历史并不怎么有名，还不如他的伯父石敬瑭。但在野史艳闻中，石重贵却是大大的有名，原因就是石重贵不顾人伦大防，娶了自己的亲婶子做老婆，在宫中厮混了三年，最终被俘北去，不知所终。

石重贵的婶子姓冯，是石敬瑭最小的弟弟石重胤的妻子，后来石重胤早亡，冯氏就做了寡妇。虽然在辈份上冯氏是石重贵的叔母，但他们的年龄相仿，之间也常来往来，石重贵对冯婶娘的美艳早就流了一百多尺长的哈拉子了，只是碍于伯父石敬瑭的家教甚严，一时不敢放肆，只好把那只爱情的鸟儿死死摁在笼子里，不敢轻易放出来。当然放出来容易，收回去就有些难了，石敬瑭能吃了他。

石敬瑭死后，石重贵已经忍受不住欲火的煎熬，开始勾引冯氏。冯氏也早就对这个大侄子芳心暗许，不到两个回合，两人就半推半就，鸳鸯池中羡双飞了。要说冯氏也够可怜的，年纪轻轻就要守一辈子的寡，这对女人是很不公平的。

男人在阶级社会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女人不过是做为男人发泄原始欲望和传宗接代的会说话的工具，即使有些女性精英爬到了金字塔的顶端，接受男人们的三跪九叩，如吕雉、武则天等人，最终也只在男人们写的史书中落下个“牝鸡司晨”的骂名。而在民间被夫权压迫的女人们则要悲惨的多，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女人“弑夫”要是被凌迟处死的。甚至丈夫得病死去，当妻子的也要被骂成 “克夫的扫把星”，真是罪孽浓重啊，写到这，忍不住骂一句：万恶的旧社会！

当然冯氏也并非是什么贤惠女子，她嫁给石重贵也是贪图富贵，毕竟名节之类的东西对上层建筑中的人们起不到多大作用，制定法律的人一般都有凌架于法律之上的特权。石重贵和冯氏这对鸳鸯天天粘在一起，疯狂的玩乐，已经到了 “丧心病狂”的地步。石重贵确实不是个好鸟，他对冯氏的重视远远超过对他那死去伯父的重视，有一次他召集冯氏和一帮狐群狗党喝酒，在经过石敬瑭的灵柩时，石重贵灵感大发，倒了一杯酒洒在伯父的灵柩前，说：“皇太后有旨，先皇帝不参加朕的婚典了。”说完，和众人一起大笑。皇太后李氏虽然极为不满，但毕竟石重贵是皇帝，不好多事，只好暗骂一句“一对不要脸的狗男女！”

冯氏得了势，最高兴的当然是冯家人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冯氏的哥哥冯玉是个大饭桶，却因为是现在的国舅爷，一路高升，很快就当上了户部侍郎，开始参与朝政。在家天下时代，由于权力的私有性质，最高统治者信任的人不多，而且越是有本事的越不能相信，尤其是五代这样的乱世中。冯玉高升虽然是仗着冯皇后的势力，但石重贵用他却不主要因为这个，还是冯玉没有什么本事，这样的人用起来放心。如果冯玉象杨坚那样，石重贵也不敢用，谁敢说亲戚就绝对可靠？杨坚的天下就是从亲戚手中夺过来的。

石重贵坐稳了龙廷，又娶个娇妻，天天风花雪月，好不快哉。但石重贵在汴梁城中花天酒地，有人就在外面盘算着要推倒石重贵，而且还不止一个人。平卢节度使杨光远从来就没看上石重贵，这小子无功无德，也能当上皇帝，自己“雄才大略”，为什么就不能？

杨光远也知道自己的实力不怎么样，单靠自己恐怕还不能把石重贵怎么样，杨光远想到了“老师”石敬瑭，石敬瑭是靠契丹帮忙发家致富的。杨光远心想你石敬瑭何德何能，认耶律德光做干爹，我比你强多了，要当耶律德光的干儿子，也轮不到你石敬瑭。

主意打定，杨光远派人去找耶律德光告石重贵的刁状，说他“负德违盟、聚财害民”。并建议耶律德光趁现在晋朝出现饥荒、财政紧张的时机，出兵讨伐孬孙子石重贵。耶律德光的马屁精赵延寿也在旁边煽风点火，其实他们不煽阴风，耶律德光也要拿掉石重贵，这个孙子已经严重危害了契丹在中原的利益，自然不能放过。

开运元年（公元 944年）春，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派“准干儿子”赵延寿率马步军五万南下攻晋，杨光远也公然造反，在青州一带闹事，从侧翼声援契丹军。契丹军由于有了燕云十六州，居高临下，进入中原如趟

平地一般。石敬瑭当初割让战略险隘为了求一时之快，现在终于搬起了石头，砸到了石重贵的脚上。契丹军攻打贝州（今河北清河），没几天耶律德光怕赵延寿草包坏事，便亲自前来指挥攻城。守城的是当初在云州给过耶律德光好脸看的吴峦，旧恨涌上心头，耶律德光传令三军，要活捉吴峦。

不过吴峦也是个猛将，契丹军数次攻城，都被晋军都打了回去。耶律德光无计可施，正巧贝州城中有一个贪生怕死的败类叫邵珂，想给“国际和平事业”做点贡献，私开城门放进契丹大军。耶律德光自然不肯放过机会，率军冲进城中，两军一顿混战。晋军人少，多数战死，吴峦不想被俘受辱，跳井殉国。

石重贵对此早有准备，什么“干祖父”，去他鸟的。石重贵决定御驾亲征，毕竟自己以前还没有什么军功可以震服各路藩镇，要杀一杀耶律德光的威风给那帮三心二意的军阀们瞅瞅。乱世和太平时期不同，太平时期天下人看重统治者的是“文才”，武夫是不吃香的，有本事也没地方使。乱世中生存的第一准则就是要会带兵打仗，只会耍笔杆子是甭想在乱世出人头地的。

当石重贵来到澶渊（今河南濮阳西北）时，契丹军已经攻下了郸都，石重贵和耶律德光这“祖孙俩”的距离很近，但石重贵这时并没有去看望“祖父”的心思。

石重贵想毕竟“亲戚”一场，二话不说就大打出手也不好看，便派人去契丹大营议和。但耶律德光这时已经和石重贵翻了脸，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好说的，该哪来回哪去吧。”

八

石重贵其实比耶律德光更明白“已成之势、不可改也”，废话多说无益，那就亮出家伙来吧。晋军的战斗力并不象杨光远所贬低的那样低下，士兵多由强壮的北方汉子组成，身体条件并不逊色于吃生肉喝生血的契丹人。耶律德光同时派遣的西路军在太原被河东节度使刘知远给“接收”了，领头的卫王耶律宛狼狈窜回契丹。

太原大捷打破了契丹军“战无不胜”的神话，晋军士气自然大振，契丹军在戚城（今河南濮阳北）围困晋军高行周、符彦卿部，形势岌岌可危，高行周派人突围到澶州向石重贵求救。石重贵带着好心情前去解救高行周，兵家常说：“气可鼓不可泄”，军心是战争中最为重要的软实力，俗话道“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气势上来了，战斗力自然就会提高。

晋军在戚城打败契丹人，救出高行周等人，又借着气势和契丹在马家口（今山东聊城东）大打一场。契丹军人多势众，河边还有几十船的生力军，但晋军此时已经打疯了，滑州节度使李守贞率敢死队冲入契丹阵中。契丹人有些轻视晋军，都讥笑儿皇帝的军队能也打仗？结果被晋军杀的横尸遍野，惨败而逃。

这时石重贵腾出手来对付杨光远，开运元年（公元 944年）五月，兖州节度使李守贞、河阳节度使符彦卿出师青州。杨光远本来还指望“契丹干爹”帮他一把呢，可“干爹”被揍回去了，自己那点兵力还不够李守贞下饺子吃的。晋军扑到青州开始攻城，杨光远一直守到十一月，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反正跟石敬瑭一样不要脸，杨光远又向石重贵投降。石重

贵给了他三分薄面，准备放杨光远一条生路。可群臣中没几个和杨光远有交情的，劝石重贵：“杨光远罪大恶极，不杀不足平民愤！”石重贵让李守贞把杨光远骗出城，找人给做掉了。

契丹那头不甘心失败，又来寻仇。开运二年（公元 945年）春，契丹军南下在顿丘（今河北清丰）和由石重贵亲率的晋军主力进行大战，契丹军仗着骑兵优势冲击晋军前阵，晋军二话不说，先让契丹人尝尝飞箭的厉害，契丹骑兵多数成了刺猬。耶律德光有些沉不住气，亲自上阵战斗，石重贵见“祖父”玩狠的，血性一上来，也冲到阵前和“祖父”玩命，两军一直打了整一天，双方死伤惨重，还没分出胜负。耶律德光知道石重贵这小子还有些能耐，好汉不吃眼前亏，先撤了再说，把大营朝后撤了三十多里。

耶律德光虽然吃了几个“瘪”，但这点小挫折是吓不倒这个漠北枭雄的，他见一时难以消灭晋军主力，便以客为主的玩出“坚壁清野”，派出几支骑兵部队，在华北平原进行残酷的扫荡，逢人就杀，见粮食就烧，摧毁晋军的军资储备。这招果然毒辣，晋军本打算依靠本土的资源优势和契丹打消耗战，但军储都被烧光了，军心受到严重的打击。

说起石重贵的军事才能，在五代皇帝中不怎么样，比石重贵还不如的除了几个“儿皇帝”李从厚、刘承祐、柴宗训之外，估计也就是朱友贞、石敬瑭、李从珂了，和朱温、李存勖、柴荣这些真正的军事家根本没法比。石重贵出道以来，并没有独立指挥军队的经验，加上为人有时昏愦，在和契丹军的生死决战中屡屡犯下致命的战略错误，最终导致亡国的惨剧。

石重贵当政以来，最信任的就是那个大言不惭的景延广，景延广的得势不仅是因为他有“拥立”之功，更重要的是石重贵认为景延广能够做自己的“诸葛军师”，一些重大的军政决策都主要由景延广负责制定。景延广虽然有些才能，但为人轻浮，政治经验又欠缺。所以他当政之后，对他所不喜欢的人进行打击报复，得罪了许多实力派。景延广吹牛是把好手，但真让他干点正事，只能是越帮越忙。

虽然不久后（开运二年，即公元 945年）三月，晋军在白团卫村（今河北安国境内）再次重创契丹军，甚至险些活捉了耶律德光，大契丹皇帝被晋军追的差点走投无路，骑着一头骆驼狂奔回营。白团卫村之战是五代时期中原政权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之间难得的一场扬眉吐气的大胜利。

说来也非常的遗憾，中原的那些将军们在防御外侮时表现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但一旦民族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便开始互相倾轧起来，内耗不断，各怀私心，谋求更多的私利。而一旦不得手，便对石重贵心存愤恨。

人性有时候确实是非常自私自利的，外来侵略所产生的民族情绪终究抵抗不过物质的诱惑，纷纷变质。有时在想，究竟是人的存在决定于物质，还是决定于精神？

到了开运三年（公元 946年），这两年在中原被晋军揍的鼻青脸肿的耶律德光再次率大军南下，石重贵以为前几仗打的不错，并不把“耶律爷爷”当回事。可让石重贵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的那帮“栋梁”们这时早就和他同床异梦了。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虽然痛击了前来捣乱的契丹军，

但取胜之后就开始自保，任由契丹军南下。而石重贵的姑父杜重威（此时已经避石重贵名讳改成杜威）以及李守贞等人被契丹军包围弹尽粮食后，干脆做了好汉，投降契丹。

耶律德光为了榨取杜重威的剩余价值，骗杜重威说等拿了石重贵后就让他做中原皇帝，还假模假样的做了套龙袍给杜重威。杜重威好象中了头等奖一样，乐的差点晕过去。为了讨好“预备干爹”，竟然调戈南向，派先锋张彦泽率领“契丹军”去攻汴梁。

直到张彦泽的“大军”攻到汴梁城下，石重贵这才知道姑夫已经投降契丹，知道大事已去。石重贵再找冯道等人议事，事情都到了这一步，那还有什么法子？议来议去，只议出一个字：降！

开运三年（公元 946年）十二月，石重贵放下皇帝的架子，以“孙子”的身份给耶律德光写了一封求降书，希望耶律爷爷“惠顾畴昔，稍霁雷霆，未赐灵诛，不绝先祀。”自己将“荷更生之德，一门衔无报之恩。”

不久，耶律德光率契丹军来到汴梁，接受石重贵的投降，但并没有见石重贵，而是把石重贵的一家老少关在封禅寺。耶律德光大摇大摆的来到宫中，做起了中原的皇帝。石重贵被耶律德光“封”为负义侯，连同冯氏等人押往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安置，后晋灭亡，前后存在十年。公元 964年，石重贵死于黄龙府，冯氏不知下落。

而石重贵的“诸葛军师”景延广想跑没跑了，成了契丹人的俘虏，契丹人准备将他押回国严惩。景延广害怕酷刑折磨，趁人不注意，自杀身亡。

第六章 从黑暗走向黎明——刘知远 刘承祐 郭威

一

关于晋朝的灭亡，表面上是因为景延广惹恼了耶律德光，致使出兵灭晋。正如王夫之所言：“景延广抗不称臣，挑契丹之怒，而石晋以亡，古今归罪焉，流俗之论无当于是非，若此类者众矣。”接着王夫之又评论道：“重敛中国之所有，以邀一日之欢，军储不给而军怨于伍，流离载道而民怨于郊。”并认为晋朝的灭亡，桑维翰要负主要责任，“石氏之亡，桑维翰实亡之”。

王夫之说的并非没有道理，桑维翰当初极力劝说石敬瑭向契丹称臣称儿，并割让幽云十六州和岁输三十万给契丹，导致了北方防御体系的崩溃和养肥了契丹人的贪婪。桑维翰是个该死的罪人，但比他更该死、更应该被钉在历史耻辱柱的人是石敬瑭。

就比如现代人一提南宋的民族英雄岳飞被冤杀于风波亭，就会条件反射般的想起是秦桧害死了岳飞。但正如明朝文学家文征明在《满江红》一词中所言： “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如果不是岳飞“还我河山、迎还二圣”的主张激怒了宋高宗赵构，秦桧又何必和岳飞过不去？

桑维翰也是如此，即使桑维翰的主张祸国殃民，但没有石敬瑭的同意，“梦想”也不可能成真。真正导致石敬瑭建立的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正是石敬瑭本人。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石晋的十年不过区区一瞬，但石晋所造成的历史恶果，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感觉的到，石敬瑭不愧是“千年风云第一人！”

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终于如愿以偿的坐在大梁宫中，该死的石重贵想和自己做对，也遭到了可耻的失败。现在数千里大好河山成了他耶律德光的家产，心中那个痛快啊。耶律德光喝着美酒，搂着美女，对跪在地上对自己狂拍马屁的原晋朝官员们说：“我之所以能够灭掉石重贵坐在这里，是因为我对你们的了解远大于你们对我的了解。”耶律德光又问“人尽可夫”的冯道先生：“你老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冯道大义凛然的回答道：“臣是个无才无德的白痴老家伙！”耶律德光大笑，又问：“那么现在天下事混乱成这个鬼样子，老先生认为该怎么办啊？”冯道既来拍马屁，就不会半途而废，说道：“天下的老百姓受苦受难，现在即使如来转世也救不了，只有皇帝陛下才能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

这马屁拍的极有水平，那帮跟屁虫和冯道根本不是一个重量极的，怪不得耶律德光对冯道“宠幸有加”，封他做太傅。

可冯道谄媚的笑容还没有退去，耶律德光就派出契丹族骑兵打着给战马找草料的名义到民间“打草谷”，实际上就是抢夺老百姓的财物。如果单是劫财还罢了，契丹骑兵还劫命，见着壮年男人就用刀砍死，老弱病残就地给活埋了，河南山东一带百姓死伤无数。狼子野心，果然与众不同，石重贵再昏愦无能也没干过这个。昏君固然无能，但比起无耻的暴君来说，更容易让人接受，毕竟昏君对社会造成的伤害远远小于那些“想再多活五百年”的暴君。

老百姓没想到走了一个石重贵，来的却是一个比石重贵更加残忍暴虐的杀人狂，大失所望，恨透了契丹人。当然胡人中并不是个个都象耶律德光那样，还是有仁君的，胡人里面头一号的仁君就是前秦天王苻坚，如果中原的百姓能接受苻坚的统治，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面对这个一个更加混乱的局面，在太原官署中密切关注中原态势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禁不住春风满面，心中暗喜。耶律德光越胡闹，他就越不得人心，自己趁乱夺取中原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然刘知远知道现在还不到和耶律德光翻脸的火候，表面上对契丹称臣，甚至还乐于接受耶律德光作自己的义父（耶律德光经常“知远儿”的乱叫唤）。说来也有趣，在晋汉之际的这十年中，想做耶律德光干儿子的有一大把，比较著名的就有赵延寿和杜重威。这二位是铁了心要认耶律德光做祖宗，而刘知远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耶律德光罢了。

五代共存在了五十三年，头一代朱梁存在的时间算是最长的，也仅有区区十六年。而存在时间最短的就是刘知远建立的后汉，居然只存在了四年。现在的大学生在象牙塔中挥霍完人生中最值得回忆的四年青春，然后做鸟兽散，各奔前程去了，刘知远的后汉也就是这点可怜的时间。不过刘知远可不是象朱友贞、石重贵这样的草包，他在五代中的“级别”也仅次于柴荣，和朱温、李克用、李存勖、李嗣源、郭威是同一个“重量级”。就是在位时间太短了，不过一年就呜呼了，不然是可以有更大做为的。

刘知远虽然姓刘，却是正宗的沙陀帮出身，和李存勖、李嗣源一样都是当时的“国际友人”。历史上姓刘的皇帝不少，但除了前三汉（西汉、东汉、蜀汉）和刘宋外，其他都是”冒牌货”，比如灭了汉人政权西晋的“刘邦后人”刘渊。当然，“英雄莫问出处”，只要有本事就行，“纯血统论”是不应该有市场的。

刘知远和晋高祖石敬瑭是白骨堆中滚出来的交情，虽然后来石敬瑭对刘知远有所猜忌，毕竟这个时代想当皇帝的人太多，能当皇帝的人也太多。但不管怎么样，石敬瑭还没有把刘知远怎么样，让他当上了当时天下第一重镇河东的节度使。

石重贵和耶律德光闹翻之后，刘知远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暗中养精蓄锐，只要天一下雨，他这条潜龙就要乘势上天。

二

刘知远和所有在乱世中取事的枭雄一样，都是演戏的高手，他表面上对契丹称臣，以争取有利的战略空间。同时又多次对部下扬言要劫回已经动身北上的前晋朝皇帝石重贵，说是要迎还“圣主”，在晋阳继承大晋朝的香火。傻子也知道刘知远在骗人，果然，刘知远跟真事似的派兵去“救”石重贵，但这时石重贵早就把户口迁到黄龙府去了，刘知远“空欢喜（实际上是真欢喜）”一场。

南宋大英雄岳飞想“迎还二圣”，不仅是出于臣节，更出于民族大义。而且岳飞也不是一个具有皇帝气质的枭雄，他是一个英雄，真正的英雄。刘知远没这么高尚，他只需要对自己负责，至于自己坐视石重贵灭亡，他不会有什么歉疚之情，乱世中谁不想做皇帝？而且石家的也没有给李家的尽忠，我又凭什么给石家的尽忠？没这个道理！

手下的兄弟们也知道刘知远想干什么，反正石重贵已经完蛋了，又

不想跟着耶律德光做“二等公民”，自然就希望刘知远能当皇帝。刘知远“大怒”，骂道：“你们知道个屁！现在契丹人实力这么强大，我们根本不是耶律德光的对手，这事以后再说。”刘知远表面上说的是实话，但他考虑的却是自己的舞台表演还没有结束，不能让人看出来自己是个“皇帝迷”，要做也要让人觉得他是“被迫”做皇帝的（古往今来，被“迫”做皇帝的何其多也！）。

各地的军阀看到契丹人在中原胡作非为，也知道耶律德光兔子尾巴长不了，自己的实力又不做不了皇帝，许多人写信给刘知远，劝他“顺应历史潮流”。刘知远的头号心腹、侍卫亲军都虞侯郭威便劝刘知远说：“耶律德光残暴失人心，天下多以主公为首望，现在主公不能再推让了，万一其他人乘虚取主公而代之，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刘知远点了点头，说道“有理！”

郭威说的是实情，虽然中原那些军阀没实力做皇帝，但南边的南唐却有这样的实力，南唐名臣韩熙载也劝李璟早点北伐，说的和郭威一样。如果李璟在石重贵北上之际出兵，打着一路直扑开封，一路出齐鲁，成功希望还是非常大的。刘知远是当时中原军阀中实力最强的，但如果横向和南唐比较，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何况南唐有位真正的名将--刘仁赡，对付郭威不是问题。可惜李璟不是柴荣，换成柴荣早就动手了。

公元 947年 2月，刘知远在晋阳称帝，国号汉。在刘姓建立的朝代中，除了卖草鞋的刘裕建立是的宋，其他的全都称汉朝。不过刘知远当了皇帝，但并没有建立自己的年号，而是说什么“晋德巍巍，不忍忘也！”，依然使用晋朝的年号，不过刘知远放弃开运年号，而称天福十二年（看来石敬瑭果然“德行深厚”）。刘知远这么做，当然不仅因为石敬瑭对自己有恩，也有对石重贵对自己猜忌的一种报复。

刘知远称帝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犒赏拥戴自己的将士们，他是带头大哥，不放点血，弟兄们会有意见的。但自己手头比较紧，拿不出多少钱来。刘知远准备去民间问比他还穷的老百姓们“借”钱，他的贤妻李氏这时站出来对刘知远说：“陛下刚刚建立基业，民心未必心服，现在去搜刮民财，老百姓会失望的，这不是陛下所应该做的。这样吧，妾这里还有一些积蓄，不算多，但还可以堵住将士们的嘴，不让他们对陛下离心离德。”刘知远这个感激啊，不住的对老婆大人打躬做揖。刘知远下令把自己所有的私房钱都拿出来，按人头分了下去，果然将士们都高兴的连呼皇帝万岁。

这个李皇后就是四大南戏之一的《白兔记》中那位大名鼎鼎的李三娘，有意思的是，她嫁给刘知远即不是青梅竹马，也不是媒婆介绍，而是被刘知远看中，强行抢过来的。不过两口子极为恩爱，这也许是前世注定的缘份吧。

而这时仍在大梁宫中喝酒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依然在放纵他的骑兵去民间“给战马寻找草料”，老百姓受尽了契丹人的凌辱，各地纷纷爆发反抗契丹野蛮统治的起义。耶律德光有些坐不住了，仰天背起诗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他想家了。

借口他的老娘述律太后想他了，要回家看看。可那帮靠拍马屁混日子的前晋朝官员都舍不得他走，不知是哪个笨蛋出了个主意，说可以把

太后老佛爷接到这啊，这里的生活条件多好。耶律德光见这厮不亮事，气的直翻白眼。

开福十二年（公元 947年）的三月，耶律德光留下他的表兄兼大舅哥萧翰留守大梁，把大梁的金银宝贝连同太监宫女都带着，踏上了节后返乡的路程。耶律德光在《辽史》中的评价很高，元朝脱脱说他“威德兼弘”，可这个“威德兼弘”的大皇帝在回国途中也不放过饱受苦难的老百姓，派出骑兵继续掠夺民财。尤其残忍的是，耶律德光在路过相州（今河南安阳）时，契丹军大肆屠杀，奸淫妇女，将城中的男人近乎杀绝。最最让人不能容忍的是，契丹军还虐杀婴儿，用嗷嗷待哺的婴儿扔在空中，当婴儿掉下来的时候用刀捅死，这帮禽兽不仅不以为耻，反而以此为乐。（野蛮！无耻！）

如此残忍暴虐，老天也不容他，当人面兽心的耶律德光行到栾城（今河北栾城东）时，染上重疾，勉强走到了杀胡林，因医治无效，呜呼毙命。契丹人带着耶律德光被掏空的尸体回国，他的侄子耶律兀欲继位，尊耶律德光为太宗皇帝。

刘知远知道了耶律德光的死讯，将前不久耶律德光赐给他象征地位的木拐子扔到地上，召集文武议事出兵规复中原。大多数将领七嘴八舌的建议先取河北，但郭威却有不同意见：“虽说耶律德光死了，但尚在河北的契丹军实力还很强，各地的契丹军要是玩坚壁清野，我军将进退无路，自取灭亡。不如沿汾水南下比较安全，这边没有契丹军队，而且各路豪杰多归心陛下，不过十几天我们就能拿下河南。河南是中原要州，河南一下，天下自定。”

还是郭威有军事头脑，兵法云“避实击虚”，比如想上树摘果子，有梯子不用而学猴子爬树那是天字第一号的笨蛋。刘知远紧紧握住了郭威的大手说道：“朕，也是这么想滴。”

刘知远为了安全起见，让他的亲兄弟刘崇（就是后来北汉的老祖宗）留守晋阳，这是根本之地，千万不能中原没到手，把老本给赔掉了。刘知远又命令在上党一带的史弘肇所部取潞州和泽州，自己率大军走西路，经晋州（今山西临汾）、绛州（今山西新绛）直趋陕州（今河南三门峡）。

没多久，前线就送来捷报，说大将军史弘肇已经取下潞州和泽州。二州是河东与河南之间重要的枢纽重镇，史弘肇的胜利扫除了敌对势力对河东的威胁，还可以让刘知远率领的主力顺顺当当的进入河南。

而留守汴梁的契丹宣武节度使萧翰也是个风流公子，在汴梁城中风花雪月了一些时日，当听说刘知远要来，还算有些自知之明，知道自己那两下子不够史弘肇塞牙缝的，三十六计走为上。临走之后，萧翰自作聪明，想在刘知远那里埋下颗定时炸弹，找来已经十几年没有动静的唐明宗李嗣源的老婆王氏（花见羞）和小儿子李从益，假传死鬼耶律德光的旨意，强迫李从益当中原的代理皇帝。王氏知道要大祸临头了，不禁哭出声来：“刘知远是好得罪的吗？你这不是害人吗？”萧翰管不了那么多了，收拾好金银细软窜回契丹。

三

天福十二年（公元 947年）六月，大汉皇帝刘知远跟游山玩水似的来到了汴梁城，前不久还跪在地上舔耶律德光臭脚丫子的“契丹大

臣”们，听说新主子来了，都争先恐后的去拜见。反正这年头皇帝多，一天换一个，跟谁不都一样？有吃有喝就行了。已经不要脸了，这时再讲什么气节会被人家笑话的。妓女“人尽可夫”，这帮人连妓女都不如。妓女出卖的只是肉体，而这干子“俊杰”出卖的却是灵魂。当一个人失去了灵魂，我们就可以把他看成“死人”，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刘知远听说李嗣源的小儿子在汴梁监国，脸色一沉，李嗣源死了十多年了，你李从益跑出来捣什么乱？我的地盘不容别人染指。派人去宫中“帮助”王氏和李从益自杀，让他们和早就做鬼的李嗣源骨肉团圆去了。王氏死前说的非常可怜：“我儿子根本不想当皇帝，是契丹人强迫的。皇帝为什么不发发慈悲，留下李从益，每年也能给明宗皇帝扫一下落满灰尘的陵墓。”

李从益和刘知远素无仇怨，也根本没有自己的政治势力，他不过是被契丹人利用的棋子罢了，他对刘知远能产生什么威胁？刘知远如此下狠手，唐明宗李嗣源的威望在这时还有一些影响，刘知远此举让许多对刘知远抱有期待的人非常的失望。杀了李从益，刘知远又能得到什么？

在契丹撤军后，中原出现了权力真空，虽然刘知远是当时实力最强的，而且已经做起了大梁城的主人。但还是有些人瞧刘知远不起，仗着自己手上有七八个弟兄、十几条枪，非要和刘知远掰掰手腕子，契丹的邺都留守杜重威就是这么一位角色。

杜重威肚子里有几个蛔虫，刘知远一清二楚，刘知远进入汴梁后，就立刻下诏，就以大汉皇帝的名义，调杜重威任宋州节度使，象邺城这样的军事重镇不能落在杜重威这个朝三暮四小人的手里。可杜重威哪里肯听，把来使给轰了出去：“回去告诉你家皇帝，别想打杜老爷的主意。”

刘知远一听：“什么？不想过来？那朕就去请你过来吧”。天福十二年的闰七月，刘知远派出天平军节度使高行周和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彦超率军到邺城去 “请”杜重威赴任。杜重威连刘知远都不当个人物，还能瞧上高行周？立刻派儿子杜宏遂去还在镇州的契丹大将满达勒（也译麻答），满达勒让部将杨衮（不是演义中那个火山王杨衮、杨六郎的爷爷。杨延昭祖父本是杨信，后汉麟州刺史）去邺城解围。

可当杨衮来到刑州（今河北邢台）时，听说满达勒已经被汉兵给驱逐出境了，哪还有心思去救杜重威，自儿玩去吧，杨衮也窜回契丹去了。杜重威无奈，只好死守，不过杜重威还能撑的住，高行周打了二个多月没攻破邺城。

到了十月，刘知远见高行周的面子不大，只好亲自来请了。刘知远亲自率军攻城，但没想到杜重威身上有刺，被狠狠扎了一下，死了一万多将士。刘知远大怒，围城不攻，准备饿死杜重威。杜重威这才有些害怕，饿死的滋味是很难受的，在得到了刘知远“投降就不杀他”的保证后，灰不溜秋的开门投降了。刘知远说话算数，没杀杜重威，但将杜重威的家产充分，犒赏三军。留下高行周留守邺城，大驾回京。

可当刘知远刚回到开封，迎头就遭了一棒：皇长子开封尹刘承训已经病故了。刘承训为人厚重，也很有政治才能，在短命皇帝“肆虐”五代的情况下，刘承训是后汉王朝多活几年的最可靠保证。可惜早死，只有二十六岁。怪不得刘知远哭的死去活来，自己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合格

接班人说没就没了。而次子刘承祐年少贪玩，轻佻无行，这让刘知远如何放心的把江山传给他。

当然，即使刘承训能顺利的继承皇位，不见得就一定能让后汉王朝的存在时间超过五代统治时代最长的后梁。五代之所以历年短促，并不全因为各个朝代的第二代继承人的责任，这是一个历史大环境的问题。五代是唐朝藩镇之祸的延续，问题出在军事控制权的分流。五代加上十国的开国帝王绝大多数都是军阀出身，而第二代则基本上没有军事经验。在这个一个谁会打仗谁就能当皇帝的时代，军事能力才是硬通货。

安葬完了刘承训，刘知远心神恍惚，难过了好些日子。这也难过，人生有三大痛：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沉重的心理打击不是一时半会就可以消除的，甚至要陪伴着老者痛苦的度完余生。人生有时就是这样残酷，没人希望这样，但一旦变成事实，又不得不去承受。人改变不了什么，唯一能改变的也许只有自己的年龄，随着日起日落，慢慢的老去，直到死亡。

转眼就到了新年，刘知远强打精神，照例大赦天下，但不接受群臣的拜年，儿子都死了，哪还有心思搞这些。去年称帝还在使用石敬瑭的天福年号，当时因为形势所然，现在政局相对稳定，也就没有必要再抗着石敬瑭的破旗了，下诏改天福十三年为乾佑元年（公元 948年）。过了两天，刘知远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刘暠。有点意思的是，历史上只有两个帝王的名字带暠，一个是唐朝李氏的先祖、五胡十六国时期的西凉文昭王李暠，一个是汉朝刘氏的“后人”刘知远（当然刘知远和刘渊一样是冒牌的）。

刘知远又忍不住在想死去的大儿了，越想越难过，经常流泪不止。刘知远终于病倒了。勉强熬了几天，病情越来越重，刘知远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便召来史弘肇、郭威、杨邠等人托孤。刘知远忍着病痛对他们说：“我已经不行了，趁现在还能说话，先把后事安排好。皇次子承祐少不经事，你们待他要向待我一样。”临终前又说了一句：“杜重威还活着，对承祐是个威胁，我死后你们就立刻除掉他。”

说完刘知远就崩了，时年五十四岁，在位也仅仅十个月。在五代十国历史上的开国帝王中，也只有后蜀高祖孟知祥能和刘知远“平起平坐”，孟知祥比刘知远还“过分”，只享受了五个月的皇帝滋味就死了。

四

乾佑元年（公元 948年）二月，郭威等人遵照遗诏，请出年仅十八岁的周王刘承祐继位。刘承祐是个听话的孩子，老爹死前最大的遗愿就是除掉惹人嫌的杜重威，那还有什么好说的。派人将杜重威爷几个全都拿到，一人赏了一刀，见阎王去了。围观的老百姓对杜重威的罪有应得无不拍手称快，甚至当杜重威人头落地后，都奋不顾身的上前去割杜重威的肉，扔到嘴里狠狠的嚼着，以消解这几年对大汉奸杜重威的愤恨之情。

这一幕在 681年后再次上演，“大汉奸”袁崇焕被凌迟处死，老百姓都抢袁崇焕的肉吃，对汉奸的痛恨何其之深。只可惜了袁督师，国家栋梁就这样被自己倾心爱护的老百姓一口一口的生吃掉，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悲哀的事情。相比之下，杜重威是算便宜的，因为在五代时就已经有了凌迟，赏他一碗刀头面，也算是给足了面子。

刘承祐继位之后，援照旧例，大封文武百官。虽然一朝天子一朝臣，但刘承祐刚当上皇帝，还没有自己的政治势力，自然不宜在那些老臣头上动土。而且这帮人都是老油精子，把他们惹毛了，再“强迫”某个谁出山当老大，刘承祐是应付不过来的。

在刘知远留下的这干子旧臣中，“内部总理”杨邠、“首都卫戍司令”史弘肇、“国防部长”郭威、“财政部长”王章是其中的核心骨干力量，刘承祐虽然是皇帝，但年少不懂事，军国重事由这四位负责。而那位“德高望重”的太师冯道，则只是被当成了后汉王朝的装饰品，一只美丽的花瓶，冯道也懒的去掺和政事。这年头太乱了，在家养鸟多好，行将就木的老朽了，也没兴趣去管那些破事。

杨邠和史弘肇是刘知远的贴身死党，对刘家的忠诚是没得说，但这二位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贪财。以他们现在的身份，只要起了贪念，就必然会干出权钱交易的勾当来。曾经投降契丹的原凤翔节度使侯益因和取代他的王景崇关系不好，便拿出重金贿赂杨史二位，请他们在皇帝面前给王景崇泼点粪，最好能干掉他。王景崇在京中有耳目，自然知道了这件事，气的当初在交接的时候没杀到侯益。

五代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只有区区五十三年，但其混乱程度可以说“骇人听闻”。由于中央权威的丧失，地方上的军阀虽然对中央政府还保持名义上的从属关系，但真正能听话的根本没几个。正如宋代军事评论家何去非所说：“夫以功就天下者，常有强臣；以力致天下者，常有骄兵。”，藩镇上有强臣，下有骄兵，一旦觉得形势有利，就会扯旗造反，谋取更大的利益。

当刘承祐还没有皇帝宝座上坐热的时候，就接到了前线的急报：护国节度使李守贞自称秦王，反于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并已经攻陷潼关。后汉的陕州兵马都监王玉在潼关打败李守贞，夺回潼关不久，又传来永兴（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牙将赵思绾在取得了长安城中的控制权后也反了，并接受李守贞的“伪职”。

赵思绾这个人很普通，当时象他这样级别的人物成千上万，但他有一个特别的辟好，是一般人所不敢去尝试的。就是赵思绾喜欢生吃人肝，说：“吃了人的肝，能益寿延年。”甚至当他把肝吃完后，被取出肝的这个可怜人还没有断气（残忍至极！）。朝廷派出镇宁节度使郭从义讨伐这个畜牲，保义节度使白从珂去讨伐李守贞。

到了六月，凤翔巡检使王景崇因为不愿意接受朝廷的调令改任邠州（今陕西彬县），同时向“秦王”李守贞和后蜀皇帝孟昶称臣，和朝廷公开对抗。

这三个叛镇地界连在一起，自然抱成团儿，不然各自为战，让朝廷个个击破，他们才没这么傻。朝廷方面接连接到藩镇造反的消息，刘承祐年轻不懂军事，自然有些害怕。但朝中主事的四大臣根本没怵到这三个毛贼，人家都是大风大浪中历练出来的，什么场面没见过？朝议决定由

郭威任西征军主帅，全权负责西线战事，“都督中外诸军事”。

郭威当然愿意去，不仅因为平定三镇的叛乱本是自己的份事内，更主要因为他可以借这个机会在军队中扩大自己的势力，乱世中军权即政权，没有军权，职务再高也一切免谈。出发之前，郭威特意跑到冯道太

师的府中，请他给自己出些主意，毕竟人家是个“久经考验”的老江湖，问问也好。冯道说的倒是和郭威想的差不多，：“李守贞出手很大方，丘八爷们都愿意为他卖命。所以郭大人你也要学学李守贞，不能对当兵的小气，不然他们就敢在阵前把你卖了。更何况公家的钱不花也没人说你好，铁公鸡千万做不得。清廉者众人恶之，郭大人要记得老朽这句话。”郭威听了很有道理，握住冯道的手说：“冯大爷，您真是位思想家！”

世界上什么饭最好吃？公认最经典的答案就是：不花钱的饭最好吃。公家的钱，你不拿，自会有人拿，别人拿了还骂你脑子有水。花公款除了少数人心疼，没人觉得可惜。当然该花钱的一定要花，钱就是用来花的，不然要钱何用？只是不该花的乱花，公家的钱是从天下掉下来的？还不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指望道德的约束，在人性属私的时代，根本不起作用。同样一个水笼头，公家的水让他淌去，花你的钱了？要是自家的水笼头淌着，不心疼死？乱世用重典，当然这个乱世也包括道德的乱世，人类历史上几乎就从来没出现过什么道德盛世。不要去讲什么大道理，办法只有一个：乱花一块钱的公款，扣你十块钱的私房钱。

其实不用冯道说，郭威也知道该怎么做。大军一边西行，郭威一边慷国家之慨发银子，等到了前线，郭威在军中的威望急速提高。从古自今，人都是金钱的奴隶，没有几个人能例外。见钱不眼开的大概只有两种人：盲人和富翁。

这次平叛和以往有些不同，以前多是一路军阀造反，现在则是三路一起反。郭威召集众将商议先掐哪一路，许多人认为赵思绾和王景崇实力较弱，柿子先捡软的涅。而镇国节度使扈彦珂则有不同看法：“诸位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们想过没有，如果先攻永兴和凤翔，万一战事不利，而李守贞又抄了我们的后路，那么我们腹背受敌，如何应对？李守贞实力最强，只要打掉了李守贞，赵王二贼兵少，一鼓就可拿下了。”

郭威点了点头，扈彦珂的建议是正确的。李守贞虽然在三镇中实力最强，但和官军没法比，并不难对付。拿掉李守贞，吓也能把赵思绾、王景崇吓死。

五

拿定主意后，郭威命白从珂和宁江军节度使刘词出同州（今陕西大荔）自西线、昭义军节度使常克恭出潼关方向自南线，自已率主力从陕州（今河南三门峡）方向自东线，三面合围李守贞。

郭威确实是个难得的帅才，他深谙将将与将兵之道。大老爷们辞妻别子出来闯江湖并不容易，这是把脑袋别在裤腰上的买卖，他们除了希望得到饷银来养家糊口，更希望得到尊重，毕竟他们也是人，所有的人都有尊严，只是有些人不想要，而大多数人都需要尊严。郭威放下“天下兵马大元帅”的架子，和士兵们打成一片，甚至一起搅马勺子。对那些手脚不太干净的军卒，郭威也不责骂，最多说不下为例。即使立下了鸡毛蒜皮般的小功，郭威也是重重的有赏，反正是国家的钱，花了没人心疼。

这样好的大哥，弟兄们好久没遇上了，即使先帝刘知远也逊着郭威几筹，自然对郭威感激涕零，誓死效命。而郭威带来的这支军队，李守贞曾经也带过，所以李守贞觉得自己曾经对这帮兄弟不错，他们不会真

心的为刘家的卖命。可李守贞哪知道，这些人早就被郭威给收买了，他们现在并不是为朝廷卖命，而是给郭威卖命。

郭威率军攻到河中城下，并没有急着攻城，而是将河中团团围住，郭威想："我就这样和你李守贞耗着，看咱俩谁能耗过谁？"手下的将士并不理解，郭威对他们说："河中是西州大郡，城高池深，难以强攻。我们有的是粮食，坐着慢慢的吃喝，等到城中粮食用尽的时候，军心瓦解，到时我们不战可胜。"

果然，李守贞渐渐撑不住了，粮食越来越少，再这样耗下去非耗成木乃伊不可。李守贞派兵出城挑战，但被汉军给射了回来。李守贞情急之下，派出部将朱元冒死突围前往南唐求救，希望南唐能出兵救他。南唐和河中远隔千山万水，远水救不了近火，南唐皇帝李璟也不想开罪汉朝，轻启战端。派出一支军队在边境上转了几圈就回去了。李守贞没招了，只好坐在城中等死。

而在在凤翔造反的王景崇则好运气，请来了后蜀的救兵。蜀兵倒是能打，在凤翔城下连败汉军两阵，前线指挥赵晖只好退至宝鸡。赵晖急向郭威告急，郭威直骂孟昶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为了慎重起见，郭威亲自去凤翔会会蜀军，行前对白文珂等人说："李守贞被逼急了有可能要跳墙，你们给我当心一点。"说完，郭威动身去凤翔。可没等郭威到地方呢，探子来报蜀军因为粮食吃光了，撤回西川去了。

郭威心里这个骂啊："拿我当猴耍？"当然凤翔没事最好，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干掉李守贞。而这时的李守贞已经被困将近一年了，能吃的差不多都吃光了，手下的弟兄们见李守贞已经被吃穷了，也不想跟他玩了。乾佑二年（公元 949年）七月，郭威看到时机差不多了，对各军下达了总攻的命令，汉军吃饱喝足之后，开始攻城。

李守贞也开始做最后一博，人生本就是一场赌博，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未来赌自己的未来（有些绕口，呵呵），前唐李从珂不也是在河中被官军围困差点做鬼了？何况李守贞手下有一个叫总伦的"神僧"说李守贞有贵相，李守贞恍惚间就觉得自己是李从珂在世了。

可惜，他不是李从珂，即使是，也斗不过郭威，郭威何等厉害？！李守贞派出的好几路敢死队都被汉军给灭了，其他人都不愿意陪李守贞见阎王，多数投降了官军。李守贞长叹一声："自做孽，不可活！"，带着妻小自焚了（这点倒善学李从珂，五代时战败者都喜欢自焚？）。官军闯入府中开始刮地皮，看能不能捞点银子。

来到内宅，官军看到有一个盛妆女子坐在厅前，官军不知道她是谁？面面相觑。有胆大的问一句："你，你谁呀？"这位女子大喝道："我是谁？魏国公、守中书令、平卢军节度使符彦卿长女的便是！我父与郭太尉向来莫逆，我即郭太尉女也，你们敢动我一下，小心灭了九族！"原来她就是李守贞的儿媳妇、符彦卿的大女儿，李守贞准备自焚，让儿子李崇训快把符氏找来一起死，可符氏并不愿当李家的陪葬，躲了起来。符彦卿的女儿，谁敢动她？肃立不动。有人传报郭威，郭威来到内宅，对符氏大加称赞："汝能在乱战之际周旋于强锋之间，不愧是女中丈夫，冠侯公有此女，宜为将门增辉。"郭威命人护送符氏还京。后来郭威因为非常喜欢符氏，便作伐于符彦卿，将符氏嫁给了郭威的养子柴荣。而给李守贞出主意的那位"神僧"总伦被驴车载往汴梁市中凌迟处死。

永兴的赵思绾见势不好，急忙写了一封“悔过书”派人送到汴梁，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希望政府能对自己宽大处理。刘承祐觉得人难免会犯错误，赵思绾同志人还是好的，误入歧途而已，便给了他重新做人的机会，并封赵思绾做华州（今陕西华县）留后，没过多久，郭威就把赵思绾给做了，原因是赵思绾“复有不臣之心”。郭威本想千刀万剐了赵思绾，但赵思绾要求给点面子吧，好歹同朝一场，郭威便痛快的给了他一刀。

虽然这时王景崇还在，但已经掀不起多大的风浪，郭威决定先不去理会王景崇。下令打扫战场，犒赏三军完毕，大军高唱凯歌，回到汴梁城。

刘承祐自然激动的几天没睡好觉，乱臣贼子们被送上西天，自己就能过上安稳日子，当然非常的感激郭威。郭威不傻，知道即使自己的功劳最大，也不能吃独食，便说：“这次平叛臣功微不足言，陛下英武以及诸大臣用力，臣不过因势成事，不敢贪功。”

可郭威天生是个劳碌命，刚回京没歇息几天，就接到契丹南下的消息。刘承祐没办法，只好再请出郭威，让他出镇邺都，防御契丹人。郭威很听话，说去就去，安顿好家里的事情后，带着养子柴荣赶往邺都。柴荣本是郭威的内侄，能力出众，郭威特别喜欢这个内侄，后来干脆收做养子。

郭威做为“国防部长”，南征北战是少不了他的，而朝中的事情则交给杨邠、王章和史弘肇三人。郭威和这三位是铁杆朋友，而且还是政治上的坚定盟友。虽然名义上的皇帝是刘承祐，但实际上掌握最高权力的则是他们四位，一荣俱荣，一辱俱辱，自然要“精诚合作”了。

不久，在凤翔做乱的好汉王景崇看到李守贞和赵思绾都完蛋了，心灰意冷。王景崇觉得朝廷不会放过自己，赵思绾如何？还差点给剐了。他便找个借口把亲兵给支了出去，抱来一桶猪油木柴什么的，掏出打火机，念了三声：“着！”，大火一起，便成朽骨。

六

在辅政四大臣中，如果单从能力上来说，他们都是一等一的人才。但如果要论起政治斗争经验来，杨邠、史弘肇、王章三人实在比郭威差远了。按现代话说，郭威很会做人，也就是“情商、智商”都比较高。而那三位爷有“智商”没 “情商”，做人做的一塌糊涂。

郭威对知识分子非常尊重，他知道乱世虽然要靠武力说话，但真正能取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智慧，知识分子是得罪不起的。但杨邠他们三个却对不极不以为然，郭威回朝办事，有次在在朝会上，杨邠等人准备让郭威以枢密使的身份坐镇邺都。刘承祐一时没拿定主意，转头问吏部尚书苏逢吉：“前朝有无此例？ ”

苏逢吉和郭威等人根本没穿一条裤子，枢密使权位极重，苏逢吉当然不想让郭威得势，说道：“枢密使掌天下军务，轻易不授外镇。”郭威为了避讳，不好说什么。史弘肇却不高兴：“郭枢密才干不世出，况带枢密守大镇，可以震服诸道。陛下不要听别人的闲话。”刘承祐想想也是，便准史弘肇议。史弘肇得便宜就卖乖，埋怨苏逢吉多事。苏逢吉更是一肚子的恼火：“史公！中央控制地方，这是王道。现在地方权重，对皇家权势威胁极大，史公不晓前朝故事么？”说完苏逢吉调头自去。

第二天，朝中重臣到大司徒窦贞固府中喝酒议事，两派又发生了严重冲突，史弘肇是个粗人，当即就恼翻了，倒满一杯酒递给郭威道：“昨天朝议有屈郭贤弟，今日弟且尽此樽，聊为慰劳。”苏逢吉也不想得罪郭威，也举杯劝酒：“昨日逢吉也是公事公议，非是针对郭大人，幸勿介怀。”史弘肇特别讨厌苏逢吉这些读书人，酸不溜湫的，当即大喝道：“平定天下，削平祸乱，靠的是长枪大剑，烂笔头子有何用处？能画出个鸟来？！”

王章虽然和史弘肇私交极好，但王章执掌财政，天天和“烂笔头子”打交道，一听就不太爽，回了句：“没有这烂笔头子，财政收入谁来记？”但即使王章为“烂笔头子”说了句公道话，但王章却对知识分子没有多少好感。苏逢吉等人对此极不痛快，在背后不知吐了这三位多少口水了。郭威对此很是担心，也劝过他们对知识分子们的态度稍收敛一些，有好处没坏处，但他们根本听不进去，郭威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了邺都。

没过几天，王章邀请众人到府中饮酒取乐，想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酒过三巡后，大家开始行酒令，史弘肇没玩过这个，便在一旁瞧热闹。这时坐在他身边的客省使阎晋卿要教史弘肇，史弘肇也笨嘴拙舌的在学。和史弘肇闹过矛盾的苏逢吉嫌场面不够热闹，插了一句：“玩输了也就罚两杯酒，只要身边有个姓阎的，输了也没什么。”

哪知史弘肇以为苏逢吉是在讽刺自己原来娼妓出身的老婆阎氏，当下就把桌子给掀了，要揍苏逢吉（真是没事找事！），苏逢吉拔脚就跑，史弘肇哪里肯饶，抽剑就追，被杨邠死死拉住：“兄弟，别激动。苏逢吉臭嘴惯了，不要和这等人计较，而且他是宰相，杀了他，在皇帝面前不好交待。”史弘肇这才罢休。

一场闹剧之后，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大，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程度。苏逢吉为了除去这几个人，便勾结了刘承祐身边的亲信李业、聂文进和郭允明等人，请他们在皇帝面前拆史弘肇的的台。李业他们对杨邠他们经常打压自己，不让自己升官自然恨之入骨，就在刘承祐那里煽阴风。

刘承祐虽然年龄并不算小，但一直没能亲政。权力都在杨邠等人手里，根本不给自己这个皇帝好脸色看，甚至自己选妃也被杨邠横加阻挠，本就一肚子的怨气。和苏逢吉一伙自然一拍即合，年轻人心情盛，准备要干一票大买卖，要玩就玩他个惊心动魄。刘承祐把计划告诉母后，李太后大惊，连忙劝阻。刘承祐气的大骂母亲：“国家大事，老娘们懂个什么？”

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乾佑三年（公元 950年）十一月十三日，杨邠、王章、史弘肇跟往常一样，大摇大摆的入朝。可他们刚来到殿中，还没来得及咒骂这冷天气时，就被埋伏的武士给拿下了，二话不说，刀光齐闪，三颗人头落地。

刘承祐下旨，夷杨邠、王章、史弘肇等人三族，无论少长，尽数诛死。而“三逆”党羽如京使甄彦奇、内常侍辛从审、枢密副承旨郭颙、控鹤指挥使高进、三司都勾官柴训等人，一个也没漏网，凡是被公认“杨党”中人的，天堂无路，地狱有门，从此易人为鬼，黄泉路上，阴惨凄厉。

“杨党”三大骨干虽然被杀，可另外一个“危险分子”郭威还在邺都镇

守，李业虽然奈何不了郭威，但郭威和死党王峻的家少还在京中。一声令下，郭威和王峻满门抄斩，包括柴荣的三个儿子。一时间，汴梁城中血气冲天、哀声四起，让人惨不忍睹。

随后，枢密承旨聂文进奉皇帝旨意召集群臣，宣布圣喻："杨邠、史弘肇、王章等人谋行不轨，乱我祖宗家法，今日朕将这些逆贼明正典刑，天下升平，朕当与众卿同贺！"众人谁敢多放个屁？唯唯是从。刘承祐为了安抚军界，又亲自召集高级将领，好言宽慰："三逆欺朕年幼，乱我家邦，和你们没有关系，不要害怕，朕为你们做主！"这干军爷也在想："皇帝收回大权，先低头再看形势吧。"

王夫之对此评价道："自杨邠等以羽翼刘氏之宿将，威振朝廷，权行疆内，而一旦伏尸阙下，如圈豚之就烹。"杨邠等人的失败，有一大部分是他们自己的责任，要说才干，他们都有，但为人严刻，不晓人情。他们只是擅专威福，趁着皇帝年轻，想风光几年罢了。三人中杨王二人不通军务，史弘肇倒懂点军事，但性格上的缺陷决定了即使史弘肇真的想反，也不会有多少人跟他，纯粹的武人是不可能在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的，项羽威震百国，还不落得乌江自刎？一句话：他们不会做人。

而郭威之所以能侥幸逃过一劫，也是由于他过人的军事政治才干，才能借外敌入侵时外出，其他三位都不适合带兵坐镇。而此时的郭威正在官署中议事，汴梁方向驰来急足，将杨邠等人和家眷遇害一事告诉郭威。郭威一听，几乎疼死过去，柴荣在一旁也气的直跺脚。刘承祐的诏书也几乎同时到来，要郭威"回京议事"。郭威大骂："家人都死了个干净，还让我去议什么狗屁！无乎是要我的老命。"

兵房主事魏仁浦在旁边说道："郭公坐镇邺都，久为京中那帮小人所忌怕。您回京难逃一个死字。要想办法自保，千万不能回去。"郭威又不傻，换了谁敢回去送死？

郭威手下的将军跟他出生入死多年，交情没的说，都劝郭威率军回京找刘承祐"讨个说法"，不然可没人愿意陪郭威去死。郭威狠了狠心，说道："也罢！事以至此，尚有何说！"

命令养子柴荣留守邺都，保住根本重地，万一起事不成，还可以退保河北。柴荣的能力郭威最清楚，把老本交给柴荣也最放心。然后郭威率大军西进，当郭威大军行进至澶州时，捉到了前来刺探军情的小太监鸬脱。郭威正好利用这个小家伙回去给刘承祐送信，说："前者陛下密令郭崇威（郭威大将）暗图于臣，崇威等人不肯杀臣，强迫臣到京中请罪。京中事变和陛下没关系，是那帮小人干的。过几天臣就会到京师，到时是非对错，还请陛下主持个公道！"并让鸬脱把信捎给刘承祐。

这哪里是诚惶诚恐的请罪，简直就是明目张胆的威胁：姓刘的，冤有头债有主，我郭威到了京中要新帐旧帐一起算！不过这也怨不得郭威，即使杨邠他们再有罪，不过弄权而已，绝不罪至夷族，郭威更是冤枉透顶。为你刘家效命犬马，到头来落得这个下场，谁不寒心？

七

乾佑三年（公元 950年）十一月中旬，郭威率领的"上访团"来到滑州（今河南滑县），滑州节度使宋延渥代表大汉中央政府以隆重的仪式

欢迎"上访团"进城。郭威知道自己虽然有理在先，但毕竟这次西进绝不只是找刘承祐"讨说法"，至于要干什么，郭威和所有"上访团"成员

都清楚，事情到了这种程度，谁还不明白？

郭威为了让跟随他的将士下定“上访”的决心，便让心腹、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王殷传话：“郭令公已经告诉我，等到平定京师后，京里的金银财宝，随便大家拿，不拿白不拿。”三军将士们就等着这句话，无不欢呼雀跃。

这么做很不地道，京中的财富也是有头有主的，抢劫是强盗行径，郭威不会不知道。但自己要想利用这个机会成就大事，就必须有所舍弃，道义固然很重要，但相对于自己的利益来说，依然是可有可无，乱世都是这个样子。

当小太监鸮脱把郭威的信捎给刘承祐时，郭威的大军已经开到了封丘（今河南封丘），距离汴梁已经不足五十里，刘承祐吓的面如死灰，不知所措。但刘承祐的“叔父”、兖州节度使慕容彦超（慕容彦超和刘知远同母不同父）大言不惭，说道：“郭威小儿也，不足畏，陛下且看臣生擒老贼于马前。”刘承祐半信半疑，便让慕容彦超出兵前去招呼郭威，随后刘承祐也去前线给慕容彦超助阵。

两军在汴梁北面的刘子坡痛痛快快的厮杀了一场，慕容彦超和郭威方面的郭崇威两马交错，斗在一处。慕容彦超的马有些问题（两个可能：一是饿了，二是想媳妇了），卟通一声栽倒，慕容彦超差点被郭崇威活捉，狼狈的奔回兖州去了。郭军乘势冲杀过来，汉军大败回营。而那些汉军中的头面人物们对刘承祐已经不报什么希望了，嫩鸡斗得倒老鸭子？都跑到郭威帐中卖身去了。不过郭威这时还不想公开自己的政治意图，依然承认刘承祐的地位，便把这些人精都撵回汉营去了。

刘承祐看到郭威这么厉害，越想越害怕，心想斗不过你老郭我可以回京啊，那么高大的城池，守他个三两载不成问题吧。好主意，可当刘承祐带着苏逢吉等人来到汴梁城下时，守城的代理开封府尹刘铢根本不认他老几，大门紧闭。刘承祐大声说道：“快开门，我是当今天子！”话回没完，城上就乱箭齐发，射死许多侍卫。刘铢真够绝的，让我开门，开就是。从城中冲出大批杀手，要取刘承祐的小命。

刘承祐做梦也想不到刘铢会玩这手，吓的朝西北方向狂奔。杀手们紧追不舍，反正已经反了，干脆斩尽杀绝。刘承祐“巡幸”到赵村时，乱军已经杀到了屁股后头，茶酒使郭允明知道活不了，心一横，在刘承祐下马休息的时候，一刀结果了刘承祐。随后郭允明和苏逢吉自杀身亡。

郭威听说刘承祐死了，嚎啕大哭，真是哭的惊天动地，山崩海啸。虽然不排除做秀的成份，郭威对刘承祐的死心情是确实很复杂，如果不是刘承祐听信苏逢吉等人的谗言把杨邠、王章、史弘肇以及自己的家小给砍了，逼的郭威走投无路，郭威也并不希望把事情闹成这样。

不过刘承祐死了，郭威距离金字塔的顶端也就差最后一步了，郭威率军攻城，刘铢抵挡不住，被生擒活拿，郭威对手刃自己家小的这位刘爷恨之入骨，但暂时不及处理此事，先踢进牢里关着。

郭军进城之后，开始大肆抢掠，汴梁城中鸡飞狗跳，一片乌烟瘴气。王殷赶忙来劝郭威：“请主公下令禁止军士抢掠，不然民愤一起，于主公名声不利！”郭威见好就收，反正他已经兑现了自己当初的承诺，现在是到了收回的时候。便下令再有掠民物者斩！郭威言出必行，谁敢不听，城中次序顿时景然。

形势虽有好转，但人心不稳，郭威也知道这时候时机不到，稳定局势是最重要的。郭威率百官去朝见李太后，哭了一通鼻子，李太后也伤感万份，当初刘承祐要听她的话，也不至于弄到这个地步。李太后对郭威说：“皇帝已经崩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再在宗室里头择一位贤王嗣立，奉承大汉基业。开封尹刘承勋和武宁节度刘赟都是高祖皇帝的子嗣，你们在里头选一个吧。”

刘赟是河东节度使刘崇的儿子，但已经入继刘知远为子，郭威等人本想立刘承勋，但刘承勋是个病秧子，生活都很难自理。李太后看出了郭威的小算盘，想拿刘承勋当个傀儡，李太后便把刘承勋请出来，果然是个病号。郭威只好做罢，和众人议定推戴刘赟为皇帝。派老太师冯道出马，去徐州请刘赟过来。

冯道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早就得道成仙了，一眼看出郭威的心思。走之前故意问郭威：“郭大人，你真心拥戴武宁？”郭威怕被这个老家伙当众给他揭了老底，急了，当即指天划地：“天皇皇、地皇皇、我郭威要说半句假话，来世变做黄鼠狼！”冯道眯眯眼，笑呵呵的去了。等冯道走后，郭威叹了一口气：“我这辈子还没说过假话，今天被老家伙逼的做了回伪君子。”

这时镇、定诸州快马告急：辽世宗耶律阮派大军南侵汉境，契丹军在河北腹地横冲直撞，连下安平（今河北安平）、束鹿（今河北束鹿）。镇、定诸州守将急向汴梁告急。

汉朝诸路势力中实力最强大的除了郭威就是河东节度使刘崇。刘崇得知刘承祐在赵村被杀，郭威已经入汴的消息，大怒，准备尽起河东精锐南下和郭威决战，刘家的天下岂能落到这个郭雀儿手里。不过刘崇又听说刘赟要当皇帝，大喜：“我儿子做大汉天子，我就是皇上他爹，这回放心了。”

郭威为了争取更大的战略空间和时间，有意麻痹刘崇，给刘崇写了封信：“武定军聪明英武，真为社稷主，所以朝议拥立。至于我么，我脸上刺着一只鸟，象我这样的丑人哪能做什么皇帝？大哥一定要相信我。”郭威这番鬼话刘崇居然也信，太原少尹李骧看出郭威意图，劝刘崇：“郭威这人大大的狡猾，主公不可轻信，应该出兵太行，给郭威制造军事压力，等到武宁军即位后收兵不迟。”

其实李骧比较稳妥的策略还是有些保守，郭威能间接干掉刘承祐，就不能再玩掉刘赟？对刘崇来说，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南下汴梁，控制朝政，号令天下。那时刘崇自立为帝可矣，立刘赟而自为太上亦可矣，可惜刘崇是个大笨蛋，居然把李骧给杀了。

李太后不懂军务，听说契丹南犯，现在唯一可以调动的也就是郭威了，刘崇还在太原城中准备做“太上皇”呢。只好再让郭威辛苦一趟，去会会契丹人。郭威当然愿意，带着大军朝北行进。可当郭威来到澶州时，手下军兵突然发生哗变，军中有会看天相的对众人大呼：“快看，太阳旁边升有紫气直夺郭公马前，此大祥兆也，当主郭公为天子！”众人大哗，拥住郭威大喊道：“我们已经和刘氏结下死仇，刘赟来了不会放过我们，请侍中自为天子，我们才能活命！”郭威“吓”的花枝乱颤，连连摆手。

当兵的不管不顾，撕下一面黄旗上前就裹在了郭威的身上，众人伏

地山呼万岁，场面壮观。郭威表面上却痛不欲生，昏倒了好几次，闭眼的时候郭威差点笑出来。众人当下就拥着“预备皇帝”郭威南行还京，这一天是汉乾佑三年（公元 950年）十二月二十日。

在“胁迫”郭威做皇帝的诸将中，有一位将军，对这震憾性的场面刻骨铭心。整整十年后，他导演了同样的剧情，从过程到结果，丝毫不差。后人多以为这位导演很有想象力，其实不过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炒冷饭而已。

我们都知道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但我们更应该知道，在陈桥兵变前十年，还有一起澶州兵变。

八

郭威率军回到汴梁，而城中的文武百官已经得到兵变消息，这时谁还对刘家的表忠心？他们能卖掉石重贵，自然也能卖掉刘赟，没人在乎名节，名节只是给别人看的，即使别人高声喝彩，自己又能捞到什么？争先恐后的跑出城去拜迎郭威。李太后也知道形势到了这一步，说什么也没用了，只好下令让郭威监国，以求自保。而这时名义已经是皇帝的武宁节度刘赟来到宋州（今河南商丘），被郭威的心腹郭崇威给关了禁闭，听候处理。

刚过完新年，汉乾佑四年（公元 951年）正月初五日，李太后下诏将汉朝天下传给郭威。郭威意气风发的御临崇元殿，昭告中外，自称周朝后人（和则天皇帝还是“亲戚”，哈～），改国号为大周，将汉乾佑四年改为周广顺元年。随后郭威就下诏为杨邠、王章、史弘肇平冤昭雪，因李业已经逃出汴梁，便将杀害自己家眷的首恶刘铢斩首。郭威没有以怨报怨，族诛刘铢家小，足见郭威心胸何等宽广。

也许郭威没有想到，整整十年后，他非常器重的大将赵匡胤原封不动的照抄他的文章，从头到尾一样不落，易周为宋（赵同学太没创造力了）。赵匡胤“逆取顺守”，很少有人责备他，毕竟赵匡胤顺应了历史潮流，统一了中国。郭威也是如此，虽然最后完成统一的是赵匡胤，但如果没有郭威和柴荣打下的基础，赵匡胤也不会如此顺手。

郭威虽然也有点虚伪（政治就是一门虚伪的哲学），但毕竟郭威不残不凶不暴，为人尚算正直，能力在五代中非常突出，名声也是比较好的，和李嗣源有的一比。

虽然取代了后汉，郭威对刘承祐的母亲李太后还是毕恭毕敬，尊为昭圣皇太后。但却没有放过刘赟，派人到宋州做了刘赟。刘赟真够倒霉的，汴梁城的龙椅一天也没坐过，就被郭威当成前朝废帝给送终了。

太原城中的河东节度使刘崇得知儿子被杀的消息，后悔不听李骧良言，在冰天雪地中痛哭流涕，南向大骂郭威，从此和后周互为死敌。正月十六日，刘崇在晋阳殿中称帝，国号仍称大汉，就是十国之一的北汉。十国除了这个北汉，其他的都建立在南方，这和五胡十六国时正好相反，十六国除了成汉建立在西南，其他的都建立在北方。

郭威的儿子都在乾佑三年汴梁事变中死光了，身边只有一个养子柴荣。不过能让郭威聊慰老怀的是，柴荣不仅对自己视若生父，而且柴荣文武全才，跟随郭威多年，能力得到了郭威和大家的公认。所以虽然郭威没有明说，但所有人都知道柴荣是日后继承帝位的不二人选。不知道柴荣是否暗中感谢过刘铢，如果不是他砍了郭威的两个儿子，也许郭威

不会如此培养自己。当年的李嗣源如果没有亲生儿子，估计也会把李从珂直接定为皇位继承人，也许吧。

太原的刘崇虽然也称帝，但地盘太小，只有区区十二州，难以和强大的周朝相抗衡，便学起前辈石敬瑭来。当然做的没那么出格，只是称契丹皇帝耶律述律（后改名耶律璟）为叔父，希望借契丹叔父的力量能“灭周兴汉”。耶律述律巴不得有这样的老侄子，自然欢喜异常，学起老爹耶律德光那样，认下了刘崇。

刘崇来找他自然要让他帮忙的，耶律述律也想到中原趟趟，便于广顺元年（公元 951年）十月，出兵五万，会合刘崇亲自率领的两万军队来攻周朝的晋州（今山西临汾）。晋州巡检使王万敢一面指挥周军固守，一面飞使急奏京师。郭威刚刚登基，人情未必尽服，自然不能让天下人小瞧，骂道：“刘崇老儿想学石敬瑭，也不打听老子是怎么混出来的，还怕你个肺！”

以“上书房大臣”，他的一拜大哥王峻为“征北大元帅”，去教训契丹人和刘崇。哪知王峻是个大水货，害怕契丹铁骑，行到陕州便赖着不走了。把郭威气的，心想你个草包不行，只有朕亲自出马。没想到王峻还有点战略头脑，立刻上奏道：“陛下千万不能离开京师，否则兖州的慕容彦超就可能乘虚而入，京师一失，陛下大事去矣。”郭威仔细一琢磨，还真是这么回事，慕容彦超虽然对自己称臣，但他是刘氏的亲党，怎么会肯向自己低头。只好留在汴梁，命王峻不能再泡在陕州，快点去晋州干正事吧。

王峻知道赖下去了，只好硬着头皮去晋州。没想到王峻的运气不错，正赶上北军缺粮，天降大雪，老百姓都跑没了，一时抢不到粮食，干脆撤回去了。王峻犹豫了半天，才派马军都指挥使仇弘超等人去追杀刘崇，一直追到霍邑（今山西霍县）才赶上，连砍带劈，北军大败，刘崇抱头鼠窜。吃了一个大败仗，刘崇才真正领教过郭威的厉害，老实在太原城中呆着吧。

正如王峻所言，兖州节度使慕容彦超果然心怀不轨，他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同母胞弟，和郭威根本就是两路人。后汉一亡，慕容彦超的特殊地位自然也就没了，慕容彦超越想越气，想来想去，跟郭威打马虎眼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干脆大旗一扯，反了他娘的！

广顺二年（公元 952年）正月，慕容彦超公然造反，得到军报，郭威冷笑一声：“狗奴才！知道你有这一天！”诏令昭武军节度使曹英去讨慕容彦超。曹英虽然打退了慕容彦超的几次挑战，但就是无法攻克兖州，慕容彦超在城墙上得意的笑：“姓曹的，有本事你上来啊！”曹英气的叫着慕容彦超的小名骂道：“阎昆仑，你丫别得意，别看你今天闹的欢，早晚让你拉清丹。”

一直耗到了四月份，曹英还没破城，郭威有些不耐烦了，留下三司使李縠守汴梁，亲率官军来和慕容彦超算账。郭威先礼后兵，在城下劝慕容彦超投降，还能免去死罪。慕容彦超连嘲带骂，把郭威的祖宗十八代都没放过。郭威不再多说废话，下令攻城。

有皇帝在后边督阵，谁也不敢退后，战死能当个“烈士”，家眷都有优厚抚恤，退后就要以军法问斩，什么都捞不到。周军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慕容彦超顶不住了，周军破城而入。慕容彦超平时好造假钱诈取

军人钱财，当慕容彦超大呼手下说：“快给我顶住，我把我所有的银子都给你们！快顶住！”当兵的都呸道：“去死吧你，你的银子都是假的，不玩了！”一哄而散。慕容彦超被周军围在府中，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好投井自尽。郭威入城，对慕容家族毫不客气，

下令夷族。

封建社会讲究的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和“一人有罪、诛灭九族”，成者入天、败者下地。只要是犯事了，无论家眷年幼长大，即使刚出娘胎的婴儿，照杀不误，这叫斩草除根不留后患。究其原因，还是私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权力的排他性，权力场就是赌场，大家都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做注，赌赢了一本万利，赌输了人头落地。史书中简单的一个字“族（动词）！”不知饱含了多少无辜者的血泪。历史是用血来写就的，除了血，还有无尽的千古浩叹。

九

郭威留下自称是“兖国公”颜回后人的端明殿学士颜衎做“兖州市代理市长”，处理一些遗留问题。郭威离开兖州回京，路过曲阜时，郭威去拜奠了孔圣人。手下人劝：“陛下位尊九五，不宜去给臣子下拜。”郭威却说：“孔子是百世帝王师，我们做学生的哪敢对老师不敬？”

孔老夫子生前穷困潦倒，死后却享尽“荣华富贵”，自汉武尊儒后，历代帝王莫不对孔子趋之若鹜，膜拜有加。甚至孔子的后人都跟着沾光，嫡系子孙世袭“衍圣公”，到了元成宗铁木耳大德十一年（公元 1307 年），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实际上与皇帝同一级别。在封建时代，孔子是万万骂不得的，因为他是“圣人”。当然到了近代，孔子被请下了神坛，砸倒了孔家店，孔子也成了“臭名昭著”的“孔老二”。

为了给自己装点门面，郭威又从民间找到了孔圣人第四十三代孙孔仁玉和颜回的后人颜涉（颜衎会不会吃醋？），授孔仁玉曲阜令，颜陟为主簿。在曲阜玩了一圈后，郭威启驾还京。

慕容彦超是后周境内的最大的一颗定时炸弹，拔了这根刺，郭威感觉浑身轻松。人也是如此，心中有事，面露愁容，一旦事情完善解决，自然就心情畅快。

郭威回到京师不久，就下令修改盐法，后汉对贩私盐的行为打击极为严酷，私贩盐曲一斤以上者就要砍头，而郭威为了缓解民间的情绪，多给老百姓一条活路，便改为“盐曲犯五斤以上处死”。古代的盐事关国计民生，政府垄断经营，民间贩私盐多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著名的程咬金（程知节）和王仙芝黄巢都是私盐贩子出身。

到了广顺二年（公元 952）的九月，契丹人又来找事了，抄掠镇州一带。郭威知道契丹人还在做着石敬瑭时代的黄梁美梦，想让刘崇这个沙陀翁坐在自己现在的这个位子上，然后继续做中原的干爹。郭威冷笑：“刘崇老儿是石敬瑭，可朕不是李从珂！”召成德节度使何福应战。何福派龙捷都指挥使刘诲等人出兵告诉耶律述律，现在的中原皇帝不是李从珂，请回吧。

契丹军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和周军试探性的打了几仗，双方其实都不想玩命，契丹军来内地是来“采购年货”的，周军中多是些人精子，哪个肯送死？何况皇帝又不在身边，乐得偷奸耍滑。契丹军捞够了就回去，但回军途中又手痒难耐，将当地的成年男子砍杀无数，然后大摇大

摆而去（真是野蛮！）。刘诲等人也不想多事，契丹人走了更好，谁想去提着脑袋捞一个“烈士”的美名？坐视老百姓被杀，然后回去交差。

在阶级社会中，底层的老百姓的生命根本不值几个钱，杀了也就杀了，死后连个名也留下不来，最多就是“张三、李四”之类的。古代统治者所谓“爱民如子”之类的美丽承诺，虽然张三比李四做的可能会好一些，但归根到底都是没把老百姓当回事的。天下百姓千千万，死了三五十万，处在金字塔顶层的统治者根本感觉不到。怪不得元朝文学家张养浩在《山坡羊》中感慨：“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当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相对来说，在五代时期，郭威是个很不错的皇帝，他和之前的刘知远、石敬瑭等人不同，这老几位是纯粹的乱世军阀，因势取事。郭威取得成功的道路虽然和他们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但郭威心胸宽大，对老百姓的疾苦比较同情，不似前几位，拿老百姓当他们家的取款机。

郭威即位后，就将刘承祐搜刮进宫的稀世珍宝取出来，命人全都砸烂，晓喻群臣：“真正为君者，是不需要这些亡国之物的。真正的宝是人心（当然不一定是民心）。朕出身低贱，吃尽千辛万苦，遇上这个乱世，才侥幸成为皇帝，我怎么敢残剥百姓来图个人享受。”郭威随后下诏，命令地方有司不准搜刮民间财物奉贡内庭，够吃够喝就行了，要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处。

到了广顺二年（公元 952年）的十一月，郭威下诏对做为战争资源的牛皮征收制度进行改革。牛皮是冷兵器时代非常重要的战争用具，可以制作甲具和盾。当然现在的“牛皮”也非常重要，官出数字、数字出官，都是“牛皮”惹的祸，当官的一张嘴，大把大把的“官方统计数字”就跳了出来，上头有面子，下头有实惠，皆大欢喜。后汉时官府严禁民间私自买卖牛皮，并把民间所有备用的牛皮都征入官，然后付给百姓比较低的价格，老百姓有苦说不出。这还算好的，唐明宗李嗣源时期，甚至用盐哄弄老百姓，打发了事。石敬瑭更绝，连盐都不给，强行“收购”牛皮。

郭威知道其中的利弊，规定以后民间以十顷（古代五十亩为一顷）地交给官府一张牛皮，其他的除了不允许卖给周边敌国，任凭百姓自己交易。同时，郭威还废除了牛租，当年朱温攻打淮南，抢来几十万头耕牛，朱温把这些牛分给老百姓，每年交给官府租子。但这些牛死了，牛租却没有废除，甚至到了后汉时，这些牛的牛子牛孙都衍生多少代了，牛租还年年照收。老百姓这个气啊，真是天下的乌鸦一般黑，都说朱梁是伪朝，可唐晋汉三朝对老百姓的横征暴敛，一点也不比朱梁这个“伪朝”轻。郭威免改革了牛皮征收制度和牛租，民间欢腾不已，都奔走相告：老天有眼，出了个好皇帝。

五代朱梁以后，均把梁朝看成伪朝，后唐就不用多说了。之后的晋汉周其实都是出身河东军政系统，他们一代代往上顺关系，也只能顺到后唐这，然后由后唐直接上承唐哀帝，郭威也不例外。后来的赵匡胤之所以承认梁朝，主要原因还在于赵匡胤不是河东派出身，没有那么多的派系纠葛。而且李存勖称帝时正好是梁朝最后一年，这样就容易上承正统，在技术处理也不是什么难事。

对于郭威的革除弊政，薛居正给予了高度评价：“期月而弊政皆除，

逾岁而群情大服，何迁善之如是，盖应变以无穷者也。”，郭威也当得起这个评价，有人建议郭威把一些肥田卖给富户，可以得到大笔的银子充实国库。郭威不同意，说了一句足以感动古今的一句话：“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老百姓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老百姓富了，国家自然也就富裕。虽然这最终还是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但郭威能如此顺应时代发展，实在是应该大大夸赞的。现在有些地方做的还不如郭威这个封建统治者，跟绿头苍蝇似的盯着老百姓的那点血汗钱，与民争利，相较之下，何其愧也。

十

郭威在位时已经是五代后期，和前期有所不同的，后周之前的几个朝代内部的军事斗争非常激烈，大镇叛乱已经是家常便饭。不高兴了就造反，高兴了也造反，反正都是想混水摸鱼的。而后周存在的十年中，除了郭威刚即位时发生的兖州慕容彦超叛乱之外，基本就没在发生过重大叛乱事件。

前面几个朝代的统治者对老百姓视若牛马，对老百姓的疾苦不管不问，这就给了心怀二心的地方军阀以可乘之机。老百姓对统治者也非常的失望，这也是地方军阀造反的社会基础。郭威一反前几任的横征暴敛，接连对社会民生进行改革，大大改善了人民的生存条件。郭威做为明君已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认可，地方实力派师出无名，即使不顾民间意愿造反，结果也只能玩火自焚。

如同毛泽东主席所讲的：“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郭威这点做的比较好，自己不可能事事过问，只能通过地方官来实施统治，所以用人是和正确的政治路线有同等重要的意思。

当然，郭威用人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比如前庆州（今甘肃庆阳）刺史郭彦钦。这小子是个贪婪鬼，自当庆州的父母官后，对治下各族人民群众抢掠搜刮，贪墨了不少财物。由于庆州地处民族混居地区，民族关系复杂，所以在民族地区做官，稳定和发展都应该并重。可这位郭爷倒好，管你稳定还是发展，先抢过来再说，弄的当地汉人和少数民族都怨声载道。当地的党项部野鸡族也被郭彦钦弄的鸡飞狗跳，干脆造起反来。

郭威知道后，先臭骂郭彦钦，派出邠州（今陕西彬县）节度使折从阮（大名鼎鼎的杨六郎之母佘太君的爷爷，折姓在演义中多做"佘"），宁州（今甘肃宁县）刺史张建武率领官军去找野鸡族问问情况。

郭彦钦不是东西，张建武也不是好鸟。他将野鸡族杀败后，和野鸡族有仇的折思族和杀牛族都派人带着酒肉犒赏官军。不知道军爷是不是三月不识肉滋味了，不仅抢下这些酒肉，吃饱喝足后一鼓作气去抢掠折思、杀牛等族。杀牛族一看官军怎么都这德性？一气之下，几个部族联合起来进行反攻倒算，官军惨败，折从阮等人急向郭威求救。

郭威气的在殿中直转圈，下旨罢免这些蠢货的职务，选派其他人去庆州安抚这些少数民族，这场闹剧才收场。少数民族和汉族一样，都应该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利，不能因为是少数民族就对他们有歧视。诚然，有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凶残暴虐，但有些汉族皇帝的残暴并不逊色于这些人。各人情况千差万别，不能因为某一个人如何就动辄说这个民族如何如何，这是不客观的。

处理完了边疆事务，郭威可以腾出手来整治内部了，对某些不象话的人士进行整顿。头一个开刀的就是大周开国重臣、郭威的异姓大哥王峻。王峻地位显要，位居中枢，本应是郭威的左右手。可王峻却居功自傲，越来越不拿郭威当回事了。甚至连皇子柴荣入见郭威，都被王峻在中现代史绊子，不让见。

有一次强行要求郭威罢免宰相范质和李穀，改任端明殿学士颜衎和枢密直学士陈观。人事决定权是皇帝的私物，岂能容他人染指？郭威碍于大哥的面子："事关重大，让朕考虑一下吧。"可王峻不依不饶，口出不逊，骂了郭威几句。甚至郭威准备吃午饭，王峻还在一边叽叽歪歪，郭威饿的不行了，才勉强答应了，王峻这才回去。

王峻明显要在朝中树立自己的党羽，任用王峻的私党，这些人当上宰相，是听郭威的还是听他王峻的？郭威有可能被王峻架空，当上"精神领袖"，傻子也不会答应。郭威忍无可忍，广顺三年（公元 953年）二月间，郭威将王峻软禁起来，召集重臣，郭威老泪纵横："王峻眼中无朕，屡次弄权，彼若成事，朕将何往？而且朕子嗣皆死在前朝，现在只有一个养子郭荣，也因王峻阴加阻挠而不能尽人伦孝道，人乎？兽乎？你们说，王峻该怎么处理？"

冯道的哲学就是谁占上风谁就是正确的，当然支持郭威，众人也劝郭威杀掉王峻，绝除后患。不过郭威没忍心下重手，只把王峻贬为商州（今天陕西商县）司马。王峻到了商州，越想越后悔，气病交加，不久死去。

王峻的出身比较"下贱"，他曾经做过梁朝大奸臣赵岩的"娈童"，后来梁朝灭亡，王峻流落江湖，最后跟了刘知远。和郭威的交情极好，汴梁事变时王峻三族也被诛灭，刻骨铭心的仇恨让王峻死心塌地的为郭威谋智，史称王峻"绸缪帷幄，赞成大事，峻居首功。"郭威是个重感情的人，虽然王峻对他不敬，但郭威也只是将他贬居，如果王峻能向郭威认错，郭威还是可能重新起用的。郭威在乎的是皇权，只要不威胁皇权，万事好商量。权力这东西，是最不近人情的，父子兄弟都可以为了权力喋血萧墙，郭威能对王峻手下留情，已经很给面子了。

郭威知道自己身边无子嗣，万一有事，柴荣继位会出现麻烦，便在广顺三年（公元 953年）三月，调柴荣入京任开封尹，封晋王，算是正式确定了柴荣皇太子的身份。

不过郭威的麻烦还没有完，刚整倒一个王峻，又跳来一个王殷来和郭威捣乱。王殷也是开国重臣，级别和王峻不相上下，以宰相身份坐镇邺都，是名副其实的"河北王"。王峻虽然对郭威不服，但也只是弄权而已，王殷在河北经常打着各种旗号捞钱，这郭威都能容忍。王殷胆子越来越大，甚至想要对郭威下手，每次朝见郭威的时候，都带着几百个侍卫，郭威经常担惊受怕，万一王殷在朝上翻脸，自己可能就要玩完。

郭威这时身体不太好，也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为了给继承人柴荣留下一个好局面。一狠心，趁王殷再次上朝的时候，伏兵殿中，一举将王殷拿下，流放登州（今山东蓬莱）。但王殷刚出汴梁城，就被郭威派人在城外找个好地方给砍了。

三番两次的折腾，郭威病倒了，不过柴荣在身边，大事一体兹问柴荣，郭威倒可以安心养病。柴荣明白这是父亲给自己压担子，历练自

己，在府中认真办事，汴梁城中四民安然。柴荣熬到这一步太不容易，养父对他恩重如山，岂敢懈怠误事？但柴荣原先在邺都的部下曹翰却私下跑到汴梁来见柴荣，柴荣大惊：“你怎么跑来了？”曹翰是柴荣的心腹，请屏去闲人，对柴荣说：“殿下镇京，是为百姓之福，但现在还不是殿下施展大志的时候。百善孝为先，圣主有恙，大王做为皇嗣，为什么不入大内侍奉圣主，以慰天下人心？”柴荣悟起：“非汝言，吾几大误！”急入宫亲自伺候养父，郭威看到养子来为他调药，泣不成声。

到了显德元年（公元 954年）正月，郭威病情不断恶化，甚至在拜祭太庙时，都要别人扶着，最后只得让皇子晋王柴荣代替自己行礼。

郭威死前把柴荣叫到榻前，嘱咐了最后一件事，就是等他用死后“衣纸衣、敛瓦棺，不要金银玉器附葬。”，并对柴荣说：“当年我西征李守贞时，看到唐朝皇帝诸陵因为内藏宝物，而遭盗窃，我用不着那些东西。我死后也不要用刻什么石羊石虎之类的，只在我陵前刻上一块碑，上写"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也。"就行了”。郭威重咳了几声，又说道：“你必须按我说的去做，如果你不听，我在地下也不会保佑你！”

周显德元年（公元 954年）正月十五日夜，郭威病死于滋德殿，享年五十一岁。晋王柴荣在大行皇帝灵前继位，史称周世宗皇帝，柴荣尊郭威为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庙号太祖。

五代到了后周时期，已经出现了统一的苗头，虽然在郭威时期并不明显，但郭威的改革却对柴荣、赵匡胤的统一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郭威和柴荣一样，扎在五代里头实在有些委屈他们，五代十国的历史环境非常恶劣，郭威能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启动”统一进程，能力不用再多说什么，薛居正对郭威的评价相当精彩“鲁国凶徒，望风而散，并门遗孽，引日偷生。”

五代史话第六章《从黑暗走向黎明》到此结束五代史话第七章《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 一代圣主柴荣准备热身，即将出场……

第七章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一代圣主柴荣的英雄事迹

在此附摘南宋刘龙洲的一阙《沁园春》，一是特喜欢刘过，二是觉得此词配得上柴荣的英雄气概，虽然此词写的不是皇帝。

沁园春

--御阅还上郭殿帅

玉带猩袍，遥望翠华，马去似龙。

拥貂蝉争出，千官鳞集，貔貅不断，万骑云从。

细柳营开，团花袍窄，人指汾阳郭令公。

山西将，算韬钤有种，五世元戎。

旌旗蔽满寒空。鱼阵整、从容虎帐中。

想刀明似雪，纵横脱鞘，箭飞如雨，霹雳鸣弓。

威撼边城，气吞胡虏，惨淡尘沙吹北风。

中兴事，看君王神武，驾驭英雄。

一

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想来很有意思，就是凡在（姬）周朝之后建立的国号仍称为“周”的朝代，都出过大名鼎鼎的皇帝，而且多是改革家。比如南北朝的北周，出了两个很有作为的皇帝，北周太祖宇文泰创建了军事史上著名的府兵制度，他的儿子北周武帝宇文邕消灭北齐统一北方，为后来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唐朝中间还夹着一个“周”朝，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虽然武周后期政局比较混乱，但社会经济从整体来说还是向前发展的，之后的开元盛世也没有摆脱武周的影响。

到了五代后期，同样出了两个很有作为的皇帝，后周太祖郭威和后周世宗柴荣。郭威改革五代积蔽，政局逐渐稳定下来。而周世宗柴荣则继承了郭威的改革事业，并在此基础上开始统一战争，南下扫唐，夺得千里江淮，北上攻辽，夺回石敬瑭卖给契丹的三州之地。如果不是柴荣突然病故，中国历史将很可能不会出现一个国号称做“宋”的朝代。

更为巧合的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和后周世宗柴荣都是当世数一数二的明君，都在进行统一大业，但都“为他人做嫁衣裳”。甚至他们死时的年龄都一样：39岁。而且宇文邕留下一个幼儿宇文阐，一年后被杨坚夺去江山建立大隋。柴荣则留下了一个幼儿柴宗训，一年后被赵匡胤夺去江山建立大宋。当然不包括明末清初大汉奸吴三桂建立的“周朝”，这个不算数，除了吴三桂自己，没人承认。感叹造化如此弄人，让人玩味不已。

个人意见，如果把五代的皇帝用九等来区分的，周太祖郭威和梁太祖朱温、唐庄宗李存勖以及唐明宗李嗣源以及吴国的杨行密等人属于中上等。朱温和李存勖以武功见长，李嗣源、郭威、李昇以文治见长。当然对于老百姓来说，还是李嗣源和郭威、李昇这样的皇帝更好一些，毕竟他们能让老百姓受到不少实惠，而朱温和李存勖等“军事家”整天打打杀杀的，老百姓吃尽了苦头。刘知远武力不逊于朱温李存勖，但即使刘

知远活的再长一些时间，也不会有李嗣源和郭威这样的政绩，他天生是个打仗的。

而如果要说起五代十国帝王中的上上等，应该只有一个，至少姜狼是这样认为，那就是后周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柴荣。有时甚至在想，柴荣这样的人物，扎在五代里头着实委屈了他。毛泽东主席曾经在千古绝唱《沁园春.雪》中提到过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这四位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皇帝，有网友戏称为“样板皇帝”。这四位是中国六百多位帝王中凤毛麟角似的人物，都是极品。

赵匡胤好运气，他的主子柴荣早死，继承人又是个黄口小儿，不然是轮不到赵匡胤出风头的。柴荣的雄才大略和“千古一帝”的气质，和上述这四位比起来，只在其上不在其下。可惜柴荣在位时期太短，只有短短五年。但柴荣也只用了五年，就把自己的名字深深刻在了历史的丰碑之上，沧海桑田，人间巨变，但都不会改变这个事实：柴荣是个大英雄！

说到柴荣，不得不提及另外一个人物，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中那位有名的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还有杨家将中的“柴郡主”）。柴进的名气可能要大于他的“先祖”柴荣，书中直说柴进就是大周柴世宗的嫡派子孙，名头很响。废话先说到这，下面进入正题。

柴荣，邢州龙岗（今河北邢台）人，生于梁末帝朱友贞贞明六年（公元 920年）。柴荣本是后周太祖郭威原配夫人柴氏的侄子，生父名叫柴守礼。柴荣从小就跟着郭威，可以说是郭威一手把柴荣带大的，因为郭威特别喜欢这个内侄，便干脆收为养子。现在我们提及柴荣，都称周世宗柴荣，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称为郭荣，不过历史上都习惯这么叫，也没人去在乎什么郭荣了。

和许多草根出身的皇帝一样，柴荣生时家境也不富裕，年少时便走动江湖，做点小买卖，用来养家糊口。“大耳贼”刘备卖的是草席，刘寄奴卖的是草鞋，柴荣卖的则是雨伞，本小利薄，勉强用度。但英雄莫问出处，出身“低贱”不等于能力低下，要论起“低贱”来谁又“低贱”过朱元璋？一个穷要饭的，最后建立起称雄东方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帝国。

柴荣虽然出身贫寒，但还能识得一些文字，喜欢看历史哲学方面的书籍，性格沉稳，不事张扬。而且柴荣长相英武，精于骑射，马上功夫也了得，撂到现在绝对是能倾倒众生的霸气男人，有天生的领袖气质。

后来郭威灭汉称帝，建立大周王朝，因为郭威的儿子都没了，便将柴荣做为皇位继承人。说来也奇怪，五代五十三年里居然没有一个皇太子，都是以藩王身份继位，柴荣也是这样，被封为晋王，广顺三年（公元 953年）三月，柴荣主政京师开封，开始了继位的准备工作。历史上以晋王身份后来入承大统的有好几位，比如唐高宗李治、宋太宗赵光义、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等人。

郭威死后，柴荣不出意外的继承了皇位，成为大周王朝的第二代皇帝。柴荣虽然不是郭家人，但对养父加姑父郭威感情深厚，将郭威遗柩下葬嵩陵（在今河南新郑郭店镇境内），并委派“德高望重”的老太师冯道为山陵使，负责安葬大行皇帝诸事宜。

柴荣当皇帝时天下四分五裂的局面没有任何改变，周朝也只是控制着中原地区，南方还有李璟的南唐、钱俶的吴越、刘晟的南汉、孟昶的

后蜀、高保融的荆南三州之地、清源军（今福建泉州一带）的陈洪进、湖南原楚国辖地正由周行逢和王逵进行残酷的争夺。北方也不平静，强大的契丹横于北方，加上视后周为死敌的北汉，西北角还有一个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即西夏的前身）。

不过南方对于周朝基本没什么威胁，也构不成威胁。只有北方的北汉刘崇勾结契丹屡屡南下找事，对周朝的威胁最大，北汉以后汉正统自居，对郭威建立的后周有着刻骨的仇恨。“大汉皇叔”刘崇自持有契丹“叔叔”的撑腰，梦想有一日能杀回汴梁，恢复“大汉江山”。

刘崇眼中只有郭威这个仇人，虽然他知道郭威的厉害，但对柴荣并不了解，以为不过是黄口孺子（拜托，柴荣已经 34岁了）。听说郭威死了，刘崇喜不自禁，此乃天时，天予不取，反受其祸，刘崇岂肯错过良机。

二

周显德元年（公元 954年）二月，柴荣即位不久，边关传来八百里加急军报：北汉刘崇协同契丹武定节度使杨衮所部三万余人出团柏谷（今山西祁县东）直逼潞州（今山西长治）。

柴荣看过军报后，把书案一拍：“刘崇老儿欺朕新立，南侵潞州，想给朕一个好看。朕岂是好惹的人？！”当下决定要亲征河东，狠狠敲打刘崇和契丹人。

柴荣手下的那些大臣想的却和柴荣不一样，这些人以冯道为首纷纷劝道：“陛下，前次刘崇被我大败，数年不敢越关南下，是不是情报弄错了。何况陛下新近即立，应该先稳定国内局势。陛下最好不要仓促行事，派几员大将前去平贼就行了，何必劳动圣驾？”

这些人想的什么，柴荣当然知道，暗骂：“一群怕死鬼！”，面带怒气：“刘崇向来没把朕当回事，朕岂能让老匹夫轻视，朕必须让刘崇知道朕的厉害，不然以后更别想过安稳日子。”冯道一味劝阻，柴荣急了：“唐太宗手定天下，事当亲行，朕平时仰慕太宗久矣，彼能行之，朕何不可？！”

冯道笑了笑：“唐太宗自是唐太宗，陛下自是陛下。”柴荣一听很不高兴：“河东鼠子籍强虏之势，为吾大患。今朕手下有百州健儿强锋之刃，荡灭刘崇如泰山压顶一般。”冯道不依不饶：“山自是山，陛下自是陛下。”

柴荣脸色往下一沉，正待发作，宰相王溥站出来说道：“强寇一日不除，边患一日不息，臣以为陛下当亲临前线，鼓舞三军士气，以陛下神武，扫贼易如覆掌耳。”柴荣大喜，不再理会冯道的纠缠，下诏亲征。

此时刘崇没看上潞州的昭义军节度使李筠，绕城南下，在高平（今山西高平）正遇上率军北上寻找刘崇主力的柴荣，两军开始激战。周军因皇帝亲征，谁不想在皇帝面前出出风头，以便图个圣恩浩荡。如虎下山一般，杀退北汉军。刘崇这才知道柴荣来了，也不敢大意，命军后退至巴公原（今山西高平玉井村）。自己坐阵中军，契丹大将杨衮率契丹军处右军，心腹大将张元徽处左军，三军互为犄角，防御周军。

柴荣哪怕这个阵势，也如法对应。以宣徽使向训、郑州防御史史彦超处中军，柴荣的表哥马步军都虞侯（高级武官）李重进、滑州节度使白重赞处左军，步军都指挥使何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处右军，

柴荣做为压阵，在后观战。
刘崇看到周军的兵力比联军要少，不禁有些后悔："周军就这点子兵，还不够朕做馅，早知道这样，何必请来契丹军分功，一人吃独食多好？！"
契丹大将杨衮是个懂兵法的，看到周军阵势严整，知道不是个善茬，劝刘崇不要大意。刘崇这时已经利令智昏，哪还听得进去，下令让张元徽率本部军冲击周军樊爱能、何徽部。张元徽是北汉有名的大将，所部也都是些不要命的悍卒，一阵嘶喊声中杀进周军右阵。樊爱能、何徽是两个大草包，看到北汉军疯了一般冲过来，吓的拔马就逃。周军一看主将跑了，顿时乱作一团，为了活命，高呼大汉皇帝万岁，解甲北向投降。
在后面观阵的柴荣气的大骂："畜牲，胆敢卖朕！"拔剑出鞘，一边挥舞拨撩汉军射来的箭，一边喝道："朕养千军，用在此时，不怕死的给朕上！"周军将士见皇帝如此血性，谁还敢苟安偷生，个个慷慨激奋。
这时，周军中有一员大将手持镔铁大棍，回首顾谓三军道："吾主有难，我等食君之禄，敢不效死以报皇帝大恩？想立不世之功的跟我来！"周军士气高涨，跟着这位将军就冲进了汉军阵中。这员大将非常勇猛，一条镔铁大棍如蛟龙出水，上下飞动，砸死好多北汉兵。周军好象吃了兴奋剂一样，个个都是猛男，嗷嗷直叫，砍杀北汉兵。北汉兵大乱，张元徽压不住阵脚，还没来得及后撤，便在乱阵中被周军杀死。张元徽一死，北汉兵哭爹喊娘，欲生无门。周军已经杀红了眼，管你哭爹还是喊娘，刀影动处，人头滚滚，北汉军大败。右阵上的杨衮一看这个阵势，不想送死，冷笑："老东西，不听我的良言，这回丢人了吧。对不起，爷不管你了，你慢慢玩吧。"带着契丹军溜了。忘了介绍刚才那位使镔铁大棍的牛人了，他的名字叫赵匡胤。
刘崇这个恼火，哪想到周军中的猛男这么多，难道这帮人都吃了春药，这么亢奋？来不及胡想，先稳住了阵脚再说。刘崇不甘心这就样让柴荣一战成名，自持老资格，再次向周军发起攻击。周军刘词部是支生力军，体力旺盛，正赶上个巧，又是一通狂杀。一直将北汉军追至高平，可怜的大汉皇帝刘崇又被揍的找不到北了，北汉兵死伤殆尽。刘崇被逼的没办法了，脱去龙袍，套上普通士兵的服装，骑着契丹人送的千里良驹黄骝马，带着一百多个幸运儿朝北逃窜。逃命心切，结果迷了路，差点跑到周朝境内，刘崇这个倒霉啊。幸好发现急时，拔马北走，连干粮都不敢吃了，没时间了。刘崇干脆趴在马背上，不断的拍马屁，这匹黄骝马心中暗骂："老不死的，你打不过姓柴的，倒拿老爷出气。看你可怜，送你一程吧"，黄骝马狂奔，算刘崇好运气，平安回到太原。
刘崇到了家后，为了感谢黄骝马的救命之恩，给黄恩公造了一个马舍，用金银装饰，享三品奉禄，并封为"自在将军"（没想到刘崇这老家伙居然这么搞笑。）
这场高平之战是五代史上的著名战役，北汉主力在高平几乎被全歼，再没能力发动对周朝的大规模战争，仅仅依靠契丹自保而已。而此前名不见经传的柴荣则扬名天下，周边各大藩镇都知道了郭威的养子是个狠角，哪个还敢在老虎头上拔毛？此役获胜，周朝取得了对北汉的战略主动，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战略需要来发动对北汉的战事。后来的宋

太祖赵匡胤完成的统一大业，是用的柴荣打下的老底，而柴荣统一进程的契点，正是这场高平之战，意义之重大，可见一斑。

把刘崇打回河东后，柴荣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处理前线哗变的樊爱能、何徽等人，此二人临阵逃跑的性质过于恶劣，对军队的影响极坏，柴荣必须借这个机会狠狠整治“惰将骄兵”的问题，五代经常发生军队叛乱和哗变，病根除了军权的外放，就是军队中政治建设的滞后，对这些军人过于纵容，养成了这种非常松跨的作风，这样的人能有什么战斗力？

不过柴荣为人谨慎，做事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能作出决定，为了稳重起见，柴荣问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应当如何处置此事？张永德说的很干脆：“樊爱能等人临阵卖主，罪当论死。陛下雄才武备，征服天下不为难也。但行军无法，陛下就不能在军中树立绝对的权威。即使有精锐百万，也不能征服天下。”柴荣听了大喜，速执樊爱能、何徽及跟他们阵中逃跑的军校，先是痛骂：“你们都是肉堆血河中滚爬出来的老将，还怕个刘崇？你们大概是想：朕还不如刘崇，想把朕卖给刘崇，好在他大汉朝中谋个郡王当当吧。”樊爱能等人低首无语，柴荣喝令刀斧手：“斩！”

看到柴荣如此动怒，军中那些兵油子们个个胆寒心颤，知道这个主子和石敬瑭们大不一样，惹恼了他，没好果子吃，都不敢再做这样的“买卖”。

经此大捷，柴荣雄心顿起，他想毕其功于一役，北向河东，活捉刘崇。但不知道北汉的具体情况，决定先派人去河东观观光。

三

柴荣命令天雄军节度符彦卿为北征军统帅，郭崇、向训、李重进、史彦超等人为副，召令河中节度使王彦超等人率军出阴地关，和符彦卿部合军，到太原问候一下刘崇。柴荣命刚收招入伍的大盗荆罕儒（这名起的真好！）为先锋使，率三千步兵从小路抄到太原城下，提前通知刘崇。荆罕儒也有本事，让士兵背负柴草一路行进，到太原东门，荆罕儒命令士兵把柴草堆在城下，一把大火，把城中的刘崇吓个半死，符彦卿等人随后赶到。

此时，京师驰来快马，报大行皇帝山陵已经竣工，奉大行皇帝遗柩入葬嵩陵，柴荣南向伏地痛哭，泪满衣襟。因为前线战事较紧，没有回去奉葬养父，柴荣心中有些歉疚。

过了几天，再得消息，负责太祖皇帝后事的“红白事务总管”冯道太师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享年七十三岁（真是不幸，偏偏只活了七十三岁）。冯道是五代史中的一个异类，五代这段历史比较生僻，名人不算特别多，冯道就是其中比较知名的一个。冯道这一生，享尽荣华富贵，曾经写下《长乐老自序》，对自己的“英雄事迹”进行一个总结，甚至把自己从初出江湖到位极人臣之间的历任官职都弄了出来，似有炫耀之嫌。

记得冯道有两则很有意思的笑话，还在后唐明宗的时候，冯道有次让家仆上街买了一双靴子。第二天穿新靴子上朝时正好让同僚翰林学士和凝看到了，便问冯道你这靴子多少钱买的？冯道笑着抬起一只脚说：“九百文。”和凝听了立刻骂自己的随从：“怎么买同样的靴子，冯大人只花了九百文，你怎么花了一千

八百文？那九百文哪去了？”还没等仆人说话，冯道又抬起另一只脚说道：“这只也是九百文。”众人大笑，和凝弄了个大红脸。

还有一次，冯道有个门客给别人讲老子《道德经》，开头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正好有冯道的“道”字，这位门客不敢犯老爷的名讳，便大声诵道：“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史称冯道“滑稽多智”，也确实如此。当然冯道一生侍奉过八姓十二个主子（包括刘守光），“为人没有气节”，被修新五代史的欧阳修和司马光好一阵痛骂：“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冯道是有点“无耻”，但冯道只凭一句劝唐明宗李嗣源的话，冯道在历史上的分量就足以高出那些认贼作父的“俊杰”：“仁义者，帝王之宝也！”柴荣虽然不喜欢这个老家伙，但也知道冯道的份量，风风光光的把冯道下了葬，追封瀛王，所以后世也称冯瀛王。

而太原城中的刘崇知道自己的家底太薄，招待不了周朝客人，只好厚着老脸去求“耶律叔叔”，再来帮回忙吧。耶律璟当然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北汉是契丹南面门户，幽云十六州的地盘还没捂热呢，怎么能还回柴荣？发兵来救。符彦卿一路行进，途中的北汉百姓都“箪食壶浆”来迎周军，群众们声泪俱下的向周军陈述刘崇的暴政，纷纷表示愿意提供王师的后勤保障，只要灭了刘崇那狗东西。此时北汉境内的地方官们也都弃暗投明，向周军款降。符彦卿一边在太原城下问候刘崇，一边遣将攻取周边州县，没多久，汾州（今山西汾阳）、辽州（今山西左权）都改姓“周”了。

符彦卿由于治军不力，导致进入北汉境内的周军多次发生摽掠百姓财物的事件，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都逃了（这些人不长记性，樊爱能是怎么死的？）。柴荣得报，直骂这干兵油子无耻，急下诏抚慰河东百姓，免去北汉制定的苛捐杂税，民心稍稍安定下来。老百姓做为被统治者，老百姓才不管你是刘崇还是柴荣，只关心自己的收成，谁对他们好，他们就支持谁。为了保障军粮运输，柴荣又征调河南、河北、山东临境诸州民夫运粮到前线。

五代乱就乱在了“兵骄将惰”，当兵只是为了捞钱，真到前线玩硬的，他们能不打尽量不打，实在不行就投降，反正他们到哪都有肉吃。对此王夫之有段精彩的评论：“朱友贞、李存勗、李从珂、石重贵、刘承祐之亡，皆非外寇之亡之也。骄帅挟不定之心，利人之亡，而因雠其不轨之志；其战不力，一败而溃，反戈内向，殪故主以迎仇雠，因以居功，擅兵拥土，尸位将相，立不拔之基以图度非分。”

不独武将如此，文臣也个个都是“俊杰”，朝秦暮楚、“人尽可夫”的事干的也不少，今天跟张三混，不成就跳槽到李四那。他们都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人才”就那么多，不用他们？看你用谁？或问岳飞：“天下何以致太平？”岳飞痛呼：“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可立致太平矣！”

周军被皇帝狠批了一顿，老实了不少，又恢复了往常的气势。接连拿下石州（今山西离石）、沁州（今山西沁源）、忻州（今山西忻县），从东、南、北三面将太原城围个水泄不通，刘崇成了“孤家寡人”。

显德元年（公元 954年）五月，柴荣率大军北上。柴荣与文武骑马前行，一路上周军马步军纵横成列，旌旗猎猎，不日兵临太原城下。这时契丹军已经来到忻州附近，柴荣决定围点打援，让符彦卿去收拾契丹人。周军开出忻州城外，摆好阵式，迎接契丹军。周军先锋史彦超恃勇逞强，只率二十个好汉冲进契丹阵中，而前来支援的潞州节度使李筠正好赶到，帮助这些梁山好汉杀退了契丹军，斩首二千余级。而史彦超打个了大胜仗（功劳应该是李筠的），有点忘乎所以，招呼二十个猛男去追杀（有毛病！）契丹人。契丹人再不济事，也不怕你这几个人。反过来将史彦超围住，一通乱砍，史将军呜呼毙命！契丹军又趁势回杀，周军没有想到契丹人杀了一个回马枪，乱了方寸，连死带伤好几千，李筠光棍似的逃掉了。

柴荣接着败报，气的连连跺脚："史彦超有勇无谋，坏朕大事！"史彦超是周朝有名的猛将，他这一完，周军将士心中发毛，议论纷纷。柴荣不想再等，下令攻城。城中的刘崇打阵地战不怎么样，防守倒有点本事，打了几天周军没拿下来。老天似乎也不想让柴荣这么早就出风头，连旬大雨。城里的人好说，城外的人就惨多了，没地方躲，帐蓬也不如房子能顶雨，周营一下子多出了许多病号。

看样子，太原是一时半会拿不下了，柴荣考虑了一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今天不容爷，明个爷再来。传令三军毁营后撤，原先积蓄在城外的数十万斤粮草带不走的就烧掉，不能留给刘崇。周军已经没有斗志了，皇帝一下令，如丧家之狗般，狼狈撤退。有些军爷手上闲不住，边撤边抢百姓东西，军中一片乌烟瘴气。

刘崇想送送柴荣，刚出城就被周军殿后的匡国节度使药元福给请回去了。周军一撤，已经夺得的北汉州县复归北汉，周朝派出来的新任刺史仓皇南退。刘崇心中这个乐啊："小子，知道老子的厉害了吧。"说着，大白胡子还一翘一翘的，好不得意（还有几天活头？）。

柴荣回京前先绕道去了新郑，拜祭太祖皇帝。来到陵前，柴荣跪在地上放声大哭，直呼："不孝子荣，未能亲自奉葬，万死不足辞罪，愿父皇神圣有灵，保佑皇周国祚绵长，早日轸灭祯河东残贼，规复山河，拯黎庶于水火！"侍从众人也跟着落泪。

经过这两次亲征，柴荣对那些打仗不怎么样架子倒不小的军爷的底细摸的差不多了，这些人个个都是兵油子，滑的很，冲锋在后，分功在前，这样的军队是不会保持长久战斗力的。柴荣会集群臣检讨此次失利，柴荣心情沉痛的告诉他们："军中良莠兼杂，势强则战，势危则降，兵油子混进军队不是来打仗的，而是发财的。前次在高平，右军未战及溃，如果不是朕亲临矢石，督励将士，连朕都险些命丧高平。这等混帐绝不能再用！否则不知哪天朕就得被他们卖了！"

柴荣决定利用这个休整的时期对军队进行彻底整治，首先淘汰掉老兵、弱兵，打发回家。然后征募强壮汉子，直接充入禁军。因为如果让地方藩镇募兵，只能增加他们对抗中央政府的风险。由中央遴选，军队自然掌握在柴荣手中，不管是盛世乱世，没有一支素质过硬、能力过硬的精锐部队是不行的。

柴荣亲自检选，在眼皮子底下亮真家伙，而功夫好的就当禁军头领。这样一来，虽然军队人数少了，但战斗力强了，自古强兵在精不在

众，人多了没用，反容易误事，君不见当年苻坚东拉西凑了九十万乌合下江南吗？朱序一呼，“秦军败了！”土崩瓦解，不可收拾。

淘汰冗兵还能省下不少军费，财政状况也随之好转。而且禁军队所用经费由中央财政直接拔付，也保定这支军队的稳定。柴荣建立起的这支军队“兵甲之盛，近代无比”，后来讨伐淮南、北上攻契丹，立下战功无数。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后，南征北战，统一中国，靠的也是柴荣的禁军主力。

显德元年（公元 954年）的十一月，从河东传来一则重要消息：盘踞在太原的北汉皇帝刘崇病死，次子刘承钧继位。

四

柴荣从来就没怕过刘崇，但对刘崇的“耶律叔叔”倒是不得不防，契丹人不比北汉。契丹人经常仗着自己的骑兵优势，窜到河北烧杀抢掠，因为机动性比较强，境内周军拿这伙“马贼”也没什么办法。柴荣为了防御契丹，于显德二年（公元 955年）的三月，在深州（今河北深县）和冀州（今河北冀县）之间的李晏口（今河北下博境内）设置静安军，派大将王彦超驻守李晏口。李晏口旁依胡卢河，凭深扼冀，是重要的军防要塞。契丹不希望看到李晏口的军防工程竣工，前来拆台，被王彦超痛击一阵，败了回去。契丹领教了柴荣的本事，没事再不敢上门拜访了，河北百姓深受其惠。

汴梁自石敬瑭再次建都以来，到了柴荣差不多有近二十年的时间，柴荣胸怀天下，对狭小的汴梁自然不太满意，决定大规模的扩建汴梁。当然这个季节农民都没有空闲，为了不耽误农业生产，先画好新城轮廓，以待来冬开始动土兴建。这次扩建对开封建城史来说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如果说梁太祖朱温定都开封是开封成为“重量级”历史名城的第一个台阶的话，那么柴荣扩建则为后来开封在北宋时期一跃成为天下第一大都市打下了坚实基础。

柴荣不是个能坐得住的人，进行内政建设的同时也没失去削平天下的志向，毕竟卧榻之侧群狼俟顾，换成任何大脑正常的人都不会睡得着觉。柴荣下令群臣每人写两篇作业，谈谈自己对国家大政的看法，看这帮“食肉者”能不能有什么好策略，养他们不是白养的，光吃干饭不做事的人柴荣是很讨厌的。

众人领旨回家做作业去了，不久都把作业交了上来，柴荣一一审查，越看越头疼，这都写的什么啊，歌功颂德，马屁拍的怪溜，有个屁用？翻着翻着，柴荣眼前一亮，发现了一篇奇文，署名是比部郎中王朴。

王朴是山东东平人，精通诸家兵法，很有战略眼光，他在文中说：“自唐晋以来，中国（指中原政权）之所以失天下，主要是因为人主昏庸于上，而人臣弄权于下，军人骄横拔扈，渐成积弊。现在陛下胸怀四海，当首先近贤臣远小人，人如墨朱，近者如也。言而有信，奖赏有功而惩戒过失，天下人就都愿意为陛下效死。陛下应该提倡节俭，不然上行下效，奢糜风起，就将动摇陛下的统治基础。

至于边患，臣认为南方诸国实力较弱，比北方的契丹好对付。尤其是江南李唐，据有淮南千里沃土，其主李璟昏庸无道，国内宵小为党，国势渐衰，陛下可以先取淮南，定江北之地。然后休养时日，再传檄岭

南、两川、闽浙，令速早降，不然王旗指处，四方披靡。南方平定之后，大周的实力就会得到极大的增强，就可以抵消契丹凭仗十六州时常南犯的优势。而河东残贼是我朝死敌，对他们只有用武力强行解决。刘氏自高平败后，已经没有和大周相抗衡的实力，不过借着契丹的威风苟延残喘而已。

我大周兵强马壮，万乘大国，何惧鼠窃之辈。陛下英武，三军用命，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一步一步的完成统一大业。”柴荣越看越兴奋，激动的无以名状，立刻晋升王朴当上开封尹，做自己的左右手。

王朴的这篇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文章就是五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平边策》，王朴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先易后难，先取江南，后取北方。后来宋太祖赵匡胤的统一进程实际上就是按王朴的《平边策》照葫芦画瓢，北汉也确实是五代十国时最后一个消灭的政权。至于王朴死后，柴荣为什么要放弃既定战略而北伐契丹，柴荣有以下考虑：南方诸国中只有蜀国和南唐与周朝临界，李璟已经被打懵了，不足虑。蜀国孟昶倒是能在西边闹点动静，但也只是癣疥之疾，何况柴荣对蜀早就有备。其他的小政权更是不值一提，而且和周朝不搭界（荆南倒是搭界，可有谁相信荆南会给柴荣造成麻烦？），他们反谁去？

柴荣北伐契丹的主要战略目的是夺回幽云十六州，在北方建立完善的山地防御体系，相对北汉，契丹才是周朝最大的威胁。因为此时的契丹已经基本完成了封建化，是一个强大的封建农奴制军事集团，契丹高居燕云山险之地，俯窥山南千里平原，游骑纵横，让人防不胜防，所以柴荣认定南方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后，北伐也是势在必然。

柴荣本就怀有统一大志，王朴此策正合心意，雄心勃发，开始着手启动统一进程。正好这个时候西边的秦州（今甘肃秦安，著名的 "陇西成纪"便是）、凤州（今陕西凤县）等地百姓因为忍受不了后蜀政权的苛政，向周朝乞兵。柴荣当然愿意帮忙了，派凤翔节度使王景与宣徽南院使向训率兵前去收复秦凤二州（在后汉之前属于中原政权）。不久后，周军在凤州黄花谷大败蜀军，蜀军高彦俦部败退青泥岭（今陕西略阳北），周军连取秦州、凤州、阶州（今甘肃武都）、成州（今甘肃成县），这四州都是后晋灭亡时，时任雄武军节度使的何建献给孟昶的。不该孟昶吃的，到底还是吐了出来。

接下来柴荣又干了一件事，因此事柴荣在本素不相干的佛教界大大的有名。中国佛教史上有一个名词叫“三武一宗法难”，说历史有四个皇帝曾经抑制过佛教的发展。三武是指北魏太武帝拓拔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就是后周世宗柴荣。

佛教自汉明帝刘庄时传入中国以来，发展极为迅速，到了南北朝时期，已经深深的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著名的梁武帝萧衍就是个“菩萨皇帝”。随着佛教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介入，佛教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政治关系错综复杂，各种利益冲突也逐渐公开化。三武毁佛，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沉重的打击，但往往是“人亡政息”，三武一死，佛教又渐渐恢复了元气。到了五代，佛教对社会发展的负责影响比较突出，比如寺院占有良田和壮劳力，国家要出钱养活僧尼，而且许多寺院收集铜器建造佛像，铜价大幅上涨，国家不堪重负。

柴荣准备对周边敌对势力大动干戈，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雄

厚的财政基础是绝对不行的，所以柴荣才下定决心，对佛教进行大规模限制。柴荣颁布命令，保留一些必要的佛教场所，其余的寺院一律废除。准备出家者必须得到家长的同意才能成为僧尼，男子十五岁以上并且能读至少一百篇佛教文章、女子十三岁以上至少能读七十篇佛教文章的才能出家，不准私自受戒，而且只能到政府规定的几座大寺院中进行注册。严厉禁止搞迷信活动，不许僧人自残惑众（善举！），禁止私造铜像，把多余的铜器入缴官府，否则一旦查出私藏 5斤铜器以上者论死。

原先在后周境内的 33030座寺院只保留了 2694座，注册僧人 42444人，尼姑 18756人，还俗了 61200人。有人认为柴荣这么做太过严厉，柴荣说了一番大道理："佛家普渡众生，以慈悲为怀，一心向善，心中有就佛，佛像不等于是佛。朕只是对佛教进行改革，并没有毁灭佛教。朕此举，一是救佛，二是救民，佛民两便，有何不可？而且朕听说佛家普渡众生，就是自己的身体都可以布施，损失点铜器土地算得了什么？如果朕的身体可以拯救黎民百姓的话，朕又有何惜？！"真是仁人之见，怪不得大儒司马光狠狠的把柴荣臭夸了一顿："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经过一番整顿，周朝的实力大大增强，耕种面积大了，老百姓多了地种，自然高兴。国家也充实了财政，被寺院"霸占"的青壮劳力可以征募入伍。柴荣也许"对不起"佛教，但却对得起天下！

五

柴荣把内部事务处理妥当之后，下一步就是准备兴师动众，开始他的统一大业了。第一个目标不是契丹卵翼下的北汉，王朴之前的说先南后北，先唐后蜀，正和柴荣的想法一致。柴荣早就看上了淮南这片千里沃土，淮南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淮南是长江一线的战略外围，不打掉淮南，江南就稳如泰山。三百多年前，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吕梁大败陈朝吴明彻部，将陈军最精锐的主力消灭殆尽，随后宇文赟夺去淮南，从而让后来的隋文帝杨坚顺顺当当的下了江南。柴荣想：宇文邕这个大周皇帝能取淮南，朕这个大周皇帝为什么就不能？！

显德二年（公元 955年）十月，柴荣遣宰相李穀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南征军统帅，许州节度使王彦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赵匡胤的好朋友）等十二人为副，以所部兵马南下。柴荣吸引了上次北伐太原时官军出现剽掠百姓的教训，在南征诏书中特地交待："不犯秋毫，有如时雨，百姓父老各务安居，剽掳焚烧必令禁止"。

和五代同时期的十国中，在历史上的名气都不是很大，而其中名气最响和实力最强的一个，就是南唐。公元 937年，原名徐知诰的李昪废除吴国皇帝杨溥，在金陵称帝，国号大唐。李昪没多少知名度，但他有一个宝贝孙子，可以说人人尽知：南唐后主李煜。而此时做为柴荣对手的南唐皇帝，是李煜的父亲，唐元宗李璟（也称南唐中主）。

李璟前几年灭了闽国和楚国，意气风发，甚至起了北伐中原的雄心，可惜李璟华而不实，没多久，湖南丢了，福建也丢了大半，弄的灰头土脸。李璟的爱好是填词，和好朋友冯延巳（音四）一起比较词章。突然一声炸雷传来：周军南下，声势空前，周军前锋已至寿州（今安徽寿县）。李璟只好放下诗词爱好者的身份，以大唐帝国（应该称为小唐

帝国）皇帝的身份调兵遣将，命神武统军刘彦贞率三万唐军赶赴寿州，协助驻守寿州的清淮节度使刘仁赡。奉化节度使皇甫晖和常州团练使姚凤率三万唐军出屯定远（今安徽定远），协同刘仁赡等部防御周军。随后又派六皇子安定郡公李从嘉（大词人李煜正式出场，虽然这时还只是混个脸熟）为沿江巡抚使，负责沿江一线的防御。

周军统帅李穀率军从正阳（今安徽寿县）渡过淮河，进入南唐境内。周军比较生猛，接连取得三场小规模战役的胜利，李穀这人也有意思，三场小胜一场不落的都报给了柴荣，生怕皇帝忘了记功。柴荣高兴之余，想到还从没到南方去过，正好趁这个机会去玩玩，于显德三年（公元 956年）正月八日下诏亲征淮南。行前柴荣没忘扩建汴梁城的事情，发动十余万农民趁着农闲开始动土，并留下向训和王朴守汴梁，自己率禁军南下。

而唐军刘彦贞部已经到了淮河边上，防御周军。周将李穀有些害怕，不想送死，对众将说：“南军势盛，且善长水战，水战我们不是对手，不如退后，等皇帝到来，再做打算。”便率军回撤至正阳，把粮草也烧了，军中大乱。柴荣听说李穀准备撤退，忙派人去阻止李穀胡闹，但晚了一步，柴荣大骂李穀糊涂。

刘彦贞看到周军后退，想出出风头，挺军北上，也来到正阳。唐军人多，遍布淮南南岸，阵势非常浩大。刘彦贞不想错过时机，全歼李穀部，寿州城中的刘仁赡急忙劝止：“现在不是打速决战的时候，周军后队马上就跟上来，将军应该以逸待劳。”刘彦贞听不进去，甚至不让唐军吃饭，催赶着前去进攻周军。

刘彦贞也命中该绝，正好遇上渡过淮河的周军李重进部，周军是吃饱喝足过来的，自然有力气打。刘彦贞没听说过李重进这个人，哪把李重进放在眼里？

下令布阵，马军在前，而刘彦贞有丰富的创造力，将战马用铁条连起来，马卒都持着用木头刻的怪兽盾，号称“揵马脾”，为了不让周军过来，在阵地前面撒下无数的铁蒺藜。周军看到刘彦贞在耍宝，都狂笑起来：老子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从没见过这等活宝。

李重进不管刘彦贞搞什么花活，既然上战场，早就将生死抛到云外，还在乎你这个？李重进大喝：“杀！”周军的将士们叫喊着冲杀过来，唐军的同志们都还没吃饭呢，都饿的两眼昏花、金星乱冒。何况前军都被铁条给拴死了，根本没法动弹。周军这个乐啊，管不了你“揵马脾”还是“揵驴脾”了，好一阵屠杀，唐军死伤殆尽，伏尸三十里，淮河里血腥冲天（这就是历史！），刘彦贞光荣殉国。

而前来助阵的唐军皇甫晖部和姚凤部不敢来触李重进的霉头，撤到了清流关（今安徽滁县），而镇守滁州的地方军政长官王绍颜干脆弃城逃回江南去了。

刘彦贞连最基本的军事常识都不具备，还打什么仗？军人靠什么打仗？勇敢顽强，但首先要吃饱饭，别说在冷兵器时代军人要吃饭，现代战场上不吃饭也能打胜仗的谁见过？而且最愚蠢的是刘彦贞居然把马军固定起来，阵地战讲究一个灵活机动，骑兵作战尤是如此。甚至怀疑刘彦贞是不是被周军收买了，也不象，因为刘彦贞也战死了。战争的胜负取决于许多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统帅之间的博弈，南唐军主帅如果换

成是李重进，李重进绝不会做这等傻事，真不知道李璟怎么会派出这些活宝出来。

过了几天，大周皇帝柴荣御驾亲临前线，柴荣对李毂擅自后退非常不满，让李重进取代李毂为淮南道行营都招讨。柴荣军于淝水北岸（让人不禁想起了苻坚），下令猛攻寿州城。城中的刘仁赡早就做好了防御准备，任你周军大水来，我自有土堰之法，一时没攻下来。柴荣再发河南、山东、苏北一带数十万壮丁来到寿州城下，协助官军攻城。

周军架梯四面攻城，但都被城中唐军给压了下去，周军不服，继续围攻，不分白天黑夜，狂攻不止。周军仗着人多，一拨被打掉了，另一拨再接着上。甚至周军在城下擂鼓吹号，寿州城内的房屋墙壁都震动不已。而城外的南唐援军根本打不进来，只好在外围“观战”。

都说唐庄宗李存勖英武神勇，经常亲冒雨箭上阵督战，柴荣比起李存勖似乎更加有魅力。柴荣坐在胡床上，左右侍卫抱剑而立，柴荣指挥三军攻城。这正好让刘仁赡看到了，心想“擒贼先擒王，如果能了结了柴荣，我就可以翻盘。”便取出一张雕胎弓，搭箭朝柴荣就射。可柴荣距离太远，箭距离柴荣几步之地就掉在地上。

柴荣真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你刘仁赡不是想射死我吗？好！“来人，把胡床搬到刘仁赡箭能射到的地方去！”侍卫：“……”柴荣大喝：“搬过去！”，侍卫只好照办。

柴荣又坐了下来，不断招呼城上的刘仁赡：“刘将军，朝朕这射！若箭不够，朕可以给你。”。刘仁赡也不客气，挽起强弓再射，可这支箭再次落到了柴荣前面不远的地方。刘仁赡大惊“怎么就是射不死柴荣？难道这真是天意不成？”把弓丢到地上，仰天长哭：“此城必破，吾必不守，但身是唐臣，终不做乞生之虏！唯欠一死，报我君王。”

刘仁赡射不死柴荣，柴荣也攻不下寿州城，两军就这样僵持着。柴荣没想到刘仁赡这么硬朗，派人去城中劝刘仁赡：“刘将军忠勇无二，义烈可风，但寿春孤城，终不能抗十万无敌王师。两军死战于此，城中百姓何罪？受此惊恐？降

我大周，位不失三公！”刘仁赡将来使乱棍打出：“回去告诉柴荣，仁赡终死，绝不屈节！”

柴荣还不死心，只带着几个侍卫到城上，大声招呼刘仁赡：“刘公何苦！李璟昏乱，早晚要被朕生俘汴梁，公为谁守？朕素服公之肝胆雄略，若公能顺民心天意，与朕南征北战，扫定四海，万民安乐，岂不快意？！”

刘仁赡微笑不从，答：“仁赡效节唐室，自当全一而终，今日之事，唯有死战！”

后周共有四座皇陵，郭威的嵩陵，柴荣的庆陵，柴宗训的顺陵，柴荣大符后的懿陵，在新郑县郭店境内。庆陵规模很小，如果不是坟前立碑，谁又能想到，睡在下面的就是曾经威震天下，差点统一中国的大皇帝柴荣？历史过于残酷，血肉躯变冢中骨，千年沧桑，让人感叹。

六

柴荣精通兵法要诀，知道不能师老于此，万一等到周军力疲之时，南唐援军杀过来，这仗就没法打了。柴荣决定先敲掉南唐军外援，派殿前都虞候赵匡胤带着禁军一部夜袭清流关，拔掉南唐国都金陵的外围要

塞，一是断掉唐军救援寿州的可能，二可以威慑一下李璟。赵匡胤轻进至清流关，唐将皇甫晖驻扎在关外山前，看到周军来了，做好应战准备。哪知赵匡胤抄了皇甫晖的身后，从山后边杀了过来。皇甫晖不知周军底细，不敢战，撤入滁州。赵匡胤在后面跟着，皇甫晖在城上对赵匡胤喊道："姓赵的，咱们弟兄各为其主，并没有私仇，有种的等我出城列好阵，咱们再会会，敢不敢？"

赵匡胤大笑"君子不乘人之危，我等你就是。"皇甫晖率军出城，两军开始捉对厮杀。赵匡胤拍马挥棍，直取皇甫晖，皇甫晖哪里是赵匡胤的对手，没过几个回合，被赵匡胤一个蛟龙出水，一棍打在皇甫晖的后脑上，颠下马来，周军上前把被打成"重度弱智"的皇甫晖捆成了粽子，另外一位唐将姚凤也享受了同等待遇。赵匡胤率得胜之师进入滁州。

关于赵匡胤镇守滁州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时任周朝的马军副都指挥使，奉柴荣命令，前来帮助赵匡胤守城。赵弘殷

来到滁州城下时已经深更三夜，赵弘殷在城下叫门，赵匡胤知道父亲来了，但这里不是讲私情的地方，便大声回道："虽然我们父子情谊相关，但匡胤为大周守城，半夜不识军情，不敢放大人进来。"到了天亮时分，赵匡胤这才打开城门，放赵弘殷进来。

赵匡胤公事公办，确实值得称道，这时的赵匡胤还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只想多建军功，多博得些富贵。但赵匡胤的这种态度，千载之下仍不失借鉴意义，现在的有些人，假公肥私，奉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哲学，手头有点权力，就把七姑八婆的都塞进来吃皇粮。人都是有感情的，但这种私情不能凌驾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上，不然，人人如此，天下不乱何待？

为了给赵匡胤找个帮手，宰相范质推荐原在永兴节度使刘词门下的幕僚赵普来做滁州军事判官，赵匡胤和赵普都是幽州人，同乡也且都姓赵，关系自然一处就好（想起了三国时赵云和赵范，呵呵）。赵普是宋朝开国名相，为相二十余年，古时有句名言："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赵普说的。

唐军经过几场挫折，士气大沮，南唐皇帝李璟见柴荣可不是亡闽的王延政和亡楚的马希崇，不想再打下去了，派人去和柴荣讲和，希望柴荣就此收手，李璟愿意兄事柴荣（还有点骨气，不似石敬瑭），每年都送给不菲的财物。这样的条件岂能打动柴荣？理都理没他。李璟知道柴荣的胃口太大，方才那点小鱼小虾柴荣看不上眼。便派户部侍郎钟谟和工部侍郎李德明来到柴荣驻军的下蔡（今安徽凤台），愿意向周称臣纳贡，并献金器五千两、上锦两千匹、肥牛五百头、好酒两千石，以及其他一些珍玩，希望周军快回去吧。

柴荣既然来了，要的是土地，几个小钱加几头牛打发不了柴荣。柴荣命铁甲武士持械立在中军大帐，柴荣高坐于上，喝问钟谟和李德明："你家主子这时候知道害怕了？早前为什么通使契丹，谋攻我朝？而且李璟号称唐朝后人，为什么如此不懂规则？你们想说服我罢兵，告诉你们，没这个可能！快滚回去，让李璟快来见朕请罪。不然，朕一怒之下，连金陵都给你们端了。"钟谟和李德明也号称口才一流，但柴荣太厉害了，吓的没敢吱声。

显德三年（公元 956年）二月，探马来报：“扬州城今夜不设防”，城中没有多少唐兵。柴荣觉得有利可图，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和赵弘殷等人率军去攻南唐的东都扬州，给李璟点颜色看看。扬州是之前吴国的国都，在南唐的地位类似唐朝的洛阳。拿下扬州，能把李璟给吓死。

韩令坤轻兵急进，一举攻入扬州，南唐东都屯营使贾崇放火烧城，然后逃去。贾崇真不够意思，他倒跑了，把南唐的东都副留守冯延鲁同志（大词人冯延巳的弟弟）堵在了城中。冯延鲁不想去见柴荣，寻把刀来，剃了一个大光头，换上僧服溜进庙里敲起木鱼来。周军进城后，四下搜找，终于把冯延鲁从和尚堆中揪了出来，送给柴荣念经。柴荣杀他没什么用，先养起来。韩令坤稍做休整，发兵直进泰州（今江苏泰州），泰州将少兵寡，一战既下，刺史方讷窜回金陵。

李璟越打越没脾气，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再遣司空孙晟赴周营求和。而这时周军也没闲着，四处掠地，攻下光州（今河南潢川）、舒州（今安徽潜山）、蕲州（今湖北蕲春）、黄州（今湖北黄冈）。孙晟等人赶到下蔡，表示李璟愿意割让寿州、濠州（今安徽凤阳）、泗州（今江苏盱眙）、楚州（今江苏淮安）、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光州六州，年输金帛百万，乞求柴荣回师。柴荣对这样的条件仍然不满意，毕竟这时淮南的大半土地都被周军夺去，这时撤回不划算，拒绝了李璟的求和。之前还留在周营的李德明劝柴荣：“请陛下给臣五天时间，臣赶回金陵，请国主尽数割让淮南。”柴荣同意了，李德明回去通知李璟去了。

柴荣这时一直为没有攻下寿州头疼，刘仁赡真是条好汉，能在五代时让一代英雄柴荣如此难堪的，大约只有刘仁赡这独一份了。柴荣让唐使孙晟到寿州城下劝降刘仁赡，孙晟素称南唐忠臣，哪肯干这等有损名节的事情。刘仁赡望见孙晟，重甲朝孙晟下拜，孙晟大声对刘仁赡说道：“刘将军！你现在只有死路一条，别想活着回金陵见圣主，杀敌不成，则杀身成仁！若失节事周，遗臭千载，不足为将军计！”刘仁赡在城上痛哭流涕。

柴荣知道后，大骂孙晟：“我让你去招降刘仁赡，你这是在干什么？难道你不知朕有利剑？！”，孙晟理直气壮的说：“我是唐朝宰相，天下哪有宰相让守牧屈膝降敌之理？！陛下神武明理，能容忍这样的事情么？”柴荣理屈，只好作罢。

南唐武有良将，文有贤臣，可惜不为李璟所用。柴荣平生最爱惜的就是人才，而且柴荣手下也不缺人才，但英明的君主是不会觉得人才多的，如果刘仁赡和孙晟这样的人才能为柴荣效命，远比送给柴荣金银玉帛更来的实在。南唐人才济济，怎么就出了李璟这样的词人皇帝？南唐这些牌如果由柴荣来打，别说不

会弄丢淮南十四州，北伐中原也不是什么难事。李璟自称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后人，难道忘了李世民是怎么用马周的？象李璟这样出生在帝王家的文学家，人生往往都是悲剧性的，别人不说，他的儿子李煜，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此时已经回到金陵的李德明苦劝李璟速割淮南，以免周军过江，玉石俱焚。李璟直骂李德明误国，而南唐的开国头号重臣、太师楚国公宋齐丘在李璟面前说李德明的坏话：“李德明贪生怕死，不惜卖主求荣，况

且割让淮南只能让柴荣贪得无厌。”加上素来是李德明对头的枢密使陈觉等人在旁边煽风点火，李璟大怒，命斩李德明于金陵市中。

虽然李德明曾经吓唬过李璟“攘袂大言周师必克”，但李璟杀了李德明根本就无足轻重，南唐的败势其实在公元 951年消灭楚国马氏时就已经显现出来。李璟用人不明，朝中充斥着五鬼（冯延巳、陈觉、冯延鲁、查文徽、魏岑），外加一个当道大佬宋齐丘，政治非常腐败。以这样的底子和柴荣过招，没在柴荣生前被消灭就算李璟好运气了。

李璟在众人的劝说下，决定不再对柴荣奴颜婢膝，该来点硬通货了。李璟一边派人去教训到常州来捣乱的吴越兵，一边遣皇弟齐王李景达为统帅，陈觉为监军，率军北上防御周军。名义上李景达是主帅，但实际管事的则是陈觉。

陈觉是南唐著名的“乱鬼”，专门坏人好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李璟派出这么一个宝贝疙瘩，真是不长记性，忘了十年前陈觉在福州是怎么给自己坏事的？这帮蠢货当道，也无怪南唐气数已尽。

七

南唐这时略有起色，右卫将军陆孟俊带着一万南唐军从常州过江北上，来收复泰州。按常理说，大敌当前，防御一方应该严阵以待，或者去搬援兵，可守泰州的周兵居然给吓跑了（这是柴荣带出来的兵？），让出空城给南唐军，陆孟俊取得“泰州大捷”后，进军扬州。而坐镇扬州的韩令坤不知是不是吃了泄药，也了精神，也准备弃城逃跑。柴荣知道后怒气冲天：“强将手下无弱兵，朕手下怎么会有这些窝囊废？！”急让张永德提兵来救，韩令坤这才放下心来。柴荣对韩令坤这厮不太放心，又急调赵匡胤带兵驻守六合（今江苏六合），赵匡胤知道其中的利害，传令三军：“发现逃跑的扬州兵，就地打断狗腿。”好友韩令坤了解赵匡胤的脾气，哪还敢逃跑？国法也不能容他！

显德三年（公元 956年）四月，韩令坤见来了援兵，恢复了常态，放胆和南唐军在蜀冈（扬州瘦西湖附近）展开了一场厮杀，周军都怕逃跑被赵匡胤打断腿，自然不敢懈怠。一战下来，南唐军大败，陆孟俊被活捉。正好韩令坤有个小妾杨氏和陆孟俊有灭族之仇，哭告韩令坤，那还有什么说的，陆孟俊死在韩令坤的刀下。

这时南唐统帅齐王李景达率着两万唐军精锐从瓜步（今南京的长江北岸）渡过长江，准备进攻六合的周军赵匡胤部。周军将士要求出兵进击南唐兵，赵匡胤不同意：“唐军两万，而我军只有两千，出城与战，唐军见我人少，士气肯定大振，吃亏的还是我们。不如等他们来到城下，我军以逸待劳，一战必胜。”过了两天，李景达率军来到六合城下，赵匡胤趁唐军立足不稳，纵马直扑入阵中，周军如虎趟群羊，唐军大败，战死五千多，剩下的准备逃到江边南渡，结果众人抢船，互相踩踏，死伤惨重，李景达和陈觉等人急急如丧家之狗逃回金陵。

柴荣屡攻寿州不下，难免有些心焦气燥，柴荣命人涡口（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处，在今安徽蚌埠涂山附近）建造浮梁，准备过河去扬州，寻找唐军主力决战。随军的宰相范质哭劝柴荣：“大军坐守淮南，已历数月，军心浮燥，长久如此，于军不利。希望陛下休整一下，然后再来不迟。”柴荣也不是知进不知退的人，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本色，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生聚教训二十年方才灭了夫差。柴荣考虑了一下，同意撤

军。在涡口设立“镇淮军”，留下李重进继续攻打寿州，和刘仁赡进行武力对话。显德三年（公元 956年）五月，柴荣率禁军回到汴梁。

七月，湖南长沙的周行逢灭掉了岳州刺史潘叔嗣，成了湖南的第一把手。周行逢向柴荣称臣，柴荣现在还管不到湖南，就封周行逢武平军节度使，总管湖南军政。

柴荣回师之后，还留在淮南的周军将士们见皇帝走了，反正没人管了，开始撒起欢来，各部主将纵容士兵四处掠劫百姓财物，淮南人民大失所望，也不做“大周顺民”了，跑到山上或湖边，聚众自守。周军不高兴，赶来征剿，居然被这些老百姓给揍肿了脸（真是丢人现眼）。而唐军看到形势有所好转，立刻北上攻取前先被周军夺去的州县，没多久，舒州、蕲州、和州（今安徽和县）等地均被唐军收复。周军在上奏柴荣请求撤出扬州，全力围攻寿州，得到柴荣同意后，周军撤出扬州，转向寿州。这次周军将士们做了回好人，没再敢临行前再发“百姓财”，淮南一带的百姓得知周军“重新做人”后，自然放下心来，纷纷向周军献出粮食。

屋漏偏逢连夜雨，显德三年（公元 956年）的七月，柴荣的第二任妻子符氏病故，柴荣哭的死去活来，追谥为宣懿皇后。

唐军打了几个胜仗，心气也高了起来，纷纷要求北上和周军决战。大太师宋齐丘摇头说道：“周军实力太强大了，我们不被柴荣吃了就是万幸，别招惹柴荣了。而且我们给周军一分面子，周军自然会感激我们，寿州之围也可不救自解。”李璟糊涂惯了，居然同意了，让各地唐军据守不战。寿州的刘仁赡本指望周军一败，唐军会赶来解围，哪知道等到黄花菜都凉了，也没见一个唐军过来。

宋齐丘在五代十国也算是个重量级的人物，见过大世面的。他难道不知道柴荣南下要的是什么？一败即退，那不是柴荣的性格。寿州是江南门户，一旦失守，淮南必不可守，等到周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的时候，宋齐丘是不是要学南朝陈后主陈叔宝那样逃到井里？李璟和宋齐丘是一对糊涂虫。

周军见唐军没有乘胜来寿州，毫不客气的加紧了对寿州的围攻，周军主帅李重进可不是等闲之辈，治军是有一套的。号称“寿州援军”的齐王李景达和陈觉又来了，不过是在距寿州百余里的濠州（今安徽凤阳）“支援寿州”。唐军人数不少，整整五万，可因李璟有旨不战，当然乐得“观战”。

李景达窝窝囊囊，并不等于所有的南唐将军都这副德性，淮南屯营应援使林仁肇还有些血性，林仁肇身体上刺着一只老虎，江湖人送绰号“林虎子”（可惜早生三百年，不然上了梁山绝对是条好汉！正好梁山上还有一位林豹子。）林仁肇孤军来解寿州之围，周义成节度使张永德在下蔡驻扎，林仁肇在淮河上烧了一把火，企图烧死张永德，可能是“风神”被张永德给收买了，刚才还是南风，突然刮起北风，林仁肇差点被烧死，只好后退。张永德又在距离浮桥不远的地方用大铁索拴住几千根巨木，截住淮河水流，周军在浮桥后防守，林仁肇也有本事也没辙了。

张永德不愧是员良将，为将者要有勇有谋，不然一勇之夫如楚霸王，是成不了大事的。南唐军再次出去水军战舰在淮河上和周军决战，张永德想了个好办法：招募会游泳的士兵，让他们趁夜游到南唐军的战

船下面，用大铁链子连起来。随后张永德就发动周军划动大舰，向南唐舰船冲杀过来。南唐大舰一动不动，军人惊为怪事。周军又冲又射，南唐军被射死和溺死无数。

柴荣不断接到捷报，丧妻之痛也渐渐消去，心情好了起来。而之前跟随柴荣到汴梁的南唐右仆射孙晟却暗中向南唐递送情报，被周朝特工捉个正着，柴荣大怒：“前次劝刘仁赡死守，朕已饶你不死，今日如此，还有何说？”孙晟也不怕他，抗言请死：“臣身事唐朝数十年，不能救国家于水火，留此躯何用？请陛下赐死，以全臣节！”

柴荣见他如此强硬，不禁暗自佩服，知道孙晟不会屈节事已，便派都承旨曹翰去赐死孙晟。曹翰来到孙晟寓所，先和孙晟喝酒，没喝两杯，曹翰站起身来笑道：“旨意下，相公有罪我朝，今赐相公死。”孙晟朗声大笑：“知有今日事。”孙晟整理一下南唐朝服，持笏朝着金陵的方向伏地痛哭：“臣晟未能成陛下事，当死以谢陛下，愿天佑我唐，晟死无憾！”曹翰下令，将孙晟一行赐死于东相国寺。

杀完孙晟后柴荣立刻后悔了，象孙晟这样的忠臣，在五代中是不多见，留下来岂不是更好，可惜了。孙晟虽然是个文人，但忠胆照天，实在让人钦佩。相似的一幕在公元 1282年十月再一次发生，宋朝孤臣文天祥留下“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的绝笔，横刀燕市中。孙晟和文天祥虽然都是文人，但他们都是英雄，人格的纯粹容易造就英雄。英雄不怕死，怕死不英雄，人生苦短，终免一死，保全名节，虽死何憾？

而留在寿州城外的周军继续群殴刘仁赡，可打了一年多，连抓带咬，就是没有得手。而城中的刘仁赡日子过的更加艰苦，这一年来吃的都是陈粮，而且城外救援根本送不进来。南唐齐王李景达想立点功劳让朝中对自己不满的人瞧瞧，会同南唐军边镐（边菩萨）部、许文稹部、朱元部（朱元就是当年替李守贞突围到南唐求救的那位），从濠州出发，沿淮河西上，来到紫金山（就是让苻坚风声鹤唳的八公山）下，准备里应外合，击溃李重进部。但李重进哪肯给南唐军这个机会，当下就杀了过来，南唐军被杀了五千多了，又退了回去。

刘仁赡见救兵无望，而且身患重病，已经下定了以身殉国的决心。但偏有一个人不想跟着刘仁赡送死，刘仁赡的小儿子刘崇谏趁父亲不注意，想逃出城投降周军，但被抓了回来。刘仁赡二话不说，将他最疼爱的小儿子斩首。众将哭拜求免：“少将军一时糊涂，还请大帅饶他，为刘家留条血脉。”刘仁赡咬牙不许。刘仁赡之妻薛夫人哭告将士：“刘崇谏犯了军法，罪当论斩，如果有罪不惩，我和刘将军还有什么脸面见三军将士？”

刘仁赡将儿子首级巡视城中，三军尽哭。京剧有出戏叫《辕门斩子》，讲杨六郎要杀儿子杨宗保的故事，但这件事情是虚构出来的，杨延昭的儿子叫杨文广，也不叫杨宗保。但刘仁赡辕门斩子却是真实的历史，可惜后来说书的没渲染五代十国的故事，所以刘仁赡辕门斩子并不为世人所熟知（真为刘仁赡而感动）。

八

周显德四年（公元 957年），柴荣刚在汴梁过完新年，便召集群臣议淮南军情。多数人不想再打下去了，刘仁赡太能耍了，不如以后再找

机会吧。柴荣沉吟不语，让宰相范质去问问已经抱病卧床的前淮南道行营都招讨李穀，看他怎么说。李穀递了一个折子，说“寿春已经被我军围困一年有余，粮草耗尽，不会撑多少时间了。希望陛下能再次御驾亲征，鼓舞三军士气，寿春不日就可拿下。”李穀上次逃跑，被柴荣臭骂一顿，这回开窍了。当然反正他已经有病去不了，给柴荣戴戴高帽子，能白捞个人情。

柴荣果然大喜，以开封府尹王朴留守汴梁，即日再度南征。上次仗打的乱七八糟，这次柴荣不想再重复昨天的故事，他要一战成功。柴荣率禁军来到下蔡（今安徽凤台），远望寿春，见城上的南唐旗帜高高飘扬，守备严整。柴荣对刘仁赡这个老对手不由肃然起敬：真是个了不起的汉子！柴荣身披重甲，在城下来回巡视。同时命赵匡胤去攻取城外不远的两座南唐军大营，南唐军听说柴荣又来了，全都吓跑了，赵匡胤砍了三千多颗人头回营报功。

但紫金山还盘踞着数万南唐军，对柴荣是个很大的威胁，柴荣自然要拔掉这根刺。柴荣命众将前去剿灭紫金山下的南唐军，周军有点意思，有柴荣是一副模样，没有柴荣又是另外一副模样。周军将士用命，闯入南唐军中，东杀西砍，南唐军又多了一万多冤死鬼，边菩萨、许文稹等人被活捉，李景达等人沿淮河南岸向东撤退，周军紧紧追赶。

柴荣不甘寂寞，带着几百精锐骑兵在淮河北岸平行追击，并急命河中周军水师速来劫杀南唐军。周军水陆诸兵种联合作战，将南唐的残兵败将团团围住大开杀戒。南唐军五万人马，能有幸避免成为周军刀下之鬼的只有一万不多，又是伏尸数十里，淮河里飘满了尸体，惨不忍睹。李景达等人勉强保住小命，回到金陵哭鼻子去了。经过这几次惨败，南唐军的主力基本上被周军歼灭，剩下的还要防守边境，能再和周军掰腕子的不多了。

柴荣回到寿春城下，南唐军已经不再对自己围攻寿春构成什么威胁了，柴荣决定要彻底解决寿春城的刘仁赡，再这样耗下去一点意思也没有。这时的寿春粮食吃尽，军民面露菜色，根本不可能再顶住周军超强度的攻击。但柴荣担心如果强攻寿春，会伤害到刘仁赡，柴荣一心要收下刘仁赡这位忠胆孤臣。

柴荣命人带着亲笔写的劝降信来到寿春，劝刘仁赡速降，刘仁赡这时已经病重卧床不起，但还是不降。刘仁赡想做大唐忠臣，他手下的有些人可不愿意杀身成仁，年轻轻的，为什么要陪刘仁赡送死？监军周廷构、营田副使孙羽等人私下冒名刘仁赡给柴荣写了一封降书。柴荣和他们商定在城下受降，周廷构命人将几度昏厥过去的刘仁赡放在担架上抬到城北，去“主持”受降仪式。

柴荣率军入城，在城北见到了这个能让自己如此难堪的刘仁赡，快六十岁的老人，胡须花白，但气质雄毅，一看就是个正人君子。英雄惜英雄，自古皆是如此。柴荣越看越感动，当即拜刘仁赡为天平军节度使，下诏：“尽忠所事，抗节无亏，前代名臣，几人堪比！朕之伐叛，得尔为多。”命人速将刘仁赡抬回城中治疗，用最好的御医，用最好的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活刘仁赡。

但此时的刘仁赡对身边发生的一切都没有了知觉，周显德四年，即南唐保大十五年（公元 957年）三月二十四日夜，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

名将刘仁赡病死于寿州城中，寿五十八岁。刘仁赡死讯传来，城中父老伏拜痛哭，泪水盈城。刘仁赡夫人薛氏痛丈夫此生辛苦，连哭五日，绝食而死。刘仁赡手下的一些将士不愿做降兵，望空三拜刘仁赡，横剑殉国。柴荣不住的感叹，在寿春城中厚葬刘仁赡，三军肃立，默默无语。随后柴荣追封刘仁赡为彭城郡王。

金陵中的李璟得到刘仁赡殉国的消息，哭昏数次，捶胸顿足，后悔万分（宋齐丘这时在哪里？），追封卫王。刘仁赡虽是武将，但熟读百家书，儒雅好文，兼通兵法，时人比做孙吴再生。五代十国时勇将不少，但真正能让敌我双方都感动的死节名将没几个，一个刘鄩、一个刘仁赡（王彦章也算一个）。梁朝的刘鄩和南唐的刘仁赡算是真正的英雄、刘鄩侠骨柔肠，刘仁赡忠贞不二，比起那些靠打仗混饭吃的滑头将军，人品不知高出了多少倍。柴荣是刘仁赡的敌人，但他对

这位敌人的气节给予极高的评价。

寿州终于拿了下来，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但不管怎么说，得到寿春就等于拿到了打开江南大门的钥匙，李璟没几年蹦头了。这两年将士们也打累了，需要一个调整的过程，“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柴荣懂得这个道理，处理完寿春事宜后，柴荣返回汴梁。

回到汴梁后，柴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前大将韩令坤之父、前许州（今河南许昌）行军司马韩伦贪脏枉法为州民武都所告发一案，因为韩伦犯罪情节比较严重，柴荣准备杀一儆百。但韩令坤哀求柴荣宽恕老父一死，韩令坤素有军功，柴荣实在驳不过韩令坤的面子，从轻发落，将韩伦发配到沙门岛（今山东蓬莱长岛）。

因为韩伦的案子，柴荣自然就联想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以光禄卿身份“退休”的柴守礼。柴守礼虽然窝囊无用，但因为生了一个英雄儿子，地位自然与众不同。柴守礼和当时的朝中重臣王溥、王彦超、汪晏、韩令坤等人的老爹在西京洛阳组成一个“阿父党”，以柴守礼为首（儿子是皇帝嘛，当然老柴第一了）。这些老爹们仗着儿子们的地位，在洛阳胡作非为，好事不干，坏事做绝，弄的洛阳城中经常鸡飞狗跳。洛阳百姓对他们头疼不已，又不敢招惹他们，称他们为“十阿父”。

柴守礼更是过份，曾经因为一件琐事杀人，被死者家属扭到了官府，要求惩治柴守礼。地方官一看是皇帝的老子，吓的魂飞魄散，趁人不注意溜了。换是别人，地方官还敢管，这可是当今万岁的生父。

即使柴荣继位后至死不见柴守礼，但毕竟骨肉相连，这个官司对不起，不敢接。柴荣知道后，也颇感棘手，治与不治都不妥，后来干脆不管了，由他去吧，反正活不了几年了，并对死者家属给了一定补偿。

对于柴荣的做法，欧阳修倒看的很开：“柴荣杀了柴守礼，也不能让天下再无杀人案件，而如果柴荣真杀了柴守礼，就有点忘恩负义了。柴荣最需要做的不是杀柴守礼，而是杜绝这类恶性刑事案件的重演”。虽然“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皇上他爹”，换成同辈或小辈的，柴荣早就动手了。确实不必过多指责柴荣，现代的法律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公平，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完全的公平，这样的公平只存在于理论上，不存在于现实中。

这两年在淮南费了不少心思，感觉也比较累，柴荣也趁这次回京好好休息一下，但老爹这帮人实在太不象话，让人抓了把柄，柴荣自然很

不高兴。柴荣曾经下诏在宫中修造永福殿，让太监孙延希当监工头。

这日柴荣无事，便微服来到工地看看，此时正值午餐时间，当柴荣看到来服工役的农民居然用脏木棍在瓦片中盛饭吃，柴荣心被刺痛了，他拨的钱款难道不够这些工匠吃几顿饭的？肯定是孙延希从中贪墨，当即命人把孙延希抓来，当众斩首，并改善工匠们的伙食。

孙延希贪污公款确实该杀，柴荣要做天下共主，连工匠的午餐都不管，传出去是要被人笑话的。对这号无耻之徒就要发现了一个处理一个，孙延希们贪掉的绝不只是几两银子，而是民心。并且孙延希捞好处，让柴荣背黑锅。联想到现在，不也是如此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红头文件到了下边就成了空头文件，废纸一张。贪污民心是最大的贪污，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老百姓是不会容忍长久如此的，又想起那句金石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九

上次出征淮南前柴荣曾经下诏扩建汴梁城，这时的汴梁城已经初具国际大都市的规模，但汴梁的水运交通还比较落后，各地物资运抵汴梁的成本太大，柴荣想到了疏通水道。显德四年（公元 957年）四月，柴荣决定动用民夫开始疏通汴水和广济河（也称五丈河，迄于山东梁山泊。梁山泊就不用多介绍了吧，呵呵），将两条河道沟通后，山东河北的进京物资就可以走广济河，这样将节省大量的运输成本。

而这时，从淮南前线传来南唐的濠州（今安徽凤阳）监军郭廷谓率领水军毁掉涡口的浮桥，并在定远（今安徽定远东南）大败周武宁军节度使武行德，死伤千余，武行德侥幸逃命。柴荣不禁深锁眉头：“这帮饭桶，成事不足、坏事有余。”

柴荣决定第三次出征淮南，前两次虽然有所收获，但淮南并没有完全夺过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能给李璟这样的机会。柴荣先是改革了官员任用制度和社会治安的法律，并让“法律专家”、右庶子剧可久开始着手修改刑律。把内政理顺之后，柴荣这才放心的踏上第三次南征的道路。

显德四年（公元 957年）十一月，柴荣率禁军南下，不日来到濠州城外。柴荣看到在濠州东北淮河中有一个名做十八里滩的沙滩，上面盘踞着不少南唐水军，柴荣不喜欢。柴荣想了一个好招法，让赵匡胤带着数百重甲武士骑着随军饲养的骆驼浮水过河，冲到滩上，赵匡胤对这些鸟人实在有些大材小用，一阵乱揍，灭了这个水寨。

随后，柴荣率禁军攻取濠州，镇守濠州的郭廷谓竭力死守，并趁夜率军攻入周军营中，周军一阵大乱，死伤不少。柴荣大怨，穿上甲胄，持剑纵马杀入阵中，和南唐军玩命，周军人多，几下就把郭廷谓打回了城。柴荣顺手将濠州旁边的军事据点关城和一个水寨拿了过来，斩首两千多，烧了南唐的战船七十多艘。接着又开始进攻另外一个军事据点羊马城，羊马城对濠州至为重要，被周军攻下后，守城的郭廷谓看到这个样子，知道守肯定守不住了，只好投降。

柴荣稍做休整，带领水军乘大舰沿淮河西下，赵匡胤带领精锐马步军平行前进。到了涡口，驻守在这里的南唐军很讨厌柴荣隔三差五的来淮南找事，想做了柴荣。哪知没做掉柴荣，反被柴荣给做掉了，南唐军大败，送给周军五千颗人头，南唐军拼命东逃。柴荣不想放过这伙“淮

贼”，想跑？看你能跑到哪里？

柴荣继续率水军由淮河东下，赵匡胤依然在地上骑马跟着（淮河中禁止跑马）。柴荣一路东来，各地唐军水寨纷纷投降。柴荣一直追到泗州（今江苏盱眙），命赵匡胤率敢死士薄城，赵匡胤身先士卒，周军很快就攻下泗州的附城月城。柴荣不让休息，继续给我狂攻。柴荣亲自上阵，指挥将士攻城，城上射来的箭也被柴荣给拨掉了不少。周军士气正盛，区区泗州能奈何了这帮虎狼？南唐泗州守将范再遇摇起白旗投降了。

显德四年（公元 957年）十二月，柴荣还是老一套，他在水上行舟，赵匡胤地上跑马，两人比赛看谁跑的更快。很快就到了清口（今江苏淮安清江，当年庞师古丧命的地方），周军大造声势，号鼓暄天，震慑南唐军民。在楚州（今江苏淮安）大破南唐水师，南唐的楚州防御使张彦卿固守不出，而南唐保义军军节度使陈承昭带着一些残兵朝东逃窜，被柴荣看到了。

柴荣操刀大喝：“淮贼休走，看朕拿你！”说完纵马直追，赵匡胤也带着精壮马军跟着柴荣沿岸直追。一直追出了六十里地，在今江苏涟水一带赶上陈承昭，柴荣回顾赵匡胤：“在朕面前亮亮你的本事！”赵匡胤也乐得在皇帝面前逞回威风，活捉了陈承昭。

象柴荣这样的马上皇帝确实很有魅力，事必躬亲，下马治国、上马行军。这样的男人在五代里头没几个，勉强能算上李存勖，但李存勖是个政治白痴，李存勖的魅力比起柴荣来，逊色的太多。在现代商场上，最受大众欢迎的还是那些霸气的领袖型企业家，领导者有魅力，他所领导的企业就有魅力，这和治国治军是一个道理。

这一通折腾，柴荣基本上把驻守在淮河一线的南唐水军灭的差不多了，南唐地处江南，水网纵横，水军是他们对抗周军的一张王牌。现在这张王牌没了，南唐的骑兵和步兵根本不是多由北方强壮汉子组成的周军，柴荣可以慢慢收拾李璟了。收编了濠州的南唐军之后，柴荣立刻率军南下天长（今安徽天长），刺史易文赟出降。柴荣对古称“扬一益二”的江淮财赋重地扬州怀念不已，便命铁骑左厢都指挥使武守琦带着骑兵去扬州走一趟。

而南唐皇帝李璟虽然昏愦，但毕竟不是晋惠帝司马衷那样的白痴，对眼前的形势很清楚：淮南已经不属于他了，为了不至惹怒柴荣倾国之兵南下江南，现在李璟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彻底放弃淮南，把北方防线从淮河南撤到长江一线。李璟发兵过江来到扬州，将城中百姓尽数用舟载到江南，只留下一座空城。武守琦不战入城，接着又奉柴荣的旨意去收泰州，南唐人望风披靡。

转眼就到了显德五年（公元 958年）的春天，原属南唐的淮南尽数被周军夺去，王朴在《平边策》的第一步战略基本得到实现。柴荣想让李璟长长见识，有点自知之明，不要再打淮南的主意。柴荣想让周军水师大舰想走水路经淮河到长江上转转，但淮河水道北神堰（今江苏淮安北郊）过于狭窄，大战舰过不去。

柴荣决定亲自考察一下当地地形，以便规划开通水道，柴荣在淮河沿岸转了几天，让规划人员按照他的指示设计水道草图。规划好后，柴荣发动民夫数万只用了十几天的功夫就疏通了原先较窄的漕渠水道。柴

荣疏通漕渠水道在京杭运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北宋统一后，江南财赋可以从长河沿漕渠北上淮河经古汴水运抵开封，大大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柴荣留在楚州城外准备攻城，先让百艘兽头大舰经漕渠南下，让南唐人看看大周水师的雄姿，在心理上彻底摧毁南唐军的反抗。周朝水军一路前行，驶到长江瓜州渡口（今江苏镇江瓜口）时，周军战舰组成方阵，在江上来回游弋，周军将士在舰上擂鼓吹角，声震数十里。长江南岸的南唐军民看到周军“势同震霆烈焰”，足见柴荣的气魄何其宏大，唐人为以天神下降（隋灭南陈时杨素也这么风光过），畏服不已。

吓唬住了南唐，柴荣开始下令强攻楚州。，城中南唐军箭如雨下，柴荣不为所动，挥剑指挥，意气如常。赵匡胤奉命攻北城，带着将士架云梯如潮般打城。虽然张彦卿号称南唐良将，为人忠烈可风，但毕竟寡不敌众，被周军一拥而入。张彦卿孤忠可嘉，死守内城，宁死不降，和周军展开了极其惨烈的巷战，血溅如雨，肉飞如雪。南唐军全都战死，没有一个人投降（莫谓南人无武！）。

只剩下张彦卿一个人在官署中和数百周军死战，周军劝他不要做无用功，张彦卿大喝：“北虏！少说废话，有本事的给我来一刀，没本事我让你们站着进来倒着出去！”，周军大愤，上前和张彦卿玩命。张彦卿决心殉国，和周军杀在一处，张彦卿的兵器打烂了，就举起家具抵抗。周军人多势众，几刀下去，张彦卿悲壮战死。

南唐忠诚良将一大把，可偏偏遇上了李璟这个昏君，内政不修，必然导致国势衰弱，引来强敌入侵。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虽然李璟无能，但为人尚不失宽厚，所以武将多愿死节，寿州死了一个刘仁赡，楚州死了一个张彦卿，也可见李璟平时待众人的态度。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南宋末年，蒙古军南下，虽然宋朝对外屡战屡败，但有宋一朝对君子士大夫相待极为宽厚，士人多愿为宋朝死节。甚至宋朝抑制武将，也多死节之士，如张世杰，本是蒙古将，有罪奔宋，宋亡之时，世杰连奉二少主，亡命海角天涯，饥则吃口干粮，渴则饮海水，宁做宋死鬼，不为元生人。张世杰有句名言：“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主死不移耳。”

虽然五代十国是天下大乱、礼崩乐坏的时代，但越是乱世越能显出人性的光辉，人格的力量越在困境越能迸发出震憾千古的能量。象杜重威这等滑头将军，任他偷奸耍滑，终不免乱刀横死。同样是一死，张彦卿、张世杰等人就死的异常壮烈，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再说两句闲话，五代十国的人名有一个特色，就是多以三字为名，而且名中首字多数相同。其中以“彦”字最为常用，清人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就说：“彦本美名，故人多以之为名，然未有如五代时之多者。”五代到宋初，仅名叫彦超就有 11人，名叫彦章、彦卿、彦威的各7人。其他如“弘”、“重、崇”字也较常用。

周军攻下楚州，柴荣即刻起程南下，赶往扬州。

十

因为扬州城被李璟给烧了，而且百姓也被李璟带到了江南，要空城有何用？柴荣先是在扬州老城的东南再建一座新扬州，并将原扬州所属

各县的一万多百姓迁到新城。这时的柴荣意气风发，率文武来到长江边，柴荣本就是有大气魄的雄主，看到浩瀚长江滚滚东去，不禁心胸开阔。远望金陵，只见烟波浩渺，影影绰绰，柴荣感慨良多。

自唐安史之乱以来，天下纷扰二百年，各大藩镇军政自处，和中央分庭抗礼。到了朱温废唐自立，天下局势更加混乱，所谓天子皆强横军阀所自为之，暴虐害民，社会生产力遭到了空前的大破坏。道德成了廉价的装饰品，生命的尊严在五代十国时期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五代十国时期犯事的官员，多逃不了夷族之祸，诛及无辜。

唐平卢节度使王师范在被朱温灭族之前，举族痛饮，然后哀求刑者："我知道必不免死，只是希望先斩少者，次及老者，尊卑有序，不然我将有愧祖宗有地下。"如此可怜，让人不忍回首。但历史从来不讲什么人情，人类历史本就是一部血腥的残杀史，胜利者坐在失败者的白骨之上，享受着人世间最顶级的奢华。但胜利者只是图一时之快则已，多是"祖宗造孽子孙当"，到了儿孙辈，又被人夷族，生前身后，何苦？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红楼梦》开篇甄士隐对疯跛道人所唱《好了歌》的解注。虽然字数较多，但不忍割舍一二，干脆全都摘录下来：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珠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疯跛道人大笑："解得切！解得切！"

历史是什么？也许只有一个答案，洋洋数千年人类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

当历史走到柴荣这里时，柴荣有幸被历史选中，拉开了统一的大幕，虽然最终完成统一的是赵氏兄弟，但相信许多人在赞赏赵氏兄弟的丰功伟绩时，不会忘记了柴荣，没有柴荣的努力，赵氏的统一进程不会这么顺利。

当南唐水军退至长江，但毕竟南唐地处江南，水网纵横，所以江南水军非常有实力。虽然柴荣基本上歼灭了南唐的陆军主力，但南唐水军则没有受到多大损失，而且柴荣早晚要平定江南，现在南唐水军对柴荣来说是块抹不去的心病，柴荣必须除掉它。新得军报，南唐水军几百艘大舰准备驶往长江口。长江口是吴越国入贡中原的必经通道，柴荣怀疑李璟复淮南之心不死，这几年柴荣难道要空欢喜？肯定不能答应。

显德五年（公元 958年）三月，柴荣下令，以殿前都虞候慕容彦钊领马步军走长江北岸，神武统军宋延渥领水师，顺江直下。周朝水师训练有素，装备先进，士气正盛，加上慕容延钊的马步军都是中原壮汉，战斗力没得说。几天后，慕容延钊和宋延渥合力，在东布洲大破南唐水军，南唐战舰多被周军击沉，侥幸逃上岸的南唐军又被以逸待劳的慕容延钊率军给灭了。

柴荣在淮南纵横数年，得到淮南十州之地，但还有庐州（今安徽合肥）、舒州（今安徽潜山）、蕲州（今湖北蕲春）、黄州（今湖北黄冈）还在李璟手中。尤其庐州是江北重镇，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绝对不

能留给李璟。虽然李璟不可能对柴荣造成什么威胁，但夜长梦多，不可掉以轻心，在现在有能力彻底解除淮南问题的时候，就要一鼓作气，将隐患彻底消灭在萌芽状态。

柴荣调李重进部星夜扑向庐州，拿下庐州，扫定江北，周军势力就可以在东起长江口，西至鄂州的长江北岸建立起一条强大的攻击体系，随时都可以南下。而金陵的李璟看到柴荣在江边不走，大为担心："这柴荣是不是要过江？朕难道真是陈后主投胎转世？"惊吓了好一会，李璟

想了一个好办法：传位。要当亡国皇帝，也要拉个垫背的，便派兵部侍郎陈觉来见柴荣，乞求大周皇帝恩准自己把皇位传给皇太子李弘冀，并保证李弘冀绝对听从于大周皇帝。

陈觉来到柴荣驻跸的迎銮镇（今江苏仪征境内），陈觉这个人，让他去利国利民，他没这本事。但如果让他祸国殃民，绝对是把好手。来到迎銮后，陈觉看到周军兵甲强盛，心中打起了小算盘："再打下去，江东必然不保，我在江东还是个人物，如果到了汴梁，我又算老几？"为了不激怒柴荣，陈觉做了回好人，对柴荣说："陛下神武，天人共知，我主不敢有违天命，淮南之地，已属大周。至于庐舒四州，请陛下遣臣手下去金陵，良劝我主，早割四州，以求南北安息。"

柴荣当然愿意，就打发陈觉手下刘承遇回去见李璟，把亲笔信交给李璟，劝李璟早识天命："朕与江南国主言，但割江北，朕必撤兵。"这时的李璟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力保柴荣不过江是李璟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只要柴荣不南下，让他干什么都成。李璟再让刘承遇做与周朝谈判的代表，再辛苦一趟，赶回迎銮镇，答应柴荣的要求。

显德五年（公元 958年）三月，南唐皇帝李璟向周朝称臣，自降国格，去掉帝号，改唐交泰元年为周显德五年，并贱称江南国主，并割让庐州、舒州、蕲州、黄州，连同先前周军攻下的十州共十四州，并每年向周朝进贡财帛茶米共百万。约定以长江为界，以北属周，以南属唐。同时，李璟为避周朝祖讳（郭威爷爷的爷爷名叫郭璟），更名为景。

柴荣征服淮南的战略目的终于达到了，自然也就见好就收，说了一通客套话："朕此来只要江北土地，拯救万民，你能屈尊如此，朕也就满足了，干戈宜休不宜兴，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和李璟互相假惺惺了一番，李璟事已至此，还有什么说的。至此，长达近三年的南唐和后周的淮南争夺战拉下了帷幕，大周帝国的版图上从此多了十四州、六十县、二十二六千五百七十四户、人口百余万。这样，周朝境内的户口数增到二百三十多万，人口近千万，这时中原政权因为失去幽云十六州而造成的人口流失被柴荣补了回来。

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了，有了淮南做为粮食和财赋基地，柴荣的家底更足了，也就敢动大手笔了。现在也是这样，"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行走江湖，身上没钱可不行。青面兽杨志如何？吃了人家的饭不但不给钱反而打了老板娘（小杨同志是个法盲）。柴荣在长江沿岸转了转，想家了，于四月间大驾回京。

柴荣南征时，北方的契丹不老实，出兵抄掠内地，干了不少坏事。柴荣不能容忍任何人对他的蔑视，管你七丹八丹，惹着爷就是不行！柴荣诏命镇宁军节度使张永德带着弟兄们去修理一下契丹人，赶紧滚回去，别给脸不要脸。

自从唐末以来，连年战乱，百姓流离失所，一方面土地被大量兼并，另一方面造成大面积的荒田。有地种的百姓要接受中央、地方藩镇和地主的多重压迫，负担很重，柴荣便有了改革土地制度的想法，他看了唐朝大诗人元稹的《均田表》，感觉很有价值，便亲自草画了《均田图》，先发给各级地方长官看看，心中有数，以便日后柴荣改革赋税制度时积极配合。

柴荣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前，先进行了农村的行政区划改革，对县乡村镇进行合并，以每百户为一团，每团由三位当地德高望重的老者负责（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唐末五代政局动荡，行政区划混乱程度堪比南朝的侨州，柴荣此举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很值得称道的。

这时的柴荣已经有了抵制地方藩镇权力的想法，“臣强则君弱”，五代尤其如此，地方藩镇军政通吃，对中央政府是极大的威胁。赵匡胤后来削弱藩镇，实行中央集权，实际上是完成了柴荣未竟的事业而已。现在天下未定，这些事情暂时还没有条件去做，不过柴荣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改革计划，先灭了那帮军阀再说，时间还来得及。

过完残年，就是显德六年（公元 959年，柴荣生命中的最后一年），柴荣召令精通音律的枢密使王朴修改礼乐。几十年来朝廷只顾着打仗了，哪有功夫去关心礼乐？柴荣不一样，一方面天下大势已经在他掌握之中，一方面礼乐是盛世的象征，柴荣已经对统一天下志在必得了。

随后，柴荣还嫌水路运输线不太通畅，调动民夫由韩令坤率领，将汴梁城外的汴水开渠引入蔡水。蔡水是连接汴水和颍水的重要水道，打通之后，淮河中下流的运输船队就可以直接溯蔡水北上进入汴梁，使汴梁又多了一条南方进京水道，对汴梁经济的发展大有益处。

正当柴荣雄心勃勃的准备统一天下之时，被柴荣深为倚重的后周第一重臣王朴突然没有任何先兆的病倒了，仅仅一夜，王朴去世。柴荣闻着噩耗，大惊失色，急急赶到王宅，看到前几天还在一起谈笑风生的王朴此时已经魂归西去。柴荣痛不欲生，放声痛哭：“朕与尔，名称君臣，实则挚友，朕为尔心，尔为朕臂，心臂如一，天下可致太平。尔奈何舍朕先行？独忍朕寥落于世间乎？”

王朴可是柴荣的无价之宝，王朴在后周的地位就象刘备的诸葛亮、苻坚的王猛。一代奇才说没就没了，柴荣如何能平静的下来？任凭众人苦劝，柴荣无动于衷，哭累了，休息一会，接着再哭，凄声哀念，让人揪心不已。

王朴为人刚毅，长于辩才，非常投柴荣的脾气，所以君臣关系极佳。每次柴荣亲征，总是留下王朴坐镇后方，王朴有才，忠心不二，柴荣非常的放心。后来赵匡胤即位，有次来到功臣阁中，看到王朴的画像，赵匡胤急整好衣冠，朝王朴像鞠躬。侍从劝止：“王朴是前朝臣下，陛下不应该行此重礼。”赵匡胤用手指了自己身上的龙袍：“王朴不早死，朕根本就没有可能穿上这个。”

宋太宗赵光义也知道王朴的份量，经常对臣下称赞王朴大才，由此可见，王朴早死对柴荣的打击有多大。只是不知道那位“千古名相”赵则平听到赵氏兄弟如此美誉王朴，心中会不会打翻醋瓶子。

还有一种假设，如果王朴死在柴荣之后，辅佐柴宗训，赵匡胤还有

没有可能兵变即位？可能性不会很大，柴荣是皇帝中的王朴，王朴则是群臣中的柴荣，王朴若在，柴荣可为不死矣。范质、王溥那帮书生哪是赵匡胤的对手，如果换了王朴就不一样了。

现在王朴死了，放眼四望，除了那班纠纠武夫，就是唯唯诺诺的狗尾貂冠诸君子，赵简子哭周舍之死："吾闻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众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谔谔"。柴荣此时正是这样的心情。但人死不能复生，哭罢多时，柴荣下诏厚葬王朴，追赠侍中。

十一

显德六年（公元 959年）三月，柴荣下诏北伐契丹，准备收复被石敬瑭出卖的中原屏障幽云十六州。关于柴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北伐，而不是之前王朴制定好的先南后北战略。个人认为如果柴荣在征淮南之前进行北伐，那么南方的几个政权就有可能趁乱来抄柴荣的后院，柴荣将腹背受敌。

而先征淮南，除了扩大土地和人口，更重要的是严重打击了南方各政权（尤其是南唐和后蜀）对中原的窥视野心，这等于实际上解除了南方的边患。而且柴荣此次北伐并不是要消灭契丹，只是收复十六州，也没有顺道攻取北汉，这并不违背王朴《平边策》的总体战略思想。

柴荣留宣徽南院使吴廷祚守东京，主政开封事务。飞诏义武军节度使孙行友遏西山路，防备北汉。显德六年（公元 959年）三月二十九日，柴荣奖率三军，离开东京，大军行至沧州（今河北沧州），用左谏议大夫薛居正为刑部侍郎，安抚沧州百姓（如果柴荣不早死，那么薛居正著的就不是五代史而是三代史了，后周不承认朱梁）。柴荣继续北进至乾宁军（今河北青县），驻守于此的契丹宁州刺史王洪见周军来势汹汹，知道柴荣不是来旅游的，干脆投降。

柴荣在淮南养成了坐船的习惯，让归德军节度使韩通率马步军沿河北上，自己率周军水师直进。镇守益津关（今河北霸县）的契丹守将终廷晖头脑灵活，王洪都降了，自己何必为耶律璟卖命，摇了白旗。前面水路狭窄，大舰过不去，柴荣弃舟上马，周军直扑瓦桥关而来，赵匡胤部当前扫路。为契丹卖命的姚内赟学习王洪好榜样，成了"大周义民"。

柴荣大军兵临莫州（今河北莫县），给契丹莫州刺史刘楚信一首选择题： A,投降、B,还是投降。刘楚信同学反应迅速，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答案 A。柴荣又把同样一道选择题出给了契丹的瀛州（今河北河间）刺史高彦晖，高前辈没说的，不用选了，让我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周军以未伤一人、未发一矢的代价，夺回了三州、三关、十七县。周边的契丹军寨早就听说了柴荣的大名，没人愿意和柴荣单挑，纷纷投降。柴荣改瓦桥关为雄州，益津关为霸州（不愧是柴荣，起的名字也这么霸气！）。

对于这样的北伐，有一些评论认为柴荣即使再活多几年，也未必能尽收十六州，因为投降柴荣的都是汉军，并没有遇到契丹主力部队，如果契丹军和周军打起来，胜负不可预知。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们应该这样看：在契丹（辽朝）的九位皇帝中，最具军事能力的就是辽太宗耶律德光，十三年前他南下攻晋，在白团卫村被晋军揍的惨败，差点被活捉。那时的晋朝将军杜重威、李守贞这样的角色都能把耶律德光搞成那副惨样，柴荣面对的耶律璟能比他老爹耶律德光强多少？

即使让柴荣遇上号称契丹第一名将的耶律休哥，赵匡胤的能耐还是可以对付一个耶律休哥的。驻守南线的契丹汉军为什么一战不打就投降了柴荣？一方面这些契丹汉军将领在契丹要受到契丹贵族的压迫，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柴荣在淮南的英雄事迹，这个时候和柴荣玩硬的纯粹找死，都不想为异族政权卖命，不值得。从五代宋初的三个开始进行统一的皇帝的个人能力上讲，赵光义＜赵匡胤 ＜柴荣，不能因为后来赵光义被契丹接连臭揍就推定柴荣不行，人和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三州，柴荣自然龙心大悦，再起雄心，准备以禁军主力去强攻契丹南线防御重镇幽州，将契丹人赶回大漠去。文武众臣多持异议：“陛下发京师四十二日，兵未血刃，马未折足，便致三州于麾下，四海之内，孰敢不服？但幽州北国大郡，城高池深，契丹军马强盛，未宜轻敌。况契丹以坐守之逸师待我纵行千里之疲军，于兵法不合，请陛下三思后行。”

柴荣不悦：“朕御临天下五载，兵锋指处，所向披靡。江东五十年磐石大国，犹被朕横扫千军，诚惶诚恐，北向拜我。二十年前晋高祖卖我十六州膏腴险障之地，北虏乘势每每南侵，杀我百姓，抢我牛羊，谁能忍之？契丹虽强，但朕不怕！朕今日必要挫一挫契丹人的威风，莫谓中原无人！卿等随朕数年，难道不知道朕的脾气？若卿等惧怕契丹，自留于此，朕率一支兵马北上强攻幽州城。”

柴荣传令三军，做好战斗准备，明日一早起兵，北上幽燕。群臣哪个不知道柴荣的脾气？只要是他认准的事情，百折不弯，绝不回头，只好叹息而出。

可就在这天晚上，柴荣突然染疾，对于得的什么病，史书不详，只称“不豫”。到了天明，众人知道后都来请安，柴荣勉强支持卧在榻上示意。柴荣智力还很清醒，知道这次北伐是不行了，长叹：“朕本欲为子孙荡定北患，没想到病倒于此，朕心烦乱，不能再主军务，只能再回京将养，待朕愈后，再行北伐。”下令撤军。得知契丹主准备让北汉出军河北，给柴荣制造麻烦时，柴荣大怒，命李重进率军出井径口告诉刘承钧：柴荣不是好惹的。李重进也厉害，没几下子就斩杀了二千多北汉军，北汉军立刻缩回去了。

周军主力停此不前，而义武军节度使孙行友一路从定州出发，急行百余里，攻到易州城下。契丹的易州刺史李在钦不认孙行友是个人物，在城下大战，一战被孙行友拿下，斩首于阵前。不过周军因为皇帝病重，不便再发动大规模的战事，孙行友也乐得清闲，固守本镇。

因为柴荣病情加重，大军急速南行，但当行至澶州（今河南濮阳）时，柴荣突然下令暂留澶州，柴荣依然对北伐不死心，想也不是什么大病，也许过几天就好了，然后再北伐不迟。柴荣在军府中养病，文武大臣一概不见，柴荣不想听他们在耳边叨叨。群臣大惊，柴荣到了这个时候居然还想着北伐，想劝，但柴荣根本不见他们。只好去找时任澶州节度使的周太祖郭威女婿张永德，张永德和柴荣是亲戚，能说上话。

这些人理由非常充分，告诉张永德：“今皇帝有恙，四方汹惧，东京无主，万一事发肘腋，悔之何及？只有陛下回京，才能镇得住乱局。还请张公进言圣驾，速还京师。”张永德觉得有理，便进去见柴荣，把上述这番话说给柴荣。柴荣强笑：“这是你的意思？”张永德怕皇帝生气，也

不想给别人背黑锅，便说“群臣意皆如此。”柴荣咳嗽数声，叹道：“朕知道他们都不想打，可山北百万黎庶受虏虐治，朕为天下主，怎敢视吾子有难而不救？你怎么这么不懂事，你难道还不了解朕？”张永德伏地请罪，柴荣摆了摆手，让他出去。

撤就撤吧，病情一时半会好不了，只能先回汴梁再从长计议。五月三十日大军回到汴梁。这时柴荣因为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情况略好一些，但为了防止万一，立宣懿皇帝符氏的妹妹小符姑娘为皇后，以七岁的长子柴宗训为梁王，准备一旦宫车有恙，立刻嗣承皇位。同时，任命范质、魏仁浦、王溥为相，总理朝政。当柴荣看到这三位书生宰相时，一定会想到去世不久的王朴，心情极为沉痛：“有朴在，朕何忧于此？”

北汉的刘承钧还不太老实，在边境上一通乱摸。驻守潞州（今山西长治）的周昭义军节度使李筠是周朝响当当的名将，负责防守南境，当然不能让河东得逞，出兵北上，拿下辽州（今山西左权）。刘承钧想混水摸鱼，结果什么也没摸到，还被刺了几下，只好作罢。

柴荣回到汴梁后，坊间却传播着一条非常神秘的小道消息：“点检当做天子！”都下人议论纷然，汹汹攘攘，这话自然也传到了柴荣的耳朵里。此时的殿前都点检是张永德，难道张永德会“顺应天意”？那怎么能行，张永德的能力柴荣是清楚的。任何人都不能威胁到柴宗训的地位，立刻罢免张永德，赏给张永德一个“校检太尉”的虚职，柴荣改任被他视做忠臣楷模而且级别较低的赵匡胤做殿前都点检。柴荣也是，如果怀疑殿前都点检要做天子，又何必罢张立赵，干脆废掉这个职务，换一个名字岂不是更安全？当然职务名称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权，有权走遍天下！

过了两天，柴荣大渐，看样子是撑下去了，急召范质等人入大内接受顾命。柴荣执梁王柴宗训手谓众人道：“朕前三子，皆死于乾佑之变，独宗训最长，年止七岁，幼弱无知，朕死后，望卿等善加辅弼，为郭氏留条血脉。”说完柴荣流泪不止，众人也跟着哭，宫中一片凄凄惨惨。柴荣交待完后事，轻叹一声，昏昏沉沉的睡去了。

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 959年）六月十九日夜，柴荣病死滋德殿（五年前郭威也死在这里），侍从众人放声痛哭，一代圣主柴荣魂归空灵，从此不再醒来。

对于柴荣的英年早逝，史家一片叹息，甚至薛居正在宋朝编著《梁唐晋汉周书》时，就高度评价过柴荣：“江北燕南取之若草芥，神武雄略，及一代之英主也。……降年不永，美志不就，悲夫！”。神武雄略，放眼中国历史数千年，大约只有三个人可以受之无愧：秦始皇、汉武帝和唐太宗。这三位“样板皇帝”在历史上的知名度没得说，相比之下，柴荣的名气就小多了。但柴荣在短短五年时间内所展现出来的雄才大略和魅力，丝毫不比那几位差。

做为宋朝臣子的司马光，也对柴荣厚加褒赞，并拿唐庄宗李存勖和柴荣做比较：“庄宗以弱晋胜强梁，既得之，曾不数年，外内离叛，置身无所。诚由知用兵之术，不知为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群臣，以正义责诸国。江南未服，则亲犯矢石，期于必克，既服，则爱之如子，推诚尽言，为之远虑。其宏规大度，岂得与庄宗同日语哉！《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世宗

近之矣！”

王夫之叹道：“世宗自将以伐契丹，其志乃大白于天下。而中国之威，因以大振，其有疾而竟不克者天也，其略则实足以天下而绍汉、唐者也。天假之年，中原其底定乎！”

现在有些朋友认为柴荣病死的那一天（公元959年）六月十九日是中国历史一个重大转折点，如果柴荣不死，以他的能力、魄力、魅力，十余年间肯定可以至少统一中国大部，十六州也可以收回来，在这个基础建立起来的大周帝国将不会上演两宋积贫积弱、最终被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政权消灭的历史惨剧。这个观点，姜狼也基本认同，若上天真能如柴荣所愿“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中国历史将是另外一个样子，也许中国历史上将出现一个名词：“显德盛世”。

象柴荣这样的人物，实在太罕见了，有时不仅为柴荣感到可惜，也为历史感到可惜，但也只能可惜一下，历史永远改变不了。

记得蔡东藩先生有诗赞柴荣：

南征北讨不辞劳，
战血何妨洒御袍！
五代史中争一席，
郭家养子本英豪。

柴荣，英雄也！

十二

柴荣死后，范质等人在灵前拥立梁王柴宗训即位，依然以明年为显德七年，以示对大行皇帝的崇敬。同时大封文武，范质、王溥、魏仁浦依然做宰相，柴宗训的表叔李重进为淮南节度使，韩通遥领郓州节度使，赵匡胤为校检太尉、宋州（这也是宋国号的来历）节度使。

到了八月，群臣上谥，尊大行皇帝为睿武孝文皇帝，庙号世宗。等于山陵竣工后，将柴荣遗柩奉往庆陵（在今河南省新郑市郭店镇陵上村）安葬。

柴荣的死讯很快就传遍了大江南北，无论是契丹的耶律璟，还是北汉的刘承钧、后蜀的孟昶，或者是“江南国主”李璟，都长长的出了口气：柴荣这个煞星终于死了，他要是再多活十年，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去。

做为柴荣的敌人，他们自然很高兴看到柴荣的死去。但做为柴荣的手下，也有一些人暗自高兴。柴荣活着的时候，谁也不敢多想什么，柴荣那样的块头，谁敢惹？现在他不在了，柴宗训七岁的小娃娃懂得什么。如果不趁柴宗训懵懂无知早早下手，等到他成年之后，黄花菜都凉了。

在这群暗自高兴的人中，就有宋州节度使赵匡胤。

到了显德七年（公元960年）的正月，正当周朝上下喜迎新春的时候，突然接到镇（今河北石家庄）、定州（今河北定县）方面传来的加急军报：契丹军勾结北汉刘承钧出井径口大举南犯，边疆告急！

虽然《宋史太祖纪》和《旧五代史周恭帝纪》都说契丹军联合北汉入侵，但做战争发起的一方，《辽史穆宗本纪》上却根本找不到契丹军南下的丝毫记载：“应历十年（公元960年）春正月，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废周自立，建国号宋。”

而此时守镇州的是周成德军节度使郭崇、守定州的是周义武军节度使孙行友，《宋史郭崇传》、《宋史孙行友传》均没有提到契丹入境的消息。《新五代史周恭帝纪》、《新五代史东汉（即北汉）世家》同样没有提到北汉军和契丹军南下的记载。

镇、定地处契丹和北汉的结合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是五代时期河北第一等军事重镇。即使契丹军和北汉军没有走镇、定，而是改走其他路线，那么为什么入侵消息要从镇、定传来？

元脱脱等人修《宋史》，多以宋朝皇家修史为底本，宋朝的臣子自然要粉饰赵匡胤，而薛居正入宋后写五代史，此时赵匡胤还在世，薛居正就算知道内情，也不敢冒死直书，董狐非人人可做，赵匡胤岂甘真相大白于天下？

临朝的小符太后和小皇帝柴宗训孤儿寡母哪懂什么军情，都吓的不知所然，便召宰相们前来议事，范质们哪有什么好主意："兵来将挡、水来土堰，请陛下发兵征讨便是。"小符太后稳定下情绪，下诏让归德军（宋州）节度使赵匡胤做为北征军主帅，由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为前锋，北上征讨契丹。

赵匡胤心中暗喜，便集合三军出了汴梁城向北进发。当大军来到汴梁城北不远的陈桥驿时，突然不走了，说是要休整一下（仗都没打，修哪门子整？）。赵匡胤的几个朋友石守信、王审琦、郭延赟、李处耘等人四处走动，交头接耳不知说些什么。军中有个算命的八卦先生苗训，在大庭广众之下，招呼赵匡胤的亲信楚昭辅过来欣赏太阳。苗训有些神神道道："楚兄，你看到没有，太阳下面还有一个太阳。啊呀，这真是天意啊，天意啊！"

楚昭辅心领神会，立刻大声附和道："真的耶！同志们快过来看啊，出稀罕事了！"众人都过来瞧稀奇，不住咋舌。大伙开始议论开了："这是怎么回事？"

"大概是天无二日，要我们除掉了一个吧。"

"别胡说！"

"你怕什么？你难道没说"点检做天子"的谶言吗？"

"你是说……赵太尉？"

赵匡胤的朋友开始串连煽动"大行皇帝已崩，皇帝年少无知，就算我们在前线立了功，功劳肯定都被朝中大佬们给贪了去。我们当应天意顺人心，先立赵将军为皇帝，然后再北征不迟。"

大伙一听，掌声响起："有理！"分开各去准备。

赵匡胤跟没事人一样，晚上临睡前喝了点小酒，然后美滋滋的睡去。等醒来，"惊异"的发现，他手下的那帮好汉身披重甲，各持利刃，把赵匡胤团团围住，大呼道："幼主无知，不知我等辛苦。请太尉自为天子！"说罢，众人山呼。

赵匡胤吓的花枝乱颤（跟郭威一样），连连摆手："尔等胡闹，再乱言者斩！"众人哪信你这个，心中暗笑，有人当下就逞上一件黄袍，上前强行给赵匡胤穿上，然后跪地高呼万岁。

整整十年了，郭威在澶州发动兵变时，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他手下的大将赵匡胤会照抄他的老文章，把他从汉朝手中夺来的天下轻而易举的变成了赵家天下。

赵匡胤“欲哭无泪”，众人再逼问一句：“给个痛快的，当，还是不当？！”看到这些人如此“凶狠”，赵匡胤连连点头：“当，我当就是。”随后赵匡胤下令：“拥护我做皇帝可以，但我丑话先亮出来：进京敢抢掠百姓、伤及宰相、危害太后幼主，我夷他九族！”众人当然答应，这有什么啊，赵匡胤当皇帝，自己就可以富贵终身，谁还会干那傻事？

周朝大军这时不再朝北行进，而是调转头来杀回汴梁。宰相范质和王溥刚下完早朝，还没出宫，赵匡胤率军入京的消息就传了过来。范质又悔又恼，急的快哭了。他动情的握住王溥的手说：“王大哥，怪我太大意了，结果惹出这场泼天大祸来！”王溥惨叫一声：“范大哥，你掐痛我了。”范质一看，王溥手上多了几个血印子，羞愧不已。

负责守卫汴梁城的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是柴荣的亲信，听说赵匡胤要回来做皇帝，哪里肯依。奔回府中，告之妻小城中发生兵变，然后准备指挥禁军防御。但这时赵匡胤手下大将王彦升已经率小股部队闯进了汴梁，王彦升入城第一件事就是杀入韩府，将准备调动禁军的韩通及其妻小一并杀死。韩通是陈桥兵变周宋禅代之际唯一殉于柴家的将军，看来柴荣真的没白疼他。

赵匡胤“听说”韩通殉周，“痛心”不已，怒责王彦升，并下令追赠韩通是中书令。但赵匡胤后来到开宝寺，看到韩通画像，让人摘掉，该扔哪扔哪去。

赵匡胤由三军拥戴进城，登上明德门，赵匡胤觉得这时穿黄袍不妥，便脱了下来。还没喝口水，手下的弟兄们就把宰相范质、王溥给押了过来，赵匡胤知道范质名望隆重，不敢越次，冲着范质就是一通狂嚎：“我对不起世宗皇帝啊！我本意并非如此，都是他们逼我的啊，冤枉啊！”范质认识赵匡胤也十多年了，知道这人野心不小，也不信他这个。旁边的都虞候罗彦瑰见范质没动静，挺剑指范质，喝道：“拜！”范质等人怕死，只好对这位赵皇帝行了三跪九叩大礼，以定君臣之分。

宫中的小皇帝柴宗训也知道前线哗变，叛军入宫，但他懂得什么？早就由翰林学士承旨陶穀闯进宫来，逼迫小符太后和小皇帝写下禅让诏书，诏曰：“天生蒸民，树之司牧，二帝推公而禅位，三王乘时以革命，其极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国命有归。咨尔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赵，禀上圣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高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纳麓，东征西怨，厥绩懋焉。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讴谣狱讼附于至仁，应天顺民，法尧禅舜，如释重负，予其作宾，呜呼钦哉！祗畏天命。”

好一个”如释重负”，这样的“重负”天下人谁不想要？上古尧舜禅代，被后世传为美谈，但自汉魏以降，所谓“禅代”无不血流成河，尸骨遍地，或如张爱玲所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当历史撕开这袭美丽的袍子时，所看到的只有鲜血和白骨，还有虚伪和无耻，人性的恶，在“禅代”中显露无遗，为了权力，在历史的天空中用鲜血涂抹出一道彩虹，纵使这道彩虹无比夺目，终归是假的。

赵匡胤见事情办的非常圆满，便假惺惺的临御崇元殿，被服冠冕，在大殿之上接受以范质为首的文武跪拜三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建国号为“大宋”，改周显德七年为宋建隆元年。并降幼主柴宗训为郑王，小符太后为周太后，迁西宫居住。宋开宝六年（公元 973年）

三月，周逊帝柴宗训死于房州（今湖北房县），年十九岁，死因不明，赵匡胤大发慈悲，悼朝十日，素服发哀，葬柴荣庆陵之侧，谥为周恭皇帝。宋乾德二年（公元 964年）十月，柴荣六子柴熙谨卒，柴荣五子柴熙让、七子柴熙诲，不智所终。

不知道赵匡胤在读唐人骆宾王那篇著名的《讨武氏檄》中："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时，会做何感想？

至此，五代历史正式结束，宋朝建立。从公元 907年朱温废唐建梁到公元 960年赵匡胤废周建宋，前后历经五十三年。

后梁（907-923年）建都汴梁

庙号姓名登基年卒年年龄死因

太祖朱温 907年 912年 60岁乱伦被杀

末帝朱友贞 913年 923年 36岁亡国自杀

后唐（923-936年），建都洛阳

庙号姓名登基年卒年年龄死因

庄宗李存勖 923年 926年 43岁乱军所杀

明宗李嗣源 926年 933年 67岁善终

闵帝李从厚 933年 934年 21岁失位被杀

末帝李从珂 934年 936年 52岁亡国自杀

后晋（936-946年），建都汴梁

庙号姓名登基年卒年年龄死因

高祖石敬瑭 936年 942年 51岁善终

出帝石重贵 942年 964年 50岁死因不明

后汉（947-950年），建都汴梁

庙号姓名登基年卒年年龄死因

高祖刘知远 947年 948年 54岁善终

隐帝刘承祐 948年 950年 20岁失势被杀

后周（950-960年），建都汴梁。

庙号姓名登基年卒年年龄死因

太祖郭威 951年 954年 51岁善终

世宗柴荣 954年 959年 39岁善终

恭帝柴宗训 959年 973年 19岁死因不明

五代史话第七章《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一代圣主柴荣的英雄事迹》到此结束，告别柴荣！

五代结篇——关于宋朝建立的一些事情

公元960年发生在开封城外的那场事件就是中国历史非常著名的陈桥兵变，赵匡胤从此开创在有宋三百二十年的江山事业，直至公元1279年陆秀夫怀抱七岁幼主赵昺在广东崖山投海殉国。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宋朝，一个是卖鞋子的刘裕于公元479年杀掉白痴司马德宗（司马德文）建立的宋，史称刘宋或南朝宋。一个就是赵匡胤的宋，巧合的是，两个宋朝灭亡的时间差了整整八百年。和历史上许多改朝换代一样，他们开创新朝似乎都是“身不由已”，都被人“逼上皇位”的。如果从宿命的因果论上来说，他们这样做并不值得指责，因为他们所取代的朝代也是这样玩出来的。

相对刘裕从军三十年立功方才取而代之来说，赵匡胤的得道似乎并不让人心服。赵匡胤的前主人柴荣如果不是天嫉英才，多活个二十年，赵匡胤到死也不过是个节度使而已，混好的话弄个空头郡王当当，也就如此了。

但历史不允许假设，柴荣已经死了，七岁的柴家小儿能担当得起统一大业吗？当然谁也不敢说柴宗训长大之后就不如他老爹柴荣，但这样的假设毫无意义。赵匡胤逆取顺守，兼弱攻昧，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和兄弟赵光义一起完成统一大业（当然有种说法赵宋只是完成了局部统一，但至少也是大部分）。

赵匡胤虽然武将出身，但人品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算是比较好的，即位之后，他曾经秘密设下一个誓碑，上面有两条死誓，是留子孙们的。头一条就是不允许后人擅杀柴家子孙，即使柴家人犯了谋逆罪，也只能诛及其身，不得罪其族。第二条不得杀士大夫及风闻言事者。并说子孙敢违此誓者不得善终！

第一条做的不错，终宋之世，柴家子孙基本没有罪受诛的，虽然柴宗训之死有些蹊跷。赵匡胤“欺他寡妇与孤儿”，是有些对不住柴荣。不过历史总是这样，有时是没有道理可言的。

南北朝时代，前朝皇帝禅代之后，往往都祸灭九族，相比刘裕、萧道成、萧衍等人来说，赵匡胤对前朝皇族已经很仁慈了。

宋朝最让后人称道就是的不杀士大夫及风闻言事者，言论相对后面几个时代相对自由一些，大臣们敢在殿上和皇帝公然争议，甚至包黑子大声讲话唾了宋仁宗一脸唾沫星子，宋仁宗也只是笑笑。

后来党争蜂起，一派打击压制另一派，也没有动辄灭族，被杀的都没几个。宋朝最有名的文字狱，北宋神宗时的苏东坡乌台诗案，动静很大，但最后宋神宗怜苏轼之才，不过是流放黄州。

言论管制的相对宽松让宋朝成为自春秋战国以来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另一个是明朝万历中后期），两宋文化的高度繁荣，和宋朝统治者的仁治有直接的关系。宋朝虽然实行中央集权，但中央集权不等于个人独裁，宋朝名臣文彦博曾经说过“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见，

宋朝还是比较“民主”的。
赵匡胤是历史上的大名人，我们一提及赵匡胤，往往脑海中会不由得跳出三个词来：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烛影斧声。关于陈桥兵变，尽管史未其详，但明眼人都知道赵匡胤在逢场作戏。有许多人评论过陈桥兵变，其中清人查慎行有句名诗，说的就是陈桥兵变：千秋疑案陈桥驿，一著黄袍便罢兵！
军情报的是辽汉联合入侵，赵匡胤这才有机会领兵夺位。奇怪的是，赵匡胤黄袍加身后，辽汉联兵南下突然没了下文。辽汉联兵神龙见首不见尾，怎能不让人心疑？还有，军中岂会有黄袍这等宫中禁物？十年前郭威披的是黄龙旗，勉强还能装的过去，赵匡胤手下那帮人想富贵有些过头了，也不动动脑筋，十分好笑。
象赵匡胤这样的人中豪杰，即使这时不动手，以赵匡胤在后周军界的地位，发生政变也是迟早的事情，或许别人也在想同样的事情。
当然，两宋三百二十年，年年胡马饮河边，终宋一世，始终被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政权所压制，文治极盛，武功极弱，这也是让后世诟病最大的地方。宋朝积弱如此，似有情衷可原，如果不是石敬瑭这厮想当皇帝想疯了，丧心病狂的出卖幽云十六州，宋朝不会如此被动挨打。宋朝扬文抑武，武人在宋朝极不吃香，地位不如文官。前线打仗，靠的不是临阵机变，而是大后方皇帝画出的作战指令，这样岂能打胜仗？
陈桥兵变后赵匡胤称帝，赵匡胤知道自己的这个位子是怎么来的，所以他对身边那些有手握重兵的武将阴怀忌心。自己能玩柴宗训孤儿寡妇于股掌间，谁敢保证他手下那边人就不敢再玩一次黄袍加身？
赵匡胤的同乡赵普是“杯酒释兵权”的主要导演之一，五代军阀杀戮族夷，做为一个过来人，对五代经常发生的人间惨剧刻骨铭心，而且他是文臣，在五代文臣是不吃香的。
赵匡胤问赵普：“朱温废唐至今不过五十年，却换了八姓十三个皇帝，乱极矣！五代大乱，病根就在军权外流，今朕要收回天下之兵，治天下久安计，你以为如何？”赵普自然支持：“地方藩镇手控军政财粮，中央对此束手无策，君弱臣强，主次颠倒。若欲天下长安，必夺其兵，收其钱粮，使藩镇无兵，天下治矣。”
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赵匡胤宴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亲信诸将，宴半，赵匡胤叹道：“非汝等，朕安居于此？但是现在朕才知道做天子不若做节度使。”守信大惑：“陛下何言及此？”赵匡胤假装凄凉状：“大镇节度，谁不望此事？我能做得，别人也能做得。”石守信等人知道赵匡胤起了疑心，伏地泣言：“天下以定，谁还敢有不臣心？”
赵匡胤真是个演戏高手，见他们已经上了道，心中暗笑，脸上却阴云重重：“我们生死相交十余年，固知汝等忠于我，但你们手下若有非分之徒，强披黄袍于汝身，虽汝等欲不为，又能如何？不见朕之前事乎。”
石守信吓的直哭：“臣不敢，请陛下给臣等指条活路。”赵匡胤见演的差不多了，把心窝子话掏了出来：“人这一辈子，怎么都是一个活字，你们都是聪明人，何必贪恋权势，不如交出兵权，安享富贵。你不负朕，朕必不负你。”这帮大爷终于知道了赵匡胤要干什么，赵匡胤雄武过人，除了柴荣就是他了，李筠、李重进如何？不照样被他灭掉，谁还敢把九族身家押在赌桌上？纷纷交出兵权。

这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从此，地方军政财权统统上缴中央，《宋史兵志》云：“更历五代，乱亡相踵，未有不由于兵者。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劲兵，列营京畿，以备宿卫，分番屯戍，以捍边圉。”有宋一代，再无藩镇之患，赵家安享江山三百二十年。

宋代脱胎五代，深晓五代积弊，武人弄权，导致天下大乱。宋朝吸取了教训，但有些矫枉过正。宋朝十八帝，真正可以称为军事家的也只有赵匡胤一人，赵光义自诩“通晓军事”，可伟人毛泽东一句“此人素不知兵”，就给盖棺定论了。

不管怎么说，宋朝都是中国历史一个极端重要的时代，宋朝建立的一些制度直到现在还为我们所熟用，说宋朝影响了一千年的中国历史并不过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史的走向。一代大儒陈寅恪先生也说过：“唐之世近于古，宋之世近于今。”宋朝对于历史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无论是他的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

关于赵匡胤之死，千余年来风言不断，“烛影斧声”是宋史第一大疑案，赵匡胤死的非常突然，宋史只称：“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癸丑（十日），帝崩于万岁殿。”野史传言，赵匡胤死前，是夜大雪，赵匡胤急召赵光义来见，将太监宫女全都屏出殿外。只见绰绰烛影中，赵匡胤举斧大言道：“好做！好做！”然后赵光义大哭，帝崩矣。

赵匡胤如何死的，历来说法不一，但大多数人是倾向于赵匡胤是非善终，而且赵光义即位有些不明不白。虽然赵光义继位后说什么杜太后曾有“金匮之盟”，让赵匡胤传位于光义，光义传光美，光美再传回赵匡胤子德昭。

但金匮之盟的真实性实在不高，而且现实中的操作性太低。杜太后如何知道赵匡胤早死？按正常活法，赵匡胤活到七十岁不成问题，此时赵德昭也快五十岁了，无论如何都算不上幼主。即使金匮之盟只是应急措施，但为什么在赵匡胤健在时没有把金匮之盟公之天下？只是凭赵光义之口说出来，真实性有多高？只有天知道！

按正史说法，赵匡胤死后，宋皇后曾经让太监王继恩急召赵德芳入宫，但王继恩却跑到晋王府叫来了赵光义。赵光义犹豫不决，王继恩急了：“事久，将为他人有矣。”赵光义这才入宫，宋皇后见赵光义突至，知道大事已去，泣不成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

不明白王继恩区区一个内侍太监怎么会有天大的胆量做这样灭九族的勾当？如果王继恩身后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他怎敢如此？

放眼当时宋朝政界，除了赵匡胤之外，天下最有势力的就是晋王开封尹赵光义。赵光义主政开封十五年，编织了一条庞大的政治网。但赵匡胤总是这么健康的活着，赵德昭早晚要长大，那时还有他赵光义什么事？ 而且赵光义即位后，开始打击赵德昭、赵德芳和赵廷美，以及赵普被赵光义抛弃，从哪方面看，赵匡胤的死都和赵光义脱离不了干系。

关于宋朝的事情，先就说到这吧，这次主要写的是五代，宋朝点到为止。五代已经写完了，下面开始折回头来，我们回顾一下十国的历史。

在写十国之前，还是先将宋朝统一的进程大致说一下吧。

宋太祖赵匡胤

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宋灭荆南。
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灭后蜀。
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宋灭南汉。
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宋灭南唐。
宋太宗赵光义
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宋灭吴越。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灭北汉。

十国卷

第一章 得相能开国生儿不像贤——前后蜀的兴亡

一

宋人洪迈在所著《容斋随笔》有一条＜取蜀将帅不利＞，开头写道："自巴蜀通中国后，凡割据擅命者，不过一传再传。"意思说凡是在四川建立割据政权的，多数是只传两代就被消灭了。

仔细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最有名的当然就是三国蜀汉了，刘备传给刘禅后被魏（实际上是晋）消灭。到了五代，盐贩子王建建立的前蜀传给王衍后被后唐李存勖消灭，之后又建立后蜀的孟知祥传给孟昶后被宋太祖赵匡胤消灭。当然五胡时期的成汉有五个皇帝，但从辈份来看，还是两代而亡。甚至元末明初的明玉珍也在这里建立政权，传给明理后被朱元璋消灭。

这个看似宿命的结论其实并不难理解，历代取蜀多由两条路，一条越秦岭南下，一条由白帝城溯江西上。四川西部是青藏高原，南部是"不毛之地"的南中，两线合击，坐守这里的割据政权无路可逃，只能被消灭。四川古称巴蜀（成都地区为蜀、重庆地区为巴），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乱世中确实是个藏身的好地方，而且在四川建立割据政权的几乎都是外地人，比如涿郡（今河北涿县）人刘备，再比如许州舞阳（今河南舞阳）人王建。

王建，生于唐宣宗李忱大中元年（公元 847年），长相与众不同，为乡里所奇（古代帝王个个都是这样，呵呵）。这还算好的，更过分的是一些史家吹牛不上税，说某某生时，红光满室，乡邻以为起大火，提水来救，一看是某某家生个大胖小子。然后就有神神秘秘的算命先生称赞："此儿贵不可言！"云云。

王建生性无赖（可惜早年没和朱温交上朋友），在家乡是个人见人烦的主儿。长大后没有正式工作，为了活口，便干起了杀牛偷驴、贩私盐的无本买卖，生意还挺兴隆。乡里乡亲的对这个王家无赖极为反感，背后都骂他"贼王八"。王建杀牛偷驴上了瘾，谁还管人背后指指点点。但时间一长，乡亲们对王建小心提防，看管牛马羊驴比较严，王建的买卖做不下去了。正好邻近的蔡州刺史秦宗权到乡下征兵，王建干脆参军去了。

虽然王建人品不怎么样，但有的是力气，在过去靠身体吃饭的年代是很吃香的。不久就当上了军队小头目，手下也有"七八个弟兄、十几条枪"什么的。广明元年（公元 880年），唐僖宗李儇为了不想和黄巢交朋友，逃到成都去了。为了对付黄巢，秦宗权拔出八千精锐交给太监、忠武监军杨复光去讨黄巢，王建也在其中。杨复光把八千人分成八都，王建任其中一部都头。

后来其中的鹿晏弘部叛唐，在河南一带做乱，王建和韩建、李师泰等四位朋友不想留在河南，想到外面闯闯世界。早听说四川好地方，眼见亲实，几个兄弟各带本部人马蜂拥来到了成都。在成都游玩的唐僖宗

见手下多了五千人马，自然很高兴，重赏王建等人，内外呼为“随驾五都”，由唐僖宗的干爹田令孜统一管理。

王建为人狡滑无赖，正投田令孜的脾胃，深为田大人所器重，问王建愿不愿意做自己的干儿子。王建暗笑：“你这个老杂毛也想传香火？不过当他的干儿子就和皇帝是干兄弟了”，这样无本万利的买卖当然乐得做了。

光启元年（公元 885年），黄巢起义失败自杀，唐僖宗想回家吃圆宵，因长安还比较乱，到兴元（今陕西汉中）呆上一段时间。因唐僖宗很喜欢王建，但让王建做贴身侍卫。王建当然知道皇帝的份量，把唐僖宗侍候好了弄个肥差，何乐不为。兴元山路崎岖，栈道毁坏严重，王建小心翼翼的牵着唐僖宗的马前进。

当夜还没到兴元，便在野外宿营。荒郊野岭的，唐僖宗只好睡在王建的腿上，王建则一夜未眠。醒来后，唐僖宗感动万分：“卿真忠臣也！”王建傻笑：“这是臣应该做的。”为了奖赏王建，把御衣脱下来穿在王建身上。这样的荣誉一般人上哪弄去？这比赏俩钱打发了的档次不知高了多少倍。

走到半路田令孜有些后悔，回到长安不知福祸，不如回到成都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便找个理由告辞回到成都。唐僖宗这时也管不了这个老太监了，爱咋地咋地吧，改由于另一个太监杨复恭任大内总管。

杨复恭虽然取代了田令孜，实现了心中一个梦想，但王建等人是田令孜的人马，万一田令孜在成都遥控这些人和自己做对，弄不好就会惹出大麻烦，干脆把他们都打发掉，让王建去做利州（今四川广元）的父母官。

象王建这样不安份的人哪里能坐得住？天天让他对着墙壁说话，不闷死他才怪。而且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看王建有点本事，担心日后给自己找麻烦，便三番五次招王建去兴元（今陕西汉中），说是要“教给”王建几招发财的路子。王建又不傻，知道杨守亮在打什么算盘，不敢去。手下幕僚周痒对王建：“今天下分崩，唐室危殆，痒观两川军镇多无才略，都不是干大事的人。王公善抚士心，兼有勇略，不乘起乱世谋番事业，岂不可惜？”王建问计：“当如何？”

周痒再道：“阆州有的是钱粮，兼地广人稠，公可先取阆州，然后俟机入成都，成就霸业，就在此时。”王建大喜：“公真我的诸葛亮也！”唐光启三年（公元 887年）三月，王建挑动当地的溪洞（今侗族前身）中的好动分子，凑集了八千弟兄沿嘉陵江南下阆州去发财。

阆州刺史杨茂实是陈敬瑄的哈巴狗儿，和主子一样德性，暗弱无能。听说王建要找他学习致富经，吓的当夜就逃了，王建入城，自称阆州防御使。王建在阆州弄到了不少干货，腰包大鼓，为了扩大队伍，王建招募不少江湖上的亡命徒，在阆州胡闹，弄的阆州一地鸡毛。老乡綦毋谏劝王建：“大哥你在这里瞎摆活，终究不是个出路。要做大事，必须军心民心一手抓，然后乘时扩张，据天下之险自守。”王建觉得有理，手脚也放老实了。

两川地界本就不大，王建这一折腾，各地的头头脑脑都对王建刮目相看：“这小子真是个潜力股！”剑南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和王建曾经在神策军中一起搅过马勺，对这个兄弟比较了解，顾彦朗不想让王建过来，

送了一些钱告诉王建："兄弟，知道你手头不宽松，哥哥我送给点钱粮，好好过日子。不过你最好别来打我的主意，我家刚养了几条大狼狗，很凶的。"王建知道顾彦朗不好惹，没敢动他。

剑南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在长安的马球大赛中夺取桂冠后，得到了西川节度使的肥差使，上任之后，花天酒地。陈敬瑄每天雷打不动的要吃掉一只蒸狗，一壶酒，成天跟一帮闲人胡吃海喝，名声臭遍了大街。

陈敬瑄听说王建和顾彦朗打的挺铁，不知道王建会不会来成都发财，有些担心，向哥哥田令孜讨主意。田令孜摇着狗毛扇笑道："兄弟别怕，王八是我儿子，天下哪有儿子打老子叔伯主意的？我一句话就把招过来，让他为咱弟俩卖命。"写了一封信寄给王建："儿子，阆州有什么好玩的，不如到成都来，老爹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的。少不了你的零花钱。"

王建也知道窝在阆州总不是个办法，成都是西南大镇，得成都者得西川，先去成都，找机会下手。先派人送家小托给顾彦朗，并作书云："顾兄帮忙照看家小，弟去成都看望一下老爹，过几天就回来。"顾彦朗笑骂："贼王八认没把的当干爹，都不是什么好鸟。"王建把事情安排妥当，唐光启三年（公元 887年）十一月，王建带着几个干儿子和三千精锐来到成都。

陈敬瑄正在盼望着王建早点到来，手下参谋劝陈敬瑄："王建是出名的刺头，特别难缠，公把王建召来，如何安置他？王建有野心，岂肯屈节做小？"陈敬瑄猛悟："汝言是！"派人劝王建回去，同时加强成都的防御以备王建前来滋事。

王建正做着成都王的美梦，行到鹿头关（今四川德阳境内），听说陈敬瑄又不让他来了，大怒："娘希屁！拿老子开涮，没这便宜事！"下令进击成都，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乱世中拳头就是道理。在汉州（今四川广汉）大败西川军张顼部，前锋进挺成都。

陈敬瑄写信骂王建无耻，王建哪管你这些，招集东川的亡命要取成都。成都是西南首府，城墙高大，一时没拿下来。王建不傻，先去别的地方捞一把。唐文德元年（公元 888年）三月，王建去攻彭州（今四川彭县），但被陈敬瑄的援军给打退了。王建是个机灵人："西川这么大，还愁没爷的活路？"王建大军在四川境内冲州撞府，烧杀抄掠，无恶不做，陈敬瑄派人来战，也被王建给灭了。

这时，东川的顾彦朗见有利可图，也派兄弟顾彦晖来帮王建，两军合兵一处，狂攻成都，但还是没有得手。王建对成都势在必得，不听手下劝，留在汉州，等待机会。

王建倒还聪明，这次打不下来，还有下次，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曹操的八十三万大军在赤壁还被人家刘备、孙权当饺子吃了，这点小挫折算得甚么。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遇到挫折就心灰意冷，这样的人绝对成不了大事。做大事，一要心狠，二要果断，三要坚持，四要冷静，五要谋众人之智。

二

唐文德元年（公元 888年）三月，唐僖宗李儇驾崩，皇弟李晔继位。唐昭宗李晔和田令孜有仇，当年李晔跟着唐僖宗西逃，因山路难走，脚上起泡，李晔请田令孜弄匹马骑骑，田令孜大怒："深山老林，哪

来的马！”李晔怒火中烧，记下了这笔帐。

即位之后，李晔不希望西川这样的战略后方被陈氏兄弟霸着，要交给心腹人打理，一朝天子一朝臣，从来都是这样。正好王建和顾彦朗联名上表，请把陈敬瑄调离西川。唐昭宗自然就坡下驴，唐文德元年（公元 888年）六月，下诏，以侍中京兆韦昭度为剑南西川节度大使，调陈敬瑄回京。陈敬瑄在想：“天下大乱，西川险塞，正足资我王事，哪能凭白送人。”根本不理昭宗，韦昭度只能在城外呆着。

昭宗大怒：“朕的话你也敢不听，反了你？！”于文德元年十二月，拜韦昭度为西川行营招讨使，杨守亮副使，顾彦朗行军司马，王建行营都指挥使。同时为了拉拢王建这个潜力股，在邛州（今四川邛崃）置永平军，王建做节度使，当然暂时还是个虚职。韦昭度等人各怀鬼胎，在前线只守不战。

这帮人有多大能耐，陈敬瑄是知道的，但唯独害怕王建。陈敬瑄见王建在成都附近瞎转悠，不太放心，派眉州刺史山行章率五万大军出屯新繁（今四川新都新繁镇），严防王建。王建手头兵力不多，但胆子不小，根本没把山行章的五万人马当回事，正好拿山行章开斋。唐龙纪元年（公元 889年）正月，王建端出自己所有家底，率本部军在新繁和山行章大战，西川军溃乱不治，王建在阵中撒欢，弟兄们也都给王建长脸，排阵横杀过去。西川军死伤数万，伏尸望处，不见尽头。

山行章骑马逃去，收集残兵，退屯濛阳（今四川彭州濛阳镇）。陈敬瑄大惧，又调七万人马赴濛阳。山行章得了援军，底气大足，和王建在成都城外相峙不下。这就样一直僵持了近一年，王建等下不去了，是爷们就来个痛快的，做乌龟有什么意思？同年十二月，王建在广都（今成都广都镇），和西川军再战一场，又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西川军被杀毙无数，山行章走投无路，只好跪降王建马前。

这两场大战基本把陈敬瑄的老本都赔进去了，陈敬瑄除了会打马球喝花酒，别的也不会，手上有十几万精兵，怎么就打不过区区几万唐军？王建是不好对付，陈敬瑄完全可以避实击虚，出奇兵抄袭韦昭度，拿掉韦昭度，王建没有了后援，成都面临的军事压力就小了许多，陈敬瑄的军事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还是去打马球吧。

王建得了彩头，马不停蹄去攻邛州，毕竟这里是唐昭宗许给他的地盘，拿下邛州，可以包围成都。大顺元年（公元 890年）春，邛州刺史毛湘屡战不利，陈敬瑄凑齐了三千人，让副将杨儒驰援邛州。哪知杨儒太有才了，进城之后看到王建兵马强盛，仰天大呼：“唐朝没救了！看看王建，治军有力，必能成大事，不如跟他混吧。”带着三千弟兄出城投降王建。王建大喜，不知道如何奖赏杨儒，干脆收杨儒做了干儿子，杨儒自然乐从，多了一个爸爸不要紧，重要的是多了一条财路。

邛州一时拿不来，王建决定先敲掉陈敬瑄，回军成都城下，和韦昭度等人会合。陈敬瑄心中发毛，死亡之神离自己越来越近，对生存的渴望迫使陈敬瑄只能拼死一战。陈敬瑄在周边州县抓壮丁，进城修筑城防工事，成都是他的命根子，绝对不能丢给王建。

王建为了把陈敬瑄围死在成都，还必须敲掉陈敬瑄的左右翼，让成都彻底变成一座死城。王建确实懂得用兵之法，果然在大顺元年（公元890年）六月，茂州（今四川茂汶）刺史李继昌提本部兵来救成都。王

建对此早有准备，在成都城外大破茂州军，阵前擒斩李继昌。王建声威震动川中："贼王八当世名将，孰敢折其兵锋？不如投降吧。"资简诸州应援使谢从本为领头功，杀掉刺史张承简，纳款王建。邛州兵马使任可知斩刺史毛湘，执湘头向王建乞降，蜀州（今四川崇庆）等地也纷纷来降。

成都被围年余，粮食吃尽，百姓更加可怜，饿殍市上，满大街都是无爹无娘的孤儿，乞讨活命（可怜！）。老百姓饿极了，就翻出城去偷唐军军粮充饥。有手脚不麻利的，被唐军捉到，押到韦昭度面前请处置。韦昭度虽然无用，但心

尚向善，叹道："他们也是被逼无奈，我为宰相，岂能见民饥而不救，都放了吧。"而城中的陈敬瑄知道后，也做了回好人："战事太急，我也没有多少粮食让百姓充饥，他们只要有本事弄到粮食，我何必做恶人。"不过话说的满动听，随后陈敬瑄下令，把越城出降的官民家属尽数诛杀，备极残忍，人心大愤。王建攻了几次，但还是没有得手。

成都不比这些等闲郡县，千年古城，岂是说破就破？王建和韦昭度督军十余万屡攻成都不下，唐昭宗也渐渐失去了耐心，不想再打下去了，下诏还军，让王建去守永平军（邛州）。王建接到诏书，很不高兴："谁说我打不下成都？陈敬瑄困兽坐死，在这个节骨眼上添什么乱？"周痒给王建出了个好主意："韦昭度是个饭桶，留下没用，干脆把他赶走，我们自己攻成都，我们种的树不能让闲人摘果子。如此如此，大事可成。"

王建大笑，去找韦昭度谈心："天下形势韦公是知道的，东边朱温和李克用都不是好东西，万一他们调戈西向，长安危矣。公不如还京，辅佐皇帝治国。这里的事就交给我办吧。陈敬瑄是个泼皮无赖，没本事的杀才，过几天我就把他拿下。公以为如何？"韦昭度不肯走，暗想："王八，你也知道成都是好地方？凭什么给你？"

王建见韦昭度不上道，狞笑一声："今日不由公了！左右，把盗粮的贼押上来！"王建手下早把被捆成粽子的韦昭度亲信骆保推了进来。王建指骆保大骂："此贼盗我军粮，谋取私利，不杀何以慰将士之心！"左右会王建意，当着韦昭度的面，把骆保活剐了，以刀挑其肉食之。王建看着这人间美景，笑问韦昭度："公愿尝鲜肉否？"

韦昭度哪里想到王建居然会玩这手，吓的魂飞天外，忙说："任王公处事，昭度自归京师。"韦昭度不敢多留，连滚带爬奔还长安。王建这时还在装好人，韦昭度行前，跪地奉酒，洒泪送行（真有手段，不愧枭雄！）。然后王建派后扼守剑门关，不准放中央军南下。

为了瓦解成都军心，王建派杀亲信郑渥诈降陈敬瑄，郑渥甜言蜜语骗住了陈敬瑄，谋了个巡城的差使，郑渥白天巡城，观察城中虚实，晚上送书王建，没多久，王建就把成都城中的情况摸了差不多了。

大顺二年（公元 891年）八月，王建开始狂攻成都，为了让兄弟们死心踏地的为他卖命，骗将士道："西川号为锦花城，富极西南，克城之后，玉帛子女，凭尔等随取，我与尔等共享富贵。"将士大喜，死命攻城。陈敬瑄终于撑下不去了，让老哥田令孜去城上劝劝王建得饶人处且饶人，何必如此决绝？田令孜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威风，厚起脸皮和王建称兄道弟："王八哥哥，陈敬瑄和你素无仇怨，何必把人往死路上逼？看

我个薄面，收手吧，给我兄弟留条活路吧。”

你田令孜算个屁？没把的太监，逞什么威风？面子是自己挣的，挣不来指望别人给你三分薄面，照照镜子先看看自己的德性。王建回答的堂堂正正：“我与大人有父子之情，本不敢如此。但现在我是奉天下诏命讨不臣，公事公办。不过嘛，只要大人能识时务，我保证给你们兄弟一条活路。不然，大人休怪王建无情。”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田令孜知道一切都不可挽回，为了活命，也只能投降王建。田令孜回去劝陈敬瑄识点相吧，不然陈家血脉就要无存，陈敬瑄还有什么办法，只好让田令孜出城投降。大顺二年（公元 891 年）八月二十四日夜，田令孜亲奉剑南西川节度大使印绶来到王建军营，交给王建，算是拜倒在王建门下，王建三军高呼万岁。不过王建暂时还用着田令孜，给了点面子，还称义父。

随后，王建把那些经常惹事生非的干儿子叫来，训戒道：“你们都是跟我从白骨堆中爬出来的，我不会亏待你们，入城之后，保你们的富贵荣华。但有一点，绝对不许掠劫百姓，敢犯吾令者，斩！”众儿要的就是富贵，大喜：“如父命！”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是乱世枭雄的入门功课，不会耍手腕的人永远只能被人耍，王建在攻成都需要拉拢的是军心，而入城之后则需要拉拢民心，乱世中的民心固然不如军心重要，但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

王建率军进入成都，分兵控制城中，然后居府议政，王建成了名副其实的 “西川王”。陈敬瑄失势若丧家狗，只好伏拜王建脚下，摇尾乞生。王建把陈敬瑄打发到雅州，随其子雅州刺史陈陶过活。陈敬瑄侥幸保住条小命，想从此金盆洗手，退隐江湖。可惜王建并不想给他这个机会，陈敬瑄怀着对下半生人生的憧憬上路，走到三江（今成都境内），被王建派出的杀手做掉了。

而王建的“前义父”大太监田令孜低下三四的在王建手下混日子，反正田令孜有奶便是娘，跟谁都一样，就差拜王建为干爹了。但王建早就看田令孜碍眼，过了几个月，王建给田令孜扣上“私通凤翔李茂贞”的罪名，踹到狱中，扔给田令孜一匹帛，让他自己了断。

田令孜长叹：“我好歹也呼风唤雨过，今日虽死，犹不能有辱我的身份。”教狱卒勒人之法，狱卒撕开帛布，绕令孜之颈，用力一勒，田令孜气绝身亡。田令孜风光半生，没想到居然落得这样一个悲惨下场（活该！）。

作者：jiany27回复日期：2007-3-15 10:06:31

怎么感觉十国好像不如五代精彩啊

作者：苦不早回复日期：2007-3-15 14:52:14

楼主要加油大力支持

作者：yooho回复日期：2007-3-15 15:39:14

顶了

作者：哈奇哈奇回复日期：2007-3-15 16:42:57

我被楼主坎晕了

作者：姜狼豺尽回复日期：2007-3-15 16:48:38

哈兄为何发晕？：）

十国不如五代上下相衔，比较分散，只能一个一个写，所以看起来

不如五代过瘾。不过十国风云确实很精彩，是历史总是惊心动魄，纵横杀伐，让人心颤不已。王建、孟知祥、马殷、杨行密、李昇、钱鏐也都是一时风云人物，只是历代史书都以五代为正统，十国不是特别受重视。

十国篇幅也比较长，按计划，李煜差不多要当史话第十章（十国第三章）中单独出现，感谢兄弟们支持

三

唐昭宗现在在长安一大摊破事都没弄好，也够不着成都，顺水推舟，大顺二年（公元 891年）十月，诏下：封王建剑南西川节度大使，成都尹。王建从乡下一个偷驴贼，经过十余年的奋斗，从血海中拼杀出一路通天大道，做了封疆大吏，自中甘苦，外人很难体会。王建手段毒辣，行事果决，不拖泥带水。虽然王建做事不讲道德，但古往今来，讲道德的又是几人？宋襄公倒讲道德，下场如何？兵以诈立，人以诈生，铁石心肠方才做得大事，菩萨心肠只能坏事，心不狠，做不稳。

薛居正评价王建“雄猜多机略、意常难测”。这样的评价，放到曹操身上，也不会觉得不妥。想在乱世中谋生存，就得有点手段，曹操奸雄过人，王建也是如此。主政西川后，王建收起以前的无赖性格，折节下士，对那些敢于直言的读书人大力提拔。唐末大乱，有头有脸的士族多避难蜀中，听说王建善待读书人，都来找王建要饭吃。王建也知道知识的重要性，多予重用。

王建是个文盲，但他就喜欢和这帮读书人在一起聊天喝茶，能学到不少东西。果然没多久王建喝了一肚子墨水，成了“文化人”了。以前做土匪时可以花天酒地，现在要做大事，不得不做做节俭的样子给人看看。蜀中百姓得到这样一个主子，自然也深受其便，也没人再在背后骂“贼王八”了。

王建霸占了西川后，嫌地盘太小，容不下他这条大鱼。觉得应该把东川给收过来。这时顾彦朗已经病死，他的兄弟顾彦晖主政东川，不久诏书下来，以顾彦晖为东川节度。但负责传诏的太监宋道弼行到汉中时，被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给扣了下来，杨守亮想的和王建一样，都想在乱世中混水摸鱼。

大顺二年（公元 891年）十二月，杨守亮让兄弟杨守厚发山南兵攻东川节度驻地梓州（今四川三台），顾彦晖觉得王建和他大哥有过交情，忙派人来求王建出兵。王建大喜：“天以东川授我也！”让义子王宗侃、王宗弼、大将李将等人打着救援队的旗号去捞东川，行前王建授以密计：“先打退杨守厚，然后你们设宴招待顾彦晖，座间擒之。”王宗侃领计而去。西川军如饿虎下山，驰入梓州，三拳两脚打跑了杨守厚。

王宗侃果然设宴要请顾彦晖喝酒。顾彦晖一来，人头就要落地。可没想到王宗弼起却不想让顾彦晖这么早完蛋，不然他们还有什么用？不就是要靠打仗混饭吃的么？王宗弼把王建的阴谋暗中捅给了顾彦晖。那谁还敢去受死？顾彦晖托疾不去。

王建正郁闷着，盘踞彭州的威戎军节度使杨晟想给王建添点乱，景福元年（公元 892年）二月，杨晟派大将吕尧出兵在汉州一带游行示威，王建不高兴：“妈的，我招你惹你了？”让都指挥使李简去摘吕尧的人头来郁酒。李简有本事，一战斩尧，送头成都。

让顾家小兄弟多活几天吧，彭州距成都太近，肘腋之患，不可不除。王建以王宗侃、华洪为将，出西川兵五万，去取杨晟的人头。杨晟连折数阵，想到了找人帮忙。杨晟以为王建和东川关系不错，便请乞求汉中出兵攻东川，这样王建就会派人救东川，而彭州之围自然解除。杨守厚当然愿意拿下东川，杨守厚先是策反了梓州将窦行实，让他做内应。然后发杨守忠、杨守厚来攻东川。没想到顾彦晖发现窦行实的破绽，杀掉窦行实，严备以待。几位杨先生见事情泄露，回去又不好交差，只好在两川之间抄掠，寻找机会。

王建发现好几个杨先生在身边乱转，大不高兴，派几员大将出兵分头收拾几个姓杨的。几顿乱揍，把二杨全都给打跑了。边患稍解，王建开始集中全力消灭杨晟。王建实在不是个东西，在围攻彭州不下后，老百姓为躲避战乱，纷纷逃出城去。王建下令军中，剽劫百姓身上仅有的一点活命钱，谓之“淘虏”。财物大家瓜分，官大的拿大头，官小的拿小头。老百姓怨天咒地，王建不以为意。

王宗侃有点见识，劝王建：“成大事者必以民心为根本，主公为了这点蝇头小利而得罪天下人之心，不是英雄所为，乞主公禁止剽掠，收复民心，然后再战。”王建反正也捞够了，下令禁止“淘虏”，百姓大悦，纷纷归附王建。

盛世时代的统治者都怕老百姓被逼上绝路造反，但乱世中枭雄却并不是很在意民心。因为乱世讲的是枪杆子，民心只是一件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有无并不是最重要的。

但即使王建痛改前非，依然没能攻下彭州。顾彦晖自从和王建翻脸之后，也担心王建要找他的麻烦，派人向已经攻占山南的凤翔军节度使李茂贞求救。景福二年（公元 893年）春，李茂贞派侄子李继密带兵赴梓州，协助顾彦晖防备。王建只好先把彭州放在一边，带兵攻东川，在利州（今四川广元）大破东川、凤翔联军，凤翔兵落败逃去。顾彦晖没了后台，抗不过王建，只好乞和。王建命令顾彦晖和李茂贞一刀两断，顾彦晖不敢不从，王建“其次伐交”的战略已经实现，便收军回去。

随后，王建再赶回彭州城下，督军攻城。彭州被围两年多，弹尽粮绝，王建下令诸军总攻。彭州军都快饿趴下了，没有了力气，西川军狂攻入城，杨晟战死。

杨晟这根刺被拔掉了，但王建还觉得不舒服，因为顾彦晖还在，虽然顾彦晖已经被自己打傻了，但毕竟留着就是个隐患。而且李茂贞不知对东川流了多少口水，王建要先下手为强。

乾宁四年（897年）元月，王建派干儿子王宗侃、王宗阮去攻离东川的外围以孤立顾彦晖。王建军打仗不要命，很快就攻下泸州（今四川泸州）、渝州（今重庆）。东川地盘急速收缩，王建觉得是时候了，于六月亲率五万大军来攻顾彦晖。没想到顾彦晖这块骨头不太好啃，王建一直啃到九月，大战小战共打了近百场，王建才攻入梓州。顾彦晖没地方去，只好把亲戚们都招来喝酒，醉后一一自杀。顾彦晖和亲戚们都知道，此时不此，早晚也要被王建灭族，还不如自已了断，免得受辱。

阶级社会中的战争从来都是这样，任何人走上命运的赌桌，他们的筹码都是九族的身家性命，胜者风光荣耀，败者九族夷灭。灭人族者固然可恨，但这却是铁定的游戏法则，如果顾彦晖灭了王建，王建家族同

样一个都跑不了。

王建大军入城，招摇一番后，让部将王宗涤留守东川，王建带着奉唐昭宗之命来劝两川罢兵的判官韦庄（就是写下《秦妇吟》的那位）回成都，拜韦庄为掌书记，倚为腹心。

随后，王建又发兵收取普州（今四川安岳）、昌州（今四川大足）等地，至此，王建并有两川之地。此时中原的两大军阀李克用和朱温正杀的起劲，环顾周边，已经没有什么势力能威胁到王建的地步了。

而曾经和王建亮过招的那位岐王李茂贞见王建吞了两川，还没来得及吐酸水呢，天复二年（公元 902年）五月，汴梁的朱老三就率军杀过来了。原因很简单：朱温不希望看到唐昭宗这个无价之宝落在李茂贞的手上，来抢唐昭宗来了。李茂贞正哭呢，王建来信了，“小李啊，不要怕那个臭不要脸的朱三，他有什么啊。有老哥给你撑着，你要挺住，我这就派人来救你。”李茂贞破涕为笑。

王建说话还真算数，天复二年（公元 902年）七月，派王宗涤等率五万蜀军北上，不过不是去帮李茂贞的，而是去抢关南重镇兴元（今陕西汉中）的。李茂贞的山南西道节度使李继密发现蜀军行军有点不正常，知道王建手脚不干净，忙屯兵三泉（今陕西宁强西北），阻止蜀军北上。蜀军此行就是来收拾李继密的，王宗播率军攻三泉，一仗没拿下来，王宗播大愤怒，顾谓将士：“我等行军为图富贵功名，今日不胜，何面目再回锦花城？想玩命的跟我上，宁死千军，不退半步！”蜀军士气高昂，急攻凤翔军。李继密立阵不住，凤翔军大溃乱，连被蜀军破四寨，李继密拍马逃回汉中。

李继密刚进城，蜀军就跟在他屁股后面杀过来了，蜀帅王宗涤身先士卒，披甲执刀，登云梯直上，众军呼啸随后，一战入城。李继密被堵在城中，只好投降。汉中重镇落入王建之手，李茂贞的忙也帮完了，留下王宗涤守汉中，大军自回锦花城。

等朱温把唐昭宗“请”回去后，李茂贞这才发现，自己的山南险障被王建给拿了。李茂贞大呼上当，哭骂：“贼王八！王八贼！你他娘的比朱温还不要脸，无耻！下流！气死偶了。”（才知道王建不要脸，怪不得被人耍，呵呵。）

四

李茂贞的鼻涕还没擦干净呢，天复二年（公元 902年）九月，守洋州（今陕西洋县）的武定节度使拓跋思恭也投降了王建。拓跋思敬心里琢磨：“李茂贞两面受敌，早晚要完蛋，不如跟王建，好吃好喝的，划算。”，其实拓跋思恭说的很有道理，他们只是给人打工的，管你张三李四，谁给的工资高就跟谁，李茂贞想告他，也没地方告去。

李茂贞大骂王建耍他，但被耍的不仅是李茂贞，王建手下大功狗王宗涤也被王建耍了。王宗涤懂军事、善揽人心，王建开始怀疑王宗涤。加上他的干儿子王宗佶等人与王宗涤不和，不知在王建面前载了多少脏，王建决定除掉王宗涤。

王宗涤死前对王建卸磨杀驴的做法非常理解：“兔死狗烹，何代不然？韩信大功于高祖，犹不免横死，蜀中今已尽附我王囊下，大王已经用不着我了，能为大王死，何憾？”王建不想多废话，绞死了王宗涤。

据有汉中要地，王建的蜀中就可以固若金汤了。三国时刘备为什么

拼了老本也要夺回汉中？汉中是蜀中盆地的天然防御屏障，没有汉中就没有四川的安全。刘备知道，王建自然也知道。王建这么玩李茂贞从道德上来说是讲不过去的，君子言当有信。但乱世中千万别讲什么仁义道德，那都是骗人的玩意，在从林世界中，唯一的真理正义只有一个，那就是实力。换成李茂贞，他一样会这么做的。

王建真是交上了狗屎运，天复三年（公元 903年）五月，淮南的杨行密攻鄂州（今湖北武汉），荆南节度使成汭出水师去救鄂州。结果兵败，成汭投水自尽，荆南乱做一团。王建反正已经不要脸了，出兵东向，连下地处巴东的忠州（今重庆忠县）、万州（今重庆万县）、施州（今湖北恩施）、夔州（今重庆奉节）。

在王建身边的那帮朋友中，以朱温对王建的威胁最大，其次就是李茂贞，相比朱温来说，李茂贞相对较弱，能多吃他一点就多吃，不用客气。天祐元年（公元 904年）六月，王建发军北上，攻秦州（今甘肃秦安）、陇州（今甘肃陇县），轻松拿下。两川边境一直北推到距凤翔不足百里，李茂贞同志又哭了："天苍苍，野茫茫，王建是个白眼狼！"

蜀中将士纷纷劝王建趁机拿下凤翔，一举除掉李茂贞。王建大笑："兵家谋略，尔等不深知也。李茂贞垂死之鱼，吾一战就能破之。不过我们最大的敌人是砀山朱三，而不是李茂贞。而且李茂贞和朱温有仇，我们如果留下李茂贞，让李茂贞做为我们的北方屏障，分担一些来自朱温的压力，岂不更好？李茂贞多活一天，我们就多一个垫背的。"众人拜服："我主英明！"

王建撤军，并和李茂贞言和，蜀岐结为战略同盟，并通婚姻。甚至李茂贞手头紧了，王建都慷慨的送钱送物。王建这招非常高明，朱温犹曹操也，王建犹孙权也，李茂贞犹刘备也，赤壁之前，刘备势力弱小，孙权有能力灭掉刘备，但灭刘之后，曹操之患，只能由孙权自己分当。所以王建留下李茂贞，也是这个道理。

随着胜利不断，王建的爪子也越伸越长，到了唐昭宗天祐三年（公元 906年），王建又夺取归州（秭归）、峡州（今湖北宜昌）。巴东地区是两川的东部屏障，王建北据汉中之险，东守江峡之利，两路无边忧，王建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虽然王建被已经被朱温架空的唐朝封为蜀王，但王建对此仍不满意，他想当皇帝。不过他可不想做出头鸟，被天下骂为不忠，希望有人比他先行一步，这样他就可以拿此公当挡箭牌了。远在汴梁的朱三很"理解"王建的想法，唐天祐四年（公元 907年）四月，朱温废掉唐朝小皇帝李柷，建立梁朝。消息传到蜀中，王建大喜："朱温同志真是个好人呐，让我怎么感谢他呢。"

即使如此，王建也要再做最后一回"大唐忠臣"，书檄天下，要各镇联合讨伐"逆臣"朱三。可王建的恶名早就传遍江湖了，没人信。王建当皇帝心切，不管这些。手下那帮大马屁们都在下面窜唆王建："大王虽然是唐朝忠臣，但现在唐朝已经没了，还为唐朝守什么臣节？还是顺天应人，自做大蜀皇帝吧。"王建做害羞状："那怎么好意思呢？"众人齐道："好意思！好意思！"

"配合"王建的还不只是朱三，还有青城山上时隐时现的巨人，万岁县（今重庆开县东北）莫名其妙的凤凰，嘉阳江中若有若无的黄龙，白

鹿、乌龟、白雀都不甘寂寞，纷纷冒了出来，这些瑞兽举横幅高呼：“请大王即皇帝位！”王建大喜，抱拳作揖：“谢谢捧场！”

在狗头军师韦庄的建议下，王建命令蜀中军民和他一起东向号哭三日，以示对唐朝灭亡的“愤慨”。王建边哭边笑：“朱三，你太无耻了！我太谢谢你了！ ”哭完了，也闹够了，蜀王王建于梁开平元年（公元 907 年）九月，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蜀，改元武成，史称前蜀。以韦庄为，唐袭为枢密使。在五代十国时，典章制度最接近唐朝的，除了后唐和南唐外，就是王建的前蜀。

而王建的那帮干儿子们也都跟着沾光，其中最得势的是武信军节度使王宗佶。王宗佶自持军功卓著，本期望王建称帝能立自己为皇太子，可王建根本就没这个心思，只给了他中书令的位置。

王建有亲生儿子，怎么可能把蜀中江山传给王宗佶这个外人？李从珂是李嗣源诸子中功劳最大的，照样被踢到一边，更何况在王家养子中王宗佶功劳不算多么突出。虽然他改姓王，但毕竟不是王家的血脉，王建要真把位子传给王宗佶，难保不会上演徐知诰易徐为李的把戏，王建的后代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阶级社会中的权力，从来都私都不姓公。

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天下时代，帝王选择继承人，自然首选亲生骨肉。若没有亲生子，也要在同姓近亲中选择一个，一般不会选择外姓。象柴荣那样是特例，所以，柴荣能当上皇帝在一定程度要“感谢”刘铢这个杀人狂。

王宗佶没捞到储君的位子，心中愤恨，想架空王建，指使御史中丞郑骞等人上书王建，请拜王宗佶为大司马，总统六军，就也就是实际上的军方最高领导人。王建辛苦半辈子，打下这份不错的基业，靠的就是军队，怎能凭白给了王宗佶这个不相干的人？

王宗佶也是个大笨蛋，这点道道都看不出来，让亲信连续三次上书要求王建交出军权。枢密使唐行袭和王宗佶素来不和，俟机进谗道：“王宗佶素浮人望，文武全才，万一哪天陛下山崩，诸皇子没一个是王宗佶的对手。”王建彻底被激怒了。可还没王建找王宗佶算帐呢，王宗佶自个倒送上门了，死乞白咧的要求王建交军权。王建哪容忍得住？喝令武士当场宰掉王宗佶，同时将王宗佶的朋友郑骞赐死。

在五代十国这个大乱世中，英雄鲜有，枭雄辈出，狗雄更是遍地都是。英雄和枭雄的区别在于人格的纯粹与否，而就成事过程和手段而言，并没有什么质的区别。英雄和枭雄都会耍手腕，有时甚至英雄还会耍赖，比如汉太祖刘邦。刘邦并不是什么流氓无赖，而是真英雄，刘三“仁而爱人，意豁如也。”这样的人能算是流氓无赖？不过无论英雄还是枭雄，至少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仁而爱人”。没点心胸气度，断然做不成大事。

王建在这一点上就做的不错，虽然自己起身乡野无赖，但王建善待士人、善驭武将，终王建之世，蜀中安固如泰山。提到蜀中文士，倒想起一个笑话，前唐宰相韦昭度之子韦巽仕蜀，韦巽憨朴愚拙，王建因为是故人之子，所以也善加擢用。有些人瞧不起韦巽，当韦巽面说风凉话：“三公门前出死狗。”韦巽出身京兆韦氏，天下望族，故人讥之。韦巽并不傻，反讥道：“死狗门前出三公。”其滑稽也如此。

王建共有十一个亲生儿子，最长的王宗仁身体残疾，不适合接班，决定以次子王宗懿为皇太子。

在十一个儿子中，王建最喜欢的并不是王宗懿，而是幼子王宗衍。王宗衍的受宠并不是他有什么过人才干，而是他有一个得宠的老娘。王建正妻姓周，但不为王建所爱，王建最爱的是两个姓徐的大美人，王宗衍就是大徐妃生的。五代宋初有一个大名鼎鼎的花蕊夫人，就是后蜀皇帝孟昶的爱妃，但这个时期其实还有一个花蕊夫人，论资色才貌均不逊色后蜀版的花蕊夫人，这就是王建所宠爱的小徐妃。

徐氏姐妹年方花信之时便被王建纳入宫中，极受宠幸，因爱屋及乌，王建对大徐妃生的王宗衍也格外疼爱。大小徐妃虽然受宠，但知道皇太子王宗懿一旦嗣位，她们的地位将一落千丈，王宗懿又不是她们生的，何必对她们俯首帖耳？大小徐妃自然希望能搬倒王宗懿，改立王宗衍，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王宗懿这个人和唐明宗李嗣源的儿子李从荣很相似，轻佻无方，做事毛燥。王建对枢密使唐袭非常宠信，但王宗懿偏偏看不上唐袭，经常在背后说坏话。王建不喜欢王宗懿这样对朝政指手划脚：老子还没死呢！王宗懿有头无脑，继续在外面摇唇鼓舌，让王建大为不满。唐袭看到皇太子对自己这个态度，也担心王宗懿即位对自己不利，便使出搬倒王宗佶的手段，在七十岁的王建面前嚼舌根子：“皇太子私下骂陛下是个老不死的，有点等不急了，请陛下加派甲兵，以备不测。”

王建大惊，急命唐袭召重甲入宫。王宗懿则以为唐袭要搞掉自己，也不动动脑子就率亲军在大街上和唐袭的部队干了起来。唐袭命短，被王宗懿的人马给射死了。王建知道了，以为王宗懿要弑父，还反了这个王八蛋（王宗懿还真是个“王八蛋”，哈哈）了，遣义子王宗贺收拾王宗懿。

王宗贺带的是正规军，很快就杀散了王宗懿的杂牌部队，王宗懿仓皇逃出成都，身上忘带钱了，只好到处讨饭吃，结果被老百姓认出来了：“哇！这不是皇太子吗？”告了官。王建派王宗翰去劝王宗懿回来，毕竟骨肉连心。但还没等王宗翰到地方，王宗懿已经被人杀了。

五

反正王建儿子多，再立一个就是，大小徐妃好容易逮到机会，岂肯放过？天天趴在王建的耳朵上大喊：“立宗衍！立宗衍！”王建哪敢不依，即立王宗衍为皇太子。

这时的王建已经到了从心所欲（七十岁）的年龄了，体弱智乱，老年人爱个清静，不再多想什么了。但王建的朋友李茂贞却总想咬王建一口，蜀永平元年（公元 911年）八月，派奔降自己的前梁朝大将刘知俊将兵犯蜀境，王建勃然大怒：“朕虽老朽，亦不可欺！”发王宗侃、王宗贺、唐袭北上教训刘知俊。没想到青泥岭（今陕西略阳北）被刘知俊给狠狠修理了，死伤惨重。之后凤翔军和蜀军又战了几场，各有胜负。王建对战事不太放心，亲自率军北上，王建到底是一方霸主，蜀军见皇帝来了，军心大振，连破凤翔军二十余寨，李茂贞见没捞到什么油水，只好灰头土脸的撤军。

蜀永平五年（公元 915年）十一月，蜀军再次北上，再破李茂贞，连得数州，李茂贞已经被打傻了，不敢再对王建有什么心思。此时刘知

俊惧李茂贞要拿自己发泄，斩关入蜀。

在朱温手下曾经无限风光过的大将军刘知俊虽然投靠了王建，但王建并不信任他：能叛朱温和李茂贞，谁能保证刘知俊不会背叛自己？加上刘知俊不为蜀人所喜，经常在王建面前抵毁刘知俊。成都市面上流传着一句谶言“黑牛出圈棕绳断”，王建大起疑心：刘知俊长的又黑又丑，自己的儿孙辈都以宗、承为名。自己要是死了，刘知俊岂不是要把自己的子孙斩尽杀绝？那怎么能行？！王建当机立断，杀了刘知俊。

王建虽然成就了一番霸业，但看到儿孙们纨绔无能，都不象是能守住这份诺大农业的人，乱世中出头的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把别人斩尽杀绝，要么被别人斩尽杀绝。王建对此又忧又急，到了前蜀光天元年（公元 918年）六月，一代乱世枭雄王建死于成都，年七十二岁。

有时不得不感叹造化弄人，中国历史四个为正史所承认的蜀国中，居然有三个从建国过程到灭亡过程如此相似，出现了三个蜀先主刘备、王建、孟知祥，出现了三个蜀后主刘禅、王衍、孟昶，而且后主的在位时间都比先主时间长。刘备天下枭雄，曹操与备煮酒论道，操谓备曰：“天下英雄，使君与操，本初之徒不足数也。”

如果类似曹操的朱温能有机会和王建坐在一起喝两杯，大概朱温也会这么说王建的，呵呵。论人品，王建远不如刘备，但论起手段，相差无几。乱世中能吃上枭雄这碗饭的，天下没有几人，王建算是一号。

群臣奉皇太子王宗衍在王建灵前即皇帝位，改明年为乾德元年，尊王建为高祖皇帝，为避圣讳，王宗衍去掉“衍”字，改名王衍。历史上有两个王衍，一个是“清谈亡国”的西晋王衍王夷甫，后来长大被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惊为"天人"：“何物老妪，生此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一个就是这位蜀后主王衍，这位小皇帝是个标准的饭桶，与其说他当皇帝，不如他的老娘和老姨当皇帝。

徐太后和徐太妃因子而贵后，贪婪的嘴脸立刻就露了出来，二徐在宫中开了一家“乌纱帽专营店”，公然卖官鬻爵。消息一传来，举国轰动，那些有钱无权的人士开始大肆活动。徐老娘和徐老姨经常开乌纱帽拍卖会，老规矩：价高者得！拍卖会现场不知挤掉了多少双鞋子，拍卖槌也拍烂不少。

不过二徐赚了大把的银子，二人经常带着王衍一起数钱，不知乐翻多少次，王衍在旁边兴奋的大叫：“哇！发财了！”那些夺标的人士比王家母子更兴奋：“靠！十倍的利，老子下半辈子就可以享福了。”卖来卖去，最终卖掉的是民心，倒霉的永远是老百姓。

王衍不知从哪搜罗了来一大帮太监，天天和这帮人厮混在一起，政事也甩给了太监们，其中宋光嗣、宋光葆最为得势，人称“二宋”（和北宋的"二宋"宋痒、宋祁没法比）。王衍喜欢玩，坐不住，嫌宫中不好玩，便派人大造宫殿，名称也起得天花乱坠，什么太清、迎仙、降真、蓬莱、飞鸾的。

这样的人当皇帝，身边肯定不会有好货，韩昭、顾在珣、潘在迎这些善长溜须拍马的、宫人中善长巧为奉迎的，加上那帮太监，一伙人成天在宫中花天酒地，打情骂俏。王衍的干兄王宗寿看不过去，在宴中哭劝王衍要以江山为重，不要再这样胡闹下去了。还没等王衍斥责，韩昭等人立刻围上来辱骂王宗寿，王衍也跟没事人一样，王宗寿号泣而去。

朝中那些正人君子看到皇帝昏悖如此，也懒的去管了，听天由命吧。

王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帽子改革家，他看到国人都戴一顶能只勉强盖住脑门的小帽子，很不耐烦，下诏禁止戴这种不伦不类的帽子。不过帽子还是要戴的，王衍身体力行，经常戴一顶自己糊的大帽子招摇过市，还让宫人都戴金莲花状的帽子，穿上道袍，脸上抹上浓粉。国人一看皇帝这么耍，乐的乱蹦，都改成这模样了（真是荒唐！）。

王衍的猴子性格决定了他将成为一个伟大的旅行家，当然他的地盘就那么大，别人家的一亩三分地是去不了，只能在蜀中乱窜。王衍打着视察地方工作的旗号开始了公费旅游，王衍不喜欢小打小闹，每次出行都大张旗鼓，铁甲卫队数万随驾，招摇蜀中。

在巡幸至阆州（今四川阆中）时，王衍还干了一件极不道德的事，他看上了阆州居民何康家的漂亮女儿。也不管何家女儿已经许配人家了，强行抢过来受用。虽然给了何女的未婚夫一点东西做为补偿，可未婚夫看到妻子被抢，嚎啕大哭，活活的给气死了（真是情种！）。

这样的缺德事干一次就已经很损“阴德”了，王衍居然干了两回。前蜀乾德四年（公元 922年）四月，王衍又觉得大臣王承纲的女儿不错，王女和何女一样马上就要过门，王衍照样抢了过来。王承纲想要回女儿，王衍大怒，贬流茂州（今四川茂汶）。王女性格刚烈，不愿要这场富贵，自杀身亡。

王衍在蜀中为非做歹，根本不知道中原已经天翻地覆慷而慨了，梁龙德三年（后唐同光元年，即公元 923年），后唐皇帝李存勖取得中原拉锯战的最后胜利，梁朝皇帝朱友贞兵败自尽。李存勖听说王衍昏庸无道，便起了贪心，因不知王衍底细，先派客省使李严出使蜀中。

李严拉大旗做虎皮，先吓唬王衍，在朝见时李严向蜀中人士赞扬起了李存勖的赫赫武功：“吾皇邺下绍唐，即出郓州，扫破残梁余孽。缚王彦章于马前，诛朱友贞于汴城。伪梁遗兵三十万，尽解甲束手。吾皇地尽陇凉、东开海疆，闽越臣属，契丹惧伏。四海之内，莫敢不臣。敢不臣者，大唐铁骑三十万迸力兼昧，荡扫无遗。”

大太监宋光嗣不服，当下诘问：“请问李君，近闻契丹坐大，以贵主之力，能无惧乎？”李严大笑：“契丹化外夷服，岂当吾扫？看我唐皇帝看来，契丹不过就是一只虱子罢了，大唐雄师百万，什么时候怕过契丹？”宋光嗣哝口无言。

看来蜀人都不太了解中原形势，听李严如此大声宣扬，都面面相觑：“朱梁居然被灭了，下一个会是谁，我们？”王衍很不高兴，以为李严在吹牛，不冷不热的将李严打发回去了。

李严看到王衍是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国势已不可救，急回洛阳向李存勖汇报。李存勖当然大喜，决定出兵灭蜀。于后唐同光三年（前蜀咸康元年，公元 925年）九月，以魏王李继岌、枢密使郭崇韬率大军越秦岭南下灭蜀。

王衍这时还想出出公费旅游，正好天雄军节度使王承休邀请皇帝前去秦州（今甘肃秦安）玩玩，王承休为了诱引王衍过来，在秦州大造行宫，强夺民间美女入行宫，教以歌舞，然后画成图形，送给王衍。王衍大喜：“承休诚忠臣也！”准备北上巡幸秦州。其实王承休搞的这些东东并不是最吸引王衍的地方，王承休美艳绝世的老婆严氏才是王衍真正的

目的。

蜀秦州节度判官蒲禹卿上言劝阻："蜀都强盛，雄视邻邦，边亭无烽火之虞，境内有腹心之疾，百姓失业，盗贼公行。内政不治，恐非寻乐时也。"王衍的老娘徐太后也哭劝儿子不要冒险北上。王衍死活不听。

王衍大驾行至利州（今四川广元），听说唐军入境，吓的头发晕腿抽筋。王宗弼有本事，安慰王衍："有臣在，陛下勿怕！蜀军十万，足以灭河东军。陛下扼守利州险要，遣兵击郭崇韬即可。"王衍稍安下心来，以王宗勋、王宗俨、王宗昱领兵三万击唐军，王衍在利州等着大军胜利的消息。

唐军此时已经杀到兴州（今陕西略阳），蜀兴州刺史王承鉴脚滑，溜了。唐军李绍琛部先行，在三泉（今陕西宁强西北）遭遇蜀军王宗勋等部，唐军士气正盛，蜂拥而战，蜀军这些年战事荒怠，在士气就落了下风，被唐军一通斩杀，大败溃散，三位王爷也逃了。王衍一听败报，吓的惨叫一声："妈呀！要了朕的小命。"，让王宗弼去收拾逃跑的三招讨，然后一路狂奔逃回成都。

皇帝一逃，蜀中大小地方军政长官更没了为王家效死的决心，李存勖能灭掉强梁，以蜀中这点兵力，抗不过李存勖的，不如早降，还能混个节度使当当。蜀武德军留后宋光葆献辖下五州，武定军节度使王承肇献三州，山南西道节度使王宗威献五州纷纷降于唐军，唐军一路冲杀过来。天雄军节度副使安重霸早就想投靠李存勖，设计把王承休骗回成都，然后献出天雄军。

大蜀皇帝王衍逃到成都城外，城中文武嫔妃出城拜迎，王衍居然还有心思玩花活，自己窜到嫔妃中做回鹘队舞翩然入城。王衍高高踞坐殿上，问文武有何妙计退强唐？这帮人花天酒地惯了，哪有什么妙计？都低头不说话，心想："妙计只有一个，那就是投降。"

而奉命去杀王宗勋等人的王宗弼见皇帝如此昏庸糊涂，知道大家都得完蛋，何必给王衍这个愚物卖命？叫上王宗勋一起先行投降唐军。王宗弼为了能在新朝谋取更大的个人利益，率军回到成都，把一干太监狎客给砍翻了，然后指挥蜀兵把王衍以及太后太妃等人软禁西宫，等待李继岌入成都。王宗弼实在缺德，让心腹人去国库，把所有的财宝都搬到自己家中，以备打点唐朝当道用。

唐军势如破竹，一直杀到绵州，李存勖写信劝王衍早识时务，不然后果自负。王衍已经当了王宗弼的俘虏，再当一回俘虏也不觉得丢人了，为了活命，只

好把两川土地人口加上自己的尊严，一并送给了李存勖。

公元 925年十一月，唐军进入成都，前蜀灭亡。

李存勖灭了王衍，当然兴奋（也没几天兴奋的了），命令王衍举族内迁至洛阳，接受"封赏"。王衍至少读过点书，也知道蜀后主刘禅入洛受封安乐公的故事，心中琢磨：亡国就亡国吧，反正到了洛阳还不失为万户侯。可惜李存勖想的和王衍大不一样，因为这时李嗣源已经率乱兵西进，李存勖把主要精力用在对付李嗣源上，对王衍总有些不放心。

得宠戏子景进便对李存勖说："陛下现在要东征叛党，魏王还没回来，王衍家族人太多，万一他们在洛阳作乱，陛下岂不是大事去矣。不如斩草除根，绝了后患。"李存勖也做如此想，派遣太监向延嗣去灭掉暂

留长安的王衍一行人等。而枢密使张居翰却私下把诏书中的“王衍一行”改成“王衍一家”（无奈中的善举）。向延嗣到了长安，向还在做“安乐公梦”的王衍宣布了李存勖的旨意。

王衍大哭乞活，王衍的老娘大徐妃哭天抢地：“我儿举国降顺，当初皇帝答应许我王氏不死，怎么如此言而无信，李存勖说话不算数，早晚要得大报应的！”这还有什么用？向延嗣命人动手，后唐同光四年（公元926年）三月，王氏一族尽数被诛死在秦川驿。

当初王建怀疑刘知俊要对自己的子孙斩尽杀绝，族灭了刘知俊，可他哪料得到让自己断子绝孙的并不是刘知俊，而是他从来没见过面的李存勖。命运就是这样无常，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灭族是人类历史上最悲哀的事情，但在乱世却再寻常不过了，王建不也是灭了刘知俊一族？自己的家族为人所灭，不过是该得的“报应”而已，祸不及已，必及子孙，历史就是这样，经常让人无语。

六

消灭蜀国后，李存勖调时任太原尹兼北京留守的孟知祥改任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行节度事，同时兼任成都市长。之所以如此调动，是因为前枢密使郭崇韬曾经对李存勖说过：“巴蜀重地，需要德才亲兼备者把守，臣认为您的姐夫孟知祥就有能力胜任”。那时的李存勖和郭崇韬还能凑到一块去，就下了这个调令。

在五代十国时，河北邢台是一个“皇帝生产大户”，除了更加出名的后周太祖郭威和世宗柴荣外，就是这个侯任成都尹孟知祥。孟知祥虽然在没当皇帝前名气不算大，但他的来头却不少，孟知祥累世仕河东，叔伯辈都做过大镇节度使，而且孟知祥还是后唐太祖李克用的侄女婿，和李存勖是近亲。两川这样的重地，还是交给自己的亲戚打理比较放心。

孟知祥受命来到洛阳，李存勖宴行，先和孟知祥闲谈几句，然后告诉孟知祥：“蜀中富丽，较中原为多，今日遣卿赴任，以亲且贤故也，卿勿付朕所托。”李存勖意思是让孟知祥去成都后，别忘多捞点宝贝给他。孟知祥这时还没起什么异心，伏拜而去。

同光四年（公元 927年）春，孟知祥到成都赴任时，驻蜀唐军发生大乱，郭崇韬被李存勖授命杀死，魏王李继岌率师北上。刚到成都，就发生西南行营马步军先锋康延孝在汉州发生叛乱的事件。孟知祥在五代也算个大人物，你康延孝算老几，也敢太岁头上动土？即遣本部会同行军司马任圜和剑南东川节度副使董璋一起剿灭康延孝。

随后不久，洛阳发生重大事变：大唐皇帝李存勖被郭从谦乱兵害死，魏王李继岌自杀，大总管李嗣源入洛继位。中原易主，孟知祥又不是李嗣源的嫡系，内不自安，自然要给自己寻条后路。四川这地方“环滁皆山也”，在动乱年代最适合搞割据，孟知祥也有这个想法。只是隔壁的东川节度使董璋也同样这样打算，董璋骁勇善战，一日不除董璋，孟知祥只能在白天做做皇帝梦。

孟知祥先在成都大造甲兵，分立“义胜”、“骁锐”、“义宁”、“飞棹”、 “定远”等军共七万劲卒，建立一套内外线防御体系，由大将李仁罕、赵廷隐等人带领，做好一切应战准备。不过孟知祥暂时还没有公开和李嗣源翻脸，不能让人先抓了把柄。

而朝中的枢密使安重诲不喜欢孟知祥，却和董璋关系很不错，经常

在李嗣源面前给董璋添火、踢孟知祥的屁股，李嗣源对孟知祥也不放心。任圜为了讨皇帝欢心，对李嗣源说："前魏王率师回朝时，孟知祥在成都富户身上刮了六百万贯，将四百万贯犒军，自己还留着二百万，陛下不如让孟知祥把这些钱交上来，也好增加财政收入。"李嗣源一听有钱，自然眼开，遣太仆卿赵季良入蜀催孟知祥把二百万贯钱上缴国家财政。

孟知祥不呆不傻，知道经济对军事建设的重要性，哪里舍得，一毛不拔做了回铁公鸡，给李嗣源上表说："臣是个穷光蛋，吃喝都成问题，快揭不开锅了，陛下还是自已想办法吧"，不过孟知祥知道赵季良很有能耐，把他留了下来做军师。换人去送信。李嗣源一听："什么，你也敢跟朕哭穷？！你要是没钱，天下都是穷光蛋了。"

孟知祥得寸进尺，写信给李嗣源，请皇帝好人做到底，把留居晋阳的家眷放行入蜀。李嗣源拿这个亲戚一点办法也没有，放就放吧，李嗣源让来接人的孟知祥心腹人武漳去晋阳，接琼华长公主、妾李氏和李氏所生的三子孟仁赞（后改名孟昶）西行。琼华长公主当然愿意和丈夫团圆，成都富华不逊晋阳，只要一家人能享尽天伦之乐，在哪不都一样？

李嗣源越想越觉得孟知祥心怀不轨，不能让他在成都太得意。便于后唐天成二年（公元 927年），李嗣源遣客省使李严为西川兵马都监。孟知祥见李嗣源在自己身上插把刀，那谁能答应？手下人劝孟知祥不要放李严进来捣乱。孟知祥狞笑道："怕个鸟！我姓孟的出道江湖以来，还没怕过谁？！"

李严来到成都后，孟知祥设了一场鸿门宴请李严来喝酒，李严仗着自己有 "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实际上就一张铁嘴，没别的什么本事），欣然赴宴。刚到地方还没坐下喝两盅呢，孟知祥高坐于上，按剑大喝道："当年庄宗灭蜀，李公是主谋，现在蜀中人士一听李公再来，皆觳觫若待屠之牛。况且现在地方各镇都废除了监军职能，你来我这里干什么？"

李严看到席间众人均佩剑侍立，不由得害怕，跪地求孟知祥给条生路。孟知祥冷笑三声："众怒难犯，今李公自来送死，我当为蜀人讨还个公道！来人，动手！"侍立一旁的亲将王彦铢大步上前，一脚将李严跺倒在地，拔剑就刺，李严丧命当场。

孟知祥倒打一耙，上表诬告李严："李严行不轨，诈传圣喻，自称受诏命任职西川节度，而且李严假赏将士之名，私吞公款，蜀人皆怒，臣以斩此贼。"

洛阳城中的李嗣源接到奏表，气的大骂孟知祥："孟知祥满嘴跑驴车！哪有此事！连朕的人都敢杀，是欲反乎？！"但人家山高皇帝远，他又能拿孟知祥怎么着？为了不把孟知祥逼到绝路上，只好让李严白白死掉，再派李仁矩做客省使，去成都安抚孟知祥。李仁矩战战兢兢把李嗣源的意思告诉了孟知祥，孟知祥也没把他如何。

天成二年（公元 927年）四月，准备入蜀的孟知祥家眷风尘扑扑来到凤翔，而已经臣服后唐的凤翔军阀李从俨（李茂贞之子）听说李严已经被杀，便先将孟家老小软禁起来。上表李嗣源请把孟家的扣做人质，不然孟知祥能反上天去。李嗣源摇头苦笑："扣下来就能保证孟知祥不反了？由他们去吧。"李从俨只好放行。

其实李嗣源心中明白，即使扣下孟知祥的家小，也不会让孟知祥回心转意臣服洛阳。老婆死了可以再找，儿子死了可以再生，地盘没了，让孟知祥让哪弄去？找李嗣源要，李嗣源能给他吗？李嗣源虽然文盲，但论起心计来，确实很不一般。

西川离李嗣源太远，一时半会够不着。而盘踞东西两川的孟知祥和董璋都在打对方的主意，眼馋对方的地盘，经常暗中乱打王八拳，即使现在灭不了对方，也要削弱对方的实力。后唐天成三年（公元 928年）二月，董璋想出了一个馊主意：劝东川的盐贩子们把东川的盐贩到孟知祥的地盘上去卖，想看看是东川的盐多，还是你孟知祥的钱多。孟知祥哪愿意自己境内经济被董璋搞垮，孟知祥为了不让西川钱流失到东川，在汉州（今四川广汉）设置三个盐税局，对前来西川贩盐的贩子们重重加税，想到我地头发财？哪这么容易。盐贩子见孟知祥如此摧毁工商业，大为不满，只好不再来西川做生意了。董璋的经济牌打不下去了。

后唐天成四年（公元 929年），李嗣源又想在孟知祥身上拔毛，再派李仁矩告诉孟知祥："朕准备在南郊祭祖，手头较紧，兄弟看我老脸，不要多，一百万，我知道你有钱！"孟知祥照例哭穷："陛下，我上哪给你弄一百万去啊，我还没买彩票呢，等中了五百万再说吧。"只给了五十万。另一路的董璋更绝，李嗣源朝他要五十万，董璋连哭带闹，也只上缴了十万。把李嗣源气的直哭："朕怎么遇上这两只铁公鸡！"

天成四年十二月，后唐枢密使安重诲看样子也没在董璋身上捞多少油水，想踢掉董璋。安重诲请李嗣源任命李仁矩为阆州刺史，和李嗣源的亲信、绵州刺史武虔裕一起，防备董璋。安重诲密使李仁矩在李嗣源面前胡诌了一些董璋的罪状，李嗣源自然不高兴，下诏武信军节度使夏鲁奇加紧遂州（今四川遂宁）的城防建设，并增兵川中。董璋知道李嗣源想干什么，自己再狂也独木难支，李嗣源手上的牌太多了。这时董璋想到了邻居孟知祥，遣人到成都向孟知祥求救，并愿意为小儿子娶孟知祥的千金。

孟知祥还在生董璋唆使盐贩子到他地盘捣乱的气，不想搭理董璋。身边军师赵季良劝："朝廷此举，意不在董璋，而在主公。董璋若灭，唇亡齿寒，公将何为？"孟知祥这才转过弯来，联合董璋对抗朝廷。并派赵季良赴梓州和董璋商谈结盟事宜。

后唐长兴元年（公元 930年）二月，赵季良回成都复命。孟知祥问他董璋那边情况如何，赵季良道："董璋为人贪婪残暴，而且志大才疏，这种不按规矩出牌的人其实最可怕，主公不可不防。不过现在我们还要利用他，以后必须除掉他。"孟知祥笑："季良辛苦，董璋匹夫，吾不惧也！"

董璋与孟知祥连名上书："陛下在两川腹地增兵，川人慌恐，请陛下为两川着想，撤出蜀中。"李嗣源还不想把他们逼反，虽然没有同意，但派使安抚董孟。

李嗣源想忍辱负重，可董璋这号大火炮早就对李嗣源不满了，这样跟李嗣源闹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九月，董璋发兵攻打遂州、阆中等地。孟知祥按照事先约定的计划，发都指挥使李仁罕、汉州刺史赵廷隐、简州刺史张业等人去与

东川兵合攻遂州，都指挥使侯弘实等人攻阆州。

李嗣源果然坐不住了，怒气冲天的对指责他软弱的安重诲说："我做人堂堂正正，从不行负人之事，但人若负我，朕必拿他开刀！"

朝廷方面出马的是李仁矩，李仁矩有志无才，打心眼里瞧不上董璋。等东川军攻到阆州城下时，手下部将给李仁矩提出了正确建议："董璋刚到这里，士气正盛，兵法云击其惰归，请大人坚守勿战，等把东川贼的士气泄没了，朝廷的援军也到了，到时我们再战，必可大胜。"李仁矩大笑："董璋这王八蛋也会用兵？川兵也会打仗？谁告诉你们的？！"

李仁矩和董璋过去有点过节，上次李仁矩奉命去东川要钱，差点被董璋活吃了，自然想灭掉董璋出这口恶气。尽出本部兵到了城外，要和董璋玩命。哪知李仁矩还的中央军比东川兵更不会打仗，两军还没交手呢，中央军就窜回城了。

董璋大喜，乘势攻城，东川军在董璋的英明领导下，很快破城，李仁矩成了董璋的"客人"。董璋哪能放过李仁矩，连同李仁矩的家小，一并送上西天。

都说赵括纸上谈兵送死赵军四十万，可李仁矩比赵括还不如。董璋治军严厉，和这样的对手博弈，就必须先让他三分，在对峙中发现对手的破绽。李仁矩自以为董璋无能，结果兵败身死，真是笨蛋。

七

败报传到洛阳，激怒了李嗣源，下诏先将夷董璋族，再遣女婿石敬瑭为东川行营招讨使，遂州刺史夏鲁奇为副，全力征剿董璋。而此时西川军李仁罕所部已经开始攻遂州，夏鲁奇让马军都指挥使康文通去斗斗李仁罕。谁知康文通太识时务了，听说董璋已经破了阆州，思衬遂州早晚也要丢掉，不想为朝廷送死，在阵前投降李仁罕，夏鲁奇吓的闭门死守。

另一路的董璋率军北上准备攻利州（今四川广元），但半路上老天不帮忙，下了大雨，粮草运输不畅，董璋只好返回阆州再想办法。孟知祥听说董璋撤了，大骂"董璋白痴！利州是北川的粮草基地，而且地势险要，得到利州，就可以拒石敬瑭于关外。董璋不会用兵，早晚要出事。"急派人告诉董璋，表示愿意出兵帮助董璋守剑门（即剑阁关），防备石敬瑭。可董璋和孟知祥想的不是一回事，董璋一直在暗防孟知祥，怕他混水摸鱼，在乱中给自己插钉子，便以早就有准备为由拒绝了。

董璋破坏联盟的举动不仅惹怒了孟知祥，而且等于替孟知祥卖命，自己的实力再强，以一已之力也难以对抗朝廷军。从这点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最后取得两川的不是董璋而是孟知祥了，孟知祥想的比董璋要长远，做事谨慎。乱世中要想混出头来，一要胆大，二要心细。孟知祥都具备，但董璋只却是胆大心粗，这样的人是翻不起多大风浪的。

孟知祥也摸透了董璋的底细，知道和这样的人合作不可靠，一为了自己的后路，二为了将来灭董璋打伏笔，派水师沿江东下，去取三峡要地夔州（今四川奉节）。孟知祥要在董璋身后插上一刀，可这时的董璋却风光无限，一连夺下果州（今四川南充）、巴州（今四川巴中）等地。后唐长兴元年（公元 930年）十一月，朝廷方面的石敬瑭大将军也率军来

到了川中，中央军立刻给了董璋一个大耳光。驻防川中的中央军冯晖部、王弘贽部联合西征军王思同部、赵在礼部越过人头山（今四川广

元云台山），奇袭剑门关，东川军无备，被斩杀三千余人，剑门重镇被中央军收了回去。董璋这才知道害怕，忙又去向孟知祥求救。孟知祥听说剑门丢了，精神极度紧张，破口大骂董璋："大饭桶，你坏了我的大事！"

剑门一丢，川中腹地最可靠的防御点就是剑州（今四川剑阁县），孟知祥也知道剑州的战略地位，急遣大将李肇日夜兼程赶到剑州防御，行前告诫李肇："只要能守住剑州天险，成都无忧。"李肇奉命而去。孟知祥怕李肇不顶事，又让在遂州的赵廷隐部速抵剑州协守。并为了防备中央军走龙州（今四川江油）沿涪江南下偷袭成都，调部将李筠（和后周李筠不是一个人）守龙州。

赵廷隐赶到剑州，会合李肇共守险地。赵廷隐是个将才，时值天寒时节，将士有畏战之心。赵廷隐哭告将士："兄弟们如果不打退中央军，一旦成都失守，我们妻则沦为人妾，子女则为人仆奴，孰不悲乎？！"众人被赵廷隐一激，才悟此中利害，众志成城，固守剑州。

没多久，中央军就攻了过来，西川军死守不出。到了夜间，西川军庞福诚、谢锽部冒死出北山，绕到中央军营后，鼓角呐喊。中央军不知道后面有多少西川军，不想被人下饺子，吓的逃回剑门。

消息传到成都，孟知祥大喜，对将佐说道："若不是我先守剑州，万一剑州失手于中央军，彼无后顾忧，则抄袭东川，董璋无能，必然弃城而逃，东川如果丢了，我们都逃不了一个死！中央军拿不下剑州，肯定要打龙州的主意，幸亏我下了先手。"众人狂拍马屁："主公神算！"

孟知祥肚里的货就是比董璋多，果然中央军下一个目标就是龙州，孟知祥早算定此招，中央军刚到龙州，就被西川军潘福超部迎头痛击，惨败回剑门。孟知祥还没来及松口气时，前线水师传来主将张武病死的消息，为了不影响军心，又调袁彦超去代替张武。

长兴元年（公元 930年）十二月，朝廷方面派来的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大驾来到剑门，督军攻剑州。赵廷隐终于等来了大名鼎鼎的石敬瑭，要见识一下石敬瑭的厉害，调了五百神射手埋伏在山路。石敬瑭率军来攻，西川军呐喊应战。中央军一时没招架住，朝后撤退，这时西川弓箭手开始进行射箭比赛。中央军哪想到还有此一劫，被射死无数，后面的赵廷隐又杀了过来，中央军溃不成行。石敬瑭狼狈逃回剑门，向岳父告急："老爹，救命啊！"，李嗣源再派安重诲入川平叛。安重诲还不如石敬瑭，一路上弄的鸡飞狗跳，不久被召回赐死。

到了长兴二年（公元 931年）正月，李仁罕攻破遂州城，夏鲁奇自刎身亡。二月，石敬瑭见安重诲也不济事，也领教过孟知祥的厉害，粮食也吃了差不多，不想死在这里，撤军北去。两川兵很好客，见石敬瑭要回家，哪能不扶上马送上一程？一直送到利州，石敬瑭才拍拍身上的灰尘，抖抖疲惫的精神，回洛阳待罪去了。赵廷隐和东川军同入利州，两军会合，免不了客气一番。

赵廷隐急使密告孟知祥："董璋是西川大患，今日不除，他日必为我忧。不如利用董璋前来犒军的机会，做掉他，兼并东川，横行天下。"可孟知祥这时还不打算和董璋撕破脸，毕竟中央军随时可能再来找他们算帐，便没有同意。董璋果然来了，在赵廷隐那里吃了几顿饭回去了。因孟知祥有令在先，赵廷隐不敢贸然动手，长叹可惜："千载一时之机，就

这样白白浪费，以后我们麻烦就大了。”

其实真没什么可惜的，在中央军确定不再来蜀中之前，董璋绝不能除。除董璋容易，但孟知祥并了董璋一伙后，还需要时间在东川建立自己的威信，一旦中央军再杀过来，东川军一定能听孟知祥的指挥？万一投降了中央军，孟知祥必死无疑。孟知祥不愧是战略高手，知道“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

对孟知祥威胁最大的中央军终于偃旗息鼓了，孟知祥明白和董璋摊牌的时候快到了，为了抢占先手，孟知祥让李仁罕去带领西川水师东下，从战略上包围董璋。李仁罕真有两下子，不久就顺江取下忠州（今重庆忠县）、万州（今重庆万县）、夔州（今四川奉节）。长江沿岸均被孟知祥布下棋子，可以对董璋收网了。

中央军撤出蜀中后，孟知祥开始暗算董璋，但觉得尚不到时机，毕竟中央军在关外虎视，不敢大意。孟知祥想和朝廷合好，先稳住李嗣源，只要中央军不趁乱西下，他战胜董璋的把握就更大。孟知祥利用朝中重臣安重诲被杀的机会，向李嗣源“认错”。幕僚李昊提醒孟知祥：“主公现在还没和董璋翻脸，应该叫上董璋一起上表，免得董璋抓住我单方面毁约的把柄。”孟知祥一听有理，就给董璋写信，商量共同向李嗣源谢罪。

董璋接信哭骂：“孟公家小俱已到成都，没有后忧，自然可以和朝廷复好。可董璋亲眷人头早就落地，我谢他娘个鬼！”董璋在想：孟知祥向李嗣源服软，难说他就不敢联合中央军来灭东川，便对孟知祥起了疑心。而孟知祥站着说话不腰疼，派李昊去再劝董璋：“我们是玩不过李嗣源的，真把这个老公惹毛了，我们都要完蛋，请董公以两川事为重。不要意气用事。”

董璋根本听不进去，大骂孟知祥。李昊立刻告诉孟知祥：“东西两川不可并立，必存一亡一。董璋开始怀疑主公，不久必然攻我，请主公早做打算。”。孟知祥笑道：“穹佐勿忧，董璋之智，岂在我外！”

果然，后唐长兴三年（公元 932年）四月，董璋大举进攻西川，东川军进入汉州（今四川广汉）白杨林地界，大破西川兵。孟知祥急聚集文武议事，赵季良不愧是个小诸葛，对董璋看的很透，说道：“董璋不过匹夫勇耳，难服三军。现在他自来送死，主公应该去会会他。东川兵精锐尽出，我师应该一举歼灭东川前部，彼军士气大沮之日，就是董璋授首之时！”赵廷隐和赵季良一个意思，孟知祥决定先让赵廷隐去对付董璋，自己随后就到。

董璋用兵真是小儿科，连“知已知彼”都做不到，他居然写信给孟知祥，说赵季良和赵廷隐等人已经暗中投降自己。孟知祥看信大笑：“董璋也敢给我玩反间计？！”赵廷隐也是大笑。

没多久，前线传来败报：董璋攻入汉州。孟知祥知道事宜速不宜缓，留赵季良守成都，亲提锐卒赴汉州去灭董璋。长兴三年（公元 932年）五月，两军会于鸡踪桥（今四川广汉县北三十五里处），准备开始血战。

没想到董璋看到孟知祥军容严整，有些胆怯，把阵脚朝后移。东川兵看到董璋也不过是个羊质虎皮，不由得大怒：“让我们晒太阳有意思吗？有种的何不与西川兵决战？！”董璋这才领兵前冲。刚一交手，东川

兵发生哗变，一部人马投降孟知祥。

孟知祥命令三军扑杀东川兵，不过东川兵也不弱，赵廷隐部屡战不胜，形势一度有些逆转。孟知祥知道生死一念间，擎剑在手大喝："给我击杀董璋的后军！进者赏，退者死！"兵马使张公铎率军大进，东川军阵形被冲乱，西川军兴奋的猛杀。董璋收脚不住，带着亲兵逃回梓州（今四川三台）。孟知祥命赵廷隐追杀董璋，自已回到成都等捷报。

八

后唐长兴三年（公元 932年）五月，董璋被西川军大败后，狼狈窜回梓州，本想休整一下再去找孟知祥寻仇。没想到守城大将王晖竟然敢挖苦董大帅："大尉尽出东川精锐讨孟知祥，怎么只逃回了这几个弟兄？太尉用兵真如神也！"董璋这时已经非常难过了，被王晖这一弄，勾起伤心往事，号啕大哭，卒无一言以对。

王晖是个识时务的豪杰，看到董璋这副落魄模样，知道董璋活不长了，便起了二心，决计杀掉董璋，投靠西川。董璋正准备吃饭，王晖和董璋更识时务的侄子董延浩率兵来杀董璋。董璋吓的半死，带着老婆逃上城去，赶紧让指挥使潘稠调兵防御王晖。

潘稠奉令下去，没多久，董璋就见潘稠带兵上城，以为干掉了王晖，便问："王晖人头在哪里？"潘稠笑道："就在公颈上。"没等董璋的反应过来，人头就被潘稠给割了下来。

王晖、潘稠等人开城投降赵廷隐，赵廷隐送董璋人头于孟知祥。孟知祥最危险的敌人董璋终于被消灭，两川地盘被李家的从王家的夺过来不到七年，就成了太原孟家的私产。孟知祥为了炫耀自己的丰功伟绩，决定到梓州转转。

这次能灭东川强敌，赵廷隐的功劳最大，但守遂州的李仁罕却嫉妒起赵廷隐来，当众人面辱骂赵廷隐，赵廷隐火爆脾气，哪忍得住，两人口角相争。孟知祥在梓州犒完军后，准备回成都，东川重地，必须找得力心腹人驻守。李仁罕和赵廷隐对孟知祥都是绝对的忠诚，想在二人中选一个，但二人关系此时已势同水火，孟知祥一时也拿不定主意。问李昊："你看他们谁更合适守东川？"李昊知道李仁罕和赵廷隐都对东川志在必得，得罪哪一个都不好，干脆和稀泥："二将军皆有意东川，留下一个必然恼了另一个。不如主公自领东川，另置大郡与二将军。"

孟知祥是两川的总瓢把子，不可能把精力放在东川上，想来想去还是留下赵廷隐，让李昊主政梓州，李仁罕回遂州。李昊可不想留在二人中间受夹板气，赖在孟知祥身边回了成都。孟知祥这样的安排很不好，李仁罕的自尊受到严重打击，肯定不服。果然，李仁罕连给孟知祥写了七封信，大意："东川重地，不宜轻授他人，请主公自任，不然众人必不服某些人。"赵廷隐也来信自辩："廷隐仆才，本不敢奢望东川，都是李仁罕逼出来的。"

孟知祥头都大了，这二位爷哪个都不好得罪，为了不至让二人刀兵相见，只好委屈赵廷隐，在阆州设保宁军，以赵廷隐为节度，孟知祥只能代理东川军政。赵廷隐对此极为不满，甚至要找李仁罕练练，谁的本事大谁就去东川。李昊苦苦相劝，要赵廷隐以大局为重，不要给主公添麻烦了。赵廷隐好歹也要给孟知祥个面子，就此作罢。

虽然李仁罕和赵廷隐闹别扭，但这只是两人的意气用事，他们对孟

知祥都没异心。蜀中文武一看孟知祥成了名副其实的“两川节度使”，不如给孟知祥弄个名号，纷纷劝孟知祥自立蜀王。孟知祥当然愿意，把脑袋别在裤腰上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上表请封，并把自己发妻琼华长公主病逝的消息告诉了李嗣源。李嗣源和孟知祥名义上是近亲，免不了哀悼一番。李嗣源只是没想到孟知祥这么厚黑，自请封王，气的直摇头，但也没办法。不允许他称王，孟知祥一怒之下就敢称帝，便顺水推舟，长兴四年（公元 933年）二月册孟知祥为蜀王，兼东西两川节度。

孟知祥和李嗣源的私人关系并不算多坏，两人在暗中形成一个默契：李嗣源在一日，孟知祥一日不称帝。其实孟知祥知道李嗣源快七十的人了，能活几天？自己才刚六十岁，等得起。

凭良心话，李嗣源对孟知祥非常的宽容，同在乱世中讨口饭吃，谁也不比谁高尚到哪里去，自己从李存勖手中夺得政权，孟知祥只不过占着本不属于自己地盘的蜀中，自己并没有损失什么。甚至孟知祥请李嗣源曾经在同光时期入蜀的数万唐军调回去，李嗣源都没同意，留给“妹夫”用吧，自己老了，快要去地下见李存勖了。

长兴四年（公元 933年）十一月，六十九岁的李嗣源驾崩，宋王李从厚继位。孟知祥得到消息后，知道自己终于等到头了，开始有了提高自己“行政级别”的想法。当然直接说出来有点不好意思，便拐弯抹角放空炮：“先皇帝英武一世，却让宋王这个毛孩子继位，宋王暗弱无能，身边多是些乌七八糟的小人，中原又要大乱了。”

虽然孟知祥说的是实情，李从厚懦弱，不是个乱世中能守住家业的料子，李从珂也在河中虎视。但蜀中那帮滑头都知道孟知祥话外有话，出来混江湖，哪个不明镜也似？还说什么废话？累表劝进，请蜀王顺从“民意”，即皇帝位。

不知道为什么，轮到孟知祥准备好皇帝的时候，蜀中瑞兽都没了动静，巨人不见了，凤凰不见了，黄龙也不见了，乌龟兔子大麻雀们也都不知去向。孟知祥这人比较务实，不象王建那样喜欢玩花活，出洋相，踏踏实实的做自己想做的事就行了，何必搞出那一套，沦为后人笑柄。

后唐应顺元年（公元 934年）正月，蜀王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国号和王建的一样，仍然是大蜀。不过此蜀非彼蜀，后来史家称王建的蜀为前蜀，孟知祥的蜀为后蜀。孟知祥改元明德，安安稳稳的在成都坐享富贵。

孟知祥对自己的“前任”王建的长寿很向往，王建活了七十二岁，自己离这个“鬼门关”还有十多年呢。孟知祥没有想到，自己和王建同命不同寿，在六月间接见前来投降的原后唐山南西道节度使张虔钊（就是那位在河中督军和李从珂开战被官军赶跑的那位草包将军）时，张虔钊跪地向孟知祥敬酒，祝皇帝陛下千秋万岁。孟知祥这时忽然感到身体不适，手不停的颤抖，没法招待老几位了，便回宫休息。过几日病情加重，孟知祥哀叹是活不到王建那个岁数了，便封皇长子孟昶为皇太子，以宰相赵季良、武信军节度李仁罕、保宁军节度赵廷隐、枢密使王处回等人顾命。后蜀明德元年（公元 934年）七月，孟知祥病死，年六十一岁。皇太子孟昶灵前继位。

孟知祥能建立蜀国，确实有一定的机缘巧合，不是郭崇韬因为朋友关系推荐了孟知祥，孟知祥终老不过是个大镇节度。但金子总是要发光

的，五代人物数以万千计，但最终能称帝称王的不过数十人，大浪淘沙，机会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能力。三国曹操手下丞相掾赵戬曾经对四川的地势有过评价“蜀虽小区，险固四塞、独守之国。难卒并也。”孟知祥的才能加上巴蜀的先天地理优势，即使不能北伐中原完成统一，坐上十年的“四川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有意思的是，孟知祥象极了刘备，拼了一辈子只当一两年就死了，而孟昶又象极了刘禅，靠老子打下来的基础坐了三四十年的皇帝，最终都被完成统一的西晋和北宋俘虏（晋和宋又特别相似）。老子种树儿乘凉，从古至今皆是如此。

孟昶原名孟仁赞，是后蜀高祖孟知祥第三子，孟昶的母亲本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低等嫔妃，被孟知祥倒了一个“二手”后生下孟昶。五代时最具名气的相面大师周元豹曾经见过小孟昶，惊谓其父孟知祥道：“这个小家伙长相不俗！”孟知祥还以为周元豹想骗两个钱花花，周元豹神秘兮兮（现在的大师们都这样，不然谁相信？）的仔细看了一下孟昶，然后又告诉孟知祥：“此儿将来可做四十年偏安主，绝对不是一般人可及！”孟知祥听说儿子将来可以做皇帝，那么自己岂不更应该做皇帝，当然高兴了，从此对孟昶极为宠爱。

老爹死的时候，孟昶只有十六岁（汉怀帝刘阿斗十七岁即位），是个半大的孩子，老娘李太后也是个家庭主妇，不太懂治理国事，蜀中大事基本都由赵季良、赵廷隐、李仁罕这些“老一辈地主阶级革命家”做主。

孟昶这个人，在五代十国的“后主”中，论起知名度和才气，估计除了南唐后主李煜，就是这位孟爷了。孟昶有点昏庸，但并不无能，他知道当朝的那几位大佬根本没瞧得起他：一个吃屎的娃娃而已。所以孟昶暂时还不敢对这伙“叔伯大爷”们不敬，把这伙人惹急了，弄不好老爹尸骨未寒，蜀中就得换个国姓。现在还不是自己出头的时候，要学习“藏拙术”，该装傻时就装傻。不招人忌是庸才，傻子才不会招人忌呢，也威胁不到别人。

孟昶的那几个“叔伯大爷”中，也就赵季良算个人物，是孟知祥手下的第一智囊，为人也不似李仁罕骄骞跋扈，孟昶对他没有多少反感。而李仁罕做为孟知祥手下的大将，为孟蜀建国立下汗马之功，孟昶继位后，李仁罕便以老臣自居，孟昶知道李仁罕不好相处，但因为暂时还没有培养起自己的势力，所以没有动他。

李仁罕越看孟昶越象刘阿斗，觉得可以从“孟阿斗”身上多揩点油，暗中指使亲信上书孟昶，请让“德高望重”的李仁罕同志出任“国防部长”，实际上是要控制蜀国军权。孟昶本不同意，但架不住李仁罕狗腿子们三天两头的招呼，只好同意了。不过为了不让李仁罕势力坐大，知道赵廷隐和李仁罕有过节，按排赵廷隐做李仁罕的副手，从中牵制李仁罕（孟昶确实有两手）。

看到李仁罕得势，朝中自然有人不满，孟昶当皇子时的朋友韩保正、韩继勋等人做为“新人”，当然希望能靠着小主子往上爬爬，可这些老臣生生的堵住了自己升官发财的道路，岂肯罢休？曾经对孟昶说：“李仁罕手中有军权，早晚要取陛下而代之！”另外比李仁罕资格更老的赵季良、赵廷隐更不愿被李仁罕架空，两路势力为了搬倒李仁罕而走到一

起。孟昶有了赵季良和赵廷隐的支持，腰杆硬了起来，日夜合谋，寻找机会干掉李仁罕。

正好李仁罕仗着自己的身份在外面横行霸道，抢人家的土地、刨人家的祖坟，最不能让孟昶容忍的是李仁罕在府中的陈设已经超过了封建君臣关系的底线，越发证明了李仁罕有不臣之心。孟昶不能再等，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明德元年（公元 934年）十月，孟昶在殿中埋伏下武士，等到李仁罕摇摇摆摆上前准备给孟昶施礼时，孟昶大喝为号，幕中武士峰拥上前，拿住李仁罕，就地砍死。李仁罕死了，他的家人只有一个下场：族！

杀了李仁罕，震住了一大帮不拿孟昶当人看的老家伙们，昭武节度使李肇以前在见孟昶时都拄仗不拜，胡说："陛下请臣无礼，老臣脚有毛病，拜不了。"孟昶当时还没有树立威信，不敢动他。李肇也得意不已，可当看到李仁罕被除掉后，李肇害怕了，孟昶敢不敢对自己下手？李肇的"病"突然好了，再去朝见孟昶时赶忙把拐杖丢到地上，伏地请安（你也有害怕的时候？）。

后蜀明德元年（公元 934年）十二月，葬高祖孟知祥于和陵。

九

诛杀李仁罕对孟昶来说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不禁让人想起了汉桓帝刘志诛杀大将军梁冀来，南朝宋大史家范晔说当时"天下犹企其休息"，哪知道刘志是个柴货，最终"五邪嗣虐，流衍四方"，诸葛亮也不客气："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孟昶也是这样的"假冒伪劣"。

铲除了李仁罕，孟昶觉得天下无事了，中原再乱也乱不到他的一亩三分地上来，便开始寻欢作乐。孟昶有三个爱好：踢球、跑马、玩女人。孟昶正当妙龄，精力旺盛，逮到漂亮的小妞自然如饥似渴，日夜采战，好不快活。

孟昶虽然也是亡国之君，但他这个"蜀后主"比起前任"蜀后主"王衍来，其实人品、素质都高于王衍，是一块守成之主的好材料，加上赵季良等人的辅佐，外战不足，自守倒还是可以的。孟昶在宫中胡闹，刚升任枢密副使的韩保正知道这样玩下去，过不了几年孟昶就会蜕变成王衍，孟昶要是倒了台，大家都得喝风去。立刻上书劝孟昶要以国事为重，善养龙体。孟昶知道王衍的故事，也知道王衍怎么死的，马上改正错误，把女孩们都放出去了，重赏韩保正。

老臣赵季良是蜀国第一权臣，也是孟昶的"相父"，以赵季良的能力，在李嗣源手下最多能当半个宰相，哪有在成都做"诸葛亮"过瘾。赵季良发自肺腑的感激孟知祥，所以对孟昶还是尽心辅弼的，也算报答了先主的不世之恩。赵季良见小主子还算知人纳谏，也宽心不少，而且自己年岁渐大，力不从心，在后蜀广政三年（公元 940年）四月，上书孟昶请分担一下自己的压力。

孟昶也希望赵季良能让出点权力，巴不得赵季良主动说出来，便分赵季良领户部，以门下侍郎毋昭裔领盐铁，中书侍郎张业领度支。户部、盐铁、度支是谓三司，主管国家财权。人臣的权力过大必然滋生许多不稳定因素，孟昶虽然知道赵季良比较可靠，但人心隔肚皮，谁知道人家怎么想的？权力就是私器，握在自己手里最放心。

这时候的孟昶这时还能做到从谏如流，有人给孟昶提建议，侍从觉

得此人说话太直，请孟昶骂他几句。孟昶却说："唐初大理寺少卿孙伏伽上书高祖三事与谏太宗停止射猎，高祖、太宗非常高兴，今有人谏朕，说明他们是希望朕做个有德明君的，你们不应该劝朕责骂人家。"

孟昶也确实是个守成的好料子，可惜后来变了味，在四十七岁"高龄"时成了赵匡胤的俘虏，成了被人耻笑的亡国昏君，就象和李煜一样。孟昶和李煜的人生轨迹差不多，都亡了国，也都有非常高的文学素养，后世也很同情这两个"投错胎"的亡国主，明明是做文学家的料子，却偏偏做了皇帝。

当然，他们做皇帝时都有一个贡献：就是在五代十国这个"文学荒漠"中打造了两片"文化绿洲"。五代十国时，唐朝的文学发展被战乱破坏的比较严重，这个时期内，只有南唐和后蜀的文化氛围比较浓厚，其中以词的成就最高。

中国词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名词：花间词派。花间词派的得名来源于后蜀词人赵崇祚所编《花间集》，赵崇祚将晚唐至五代前期的十八位文学家的词作都收录其中，编成十卷，后蜀广政三年（公元 940年）由欧阳炯作序。《花间集》排名卷首的正是留下千古绝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晚唐大诗人温庭筠的《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后蜀词人群是在五代十国时唯一可以和南唐二李词人集团相抗衡的文学集团，后蜀词人中，欧阳炯、鹿虔扆、阎选、毛文锡、韩悰被称为"五鬼"（南唐有乱政五鬼），都是一时之才俊。后蜀的文学氛围之所以如此浓郁自然和最高统治者孟昶分不开的，孟昶本身的文学素质也很高，孟昶留有一首《玉楼春》：

"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帘间明月独窥人，攲枕钗横云鬓乱。三更庭院悄无声，时见疏星度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这阙

词写谁的呢？呵呵，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花蕊夫人。

孟昶能词，但词作不多，不过因为一阙《相见欢》让他这个蜀后主与李煜这个唐后主打了近千年的笔墨官司，这阙《相见欢》我们现代人特别熟悉："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读过这阙词都知道这是李煜的作品，可清人沈雄《古今词话》中认为这阙词是孟昶写的，而后来"五十年来只欠一死"的王国维却认为这是李煜之作。是是非非，千年沧桑，真相如何，我们已经很难说清楚了，但这阙词的经典地位，却无人能撼动。

孟昶还留下一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春联："新春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赵匡胤灭蜀后，派心腹人兵部侍郎吕余庆知成都府，而赵匡胤的生日又称长春节，所以坊间也把这副春联当成蜀国灭亡的"谶语"。

现代人一提到五代文化，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李煜，没办法，李后主的名气太大了，成就在五代也是登峰造极的，没有人能超越李煜。不过，孟昶在个人成就上虽然远不及李煜，但在对当地文化事业的促进上，后蜀的成就要高于南唐一些。广政四年（公元 941年），孟昶下诏编《古今韵会》五百卷，让人遗憾的是，这部书到了清朝就已经消失

了。

孟昶渐渐懂事的同时，跟孟知祥打天下的那一辈人也陆续退出了历史舞台，广政九年（公元 946）年，孟昶的“相父”赵季良病死，赵季良死后，孟昶开始渐渐收回最高权力。但宰相张业却专和孟昶对着干，张业是个财迷，在民间搜刮了不少民财，加上张业居然敢在自己家中私设监狱滥用私刑，蜀中百姓痛恨不已。

张业在朝中得罪的人不少，翰林承旨李昊、右匡圣都指挥使孙汉韶、控鹤马步军都指挥使安思谦都恨透了张业的跋扈，几人天天在孟昶耳朵帝嚼舌根子：“张业让其子张继昭密招江湖亡命徒，意图谋反！”孟昶也知道张业也没把自己当人看，再次祭出对付李仁罕的杀招。广政十一年（公元 948年）七月，等张业上朝时，孟昶喝令安思谦带人抓住张业，就地处互，消除了隐患，也争取到了民心。其他老臣如赵廷隐、王处回等人见皇帝长大了，知道自己该退休了，便都告老还家，从此相忘于江湖，孟昶这才开始实际上的亲政。

孟昶和后唐庄宗李存勖一样，都是需要“相父”管教的人，一旦没有人管，基本就上成野孩子了。不过孟昶和李存勖不同，孟昶有文化，和后来的宋徽宗赵佶有些类似，孟昶把主要精力开始投入了文化事业上。早在他刚当上皇帝的明德二年（公元 935年），孟昶就在成都设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家美术机构--翰林图画院，并任命大画家黄筌为“权院事”。黄筌是五代十国时最著名的画家，《写生珍禽图》就是他的代表作品。

孟昶偏安蜀中，中原战乱波及不到这里，孟昶便安心的做起了“太平天子”，除了开了几次贡举外，就是发展四川的文化事业，成就确实很大。但孟昶 “不务正业”，“歪门邪道”搞的红红火火，可他的“本职工作”政治却搞的一塌糊涂。

广政十八年（公元 955年）五月，大周天子柴荣出师攻打后蜀，声势浩大（当然比柴荣下淮南小多了），孟昶连连败北，后蜀名将高彦俦打不过柴荣的手下王景崇、向训，被周军夺去了秦州（今甘肃秦安）、阶州（今甘肃武都）、成州（今甘肃成县）、凤州（今陕西凤县），北方的防御体系几近崩溃。

孟昶向柴荣求和，自称“大蜀皇帝”，柴荣最容不得别人称大：“朕才是天下主，你一个偏安昏君，怎敢和朕并立？”，没理孟昶。孟昶那颗脆弱的自尊

心受到了严重打击，北向大骂柴荣：“你算什么玩意？朕当年称帝之时，你不知道在哪个墙角旮旯鼠窃做贼！也敢对朕如此！”（英雄莫问出处，你孟昶不是靠你老子的本事，恐怕节度使你都混不上，居然敢骂柴荣？呵呵）。不过此时柴荣的主要目标是南唐，暂时没动两川，孟昶又可以多玩几年。

说来也奇怪，大凡亡国之君身边多有一个“红颜祸水”，来替亡国背黑锅。齐后主高纬有冯小怜，陈后主陈叔宝有张丽华、李煜有小周后，孟昶也有一个。以上几位和孟昶的这位比起来名气都要逊色，就是五代十国史上最具知名度的女人--花蕊夫人费氏。

这位花蕊夫人和前蜀王衍的老姨大花蕊夫人不一样，费氏花蕊夫人不仅长的倾城倾国，而且极具才思，曾经写下《宫词》四十一首。虽然

多为艳丽靡华之作，但其中也有一些讽喻诗，足以证明她绝不是一个仅供人欣赏的花瓶。其中一首讽刺唐玄宗、杨玉环和安禄山的宫闱丑闻：“东宫降诞挺佳辰，少海星边拥瑞云。中尉传闻三日宴，翰林当撰洗儿文。”

孟昶得到这么一个宝贝，兴奋的晕倒过好几次，当老娘一样供着，极受宠爱。说到讽谕诗，又想起后蜀时一位县令蒋贻恭的一首《咏蛤蟆》的诗来：“坐卧兼行总一般，向人努眼太无端。欲知自己形骸小，试就蹄涔照影看。”通过描写蛤蟆来讥讽那些不学无术却又盛气凌人的官吏，入骨三分，让人叫绝。

现在我们都知道成都还有一个别名“蓉城”，而蓉城名称的来历正是这位花蕊夫人，花蕊夫人最爱芙蓉花，孟昶为了讨好她，下令在成都城中遍种芙蓉。成都四十里长街盛开芙蓉，成都此后也就俗称蓉城。

十

孟昶认为中原大乱，周边也没有威胁到自己的势力，便日益奢糜起来，之前的勤俭也不见了踪影，孟昶甚至用金银珠宝来装饰自己的尿盆。上行下效，王公大臣都向皇帝学习，百姓深受其害。皇帝一昏庸，小人就立刻跟进，孟昶身边从此又多了一些溜须拍马的人物，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自比诸葛亮的王昭远。

说王昭远是小人有些刻薄，把王昭远比做赵括更合适，他熟读兵法，也颇为自负。王昭远的身世颇为可怜，幼年父母双亡，孤贫无依靠，只好投靠了僧人智諲做童子。后来孟知祥来到成都，有次孟知祥在府中设斋，王昭远就跟着智諲混饭吃，被孟知祥看到了：“哇！这个孩子长的这么清秀机灵，别走了，跟着我享福吧。”

后来孟昶到了读书的年龄，孟知祥就打发王昭远陪孟昶一起读书，是孟昶的绝对亲信。孟昶做了皇帝，王昭远自然也跟着升天，先从卷帘大将做起，积数十年之功，终于混到了枢密使。孟昶对他也很器重，也认为他是诸葛亮再世，不过要是孔明先生知道王昭远打着他的旗号招摇撞骗，不定气死。孟昶的老娘李太后一直没瞧上王昭远，曾经劝孟昶不要相信这个空心萝卜，早晚要误大事，孟昶听不进去。

孟昶有了这位冒牌诸葛亮，底气大增，甚至有了北伐中原的想法。此时中原已经旧貌换新颜了，五代已经结束，代之而起的前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建立的大宋朝。赵匡胤志在统一，在消灭了割据荆南的高氏政权以及湖南的周保权后，赵匡胤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孟昶。

蜀虽然是大国，但和中原政权相比，实力距离非常明显，但王昭远却不这样想，他经常找诸葛亮谈心：“先生，虽然您北伐中原功败垂成，不过不要紧，有学生我在，保证活捉赵匡胤，为您报仇雪恨。”孔明先生在空中大怒，晃动鹅毛扇斥道：“呸！少给我油嘴滑舌，赵匡胤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要的是曹叡。以后少打我的旗号，交商标使用费了吗你？”

王昭远雄才大略，身边也都是些高人，山南节度判官张廷伟给王昭远出了个好主意：“大人出身微寒，身至枢密，却无大功于天下，人多不心服。为大人计，不如通使河东，让刘承钧出兵攻汴梁，赵匡胤必举国应之。关右空虚，大人率一枝军出子午谷，趁势把关西之地给端了。立此不世功，蜀中人士孰敢轻大人？”

王昭远大喜，劝孟昶联络北汉，出兵规复关右。孟昶根本不了解赵

匡胤，只是知道他欺负了人家的寡妇孤儿才当上的皇帝，觉得有利可图，便派部将赵彦韬、孙遇、杨蠲去找北汉找刘承钧。可赵彦韬觉得孟昶这颗树太小，不够他乘凉的，便改换了门庭，在汴梁向赵匡胤自首，交出了藏在蜡丸中的密信。

孙遇和杨蠲都是江湖好汉，能屈能伸，也都换了主子。这几位爷为了讨好赵匡胤，把蜀中地理形势、军队分布画成图，交给赵匡胤。赵匡胤正准备伐蜀，正愁对川中形势不熟，突然间得到这几个活宝，自然大喜。

宋乾德二年（后蜀广政二十八年，即公元 965年）十一月，以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武信军节度使崔彦进、枢密副使王仁赡为副，出子午谷。同时以宁江军节度使刘光义为归州路副都部署，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出三峡，大军六万合击西川。

赵匡胤为了让将士们给他死心塌地的卖命，行前告诉王全斌："此次伐蜀，朕只要土地与百姓。入蜀后，每得一城，留下兵甲粮草与官，钱帛尽分给有功将士。"众人欢呼而去。这次西征，赵匡胤志在必得，提前为孟昶建好了府第，就等孟昶来做客了。

王全斌和刘曹部锋线直进，势如压卵。而孟昶知道赵匡胤发兵后，并不着急，派出"诸葛亮"王昭远和韩保正等人去教训宋军。王昭远还没伐赵匡胤呢，他倒送上门了，知道宋朝人从来没见过诸葛亮，今天就让他们知道诸葛亮的厉害。

王昭远对前来送行的宰相李昊拍胸脯："别说赵匡胤的这几路菜鸟不在话下，就是他的中原，我看取之也似探囊取物一般。此次我领三万雕面恶少，北行灭贼，先搞掉王全斌，再杀进汴梁城，活捉赵匡胤。宰相当为我准备好庆功宴，等我胜利的消息！"李昊知道王昭远是个牛皮大王，谁信他这个？暗中狂笑不止。

王昭远督军应战，手中拿着铁如意指手划脚："打到汴梁城，活捉赵匡胤。"宋军王全斌部入蜀路线和四十年郭崇韬差不多，而且宋军多是在周世宗柴荣手下历练过的好汉，怕你什么蜀军？宋军在三泉（今陕西宁强西北）大败蜀军，生擒蜀山南西道节度使韩保正，一路南下。而出三峡一线的刘光义、曹彬部行进也比较顺利，攻破后蜀东川重镇夔州（今重庆奉节），宁江军节度高彦俦自焚殉蜀。

宋乾德二年（公元 965年）十二月，宋军行至利州（今四川广元），终于见到了这位当世诸葛亮。宋军先发动进攻，一鼓破金山寨，随后宋军嘉陵江边再破蜀军，王昭远带着败军哄逃至大漫天寨。到了第二天，宋军崔彦进部、康万泽部、张万友部三路合击大漫天寨，王昭远非常不服气："打就打，老爷怕你？！"尽出蜀军精锐，两军展开死战。俗说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王昭远酒囊饭袋，带出来的兵都是如此，一败而溃。王昭远还不服，再和武定军节度赵崇韬纠集残兵连和宋军大战三场，结果全输，王昭远鼠窜至剑门（今四川剑阁北）。

孟昶闻大惧，派皇太子孟玄喆去再做最后一博，可孟玄喆比老子还没用，把出兵当成了出游，一边北上，一边游山玩水。宋军主将王全斌可没不想陪这个傻小子玩泥巴，要尽快歼灭王昭远部。宋乾德三年（公元 966年）春，宋军史延德部过来苏（今四川剑阁东南），直扑要塞青强岭。正在剑门养精蓄锐的王昭远听说宋军到了青强，不想送死，退至

汉原坡。

王全斌不依不饶，率军直进，一直追到汉原坡，宋军主力对蜀军发动强烈攻势，蜀军军心涣散，被宋军好一阵猛杀，死伤无数。赵崇韬被擒于阵上，王昭远刚开始还有点兴致，坐在胡床上指挥战斗，看到宋军径直朝自己扑来，惨叫一声："娘啊！"脱了盔甲骑马就逃，一直跑到东川，好容易甩开宋军。

王先生躲在一间民宅里，号啕痛哭，眼睛都哭肿了，边哭边背起罗隐的《筹笔驿》："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刚背完最后一句，宋军骑兵就追了过来，看到王先生如此悲伤，宋军将士们也心情沉痛的把王先生给捆了起来，押回军中。

而蜀国太子孟玄喆跟蜗牛似的来到绵州（今四川绵阳）时，听说宋军已经破了剑门，王昭远也被捉了，吓的丢下军队，带着几个亲信逃回成都。正在成都等待胜利消息的大蜀皇帝孟昶一听败报，脸都吓绿了。他经常嘲笑王衍无能亡国，难道自己真是王衍"转世"？看来很有可能。孟昶仰天大呼："神啊，救救我吧！"，问大臣谁还有什么好办法？

将军石頵给孟昶出了个主意："办法倒有一个，就是陛下不要再和宋军打了，坚壁清野，死守不战。宋人远来，加上蜀地艰险，粮草运输必然不济。等到他们粮草吃光的时候，陛下再进行反击，仍然有可能击退宋军。"

孟昶觉得这个办法不怎么样，长叹一声："算了吧，这招太冒险了。我们孟氏坐守两川四十年，对将士不可谓不厚，可他们根本不是宋朝的对手。就算坚守不战，谁能保证他们不贪图富贵而投降呢？"石頵劝孟昶的这个建议和三国时广汉从事郑度劝刘璋是一回事，可刘璋也没有听郑度的，回答的话和孟昶几乎一模一样。

其实这个建议虽然能延缓一下蜀中政权存在的时间，但根本不可能改变蜀国灭亡的命运，赵匡胤和刘备不同。刘备北有曹操、东有孙权，一旦攻蜀不下，孙权就有可能下荆州，抄了他的老巢。赵匡胤后顾无此忧，大不了多陪孟昶玩几年，总归是个亡字，但等到赵匡胤好脾气被磨尽的时候，孟昶就算降，也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宋军两路直下，离成都越来越近，孟昶想来想去没想出一个好办法，"德高望重"的李昊同志劝孟昶投降，仍不失富贵。孟昶急迫无法，只好命李昊草降表，率文武出降宋军。后蜀广政二十九年（即宋乾德三年，公元 966年）春，后蜀灭亡。

李昊很有意思，四十年前王衍出降后唐，降表就是李昊写的，没想到四十年后，李昊居然再次玩了这一手。四川人也特幽默，有人趁夜在李昊家的大门上写了六个大字："世修降表李家！"时人传为笑柄。

孟昶随后举族东迁，来到汴梁。赵匡胤确实比较仁慈，封孟昶为秦国公，并称孟昶的母亲李太后为国母。孟昶看到赵匡胤还不错，以为总算能好日子过了，食邑万户够他享受的了。可赵匡胤却看上了他的宝贝花蕊夫人，但因孟昶在身边碍眼，不太方便搞到花蕊夫人。想来想去，把孟昶给"想"死了："乾德三年六月，中书令、秦国公孟昶薨。"赵匡胤素服哀悼五日，追封孟昶为楚王。孟昶死时距他受封秦国公只有短短的

七天，在这七天中发生了什么，许多当事人都明白的很。

孟昶的老娘李氏其实是知道儿子是因为什么死的，也没有哭，只是在孟昶的灵前以酒洒地道：“你做为一国之主，不能以身殉国，贪生怕死，结果落得个这般下场。身是亡国虏，尚有面目见先父于地下！”李氏想念儿子，觉得活的实在没有什么意思，绝食数日而死。

孟昶的死，标致着五代十国时四川割据政权的最后一丝象征彻底消失，当然王建在成都风光之时，没有想到家族会被不相干的李存勖灭掉。孟知祥运气稍好一些，虽然同样被不相干的赵匡胤灭了，但孟氏家族都还安然无恙，孟昶长子孟玄喆很受宋朝重用，先后镇过过贝州（今河北清河）、定州（今河北定县），后随宋太宗赵光义北伐契丹，立过战功，善终于滁州（今安徽滁州）。孟玄喆几个叔父兄弟也都是善终，终生富贵，只是苦了一个孟昶，因为自己的女人太美了，招来一场杀身大祸。

孟家母子一死，赵匡胤便强行纳花蕊夫人入宫，备加宠爱。花蕊夫人哀孟昶之死，心情郁郁，但还是在赵匡胤面前强做欢颜。有一次，赵匡胤听说花蕊夫人诗写的极好，便让她写一首诗给他看看。

花蕊夫人想了想，写下一首诗：“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赵匡胤大声叫好！

第二章 割据江东——从杨行密到李景

一

如果现代人提到吴王，一般会想到谁？估计在历史上一干子吴王中，名头最大的可能就有两个：夫差、孙权。也难怪，夫差和勾践、西施的“三角恋爱”以及孙权、刘备、曹操扯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家喻户晓，不知道他们都不行。如果不把他们算在内，还有哪个吴王更出名呢？也许是西吴贤王朱元璋，也有人会提到唐太宗李世民的三儿子吴王李恪，当然，也会有人提到五代十国时吴国的创建者杨行密，今天就来说杨行密。

杨行密是庐州（今安徽合肥）人，生于唐宣宗李忱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和出生在砀山的朱温同岁。杨行密和五代十国时许多开国帝王一样，都是“无产阶级”出身。一般来说，穷人可以有两种，一种是人穷志短，自暴自弃，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一种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等待出头的机会，然后一飞冲天，杨行密是第二种人。

如果想在乱世中混出个人样，就要有一技之长，当然现代社会也是如此，总要有一门谋生的手艺。杨行密有样本事很特别，力气特别大，能举起百斤重的东西，而且善长竞走，一天能走上三百多里路（有些夸张，好象戴宗一般）。有这样的绝活，在任何时代都能混出头，放到现在，杨行密可以参加举重或竞走比赛，不敢就一定能获得奥运冠军，弄个亚洲冠军不是什么难事吧。

杨行密二十岁的时候，唐朝的统治已经崩溃，黄巢在中华大地上横冲直撞，各地军阀混乱，社会动荡不已。杨行密初出江湖，没有大佬罩着，所以暂时没混好，只能去靠偷东西混饭吃。可能是杨行密手技不精，被官府给捕拿到了，送到刺史大人郑棨那里。郑棨一看杨行密这块头，好家伙，跟牛似的。

郑棨甚奇之，大呼：“好汉！看你不是个庸才，是个干大事的料子，何必做贼？！现在天下大乱，本官给你一条生路，快去干点正事谋生吧”把杨行密放了。不过不久后，郑棨在当地征兵，杨行密参了军。

唐广明元年（公元 880年）十二月，唐僖宗为避黄巢逃窜成都，庐州刺史郑棨为了不和唐朝中央政府失去联系，经常派人去成都问圣恭安。“神行太保”杨行密自然是第一人选，杨行密健步如飞，从庐州到成都，跟玩似的。只是有些纳闷，郑棨真穷到了连一匹马都没有的地步？为什么不让杨行密骑马去？难道杨行密走的比马还快？呵呵。后来杨行密奉命驻守朔方（今陕蒙晋交界一带），瓜代期到，杨行密又回到庐州。

杨行密的上级军官劝庐州刺史郎幼让杨行密等人再去朔方，杨行密想留在家乡，一怒之下，将这位军爷的头给剁了下来。杨行密入伍这几年，周围聚了不少兄弟，杨行密有力气有本事，自然做老大。杨行密决定在乱世中闯闯，登高一呼，招呼兄弟们单干。呼啦一下，弟兄们都围了过来，杨行密自称什么八营都知兵马使，在庐州自称老子。郎幼知道杨行密比较野，不敢得罪他，便写信给淮南节度使高骈：“这位杨兄弟很有本事，节度大人不如让他来主管庐州吧，给我挪个窝就行。”

高骈也听说过杨行密这个人，便派人告诉杨行密别当什么不算数的八营兵马使了，跟着我，包你吃香的喝辣的。杨行密当然愿意，干黑道买卖终究不是个正路。高骈上奏朝廷，中和三年（公元 883年）二月，唐朝封杨行密为庐州刺史。杨行密没怎么费事就吃到了皇粮。

而杨行密的恩主高骈看到黄巢已经把唐朝折磨的不成个样子，便有心割据，根本不把唐僖宗放在眼里，并把唐僖宗任命为淮南道的王铎和崔安潜骂的狗血淋头，连唐僖宗本人也没放过，骂唐僖宗是汉更始刘玄这样的蠢货。唐僖宗自然大怒，骂高骈无耻，高骈又回书对骂。唐僖宗知道高骈离自己太远管不了，也就没奈何。后来黄巢起义被镇压，各路有功藩镇都有重赏，只有高骈没刮到半点油水，手下一些人也看高骈无能，跑了不少，高骈肠子都悔青了。

高骈看破了红尘：人生不过如此。开始信奉道教，高骈在扬州建造高楼，高骈则身着道袍，在楼上胡混，淮南事务基本由术士吕用之打理。吕用之经常糊弄高骈，不知从哪弄了把铜剑，骗高骈说：“这是神剑，威力无穷，主公可以防身。”高骈大喜，骑着木头雕刻的鹤，舞着神剑，高呼：“鹤舞翩翩，得道成仙”，在院子里飞来飞去。

看到高骈走火入魔，手下两员大将俞公楚和姚归礼痛心疾首，臭骂吕用之小人。吕用之怀恨在心，正巧慎县（今安徽肥东北）闹“贼”，高骈就派俞公楚和姚归礼带兵去剿。吕用之为了除掉这两人，暗中使人告诉杨行密：“这两个小人要借剿匪为名偷袭庐州，兄弟你小心些。”杨行密一听：“那还了得！我的地盘我做主！”

毕师铎出兵去袭击俞、姚所部，二人没有防备，被杨行密杀个过瘾。随后杨行密就在高骈那里告了二人的状，高骈这里早就被吕用之骗傻了，信以为真，重赏了杨行密（高骈一代名将，居然蠢成这样？！）

高骈的部将毕师铎见高骈已经疯了，也想捞一把，便在光启三年（公元 887年）四月，联合高邮守将张雄从驻地高邮出兵，并约请宣州刺史秦彦出兵奇袭扬州。和毕师铎有过结的吕用之非常害怕，一边给杨行密写信快来救人，一边在城中大肆抓人上城防守。不过毕师铎有点本事，没多久便破扬州，吕用之骑着木鹤逃去，边骑边喝：“妈的，飞快点！”。毕师铎的目标并不是吕用之，而是高骈，具体一点说，是扬州城。

高骈得知毕师铎要进扬州，不知所措。都虞候申及劝高骈：“现在形势紧急，请令公先出扬州避避风头，然后再集合弟兄们杀回来。毕师铎是个草头王，手下没多少人马，不足为惧。请令公速下决断，不然大事去矣。”高骈天天骑鹤都骑傻了，觉得自己对毕师铎有恩，毕师铎不会对自己动什么歹意，不从申及之计。

这时毕师铎已经进了城，穿上官服去见毕师铎。高骈和毕师铎真有意思，二人穿着官服对拜，高骈拜道：“将军辛苦！吃早餐了没？”毕师铎还拜：“没令公辛苦，没呢，有啥好吃的？”这二位那真是相当的的客气。

高骈为了套住毕师铎，封毕师铎为淮南节度副使。其实扬州城已经成了毕师铎的囊中物，副不副的都无所谓，高骈的性命也被毕师铎握在手中。不久，毕师铎将高骈一家软禁起来，对高骈等人的饮食供应基本没有，高骈经常饿肚子。

毕军和秦彦的宣州军进城后，开始发财，大掠扬州市。因为高骈这些年断了对朝廷的进贡，所以高骈积蓄了不少宝贝，这下全都被江湖好汉给刮光了。毕师铎觉得捞的差不多了，下令禁止剽掠。

这时“大师”吕用之已经逃到庐州，杨行密听说毕师铎入了扬州城，心中难免酸溜溜。幕僚袁袭进计杨行密：“方今天下大乱，淮南凭河临江，是割土为王的好地方。高骈已经失了势，毕师铎不是个能成大事的人物，现在扬州无主，将军不可错过天赐良机，乘乱取淮南！”此言正中杨行密下怀，亲率庐州精兵急驰扬州。

攻下扬州后，几路暂时联合的势力出现了分歧，张雄想多要点东西，毕师铎以没有得到秦彦的同意为由不借。张雄大怒，率本部兵倒向了杨行密。杨行密来到天长（今天安徽天长）时，正碰上吕用之这个活神仙，吕用之向杨行密哭诉毕秦二人的恶行，并带所部加入了杨行密的队伍，杨行密带的人马加上两路差不多有两万，足以对抗毕师铎了。

毕师铎听说杨行密来了，不敢大意，加紧城防，并招来宣州的秦彦帮忙。杨行密一时攻不下来，把部队扎在蜀冈（扬州瘦西湖），等待机会。毕师铎仗着自己兵力雄厚，连早饭都没吃就出城找杨行密较量，杨行密虽然人也不少，但嫡系部队不多，不知吕用之和张雄的底细，没敢和毕师铎玩硬的，使了一招诈败计，率军假装败走。

毕师铎头脑不发达，以为杨行密撑不住了，想活捉杨行密。可毕军进了庐州军的大营，第一件事就是四处找东西吃，都饿坏了。杨行密没跑多远，看到毕师铎的人马如此搞笑，大笑：“今天爷请弟兄们吃饺子，给我杀！”，庐州军开始反击，毕军正在庐州军营中吃早饭，还没来得及涮碗呢，就被庐州军冲了进来，狂砍乱剁，死伤无数。毕师铎学起了关二爷，单骑逃回扬州城（关二爷千里走单骑，毕师铎才走多远？）。

进城之后，毕师铎窝了一肚子闲气，问秦彦怎么办？秦彦也不知道，便找来自称神通广大的尼姑王奉仙，问当如何？奉仙大师胡诌一通：“天神来告，扬州城当死掉一个大人物，然后才能转危为安。”秦彦笑道：“我和毕将军也算是个人物，但要说到大人物，嘿嘿，除了高骈没第二人。毕公，意如何？”毕师铎早就想除掉高骈，大喜，派副将刘匡带兵去杀高骈这个疯子。

这时的高大人因为饥饿难耐，正蹲在地上煮皮革吃。有人惊惧万状来告高骈：“令公，有人要杀我们了！”高骈不信：“哪有这等事，想必是秦彦给我们送吃的来了。”整肃衣冠，立阶下等待美食。哪知道闯进来的不是秦彦，而是刘匡。还没等高骈问话，众人就上前把高骈扑倒在地，连踢带打，边揍边骂：“逆贼高骈，上负天下，下残士民，今天我等要为扬州百姓讨还公道！”

高骈被打的眼冒金星，正欲辩解，众人刀兵齐下，高骈毙命，唐光启三年（公元 887年）九月，一代名将高骈就这么离开人世（何其荒唐，何苦悲哀！）。而跟着高骈饿肚子的家属人等，一人一刀，送上黄泉路。然后挖个大坑，把尸体踢到坑里，埋掉了事。

毕师铎出兵去袭击俞、姚所部，二人没有防备，被杨行密杀个过瘾。随后杨行密就在高骈那里告了二人的状，高骈这里早就被吕用之骗傻了，信以为真，重赏了杨行密（高骈一代名将，居然蠢成这样？！）

是杨行密，怎么写成了毕师铎？每节都发现错字，惭愧中。以后重

新整理，对前面的几大章用动大手术，尤其是唐末，交待的不是特别详细，所以以后要增加一些唐朝的事情。

二

城外的杨行密得到高骈的死讯，很难过，毕竟高骈待自己不薄，杨行密让三军将士尽皆带重孝，自己带头，冲着扬州城号哭三天三夜。高骈对杨行密有大恩，哭哭恩主也是应该的，如果没有高骈的提携，杨行密不知道哪年才能混到这个地步。

当然杨行密这也是条苦肉计，在部下面前表演一下："看我杨某人如何忠义无双，弟兄们学着点。"杨行密怀着对毕师铎等人的刻骨仇恨，开始攻城，不过一时没攻下来。杨行密决定困城，饿死毕师铎。

这招果然阴毒，反正扬州附近有的是粮食，杨行密能等得起。城中的毕师铎就惨了，被困了半年，别说粮食，草都吃没了。城中粮食价格一路飚升，但有价无市，有再多的钱也买不来粮食。钱固然重要，但比钱更重要的是粮食，钱有时可以买到粮食，但有时一粒也买不到，因为别人要吃了活命。

城中百姓比毕师铎还要可怜，因为军粮吃光了，秦彦所带的宣州军开始做起了人肉买卖，死人肉也卖，活人杀了再卖，跟屠宰场一般，扬州城中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即使这样，扬州也坚守不了几天了，人肉吃光了还能吃什么？吃自己的肉？那还不如自杀呢。

唐光启三年（公元 887年）十月，杨行密围城也有几个月了，夜长梦多，杨行密不想再等下去，命众军攻城，毕师铎和秦彦居然还有力气顶住庐州军的狂攻。杨行密越打越泄气，想收手回师。正在犹豫间，当天夜里，狂风肆起，大雨劈降。杨行密突然改变主意："此正破城时也。"决定利用天时袭破扬州。杨行密让吕用之手下张审威带着三百不要命的弟兄，趁雨夜模糊之际，城上守军多饥困难耐，张审威等人爬上城来，打开城门。

毕师铎和秦彦已经知道杨行密即将入城，知道自己如果落到杨行密手里，不定被杨行密给活吃了。忙问"扬州临时作战总指挥"王奉仙："大师给弟子指条活路吧，我们可不想做杨行密的盘中餐。"

奉仙大师骂道："你们这两个笨熊，没读过兵法？"二人齐道："读过，哪句？"王奉仙呸道："猪！孙子曰过，走为上！"二人大悟："好主意！手长的打不过腿长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瞧你俩这点出息！）众人开门逃去。

杨行密见张审威得手，麾军冒雨杀入扬州城。入城后，全城地毯似搜拿毕师铎，可惜刮地三尺也没找到。这时杨行密惊愕的发现：城中百姓遍地饿殍，存活下来的只有几百人，而且都饿的跟鬼似的。杨行密善心大发，急命人运粮到城中，让这些幸运的百姓吃了个饱。战争的残酷勿庸多言，不仅军人能感受的到，乱世中的百姓比军人更能体会战争的残忍，有句俗语讲的好："宁为太平犬，勿为乱世人。"

唐光启三年（公元 887年）十月，杨行密在扬州自称淮南留后。但这时的扬州城已经被战争扫荡的近乎彻底破产，杨行密有些犹豫，是不是要回庐州。没等杨行密考虑好呢，盘踞在河南腹地的"大蔡皇帝"秦宗权也想得到扬州，派弟弟秦宗衡为帅，孙儒、刘建峰、马殷、许德勋等人为副杀到扬州城下。落难的毕师铎、秦彦没地方去，只好厚着老脸，

混进了秦宗衡的队伍里，一起攻打扬州。

杨行密刚刚赶出了毕师铎，没想到自己也成了“毕师铎”，不过秦宗衡只是屯于扬州西门外，杨行密还能透透气。秦宗衡开始进攻，杨行密开始防守，中场就是扬州的城墙。秦宗权本想拿下扬州扩大地盘，可汴州的朱温不想给他这个机会，率军前来找秦宗权。秦宗权这时也顾不了扬州，保命要紧，急令秦宗衡速率军回河南，对付朱温。

秦宗衡是哥哥的提线木偶，让辙就辙吧，可身边的头号大将孙儒却起了歹意，不想回去，想破扬州弄个山大王当当。从孙儒角度来考虑，何必回去跟秦宗权找工，自己当淮南王岂不是更好？秦宗衡设宴帐中，催问孙儒：“你怎么回事，我哥哥的话你敢不听？信不信我杀了你？”孙儒冷笑：“信，我当然信！”，上前一刀砍死秦宗衡，收编了人马，率军在扬州一带发财。但秦宗衡手下大将安仁义却不想跟孙儒混，逃出营中奔降杨行密。

孙儒除去秦宗衡这个“蝉”，又觉得毕师铎、秦彦象是“黄雀”，不放心，把毕师铎和秦彦等人统统送上了断头台，地下找高骈去了。孙儒自做军中大帅，给自己的队伍起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土团白条军”（不如起名叫猪肉粉条军更好听）。

宣武军节度使朱温此时已经兼任了淮南节度使（当然朱温领的是空头支票），听说杨行密很有两下子，想拉拢杨行密，封杨行密为淮南节度副使，但又让自己的行军司马李璠为扬州留守，实际上朱温想踢开杨行密，捞走扬州。杨行密岂能答应？不愿意收张空头支票，拒绝李璠入城。李璠哪敢在杨行密的地头上撒泼耍赖，不要命了？速将情况告诉朱三，快拿个主意。朱温知道自己的爪子再长，现在也够不到淮南，只好先便宜杨行密，让杨行密做淮南留守。

杨行密现在最需要的不是什么虚名，而是如何对付强悍的孙儒，看孙儒这架势，明摆着要吃人，杨行密能不担心？而且城中的那些人未必就和自己一条心，万一事发肘腋，悔将无及。杨行密对“盟友”吕用之越来越不放心，这厮能把高骈给糊弄死，难说就不敢耍自己。一不做二不休，干掉吕用之。

杨行密想起还没到扬州前，吕用之曾经说自己有一大笔钱埋在扬州城中，入城之后就送给杨行密的手下买酒喝。吕用之进城后就把此事给“忘”了，不肯拔毛。杨行密知道单拿这事杀吕用之还不足以服人，就拿高骈之死说事。

唐光启三年（公元 887年）十一月，杨行密大整士卒，将吕用之叫过来，笑道：“用之兄，弟兄们正等着钱买酒呢，男子汉大丈夫，一言犹驷马也，怎能无信？”命人拿下吕用之，严加拷问，吕用之吃打不过，只好自认倒霉：“某月某日，趁高骈不备，将高骈勒死。”杨行密大喜，立将吕用之大师腰斩于市。与其说杨行密在为高骈报仇，不如说这是在争取扬州人心，吕用之在扬州恶行累累，人皆恨之入骨，杀掉吕用之换来人心，划算的买卖。

除掉隐患，接下来就要和孙儒见真章了。手下参谋袁袭劝杨行密：“扬州江左名都，欲成大事者必得之，但现在孙儒声势太大，加上城中空虚，现在还不是我们和孙儒死拼的时候，将军当留条后路，为日后计！”杨行密暂时舍不得离开扬州，便先刮了扬州的地皮，让部将蔡俦押

加老巢庐州。

孙儒在江淮发了一笔横财后，觉得该去扬州会会杨行密了。在攻扬州之前，先杀掉了毕师铎和秦彦。孙儒对扬州志在必取，毕秦二人也做过扬州的主子，能低眉顺眼的屈从他孙儒？此时不杀，将来也得杀，不如早了断。

唐文德元年（公元 888年）三月，孙儒率军攻扬州。杨行密虽然不想走，但眼前形势对自己不利，大丈夫能屈能伸，何必在此做无用功，撤出扬州，随后孙儒就进了城，自做淮南节度使。

杨行密想转道去海陵（今江苏泰州），袁袭不同意：“海陵小郡，不足容身，不如回到庐州，庐州钱粮够我们吃的。”杨行密也没好去处，率军撤离扬州。

唐文德元年（公元 888年）八月，杨行密在西还路上，突然想改变原定计划，准备偷袭洪州（今江西南昌），袁袭道：“洪州被钟传控制，一时半会未必能攻下，宣州兵少易攻，而且宣州扼处浙东，得到宣州，我们就可以向东扩张。守城的赵锽本是秦彦旧部，现在秦彦死了，赵锽竖子，无足惧也。”

杨行密觉得这办法好，再一次改变作战计划（搞什么啊你？），直扑宣州。在曷山（今安徽宣城西南三十里处）大败赵锽军，赵锽逃进城去龟缩不战。杨行密没什么好说的，攻城。宣州城内百姓再次因为杨行密的到来而倒了大霉，饿死无数，赵锽开城逃跑，被杨行密大将田頵追上去捆成了大粽子，押到杨行密面前，杨行密将赵锽杀死了事。赵锽的大将周本也被杨行密捉了，投降了杨行密。

进城之后，众将在城中四处抢掠财物，只有杨行密手下部将、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徐温去抢粮食，然后分给饥饿的老百姓，人心大悦。徐温是五代吴国南唐史上的重要人物，可以说没有徐温，就没有后来的南唐。徐温此举也为杨行密挣来了不少掌声，杨行密自然对徐温高看不少。

一片喜气之中，杨行密的头号谋士袁袭突然病亡，杨行密差点疼死，在袁袭灵前哀号不止：“难道这是天意？不想让我成就大事？为什么要夺去我的股肱之士！”不过杨行密随后又说了一句足以让人喷饭的话来：“我为人宽厚，不喜杀人，而袁袭经常劝我杀人，怪不得他短命。”前句话让人感动莫名，仿佛曹操哭郭嘉，后半句却成了批判袁袭，杨行密真是搞笑。

杨行密转了这一大圈，士兵们也累了，在宣州好好休息一番。袁袭确实很有眼光，他看中的就是宣州的战略价值。况且，杨行密刚刚得到消息：老巢庐州被孙儒给抄了，守城的蔡俦投降孙儒。杨行密又心疼了一回，大骂孙儒做人不地道。杨行密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也只有浪荡江湖了。杨行密休息好后，开始了“圈地运动”，而且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无路可退，前行一步，不是生，就是死。此时湖州刺史李师悦和杭州刺史钱镠早在这一地区上演了双雄会，双方展开残酷的拉据战。

杨行密觉得双雄会不过瘾，硬是插进了一脚。唐昭宗龙纪元年（公元 889年）十一月，杨行密尽出精锐交付田頵、李神福等人东进苏浙，去取钱镠的常州，常州制置使杜稜不让田頵进城参观。田頵同志实在太好玩了，杜稜不让他进城，他就挖地道进去。没想到地道居然挖到了杜

稜的卧室里，田頵的弟兄们破土而出，正好看到杜稜，杜稜大惊："你们是什么人？"众人大笑："你家土地老爷！"上前七手八脚把杜稜给拿了，田頵顺利进城。

杨行密前脚刚插进苏南，朱温后脚就插进了淮南，打着帮助杨行密的旗号派大将庞师古率大军渡过淮河来剿灭孙儒，实际上是想开拓地盘，做名副其实的淮南节度使。孙儒这头也没闲着，唐龙纪元年（公元889年）十二月，孙儒过江先绕过钱镠控制的润州而攻常州。田頵还没欣赏完杜稜卧室的装饰呢，就被孙儒给赶了出去。

孙儒让刘建锋守常州，回到扬州。孙儒觉得钱镠的势力在润州比较碍眼，又让刘建锋攻润州。替钱镠守城的成及不是刘建锋的对手，让出润州跑了。不久，三吴首镇苏州也被孙儒给收下了。

孙儒势力急骤膨胀，拿下润、常、苏三州后，孙儒成为苏浙一带实力最强的军阀。唐大顺元年（公元 890年）二月，孙儒挟余威又在陵亭（今江苏兴化南）收拾庞师古，庞师古太不给朱温争气，被孙儒打的嘴歪眼斜，逃回去挨批去了。

三

此时苏南形势极度混乱，杨行密、孙儒、钱鏐势力犬牙交错，抱成团的咬，写起来也非常麻烦，真烦透了这些人，成天打什么啊，你们不累，我还嫌累呢，呵呵。

杨行密也想在苏南这碗里捞食吃，自然不能愿意让孙儒独大，骂道："你不过是个贼头，能成什么大事？"。唐大顺元年（公元 890年）二月，杨行密趁孙儒集中主力和庞师古对掐的时候，杨行密派大将马敬言去润州做客，没费多少工夫就将润州拿下。随后杨行密再派安仁义、田頵、刘威各部进取常州。刘建锋非常好客，热情"招待"了安仁义等人，在武进（今江苏武进）被打败后，逃出常州，杨行密留李友守常州。

孙儒刚混到手的宝地，还没拿稳，就被杨行密给端了，岂能甘心？不由得大怒："杨行密果然贼性不敢，就喜欢偷人家的东西（你能比杨行密好多少？）！"古语有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无德者让之。"这句话的前句话是真话，后半句是假话。地盘就那么大，谁有本事谁拿走，这靠的不是什么"德"，而是实力。有德者要得天下，首先要有强大的实力做保证，否则如宋襄公那般迂腐之德，只能落得下贻笑千载的下场。

譬如甲乙二某人，甲有德无武，乙有武无德，众人是跟甲呢，还是跟乙呢？毫无疑问，跟从乙的将是绝大多数，为什么？因为乙手上有刀，可以杀得人。甲没有刀，只有德，但德是杀不了人的。不会杀人的人，只能被人杀掉。

唐大顺元年（公元 890年）闰九月，孙儒再派刘建锋分三路军过江再取润州、常州。杨行密手下的同志们也非常好客，见刘建锋来了，比当初刘建锋的招待还热情，全都被打跑了。十二月，孙儒再拿下苏州，杀掉杨行密大将李友。

杨行密真够可以的，刚做完一回"毕师铎"，又做了回"孙儒"。对杨行密来说，孙儒太难对付了，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以期避免成为孙儒的下酒菜。

孙儒得理不饶人，想趁杨行密倒霉的时候，一举消灭杨行密。孙儒亲自来给杨行密上课，唐大顺二年（公元 891年）正月，孙儒尽起江淮精锐，过江来灭杨行密，行至溧水（今江苏溧水），遇上前来防御的杨行密军李神福部。来之间杨行密告诉李神福："敌强则避之，弱则击之，卑而骄之，然后再战。"李神福按杨行密的指示，在孙儒面前装孙子，连连退却。

孙儒以为李神福真是个孙子，可晚上就领教了这个"孙子"的厉害，李神福在深夜突袭骄狂不已的孙儒，孙儒没防备，被李神福乱砍一通，孙儒后撤扎营。李神福好象吃了伟哥一般，兴奋过了头，连胜孙儒军康旺、安景思、李弘章三部。不过孙儒实力倒没有受到大多损失，继续作战。孙儒开始反击，大将马殷在黄池（今安徽芜湖东）大败田頵、刘威，前锋直抵宣州。

杨行密有些害怕了，想西奔铜官（今安徽铜陵），李神福摇头道："主公差矣，孙儒孤军深入，以战养战，只要我们坚守不战，再派骑兵烧掠粮食。他们没了粮食自然心慌，利求速战，到时候我们以逸击疲，怕什么孙儒？"杨行密觉得有道理，派李神福专门给孙儒的粮草运输队捣乱，孙儒军开始缺粮。孙儒知道利在速战，不想多说废话，率大军西进，杨行密也不甘示弱，决定和孙儒决一死战。

要说孙儒确实强悍（孙儒一点都不儒，不如改名孙武），手下也多是不要命的亡命徒，战斗力非常强。杨行密为了保命，管不了这些，带着几票弟兄狂吼着杀进阵中，要杀孙儒来一场男人之间的决斗。孙儒人多势众，没把这点虾米当回事，很快就把杨行密给围了起来，杨行密东杀西突，力渐不支，眼见得杨行密就要做刀下之鬼。正在绝望时，杨行密手下大将李简带着一百多骑兵闯入重围，大喝："主公勿忧，李简在此！"直取杨行密，周遭弟兄众星捧月，生生的把杨行密给救了回去。

杭州城的钱镠非常向往苏州，在孙儒尽起主力消灭杨行密之时，趁乱取回了苏州。杨行密对付孙儒非常吃力，便急使人告救于钱镠。钱镠知道杨行密一死，孙儒下一个吃掉的肯定是自己，唇亡齿寒，不能不救，发兵出粮前来支援杨行密。孙儒见一时不能得手，先回扬州。

杨行密对孙儒的威胁实在太大，不除此獠不足安稳睡觉，为了彻底消灭杨行密，孙儒破釜沉舟，连扬州这块战略根据地也不要了。唐景福元年（公元 892年）秋，孙儒火烧扬州城，尽起主力前去和杨行密拼个死活，号称大军五十万，如蝗虫般直扑宣州。说孙儒军是蝗虫真不冤枉他，所过之处，烧杀抢掠，甚至杀老弱百姓割肉充做军粮。

孙儒犯下了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虽然杨行密是他必须消灭的劲敌，但放弃扬州这块战略根据地，自绝后路。后果孙儒想到没有？万一没攻死杨行密，扬州又被强敌（尤其是朱温）所据，前有困兽，后有饿狼，进不得，亦退不得，一战不利必死。孙儒刚开始还是把扬州做为根本的，但后来却学习起黄巢来，实行以战养战的"流寇主义"，打到哪算哪，捞一票算一票。要做得大事，没有自己的战略根据地是绝对不行的。

杨行密得知孙儒舍了血本要和自己玩命，急向文武问计，谋士戴友规劝杨行密围魏救赵："这次孙儒来明摆着是要吃掉我们，主公可趁虚派人去扬州发粮食。孙儒部下多是扬州人，跟孙儒混江湖也是出于无奈。

只要他们听说家里人还活着，必然感主公之恩，不再与我为敌。等孙儒成了光棍，到时主公就可以活拿孙儒。”杨行密大喜：“好计策！”。杨行密确实是个做生意的好材料，他居然能想到先劫了孙儒的粮草，然后带着这些粮草到扬州发给百姓。我的粮草我还要

吃，老百姓饿肚子同样又不忍心，只好朝孙儒“借粮”了。扬州百姓感恩戴德（不必感谢，这些粮食本就是你们的！）。杨行密空手套白狼，干了一票无本买卖，赚了大把的民心和战略空间。

景福元年（公元 892年）五月，杨行密和孙儒开始了二选一的超级轮盘赌。孙儒下营陵阳（今安徽青阳附近），杨行密先来挑战，两军大战，没有分出胜负，形势一度僵持。怪不得孙儒不能做成大事，连最基础的军事知识都不具备，他的粮食经常被杨行密劫掉，可依然不长记性。杨行密再一次抄了孙儒的粮食，彻底绝了孙儒军的活路，半点退路都没了。

孙儒派马殷、刘建锋去附近州县筹粮，然后和杨行密一战决生死。刘威献计杨行密：“孙儒破釜沉舟，主公亦当如是，孙儒粮尽无归路，人心涣散，主公背城死战，必可擒儒。”杨行密大喜，带出所有的精锐部队，关闭城门，自绝后路，和孙儒军在宣州城外决定到底是孙儒活着，还是他杨行密活着（刺激！残酷！）。

两军从清晨开始杀起，宣州军背水一战，加上后勤充足，吃饱了饭就有力气。孙儒军则是饿着肚子打，那有什么好结果。被杨行密大军连破五十座军营，孙儒大败。前不久孙儒得了虐疾，体力虚弱，在两军混战中被宣州军大将田頵活擒归阵。孙儒部下一看主帅没了，谁还有心思打，全都投降了杨行密。

杨行密见活捉了孙儒，泣不成声，这场游戏终于结束：杨行密获胜，奖品是用孙儒鲜血喷染成的锦绣前程。杨行密在宣州城中处死孙儒，孙儒听说刘威劝杨行密背城死战，死前长叹：“我临阵决胜，不意今日坠于刘威瓠中。”杨行密杀掉孙儒，将人头送到长安。孙儒部将马殷、刘建锋得知孙儒被杀，聚众号哭长拜，率军西去。

在杨行密创业的过程，孙儒是杨行密遇到的最难逾越的一道坎，杨行密几次差点被孙儒灭掉。不过孙儒眼光短浅，象孙儒这样的人，只能在乱世中做几年草头王，真正能成大事的，还得算上杨行密这样有战略长远打算的人物。孙儒一死，淮南一带尽数入归杨行密。杨行密要想做大事，就不能窝在宣州，扬州虽然残破，但扬州的战略价值却远非宣州可比。杨行密留田頵守宣州，自率大队人马北上扬州城。扬州屡遭兵祸，尤其是孙儒的破坏，百姓伤亡惨重。杨行密一到，立刻放粮赈民，减免赋税，免遭兵劫的百姓方才有口安生饭吃。

不过杨行密最近手头比较紧，想问老百姓“借”点钱花花，当然杨行密不会白“借”，准备用盐茶等生活必备物资交换。掌书记高勖劝道：“淮南兵祸不已，百姓困苦，也没有多少钱。我们手头有茶盐等物，可以和周边郡县交易，不比强行"借"淮南百姓的强？何况我们要在扬州长期呆下去。”杨行密大悟，便如高勖所言照办。

孙儒死后，留给杨行密一支多由河南人组成的数万军队，杨行密在这些中人挑出五千精壮汉子，另设一营安置，待遇比其他军队高出一截。杨行密命他们尽披黑甲黑袍，号为“黑云都”（不知道杨行密的黑云

都遇上李嗣源的横冲都会如何？绝对精彩，可惜无缘），由自己绝对控制。同时又将盱眙和曲溪的军队并为一军，起名“黄头军”，交由心腹李神福统领。

杨行密在淮南崛起，朝廷自然也要顺水推舟，在景福元年（公元892年）八月间，让杨行密以宰相身份（同平章政事）为淮南节度使，也就是“使相”，和朱温是同一个级别。杨行密和三国的孙权一样，在自己的地头上做老大，同时又承认朝廷的统治地位。唐朝虽然名存实在，但毕竟还有些威望，杨行密也不会傻到学袁术那样。

得到扬州后，杨行密才算真正有了自己的战略根据地，和孙儒打了几年，确实比较疲惫。杨行密利用这个相对和平时期开始在淮南进行政权组织建设，政治说复杂也复杂，也简单也简单：长袖善舞，收买人心。杨行密知道乱世中最可靠的是军心，先收买军心，杨行密经常下基层单位，和将士们打成一片。

要想牢牢抓住军权，首先要控制中高级军官和控制基层军事单位。前者保证军令的畅通，后者保证中高级军官如果叛变，军权不至于丧失。最底层的人都听自己的，还怕中高级军官闹出什么事来？杨行密虽然赏赐将士的东西不算丰厚，但杨行密本人也厉行节俭，吃喝用度都比较节约，也让人抓不到把柄。

对于因为躲避战乱而逃难的百姓，杨行密派人四处招抚，杨行密给予妥善的安排，保证人人有地种，有饭吃。淮南经济渐渐有了起色，归附者越来越多，杨行密的实力大长。

四

虽然控制了淮南，但杨行密对此并不满足，仅有淮南不行，淮南的实力还不足以抗拒中原的朱温，至少还要据有江东，这样才有底气。朱三这人太不要脸了。杨行密首先拿当初把老巢庐州献给孙儒的蔡俦开刀，蔡俦在孙儒死后无家可归，想投靠朱温。朱温此时还不便和杨行密翻脸，予以严拒。蔡俦无法，便和据守舒州（今安徽舒城）的倪章互为犄角。杨行密对庐州念念不忘，景福元年（892年）十一月，派李神福将“黄头军”去收复庐州。

李神福攻到城下，蔡俦不战，杨行密命田頵出兵宣州，自己带着“黑云都”来到庐州。原孙儒手下的偏将张颢越城来降，杨行密久闻张颢好勇斗狠，甚是喜爱，安排在亲军中任头领。城中的蔡俦知道杨行密的能耐，破城之后难逃一死，索性自杀了。

蔡俦曾经把杨行密的祖坟给刨了底朝天，蔡俦死后，部将劝杨行密也刨了蔡俦祖坟做为报复，杨行密没有同意。其实刨了蔡俦的祖坟也没什么实际意义，反而会让人觉得杨行密“睚呲必报”，没有气量，不划算。回到庐州后，杨行密即命田頵去收歙州（今安徽歙县）、李神福去收舒州。歙州刺史裴枢善守，田頵屡攻不下，便开始围城。裴枢不想打了，给杨行密写信：“放我回长安，歙州君自取之”。杨行密同意，派陶雅代裴枢守歙州，裴枢自去。不久，倪章打不过李神福，弃城逃跑，李神福进入舒州。

乾宁二年（公元 895年），杨行密北上攻濠州（今安徽凤阳），这场战事没什么悬念，很快拿下。值得一提的是，杨行密在濠州遇到一个流浪儿，看到这个小孩长相清秀、眉宇间有股英气，喜欢的不得了，便

问："你是哪里人呀？叫什么名字？你爹娘呢？"这个孩子大哭："我是徐州人，今年七岁，无名，爹娘早亡，不知葬在何处，只好浪迹江淮，讨口饭吃。"杨行密见他说的可怜，大动恻隐之心，决定收下这个孩子做义子。

不过杨行密的亲生儿子杨渥却讨厌这个孩子，当然主要是因为忌妒，此儿长相不俗，谁敢说他长大后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真让你猜对了！）？因老爹严察，还不敢造次，只是对杨行密表示不满，其他几个兄弟也都不希望别人来分享他们的父爱和富贵，闹了起来。

杨行密万不得已，只好舍痛割爱，把这个孩子送给重臣徐温，并对徐温说："要不是我家渥儿不喜欢，我绝不会把这个孩子送给你的，此儿大后必能成事，你要好好待他。"徐温哪敢不从，当下就收了这个义子，取名徐知诰。后来这个徐知诰废掉吴国皇帝杨溥建立南唐，改名李昪。

朱温不想让杨行密这么得势，派刘知俊率军南下，在涟水被淮南军张训部打成了光棍，逃回汴梁。杨行密之后如顺水行舟一般，四处掠地，连连得手，占领淮河以南、长江中下游大片地区，并攻下重镇苏州。被朱温形同软禁的唐昭宗李晔拜杨行密为弘农（今河南灵宝）郡王，弘农距淮南千里之外，杨行密根本不可能去弘农当什么鸟王爷，唐昭宗此举不过是希望杨行密能忠于朝廷，千万别跟朱三这个老不要脸的穿一条裤子。

这时杨行密和朱温的关系已经降至了冰点，起因居然是朱温贪图小便宜，扣留了杨行密派到中原进行茶货贸易的都押衙唐令回，并把唐令回带去的一万多斤茶砖给吞了。杨行密气的大骂："朱三无耻！"，上表把朱温的"累累罪行"公布天下，说是要举淮南大兵讨伐朱温，当然这是吓唬朱三的，但从此杨行密和朱温撕破脸皮。

乾宁四年（公元 897年）正月，朱温攻城郓州，杀掉朱瑄，其弟朱瑾与河东李克用调来帮助朱家兄弟的大将、沙陀人李承嗣率数千骑兵亡命数百里，渡淮投靠杨行密。杨行密军地处淮南，多水师而缺骑兵，这次杨行密凭白得到了河东精骑兵，野战能力大大加强，把杨行密高兴坏了。

杨行密高兴坏了，朱温却气坏了，想要教训教训杨行密，派大师庞师古出清口（今江苏清江），葛从周出安丰（今安徽霍丘东），随后朱温坐镇宿州，想让杨行密这个未来的"吴先主"变成现实中的"吴后主"。杨行密知道朱温这次不是玩虚的，派小孩舅朱延寿去对付葛从周，朱瑾、张训等对付庞师古。

庞师古愚蠢至极，把军队扎在淮南下口，找人下围棋去了。朱瑾那还客气什么，先是冲进庞师古营中转了一圈，斩获不少。庞师古依旧不为以然，朱瑾放淮河水，汴军死伤无数，淮南军借势追杀，庞师古阵亡，葛从周一路也退了回去，走的时候被朱延遇送了一程，狼狈回去。

杨行密得意之余，给朱温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庞师古、葛从周没资格和我交朋友，朱三兄弟有兴趣的话，弟愿意和你会会。"朱温气的直骂。杨行密大宴文武，厚赏有功人员，对原河东将领李承嗣等人待之甚厚，沙陀人强悍善斗，杨行密极力拉拢他们。反正这些沙陀人也回不去了，不如为杨行密卖命。

杨行密最近行事颇为顺手，心情一舒畅，胃口自然大开。杨行密盯上了浙江的钱鏐，虽然钱鏐实力不弱，但杨行密在想：“孙儒如何？不照样被我宰掉，钱鏐再横，能横得过孙儒？”唐光化元年（公元 898年）三月，杨行密出兵去取昆山（今江苏昆山），给钱鏐腹背插把刀，领兵的秦裴有点能耐，很快就占领昆山。

钱鏐见杨行密如此胡来，大恼：“瞧不起人怎么着？不给你点颜色看看，真以为钱爷是个孬包！”钱鏐派浙中名将顾全武告诉秦裴做人要讲点规矩。顾全武部驰至昆山，先把秦裴困在城中，敲掉了杨行密的援军。顾全武觉得秦裴是个小虾米，不如吃苏州这条大鱼过瘾，唐光化元年（公元 898年）九月，改攻苏州。钱鏐随后发水师进抵苏州城下，钱鏐一方面考虑苏州不易攻取，二方面考虑夺苏州这样的大功不能白白让给顾全武，自己做主子的，得有点战绩，好夸服群下。

苏州的战略意义对淮南和浙江来说都是得之则强、失之则弱，杨行密忙派李简、蒋勋率兵驰援苏州。而杨行密的苏州刺史台濛困守苏州，粮草渐渐吃尽，情急之下，只好做了回江湖好汉，弃城破围而逃，吴越军进入苏州。李简听说苏州已经丢了，犯不着前去送死，只好回去。

苏州虽然拿下，但昆山还在杨行密手中，昆山地处苏杭之间，留下这根刺，钱鏐觉得不舒服，返军再攻昆山。秦裴死守，让老弱兵巡城，壮军执弓弩射吴越军，一万多吴越军拿昆山孤城没有办法。顾全武写信给秦裴，劝：“兄弟识点时务吧，只要投降，后半生富贵包在我身上。”没多久，秦裴的“降书”就到了，顾全武大喜，把众将都叫过来，一起欣赏这封降书。

顾全武打开一看，哪里是什么降书，而是一卷佛经。顾全武曾经做过和尚，众人一看，暗中窃笑。顾全武在弟兄们面前折了面子，脸色白里透红，与众不同，当下大怒：“吃了熊心豹子胆，敢耍老子！”转又笑道：“看来我顾某人面子不够大，那就请龙王爷来会会你吧。”发水灌城，昆山城被冲坏。这会秦裴真顶不住了，只好出降。

钱鏐得知拿下秦裴，大喜，钱鏐觉得秦裴能撑到现在，手下至少也有千把个弟兄，就准备了够一千多人吃喝的宴席，款待新归附的弟兄。等秦裴等人来到钱鏐面前，钱鏐大惊：“怎么只有几十个人？”，自己手下一万多人，竟然还是靠发水才打败几十个人，此事传出来，江湖人岂不笑他钱鏐无能？骂秦裴：“我师万人，汝不足百人，胆敢拒我雄师，你哪来的胆子？”秦裴叹道：“淮南待我弥厚，不忍背之。今天降是因为实在打不过了，并非心服。”

秦裴说这句明显是不给钱鏐面子，要换是董昌之类的狗雄，早就一刀废了秦裴。钱鏐到底是个乱世枭雄，有容人气量，秦裴是条汉子，这样的人绝不能杀，可以给自己手下做做榜样：“做人当做秦裴！”顾全武做的也不错，怜惜秦裴孤忠，怕钱鏐一怒之下杀掉秦裴，忙来求情。钱鏐大喜，厚待秦裴而不问。

有得必有失，有喜必有怒，正所谓几家欢乐几家愁，杨行密恨透了钱鏐，准备想机会报复。到了唐天复元年（公元 901年）八月，江湖传言：“钱鏐为盗贼所杀！”，杨行密耳朵长，听到了，大喜：“活该！天予不取，必受其咎！钱婆留一死，杭州不予我，予谁？”杨行密热火烧心，也不去察察事情真伪，派步军都指挥使李神福等将兵取杭州。

李神福确实很会用兵，他在青山（在今浙江临安境内）埋伏好人马，然后派人散播谣言，说李神福畏战欲逃。顾全武大喜，率军来追，结果在青山被李神福迎头痛击，斩杀浙军五千多人，活捉顾全武。钱镠听说顾全武没了，惊哭不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该死的李神福，活捉了我的顾全武。"

李神福督军趋进临安，杭州大惊恐，城中鸡飞狗跳，乱成一团。钱鏐率军死守，李神福虽然有本事，但奈何不了钱鏐。李神福感觉从守城的情况来看，城中主帅必然懂兵法，善将兵，估计钱鏐还活着，不然还有谁会如此从容？李神福知道钱鏐是何等人物，这等人根本惹不起，干脆送过顺水人情，撤吧。钱鏐也不敢和淮南军玩真的，屈一时，伸一世。出钱塞饱了李神福，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李神福撤回淮南。

杨行密的威名已经传遍天下，江湖之中多传其智勇。手控淮南诸州，临江而窥中原，和三国时孙权差不多，便是朱温，也得惧杨行密三分。唐昭宗李晔为了进一步拉拢杨行密，在天复二年（公元 902年）三月，封杨行密为东面诸道行营都统、校检太师、中书令，加封吴王，后来吴国的名称也源于此。

杨行密即已得志，心情大好，江北是朱温的，江南虽然军阀林立，但要论实力，杨行密自谦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当然也许杭州的钱鏐不太服气，但客观的说，淮南地接南北，南可取浙闽，北可进中原，而吴越偏居东南，发展空间有限。

上次杨行密听信了假情报，虽然没有夺取浙江，但至少把杭州第一名将顾全武给弄来了，可顾全武对杨行密不怎么感冒，杨行密留他也没用，到了天复二年（公元 902年）四月，杨行密把顾全武打发回杭州，并告诉钱镠："婆留兄弟，顾全武我还给你，做为回报，你得把秦裴毫发无损的送回来。"对钱镠而言，秦裴虽好，终不似顾全武之腹心多年，而且能力上顾全武似乎更出一筹，当然愿意做这买卖，两家皆大欢喜。

杨行密之所以能以一匹夫之力，十余年间坐定江淮，自身能力是一方面，他手下文武也确实厉害，袁袭就不必说了。象田頵、朱延寿、安仁义等人跟杨行密是白骨堆中杀出来的朋友，感情本来很深。但"同患难易、共富贵难"，杨行密当上吴王之后，开始对田頵等人起了疑心，想卸磨杀驴。

当然，田頵这些人也居功自傲，对杨行密也没大没小，杨行密自然极不高兴，但一时还没动手。唐天复二年（公元 902年）八月，吴越武勇右都指挥使徐绾作乱杭州，并私通田頵，田頵发兵来杭州。并装好人，劝钱鏐东守会稽。杭州是吴越根本，失杭州即失吴越，钱鏐哪里肯依？顾全武劝钱鏐："事急矣，主公速遣质子送于淮南，让杨行密对付田頵，不然，大事去矣。"钱鏐无奈，只好把儿子钱传璙送到扬州，请杨行密发发慈悲。

杨行密知道田頵不安分，但没想到居然玩的这么大，田頵要是得了杭州，那还了得。南北朝侯景大言欲入关擒宇文黑獭，高欢欲许之，娄氏

曰："得了黑獭，失一侯景，何益？"欢悟，乃寝景计。杨行密面前的是同样的形势，所以杨行密派人去召田頵："吴越和你有什么关系？人臣无外交，快点给我回来，不然我就换人守宣州。"

李神福劝杨行密："田頵为人奸险，不如早除之，以避后乱。"杨行密不同意："田頵是淮南功臣，威望很高，而且田頵现在还没有公开造反，除頵容易，但众将会说我卸磨杀驴，见机行事。"杨行密算是给足了田頵面子，虽然杨行密知道田頵不安分，早晚要反，但凡事要讲个证据，田頵现在还算杨行密的人马，所以杨行密也不便先动手。

田頵打了几回，没得手，也顾虑到杨行密那边，只好撤军，但却逼钱鏐送过儿子过来，说是要招女婿，明摆着要人质。钱鏐虽然舍不得，但形势不容人，幸亏儿子多，只好再牺牲钱传瓘（即后来的吴越文穆王钱元瓘），送给田頵，田頵这才回宣州。

田頵不是个安分的人，自思跟着杨行密，混的再好，不过是个高级打工仔，不如自己做老板自在，决心和杨行密翻脸。但为了谨慎起见，田頵想联系朱温做为外应。唐天复三年（公元 903年）八月，田頵把寓居宣州的唐末大诗人杜荀鹤请来，对杜荀鹤说："淮南久失王化，今日我当效节王室，烦请先生去汴梁一趟，联系一下朱温。"，杜荀鹤应命而去。

关于杜荀鹤，在这里多说几句。杜荀鹤是晚唐为数不多的知名诗人，和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齐名，诗作极有才气，《山中寡妇》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描述了唐末战乱对社会造成的空前灾难，原诗如下："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枯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提到杜荀鹤，不得不提及另外一个姓杜的，是谁呢？就是号称"风流小杜"的杜牧。杜荀鹤是杜牧在池州做刺史时和一个当地女子风流过后产下的私生子。杜牧因家中有个"河东狮"，经常踢翻醋坛子，不敢把这个女子带回家，只好任她流落在外，后嫁于长林（今安徽滁州境内）乡正杜筠，生下杜荀鹤。后来南宋名臣周必大写诗讽刺杜牧："千古风流杜牧之,诗才犹及杜筠儿。向来稍喜唐风集,今悟樊川是父师。"

五

田頵知道杨行密不好对付，密使赴润州（今江苏镇江），联系同样不老实的安仁义："咱们兄弟联手，掀掉姓杨的，中分淮南，不比跟人屁股后面当哈巴狗儿强？"安仁义"志向"远大，不甘心臣服于广陵，一言即从。

而镇守寿州（今安徽寿县）的杨行密妻弟朱延寿早就和田頵勾搭上了，朱延寿曾密告田頵："大哥真欲做大事，知会弟一声，刀山上得，火海下得。"田頵大喜，等一切准备的差不多时，田頵派两个心腹人化装成做买卖的，北去寿州联络朱延寿，共同起事。可惜这二位爷一看就不象是做买卖的，在半路被淮南牙将尚公乃吃拿了，搜出密信，速与杨行密处置。

杨行密早就知道这几个人没个好东西，只是"反状未露"，没有把柄，现在人证物证俱在，是到了动手的时候。杨行密令正在围攻鄂州（今湖北武汉）军阀杜洪的李神福，速转向宣州剿灭田頵，李神福起舟师扬帆东下。

在谋乱的三人中，田頵立功最著，朱延遇关系最近，但率先打响头炮的却是润州的安仁义。唐天复三年（903年）八月，安仁义南袭常

州，常州刺史李遇在城外埋伏好人马，然后在阵上大骂安仁义："尔受君恩，食君禄，不思报，反欲噬人主，真是犬彘不若！"安仁义久经战阵，度测李遇必然有备，忙撤军北归。果然常州伏兵见伏击不成，杀出来去追安仁义。

安仁义被追了一阵，既想甩掉李遇，又不想刀兵相见，自损实力，命润州军解甲坐于地上，大吃大喝起来。李遇不敢大意，生怕安仁义有伏笔，回常州自守。安仁义忙了一圈，一个子儿也没弄到，只好回到润州再做打算。淮南军王茂章、李德诚、米志诚部奉杨行密令，进围润州。

虽然李遇事前防备，袭常州不克，但安仁义既然扯旗造了反，绝了自己后路，就必须攻城掠地，扩大地盘。偷袭常州没得手，难道偷袭别的地方就一定得手？想靠偷袭赢得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为安仁义计，应该强攻常州，然后据润常自守，南通吴越，西连田頵。万一事不成，还可以逃奔钱镠，这样还能活下一条命。润州在杨行密和李遇之间，进退无路，只能坐在等死。

安仁义听说米志诚来了，气又上来了，原因米志诚的箭术公认是淮南军中第一号，安仁义也自诩神箭，向来不服米志诚。安仁义在城上一通乱射，加上安仁义平时待将士们不薄，也多愿为安仁义死命守城，王茂章没攻下来。

三路反贼，杨行密要一个一个收拾，下一个倒霉的是朱延遇。杨行密到底是一世枭雄，奸滑的很，不想和朱延寿力战，如果朱延寿吃打不过，投降朱温，寿州要是落在朱三手里，麻烦可就大了。杨行密想条好计策，在朱延寿来使面前装瞎："太阳怎么是方的？狗怎么长的五条腿？"然后，"咚"的一声有意撞上柱子上，眼冒金光。

杨行密将装蒜进行到底，又骗朱夫人："我眼睛坏了，什么都看不见了，看来我得归隐江湖了。淮南大政，非常人可主之，儿子们都太小，不如把老三（朱延寿）叫过来主政吧。"朱夫人和府中众人都被杨行密给骗住了，朱夫人信以为真，密报朱延寿，毕竟是自己的兄弟，信得过。杨行密见戏演的差不多了，派人去寿州请朱延寿来扬州主持军政。

朱延寿大喜，也不多想，速至扬州来见杨行密，准备"接班"。杨行密在府中接见朱延寿。杨行密在袖中藏了一个铁槌，慢慢靠近朱延寿，朱延寿不知有诈，向杨行密下拜。杨行密见机会来了，抄出铁槌，朝朱延寿头上砸去。朱延寿惨叫一声，倒地挣扎，哀号痛呼，半天才咽气。

得手之后，杨行密召集府中文武，以槌指延寿尸，继续蒙人："我眼睛前不久是瞎了，但这是朱延寿给逼瞎的，现在朱三死了，我眼睛又好了，感谢上帝！"众人大惊：杨行密太能耍了，这等心计，谁还敢和他作对？纷纷跪拜。

安仁义被困在润州，朱延寿给砸死了，接下来杨行密就要对付最难缠的田頵了。唐天复三年（公元 903年）九月，田頵发兵北上，攻下升州（今江苏南京），生俘李神福家小。此时李神福已经顺江东进，田頵派人告诉李神福："兄弟如何不晓事？跟杨行密你能发多大财？不如跟我混，等灭了广陵，江东分半给你，如果不识好歹，我让你断子绝孙！"

李神福大怒："杨王手创江东，神福委身于王，自当效死以全臣节，纵九族夷灭，亦不敢有违臣节。今日唯一死，以报杨王厚恩。"斩杀来

使，大举直进。田頵见李神福如此不中抬举，自然愤怒，派部将王檀、汪建督水师在吉阳矶（今安徽安庆长江南岸）横江阻拦李神福。汪建心狠手辣，把李神福之子李承鼎绑在舰前，吓唬李神福。李神福真是忠义无二，让人朝敌舰上猛射：“绝不是以亲子而误王事！”

李神福设计诈败，逆江而上，王檀等人没大脑，真以为李神福被吓着了，率舰来攻。李神福此招譬如开弓，弓弦拉的越满，箭射的越远。见几个傻子快到近前了，下令顺江猛攻，并纵火器射向敌舰。宣州水师大败，溺死烧死无数，李神福乘势大攻，全歼宣州军，汪建等仓皇窜去。

田頵闻败，自起大军，沿江逆流而上，来会会李神福。李神福和田頵都是杨行密手下一等一的大将，知根知底，没敢小瞧田頵。遣使求救杨行密，杨行密调台濛发步兵援应李神福，并让围攻润州的王茂章同去，毕竟田頵的威胁要远大于安仁义。

田頵腹背受敌，只好留郭行頵、王檀、汪建水步军驻守芜湖，防备李神福，自将大军来会台濛。唐天复三年（公元 903年）十月，两军阵于广德（今安徽广德），台濛趁田頵立军未稳，纵兵前战，大胜一场。然后两军复战于黄池（今安徽马鞍山附近），台濛知道田頵求胜心切，先伏下兵马，然后在阵前阳败而走。田頵不管不顾，纵马直追，结果被台濛吃了个饱，丢掉死伤弟兄，奔回宣州死守，台濛紧追着包围了宣州。

经过几场大败，田頵在军中的威望丧失贻尽，田頵还想把王檀等人召回宣州，再作死战。芜湖兵马虽然南下，但因淮南军防备森严，过不了，王檀等人一合计：“田頵快要倒了架子，再跟他混，项上人头都得摆在杨行密的案上，还是识点好歹吧。”解甲投降台濛，江南岸一带尽皆台濛。

这时候的田頵虽然引颈受死，但犹欲作困兽之斗，唐天复三年（公元 903年）十二月，田頵尽出精锐数百人（人都跑哪了？），和台濛决战。台濛知道这是田頵死前的最后挣扎，退兵数百步，待田頵军准备过濠沟之际，大呼将士杀贼，淮南军大进，宣州军那点人不够台濛塞牙缝的，几被全歼。田頵抱着最后一丝生机，想逃奔朱温，以自己的能力，混个大镇节度是没问题，何况朱温和杨行密有仇。

可惜宣州距淮南边界数百里，上哪跑？被淮南军追上，乱刀砍死。割下人头，送给杨行密，台濛随后就守在宣州，做观察使。田頵这路一灭，李神福就赶

往鄂州再去找杜洪谈话。而杨行密收到田頵的人头，感叹良多：“吾与君共起来江淮，数十年来，亲若兄弟，奈何有今日事？”说到动情处，泪下数行。“罪不及妻孥”才是明主所为，杨行密赦免了田頵老娘殷夫人，反正田頵已死，一个老太太能有什么作为？不如养起来，还能捞个“仁义”的美名。

说到“仁义”，杨行密自然想到还被困在润州的安仁义，这厮吃打不吃围，王茂章在台濛进围宣州后再回到润州城下，屡攻不下城。而此时奉命取鄂州的李神福得了场大病，只好回到扬州，不久病死，杨行密痛哭一场，改派舒州团练使刘存去鄂州主持军务。李神福是淮南名将，智勇忠义，是杨行密的绝对亲信，当然有时贪了点，拿过钱镠的银子（呵

呵）。杨行密刚哭完李神福，又不得不再哭台濛，台濛一死，宣州无人，杨行密只好派长子杨渥去接替台濛。

现在杨行密可一直打到唐天祐二年（公元 905年）正月，润州固若金汤，纹丝不动。杨行密渐渐失去了耐心，派人进城劝安仁义："虽然你背叛了我，但我能得淮南而称王，你是出了大力的，我心中有数。只要你开城出降，我保证，绝不杀你，还让你当大官。当然喽，兵权是不能给你的，做个富家翁吧。"安仁义觉得这笔买卖不划算，但又想这样下去，难免一死，到底是要兵权还是要命，一时没个主意。

其实杨行密何必这么老实，先把安仁义弄出来再说，就许他掌兵权又如何？只要安仁义落在自己手里，想怎么着都行，杨行密这事有些欠周虑。王茂章屡攻不克，担心杨行密怪罪，只好来招狠的，挖地道入城，做了回"地老鼠"，破城而入，活捉了安仁义。王茂章押送安仁义去见杨行密，是杀是留，由主公裁断。杨行密长叹数声，挥袖令出，斩于扬州市。一场大乱，终被扑灭。

而杜荀鹤来到汴梁之后，把田頵的意思告诉了朱温，朱温大喜，他早就瞧不上杨行密："上次不就拿了你一点茶吗？也值得生气？小气鬼不足成大事。"朱温屯兵宿州（今安徽宿县），准备接应田頵。可惜宣州太远，没够上，朱延寿这个朱三也被杨行密给骗过去砸死了，半点好处没捞到，朱温把火撒在杨行密身上。

因为朱温和杨行密有杀侄之仇。在田頵叛变之前，朱温大举进攻青州的王师范，王师范向杨行密求救。杨行密自然不肯放过北进的机会，派王茂章北上青州援救王师范。王茂章和青州军联合在登州（今山东蓬莱）大败汴军，朱温的侄子、建武军节度使朱友宁在阵中被杀。

这时的杨行密早就有能力和朱温掰腕子了，杨行密让刘存继续攻鄂州，杜洪曾经向朱温求过救，但前来救援的荆南节度使成汭被李神福杀败，掉到水里见屈原去了。朱温再次亲征淮南，带着五万大军在淮河一带公费旅游，被杨行密给请回去了。刘存急攻鄂州，杜洪实在挺不下去了，本来还指望着朱温呢，朱温一退，杜洪根本招架不住刘存的攻击，唐天祐二年（公元 905年）二月，刘存攻下鄂州，活捉杜洪，朱温派守鄂州

的一千多名汴州军也被押到扬州。

杨行密平生最恨朱温，见杜洪三番两次拍朱温马屁，大骂："朱温弑君犯上，人神共诛，你甘做朱家狗，久为天下人所痛恨，今日如此，尚有何言？"杜洪知道必死，干脆抗言："此生只服朱公，朱公待我有恩，不敢相负！"杨行密大怒，送给杜洪及家眷一碗刀头面，被俘的汴州军全都被斩。鄂州是长江中游的战略重镇，杨行密得到鄂州后，拥有了淮河和长河两条战略防线，战略形势大大改观。

连年征战，杨行密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杨行密这才开始考虑继承人的问题。杨行密一共四个儿子：杨渥、杨隆演、杨濛、杨溥，这四位小少爷都不是乱世中能干大事的人，尤其是长子杨渥，为人浮燥，杨行密知道按规则，杨渥长子当立，可杨渥最不让杨行密放心。

杨行密病情恶化，便让判官周隐速召在宣州做观察使的杨渥回扬州（吴国称扬州为东都广陵），周隐不希望杨家人继位，便劝杨行密："大少爷贪玩，好酒及色，不是个守成之主。其他少爷倒不错，但是年龄太

小。大王不如先让庐州刺史刘威主政，刘威跟大王出生入死三十年，忠诚可靠。等小少爷们长大了，再让刘威传位不迟。”

杨行密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天下传给刘威这个不相干的人？换谁也不能答应，杨行密不理周隐，心中怒火中烧。周隐退出后，指挥使徐温带着

谋士严可求入见杨行密，杨行密便把周隐的意思告诉了徐温。徐温大惊：“大王万不可行此事，否则，杨家基业从此就要易姓。江东本是大王舍命博来，岂能白送给刘威这个外人。”

杨行密忍痛点了点头：“这样我就放心了。”徐温害怕周隐坏事，让他们以后对刘威下拜？没这个道理，还不如对杨渥下拜呢。徐温急命严可求去周隐的办公室取来虎符，这时周隐不在，徐温立刻派人去宣州如杨渥来都中受命。

杨渥比任何人都心急，快马入都，接受遗命。杨行密流泪叹道：“命休矣！此生富贵，不足憾也，唯诸儿愚鲁，不晓大计，望公等善辅之。”嘱托完后事，杨行密便咽了气。时年为唐天祐二年（公元 905年）十一月，杨行密死时五十四岁。杨渥嗣立，尊杨行密为武忠王。

六

五代十国前期军阀林立，但真正有实力逐鹿问鼎的，也就四家：中原的朱温、河东的李克用、西川的王建、淮南的杨行密，当然这首先和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就杨行密来说，他的名声要好于李克用、王建等人，欧阳修对杨行密也赞赏有加：“仁恕善御众，治身节俭，无大过失，可谓贤矣。”

欧阳修笔锋一转，又指责起杨行密 “无霸材”，说他不能起兵勤王，致使唐朝被朱温废掉。其实这种指责有些偏颇，阶级社会中的人都是有自私性的，道德的诱惑永远对抗不过利益的诱惑。何况淮南久经战乱，百姓受苦受难，杨行密统治淮南，宽仁爱民，百姓受惠多矣，何必拿什么空洞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别人？没几个人能做到。如果说杨行密没有勤挽唐朝就应该受到指责，那么，李渊、李世民不但没有勤挽隋朝反而西下长安灭亡隋朝，是不是更应该受到指责？

他们都不应该受到指责，爱一家是小节，爱天下才是大节。

宣州观察使杨渥终于有惊无险的继承了王位，封建时代就是这样，天下者，一家一姓之天下也，外人哪有资格掺和？杨渥记仇，得志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差点让杨家灭种的周隐拎了过来，大骂周隐：“你他妈的真是禽兽不如！我老爹百战得天下，你居然要传给外人，今日势此，夫复何言！”将周隐推到殿外，乱刀砍死。

杨渥确如杨行密所言“非保主也”，杨渥生于富贵之家，自然要讲生活品质，他喜欢过夜生活，尤其喜欢在晚上打球。在古代没有电的情况下，蜡烛自然是必用之物，杨渥用的蜡烛都是上乘货，质量好，价钱自然也高，每支蜡烛甚至价值上万钱。反正他有的是钱，并没有觉得很奢侈。如果我们身上有一万块，花掉百八十块的，根本感觉不到。

杨渥在做宣州观察使时，知道宣州府库有好东西，当上吴王后，杨渥命接替他做宣州观察使的王茂章把东西都送到扬州。王茂章会过日子，心疼这些宝贝，不忍心让杨渥给糟蹋了，自持是杨渥的父辈，上书大骂杨渥：“先王起事草莽，积二十年之苦辛，方造江东基业。环顾周

遭，强虏窥俟，此非享乐时也。少主不宜轻启奢糜之风，坏勤俭之德，陈叔宝之事，岂足效乎？！”兵权不交，银子不给。

看到信后，杨渥气的鼻子都歪了：“老杂毛，不给是吧，那就先借你的人头耍耍。”唐天祐三年（公元 906年）正月，杨渥命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简带五千精兵去宣州找王茂章交流工作经验。王茂章没想到杨渥会发兵攻他，觉得以目前实力尚不以和杨渥刀兵相见，王茂章脚底抹油，私奔杭州投降了钱镠。

打跑了王茂章，杨渥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不然王茂章为什么要跑？呵呵。不过杨渥也知道自己新立不久，身边那帮老江湖没几个瞧得起自己的，不弄点大的动静出来，不足服人。正好此时盘踞在今江西地带的镇南军节度使钟传病死，钟匡时继立。

杨渥想乘势耍耍威风，唐天祐三年（公元 906年）五月，派升州刺史（今江苏南京）秦裴统军西征。吴军来到江州（今江西九江）时，钟传的义子、江州刺史钟延规没有当上镇南节度使，怀恨在心，考虑：“跟着钟匡时最多喝点清汤，不如归顺杨渥，还能捞块骨头啃啃。”秦裴一到，钟延规立刻投降。江州是洪州的门户，拿下江州，洪州数战即下，生擒钟匡时。吴军继续南下，不久便尽得江西千里肥臾之地。

杨渥自居功首，更加骄狂，老臣徐温、张颢对杨渥的变态非常不满，经常劝他自重，杨渥当即反问：“我就这德性，要是你们觉得我不成器，干脆把我杀了，你们当吴王！”二人无言退去，自衬杨渥如此狂妄，开始寻求自保。徐温和张颢本不太对脾气，但此时杨渥想把他们一网打尽，只得暂时结盟。

杨渥手中本有一支三千重甲兵，交由心腹朱思勍、范师从、陈璠率领。但前次秦裴伐洪州，杨渥让他们去跟着立功，随后就跟着秦裴守洪州。徐温和张颢先废杨渥，必先除这三个祸害，不然这些人在洪州作乱，不好收拾残局。徐温和张颢派部将陈祐率甲兵快马奔至洪州，先知会秦裴：“思勍等人谋反，徐温有令诛之。”秦裴不掺和政治斗争，他只是一个打工的，谁做老板，都少不了他的真金白银，任陈祐行事。

陈祐把三人骗到署中，设酒笑言，这三位爷根本不知道陈祐要干什么。酒不过三巡，正笑谈间，陈祐起身大呼左右：“动手！”武士拥上，擒三人于宴间，各赏一刀了事。

三人死讯传到扬州，杨渥大愤：“竖子眼中无我，今不除之，死无葬处！”准备对徐温、张颢下手。二人早就料到杨渥沉不住气，夜长梦多，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决定走步险棋，废掉杨渥，改立杨隆演。

五代后梁开平元年（公元 907年，这时吴延用唐天祐年号，为前后统一，只称正式年号）春，徐温、张颢瞅准了一个良辰吉日，率重甲武士入府，此归杨渥刚起床，准备到厅中议事，众人上前张兵露刃，围住杨渥。杨渥大惊：“你们敢欲弑主乎？我是吴王，你们妄为如此，是谓大逆不道！”

徐张二人冷笑：“王乃淮南主，臣等不敢对大王有不敬，只是用来杀那些乱政小人！”言毕，将平素不待见的杨渥亲信数十人当场扑杀。控制了杨渥后，徐温、张颢成了“左右执政”，大权尽在二人之手，杨渥一日之间就成了“精神领袖”，木偶一个。

杨渥不甘心这样窝囊活着，暗中寻找反扑机会，徐温、张颢知道这

样耗下去夜长梦多，毕竟人家是姓杨，又是武忠王的长子，身份在那摆着呢。两人一想：留下此人终是个隐患，不如除掉。

梁开平二年（公元 908年）五月，徐温等在江湖上网罗了一帮强人，闯入府中去杀杨渥。杨渥死前玩了一手反间计：“徐温给了你们什么好处？如果你们听我的，反过去干掉徐温他们，我让你们都当上大州刺史。”这帮强人唯利是图，答应了杨渥。可徐温的心腹纪祥见情况有变，立刻上前勒死杨渥，众人一见，只好回报徐温大事功成。

徐温、张颢得到消息，立刻率甲士入府。张颢见杨渥死了，起了贪心，想踢开徐温，自主淮南。张颢大陈甲兵，然后召来文武“议事”，张颢尖着嗓子嚎道：“小王爷已经没了，淮南无主，众位觉得谁可当之？！”连问三次，众人低头不语，暗想：“直说你想当吴王得了，装什么大头蒜？”

众人的沉默就是对张颢无言的拒绝，张颢勃然大怒，准备发作。徐温的朋友严可求是淮南第一智士，向来看不上张颢，见众人不说话，生怕事变，装模作样的凑到张颢耳朵边说：“淮南事乱，能做淮南主者，非公而谁？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张颢不解：“为什么？”严可求小声道：“武忠王虽故，但刘威、李遇、李简等人皆淮南首功之臣，恐怕他们不会对张公心服。今日之事，不如先立二公子隆演，张公挟天子令诸侯，谁敢不从？”张颢真是个政治白痴，抱着“吴王梦”不放，只要大权到手就行了，何必一定要个名份。这点他不如徐温，徐温就是杨家的曹操，而张颢不过是个杨家的袁绍，怪不得他后来被徐温干掉。

张颢沉默不语，严可求等不下去了，知道张颢被逼急了就可能来粗的。严可求急中生智，声称肚子不舒服要出趟恭，急赴书记室，以太夫人史氏的名义写了一道教令。然后出来招呼众人到府中正堂，说是有大事相告。众人来到正堂，严可求跟真的一样，跪在地上宣读“史太夫人”的教令：“武忠王创业不易，为使杨家基业不堕，今应速立隆演。”

众人没一个愿意让张颢出头，也不管是教令真假，伏地三呼。张颢闻着动静也赶了过来，看到这个样子，怒骂严可求，但势已不可急为，也只好依众人议，迎立杨隆演。

惊心动魄的立嗣一事终于结束，众人都惊了一身冷汗，都暗服严可求之智。大将朱瑾来找严可求，把严可求大大夸赞了一番：“要说我朱瑾也是见过大世面的，朱温我都没怕过（真的假的？），可见到张颢我就有些胆颤。没想到严公今天耍死了张颢，佩服！大大的佩服！”随即拜严可求做大哥，反正大哥朱瑄早就死了，再认一个就是，呵呵。

杨隆演即位后，大权还在张颢手中，张颢一时没有得逞，岂甘善休？张颢想搬掉徐温这个绊脚石，让徐温去守润州。徐温得到消息，急问严可求事当如何？严可求是徐温的死党，自然要效犬马，去联系淮南节度副使、沙陀人李承嗣，几人密谋之后，严可求独立来见张颢，说外边传言张颢要杀徐温，所以先调出扬州。张颢装清白：“徐温自己想去，和我没关系！”严可求附耳道：“留下徐温更好下手。”张颢觉得有理。

不久，徐温和李承嗣来见，严可求大骂徐温：“犬知报主，徐公奈何受武忠王之大恩，而今淮南动荡之际，公却要甩手，忘武忠王乎？”徐温暗笑，大呼冤枉：“不敢！不敢！武忠王重恩数世不敢忘，温愿竭犬马以报杨氏。”李承嗣也跟着起哄，张颢没法，只好留下徐温。不过张颢总算

琢磨出点味来了，觉得严可求在耍自己，对徐温等人备加提防。

徐温躲过一劫，严可求劝徐温先下手，张颢这人虽然愚钝，但一旦玩粗的来，大家都吃不消。徐温也知道这个道理，收买了左监门卫将军钟泰章，率领三十个壮汉闯入军府，趁张颢不备，割了人头来见徐温。徐温大喜，速诛张颢党羽，甚至连当初杀掉杨渥的的纪祥也没放过，以弑君罪将纪祥五马分尸（自古都是功狗夺肉，主人食之）。

从此，淮南大权尽入徐温手中，杨隆演不过是尊泥菩萨，供人拜拜而已。徐温灭掉了“袁绍”，光明正大的做起了曹操。

五代十国中，本姓统治者都基本上控制着本地区，唯独杨吴例外。如果从 907年算起，到公元 937年李昪篡吴共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杨氏几乎没掌过权，肥肉都让姓徐的（李昪在篡吴前一直姓徐）的吃了，杨家四主，只有杨行密真正有过实权，但这时吴国还没算真正建立。

要说五代十国最象奸雄曹操的，还真非徐温莫属，至于朱温，过程最象，但结果和曹操差的太远。曹操自己愿做周文王，朱温却“文王”、“武王”一肩担了。徐温没有学朱温，而是学曹操，自为文王。徐温执政之后，力行改革，之前施行的弊政，一概废除，百姓称悦不已。徐温总董国务，以严可求参知军政，是实际上的内阁总理，而让财经高手支计官骆知祥主抓财政，淮南局势日趋稳定。

徐温这个外姓主政淮南，自然有人不服，抚州（今江西抚州）刺史危全讽想：“徐温中人之才，尚能自为淮南王，我就不能当江西王（你比徐温差远了）？”梁开平三年（公元 909年）六月，自封为镇南军节度使，连结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彭彦章、吉州（今江西吉安）刺史彭玕和信州（今江西上饶）刺史危仔倡起兵做乱，攻镇南军府驻地洪州（今江西南昌），已经代替秦裴守洪州的镇南军节度刘威急向扬州告急。

徐温派淮南马步军使周本（这可是周公瑾的后人！），周本曾经斗杀过猛虎，江湖人送雅号“打虎将”（想起了只肯掏二两银子的李忠）。周本曾经在苏州被钱鏐打败，自觉无脸见人，不愿出山。徐温好说歹说，周本这才出马去江西，果然不久八百里捷报传来：危全讽兵败象牙塘（今江西南昌南），活捉献入扬州，徐温好脾气，没杀他。其他人都以危全讽为首，危全讽一败，全都跑没影了。

七

由于扬州是杨氏创业的根据地，杨家虽然失了势，但同情杨家的老臣还很多，关系盘根错结。徐温不想在扬州和杨氏的地头上玩，便要找一块自己的战略根据地。梁乾化元年（公元 911年），徐温让杨隆演封自己为升州刺史，并在升州建造水师，由义子徐知诰率领。徐温看的很远，扬州虽然是天下财赋重地，但却在江北，只有淮南一线可以防御北方势力，而金陵却多了一道长江防线，况又是东晋南朝故都，地势易守难攻。

危全讽反徐温失败，不等于其他人都愿做徐温的走狗。宣州观察使李遇是杨行密的故交，徐温在他面前都是小辈，徐温成了大丞相，李遇不服，曾经骂徐温：“老子跟先王跑江湖的时候，徐温在哪里？凭什么就敢挟嗣王号令诸镇？”徐温没有老资格，但有能力，李遇是老臣又如何？

社会竞争的不是资历，而是能力。徐温派都指挥使柴克用去灭李遇，并把李遇的小儿子抓来在阵前，李家少爷哀告父亲不要造反。李遇最疼这个儿子，心软了，决定归顺徐温。可徐温是什么人？对于这些老臣，徐温能除一个是一个，毕竟这些老家伙资格太老不易控制。柴克用进宣州后，奉徐温命，先斩李遇父子，再将李遇一家老小全都砍死。杀了李遇，果然震住了那帮老家伙，没人再敢和徐温较量。

徐温除掉了一些不听话的，开始积极培养自己的势力，当然首先要扶持自己的儿子们。徐温六个儿子：徐知训、徐知询、徐知诲、徐知谏、徐知证、徐知谔，但这些亲生的都不如徐温另一个收养的儿子：徐知诰（李昪）。

徐知诰事徐温如亲父，极为孝顺，徐温非常感动，经常对自己的儿子们说 “你们虽然是我亲生的，但若论起孝道来，没一个超过知诰的。”吴王杨行密活着的时候，对徐知诰也偏爱有加，徐温白捡了本是自己养子的徐知诰，杨行密常吐酸水：“知诰这孩子人中俊杰，前途不可限量。”

徐知诰不仅在孝顺上强过徐知训他们，而且能力上更是判若云泥。徐知诰坐镇南京，黜庸进贤，宽简得当，一时间，四方贤士蜂拥来投。李昪礼贤下士，慷慨大方，甚得军民士心。徐知诰对前来投奔的洪州人宋齐丘最为欣赏，宋齐丘口才好，有战国苏张之风，其他如王令谋、王翃、曾禹、张洽、徐融、周宗、曹倧等人，徐知诰都允以重用，参预政务。徐知诰手下文武云集，徐温对徐知诰大加赞赏，叹为奇才。

淮南被徐温牢牢的控制在手里，杨隆演什么权力也没有，只好当起“汉献帝”，对这个“徐操”不敢不敬，他知道他大哥杨渥是怎么死的。徐温也当仁不让，权力斗争就是这样，总要用失败者的鲜血或屈辱来记载下成功者的荣耀，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徐温玩政治玩军事都不逊于杨行密，甚至可以说，徐温是小一号的杨行密。梁乾化三年（公元 913年）九月，吴越王钱镠想考察徐温的军事能力，派三个能干的儿子钱传瓘、钱传璙、钱传瑛大举进攻常州。徐温嘴一撇宵：“靠！吓唬我？老子吓唬大的，怕你？”徐温亲率吴国最精锐的“黑云都”前来会战，徐温以正合、以奇胜，遣黑云大将陈祐率一部分主力绕到吴越军身后，前后夹击，将钱家的三个小子差点揍死，落荒窜回杭州。

刚当上大梁皇帝的朱友贞也听说了徐温的本事，也想考察一下，便派南面北面行营招讨应接使王景仁率梁军直逼寿州（今安徽寿县）。这位在柏乡被李存勖大败的王景仁公可是淮南人的老朋友了，谁呢？就是淮南前宣州观察使、后逃奔钱镠的王茂章！王茂章后来被钱镠出使汴梁，被朱温留下，改名王景仁。王景仁对淮南太熟悉了，对徐温也比较了解。但徐温更了解王景仁，以朱瑾为主帅，前去会会茂章兄弟。两军在霍丘（今安徽霍丘）摆开架式，大战一场。梁军不善水战，吴军依靠淮河发起进攻，梁军屡战不胜，只好败走。

梁朝和吴越同是淮南的死敌，徐温都给修理了，威望直线不涨。梁贞明元年（公元 915年）八月，吴主杨隆演策封徐温为齐国公，两浙招讨使。在封建社会中前期，如果封外姓为大国公，就意味着权力交接的开始。曹操先封魏公，再封魏王，然后曹丕禅代。之后的司马昭、刘

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等人都善学前辈，徐温也跟着描。徐温是今连云港人，古邻齐国，所以封为齐国公。

徐温把扬州军政交给徐知诰也很放心，但他的大儿子徐知训做事却毛手毛脚，徐知训早就把自己内定为未来大齐皇帝了，连吴主杨隆演都不放在眼时，经常出难题，让杨隆演下不来台。干兄弟徐知诰在徐知训眼中也不算个人物，徐知训能瞧得起的，估计也只有老爹徐温了。

淮南名将朱瑾此时守在扬州，在徐知训手下做事，朱瑾曾经教过徐知训武功，算得上师生之谊，可徐知训却把朱瑾当成了自己家的奴才，经常颐气指使。朱瑾好歹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现在倒给徐家小儿当奴才，哪里咽得下这口鸟气？后来二人起了口角，徐知训派江湖刺客去暗杀朱瑾，朱瑾武功可比吕奉先，不在乎这几个小贼，全都做了，埋在后花园里。

梁贞明四年（公元 918年）六月，徐温知道朱瑾在扬州和儿子闹了矛盾，胳膊肘自然朝里拐，便调朱瑾去泗州（今江苏盱眙）做淮宁军节度使，明摆着是瞧不起朱瑾。朱瑾越想越来气，一怒之下，决定干票大买卖。朱瑾知道徐知训看上了自己的小妾桃氏和坐骑宝马，便盛情邀请徐知训来宴，愿意把桃氏和宝马送给大少爷。

徐知训不知有诈，欢喜前来赴宴。朱瑾恭恭敬敬的请徐少爷上坐，然后转呼：“桃儿，过来侍侯少主子。”帘响处，香气袭来，果见一个大美人摇拽而来，奉大卮酒跪地请饮。徐知训眼都直了，大喜：“相公如此厚爱，知训哪里承受的起，多谢！”痛饮数卮后，酩酊大醉，伏在案上。朱瑾见机会来了，递个眼色让桃氏出去，朱瑾操刀将徐知训的人头剁下来。

朱瑾急入宫，把徐知训的人头丢给杨隆演：“徐知训无礼大王，臣以斩之！”杨隆演胆小怕事，吓的魂飞九霄外，杨隆演不傻，如果徐温要是知道他和徐智训之死有牵连，哪还有好吃果子吃？掩袖急走，颤抖言道：“这是你自己干的，日后齐公问罪，与我无关！”

朱瑾见杨隆演如此不中用，气的大骂“婢子不足与成大事！”这时徐温的亲兵已经追来，朱瑾跳墙逃跑，结果摔断了腿，再找所乘马，已经不知跑哪了，朱瑾知道没救了，要被徐温活捉，酷刑是少不了的，为了不受辱，横剑自刎。

在金陵的徐温听说扬州有变，急率精锐入扬州。大肆诛杀朱瑾党羽，并灭了朱瑾的三族，暴朱瑾尸于扬州市中。虽然死了儿子，但徐温最器重的还是义子徐知诰，让徐知诰总督扬州军政，然后回到金陵。

徐知诰和徐知训不同，徐知诰在扬州继续施行“仁政”，远近百姓都称道徐知诰所为，徐温对这个干儿子非常放心。梁贞明五年（公元 919年）三月，徐温强迫杨隆演称帝，杨隆演对当皇帝没兴趣，死活不同意。徐温再横，也不便把杨隆演怎么样，再三劝进，杨隆演只称吴王，改唐天祐十六年为吴武义元年，封徐温为东海郡王，尊父杨行密为太祖武王。

杨隆演一直活在徐温的阴影下，当吴主十几年没有掌过一天的权力，郁闷成疾，于武义二年（公元 920年）五月病死，徐温假惺惺哭了一番。按顺序，杨行密三子杨濛当立，但杨濛不似杨行密幼子杨溥懦弱无知，立杨溥更符合徐温的利益，便越次立了杨溥为吴王，打发杨濛去

舒州（今安徽潜山）做团练使，并改武义二年为顺义元年。

吴国军政久为徐温所控制，就算立了杨濛，杨濛也弄不出多大动静，最多做回“曹髦”，带着几百个老苍头去杀徐温，结果被徐温干掉，这也是最有可能的结局。

徐温再一次回到升州享福，扬州大事都交付徐知诰。这一年的七月，徐温改升州为金陵府。南京在五代十国时只有一次建都的经历，就是后来徐知诰在南京建立南唐政权，基础就是徐温这时候下的。

徐温早就成了吴国的最高统治者，金陵也实际上成了江东的行政中心。对于杨溥，徐温不冷不热，徐温很有心计，他不想被后世骂为“篡逆之贼”，想做 “周文王”，至于“周武王”的人选，徐温虽然看好徐知诰，只是一直没有下定决心，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人心难度。顺义七年（公元 927年）十一月，徐温再一次强迫杨溥称帝。还没等杨溥考虑好呢，吴国大丞相徐温就已经死了。

行军司马徐玠曾经劝徐温把权力传给徐知询，严可求也不喜欢徐知诰，希望徐温胳膊肘儿不要往外拐。徐温也想换掉徐知诰，毕竟干儿子再亲也亲不过自己生的。徐知诰运气不错，徐温在这个节骨眼上病死，徐知询天大的能耐也没辙了。吴国军政大权毫不意外的落到了徐知诰的手里，徐知诰继承义父遗志，继续逼迫杨溥当皇帝。杨溥无奈，只好徐温死后不久自称大吴皇帝，改元乾贞。

徐知诰当政，徐温的几个亲儿子非常不满，暗骂父亲糊涂。徐温糊涂，徐知询比老爹更糊涂，徐知询不会笼络人，甚至连自己的几个亲兄弟都刻薄寡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心都跑到徐知诰那边了。徐知诰能做杨行密和徐温的干儿子（虽然杨行密没认下来），这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到，徐知询是他最大的劲敌，必须要除掉后患，反正徐温已经死了，诺大淮南地界，谁还敢对徐知诰说半个不字？

乾贞三年（公元 930年）十一月，徐知诰以皇帝杨溥的名义让徐知询来扬州朝见，徐知询不知是计，刚到扬州，徐知诰就把“阴谋造反”的大帽子扣在了徐知询的头上，关了起来。徐知诰改任和自己关系不错的六弟徐知谔去守金陵重镇。

不过徐知诰对徐知询还算客气，在徐温的四子、镇南军节度使徐知谏病死后，徐知诰念及旧情，又让徐知询去守洪州。当然徐知询也只是个挂名的镇南军节度使，实权还在徐知诰手中，即捞名声又捞实惠，何乐不为？

吴大和三年（公元 931年）十一月，徐知诰上奏皇帝杨溥，说自己想回金陵养老，杨溥同意。徐知诰这年只也有 43岁，养哪门子老？不过是徐知诰准备在金陵建立新政权的前奏，扬州实在不是一个建都的地方，从哪方面来说都不如金陵。徐知诰学起义父徐温，坐镇金陵总控淮南，让亲生儿子徐景通（后来改名李璟）在宋齐丘、王令谋的帮助下在扬州“辅政”，实际上是监视杨溥。

杨家的孩子们自从杨行密死后，三个小主子都是傀儡，一个比一个窝囊，年纪轻轻就当上“精神领袖”的痛苦，也只有他们自己体会得到。杨溥命运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至于生死，听天由命吧。

第二年（公元 936年）封徐知诰为东海王，实际承认了徐知诰准备“禅代”吴国的事实。徐知诰做事稳妥，一口吃不成大胖子，沉得住

气。这跟杀人一样，让人慢性中毒比当场把人毒死更不容易被察觉，徐知诰就是这样。到了大和七年（公元 935年）九月，杨溥先将年号改为天祚，然后“顺从民意”，加封徐知诰 “尚父、太师、大丞相、大元帅”，爵位再进一级，进封为齐王，加九锡，弄了十个州为“齐国”封地。

事情到了这一步，傻子也知道徐知诰下一步要干什么了。四百多年前，萧道成这也是混过来的，齐公、齐王、大齐皇帝。徐知诰假惺惺的以“臣何德何能，敢受重封”为由三辞三让，群臣一个劲的劝，估计这些人都在想：“你有完没完？演的一点也不真。”徐知诰只辞去了尚父和丞相，当上了大齐王。

吴天祚二年（公元 936年）十一月，杨溥下诏允许徐知诰在金陵建“齐都”，称为西都，和东都江都府（扬州）并为吴国二都。这些都是额外的小菜，徐知诰根本感觉不到吴国皇帝的“厚恩”。徐知诰为了“报答”杨家给自己的“厚恩”，将自己的女儿许配了杨溥的儿子江都王杨琏，曹操也这样做过。不过汉献帝太不划算，捞了一个曹操的女儿，又把自己的两个闺女赔给了曹丕（辈份有点乱）。

徐知诰掌握吴国军政大权近十年，统治基础已经根深蒂固，即使那些杨行密时代的老臣，看到杨家血脉不久就要灭绝，心痛不已，但又没胆量给徐知诰使绊子，也只好向现实低头，象德高望重的中书令周本就是这样，徐知诰本希望周本能带头劝杨溥下台，周本本来不想干这缺德事，长叹：“杨家待我恩重如泰山，食人禄，不忠于人，传出来，脸面何存？”他的儿子周弘祚巴不得徐知诰称帝，好在新朝中谋个好位置，强迫周本去劝进，拗不过儿子，周本只好低首下心的率群众向徐知诰劝进。

徐知诰装好人，自称“无才寡德，不足宰制天下。”不同意，一劝即进也太假了（三劝三进更假）。没等徐知诰等二劝呢，杨行密的二儿子历阳公杨濛痛心杨家将亡，去找周本希望能帮他搞掉徐知诰。周本有些心动，周本做为杨行密的嫡系，和徐家父子不算深交，自然希望能弄倒徐知诰，也算给老主子杨行密有个交待。可他的宝贝儿子周弘祚哪还把杨濛当回事，密使亡命徒把杨濛抓起来送给徐知诰。还那有什么好？以吴国皇帝的名义将杨濛处死。

八

徐知诰有点等不急了，装来装去的也实在没什么意思，戴着面具就等于承认自己没脸见人，徐知诰决定废掉杨溥，自建新朝。吴天祚三年（公元 937年）十月，吴国皇帝杨溥正式逊位，遣代理太尉江夏王杨璘去金陵传禅国诏书，齐王徐知诰在金陵（今江苏南京）称帝，建国号大齐，改吴天祚三年为齐昇元元年，尊义父徐温为太祖武皇帝。

虽然徐知诰受“禅”时对逊帝杨溥还自称什么“老臣”，并尊杨溥为“高尚思玄弘古让皇帝”，看上去天花乱坠，可一年以后，杨溥就不明不白的死在扬州。至于杨溥怎么死的，只要看一看南北朝时前朝逊帝的悲惨状，就不用多说什么了。

杨行密的老臣周本勉强到了金陵劝进，回来后长叹：“我随吴太祖大恩，今见徐氏篡吴而不能报死太祖，我快八十的人，难道让我再向徐氏屈膝不成？”不久气愤死去。

徐知诰当上大齐皇帝后，就有一个想法：“自己本来姓李，差点改姓杨，最终姓了徐。现在还有必要再给徐温传香火吗？”徐温没把徐知诰当

成亲生子，徐知诰以怨报怨，也不想给老徐家脸上抹粉了，徐知诰把便这个想法“传”给了徐温还在世的两个儿子徐知证和徐知谔。

这二位在徐知诰称帝后当上了王爷，但毕竟只是人家徐知诰门下讨生活，徐知诰想改姓，二人自然顺水推舟，带着众臣上请皇帝还复李姓。徐知诰在改姓之前又演了场戏，众人再劝，这才决定复姓。

昇元三年（公元 939年）正月，徐知诰复李姓，改名为李昪。徐知诰本来想改名李昂，可犯了唐文宗李昂的名讳，又想改叫李晃，可朱温这厮称帝后也改名朱晃。后来才定了个昪字。不知是不是巧合，唐五代十国宋时的帝王改名时，名字多带“日”旁，如唐昭宗李晔（李杰）、梁太祖朱温（朱晃）、唐明宗李嗣源（李亶）、后汉高祖刘知远（刘暠）、北汉世祖刘崇（刘旻）、南汉中宗刘洪熙（刘晟）、闽景宗王延羲（王曦）、后蜀后主孟昶（孟仁赞）等人，后来还有一个宋太宗赵光义（赵炅）。

在讲究门第高下的封建时代，李昪既然复了姓，自然要在李姓中认个象样的老祖宗。姓李的嘛，认唐朝皇帝做祖宗再合适不过了。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自然要做先祖，可李家支脉太多，具体认哪一家呢？要说李昪真有眼光，挑来挑去，挑上了唐朝近三百年中号称英武仅下李世民的太宗三子吴王李恪。

李恪本来最有希望继位，要不是长孙无忌因为李恪不是自己的外甥强加阻止，也许整个唐朝的历史都要改写。李恪的身份不可谓不高贵，他母亲是隋炀帝杨广的女儿，长孙无忌也是抓这一点攻击李恪的。

李恪后来含冤而死，没想到三百年后，居然有孝子贤孙要认自己做祖宗。李昪做了唐朝子孙，国号当然也要改，改齐为唐。至于徐温，既然不是一家人，也就不用那么毕恭毕敬了，改徐温庙号为义祖，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祖宗不算数。

李昪和许多封建皇帝一样，对前朝逊帝都不放心，不斩尽杀绝是睡不着觉的。不过李昪比起刘裕、萧道成等人来更加心狠手辣，李昪把杨家子孙迁到海陵（今江苏泰州），派兵严加管束，除了给点吃喝外，不允许任何外人进去，让他们自生自灭。时间一长，杨家的男女因为没有配偶，只得近亲结为夫妇，结果生出一大堆智障儿女。后来周世宗柴荣下淮南，已经继位的李璟害怕杨家人被周世宗利用，将杨家人尽数斩杀，杨行密的子孙一个都没传下来（忍不住痛骂一句：无耻！）。

历史有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姓李的和姓杨的、姓朱的有“仇”，杨坚的隋朝被李渊所灭，杨行密的吴又被李昪所灭，加上杨玉环间接导致安史之乱，杨李不同根，信然。还有姓朱的，李渊的唐朝被朱温所灭，朱温的梁又被李存勖灭掉。到了明朝末年，朱元璋的明朝（不包括南明）又被李自成灭掉，这还没包括唐德宗时朱泚当了几天临时皇帝又被唐德宗给干掉。姓李的专“灭”姓杨的和姓朱的，实在是历史一大巧合。

李昪对杨家手段残忍，但对百姓却比较宽仁，得罪了杨家不过被后世骂骂，但得罪了百姓就要得到“现世报应”。江东在杨行密扫灭各路草头王后，社会还算比较稳定，经济也在缓慢的恢复，经过徐温和李昪的治理，江东已经富甲天下。

李昪在昇元三年（公元 939年）四月，下诏鼓励农民开拓荒地，规定每个劳力如果开荒达到了八十亩，政府奖励每人两万钱（二十贯），

并且五年免收租税。这对江东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管仲曾经曰过：“仓癝实而知礼节”，江东的文化也因为经济的快速恢复而得到了发展，甚至在李昪治下发生一件稀罕事，江州（今江西九江）有一个陈姓大家族，七百多口人同吃同住，最让人喷饭的是陈家养着几百条狗，每次狗狗们吃食，有一只狗没赶上饭局，其他狗们没一个动嘴的（太夸张了吧，真可谓仁及禽兽）。

一般来说，开国皇帝在创业初期，尝尽人世艰险，有很强烈的危机感，对下面提出的一些正确建议也能采纳。有次江南一带大旱，百姓收成大减，而租税依然很重。李昪问群臣：“朕听说金陵附近都下了雨，唯独金陵没有下，这是为什么？”，这谁能回答上来，都不说话。

这时教坊部长（艺人管理机构）申渐高知道重税害民，便趁机站出来说：“主子，这问题好回答，雨之所以不来金陵是因为要交税。”李昪大笑，下诏免住一些杂税。

李昪为人严察，对下头人的所做所为了如指掌，昇元四年，李昪派一个太监头子去祭庐山，这个太监见甩开了皇帝，便大吃大喝起来，花了不少钱。回来复命后，李昪问他：“听说你很过日子？”太监自得不已：“奴才平时只吃疏菜。”李昪大笑：“你一路上东家买鱼、西家买肉，以为朕不知道？”太监立刻红脸，伏地请罪。最高统治者深居宫中，下面人等打着皇帝的旗号捞油水，黑锅却由皇帝背着，象李昪这样的精明人，哪愿意干这亏本买卖？

李昪知道创业不易，在唐末大乱世中，要想不被别人吃掉，必须时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不敢少怠。李昪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对外不轻启战事。这时的北方已经石敬瑭的天下，南唐和晋朝的关系不算很好，但也没有发生过重大武装冲突。除了昇元四年（公元 940年）六月，晋朝的安州（今湖北安陆）节度使李金全因不接受石敬瑭让前横海军节度使马全节代替自己的诏命，背叛了石敬瑭，投降南唐。

李昪也想摸摸石敬瑭的底细，出兵接应。石敬瑭认李昪是老几？胆敢接纳叛臣，那还了得，石敬瑭让马全节南下攻唐，在安陆大败南唐军，活捉南唐鄂州屯营使李承裕。不过石敬瑭“宽厚”，将南唐俘虏放归江东。李昪知道石敬瑭认小干爹耶律德光的丑事，心下很鄙夷石某人，可没想到姓石的并不好惹，李昪吃了败仗，不敢再小瞧中原，只好收起野心。

李昪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上，昇元四年（公元940年），李昪在庐山白鹿洞建立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庐山国学”，招揽天下贤才来书院讲学。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睢阳书院、石鼓书院齐名的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到了宋代达到极盛，李昪对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胜利者往往对失败者斩尽杀绝，用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手段，对于这点，我们要给予严厉的批判。但同时，这些胜利者对老百姓实行的“仁政”，保证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样也要给予肯定。任何人都是有两面性的，个体的道德缺失不是否定一个人的理由，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往往是和社会发展脱节的。

象李昪这样的皇帝，有些象李嗣源，进取不足、守成有余，而且随着岁月的老去，青年时代的进取心消磨的差不多了。李昪能守住江东这

块不算大也不算小的地盘就不容易了，统一大业太过遥远，不想也罢。李昪生逢乱世，好容易谋下这份家业，足够儿孙们用的了。从李昪主政时就开始刻意培养长子李璟，吴国灭亡时封李璟为吴王，然后以唐易齐时又改封李璟为齐王，昪元四年（公元 940年）八月，立长子李璟（徐景通）为皇太子，准备接班。

昪元五年（公元 941年）七月，吴越国都杭州发生大火，财物烧毁无数，吴越王钱元瓘被大火吓的精神失常，住进了精神病院。南唐文武都劝李昪机不可失，出兵消灭吴越，扩大地盘。李昪摇摇头："算了吧，乘人之危非君子。"不但没有出兵，反而送给吴越大批财物。

李昪不攻吴越当然不是"不愿趁人之危"，而是吴越的总体实力并没有因为杭州的大火而受损，真要打起来，未必就能马到成功，反而得罪吴越，让北方的石敬瑭混水摸鱼，不如不动。

李昪"胆小怕事"，有些人非常不满，掌书记冯延巳就在背后骂李昪："这个只会种地的老家伙能干什么大事？！"，冯延巳说的也并非没有道理，换成李存勖、柴荣这样的皇帝，早就出兵了。只是李昪在放弃吴越的同时，也让江东百姓多享了几年太平，李昪本身也不是一个具有统一能力的人物，据境自守就已经不错了，也不必要求他弄出多大的动静出来。

李昪的天下是从杨家手里夺来的，对吴国权臣当道致使君权下移的教训是着切身的体会，当然不愿悲剧重演。在当时南唐国中，最有能力让李昪后人为成"杨隆演、杨溥"的只有大司徒宋齐丘了。虽然宋齐丘在李昪称帝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李昪知道宋齐丘有野心，不敢大用，甚至没有用宋齐丘为相。

对李昪的"偏心眼"，宋齐丘大为不满，仗着自己是李昪的故交，公开指责李昪："陛下是不是忘记了臣与陛下三十年的交情了？！当年臣做百姓时，陛下不过是个刺史，现在当皇帝了，得意了，就觉得我不中用了，是不是？！"

李昪脾气不算暴躁，忍隐不发。老太师、赵王李德诚和宋齐丘不对劲，便揭发宋齐丘当年暗中阻挠李昪受禅的罪行。李昪知道宋齐丘不过是想要得到更多的权力，还不敢有什么不臣之心，便没有开罪，让太子李璟去见宋齐丘，拜宋齐丘为宰相，这才了事。

李昪废吴自立时已经近五十岁，当了六七的皇帝，这在十国时不算长，但江东的实力却在十国中首屈一指，李昪一方面恢复生产，一方面保境安民，实力稳中求生，夺取中原是不可能了，但给儿孙们留下了一份不错的家业，至于能守多久，就看儿孙们的造化了。李昪也想追求长生，搜罗一些方士在宫中练丹，想学秦始皇汉武帝（他们也没长生不老），结果服药过度中了毒，很快病倒。

南唐昪元七年（公元 943年）二月，李昪觉得要走了，便把皇太子李璟叫过来说：""你老爹我辛苦一辈子谋下了这份家业，家里留了七百多万金帛玉器，够你们用的了。不要没事招惹邻居，守境安民才是上策。"李璟含糊答应。不久李昪病死于昪元殿（与年号同名），终年五十六岁，皇太子李璟顺利继位，尊李昪为烈祖皇帝，李璟不按老规则办事，随即改昪元七年为保大元年（没把老爹放在眼里）。

李昪算是五代十国时期比较有作为的帝王，他的内向外交政策虽然

让一些人感到“可惜”，以南唐的国力，就算不能北向中原，至少可以扫灭南方诸国，和北方对峙，也许后世再出个明主，完成统一云云。不过纵观李昪的人生经历，他确实欠缺一些军事实力和对整体战略的把握能力，这一点他不如杨行密甚至是他的义父徐温。

何况李昪对他几个儿子的能力非常了解，当个小国皇帝不成问题，但要做大一统的帝王，实在勉为其难。李璟后来虽然消灭了楚国和闽国，但旋得旋失，都在为周行逢和留从效（陈洪进），甚至是吴越做嫁衣裳。柴荣南征，李璟差点亡国。李昪的“胆小”是有原因的，我们不必对李昪做过多的指责。

九

南唐有三个皇帝，如果以治国能力而论，呈正金字塔形，依次是李昪、李璟、李煜。但如果以历史上的知名度和文才而论，则呈倒金字塔形，依次是李煜、李璟、李昪。

李煜的历史知名度勿庸多言，名声响的吓死牛，就算一代圣主柴荣，都不如李煜知名。而南唐中主李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虽然不如儿子，但也算是响当当的了，李璟也是个填词高手，虽然数量不多，但质量均属上乘。要说《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是李璟最著名的一阙词，想必不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吧

原词如下：“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其中“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一联被传为绝唱，王国维对此词极为推崇。

南唐的文学氛围在整个五代十国时期高居魁首，经济的富足往往是文化发展的前提保证，南唐上至皇帝、下至大臣都不乏名词高手。南唐二主不用多说，大臣中要论填词成就，中书侍郎冯延巳称第二，估计没人敢称第一。冯延巳词对北宋的婉约词风影响殊大，和李璟一样，冯延巳也有几阙传世名词，略摘几句：“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蝶恋花）”，“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另阙蝶恋花）。”也有人认为这两阙词是欧阳修所作，说来也有趣，孟昶和李煜这两个皇帝为《相见欢》“打”起笔墨官司，而冯延巳又和欧阳修这两个大词人兼名臣也“打”起官司，孰是孰非，已经很难分明。

后人常说李煜和宋徽宗赵佶做艺术家可得满分，但做为政治家只能得零分，说的很有道理。李璟虽然要比那二位强上一些，但也好不到哪去。李璟虽然为人尚不失忠厚，但却严重缺乏政治家的气魄和远见，当政以来，开始信用一些“文学家”，南唐史上有个著名的党人集团--“五鬼党”：冯延己、冯延鲁、魏岑、查文徽、陈觉这五位老哥。

要说这五个人都是奸邪小人有点过分，肚子里都是有点货的，善长写诗填词，所以李璟对他们非常信用，而把宋齐丘等一干老臣晾到了阁子上。这些人不仅喜欢文学，而且都自封是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得势之后，几位爷经常播弄是非，南唐政界被他们给弄的乌烟瘴气，混乱不堪。

相比老爹李昪的“保守”来，李璟的魄力则要大得多，李璟不想窝在江东这巴掌大的地方，对统一全国的兴趣要大过老爹。即使做不到刘秀中兴，学学刘裕统一江南也不错。南唐保大二年（公元 944年），南唐

的东南邻国闽国发生大乱，闽主王延羲在位期间贪恋酒色，小人幸进，国事越来越糟糕，王延羲的兄弟王延政屡劝不听，和王延政最终翻脸。两人在福建大打出手，王延政干脆另立门户，在建州（今福建建瓯）自称大殷皇帝（也称大商）。南唐保大二年（公元 944年）三月，王延羲被拱宸都指挥使朱文进，阁门使连重遇所杀，朱文进自立为帝。

五月，闽国内乱的消息传到金陵，李璟有些心热，那几个“优秀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比李璟更喜欢热闹，枢密副使查文徽不住的给李璟添干柴，李璟坐不住了，便派查文徽、边镐率军去收福建，不久又增派何敬洙、姚凤、祖全恩部前去支援。

福州三易其主，落到了军阀李仁达手中。建州的王延政在王延羲死后只控制了福州几日便丢了，建州也没保住，被南唐军攻破，活捉王延政，送往金陵做高级寓公。吴越王钱弘佐不希望李璟独吞福建，对吴越进行扇形战略包围，也出兵混水摸鱼。李璟嫌建州地盘太小，让福州的李仁达把福州交出来，李仁达不想做王延政第二，不睬李璟。

李璟派陈觉率军杀李仁达，李仁达很生气：“奶奶个熊！老子不陪你们玩了，找钱弘佐去。”把福州献给了钱弘佐。李璟哪里肯依，五鬼党首冯延巳也火上烧油，李璟再派陈觉、冯延鲁、魏岑等人去争福州，结果被吴越军杀败，几位 “军事家”差点被活拿了。李璟忙活了两三年，只啃到一块骨头，肥肉都让钱弘佐吃了，而且泉州也被留从效给占了，李璟气的大骂那几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饭桶！你们都是大大的饭桶！”

好端端的一场盛宴被钱弘佐一搅和，成了一堆残羹剩饭，李璟吃的连皱眉头。李璟心里这个憋屈，想再寻个机会露露脸，证明自己的“雄才大略”。老天也真给李璟面子，福建的事弄砸了，湖南又传来好消息：楚王马希广被兄弟马希萼绞死，马希萼自称楚王，并向李璟称臣。李璟笑的合不拢嘴：“哈哈！老子要转运了！”于保大九年（公元 951年）八月，再派边镐去收湖南，行前告诉边镐：“仔细点，别再弄砸了，把肥肉给我带回金陵，不然看朕怎么收拾你。”边镐摇摇尾巴去了。

湖南形势混乱丝毫不亚于福建内乱，马希萼刚当上楚王，就被大将徐威给废了，马希崇被扶正。马希崇派彭师暠去监管哥哥马希萼，可彭师暠居然又扶正马希萼，向南唐称臣。马希崇干着急没办法，南唐保大九年（公元 951年）十月，边镐大军入长沙，马希崇举族出降，被边镐送到金陵和王延政“切磋投降经验”去了。

南唐军进入长沙后，刚开始还象个仁义之师的模样，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百姓。可没多久，南唐军就从“官军”变成了“土匪”，在长沙市中烧杀抢掠，楚人骂声一片：“还不如姓马的呢！”楚辰州（今湖南阮陵）刺史刘言见有机可乘，和王逵、周行逢等将出兵攻长沙。边镐只顾着在长沙做“菩萨”了，结果被刘言给赶出长沙，南唐军都给请了出去。刘言自称武平军节度使，移镇朗州（今湖南常德）。

盘踞广东的南汉皇帝刘晟在羡慕吴越王钱弘佐之余，自然不会放弃吃肥肉的机会，趁几派势力厮杀之际，出兵北上，攻取楚国的梧州（今广西梧州）、桂州（今广西桂林）等地，夺得广西北部大片土地，大大扩展了战略纵深。

古希腊思想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换

个意思就是说，人不能以同一个姿式在同一个地方栽倒两次。可怜的李璟，除了栽倒的地方不同外，几乎就是以同样的姿式栽倒的。上次在福建栽跟斗，好歹也捞个建州，这次除了进了长沙向湖南人展示一下唐朝大军的“威武雄壮”外，一块地皮也没刮到。

李璟渴望统一是好事，应该支持，但在具体用人上，李璟远不上老爹眼光毒辣。南唐并非没有良将，却偏偏用陈觉、边镐这些“半料子军事家”，怎么能不坏事。虽然李璟用了“江南第一良将”刘仁赡率水军攻下了岳州（今湖南岳阳），但不久又将刘仁赡调回。刘仁赡在岳州“抚纳降附。甚得人心。”，如果让刘仁赡担任西征军主帅并坐镇长沙，还会发生扰民事件激起民变，最终尽失湖南吗？可能性不大。

李璟连继栽了两次大跟斗，不甘心这么窝囊，正在琢磨想再一次展示自己的“雄才大略”，打哪呢，吴越、还是广东？还没等李璟考虑好呢，北方一声霹雳：保大十四年（公元 956年）春，大周皇帝柴荣亲率水陆大军南下，声势浩大、震天动地！李璟委屈的直哭：“朕的命好苦！别人的肥肉没吃上一块，柴荣倒要吃我的肉！”哭归哭，但还是要想办法对付柴荣的。

柴荣是什么人？神武雄略，放眼古今，能比过柴荣的没几个，岂是好对付的？李璟先派神武统军刘彦贞率三万大军去告诉柴荣：“朕不是刘崇！”柴荣哪吃你这套：“你不想当刘崇？那朕就把你打成刘崇！”周军李重进部在正阳（今安徽寿县）大败南唐军，刘彦贞战死。

柴荣兵临寿州城下，刘仁赡泣励三军，固城死守。柴荣一时没有拿下寿春，便围点打援，其他地方的南唐守将实在太柴了，经不过周军狂风暴雨般的攻击，纷纷失守。李璟想与柴荣讲和，愿意认柴荣做哥哥（李璟比柴荣大五岁，不如学学石敬瑭认柴荣当干爹，呵呵），柴哥哥不同意，继续打下去。李璟的血性被打上来了：“臭卖伞的，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想当年朕即位时，你在哪里？（卖伞的怎么了？别瞧不起买卖人。）”

李璟挑选唐军精锐，由弟弟李景达、陈觉率领，北上收复失地。李景达号称贤王，实际上不过是杆白腊子枪，他也只是名义上的主帅，军政大权被监军陈觉握着。陈觉根本不会打仗，但李璟不希望李景达在军中有威望，宁用外姓，也不用自己的亲兄弟（许多帝王都是这样）。李景达率领的五万南唐军在紫金山（安徽八公山）再被周军包圆了，南唐主力基本被周军歼灭。李璟在金陵城中如坐针毡，害怕柴荣过江，自己就要成了陈叔宝。

不过柴荣这时还没有下江南的打算，历代北方政权统一江南都要先得到四川，对江南实行战略包围。柴荣先试探性的攻打后蜀，孟昶也是个夯货，吓的没头没腚，秦凤四州被柴荣收入囊中。

李璟运气不错，没做上“陈叔宝”，但当“陈项”是跑不掉的。柴荣拿下淮南十四州，和南唐隔江对峙，李璟已经再没能力和柴荣较量了，只好委屈求全。南唐交泰元年（公元 958年）三月，李璟向柴荣乞和，南唐向北周称臣，割让淮南十四州，岁贡百万。李璟甚至连帝号和年号也不敢用了，自称国主，奉周朝正朔。

从杨行密草创江东以来，淮南一直被江东政权牢牢控制，固若金汤的淮河防线保障了江东政权的北线安全。中原政权再牛，也只能望河兴

叹，从后梁到后周郭威，都是如此。李璟接手江东后，也非常重视淮河防线，即使后来伐闽和伐楚都失败，但都没有对南唐造成致命打击。吴越、周行逢、陈洪进等人都不具备消灭南唐的实力，所以李璟虽然连栽了两次，但没伤筋动骨，继续过着小日子。

可柴荣志在统一，必然要拿李璟开刀，得到淮南十四州，就意味着北方政权统一进程的开始。当然，同时也意味着江东政权衰败、灭亡不可避免。

第三章 天上人间——绝代才子李煜的悲欢人生

一

虞美人

南唐/宋.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阙《虞美人》是南唐后主李煜的绝命词，李煜作此词后不久，便被“阴贼险狠”的宋太宗赵光义下牵机药毒死，死状极惨，终年四十二岁。对于李煜的惨死，后人都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在亡国皇帝中，能让后人深刻同情的不多，除了明怀宗朱由检，估计就是这位李后主了。

在中国政治史上，象李煜这样的亡国昏君根本不值一提，李煜能比刘禅、高纬、陈叔宝等“后主”们好到哪里去？但在中国文学史上，李煜则是一座让后人高山仰止的丰碑，尤其在中国词史上，李煜被称为“一代词宗”。

词发自晚唐，兴于五代，但五代多是艳词，就象吃巧克力，让你吃上一个月，也绝对倒了胃口。由于李煜特殊的人生经历，他对词的理解也和之前“怜工”词不同，“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王国维的评价可谓独到。李煜开宋词之先，在词史中的地位象极了小说史上的罗贯中，他们“开山鼻祖”的地位没有任何人可以撼动。

还有一种传闻流传至今，说后来被女真人俘虏的宋徽宗赵佶是李煜“转世”，相传宋神宗赵顼在生赵佶之前，曾经梦到李煜，随后不久，赵佶降生。等到赵佶被俘五国城后，世人才惊讶的发现：无论是人生经历、文化成就、乃至气质，李煜和赵佶都惊人的相似。唯一不同的就是赵佶生了一个宝贝儿子赵构，替大宋朝多传了一百五十年的香火。

虽然赵佶的文化成就绝不逊于李煜，但后人对这位北宋亡国皇帝很少同情，一提宋徽宗，自然就会想起北宋第一奸臣蔡京（当然也有想起高俅的，呵呵）。而提到李煜，后人一片叹惜，清人郭麐有诗云：“我思昧昧最神伤，予季归来更断肠；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帝王。”赵佶坐死五国城，后人多骂赵佶任用小人误国。但昏庸程度和误国过程几近赵佶的李煜被毒死后，“凶手”宋太宗赵光义的名声却臭了一千多年。李煜的影响力，让人叹为观止。如果从宿命论的观点来看，赵佶亡国受辱，也许就是赵光义害死李煜的显报，因为赵佶是赵光义的嫡系子孙。

李煜原名李从嘉，生于南唐昇元元年（公元 937年），李煜出生后三个月，祖父李昪废吴称帝，李煜从生下来就是龙子凤孙，李煜是唐元宗（南唐中主）李璟第六个儿子，但等到他成年的时候，李煜上头五个

哥哥夭了四个，只有老大李弘冀还活着。

李弘冀是嫡长子，是理所当然的皇位第一顺位继承人，虽然李璟在刚继位就立了弟弟李景遂为皇太弟，但最终还是在交泰元年（公元 958 年）三月立李弘冀为皇太子。

这一年，周世宗柴荣南征，尽得淮南十四州，南唐全面撤出江北。李璟屈膝向柴荣称臣。李璟被柴荣折磨的心灰意冷，上奏柴荣，请允许他把“南唐国主”的位子传给李弘冀。柴荣没有同意，反正李璟已经被打趴下了，换了李弘翼又敢对柴荣怎么样，也得不到什么好处。李璟只好窝窝囊囊的当“南唐国主”，李弘冀才不管这些，只等着老爹完蛋的那一天，准备当第二任“南唐国主”。

对于国势的衰败，做为安定郡王的李煜，虽然也痛心，但李煜从本质上来说只是个纯粹的文人，在这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刻骨之痛。而且即使父皇死了，也轮不到他继位，安安稳稳的做自己的郡王，做个名士，这辈子也就满足了。李煜想的很淡然，但太子李弘冀对这个才华横溢的弟弟却不放心，害怕父亲变心。李弘冀活的真是太累了，即要提防李煜，还要防着前“皇太叔”李景遂。李弘冀好不容易谋到了皇太子的位子，岂肯轻易放手？

因为李弘冀为人行事极不对李璟的胃口，李璟对这个大儿子并不是十分喜欢，有次李璟看李弘冀不顺眼，操起棍子就打李弘冀，边打边骂：“我真后悔立你当太子，明天就把你废掉，传位于你三叔。”虽然过后就忘了，但李弘冀却把这顿棍子记在了李景遂的头上，毕竟李景遂是对自己的威胁最大。

李弘冀听说李景遂在洪州（今江西南昌）任上杀了都押衙袁从范的儿子，袁从范忌恨在心。李弘冀便利用这个机会派人给袁从范送去毒药，让袁从范俟机下手毒死了李景遂。李璟不知道李弘冀背后干的缺德事，凭李璟对李景遂的感情，要是知道内情，李弘冀即使不死，估计皇太子的地位是保不住了。

李璟在江东已经做了十五年的皇帝，即使在北边屡屡被柴荣欺负，但在地盘内还是有绝对的权威。淮南的失去对李璟的打击极为沉重，在柴荣撤军后，李璟开始对他手下的那帮“军事家”下狠手。接连罢免了冯延巳、陈觉，对被周军俘虏后又被放回的冯延鲁、边镐等人也束之高阁。而史称“机变如神”的宋齐丘，也被李璟幽禁在九华山，不久饿死。

形势已经如此，李璟也看的很开了，活哪天算哪天吧。而皇太子李弘冀在害死了李景遂后，也一直没有闲着，小弟李煜生下来时有一目重瞳，有异相。李弘冀虽然还不敢对李煜下手，但经常敲打李煜，让李煜自个掂量去。李煜虽然文弱，但这点意思还是明白了，心里也很不高兴：“我从来就没想过当什么皇帝，这么疑心做什么？”

李煜经常向李弘冀保证没这个心思，李弘冀才释怀。李弘冀能不能最终当上皇帝，关键并不是李煜的得宠程度，只要他不犯下过大的错误，李璟不会轻易拿到他这个嫡长子的。但如果李璟知道了李景遂暴死的真相，呵呵，佛也救不了李弘冀。

李弘冀巴望着老爹早死，可没想到他天生就不是个皇帝命，在周显德六年（公元 959年）七月，李弘冀突然得了暴病，勉强挨到九月，死了。李弘冀的死因，史书称是李景遂冤魂不散，来找李弘冀讨命。当然

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但李弘冀做贼心虚，用脑“过度”，呜呼哀哉，也算对李景遂有个交待吧。

李弘冀的死并没有给李璟带来多大打击，毕竟现在的国势比死了一个儿子更加让李璟感动莫名的悲哀，好在还有一个儿子。宋建隆二年（公元 961年）二月，李璟见北方易主，赵匡胤称帝，不知道赵匡胤对江东是个什么态度，心存疑虑。决定迁都南昌，观察一下赵匡胤的动静再做打算。

李璟走前，立吴王李煜为皇太子，留守金陵，正式把李煜这个文弱书生推向了风口浪尖上。李煜虽然一肚子的不情愿，他最愿意做的还是一个名士，自号为“莲峰居士”，一派名士风度，没曾想有一天自己会成为皇太子。其实这也怪不得李璟，李弘冀死后，李煜是实际上的嫡长子，不立他立谁？

和金陵相比，南昌地势偏远，根本不是个建都的所在。群臣都住惯了金陵，也不想来到这个“荒效野外”喝凉风，都劝李璟还是回金陵吧，宋人一时半会也打不过来。

李璟也有些后悔，但犹豫不决，天知道赵匡胤什么时候打过来。李璟茶饭不思，没多久就染上重病。已经“大彻大悟”的李璟对人生已经没什么留恋的了，先主打下来的这份家业传到他这里基本就算报销了，根据经验，赵匡胤的野心不比柴荣小，早晚会下江南的。自己现在死去，也免去了当亡国之主的屈辱，真是大幸。李璟开始绝食，每天只是喝点水，数日后，李璟病死南昌，年四十六岁。

和他儿子李煜后来的悲惨经历相比，李璟确实非常幸运。人都会死去，但做为亡国皇帝，善终的没几个，而且还要受尽屈辱，与其这样活着，真不如死了。虽然李璟很有才华，在“皇帝文化素质排行榜”上，李璟都能排到前列。但想在历史上博得一席之地，靠的不是文才，而是政治能力和军事能力，加上一点手腕。

南唐共历三主，每个皇帝都和北方的“朋友”打过交道，李昪的“朋友”是石敬瑭，李璟的“朋友”是柴荣，而李煜的“朋友”则是赵匡胤。李璟死后，李煜在金陵继位，得到赵匡胤的同意后，尊父亲李璟庙号为元宗，并改原名李从嘉为李煜。嗣位伊始，自然免不了一番“人事安排”，尊母亲钟氏为圣尊后（避李煜外佬爷钟泰章的名讳），钟氏就是当年手刃吴国重臣张颢的钟泰章的女儿。立大司徒周宗的女儿周娥皇为后，王公贵族们也跟着“提高行政级别”。

二

李璟对柴荣奴颜婢膝，为的就是希望柴荣能放他一马。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李煜也如法炮制，不这样做也没办法，赵匡胤贪婪的很，一不高兴就能把江南给平了，根本惹不起。宋建隆二年（公元 961年）七月，李煜为了“孝敬”赵匡胤，派户部尚书冯延鲁给赵匡胤送了一份厚礼：金器两千两、银器两万两，锦帛三万匹。

赵匡胤哪能看上这点东西，他看中的是李煜的“孝心”，李煜非常谦卑的写一封信，说自己本想师法“巢、许，夷、齐”，做个江湖散人，只是兄弟多夭，迫不得已才当上国主。并拍了赵匡胤的马屁：“陛下怀柔义广，煦妪仁深，必假清光，更逾曩日。远凭帝力，下抚旧邦，克获宴安，得从康泰”云云。

赵匡胤见李煜比他老子更容易对付，心中暗喜，不过赵匡胤听说李煜在金陵大赦时建了金鸡，非常生气。因为只有皇帝才能资格造金鸡，李煜此举自然有轻视赵匡胤之嫌。随行的南唐进奏使陆昭符担心赵匡胤发作，笑道："陛下不要相信传言，那不是什么金鸡，不过是只乱七八糟的什么鸟，敝国主做为臣下，哪敢行此僭越之举？"

赵匡胤大笑："汝真善言，朕也没当回事。"便不再计较这事，李煜这才逃过一劫。当然赵匡胤现在还没到和李煜翻脸的时候，他要先灭了成都的孟昶，估计轮到李煜时还得几年，所以暂时没动李煜。

李煜虽然以文学见长，但客观来说，还是具备一些政治能力的，可惜生在乱世，身边又没有"诸葛亮"，才最终导致悲剧。李璟曾经派出一些官员到地方上负责开垦荒地的事宜，但这些人贪婪无厌，在民间巧取豪夺，惹的民怨沸腾。李煜知道这个弊政，下令将这伙"民贼"全都罢免，不准各地地方官私自加赋，老百姓受了不少的实惠。

赵匡胤的工作重心这时正放在消灭四川，对江南的管制相对比较宽松，李煜在没有了来自北方的压力后，也把"工作重心"放在了"文化建设上。"

李煜有两个"正式职业"，一是文学家，二是书法家，史称李煜"善属文，工书画"。李煜的词前后期风格明显不同，前期风格活泼、清新，有很浓的贵族气息。李煜文采流丽，风流倜傥，自然免不了"穿蜂引蝶"，在美女堆中"考察工作"，这时期的词有着明显的脂粉气。

比如一阙《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后来李煜当上了宋朝的俘虏，人生从高峰跌落到了谷底，刻骨铭心的经历也改变了李煜的词风。李煜日夜以泪洗面，这个时期的作品凄凉无奈，字字血泪，让人不忍卒读。

李煜这时在名义上只是宋朝的属国，但还是实际上的江南最高统治者，除了汴梁中的赵匡胤，还没谁能把李煜怎么着。李煜也逍遥了近十年，直至宋开宝八年（公元 975年）十一月，宋军攻破金陵城。

李煜不仅工词，而且精通音律，他的国后周娥皇也是个超级音乐发烧友，能歌善舞，周娥皇最拿手的就是弹奏琵琶。她的老公公李璟有次做寿过生日，娥皇就以为李璟弹奏一曲，李璟大喜，便把他极珍爱的绝品"烧槽琵琶"送给娥皇。说起烧槽琵琶，可是极品中的极品，东汉名士蔡邕曾经制作过一把"焦桐烧槽琵琶"，不知道周娥皇得到是不是蔡邕的那把。

周娥皇"名垂"音乐史并不是善弹琵琶，而且修改整理了作为大唐帝国文化强盛标志的《霓裳羽衣曲》谱，到了李煜这时，《霓裳羽衣》谱已经失传近二百年了。李煜得到了残谱，娥皇整理好后，李煜便让娥皇教宫中美女们学习这支经典舞蹈。娥皇身材曼妙，轻盈如燕，李煜在旁边弹琵琶伴奏。

李煜真有福气，得到这位堪称女人极品的娥皇，对娥皇也备加宠爱。周娥皇每日和李煜如胶似漆，自然就有了"爱情结晶"。娥皇给李煜生下了两个儿子：李仲寓、李仲宣。不过李仲宣命短，在乾德二年（公元 964年）十月，李保宣因一只野猫扑倒了琉璃灯而受到惊吓，没多久就夭了。

而这时的周娥皇却已经病重不起，李煜这时在干什么呢？呵呵，在和周娥皇的小妹调情呢（李煜也干过这事？真让人大跌眼镜！），周小妹年方豆蔻（15岁），美貌无比，李煜此时已经二十八岁了，因为小姨子经常入宫找姐姐玩，也不知道李煜用了什么“邪法”，把小姨子勾搭上手了。

这次姐姐病重，李煜便让周小妹打着“探望姐姐”的旗号入宫厮混，这边周娥皇病情加重，那边李煜二人做着野鸳鸯。李煜不想让娥皇看到小妹，怕起疑心。结果不巧，被躺在床上的周娥皇给发现了，大为惊疑：“你什么时候进宫的？”周小妹到底是个孩子，没有心机，便直说：“我来好几天了。”

周娥皇一听就知道李煜干了什么，委屈的直哭，李煜也来解释：“我教小妹学词呢，没别的什么事情。”这还解释个鸟？傻子也知道怎么回事，李煜越描越黑。周娥皇干脆扭头向里，不再搭理李煜。周娥皇正伤心时，突然得知小儿子李仲宣夭折的噩耗，大哭数日，抱着老公公李璟赐的烧槽琵琶，口中含玉，奄然逝去，死时只有二十九岁。

虽然李煜在外面偷腥，但毕竟对发妻有着极深的感情，周娥皇一死，李煜痛哭失声，谁劝也没有用。等到出殡那天，众人发现国主好象变了一个似的，形容憔悴，目光呆滞，并自称鳏夫。李煜的内心其实是很自责的，不管怎么说，发妻病重自己却和小姨子偷欢，于情于理都说过去的。

李煜追谥周娥皇为昭惠国后，李煜写了一篇祭文，文采确实是大家手笔。其中有首诗，实在不忍割爱：“又见桐花发旧枝，一楼烟雨暮凄凄。凭阑惆怅人谁会，不觉潸然泪眼低。层城无复见娇姿，佳节纏哀不自持。空有当年旧烟月，芙蓉池上哭娥眉。”

人死不能复生，哭也哭不活，李煜好歹也是一个国主，不能没有国后。至于谁入选，已经毫无悬念了。宋开宝元年（公元 968年）十一月，让太常博士陈致雍、学士潘佑等人拟草大典礼仪，正式迎娶小周妹妹。

三国乔国老家出了两个大美女，大乔嫁给了孙策，小乔嫁给了周瑜，让北边的曹操吃了不少干醋。到了五代南唐，司徒周宗也出了两个大美女，不过都被李煜给打包了。大周后薨了，小周后接着跟进，受宠程度丝毫不逊姐姐。

虽然周氏姐妹都是李煜的正室，但总感觉大周后才象是李煜的妻子，小周后和李煜的关系怎么看怎么象是一对情人。李煜和小周后虽然相差十四岁，但丝毫不影响两人之间的爱情，李煜也渐渐淡忘了周娥皇病逝给他带来的打击。

李煜在政治上是个不折不扣的昏君，但在艺术上却是一个天才绝顶的人物，同时还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就象石敬瑭发明了“儿皇帝”一样，李煜也一样遗臭千载的“发明”。现代人提及封建社会的女权时，多数会提到一个词“三寸金莲”，无不痛骂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残害。三寸金莲是谁发明的呢？正是这个“一代词宗”李煜。

当然李煜只是在图个人享受时让宫女裹脚进行舞蹈表演，至于“推广”三寸金莲的“贡献”就不能算在李煜的头上了，李煜仅仅是“发明”而已。李煜真会享受，他命人用金子打造了一朵六尺高的“莲花”，让他宠

爱的宫女杳娘用锦帛裹起小脚在金莲花上翘起脚尖起舞，类似于现代的芭蕾。都说芭蕾是西方艺术的经典，看来也没什么稀奇的，我们的李煜同志一千年前就发明了中国的芭蕾舞（也许不知道哪一年传入西方的呢，意淫一下，嘿嘿）。

李煜宠幸过许多女人，保仪黄氏因貌才无双，深受李煜宠幸。黄氏能文善字，天资聪丽，李煜让黄氏主掌宫中书籍。还有一个宫女流珠，天生绝色，善弹琵琶，也得李煜所爱。可惜李煜的正室周家姐妹都是属狮子的，产地河东的那种狮子，对李煜的夜生活看管很严，李煜平时很难吃到什么腥，只能天天抱着小周后做开心状。

当然小周后美艳冠绝天下，才资自天所出，加上两人感情很深，李煜也没象隋文帝那样骑马逃离独狐后这个河东狮。李煜为了讨小周后欢心，在后花园的花丛中用重金造了一个小亭子，仅仅能容下他和小周后，二人经常在亭子中喝酒，天天牛饮，牛饮完了便那个什么。

好象李煜所处的时代不是五代十国，而是世外桃源，对于外界发生的变化，“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李煜在金陵城中花天酒地的时候，宋朝皇帝赵匡胤已经在乾德元年（公元 963年）二月，宋军消灭荆南高继冲。同年三月，宋军收湖南，送周保权去汴梁喝茶。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正月，宋军攻入成都，蜀主孟昶出降。

李煜的“朋友”只剩下了南汉的刘鋹、吴越的钱俶、泉州的陈洪进了。所以李煜觉得还不算太孤单，依然有闲情雅致在宫中填词、作画、弹琵琶，玩累了就找小周后“探讨人生”。

三

虽然李煜在书法界的名气不如宋徽宗大，但也可以说自成一家，李煜出道时“师从”唐朝书法大家柳公权，他的书作足以“以李乱柳”，后来渐渐形成了自己风格。李煜性格文弱，可书法却气势不凡，风骨嶙峋，人称“倔强丈夫”。他的书法名作《春草赋》、《八师经》、《智藏道师真赞》等二十多件在北宋灭亡之前都是书法极品。

同时李煜也是一位美术家，创作了《自在观音相》、《写生鹌鹑图》等九幅画中珍品，可惜后来靖康之难，天下大乱，李煜的书法和绘画没有一件保存下来（遗憾！）。李煜不仅“作”，而且还在“述”，他写了两篇书法评论：《书评》和《书述》，评论前人的作品以及阐述自己对书法的理解，极有艺术价值。

五代十国时期文化氛围浓厚的只有孟昶的后蜀和李煜的南唐，两位后主都是艺术家，物以类聚，身边的人自然都不是等闲之辈。如果说后蜀最有名的画家是黄筌，那么南唐除了李煜之外还有一位大画家顾闳中。顾闳中的名气可能还不如黄筌，但顾闳中创造了一幅画，可以这幅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名气仅次于张泽端的《清明上河图》，什么画呢？就是近代国画大师张大千用五百两黄金购买到的国宝级作品《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如果不是因为李煜对他起疑心，派顾闳中以赴宴为名到他府中观察，回来后顾闳中凭记忆作下了这幅千古绝品，韩熙载恐怕也不会有如此大的知名度。

南唐相对于其他政权来说，形势比较稳定，几乎没有发生过重大战乱，所以南唐的“文化建设”成就非常显著。除了南唐君臣都热爱文学艺术外，在硬件上对后世也有很大的贡献。古人写字作画离不开笔墨纸砚

这文房四宝，到了南唐，文化的繁荣也带动了这几样东西的改革，出现了李廷珪墨、澄心堂纸和龙尾砚。当然这些东西只供皇家和贵族专用，轻易不外流的。

在封建社会中，特权阶层对文化进行垄断，对百姓实行文化愚民政策，一般老百姓是没有条件学习文化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资格起，宋元尤甚。明太祖朱元璋最为典型，朱元璋之前名叫朱重八（叔伯兄弟中行八），他的父亲朱五四，他的伯父朱五一，他的祖父朱初一。

文化成了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奢侈品，文化垄断的恶果就是绝大多数国民的文化素质偏低，直接造成了国民的“弱智”，这也是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主要原因。出了几个文学大师代表不了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物质上的垄断必然造成文化上的垄断，文化上的垄断也必然扼杀一个民族的思考力和创造力。

李煜不是暴君，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当皇帝的料子，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并不是以能不能吟诗作画为标准的。皇帝的正业是治国安民，而乱世中的帝王更应该具备较强的军事能力，否则只能任人宰割。不幸的是，李煜正是这样一个“不务正业”的帝王，他把尽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文学上，虽然成就极高，备受后人推崇。但他的“主要功课”的成绩却一塌糊涂，根本不及格。

当李煜在金陵中吟风弄月的时候，宋开宝四年（公元 971年）春，宋太祖赵匡胤派行营诸军都部署潘美（就是潘仁美）督军下广东，消灭了割据广东垂六十年的南汉政权，小皇帝刘鋹肉袒出降。同年十月，赵匡胤在汉阳（今湖北武汉）大造战舰，准备顺江东下。

李煜听着消息，惊出一身冷汗，李煜虽然是个书呆子，但并不笨，知道赵匡胤要干什么。这时也顾不得“文化建设”了，让七弟郑王李从善以朝贡的名义去汴梁探听消息。同时为了不让赵匡胤起杀心，自降国格，连大唐国号都不要了，改称“江南国主”，所有皇家制度一律自贬，中书门下二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御史台为司宪府，翰林院为文馆，枢密院为光政院，大理寺为详刑院。

李煜给赵匡胤当“干儿子”，朝中一些忠义之士看不下去了，南都留守林仁肇密劝李煜：“宋朝主力多在西线，淮南守兵不多。陛下可以付臣一支兵马，过江收复淮南，然后陛下选贤用能，积聚教训，我唐国力强大，赵匡胤必不敢南犯。如果事成，功归陛下，事败，陛下可以灭我三族，以向赵匡胤证明这事和陛下无关”林仁肇的建议非常冒险，但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只要李煜少把功夫浪费在文学艺术上，以他的天资，守住江南是不成问题。可李煜生性不喜欢冒险，拒绝了林仁肇。

赵匡胤也知道林仁肇的大名，曹彬等人的能力不比林仁肇强多少，万一李煜用了林仁肇，岂不坏了大事。在除掉李煜之前必须先除掉林仁肇事，赵匡胤行了一招反间计，派画师到江南私窥了林仁肇，然后回来画成图像故意留在汴梁的李从善看到，李从善大惊：“这不是林仁肇么？”陪从人员故意说林仁肇已经密降了宋朝皇帝，李从善也是个白痴，不想细想就给李煜写了封信：“林仁肇已经变节，哥哥早下决断，不然就要误大事。”

李煜也是个白痴，加上朝中执掌兵权的神卫统军都指挥使皇甫继勋和洪州节度使朱令赟向来妒嫉林仁肇，乘机说林仁肇的坏话：“林仁肇性

情奸险，为人悍勇，恐陛下难以控制，不如除掉。”，李煜便下毒害死了林仁肇。

赵匡胤沿用后周大臣王朴制定的《平边策》的统一战略，已经完成了一半，下一步就要拿李煜开刀了。虽然李煜待自己如父，但赵匡胤不是耶律德光，耶律德光鼠目寸光好打发，赵匡胤要的是统一，而不是李煜的谦卑。其实即使李煜敢对赵匡胤耍横的，也没有“硬件”上的方便。此时南唐只占有长江以南中下游地区和江西，北、西、南三面有宋朝大军虎视眈眈，东面有向宋称臣的吴越和泉州，四面受敌。虽然李煜在位时间和三国吴后主孙皓很相似，但孙皓至少还保有大半江南，李煜就这巴掌大的地方，加上赵匡胤的雄才大略和超强实力，换谁也没办法。

李煜当政十多年来，对外屈膝，对内享受，刚即位时对老百姓的那点“关爱”早飞到爪哇国去了。朝中在职的多是些尸位素餐的“文学家”，国事已经不可逆转。内史舍人潘佑对此痛心疾首，上疏劝李煜用心国事，李煜当然不会听他的。潘佑连上七疏，李煜半点反应也没有，潘佑心灰意冷，请求归隐江湖。李煜也不想让他在身边惹事生非，便罢免了潘佑职务，不过还是留下潘佑，让他去修国史。潘佑痛国事日衰，再上上最后一道疏，大骂李煜：“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过去夏桀、殷纣、孙皓自取灭亡，为史所笑。现在陛下还不如他们，臣不愿和朝中那些畜牲共事，更不愿意侍奉陛下这个亡国昏君！”

李煜见疏大怒，中书舍人张洎和潘佑不和，在李煜面前煽火，李煜派人去拿潘佑。潘佑早知道自己不会有好果子吃，痛哭一场，然后自刎身亡。我们都知道明朝的海瑞上疏痛骂明嘉靖皇帝，嘉靖为人苛刻，但并不昏庸，也没把海瑞怎么样。当然谁不敢说李煜就一定会杀潘佑，不过如果拿李煜和明世宗相比，在文学艺术上，十个嘉靖也比不过半个李煜，但要玩起政治权术，嘉靖远不是李煜之流可以相比的。

潘佑那道奏疏中把皇帝和大臣全都臭骂了，但唯独认为司农卿李平有才可以大用，希望李煜能让李平当尚书令。众人被潘佑骂急了，见潘佑死了，就把怒火射向了李平，纷纷在李煜面前抵毁李平，说李平和潘佑结党营私，李煜便把李平投到狱中，李平不久也死在狱中。

潘佑是南唐著名才子，才名极大，潘佑因愤自杀后，举国呼冤，南唐诗人刘洞为此著诗云：“千里长江皆渡马，十年养士得何人。翻忆潘郎章奏内，愔愔日暮好沾巾。”后来李煜被俘，赵匡胤责李煜擅杀忠臣，指的就是潘佑冤死。

李煜在处理“家事”的同时，赵匡胤也准备对李煜下手了。开宝六年（公元 973年）四月，赵匡胤派翰林学士卢多逊以贺寿为名出使金陵，探探江南形势。卢多逊为人“狡黠”，先耍出手段糊弄李煜：“国主孝敬天子，天子常与我等言国主才智。只要国主不得罪朝廷，天子也不会拿国主如何的。”这样的鬼话傻子也不信，李煜居然信他这个，卢多逊回去前，又骗李煜说：“我朝天子准备重修天下图志，但现在就缺贵邦十九州的资料，烦请国主方便则个。”

李煜没经大脑考虑卢多逊要干什么，便同意了，将境内所辖十九州的户籍资料甚至军队分布图都给了卢多逊。卢多逊心中笑骂：“李煜真是个白痴！”回到汴梁，卢多逊极力怂恿赵匡胤出兵江南，并把弄到手的机密资料交给赵匡胤。赵匡胤这个高兴啊，有了这个东西，李煜纵是插翅

也难逃出他的掌心！

四

不过赵匡胤有一点担心，因为南唐在江东立国，依靠长江天堑自守四十多年。从四百年前隋文帝杨坚过江灭陈到现在，没有大规模发动渡江战役的先例，赵匡胤对北方军队能否顺利渡江心存疑虑。

真是老天有眼，开宝七年（公元 974年）七月，南唐有一个叫樊若水的书生前来投奔赵匡胤。樊若水本来也想为李煜做事，可考了几回试，全都名落孙山了。樊若水不甘心大好年华就这样浪费掉了，干脆跑到长江边上打着“休闲钓鱼”的幌子架着小船在长江沿岸来回丈量，把沿岸水势深浅画成了一张《长江沿岸水势图》，做为见面礼献给了赵匡胤。

赵匡胤兴奋死了，决定出兵消灭李煜这个政治白痴，不过师出要总有点借口，“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赵匡胤干嘛吃的，自然懂得。想了一个好办法：“你李煜不是向我称臣吗，我还没见李煜长什么样呢。”于是派知制诰李穆来到金陵，让李煜去开封拜见宗主国皇帝。

李煜虽然臣服于赵匡胤，但条件是继续做江南国主，如果跟李穆去了开封，估计就得老死开封了。李煜不去，推托自己得了大病，不能出远门，以后再去不迟。李穆早就知道李煜会这么说，窃笑着回去复命。

机会终于来了，赵匡胤暴笑不已，开宝七年（公元 974年）九月，下诏山南东道节度使潘美、颍州团练使曹翰、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刘遇从江陵出水师沿江东下，义成军节度使曹彬、侍卫马军都虞候李汉琼等人麾师南进。同时命令吴越王钱俶出兵从东线攻击南唐的常州和润州，牵扯南唐主力。李煜还在幻想只要出点钱就能让赵匡胤收手，派八弟江国公李从镒带着白金二十万两、锦帛二十万匹前去讲和。

还没等到李从镒的好消息，李煜就知道宋军已经攻破池州（今安徽贵池）长趋直进的军报，李煜真的急了，知道赵匡胤这次要玩真的。李煜玩文学玩久了，也腻了，血性涌上心头，决定和赵匡胤彻底决裂，在国中废去开宝年号，调兵防御。李煜对臣下说道：“赵某人被逼急了，肯定要发兵来的，孤也不怕他，等宋师来战，孤自披甲执刃，督奖三军，和宋师死战，或许一胜，还能保全社稷。”话说的很慷慨激昂，可众人谁不知道李煜文弱无能？让他和赵匡胤一打一？省省吧。

李煜同时给吴越王钱弘俶写了一封信：“兄弟，你跟着北朝瞎忙活什么？如果我被灭了，还有你什么好果子吃？唇亡齿寒的道理你懂不懂？”钱弘俶比李煜想的长远：反正自己早晚也要去汴梁，不如现在多在赵匡胤面上立点功，以后能在赵匡胤那里讨价还价。不听李煜的，继续北上攻城。

宋军曹彬、李汉琼部长趋进进，在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大败南唐军，俘虏南唐兵马都监孙震，南唐军主力两万余人被全歼，宋军得到南唐军马三百多匹，宋军仔细一看，狂笑不已，原来这些战马都是赵匡胤送给李煜的。

赵匡胤得了便宜就卖乖，让曹彬等人在采石矶上建造浮梁桥，准备过江。李煜不相信，问中书舍人张洎是不是真有这事？张洎也不相信，便说：“从来没听说过长江能建浮梁的，肯定是军中讹言，陛下不必害怕。”李煜这才放心：“我说呢？曹彬真够白痴的，呵呵。”

到底是曹彬白痴，还是李煜白痴，很快就有了答案。宋开宝八年（公元 975年）十月，南唐洪州节度使朱令赟率南唐最后的精锐前来摧毁采石矶浮梁，朱令赟放火烧浮梁，没想到老天不老眼，南风变北风，烧死南唐军无数，朱令赟也死在大火中。李煜和赵匡胤对抗的本钱本就不多，采石一败，金陵就直接暴露在宋军的攻击范围之内。

李煜这才知道害怕：原来赵匡胤不是苻坚，那怎么办？李煜听说赵匡胤为人比较宽厚，便想给赵匡胤认个错。希望赵皇帝能收兵回去，李煜继续当“儿皇帝”，派国中文人翘楚的吏部尚书徐铉去汴梁哀求赵匡胤罢兵。

徐铉风餐露宿赶到汴梁，见着赵匡胤，伏地哭求赵匡胤看在一下李煜十五年来屈膝侍奉大国的份上，给李家留条血脉。赵匡胤是这么好打发的？不同意。徐铉急了，大声质问赵匡胤：“李煜何罪？！陛下如此逼人？！”

赵匡胤看了一眼徐铉，冷笑：“是！李煜侍朕如父，本来无罪。但现在天下即将一统，李煜仍割据江东，朕为天下百姓计，必须要过江。何况，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是震烁千古的名言，也是赵匡胤留给后人最最出名的一句话，古往今来，最难讲的就是一个理字。弱肉强食，自古皆然，你打不过我，我吃掉你就天经地义，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如果想和强者讲道理，唯一的道理就是你要比强者更强，否则，一切免谈。

徐铉伏地流汗，不敢出声，心想：“国主，我也帮不了你了，你就听天由命吧。”

开宝八年（公元 975年）十一月，宋军曹彬、刘遇、潘美等部率军过江，包围金陵城。李煜吓的大气也不敢出，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李煜开始向“佛祖”祷告，乞求我佛慈悲，救李煜则个。李煜一方面守城，一方面在宫中吃斋念佛，金陵城中乌烟瘴气。

曹彬先礼后兵，派人入城给李煜下了一道最后通谍：“金陵你是绝对守不住的，还是早点认相，不然大军一入，后果自负！”李煜求佛求了一千年，佛祖也没搭理李煜，李煜转了几百圈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只好告诉曹彬让大儿子清源郡公李仲寓前去汴梁纳降，可曹彬等了几日也没动静，又派人去催：“李先生，少耍花招，清源郡公到我这里谈谈就行了，不必麻烦天子。只要清源郡公到我大寨，我就停止攻城。”

李煜有些犹豫，中书舍人张洎劝李煜：“别听曹彬胡扯，金陵城固若金汤，宋军打不进来的。”李煜老糊涂了，听信了张洎的鬼话。李煜拒绝曹彬的理由居然李仲寓还没挑好衣服，曹彬气的脸都紫了：“耍我？给脸不要脸，攻城！”金陵城孤立无援，城内又没多少军队，哪是宋军的对手，当下宋军就破了城。

破城之日，南唐群臣有的投降，有的自尽殉国。右内史侍郎陈乔约定和张洎一起自杀殉国的，宋军即将入城，陈乔和张洎来到宫中见李煜，陈乔伏地痛哭：“臣有罪！主辱臣死，臣不敢苟活世间。请陛下杀臣，宋主要问，陛下就说是臣小人误国，宋主必不深责陛下。”

李煜长叹：“算了吧，国亡在即，至于日后生死，非此时所能知，你就算死了，也无济国事，再想他法吧。”陈乔确实是个忠臣，可惜李

煜“没时间”用忠臣，致使国势若此。陈乔已抱死志，号哭一场，上吊自杀。

张洎算着时间，见陈乔差不多断气了，告诉李煜：“臣本来也应该陪陈乔殉国的，可陛下肯定要去汴梁见赵皇帝，身边没人打理可不行，臣觉得还能为陛下做点事，所以暂时还不想死。”这是什么人啊？真够无耻的！

赵匡胤事先交待过曹彬不许在金陵中掠劫财物，并善待李煜一族。曹彬入城后，秋毫无犯，列队来到内城外，请李煜早点出来。李煜也不去求佛了，佛祖公务比较繁忙，没时间过问李煜的闲事。李煜本想自焚殉国，抱了一大堆木柴在宫中，可李煜思前想后，觉得自己还年轻，就这样离开人世有些可惜，便放弃自杀的念头，决定投降。

不过在出降前李煜干了一件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事，他让黄昭仪把珍藏的钟繇以及王羲之等人的书法原本尽数烧掉，一件也没留下来。然后在宋开宝八年（公元 975年）十一月底，李煜率领群臣开门素服出降。

曹彬还在生李煜前次耍他的气，当李煜给他下拜时，曹彬一甩脸色，不理李煜：“身有重甲，不方便还礼。”不过曹彬为人不失忠厚，告诉李煜：“君入朝后，岁赐奉禄有限，怕不够你们家支出的。现在还有点时间，君速还宫，多带点钱，以备日后之用。不然，朝廷都要把宫中物没收，到时一个子拿不到，可别怨我事先没通知你。”李煜谢过后，入宫打点财物。

宋阁门使梁迥见曹彬居然敢放李煜回宫，大惊：“大人怎么能放李煜回宫？万一李煜要自杀了，大人如何向官家交待？”曹彬大笑，但没有说话。梁迥不知道曹彬何意，再三问之。曹彬笑答：“李煜为人庸弱，今日既然出降，就说明李煜还有幸生之心，怎肯自杀？放心吧，一会李煜就会回来的。”果然不久，李煜就出来了。

宋开宝九年（公元 976年）正月，曹彬奉赵匡胤命，催促李煜等人打点行装，去汴梁见大宋皇帝请罪。李煜生在金陵、长在金陵，也亡国在金陵，对金陵有着刻骨铭心的感情，毕竟这里还埋着他的祖父、父亲的遗骨，还有他的前妻周娥皇。这就样离开了？李煜是个感情极其丰富的人，对于这样一个人生结局，他并没有太多的心理准备，但此时自己的九族性命都握在赵匡胤手中，害怕惹翻了赵匡胤，不敢不从。只好哭拜了列祖列宗，然后带着小周后等家族成员以及文武启程北上。

南唐自烈祖李昪 937年开国，到李煜素服出降，共存在了三十八年。做为 “政治家”，李煜给历史交上了一份答卷，上面只写着一句话：“后主虽仁爱足以感其遗民，而卒不能保社稷。”在五代十国时期曾经名震江南的南唐就这样灭亡了，而南唐的灭亡也意味着震烁历史的大唐帝国的彻底终结，从此，历史上再也没有过一个称作“唐”的政权。霓裳羽衣曲、李白、杜甫、白居易和一段段历史的佳话以及历史悲剧，都进走了历史的坟墓，永远不再出现。

在行前，李煜作了一阙《破阵子》：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沉腰潘鬓消磨。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离别歌。垂泪对宫娥。

五

李煜等人乘舟北进汴梁城，李煜痛永无再返故国之日，痛哭流涕，在舟中提笔再作一首亡国诗："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吴苑宫门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孤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

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正月，李煜一行做为宋朝的俘虏来到汴梁，刚下船时，李煜看到汴口有座普光寺，李煜想上去看看，陪从人员劝他不要在赵匡胤的地头上惹事生非，李煜大怒："我当政以来，你们这帮人天天缠我身边，这个做不得，那个做不得，现在亡了国，没必要怕你们，今日偏由我做回主！"李煜登上普光寺，远望江南，却不得见，只见风烟袅散，天际间，一片愁云惨淡。李煜触景生情，泪流满面，长叹数声才下来。

赵匡胤做为胜利者，已经准备好了受俘仪式。赵匡胤大陈甲兵，亲临明德门接受李煜的请罪。不过李煜从即位起就对赵匡胤奴颜婢膝，赵匡胤本也是个宽容的人，也就没有让李煜跟五年前接受南汉皇帝刘鋹受俘一样，只是让李煜等人白衣在明德门下请罪。赵匡胤俯身下问："下面站着的可是江南国主？"李煜见左右卫士持刃而立，吓的跪在地上发抖，无言以对。

赵匡胤知道李煜无用，转而厉声责问徐铉："李煜今日，汝不得辞其责也！为何不劝李煜早入朝？以致刀兵齐发，百姓受苦！"徐铉向来以铜牙铁齿著称，大声答道："臣为江南臣子，自当忠心侍主，今日国亡，臣当死罪，请陛下诛臣以谢江南士民。"赵匡胤见他如此硬挺，大笑："汝真忠臣也，以后事朕也要象事李煜那样。"

赵匡胤也听说了张洎劝李煜不出降曹彬一事，又骂张洎："还有你！不是你劝李煜死守，李煜也不会有今日之辱。"说完就把张洎在金陵时准备召援兵的蜡书丢到张洎脚下。张洎汗出如雨，顿首哭道："此书是臣所写，但臣彼时尚事李氏，所谓忠犬不吠其主。今若得死，臣之幸也。"反正徐铉刚才说的话挺动听，照着念就是。张洎怕死是真的，但请死绝对是假的，不然早在破城时就该和陈乔自缢殉国了。

李煜口才一般，但身边竟是些伶牙利齿的高人，赵匡胤也是苦笑，又把安慰徐铉的话重复讲给张洎。赵匡胤得意之余，又数落李煜几句，随即封李煜为右千牛卫上将军，当然这是个虚职。说来也可笑，李煜这辈子最不善长的就是打仗，结果倒在把南唐消灭的宋朝那里混了个将军当当。李煜毕竟是个有身份的人，赵匡胤给了他"违命侯"的"爵位"。

要说赵匡胤仁厚爱人还真不是吹出来的，他对那干子降王都不错，都给予高官厚禄，反正这些人懦弱无能，留下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还能在后世中留个宽厚待人的好名声。当然唯独一个孟昶倒了霉，因为他的花蕊夫人太迷人了，被赵匡胤给"想"死了。至于李煜，身边虽然也有一个绝色小周后，不过赵匡胤还真没对小周后动过什么心思。李煜心下也觉得宽慰了不少，也打算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过下去吧，人生不如意十八九，想那么多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李煜就这样终死汴梁城，那么李煜的人生还谈不上什么悲剧，也赚不了后人几滴眼泪，李煜的悲剧马上就到开始了。宋开宝九年（公

元 976年）十月，时年方五十岁的宋太祖赵匡胤突然莫明其妙的驾崩，而赵匡胤的弟弟、晋王开封尹赵光义也莫明其妙的继位，改元太平兴国。

赵匡胤的死因是宋史第一大疑案，野史传言赵匡胤死前把赵光义叫进宫去，身边没有一个外人。不知他们说了些什么，只是传闻外头的太监听到屋里赵匡胤大声说了一句“好做！好做！”，然后赵光义放声大哭，“样板皇帝”赵匡胤就这样死了，到地下见他的前主人柴荣去了。

赵光义当上皇帝后，李煜的噩梦开始了。不过刚开始时赵光义对李煜还很不错，李煜上表说自己太穷了，家里开支太大，请皇帝陛下赏点钱过日子。赵光义大笔一挥，赏了李煜三百万钱。不过李煜的“忠臣”张洎是个贪婪鬼，听说李煜发财了，便来打李煜的秋风，问李煜借点钱花花。好歹君臣一场，李煜给了张洎几件金器，可张洎贪得无厌，见没刮出多少油水，经常在外面说三道四。

李煜觉得赵光义待自己真是不薄，心下欣欣然。这时候的李煜刚过四十岁，而他的小周后也只有二十六七岁，这个年龄的美女是最让人动心的，赵光义觉得李煜欠了自己一份人情，便想从李煜那里捞点什么回来。赵光义那双色眯眯的眼睛不知不觉间就盯上了小周后（大哥喜欢花蕊夫人害死了孟昶，小弟喜欢小周后害死了李煜，这哥俩怎么都一个德性？！）。

赵光义当然知道哥哥是怎么把花蕊夫人搞到手的，也不用多动什么脑筋，学哥哥的就是。赵光义打着让小周后等南唐“命妇”到宫中拜见自己后妃的幌子，召小周后进宫。李煜以为赵光义和赵匡胤一样宽厚，何况皇帝旨意不敢违，便让小周后去了，可谁知道这一去就是好几天。

赵光义当时三十七八岁，正是如狼似虎的年龄，见到小周后，如狼似虎的扑了上去。小周后吓的连连后退，抵死不从，赵光义能让他哥哥不明不白的成了 “太祖”，还在乎你这个弱女子？命强壮的宫女上前把小周后衣服扒掉，强行按到床上。

最让人发指的是，赵光义居然还让宫中的画师现场把自己的“威武雄壮”画下来（野蛮！），这就是在野史有名的《熙陵幸小周后图》。小周后受此污辱，痛不欲生，但她不敢冒犯赵光义，自己的性命都握在赵光义的手里。只要赵光义一点头，她们李家和周家九族都将灰飞烟灭。小周后回到府中，李煜这时也知道小周后在宫中这几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垂头不语。小周后满肚子的委屈无处发泄，只好狂风暴雨的发向李煜，大骂李煜：“你真不是个男人，窝囊废！当初我怎么就看上了你！”李煜这时什么都做不了，更不能去安慰妻子，否则对李煜和小周后来说是更大的人格污辱。

李煜欲哭无泪，亡国后离开金陵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来到陌生的汴梁，身边只有这个女人可以聊做安慰，毕竟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感情很深。没想到赵光义居然对他下这个重手，李煜虽然窝囊，但也是个男人，男人不怕死，就怕戴上绿帽子，李煜只有任凭妻子发泄，心中已经翻江倒海，但除此之外，李煜还能做得什么？

赵光义尝到了腥味，便三番五次的召小周后入宫侍寝，即使不为了李煜，为了周氏一族，小周后也不敢不从，任凭赵光义“欣赏”自己的身体。回来之后就接着骂李煜，骂累了，两人就抱头痛哭。小周后虽然知

道李煜没用，但十几年的感情不可能在一瞬间抹去，永远也不能。

李煜在汴梁生不如死，忍受着亡国辱妻的人格污辱，郁郁寡欢，开始怀念起小时候在江南春色中任情奔跑，在宫中为起舞的周娥皇弹琵琶，和小周后在小亭中饮酒的快乐场景。当人活着压抑的时候，就会不自然的怀起旧来，而且越陷越深，不可自拔。

李煜开始“重操旧业”，填起词来。李煜词在词史上的地位不用多说，但李煜词真正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还是在亡国之后寓居汴梁的这两年所作。其中有一阙《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这阙词的艺术性和感染力在李煜四十二首词也许仅“次”于另外一阙《虞美人》，这阙《虞美人》是李煜的代表作，这也是唐五代词以及北宋早期词的抗鼎之作。只是这阙词太“血腥”了，字字血泪，断人心肠。原词如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了。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做为一个亡国之君，在战胜国的土地怀念故国，这是犯了大忌讳的。如果三国蜀后主刘禅以“此间乐、不思蜀”回答司马昭，在洛阳怀念蜀中，估计司马昭是绝不会放过刘禅的。李煜如此“明目张胆”，赵光义知道后，大为忌恨，心想：“你这个亡国奴居然敢怀念金陵？朕在你心中是个什么位置？”（什么位置？欺人之妻的混蛋！）。何况自己虽然强行霸占了小周后，但毕竟她在名义上还是李煜之妻，时间一长，肯定走漏风声，传到外人耳朵里，不骂自己才怪。为了以后方便和小周后鸳鸯双飞，李煜，对不起了！

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 978年）七月初四，这天是李煜的四十二岁生日，正值七夕。李煜也没怎么过寿，亡国奴做什么寿？只是简单的吃了点东西，这时大宋皇帝赵光义派人送来一瓶好酒。李煜跪拜后收下，来人自去。李煜开始喝着皇帝送来的美酒，构思着下一阙词。

喝完不久，李煜突然感到腹中一阵巨痛，头部和手脚开始剧烈抽搐，来回做牵机状，李煜拼命挣扎了一会，慢慢的，李煜不动弹了，死了。李煜死状极为惨烈，头和脚迸在了一起，拘搂成一团。宋太平兴国一代词宗、南唐后主、大宋陇西郡公李煜，“薨”于汴梁。

赵光义送给李煜的不是什么佳酿，而是一瓶牵机药，也就是中药马钱子，喝下这种毒药的人，都会在巨痛中死去。李煜死讯传来，赵光义猫哭耗子，辍朝三天，追赠李煜太师、吴王，葬在洛阳北邙山。

小周后看到丈夫的惨死，悲痛欲绝，哀号不已。虽然小周后骂过丈夫窝囊废，但他们之间的感情从来也没有变过，在做了亡国奴后，两人相依为命，准备平平安安的过完下半生。可“人面兽心”的赵光义却断送了他们的未来，小周后哭了数日，在丈夫灵前自尽。

对于李煜的评价，不想再多说什么了，李煜的人生悲剧让历史感动了一千多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能让现代人记住并感动的爱情悲剧，也许只有三个：项羽乌江别虞姬，陆游沈园偶逢唐婉儿，李煜和大小周后的爱情故事。

李煜生于七夕，死于七夕，就以北宋大词人秦观的一阙《鹊桥仙》来为李煜送行：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第四章 吴越春秋——百家姓第二位钱姓的创业史

一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人们对中国著名的旅游城市苏州和杭州的评价，因唐人张继一首千古绝唱《枫桥夜泊》名闻天下，寒山寺、虎丘塔加上江南水乡的温柔如饴，让人如醉如痴。

相比苏州，杭州也不“逊色”，也有一首为杭州做“代言”的诗。南宋人林升著名的《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虽然林升的本意是讽刺当时南宋统治者纸醉金迷不愿收复北方故土，但却无意中为杭州城打造了一张“城市名片”。

北宋靖康二年（公元 1127年），北方强大的女真骑兵南下，攻城宋朝国都汴梁，俘虏了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桓，北宋灭亡。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逃难至杭州，建立南宋，定都杭州。在南宋存在的一百五十年时间里，杭州物尽东南，繁华盛极，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超级大都市。

杭州人应该“感谢”一下赵构同志。但南宋时的杭州却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建都，在南宋之前二百年，杭州还有一次建都的经历，这就是五代十国时期杭州人钱镠建立的吴越政权。

唐宣宗李忱大中六年（公元 852年），钱鏐生于杭州临安。大中六年真是一个奇怪的年份，朱温、杨行密、钱镠、马殷都生在这一年，而且五代十国的建立者们绝大多数都生在唐宣宗时期，不知道唐宣宗自己当皇帝的这十几年中，治下生出了十几个帝王，会不会把鼻子气歪了。

虽然钱镠和他的子孙们没有当过一天皇帝，但却是实际上的本地区最高统治者，“血统高贵”，自然史书中少不了拍拍钱镠的马屁，当然都是老掉牙的故事，说什么钱镠生时红光满室、邻居们争相救火云云（拜托有些新意好不好）。感情这些帝王都是祝融氏的子孙，谁生下来都一是一团火，“不好了，起火了！”，一看全都是大胖小子，也太邪乎了点。不知道武则天生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呵呵。

生在乱世，是绝大多数人的不幸，普通老百姓哪个喜欢乱世？但对于极少数人来说，只有生在乱世，才能体现出他们存在的价值，钱镠也是这样。钱镠长大后跟江湖中的武林高手学了一身好功夫，善使一条大槊（总想到常茂茂太爷）。

在习武的同时，钱镠也学了点文化知识，虽然只喝了半肚子的墨水，但象钱镠这样的枭雄读太多书也没用，能练好签名就行了。俗话说“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钱镠也不能白学了这身好功夫，此时正值黄巢“作乱”，天下分崩，大鱼小虾米都从水底跳了出来，准备捞上一票。

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 875年）五月，浙西狼山（今江苏南通狼山）镇遏使王郢扯旗造反，在苏浙福建一带横冲直闯，抄了许多人的生计，时为两浙大患。浙西临安石镜镇守将董昌受上峰指派在杭州一带征募壮士入伍，董昌见钱镠不是个等闲货色，很是器重，便让钱镠做他的副手。从此，钱镠踏上了提着脑袋谋富贵的道路。钱镠初出江湖，必须

露露两手，不然没人瞧得起他。钱镠果然不是庸手，和王郢干了几个回合，就把王郢给摆平了。

钱镠越混越自在，后带本部兵剿灭了土匪曹师雄等人，因功封为石镜镇衙内都知兵马使。乾符五年（公元 878年）八月，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率军入浙，准备借路去福建。

正好要经过石镜镇，钱镠手下只有三百多人，只能智取。钱镠带着二十个不怕死的好汉藏在路边的草丛里，等到黄巢军过来时，钱镠和弟兄们张箭就射，射倒了不少，然后钱镠带弟兄们冲杀出来，黄巢军不知道伏兵底细，一阵大乱。

钱镠知道自己和黄巢的力量对比太过悬殊，开始后撤，来到一个叫八百里的镇子上。钱镠想了一个天下无双的点子，他找来一个在路边卖东西的老奶奶，告诉她："后边如果有大军过来，问您前面的人跑哪了，您就说他们屯兵八百里。"然后钱镠开始做好厮杀准备。不一会的功夫，黄巢的怒火也被撩了起来，想看看带二十多人就敢在他黄巢头上拔毛的是个什么人物，率军追了过来。黄巢人生地不熟，要问问路，果然问起了那个老奶奶。老人家就照钱镠说的回复。

黄巢是北方人，哪知道八百里是个地名，以为杭州兵前后扎营了八百多里地。黄巢这次入浙只是借道，一听吓了一跳："刚才那几个人就把我吓成那样，八百多里的杭州兵，那得几十万？"觉得强龙压不过地头龙，率军在浙江开辟了七百多里山路，进入福建闯世界去了。钱镠又做了回东道，在后面招呼了一下，狠捞了一把。

这两年董昌也赚了不少，觉得小池里养不起自己这条大鱼，想去杭州做老爷。率军闯进杭州自封刺史，镇海军节度周宝没办法，只好封董昌这杭州刺史。钱镠的级别自然也水涨船高，当上了都指挥使，董昌手下能人不多，就把钱镠当成自己的心腹。

后来黄巢杀进长安，唐僖宗逃到成才避难，天下形势乱的不可收拾，稍有点本事的人都开始自谋出路。淮南节度使高骈想收编董昌的人马，便让董昌等人来见他。董昌也就那样，没什么稀罕的，高骈有些失望。但当高骈看到钱镠的时候，可能是高骈近视眼，贴到钱镠脸上看了半天，钱镠忍着高骈呼出的臭气，暗骂："老东西，你想干什么？！"高骈惊呼："这个人不简单！日后必然是个大英雄！"但对于高骈的为人，钱镠看的很清楚，私下告诉董昌："高骈不是个干大事的人，咱们跟着他，以后连凉风都喝不上，还是回杭州发展吧。"董昌也是这个意思，婉拒了高骈，回到杭州。

杭州此时已经是浙江首镇，财赋甲于东南，谁看着不眼热。浙东观察使刘汉宏（就是在江陵中和王铎上演"骗中骗"的那位爷）想要杭州，中和二年（公元 882年）七月，刘汉宏派兄弟刘汉宥率越州兵（今浙江绍兴）来攻杭州。刘汉宥带着两万弟兄上了路，来到西陵（今浙江萧山西郊）。

刚扎下营寨。就看前寨子外来了一支越州兵马，刘汉宥有些奇怪，难道哥哥增兵来了？便问起军令："天王盖地虎！"，对面人答："宝塔镇河妖！"刘汉宥再问一句："脸怎么黄了？"对面人答："妈的，问这么多干什么，老子拉肚子拉的！快点开门，还没吃饭呢！"刘汉宥忙开寨门，就看这支"越州兵"猛的闯进营来，开始放火，顺手砍杀。刘汉宥大惊，

率残兵逃回越州。和越州兵“自相残杀”的这支队伍正是钱镠带来的人马。

刘汉宏哪听说过什么钱镠，没当回事，连派了四路人马去杀钱镠，但这几位弟兄哪是钱镠的对手，一路一路的被钱镠给灭了。中和三年（公元 883年）十月，刘汉宏亲率浙东十几万大军水陆并进，来找钱镠结帐，钱镠率敢死军偷袭越州军，越州军中多是被刘汉宏抓来凑数的壮丁，本就心不甘情不愿，一败即溃。

刘汉宏见势不妙，为了逃命，脱下官服装成伙头军模样，拎了把菜刀就想跑。杭州兵不认识刘汉宏，问他是哪部分的，刘汉宏鬼点子多，立刻哭诉：“长官，我是被挨千刀的刘汉宏给抓来做饭的，我上有八十老娘，下有八岁小儿……”杭州兵哪听他扯这个，喝道：“还不快滚！”刘汉宏灰头土脸的跑回越州学“厨艺”去了。

钱镠真是不简单，当时刘汉宏的实力要远强于自己，如果换成董昌来战，根本不是刘汉宏的对手。钱镠在军中号称万人敌，深为将士信服，所以经历过这几次胜仗，钱鏐在杭州军中的威望渐渐超过了董昌。

董昌和刘汉宏跟斗眼鸡似的大打出手，远在成都的唐僖宗想做和事佬，派人去说和董刘二人。董昌和刘汉宏正在玩轮盘赌的游戏，两人必须死一个，哪容得唐僖宗这个木偶皇帝从中掺和，都没理唐僖宗。前几次打的太惨，刘汉宏也没多少本钱，但为了做最后一博，刘汉宏尽出精锐，准备和董昌做最后的决战。

董昌有些发怵，便问钱鏐：“计将安出？”钱鏐知道刘汉宏这是在玩命，除了硬拼便无他法，告诉董昌：“除恶务尽，刘汉宏浙东巨贼，今不除之，必留大患。请董公尽出精锐，我去取刘汉宏的人头。”董昌大喜：“具美（钱鏐字）出马，吾无忧矣。灭掉刘汉宏后，我就把杭州让给你，我去越州。”这样的好事钱鏐自然愿意。

唐光启二年（公元 886年）十月，钱鏐率杭州军去和刘汉宏分个高下，钱鏐和部将成及率军南下诸暨（今浙江诸暨），绕过山路折头向北，急进至平水（今浙江会稽山东），抄小道奇袭曹娥埭（今浙江绍兴东），大败越州军韩公玟部。随后钱鏐发水师以雷霆之势攻击越州军朱褒部，两军在上虞江中进行惨烈大战，钱鏐命杭州军射火箭，借着风势，把敌舰全都给烧了，越州水军都去水晶宫挂号去了。

钱镠挟胜攻越州，刘汉宏本钱基本都砸光了，实在没有能力再对抗钱鏐，只好祭起三十六计第一计“走为上”。刘汉宏连家少都顾不上了，没时间了，刘汉宏匹马南奔台州（今浙江台州）。钱鏐没费多大功夫就拿下越州，将刘汉宏家眷和亲将斩于军门外。

钱鏐准备休整一下再取台州。钱鏐好运气，台州刺史杜雄见刘汉宏倒了台，自想：“何苦为刘某卖死？钱鏐气势正盛，不如反戈。”指挥亲兵拿下失魂落魄的刘汉宏，打进囚车，押到越州。董昌得知刘汉宏被擒，派人到越州责骂刘汉宏，刘汉宏虽然人品低劣，但这时倒还起了点血性，长叹：“成者英雄败者贼，古今皆如此，我无董公手下有名将如钱具美者，也该我坏事。今事已至此，不必多说废话，来个痛快的吧。”

等待刘汉宏的当然也只有死路一条，钱鏐下令在越州市中斩杀刘汉宏。刘汉宏越来越有血性，对行刑的刀斧手大喝：“滚开！你们也配杀我？把钱鏐叫过来，我是被钱镠打败的，就让钱镠来了结我！”钱镠也敬

刘汉宏是条汉子，提刀上前，痛快一刀，送刘汉宏上路。

对杭州威胁最大的越州势力终于被彻底消灭，但与其说是董昌赢得了轮盘赌，倒不如说是钱镠的胜利。这些胜利都是钱镠一刀一枪拼出来的，董昌只是因钱镠成事。这时钱镠也渐渐对董昌有了想法，在这几年的江湖闯荡中，钱镠的野心越来越大，怎么岂甘心给董昌当一辈子家奴？

光启三年（公元 887年）春，唐僖宗下诏进封钱镠为杭州刺史、领左卫大将军，把董昌给弄到越州当起了观察使，董昌说话倒还算数。浙西也比较富庶，加上钱镠一直对自己当主人来看，董昌也没觉得什么，便到越州度假去了。

钱镠拼杀了十多年，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盘，心中兴奋可想而知。当然打下了地皮，下一步就要开始盖楼，不能空守着地皮卖别墅，没人买账的。钱鏐的东边是董昌，暂时还不好翻脸，北面苏州、常州、润州一带都没有什么强大的势力，钱镠开始准备吃人。

这没什么了不得的，封建社会不存在吃不吃人的问题，只存在怎么吃人的问题。道德的约束力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别说钱鏐，让现代人做一回乱世中人，谁敢说自己不吃人？当然可以选择不吃人，但下场就是被别人吃掉。

正好此时淮南节度使高骈治下大乱，吕用之用事，毕师铎乱中取粟，绞杀成一团。镇守润州（今天江苏镇江）的镇海军节度使周宝本想看看热闹，结果被度支催勤使薛朗和牙将刘浩给赶出润州。周宝可怜兮兮的刚跑到常州，还没喝口热茶呢，杭州刺史钱鏐就派大将杜棱、阮结、成及率军于光启三年（公元 887年）三月攻下了常州。

周老先生被当成俘虏献给了钱镠，不过钱镠现在事业刚刚起步，犯不着让天下人看到自己心胸狭窄，何况周宝无拳无勇，杀了也没什么好处。便将周宝安置起来，享受节度使待遇，没几天周老先生就殁了，钱鏐给周宝风光发丧。

二

唐光启四年（公元 888年）正月，钱鏐攻下润州，活捉薛朗，刘浩逃去。钱鏐带回薛朗，挖出薛朗心肝，祭奠周宝，收买人心。到了二月，辛苦一生的唐僖宗李儇驾崩，皇太弟寿王李杰继位，就是唐昭宗李晔。新皇帝登基，自然要给各大军阀点甜头尝尝，唐昭宗赏给了钱鏐司空的衔，当然是张空头支票。

钱鏐拿下润州后，下一个目标自然是盘踞在苏州的原六合镇守使徐约。苏州是江南大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钱鏐不能让徐约这个庸人占着茅坑不拉屎，唐文德元年（公元 888年）九月，钱鏐派兄弟钱銶去把徐约这个名字从地球上抹去。徐约也不象是个干大事的人，跟可笑的刘守光一样，把城外的苏州老百姓都抓进城，在脸上刺字：“我愿意死战钱镠！”

百姓何罪？容你徐约如此糟践？单从军事角度来说，老百姓也不会打仗，“人海战术”起不到多大作用，真正决定生死的是军队的作战能力和战略运筹，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古代打仗不比现在热兵器时代，在一般情况下，除非有援军，否则死守孤城没有多大意义。在古代，只要有足够的粮草和军队，在城中守上三年两年不成问题，徐约勉强守了

半年，唐龙纪元年（公元 889年）三月，钱鏐攻破润州，徐约被追兵逼上海边，想学徐福入海，但杭州兵不想让徐约当航海家，乱箭射死徐约。

钱鏐在这边打，庐州刺史杨行密和大盗孙儒却在钱鏐的家门口厮打，还不时踢上钱鏐一脚，弄的钱鏐好不窝心。孙儒派大将刘建锋夺去了润州，钱鏐开始严防北路，润州就算我送的，以后少打我的主意。杨行密到底比孙儒命硬，把孙儒给克死了，润州顺便成了杨行密的家产。

杨行密虽然对杭州有意，但钱鏐可不是孙儒，便开始专攻淮南。钱钱鏐也在不断的壮大实力。到了景福二年（公元 892年），钱鏐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唐昭宗根本管不了钱鏐，谁有本事就封谁的官。钱鏐巴不得有朝廷的任命，这样才能捞取更多的政治利益。唐昭宗拜钱鏐为镇海军节度使，成为浙江最有实力的一路军阀。

钱鏐这几年主要忙于扩充地盘，军事固然重要，但同样不能忽视了政治建设的重要性。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甚至商场竞争，说到底，都是人才的竞争。钱鏐开始有意思的进行人才储备建设，一时间，杭州人才济济，武有杜棱、成及、顾全武，文有皮光业、林鼎、罗隐等人。在这些士人中，名气最大、才华最出众的，毫无疑问就是杭州人，人称丑才子的罗隐。

罗隐一生非常坎坷，但却才华横溢，虽然有些恃才狂傲（才子不狂便不是才子！）。其实罗隐本有机会攀上高枝的，唐宰相郑畋向来看重罗隐之才，也知道自己的女儿非常崇拜罗隐，便把罗隐召至府中作诗，郑家小姐本以为罗隐是个

风流才子，便隔帘相见梦中情人，哪知罗隐长相奇丑，让郑家小姐大失所望，从此不再读罗隐诗。

罗隐性忠直，恃才狂傲，对朝中用事的达官显贵经常连讽刺带骂。有次罗隐乘船写诗，船工告诉罗隐不要在这里丢人，舱中有贵人。罗隐大怒："狗屁贵人！我罗某用脚指头夹笔写东西都比他们强百倍，不过靠着祖荫才混出头的，怕个球！"当官的最不喜欢就是这样的人，官越大，越不需要人才，需要的只是奴才，因为人才多数都不太听话，只有奴才最听话。罗隐屡试不中，只好落魄江湖。

虽然落魄，但罗隐依然不改名士本色，在流落到魏州时，因为没钱吃饭，便去找当时的魏博军节度使邺王罗绍威，自称是罗绍威的叔父，让侄子给点钱吃饭。罗绍威手下大怒："这个叫花子敢污辱大王，宰了他！"

罗绍威知道但凡名士都这样，见怪不怪，罗隐名声在外，杀了他只能臭了自己的名声，大笑："罗隐何人？我能做他的侄子已经万分荣幸了，"罗绍威真是个人物！大摆依仗，到城外以子侄礼给罗隐下跪磕头，罗隐受之如常。罗绍威有枭雄之气，再瞅瞅东汉末年江夏太守黄祖是如何对待狂骂曹操的祢衡，怪不得罗绍威能大事，对文人客气点，才能显出自己的肚量。

罗隐在魏州吃饱喝足了，启程去杭州找工作。罗绍威送给罗隐盘缠钱一百多万，并给钱鏐写了一封推荐信，说我叔父天下大才，钱公不公殊为可惜。罗隐不知道钱鏐为人如何，便作诗一首送于钱鏐，中有名句："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漫英雄。"

钱鏐见诗大笑，知道罗隐是个性情中人，罗隐是什么人物，钱鏐当然清楚，象这样的人物平时请都请不来，哪敢不敬？用罗隐为掌书记，参预重大政务。罗隐虽然很感激钱鏐，但脾气依旧，不过对钱鏐客气了很多。罗隐不仅有诗才，政治才干也是有的，馀镠喜欢吃鱼，命令西湖渔民每天都要送鱼给他吃，渔民每天打鱼很辛苦，挣不了几个钱，但谁也不敢不从。罗隐知道了，便写诗挖苦钱鏐："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何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意思是说如果姜太公到西湖来休闲垂钓，也得给钱公送鱼，钱鏐是个做大买卖的，知错就能改，不再向渔民索鱼吃。

罗隐诗名重天下，是晚唐仅有的几位诗家大腕，罗隐的咏史诗尤其出色，有一首《登夏州城楼》："寒城猎猎戍旗风，独倚危楼怅望中。万里山河唐土地，千年魂魄晋英雄。离心不忍听边马，往事应须问塞鸿。好脱儒冠从校尉，一枝长戟六钧弓。"气魄宏大，让人心折不已！

钱镠在杭州积聚实力，翅膀越来越硬，唐乾宁元年（公元 894年）五月，唐昭宗下诏拜钱镠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以宰相身份领军节度。钱镠自然高兴，唐昭宗虽然和春秋战国时的周天子一样毫无实权，但名份还在，各路诸侯谁不想当齐桓晋文？钱镠正在杭州对唐昭宗表忠心的时候，他的邻居、也就是他的前主人浙东观察使董昌和钱镠想的却不一样，董昌想什么？他想当皇帝！

这几年董昌在越州当起了杀人魔王，属下但有少许不敬，动辄灭族，越州城中尸臭薰天。董昌确实是个白痴，在他治下，司法和用人形同儿戏，打官司在董昌这里没有是非可言，双方玩骰子，猜错了不管你是原告被告，拎出去砍头，提拔下属同样如此（还不如唐僖宗打马球用人呢）。

董昌地盘也不算少，拥有浙江数州，但无奈野心太大，碗里的肉不够吃的。董昌觉得做一个唐朝的观察使太委屈了自己的天才，反正唐朝只剩下了一副空壳，还有谁能管得了他？在唐乾宁二年（公元 895年）二月，董昌在越州自称大越罗平国皇帝，改元顺天。

董昌写信给钱镠，希望联合在江南大干一场。钱镠早就想和董昌划清界限了，哪敢和他一起造反。钱鏐聚文武议事："过去董昌是我的上司，现在则是我的邻居，我身是大唐臣子，自当讨逆枭首献于朝廷。不过好歹我和董昌有过交情，我也不把事情做绝，先劝董昌迷途知返，如若不从，则刀兵相见。"众人道："大人心善！"

钱鏐派宾属沈滂去越州劝董昌："做个闭门天子，岂有开门节度使自在。公行此事，是以九族身家作儿戏，请速改正，不然一旦族灭，悔之无及！"董昌已经疯了，不听。钱鏐还不死心，亲自率兵来到越州城下，再劝："董公位极人臣，富贵终身，何必和朝廷作对？今鏐率兵前来，想再劝董公一次，万不可自作逆贼，为天下人所共愤！万一天子震怒，王师来讨，不仅公家遭夷灭，就是越州百姓，也要受公连累。福兮祸兮，唯公自择。"

董昌知道钱鏐的厉害，不想招惹他，假装后悔状："具美善心，我今悟矣。我会上表向朝廷谢罪的，公请回吧。"遂厚赠杭州军，把跟他胡闹的几个妖人送至杭州军营，钱鏐见董昌认错了，先斩妖人，然后回军杭州。董昌谋逆大事，钱鏐不敢隐瞒，把董昌称帝事飞报长安。唐昭宗大

怒："朕是天下共主，你董昌也敢来分羹？"拜钱镠为彭城郡王，浙东招讨使，去灭董昌。

钱镠想在乱世中活下来，就必须实行扩张政策，但北边的杨行密和西边的钟传都不好对付。寻思一遍，只有东面的董昌最好下口，董昌几斤几两钱镠再清楚不过了。钱鏐对董昌已经仁至义尽了，既然董昌不识趣，加上有皇帝的旨意，钱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消灭董昌。唐乾宁二年（公元 895年）六月，钱鏐派都知兵马使顾全武和王球去搞定董昌。

董昌还有点头脑，派人向杨行密和湖州刺史李师悦求救，杨行密也不想让钱镠在浙江坐大，出兵攻苏州，李师悦也来找茬。钱镠先让顾全武去对付李师悦，不能让李师悦这把悬在头上的菜刀掉下来，离杭州太近了。顾全武北上敲打了一下李师悦，李师悦老实了一些。杨行密大将安仁义准备率水军来抄钱镠，钱镠让都指挥许再思去防御淮南军，安仁义并不想和钱镠瑰玩真的，没敢过来。

北方边患相对减轻了许多，随后钱镠再派顾全武东进。顾全武是钱镠手中的王牌，而董昌方面只是徐珣、袁邠这干子菜鸟，乾宁三年（公元 896年）正月，顾全武、王求大败越州军，徐珣等人降了杭州军。顾全武率军进逼越州，在余姚（今浙江余姚）又扫掉了袁邠，接着就包围了越州城。

董昌对钱镠也知根知底，为了不影响城中的备战，董昌骗城中将士说钱镠的兵都是些柴货，没什么好怕的，并重赏三军，让他们死守。顾全武等人来到城下后，董昌竟然出钱"犒劳"杭州军，当然董昌觉得这年头当兵不就是图这点钱吗？只要肯放血，这些人就会为自己卖命。

董昌实在蠢到家了，钱镠还缺钱？当兵的早就让钱镠喂饱了，谁在乎这个？杭州军也缺德，先把钱收下，然后在城下灭了一支越州军，继续攻城。这回轮到董昌傻眼了，后悔不迭。

董昌这回算是真的后悔了，不想再当闭门皇帝，去掉帝号，请钱镠念及旧情放他一马。钱镠有这样傻吗？便骗董昌："镠已经在陛下好里疏通好了，有诏免董公死罪，可以回到杭州养老，一切供奉由镠负责。"董昌真没脑子，也不琢磨真伪，就答应了。唐乾宁三年（公元 897年）五月，董昌开门放进顾全武，顾全武按照钱镠指示，把董昌骗上船说是去杭州享福，由副将吴璋护送，在半路上吴璋逼董昌跳水自尽。

董昌在想：钱镠以前是自己的家奴，现在可能要当钱镠的家奴，这面子如何下得来？痛呼数声，投河溺，随后吴璋将董昌家小三百多口全都给斩了。乾宁三年（公元 896年），钱镠尽有吴越之地，唐昭宗下诏拜钱镠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

朝廷这么给面子，钱鏐当然要上表感谢，钱鏐文才不怎么样，便让掌书记沈崧草谢表，沈崧文思泉涌，很快就草就。沈崧请罗隐给他审审，罗隐见沈文把浙江写的花团锦簇，极夸浙江富裕。罗隐直摇头："两浙久遭兵火涂炭，万民困苦，日度不足，这表要是上去，朝中那帮大爷肯定伸手朝我们要钱，到时给是不给？我给改改吧。"罗隐略为改动，其中有两句最为知名："天寒而麋鹿常游，日暮而牛羊不下。"送上长安。朝中执政看过此表，多大笑："这肯定是罗丑写的。"

钱鏐在杭州如何，朝廷根本管不到，由钱鏐玩去。钱镠做的真绝，在越州这块新征服的土地上接受朝廷诏命，以此向世人证明：他，钱镠

才是这块土地上真正的主人！然后风风光光的回到杭州，在老家招摇了一圈，让乡亲们看看，甚至还把小时候经常爬的一棵大树封为“衣锦将军”（跟刘崇封黄骝马有一比）。

三

孟子曰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增益其所不能。”可能是钱镠这些年太过顺风顺水了，孟子有些不高兴：“哼！我的名言怎么能不灵验？”所以钱镠也吃了点苦头。

天复二年（公元 902年）五月，钱镠受封越王，觉得还有必要再回老家显摆一下，又去找衣锦将军玩去了。这时钱镠手下的左右都指挥使许再思和徐绾起了异心，趁钱镠外出之际在杭州发动叛变，声势很大，叛兵攻打内城，钱镠之子钱传瑛率军死守，并派人突围到衣锦城向钱镠报信。钱镠大惊失色，杭州是自己的根本，哪能有失？率军回杭州，钱镠到底是个人物，让军队屯在城外，自己穿着便装混进城中，指挥三军抵御叛军。徐绾此时已经向杨行密的宣州（今安徽宣城）刺史田頵求援，田頵当然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钱镠两面受敌，形势很危急，甚至有了逃向越州的打算。行军作战最怕的就是动摇根本。后来宋真宗赵恒如果不是亲征澶渊，而是听了王钦若的鬼话逃向南京，人心一乱，北宋早完蛋了。

顾全武谏道：“大王谬矣！许再思这窝鸟人有什么好怕的，臣就能拿掉他们，关键是不能让杨行密过来捣乱，大王应该速与杨行密言和，大丈夫能屈能伸。”钱镠也没什么好办法，只好让顾全武去找杨行密，苦苦哀求，杨行密要求钱镠送过儿子过来才肯罢兵。钱镠只好让七儿子钱元瓘送给杨行密当人质，杨行密这才收兵回去。

杨行密一去，许再思这些叛党就好对付了，没多久就让钱镠给宰了。这次是钱镠出道以来最危险的一次，好在化险为夷。虽然搭了一个儿子，但相信杨行密也不敢把元瓘怎么样。

挟持人质虽然极不道德，但丛林世界只讲结果不过过程，而且在敌对双方势力均等的情况下杀害人质是非常愚蠢的。顾名思义，人质嘛，只有活人才有挟持的意义，人质死了，自己还拿什么要挟别人？何况如果真让钱镠在儿子和两浙之间先一个，钱镠除非傻了，才会选择儿子。

躲过了这一劫难，钱镠开始了“爱国卫生运动”，以境内那些不太听话的潜在叛乱分子进行清除，果然发现了“卫生死角”，衢州（今浙江衢州）制置使陈璋就不太安份，钱镠准备下手。可陈璋眼疾手快，先发制人，在天祐二年（公元 905年）三月造反，会同淮南军陶雅部攻东阳（今浙江东阳）。

钱镠一边骂杨行密王八蛋，一边派弟弟钱镖去救东阳。钱镖没到地方，东阳都被陈璋拿下了。陈璋贪心，又北上攻诸暨，但被吴越的都指挥使杨习迎头一棒。陈璋逃奔衢州。唐天祐二年（公元 905年）十一月，吴王杨行密病死，长子杨渥袭位。淮南内部形势不稳，陶雅不敢在浙江多呆，撤军回去。吴越军围攻衢州，陈璋有些抗不住了，向淮南乞援。吴王杨渥派周本等人来帮助陈璋，结果在城外被吴越军狠狠敲打，陈璋和周本抱头窜回淮南。

钱鏐的“爱国卫生运动”差不多结束了，这时唐朝的寿命也结束了，唐天祐四年（公元 907年）四月，梁王朱温废掉唐哀帝李柷，建立大梁

朝。朱温身边的那些朋友都讨厌这个朱三，没几个承认他的。朱温为了开拓战略外围，遣使封钱镠为吴越王，并给钱镠开了一张“领淮南节度使”的空头支票。掌书记罗隐等人劝钱镠：“朱三篡唐不得人心，跟朱三混，难免落个贼名。”

钱鏐想的却是：李克用、王建、杨渥等人虽然不服朱温，可他们哪个能灭掉朱温？如果和李克用等人一起反朱温，虽然对自己没什么坏处，但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因为自己的吴越和朱温根本不搭界，李克用他们和朱温是邻居，当然要反了，自己何苦跟李克用趟这个混水？便承认了朱温，奉梁朝为正统，改用梁朝年号。

朱温有钱，为了报答钱鏐的承认，听说钱镠喜欢玩玉带宝马，大笑：“钱具美真英雄也，怎么跟我一样？”（怎么能跟你一样？你还扒灰呢，人家钱镠可没干过这个。），送给钱镠许多宝贝。

当然我们指责钱镠对唐朝“不忠”，唐朝给了钱镠很高的荣誉，从这个角度，钱镠可能有点对不住唐昭宗。但钱镠所取得的成就却都是钱镠在白骨堆中一刀一枪挣出来的，如果董昌灭了钱镠，唐朝自然会把对钱镠的封赏给董昌。

封建社会是家天下，但凡有所做为的人物，并不需要对皇帝负责，只需要对自己负责，因为自己也是在“家天下”！说点唯物主义的，就是要对人民负责。何况李唐也“对不起”隋朝，钱镠为什么就不能“对不起”唐朝呢？

钱鏐的“无耻”激怒了淮南节度使杨渥，派周本和老朋友陈璋来攻苏州。杨渥哪是什么为唐朝“讨公道”，乱世中哪来的公道？公道？理论上有，现实中没有。苏州是江南头号重镇，哪能让杨渥得手，钱鏐急派两个弟弟钱锯钱镖去救苏州。淮南军比较聪明，担心吴越军可能会潜水入城，利用苏州水网纵横的特点，在城外河中布下大网，用铜铃铛系在网上，派人在岸上监视。

淮南军太不象话了，下了网连鱼虾都过不去了，不知造成了多少水间悲剧。吴越军多是江南水乡上长大的，谁把这当回事？钱锯派水性好的军卒司马福跳到水里，用竹杆故意去拨弄铜铃，岸上的淮南军一听有动静，忙把网挑起来看，司马福利用利用这个空档游到苏州城里。

司马福进城后和守城将士约好了作战口令，然后再游回去。钱锯准备好后，里外夹攻，淮南军哪知道怎么回事，以为天神下凡，哭喊着：“水鬼！”差点被吴越军斩尽杀绝，周本再一次抱头窜回淮南。

虽然打败了淮南军，可钱鏐却不太高兴，梁开平三年（公元 909 年）十一月，钱鏐极为器重的大才子、给事中罗隐病故，寿七十七岁。罗隐之才，勿需多言，晚唐五代交际时以诗著名者，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韦庄、韩偓、罗隐数辈。估计在这些诗人中，罗隐的名头最响亮，在现在浙江民间，还流传着罗隐的许多故事。

民间传说罗隐本是天上神仙，玉皇大帝见罗隐有帝王相，便命天兵换掉罗隐的仙骨，赶下凡界，所以罗隐是“乞食命，皇帝嘴”，当然这些都是传说，但这也说明罗隐在民间的影响之大。罗隐死前，曾经题诗于壁：“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代应难继此才。门外旌旗屯虎豹，壁间章句动风雷。”

罗隐实在是个有趣之极的人，是真名士自风流，罗隐也是如此。罗

隐在落魄江湖时，找过淮南节度使高骈，想谋份差事。可惜高骈看不上罗隐，罗隐只好离开淮南另谋生路。后来听说高骈被毕师铎所杀，大喜，写下一篇《广陵妖乱志》，极力讽刺高骈，把高骈干的糗事全都抖了出来，一时名声大燥。在杭州期间，罗隐也不老实，曾经当众说起钱鏐小时候放牛的趣事，众人大笑。钱鏐也很不简单，能让罗隐这等人物为他效力实在他的福份，这种事情不伤大雅，又何足介怀。

罗隐还有一部风流史，罗隐曾经遇上一个叫云英的营妓，撞出点火花。后来罗隐屡试不举，流浪江湖间，十二年后再次遇上云英。云英说罗隐“罗秀才尚未脱白”，嘲讽罗隐中不了进士。罗隐不悦，写诗还讽云英：“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英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其“记仇”之心，可见如此。

因为实在很喜欢罗隐，所以在这里也不嫌篇幅较长，摘录罗隐的名篇《英雄之言》，算是给罗隐这位风流名士做一个了结，原文如下：“

物之所以有韬晦者，防乎盗也。故人亦然。夫盗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异者，退让之心，贞廉之节，不恒其性耳。视玉帛而取者，则曰牵于寒饥。视国家而取者，则曰救彼涂炭。牵于寒饥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西刘则曰居宜如是，楚籍则曰可取而代。噫！彼必无退让之心，贞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後生其谋耳。为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为人之所窥者鲜矣。”

安葬完罗隐，钱鏐好一阵郁闷。虽然淮南军屡次骚扰钱镠，但没一次得手的，加上钱镠这些年也玩累了，便又一次回到家乡去见“衣锦将军”。钱鏐肯定知道汉太祖刘三回家乡做《大风歌》的故事，也作了一首《还乡歌》：“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父老远来相追随。牛斗无孛人无欺，吴越一王驷马归。”

客观点说，这首诗在气势上不如刘邦，刘邦得的是天下，钱镠只得到了吴越，气势小点也正常。突然想起民国时大诗人张宗昌的那首文盲版《大风歌》：“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口气大的吓死牛，实则饭桶草包加无知，让人哭笑不得。

钱鏐做为封建统治者，自然也免不了“奢逸自大”，让父老乡亲拜伏自己脚下，心中肯定有说不出的快意，项羽就曾说过“富贵而不还乡＼如锦衣夜行”。何止古人，现代人有了钱也会在家乡建座希望小学什么的，甚至还有给自己建生祠的。人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其实也很简单：人首先是一个欲望的动物。

钱鏐虽然少不了 “封建习气”，但在五代十国这个天崩地裂的大乱世中，钱鏐统治的吴越（基本就是浙江一省）相对中原乱局，还算比较稳定，经济发展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钱鏐弄到这份家业实在不容易，他不敢过于放纵自己，钱鏐每次睡觉时都枕着一个小圆木枕头，每当辗转翻身时小圆枕就会掉到地上，钱鏐都惊跃而起。不为别的，只会时刻警醒自己：“天下不太平！”

强大的政治军事机器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做支撑，好在钱鏐的浙江没受到唐末战乱太大的波及，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浙江临近东海，经常受海患影响。钱鏐发动民力在钱塘江修建海塘，并疏通了

河运，保障了浙江经济不受自然灾害影响。而且钱镠大力扶持养蚕业，五代十国时，吴越出产的丝织品冠绝天下，这也是吴越和各国进行贸易的大宗，赚足了银子。

钱镠不仅和内地进行贸易，还扩展海外市场，和北方的契丹、日本等国有商业往来。在钱镠的精心治理下，杭州一跃成为富甲天下的大都会，吴越从钱镠建国一直到钱俶降宋，都没有经历过战乱。到了宋朝，杭州更是盛极一时，尤其是在南宋。“奉旨填词”的柳永曾有一阙快炙人口的名作《望海潮》：

“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杭州以及浙江的发展，无论如何都少不了钱镠的一份贡献。

钱镠治下的吴越政权对中国文化还做出了一个巨大的贡献，一说出来大家全都知道，那就是著名的《百家姓》。《百家姓》开头第一句就是“赵钱孙李”，赵是大姓，但钱姓并不多，为什么会这样排呢？因为写《百家姓》的这位就是吴越人，这时吴越已经归投宋朝，所以宋朝赵姓做为国姓排在第一，吴越的国姓钱姓也自然排在第二位。

四

无论中原如何改朝换代，吴越都基本不受影响，钱镠的外交政策是对中原政权称臣以换取在和淮南军对抗时的战略空间，这种外交战略无疑是正确的。当朱友贞被李存勖灭掉时，钱镠继续向李存勖称臣。李存勖刚统一中原，也管不到吴越，按朱梁对钱镠的旧例处理。钱镠也老了，玩不动了，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

钱镠的儿子很多，但真正能让钱镠放心传承江山的，也只有七儿子钱元瓘了。钱元瓘被杨行密当做人质扣押在宣州（今安徽宣城），后来田頵造反被杀，钱元瓘趁机溜回杭州。钱镠最喜欢这个儿子，钱元瓘为父亲的江山基业立下不少功劳。除却这些“硬件”，在“软件”上钱元瓘也有优势，钱镠因为军事压力被迫送钱元瓘做人质，心中对七儿子便多了份欠疚，钱元瓘自然也就无形中增加了不少感情分。

钱元瓘的能力在兄弟中也是当仁不让的。钱镠把儿子们都叫过来，告诉他们：“我准备在你们里头挑一个做嗣主，你们都把自己立的功劳说出来吧，功劳最大的准备接班。”这帮弟兄其实也知道钱镠早就属意元瓘，谁也不会自找麻烦，皆道：“吴越立国，首功在父亲，要说兄弟们中间立功最著、德行最深者，无如老七元瓘。”

钱镠就是要他们把这话说出来，以免日后兄弟们扯皮赖账，遂封钱元瓘主政镇海、镇东军，算是确立了钱元瓘“未来领袖”的地位，保证吴越政权的顺利交接。

后唐同光三年（公元 925年）八月，钱镠在杭州自称大吴越国国王，大造宫殿，开始贪图享受。钱镠身体状况不太好，毕竟快八十岁的老人了，让他享受一下也没什么，辛苦一辈子，到老还要为儿孙谋，实在说不过去。钱镠听说洛阳大乱，李嗣源当了皇帝，安重诲在朝中用事，经常派人到杭州朝钱镠要私货，钱镠和安重诲没什么交情，也用不

着他，不但不给，还写信把安重诲狠狠的臭骂一通。
安重诲脾气大，在李嗣源跟前抵毁了钱鏐，说供奉使乌昭遇出使杭州以臣礼拜见钱鏐。李嗣源当然容不下有人对他不敬，下诏罢免了钱鏐所有的职务，甚至让钱鏐以太师衔退休。李嗣源也搞笑，让钱鏐退休又如何？吴越还不是老钱家的？这两个老头你来我往互相对骂，好不有趣。钱鏐根本不在乎这个："有本事你过来拿我！"，干脆和后唐断绝了一切官方往来。后来安重诲被杀，李嗣源和钱鏐又没什么私人恩怨和利益冲突，在长兴二年（公元 931）二月，恢复了钱鏐名义上的职务。当然这些都是虚的，只要钱鏐愿意，当皇帝都成，只不过钱鏐不想而已。
如果景福二年（公元 892年）钱鏐任镇海军节度使算起，钱鏐已经统治杭州四十年了，钱鏐从一个乡下小子入伍当董昌的马前卒，一步步的爬到了人生的最高峰，成为当时强大的割据势力。人生的艰险、奢华的享受，钱鏐都尝遍了，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在后唐长兴三年（公元 932年）三月间的一个雪夜里，八十一岁的钱鏐在杭州寿终正寝。唐明宗李嗣源闻知消息，痛惜不已，辍朝七日，并谥钱鏐为吴越武肃王。
钱鏐真是高寿！钱鏐比五代十国帝王中第二寿星李嗣源大了足足十四岁（同年李嗣源死去，寿六十七岁），就是纵观中国历史，能活到钱鏐这个岁数的聊聊无几。屈指算来：梁武帝萧衍（86岁）、宋高宗赵构（81岁，和钱鏐一样，死在杭州）、元世祖忽必烈（81岁）、清高宗弘历（89岁），只是可惜了楚王马殷，活了七十九岁，呵呵。
钱鏐不是皇帝，其实也不稀罕做皇帝，有实未必有名，曹操是也。世界上最尊贵的不是皇帝，而是权力！钱鏐和许多帝王一样，都是从社会最底层拼杀出来的，通过自己的智慧，再加上一点运气，成就一番大业。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呼风唤雨，主宰一切，真的足够了，何必多要一个虚名？已经称帝的蜀帝王建和南汉刘�等人纷纷劝钱钱鏐何必当中原政权的属臣，当皇帝不好吗？钱鏐对执书对人说道："此儿辈自坐炉炭之上，而又置吾于上耶？吾以去伪平贼，承天子畤庸之命，至于封建车服之制，悉有所由，岂图一时之利，乃随波于尔辈也！"
钱鏐死后，钱元瓘在老父灵前痛哭流涕，四天不吃东西，侍从劝他保重身体，钱元瓘只是勉强喝了点粥。到了后唐长兴三年（公元 932年）四月，钱元瓘即王位。
在五代十国时期有这样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创业的第一代军事能力普遍较强，但到了第二代在军事上基本不及格。虽然有些第二代很早就开始在军队中培养威望和能力，但总体来说，明显不如第一代。原因很复杂。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第二代人成长起来后都开始过上富贵生活，因为没有第一代那样对富贵极度的渴望和出身社会底层的那种狠劲，所以在军事上都很难有做为。在乱世中出头，一定要狠，在这样一个时代，过度的善良就是懦弱，过度的懦弱就是无能，最终只能被人吃掉。
吴越的外交政策依然沿袭钱鏐时代，继续向后唐称臣，后唐长兴四年（公元 933年）七月，李嗣源加钱元瓘为中书令，进封吴王。因为杨氏的吴国（其实是徐知诰的"吴国"）不服李嗣源，所以李嗣源也不承认

这个吴国，当然杨氏吴国是后史所承认的，所以不可能再称浙江为吴国，吴越之名久以成习惯，不必再拗口的称什么南吴北吴。

后唐和吴越两国的关系在经历过老王爷时代的一段波折后，又恢复了正常。到了九月，六十九岁的老皇帝李嗣源遣侍郎张文宝来杭州宣慰吴越王。不过因为后唐和吴国关系很差，所以张文宝只能走海路，没想到海上风大，一通乱吹，把张文宝吹到了淮南境内，吴军把张文宝等人押往扬州听候发落。

在吴国主政的徐知诰也不想得罪李嗣源，能守好自己的这份家业就不错了，要把李嗣源惹毛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吴王杨溥按着徐知诰的意见，厚待张文宝，赏众人数万钱。张文宝是天朝大使，哪愿意在小国藩邦丢了颜面，何况私受敌国贿赂，回朝后没法交差，只受吴国饮食，一个钱不拿。杨溥很欣赏张文宝的硬朗，善心一发，放他们去杭州办差。不久从中原传来消息，唐朝皇帝李嗣源驾崩，宋王李从厚继位。

在唐明宗李嗣源主政的七八年间，中原形势一度好转，经济在缓慢恢复，政局比较稳定。可老皇帝一死，中原立刻翻天覆地，乱成了一锅粥。面对李从厚的懦弱无用，比李从厚大三十多岁的明宗养子潞王李从珂渐起反心，后唐应顺元年（公元 934年）二月，李从珂反于河中。两个月后，李从珂杀进洛阳城，驱杀少主李从厚，自为大唐皇帝。

李从珂得了志，就有人开始眼红，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和李从珂有私怨，石敬瑭是唐明宗的亲女婿，而李从珂只是唐明宗的养子，自以为是真正的皇亲国戚，看不上李从珂。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石敬瑭不惜背上千古骂名，北向认比自己小十一岁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义父，割让中原倚为屏障的幽燕十六州，请出契丹铁骑南下消灭李从珂。晋天福元年（公元 936年）闰十一月，石敬瑭大军攻破洛阳，李从珂举族自焚，不要脸的石某人志得意满的做起了中原皇帝。

一个月后，石敬瑭遣使册吴越王钱元瓘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当然只是个挂名的，以示皇眷隆重。钱元瓘只想看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原如何，他是管不到的，谁当皇帝都无所谓，拜受就是。

五代时期许多向中原政权称臣的地方藩国都奉行都对外实行“奴颜卑膝”政策，对内实行“铁血”政策，这很正常，毕竟中原政权也拿自己没辙，大家虚与委蛇，井水犯不着河水。但对于内部的那些异已分子就不一样了，毕竟这些人对自己在本地区的统治地位会造成极大的威胁，事关自己身家性命，谁敢儿戏视之？

钱元瓘身边就有两个不安份的人，而且都是钱元瓘的亲兄。，钱元瓘初立时，封弟弟钱元球为静海军节度使，钱元珦为顺化军节度使，钱元球性情狂悖，在任时“恃恩骄横”，觉得七哥也没什么了不起，凭什么就做了大王？不服气，私募亲军数千人，以图不轨。钱元瓘觉得钱元球很不老实，心下忌之，打算把他发落到温州（今浙江温州）做刺史，并让他解散亲军。

钱元球当然不依，又思夜长梦多，密封蜡丸送给钱元珦，约共起事。可惜这两位少爷做事毛躁，事机不密，被人告发。钱元瓘此时还不信：“不会吧，要说二弟骄横，这我信。要说他们要造反，似乎不太可能。”左右诸将皆道：“事贵先发，元球谋逆，中外共知。元球曾私祷鬼神，求为吴越国主，心术昭然，大王当机立断，不然，悔之无及。”

封建社会的王公贵族只要不犯天大的忌讳，怎么在外头为非作歹，最高统治者都不会过问，一旦有不臣之心，任你一父所生，一母所养，诛夷杀废，绝不手软。钱元瓘不再犹豫，晋天福二年（公元 937年）三月，钱元瓘召钱元球和钱元珦来杭州，说是有军机大事相议。钱元球大喜：“天赐我良机，岂可错过？”袖中藏刀，来杭州见七哥。

钱元球和钱元珦兴冲冲的来到宫中，俟机下手。钱元瓘大布盛宴，给兄弟洗尘。酒未及巡，钱元瓘大喝：“左右何在？！”武士拥出，擒二人于座上，从钱元球身上搜出利刃，钱元瓘命枭二人首级。钱元瓘盛怒未息，命人穷索与二逆私下勾肩搭背的同谋，准备大开杀戒。

侄子钱仁俊忙劝：“大王谬矣。昔汉世祖破王郎，魏武克袁绍时，其下皆有通敌者，书信俱在，而二帝皆焚书不问，以安人心，大王何不效之？”钱元瓘也知道真要把事情闹大了，最高兴的肯定是徐知诰，万一吴越大乱，后果不堪设想，便依钱仁俊议，就此收手。

晋天福二年（公元 937年）四月，大晋皇帝石敬瑭公遣兵部员外郎韦税来杭州，封钱元瓘为吴越国王。虽然梁朝和后唐也封钱氏为吴越王，但那都是老黄历，现在是晋朝天下，自然从新开始。

处理完了内政外交，钱元瓘心下宽松了不少，有了闲作时间，钱元瓘开始 “主攻”文学艺术。钱元瓘的文化基础不错，且有儒士之风，并在杭州建立择能院，专招出身寒门却满腹诗才的人物，这对浙江文化的繁荣起到很大的作用。

钱元瓘诗写的也不错，钱元瓘有两句诗云“别泪已多红腊泪，离杯须满绿荷杯”。钱家几位王爷都能写诗，包括武肃王钱鏐。不过要说起钱家的诗来，觉得钱元瓘二儿子钱弘僎那首《游南雁荡》更传神：“十年曾作雁山期，今日来看似故知。好鸟隔林歌郁酒，飞花绕笔索题诗。云霞眼底原无物，丘壑胸中似有奇。萝月松风清似水，何妨游衍咏归迟。”

当然在乱世里，这些都是闲篇，统治者会治国打仗就行了，文学玩多了没多大意思。钱元瓘虽然比起其他兄弟来在军队中威望最高，但实际军事能力一般，他刚到吴越王，正值闽国兄弟相残，闽主王延羲在福州胡闹，王延政则在建州（今福建建瓯）做起了大殷皇帝，兄弟成了对眼鸡。王延羲来攻建州，王延政实力一般，急向钱元瓘求救。

钱元瓘自然不肯放过天赐良机，晋天福五年（公元 940年）二月，吴越王钱元瓘派宁国节度使仰仁诠、都监使薛万忠、统军使高延赏率兵去救王延政。

五

吴越军前脚刚走，国中发生了一件大事，晋天福五年（公元 940年）二月，钱元瓘最疼爱的儿子、吴越世子钱弘僔得病死去，只有十六岁。把钱元瓘差点疼死，伏在儿子尸体上号啕大哭。钱弘僔是钱元瓘四十岁时才生下的儿子，老来得子是人间至喜，老年丧子又是人间至痛，也难怪钱元瓘如此痛苦，谁家的孩子谁不心疼？无奈，只好改立六儿子钱弘佐为世子。

而仰仁诠的军队开到建州时，福州军已经被王延政打跑了，王延政脱离苦海了，没必要留下吴越军给自己添乱，给了点酒肉，想打发吴越军回去。仰仁诠哪里肯？耍起无赖：“不走！不走！爷就是不走！”

王延政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厚起脸皮再请哥哥王羲来求他（这是什

么破事啊），王羲同样不希望吴越插脚，兄弟间的事，外人操哪门子心？出兵来救兄弟，并派一支奇兵抄了吴越军的粮草。仰仁诠等人慌了，加上连旬大雨，正准备撤军，被建州城里的王延政一通追杀，死了上万，仰仁诠等人逃回杭州。

钱元瓘这阵子够倒霉的，丧子败军，心情坏到了极点。钱弘傅的早亡，对钱元瓘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刺激，钱元瓘精神有些失常。经常打骂臣下，莫名哭闹。众人知道钱元瓘伤心过度，也常来劝解，但效果不大。晋天福六年（公元 941年）六月，杭州城突起大火，烧毁宫院民宅千余间，财产损失更是无法估量。

钱元瓘经此一吓，精神彻底崩溃，狂闹不已，到了八月，钱元瓘日渐告危，知道撑不过去了，吴越国势尚好，但对世子钱弘佐不太放心，谋诸内都监章德安："我要走了，弘佐年幼，我怕他不足用事，不如择宗室中年长者继之。"章德安安慰他："世子虽然年轻，但英敏严察，深为臣下所服，请大王放心。"钱元瓘无话睡去，数日后病死，时年五十五岁。

钱弘佐身为吴越世子，自当即位，可内衙指挥使戴恽却不喜欢钱弘佐，想立自己的亲戚、钱元瓘的养子钱弘侑。事为章德安所知，岂能容他乱政？在府中埋伏好武士，俟戴恽入府，立诛之，并废钱弘侑为庶人，复本姓孙氏，幽居明州（今浙江宁波），然后众将迎钱弘佐袭位。

钱元瓘成年即位，早年经历过生死考验，才能也不算很差，"进取不足、守成有余"，吴越在钱鏐去世后没有出现大乱，并且成为十国中存在时期最长的政权，钱元瓘这十年的守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钱弘佐只有十三岁，由曹仲达继续担任首相辅政。钱弘佐年龄不大，但为人英武睿智，温俭好读书，善待士人，深有祖父钱鏐之风。钱弘佐尝问仓库吏："府中积蓄够国中几年吃用的？"仓库吏答："至少十年。"钱弘佐大喜："十年之蓄，足以用度，便不再麻烦百姓，真是好事情。"

钱元瓘死后，留给钱弘佐几个老成名臣，在他们的辅弼下，钱弘佐诸事还可安妥处理。可惜他们多和钱弘佐无君臣缘份，晋天福八年（公元 943年）二月，丞相皮光业病死。皮光业不怎么知名，但却有一个名气甚大的老爹--晚唐大诗人皮日休。皮日休与陆龟蒙齐名，人称皮陆。皮光业深得其父才质，"美容仪，善谈论，或以为神仙中人。"，如此仙逸，真让人羡煞。

同年九月，丞相曹仲达又病故，曹仲达是吴越名臣，韬略才能俱为一流，极得钱钱鏐和钱元瓘的器重，倚为柱石，钱元瓘甚至从不直呼其名，尊呼丞相，可见曹仲达在吴越的地位。

老臣故去，钱弘佐这时也长大了，开始了亲政。不过还是有些人拿钱弘佐当娃娃看待，成天琢磨一些歪门邪道。内都监使杜昭达和都指挥使阚熘就是这等货色，这两位经常收受下边的贿赂，贪厌无行。杭州有个叫程昭悦的主财主，知道二人贪财，便狠狠放了自己的血，收买二人，二人便把程昭悦推荐到钱弘佐手下任事。

程昭悦会做人，没多久就得到了钱弘佐的信任，深加宠信。阚熘有些吃醋，后悔不该引狼入室。程昭悦也不是个好东西，听说阚熘后悔了，很不高兴，决定除去阚熘。程昭悦收集阚熘的罪状，然后告诉钱弘

佐，因为阚燔为人贪暴，人皆恶之，钱弘佐便打发阚燔去明州做刺史，和阚燔私交甚好的右统军使胡进思出为湖州刺史。

阚燔恼怒，私谓胡进思：“这明摆着是嫌弃咱们，怎么办？”胡进思长的比较傻，但肚子里却有货，属于大智若愚那种人，乃笑道：“猪脑子啊你！湖、明是大州，我们自据大州，山高皇帝远，能奈何着咱们？我倒愿意出去。”

不过还等没他们赴任，钱弘佐就以其他原因留下来，可能是程昭悦从中使了什么手脚。要整死他们，还是在杭州好下手，一旦出外握重兵，放虎归山，终非是计。

晋开运二年（公元 945年）十一月，程昭悦诬告阚燔和杜昭达准备谋反，改立钱仁俊。钱弘佐大怒，立命捕拿二人，下狱酷刑拷打。程昭悦命人狠狠的打，二人吃不过打，只好承认谋反。谋反是头等大罪，还上哪跑？钱弘佐命斩于市，程昭悦趁机大肆报复，审杀仇家数百人，国人呼冤。

钱弘佐年轻气盛，人生经验不足，所以能被程昭悦玩弄于股掌之上。杜、阚倒台，钱仁俊也跟着倒霉，罢免官职，幽于越州。至于胡进思，程昭悦觉得此公傻不溜啾的，没把胡进思当回事，便放了他一马。程昭悦一不做二不休，想再把钱仁俊弄死，收仁俊亲吏慎温其下狱，备刑上身，想撬开慎温基的嘴，倒打钱仁俊一耙。可没想到慎温其是个硬骨头，抵死不招钱仁俊“谋反”事。程昭悦实在没办法，只好释之不问，钱弘佐很欣赏慎温基的硬骨头，大为嘉赏。

虽然程昭悦受宠是因为和杜昭达、阚燔做了交易，并不存在有恩与负恩，不过程昭悦手段实在毒辣。君子重义，小人重利，为利而来，为利而往，指望小人行君子事，实在荒唐，小人常态，不足深责。倒是钱弘佐做事欠周虑，弄出这场大冤案，实在让人叹息。

不过钱弘佐到底还算上英武明主，对自己这巴掌大的吴越国渐渐觉得无趣，想在哪捞上一把。在诛杀杜昭达等人之前一月，也就是晋开运二年（公元 945年）十月，南唐皇帝李璟灭掉了建州（今福建建瓯）的王延政，虏归金陵。李璟开始进攻福州的李仁达，李仁达急向吴越乞师。

吴越文武多不想管闲事，劝钱弘佐：“福建山路难走，就算我们出兵，到福州时估计李璟也差不多得手了。”钱弘佐大骂：“你们这些饭桶除了吃饭还会干什么？！李璟要得了福州，下一个遭殃的是谁？是我们！唇亡齿寒，不可不救。我为天下大元帅，藩方有难，我岂能见袖手？再乱言者，斩！”

晋开运三年（公元 946年）十月，钱弘佐命统军使张筠、赵承泰带着三万吴越精锐，水陆并进解救李仁达，随后再派大将余安走水路急赴福州。南唐主将冯延鲁自做聪明，想等吴越军上岸再战，而吴越军从乘舰而来，没有“以劳攻逸”的劣势，下舰后和李仁达军合力攻击南唐冯延鲁部。

此时北方发生重大事变，契丹军攻破汴梁城，晋朝皇帝石重贵出降，不久，晋朝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国号大汉。汉天福十二年（公元 947年）三月，南唐军在神州城下被吴越援军杀的大败，冯延鲁自杀未遂。李仁达知道吴越军来干什么的，便把福州这闽国故都献

给了吴越。吴越得到福州，几十年来一直被吴/南唐战略压制的劣势彻底扭转，南唐经过福州大败，损失惨重，对吴越已经构不成重大战略威胁。

钱弘佐开疆扩土，风光无限，但当他宠信的内都监程昭悦私造兵械，招纳亡命，心下大疑，决定除掉此贼。钱弘佐命内衙都监使水丘昭券发兵去捕杀程昭悦，水丘昭券不同意发兵，劝道："程昭悦不过是大王的一个家奴，除之一壮士力也，如此兴师动众，反而惊动杭州，百姓不安。程昭悦有罪，自当显杀，不必鬼祟行事。"

钱弘佐觉得有理，命内衙指挥使储温率武士埋伏在程昭悦府中，等程昭悦回府，立刻捕拿，押往越州斩首。钱弘佐也知道钱仁俊无反心，便把哥哥释放出来。

钱弘佐年少有为，实在让人叹服，让人遗憾的是，钱弘佐命太短，汉天福十二年（公元 947年）六月，钱弘佐突得重病，医治无效病故，只活了二十岁。钱弘佐英明果断，史家对钱弘佐极尽溢美之辞"恭勤庶务，绍开霸图，有果断之名。"

钱弘佐也是五代十国时期极其罕见的少年英主，可惜生在了吴越这块小地方，如果钱弘佐生在中原，加上机缘巧合，绝对可以干出不逊色于李存勖、柴荣的惊世功业来。这不是吹捧钱弘佐，他有这个能力。

因为钱弘佐儿子年幼，众人便在汉天福十二年（公元 947年）六月拥立文穆王钱元瓘的七子钱弘倧为吴越国王。钱弘倧很象他哥哥钱弘佐，年纪轻轻就很果断。

归附吴越的福州李仁达本就是个獐头鼠目的乱世军阀，自吴越把南唐军打回去后，李仁达觉得吴越没了利用价值，想自立为王。汉天福十二年（公元 947年）十二月，钱弘倧派东南安抚使鲍修让去福州找李仁达问问情况，鲍修让有两下子，很快就攻下福州，把李仁达送到杭州斩首，福州也正式成为吴越的地盘，钱弘倧知道福州的战略价值，遣丞相吴程守福州。

钱弘倧英武不下哥哥，但有点不好，杀伐决断过于严刻，一些头面人物内不自安。统军使胡进思上次侥幸保条性命，后因自恃拥立钱弘倧有功，干预起朝政。钱弘倧到底年轻，经常当众痛骂胡进思。内衙指挥使何承训知道钱弘倧的心思，便劝："进思奸獠，不早下手，恐误大事。"而水丘昭券则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劝钱弘倧再忍一忍，等胡进思罪证彰显时，再拿不迟。钱弘倧拿不稳主意，犹豫不决。

而何承训见钱弘倧庸柔寡断，害怕胡进思听到自己的谏言，干脆倒向胡进思，把钱弘倧准备对胡进思动手的意思密告胡进思。胡进思大怒，他本以为钱弘倧是个毛头娃娃好欺负，没想到比钱弘佐还难对付，便起了歹心。

汉天福十二年（公元 947年）十二月底，胡进思、储温、钭滔等人率数百内衙亲兵闯入，把没有准备的钱弘倧包围起来。胡进思见得了手，得意洋洋的责问钱弘倧："老奴无罪，大王为什么要对我下手？"然后下令将钱弘倧软禁起来。当然胡进思不可能取代钱家的，毕竟在杭州建国五十多年了，根基深厚。胡进思等人假传钱弘倧王命："我突然得了风疾，不能视事，今传位于弘俶。"众人遂立文穆王钱元瓘第九子钱弘俶，并把钱弘倧幽居越州。

钱弘俶生性敦厚，不忍害兄，告诉胡进思：“你们拥立我可以，但毕竟保全我哥哥性命，不然我宁死不从。”胡进思先答应下来，以后再处置钱弘倧，不过胡进思还是杀了水丘昭券和钱弘倧的舅舅鹿光铉。水丘昭券在吴越的名声非常好，甚至胡进思的老婆也为水丘昭券感到可惜，骂胡进思：“等闲人杀也就杀了，水丘昭券是个正人君子，你怎么连他也敢杀？讲不讲道理啊你？！”胡进思装聋。

六

钱弘俶在胡进思的拥护下做了吴越王，担心胡进思再害哥哥，派都头薛温率亲兵赴越州保卫钱弘倧，行前告诉薛温：“你们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万一有贼，你们都得给我死命保护好七爷。”众人唱诺而去。当然，钱弘俶所说的“贼”，十有八九指的就是首鼠两端的胡进思。

胡进思经常在钱弘俶面前窜唆杀掉钱弘倧，可钱弘俶不是南汉的刘晟，把十几个亲兄弟杀的一个不剩，不想手足相残。胡进思气的直翻白眼，暗骂：“钱元瓘怎么生出这么一堆难缠的少爷，留下钱弘倧终究是个隐患。”胡进思又假传王命，让薛温杀掉钱弘倧。薛温当然不信：“不可能吧，大王从来没对我说过要这样做。”，不肯合作。

胡进思一不做二不休，在江湖中寻到两个贼头，在深夜翻进院中，刺杀钱弘倧。钱弘倧拍打着窗户大呼救命。薛温听着动静，立刻带人来救，但为时已晚，钱弘倧为贼所害。薛温剁死了两个贼人，把噩耗报往杭州，钱弘俶疼的直跺脚。贼首胡进思做贼心虚，害怕钱弘俶算后帐，又惊又怕，没几天就吓死了。

钱弘倧之死，其实薛温要负上一定责任，他只带兵守护外宅，这就给外人留下一个空子，如果卫兵守护在钱弘倧寝室外，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悲剧。钱弘俶性情宽厚，知道哥哥死讯，痛哭一场，将哥哥埋在了会稽山。

钱弘俶即位不久，乾佑元年（公元 948年）正月，大汉皇帝刘知远就病死汴梁，幼子刘承祐继位。钱弘俶一直沿用前代的外交战略，继续向汉朝称臣。吴越国建国至今，已经“克掉”了三个中原政权：后梁、后唐、后晋，中原管不到吴越，谁在吴越地盘上称雄谁就是王。吴越也是如此，和中原政权保持良好的关系，能为吴越开拓更大的市场，虽然吴越物产丰富，但总得市场吧，不然卖给谁去？

有时感觉奇怪，钱元瓘生的三个吴越王，个个都交上了不错的军事考试答卷，钱弘佐大败南唐，钱弘倧收福州，而钱弘俶也不简单，又和南唐在福州较量了一回，大获全胜。汉乾佑三年（公元 950年）二月，南唐皇帝李璟还对上次被吴越鸠占雀巢耿耿于怀，派永安军节度使查文徽先生和建州刺史陈诲来攻福州，泉州节度使留从效也来凑热闹，钱弘俶速遣指挥使潘审燔提军前去救福州。

吴越的威武军节度使吴程鬼主意多，先是派到南唐军中散布谣言：“吴越兵贪残暴虐，已经被福州人打跑了。请公速收福州。”查文徽是个书呆子，信以为计，率军来到福州城郊。此时潘审燔的援军已经赶到，埋伏在城外，吴程继续骗这个书呆子，派数百军士去诈降唐军。陈诲觉得其中破绽百出，劝查文徽：“越人大大的狡猾，不要相信鬼话，还是先扎下营寨，再图进取。”

查文徽不听：“天下哪这么多诈降的？别疑神疑鬼的，夜长梦多，先

进城再说。”督师直进。等南唐军进了吴越军的包围圈，号角呦呦，吴越军漫山遍野杀出来。南唐军大乱，战死一万多人，陈诲和留从效拍马逃去，只可惜了查文徽先生，被吴越军活捉，然后打包寄到杭州城。

李璟哪能舍得宝贝查先生，去杭州求钱弘俶放还查文徽。钱弘俶知道查文徽是个鸟人，留下也没用，就放他回去。不过钱弘俶到底不是好惹的，设宴饯行，在酒中下了毒药，查文徽美滋滋的喝完，回金陵去了。查文徽刚到金陵，毒性发作，脸都黑了。不知道钱弘俶下的什么药，直到十年后查文徽才毒发身亡（真够狠的！）。

钱弘俶生性好动，坐不住，周显德三年（公元 956年）正月，周世宗皇帝柴荣亲征淮南，诏令吴越出兵攻南唐。钱弘俶自然想捞点外快，兵分三路，一路攻常州，一路攻宣州（今安徽宣城），一路水师走海道，在江阴附近钓鱼。南唐主力多集中在淮南和柴荣血战，根本顾不了东线。吴越军破了常州，但其他几路不太顺利，钱弘俶捞的差不多，传令撤军。

没多久，柴荣拿下淮南十四州，南唐向周称臣。以前李璟比钱弘俶高一个 “级别”，动不动自称大唐皇帝，现在也不敢摆谱了，和钱弘俶成了“同事”。南唐本是南方最强大的国家，对吴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吴越也一直把对南唐的防御做为国防政策中的重中之重。现在南唐丢了淮南，南唐军主力也被周军近乎全歼，对吴越的威胁也自然下降了许多，钱弘俶对柴荣自然是感恩戴德。

吴越从钱鏐传到钱弘俶，已经是第三代了，虽然钱元瓘父子把家业守的不错，但毕竟他们没有第一代闯天下时的忧患意识。时间一长，开始学会了奢侈享受。统治者只要一“缺钱”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朝老百姓“借”，苛捐杂税是少不了的。甚至连老百姓的鸡蛋也不放过，母鸡刚产下鸡蛋，就得按数交公，不然就鞭子的伺候。吴越百姓的生活水平相比其他国家稍好一些，因为吴越是以商立国，对内地和海外的贸易是财政重头，所以老百姓虽然“借钱”给钱家，但还没到活不下去的地步，政局依然比较稳定。

中原的形势就象俗话所说“三月的天、小孩的脸”，说变就变，钱弘俶刚刚适应柴荣的风格，柴荣就驾崩了。周显德七年（公元 960年）正月，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取代后周建立大宋朝。钗弘俶只好开始学习适合赵匡胤的风格，因为钱弘俶的名字犯了赵匡胤父亲宣祖赵弘殷的讳，便把弘字去掉，改名钱俶（为叙述方便，仍称钱弘俶）。

钱弘俶这几年的家事也颇为不顺，几个兄弟钱弘湛、钱弘偡、钱弘亿在一年内相继病故，丞相吴程也死了。钱弘俶情绪非常低落，但北方的赵匡胤雄心勃勃，灭后蜀平南汉，统一形势不可逆转。钱弘俶必须强打起精神来侍奉大宋皇帝，经常派儿子钱惟浚去汴梁进贡，讨取赵匡胤的欢心。

宋开宝五年（公元 972年），赵匡胤消灭南汉后又开始准备攻南唐的李煜，知道钱弘俶心存顾虑，写信给钱弘俶：“李煜太不听话，所以朕必须教训教训他。你待我恭顺，我心中有数，你不要相信什么唇亡齿寒的鬼话，你不负朕，朕必不负你！”话说的容易，钱弘俶又不傻，当然知道李煜玩完下一个肯定是自己。即使自己兴兵抗宋，能打败赵匡胤？万

一兵败被俘，没好果子吃的。反正早晚要亡国，不如多送给赵匡胤点人情，以后好谋个金饭碗。

在开宝八年（公元 975年）赵匡胤出兵江南时，钱弘俶奉召从背后给李煜捅上一刀，亲率三军北上，再一次攻取常州。同时命偏师领水军从太湖上出宜兴，专给李煜添堵。李煜此时被宋军折磨的焦头烂额，根本没有富余的兵力对付可恨的钱弘俶，钱弘俶在苏南一带纵横，在常州大败南唐军，攻下常州。

不久南唐灭亡，李煜被俘北上。钱弘俶给赵匡胤帮上了大忙，赵匡胤自然对钱弘俶高看一眼。南唐一亡，江南只剩下吴越的钱弘俶和泉州的陈洪进。陈洪进地盘比吴越小多了，对宋朝“奴颜卑膝”，钱弘俶岂肯落到后面，甚至于开宝九年（公元 976年）正月走水路去汴梁朝见赵匡胤。宋朝文武请赵匡胤扣下钱弘俶，灭了吴越，赵匡胤并不着急，三年两年他还等得起。可谁知道在开宝九年（公元 976年）十月，赵匡胤突然去世，晋王、开封尹、“千古一帝”赵光义继位，这时钱弘俶已经回到杭州。

赵光义不比哥哥宽厚，因为刚继位没什么军功，赵光义便打算起了吴越，于太平兴国三年（公元 978年）二月，赵光义让钱弘俶进京朝见。钱弘俶听说过赵光义的为人，不敢不去。刚到汴梁，市中就传言赵光义准备对吴越动手的消息。

钱弘俶知道再也拖不下去了，何况自己在赵光义的手里，谁知道赵光义能干出什么事来？钱弘俶如果把吴越献给宋朝，仍然不失王公之位，虽然不如在吴越威风，但至少可以保全家族性命。

钱弘俶上奏请天子接收吴越，赵光义刚开始还做做样子，不同意。钱弘俶这次是下了决心，连上三章，赵光义“终于”接受了钱弘俶的好意，下诏夷吴越国为两浙路，吴越十三州、五十五万户口尽入宋朝，吴越灭亡。赵光义封钱弘俶为淮海国王。消息传到吴越，文武将校无不痛哭：“大王至此不归矣！”

亡国就意味从此命悬他人手，是生是死，只能看自己的造化。不过赵光义对钱弘俶还算不错，因为其他南方各国都是宋朝武力征服的，只有吴越，是主动投降的，所以钱弘俶的待遇自然要高出其他降王许多。当然也可能是钱弘俶身边没有美女，不然，孟昶李煜的下场就是他的前车，呵呵。

钱弘俶也知道赵光义为人，行事极为谨慎，生怕哪点做不到位，被赵光义忌恨。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 979年）二月，赵光义亲征河东，扫灭北汉，钱弘俶随驾北行。一路上钱弘俶对赵光义唯唯小心，有次早会，天还没亮，加上风雨大作，钱弘俶不敢少怠，带着儿子钱惟浚见驾，这时其他官员一个都还没来。

赵光义深受感动，劝钱弘俶：“朕知卿忠心可昭日月，只是你年纪也不小了，顾着点身体，以后入见时，不要起的这么早。”赵光义这会跟好人似的，当初怎么对待李煜的？

在城下饮酒时，赵光义心情大好，赐卫士羊肩卮酒，笑看卫士大吃大喝，然后回顾钱弘俶。钱弘俶冰雪聪明，当然知道赵光义让他说点好听的，这谁不会。钱弘俶大赞：“此正所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也。”赵光义果然大喜。不久，北汉皇帝刘继元弹尽粮绝，素衣出降。

北汉是宋朝统一战争中最难缠的一个对手，灭北汉之战过程极为艰苦，是真正的血战，和灭后蜀南汉南唐根本没法比。赵光义这才知道钱弘俶不战而降多么难得，又夸了钱弘俶："卿能保全两浙，兵不及刃，顺归天命，实在太了不起了。"钱弘俶哪敢托大，忙叩首拜谢。回京后，钱弘俶依然战战兢兢的在赵光义的手掌上讨生活，平平安安的多活了十年，真是不容易。

宋端拱元年（公元 988年）八月，在李煜被赵光义下牵机药毒死整整十年后，钱弘俶死于开封，死因不明，年整六十岁，追封秦王，谥为忠懿。非常巧合的是，钱弘俶生于八月二十四日四更天（凌晨一点到三点），又死于八月二十四日四更天，整整一个甲子轮回，实在让人称奇。

因为吴越钱家"识达天命"，所以宋朝对钱家子孙也厚待有加，"善始令终，穷极富贵，福履之盛，近代无比。"吴越入宋后，在钱家子孙中，名号最亮的无疑是曾在宋真宗、仁宗朝发挥重大政治作用的钱弘俶之子钱惟演。钱惟演是宋朝著名诗人，西昆体的骨干力量。钱惟演人口不怎么样，死后，太常张瑰请谥钱惟演为"文墨"，在谥法中，"墨"意为贪而败官。钱家人上诉朝廷力争，才改为"文思"，是非常著名的"奸臣"。北宋名臣兼大词人欧阳修曾经在洛阳做过西京推官，而此时欧阳修的顶头上司，正是钱惟演。

吴越国是五代十国时期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前后差不多一百年，而且也是大大小小前前后后十几个政权中政局最稳定、结局最完美的一个，宋朝没有对吴越动一兵一卒。

钱弘俶识时务之举保全了吴越近百年的经济发展成果，老百姓在钱氏统治下没有经历重大动乱，这份功劳是要记在钱弘俶头上的。同时钱氏建立的吴越国也是浙江历史上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建国，对浙江以后近千年的影响，可谓深远。

可以说，浙江之盛，兴于南宋，始于吴越。

第五章 岭南故事——荒唐可笑的南汉政权

一

北宋绍圣元年（公元 1094年），“一肚皮不合时宜”的一代文雄苏轼被扣上“谤讥先帝”的罪名，被贬居惠州（今广东惠州）。苏轼生性豪放，并不以此为介怀。在惠州三年，苏轼游遍山河，在罗浮山下，苏轼写下了著名的《惠州一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

坡翁晚食当肉、安步当车的豁达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但当时的岭南却不似现在这般繁华，在古代，岭南是著名的“烟瘴蛮荒”之地：“三代已前，是为荒服。”犯事的官员多数被贬到这里，客死他乡。相对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岭南开发时间较晚，开发力度也不如江南，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不过广东地接南海，盛产奇珍异贝，在唐宋以后海上贸易高度发达，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就在广州（一说为泉州）。

中国现在南方几个经济发达的省份如浙江、福建、湖南、广东在历史上都建立过唯一一次为正史承认的割据政权，而且无一例外的全出现在五代时期。钱鏐在浙江建立吴越国，王审知在福建建立闽国，马殷在湖南建立楚国，而在广东也曾经建立一个汉朝政权。因为历史上称做汉朝的政权实在太多了（仅为正史承认的就有八个，草头王更是多不胜数），所以为了区别其他汉朝，历史上把建立在广东的这个政权称为南汉。

南汉的创始人刘隐生于唐懿宗李漼咸通十四年（公元 873年），和许多其他政权的外来统治者一样，他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后来世事变迁，刘隐的祖先迁到了上蔡（今河南上蔡）。刘隐的祖父刘仁安后来做上了唐朝的潮州（今广东潮州）长史，便举家南迁岭南。刘仁安一辈子也没当上大官，儿子刘谦因为老子官位不显，没有大树如何乘凉？唐朝的门第等级制度虽然没有南朝那样森严，但老子种树儿乘凉，哪代不是这样？

刘谦出道后，在广州都督府谋了个牙将的差使，品级很低，混的很不如意。不过刘谦运气很好，他侍奉的是以宰相身份坐镇广州岭南节度使韦宙，韦宙在历史上没名气，但韦宙的七世祖先却是大大的有名：北周大将军韦孝宽！京兆韦氏在南北朝隋唐那是极副时望的世家大族，有没有能力是并不特别重要，只要生在了豪门，照样吃香喝辣的。

韦宙很器重刘谦，经常对人说：“别看刘谦现在没混好，将来必然是个大人物！”便让刘谦做了他的女婿。朝中有人好做官，刘谦一路高升，在黄巢率起义军撤出长安城的那一年（中和二年，公元 883年），刘谦被封为封州（今广东封开）刺史，并负责桂州（今广西桂林）、梧州（今广西梧州）一带的防御。

在那个乱世中，有了军权就有一切，刘谦开始积极扩充实力，招兵买马。你想出头，别人比你更想出头，乱世生存法则只有一个，那就是吃人。刘谦虽然地处偏辟地区，但只要有人存在，竞争无所不在。刘谦到乾宁元年（893年）死的时候虽然没弄出多大动静，但却稳稳的坐住了封州。

刘谦死前告诉年方二十岁的长子刘隐："现在天下大乱，唐朝积弱不可复振，封州不是干大事的地方，你要学会扩张，不然只有死路一条。"刘隐年纪不大，不过却还有点本事，刘谦刚死，手下就有人想取代刘隐，图谋做乱。刘隐够狠的，把这些人骗过来，一通杀了一百多人。

其他人见刘隐手狠，谁敢不服？便拥立刘隐为封州刺史，当然中央政府的任命不过走个形式而已。岭南节度使刘崇龟听说刘隐会杀人，大喜："这小子是个干大事的！"封刘隐为右都押衙，依然负责贺江一带防御。

乾宁二年（公元 895年），刘崇龟病故，朝廷让玄宗弟薛王李隆业的后人李知柔去广州接替刘崇龟。刘崇龟的手下牙将卢琚、谭弘玘等等人根本不认李知柔这个薛王，唐朝早不是贞观、开元时代的唐朝了，谁不想做老大？闭门不让李知柔进城，卢琚让谭弘玘驻守端州（今广东肇庆）。李知柔也窝囊，不让进就在城外呆着。刘隐知道这是个好机会，毕竟封州这座小庙实在不是个容大佛的场所，乾宁三年（公元 896年）底，刘隐大起甲兵，沿郁水（今广东西江）东下来到端州。

谭弘玘在江湖上也闻得刘隐的大名，也不想招惹刘隐，派人去给刘隐传话："兄弟，还没娶媳妇吧，这样吧，你别攻我，我把女儿嫁给你。"刘隐哪稀罕你的女儿，假意应承，带着武士化装成迎亲队伍在夜里混进端州，见着谭弘玘，二话不说，乱刀砍死。然后顺流行至广州。

卢琚一听谭弘玘被刘隐宰了，也没敢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刘隐，闭门死守。刘隐督军急攻，不久便攻破广州，杀掉卢琚。刘隐把李知柔接进城来，虽然刘隐名义上只是行军司马，但却是广州的实际控制者，军政财权都在刘隐手中，李知柔不过坐在办公室里开开空头支票。广州是岭南第一大镇，战略意义不言而喻，这也为后来南汉政权在岭南立足打下坚实基础。

李知柔在城中享福，日子过的不错，刘隐对这位薛王也很恭敬。反正大权在自己手中，名不名的无所谓，曹操不也天天给汉献帝磕头吗？就当拜拜佛像了，佛像能说话吗？李知柔和刘隐的关系在这几年处的不错，各忙各的。刘隐坐在广州城中，有人觉得眼红："蛋糕又不是你刘隐做出来的，凭什么你吃？！"韶州（今广东韶关）刺史曾兖不服气，光化元年（公元 898年）底，举兵南下，广州牙将王璙也调水军会合曾兖。刘隐也算见过大世面的，在乎你这个？对于这场战争，史料非常简洁有力："一战破之！"。人头拿下，地盘收下，刘隐好不得意。

到了光化三年（公元 900年）十二月，李知柔病死任上。刘隐上报朝廷，也在长安城中开空头支票的唐昭宗李晔派来了同平章事徐彦若来接替李知柔。徐彦若来了也是白来，广州城早就姓刘了，不过刘隐这时也需要借助唐朝的来提高自己的威望。徐彦若非常知趣，从来不给刘隐找麻烦，并上奏朝廷晋升刘隐为岭南节度副使。

其实这时刘隐控制的地盘并不大，只是因为占着广州多占点便宜罢了。放眼岭南，想吃到大头的并非只有刘隐，交州（今越南河内）刺史曲颢

、桂州刺史刘士政，邕州（今广西南宁）刺史叶广略、容州（今广西容县）经略使庞巨昭、高州（今广东高要）防御史刘昌鲁等人根本不服刘隐：你算老几？还有盘踞在虔州（今江西赣州）的卢光稠等人都对

广州虎视不已。当然，在当时对刘隐威胁最大的，还得说是湖南王马殷。这哥几个三天两头的打，“切磋”武艺，不管大家实力差不多，谁也没吃掉谁。刘隐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他有的是时间，这年他才只有28岁（了不起！）。

要说刘隐真会做人，虽然接连摆弄了两位木偶，但刘隐对他们绝对的尊敬（而不是尊重），除了大事自己做主，其他鸡毛蒜皮的事情，无一不先请示二位爷。徐彦若只在广州呆了一下也随李知柔去了，死前给唐昭宗上表请封刘隐为岭南留后，算是给刘隐这一年来对自己的照顾有所报答吧。

唐昭宗虽然性命都不在自己手中，但还是想让刘隐知道，自己不是你们家的杂货铺，随便拿东西，不准。派同平章事崔远去广州任节度，崔远哪愿意去那“鬼”地方受罪，听说岭南贼多，害怕刘隐对他下黑手，走到江陵时就折回长安去了。唐昭宗没法，这才同意封刘隐为岭南节度留后。

刘隐的小日子过的实在不轻松，刚当上代理“广东省长”，盘踞在虔州的卢光稠就来找他的麻烦。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卢光稠率军越过大庾岭，攻破韶州，让儿子卢延昌守韶州，自己去攻潮州（今广东潮州）。刘隐也想会会卢光稠，带着大军日夜急赴潮州，在城下将卢光稠扁了一顿，卢光稠哭嚎着回到了虔州。

刘隐此时意气风发，不顾行军疲劳，折回头赶往韶州。刘隐的弟弟刘岩劝哥哥：“哥哥，我军来回数百里，疲劳至极，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也。如果我军兵顿城下，而卢光稠又来抄我们的后路，我们怎么办？”

刘岩说的有理，虔州州离韶州不过百余里，虔州军可以节省不少的体力作战，岭南军没这个优势，不如休整后再战。刘隐这时热火烧心，听不进劝，率军扑到韶州城下。卢延昌边守城边向父亲告急。卢光稠心疼儿子，率大队人马又从赣州赶了过来。这时因为浈水（现在的北江）发了大水，加上带来的军粮本就不多，军心日益不稳。

卢光稠也是个人物，知道刘隐破敌心切，让大将谭全播带着万把弟兄埋伏在山中，自己带着老弱残兵来勾引刘隐。刘隐并非不懂军事，只是这会让猪油蒙了心，也不考虑就追了上去。那还有好？虔州伏军四出，将岭南军全歼，刘隐差点被俘，和刘岩逃回广州。刘隐这个后悔，早听兄弟哪会弄成这样。

到了天祐元年（公元904年），刘隐还是个代理的岭南节度，当起来不过瘾，虽然权力在自己手中，有时还是需要给自己装点门面的。但唐昭宗这个人认死理，好在他已经被朱温杀了，弄了个吃屎娃娃李柷当皇帝。刘隐想想还是直接找朱温办事的好，派人给朱温送住了岭南产的珍珠宝贝，请朱温帮帮忙。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朱温当然照办。唐哀帝李柷哪敢不听朱温的，自己还不知道能活哪天呢，给就给吧。

收了人家的东西就必须给人家办事，古往今来都是这样。以前生活条件不好，想找人办点事，拎两瓶好酒好烟，哆哆嗦嗦跟做贼似的。现在不一样了，这年头谁还送烟酒？干脆直接把新鲜货塞在信封里拍在桌子上。贿赂这东西，查出来就是犯罪，查不出来的？没有让哪查去？！

就这样，刘隐和朱温交上了朋友，广东地界稀罕东西多，刘隐经常派人给朱三大爷送货，朱三大爷当然高兴不已：“这孩子真孝顺，懂得孝

敬老年人，不象我那堆不成气的儿子！”

到了天祐四年（公元 907年），朱温不想再陪唐哀帝李柷这个小娃娃玩了，想当皇帝。不过朱温还得按程序走，谦称无才无德（无才是假，无德是真），不敢接受。刘隐对唐朝没什么感情，知道朱温需要几个“托”，便写了劝进表寄到汴梁。朱温献了几回丑，这才当上大梁皇帝。刘隐劝进有功，朱温心中有数，因为刘隐祖籍徐州，便封刘隐大彭郡王（他们还是邻居）。

刘隐这边正和朱温热乎呢，湖南的马殷就开始对刘隐下手了。开平二年（公元 908年）九月，楚王马殷派步军都指挥使吕师周大举讨伐刘隐，刘隐只好先把朱三大爷甩在一边，对付吕师周。楚军连战连捷，势不可挡，岭南军吃揍不过，败了回去。马殷夺得了广西东北部六州的大片土地，刘隐的封州老家也差点弄没了。

经此惨败，刘隐痛定思痛，不再轻动战事，开始积聚实力，广东这地方不比湖南、江西，这里人口不多，农业发展不如北边。而且最重要的是，刘隐这几天只顾打仗，忽视了“智力建设”，身边没什么人才，单靠自己那点智慧，能干出多大事来？“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事，难！以天下人之智决天下之事，易！”唐末虽然天下大乱，但岭南形势相对比较好一些。

中原许多名家大族为了逃避战乱，有的去了西川投王建，有的则南下千里来到广州。加上那些曾经被唐朝贬居岭南的大臣们的后人，这些人文化素质都比较高，而且多数出身名门。随便提一个人物：李衡，这个李衡没多少名气，可他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祖父：唐史上著名的牛李党争的李党党首李德裕。

此外还有杨洞潜、王定保（想到了王定六，呵呵）、赵光裔、刘浚等人，这样宝贵的人才资源刘隐是不会浪费的，都把他们养了起来。这些人深歆中原制度，对刘隐在岭南进行的政权建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养士在于用士，单纯装点门面的养士毫无意义，孟尝君养过鸡鸣狗盗之徒，后来帮孟尝君逃离秦昭王的虎口，人才是永远用不完的，只是看你想不想用，会不会用。

二

这几年刘隐“韬光养晦”，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过岭南刘氏政权实力越水涨船高，已经成了岭南最为强大的一股势力。当刘隐准备开始动手的时候，却病倒了，病情日益恶化。

刘隐感觉不行了，必须立刻选定一个继承人，其实根本不用选，弟弟刘岩是唯一有能力在乱世中保存刘氏血脉的人选。刘岩为人强悍，有智谋，虽然有些狂暴，但历史不断的在证明，越是下手狠的人越适合乱世中生存，换句话说，会吃人的人才会不被人吃掉。刘隐让刘岩做清海军节度副使，实际上主持军政，正式把刘岩推到前台。到了梁乾化元年（公元 911年）三月，梁南海王刘隐吃病不过，在三十八岁上歿了，刘岩顺利袭位。

刘岩有些类似河东的李克用、淮南的杨行密，再往远说，还象曹操、司马懿父子，他们都不是名义上的本朝开国帝王，但却是本朝的实际创使人。当然就刘隐而言，他留给兄弟的本钱并不算很多，但至少打下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基础，得天时乘乱割据，得地利雄坐广州，得人和

收揽智士，刘岩可以顺利的让刘氏这面大旗高高飘扬在岭南的上空。

刘岩和刘隐虽然不是一个母亲生的，但刘岩却是刘隐生母韦氏（韦宙的女儿）养大的。韦氏是只河东醋狮子，听说偏房段氏生了个儿子，害怕段氏夺宠，想灭了刘岩，让人偷把刘岩抱过来，准备拿剑砍死。可韦氏看到小刘岩时，却大惊坠剑于地，呆了半天才说了句："这孩子相貌奇伟，将来必不是凡间物！"（韦家父女都会相面术啊？），反正刘岩幼不懂事，干脆杀了段氏，把刘岩当自己孩子养。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刘姓的几位开国皇帝中，基本上都身高七尺，刘秀身高七尺三寸，刘备身高七尺五寸、刘裕身高七尺六寸，刘岩也身高七尺。刘岩祖籍徐州，和刘备一样，而且刘岩也是手垂过膝（长臂猿！嘻嘻~）。其实古人七尺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一米七左右，身高九尺才差不多两米左右（也没见得多稀奇）。还有一个令人称奇的巧合，刘姓的开国皇帝中无一例外的都出身社会底层，甚至包括非汉族的刘渊和刘知远（刘崇）。

说到刘岩，倒想起另外一个人来：才能出众却残暴无比的北齐文宣帝高洋。高洋和刘岩一样，凶悍暴虐，但能力绝对没得说，宇文泰如何？也叹"高欢有此儿，犹不死也！"高洋后期"精神病"发作，干出了许多缺德事，刘岩也是这样的"精神病患者"，不过这时刘岩还没有条件去"发病"，因为他现在还需要多吃点人，不然在没"发病"之前就得被人吃掉。

后来赵匡胤 "杯酒释兵权"解除强藩隐患，并让文官治郡，被称为"美谈"，但赵匡胤并不是第一个解除强藩兵权的人，南汉的刘岩也做过，不过南汉影响小加上刘岩没什么知名度，所以赵版更出名一些。刘岩看问题看的很透，虽然自己地盘不大，但也知道军权外放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五代十国的刺史都握有军政财权，中央政府根本管不了，说反就反。刘岩让手下那些从中原逃难过来的名士大族们去做地方官，军权统一由刘岩调度，这样就避免了治下发生军事叛乱的可能性。

内政处理完毕，下一步就开始扩张，没有人嫌蛋糕大，吃不了可以留给子孙吃嘛。

梁乾化元年（公元 911年）十二月，刘岩听说虔州（今江西赣州）发生内乱，卢光稠之子镇南军留后卢延昌被大将黎球给宰了，不久黎球也死了，无名小辈牙将李彦图上台，而虔州军最有名的大将潘全播闭门不出，不理世事。刘岩觉得机会来了，出兵北上夺取韶州（今广东韶关），守韶州的廖爽真客气，没推让几番让岭南军进了城，自己跑到马殷那里混饭吃去了。

韶州地处楚粤赣交界，是广州北方第一门户，夺回韶州可以关门不让马殷南下做客，广州也固若金汤。之后，刘岩兵锋直逼容州（今广西容县）。守容州的宁远节度使姚彦章和廖爽一样是个水货，知道刘岩是个魔头，赶忙给长沙的马殷寄了封十万火急的鸡毛信。事关自己的战略利益，马殷不能坐视不管，派头号名将许德勋从桂州（今广西桂林）出兵去救姚彦章。

没等许德勋到地方，姚彦章就做了逃兵，带着容州百姓逃奔楚国，许德勋也只好回去。刘岩不是一个虚伪做作的人，既然你让我，我何必客气。刘岩顺势在现在两广一带旅游，一边欣赏祖国的大好山河，一边

攻城掠地。

刘岩既然来了，自然就不会小打小闹，要利用这个机会彻底铲除在广西那些不听话的军阀，这些人在刘岩和马殷之间走钢丝，捞了不少的油水。刘岩又不是傻大，岂容这些人占自己的便宜，自己还要占别人的便宜呢。邕州（今广西南宁）的叶广略和高州（今广东高要）的刘昌鲁孤守一郡，实力比较强，而且岭南军的实力早不是当初刘隐那会了，几人吃打不过，只好屈膝降了刘岩。

至此，刘岩基本上控制了岭南地区，再也没有谁能够威胁到刘岩。虽然湖南的马殷实力强大，但和刘岩相比不过半斤八两。东边的闽王王审知也是一样，虽然小摩擦不断，但基本上算是相安无事。

要说刘岩最大的对手，无疑是楚王马殷。马殷的刀尖一动，就能戳到刘岩的鼻子，刘岩对这个老家伙又气又无奈。马殷可不是叶广略、刘昌鲁这等小虾米，也算是五代十国时期响当当的一路枭雄，怕你刘岩？小子，一边玩泥巴去吧。

刘岩当然知道马殷的实力，与其这下耗下去，不如“和为贵”，梁乾化三年（公元 913年）十月，刘岩遣使到长沙，使者拍了马殷一通马屁，然后替刘岩表达了想做楚王女婿的意思。马殷笑：“小子想拿我女儿当人质是吧，瞧这小孩蛮机灵的，准了，回去准备彩礼吧”。

马殷也知道冤家宜解不宜结，搭个女儿能换来和平，马殷也不觉得吃亏。不过马殷没立刻嫁女，而是等了两年，直到梁贞明元年（公元 915年）八月，刘岩才如愿以偿的做了新郎官，湖南和岭南两家结为亲戚，自然也就暂时和好。

这是一桩典型的政治婚姻，在封建时代，生在帝王家的女孩基本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幸福，她们的幸福是以家族政治利益为基础的，别说从长沙嫁到广州，就是嫁到南极洲，也没有选择的权利。

地盘大了，刘岩开始盘算自己的名份，看看人家马殷，楚王！东边的王审知，闽王！甚至杭州的钱镠都当上了吴越王，再对着镜子瞅瞅自己，不伦不类的南平王。刘岩心里不平衡，派人去汴梁找朱友贞，希望能当上南越国王。这不能说刘岩贪心，因为周边几个军阀级别都比较高，自己级别太低反而不利于和这些人打交道，不对称外交难以在外交战中占得主动。

没想到朱友贞不同意，朱友贞正在全力以赴对付河东的李存勖，哪有功夫理你这个“化外野人”。刘岩碰了一鼻子灰，气的跳脚大骂：“姓朱的，你老爹是个泼皮无赖，你也不是好鸟，你不让我当，我就当不成了？哼哼～～”，休息一会刘岩接着骂：“方今天下大乱，能者自为皇帝，以为我不能？跟着朱友贞混这几年连块窝头也没捞到，老子不跟你玩了！汴梁离我这么远，我何必低三下四的远赴万里，去朝拜你这个伪朝？”刘岩把对梁朝的贡项全给都停了，宝贝自个留着用，扔到茅厕里也不给你！

刘岩被朱友贞这一搅和，志气大长，什么狗屁国王，老子不稀罕！当皇帝！梁贞明三年（公元 917年）七月，刘岩在广州称帝，国号大越，改元乾亨，并改广州为兴王府。手下几个重要智囊赵光胤掌兵部、杨洞潜副之，李衡掌礼部、倪曙掌工部，级别相等，皆为同平章事（宰相）。

刘岩和高洋一个德性，刚当上皇帝，邪性就上来了。高洋在杀人取乐的同时没有想到四百年后成了刘岩的师傅，刘岩“性聪悟而苛酷”，一朝权在手，人命能值多少钱？贱民百万，杀他个十万八万算甚？刘岩把宫中变成屠宰场，捉到一些倒霉鬼丢到刑架前，刀劈凌迟是少不了的常备科目。

刘岩坐在上面慢慢的欣赏这人间最美妙的场景，口水连连（可惜史书中没留下刘岩生吃人肉的记载）惨叫声中，刘岩喝着美酒，无限惬意。人的生命本是无价的，但在刘岩以及所有喜欢杀人的封建统治者看来，无价就是没有价，没有价就是不值钱，不值钱的东西难道还不能毁掉？

刘岩虽然好杀，但毕竟是一代雄主，在岭南的统治基础无人能撼动。刘岩把手下那帮中原名士治的服服贴贴，要说刘岩还真会耍手腕子。兵部尚书赵光胤自恃为中原名门，没想到在岭南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给刘岩这个狂人打杂，心中很不痛快，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中原。刘岩鬼点子真多，他居然能想到偷偷模仿赵光胤的字体，然后带着伪造的赵光胤家书到洛阳把赵光胤的家属全都接到广州。赵光胤一看刘岩居然如此有心，感动的涕泪横流，便死心塌地的为刘岩效命。

大越国，听起来好象没什么气势，刘岩这样不世出的大皇帝怎么甘心做什么大越皇帝？想改国号。正好自己姓刘，那还用多说什么？大汉！姓刘的不叫汉朝还能叫什么？刘岩祖籍徐州，有可能是刘邦或刘交的子孙，刘渊这个匈奴人都能认刘邦做祖宗，自己这个汉人何以不能乎！何况自己本是汉人，要当也应该当中原大国皇帝，现在却窝在岭南当“蛮夷小国君主”。改国号为大汉深含寓意：我是中原人，不是岭南人。乾亨二年（公元 918年）十一月，刘岩将国号由大越改成大汉。

刘岩是个土财主，手中自然也有点闲钱，加上南海边宝贝甚多，什么珊瑚玛瑙的，许多中原没有的奇珍在刘岩这里只能当破烂糟蹋。刘岩把金银宝贝都当成装饰品，甚至用水晶琥珀雕成日月形态，悬在宫中。对刘岩来说，这些东西并不稀罕，不喜欢就换，有钱人谁还在乎这个？

和许多奢侈亡国的昏君不同，刘岩虽然不是好人，但治国能力在五代十国时期也能挂上号。刘岩一方面建立完善的政权体系，甚至还开了几回贡举，选贤任能，让“英俊”不再沉于“下僚”。越是社会底层，越容易出人才。

虽然科举制度在明清以降弊端日显，但做为科举制度成熟期的唐宋（包括五代十国），确实为统治者提供了不少实用的人才，而不似明清以降马蜂般涌出的奴才。南汉的经济发展也比较快，由于南汉的地理优势，刘岩做起了“商人”，经常派使到南洋或者波斯做生意，大发了一笔横财。

贸易往来的频繁也使得许多胡人来到广州，大大促进了中国广东和海外的文化经济交流，恢复了唐末因为战乱而停滞不前的海外贸易，南汉统治下的广州城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外贸口岸，名著青史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从南汉渐渐形成规模的。国内市场刘岩也没有放弃，因为和周边的几个政权相处还算不错，所以生意做的很大。

三

刘岩一边在心中骂着朱友贞，一边在广州美滋滋的过着小日子，可

没几年朱友贞就被河东的李存勖给灭了，李存勖在洛阳恢复了大唐帝国的一部分余威，这一年是南汉乾亨七年。

李存勖杀进洛阳的同时，广州的刘岩有些坐不住了，虽然地处偏远，但也知道李存勖的大名，不知道李存勖对南汉的态度，便派宫苑使何词去洛阳探听虚实。何词仔细观察了后唐的政治生态，乱象已生，后宫刘氏和宦官集团用事，后唐表面上的强大掩饰不住一触即发的危机。

关于李存勖荒侈无度，不仅是何词，淮南的严可求和荆南的梁震都看了出来，都劝徐温和高季兴不必理会李存勖，这等人物活不了多久。何词回到广州，就告诉刘岩："唐室奸邪弄权于内，强藩怀贰于外，不久必乱。李存勖不可能对我们有什么想法，何况我们北边还有高季兴、马殷等人做我屏藩，李存勖打不过来，陛下请放宽心。"

刘岩大喜："李存勖比朱友贞强不到哪里，我对朱友贞什么样，也就对李存勖什么样。"也不再给后唐上贡了，李存勖是谁？不认识！刘岩甚至称李存勖为"洛州刺史"，根本没把这位"唐光武"当个人物！你做你的大唐皇帝，我做我的大汉皇帝，各回各家，各拜各妈。

刘岩的狂妄往大了说其实是一种心理疾病，当人被危机感压迫的时候，总会产生这样那样奇怪的想法。而且刘岩还是一位对中国汉字具有特殊贡献的"造字专家"，因为嫌自己的名字不够响亮霸气，便在乾亨八年（公元 924年）改名叫刘陟。

可没过一年，刘陟又觉得"刘陟"这个名字还不如"刘岩"呢，又在白龙元年（公元 925年）把"刘陟"这个名字给废掉了。用什么好呢？刘陟对外胡吹什么三清殿上白龙飞，改名为"刘龚"。刘龚这名字还没记熟呢，又改了。有个洋和尚劝刘龚："市面上流行谶言：'将来刘家天下要被姓龚的灭掉'，陛下还是再换个名吧"刘龚也不辞辛苦，开始丰满的大脑想啊想。把头发都想白了，还没想出什么好名出来。

这时刘龚突然想到一个好字出来""，字典里根本没这个字，这是刘龚

�生编硬造出来的，取周易"飞龙在天"之意。武则天也干过这事，生生造出一个 "曌"字，取"明月当空照"之意。要说皇帝就是皇帝，想的与凡夫俗子就是不一样。其实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何必在名字上锱铢必较，毫无意义，但刘�同志可不这么想，好名字就是个好兆头。现在数字中"8"最吃香，可牌子多了几个 8就一直能发财？要真这样，全世界都是大财主，哪有这样的事？

刘�同志正在广州天花乱坠呢，他的岳父老泰山马殷越老越来精神，觉得地盘不够大，连女婿也掂记上来了。南汉白龙四年（公元 928年）三月，马殷大起水师，由梧州东下，围攻封州（今广东封开）。刘�这个恼火："老不死的，呆在长沙不好吗？跑我这里捣什么乱？"刘�边骂边翻着《周易》卜卦，正好卦到了《大有》，《大有卦》主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刘�大喜："哼哼！老家伙，算你倒霉，我要发了！"先改白龙四年为大有元年，然后派左

右街使苏章率水军去救封州。

苏章是员良将，他到封州后，密使官兵在贺江水中放下大铁链，两头系在江边大舰上，然后挖土把战舰摭起来，舰上埋伏三千神箭手。苏章带着几百弟兄乘坐小艇前去挑战，没打几下就跑，楚军已为汉军败

了，行大舰来追。结果中了苏章的埋伏，楚军大舰被江中铁索给绊住了，不能动弹。苏章一摇红旗，藏在堤后的汉军弓弩手万箭齐发，楚军死伤无数，带着破船逃回去了。

刘�得报大喜："哈！岳父，这回吃瘪了吧，没事别招惹我，下回注意就行了。"岳父大人已经没有下回了，两年后马殷就死了。刘�的小舅子们开始了残酷的撕杀，也没功夫理这个大脑发育不正常的妹夫。

南汉大有三年（公元 930年），刘�怎么看怎么觉得盘踞在交州（今中越边境一带）的曲承美不顺眼："小子，你在交州也玩不出什么动静，不如把交州送给我吧。"便派大将梁克贞、李知顺去收交州。曲承美那点实力够谁吃的？梁克贞等人将曲承美打败后，把交州的宝贝打包带回，并找辆驴车把曲承美送到了广州。

客观来说，刘�的"雄才大略"窝在巴掌大似的地方，也确实施展不开。如果刘�生在中原，情况又会如何？当然，十国中许多皇帝都有当中原大国皇帝的能力，王建、孟知祥、杨行密、李昪等人哪个也不比朱温、李嗣源、石敬瑭差。"命中注定"，他们只能偏安小邦，就象刘备那样。

其实当中原皇帝未必就是什么好事，五代存在时间最长的不过是后梁的十六年，十国中除了北汉和前后蜀差不多三十年，其他的都存在五六十年，正如成汉人解思明所劝李寿的那样："数年天子，孰与百世诸侯？"何况刘�已经修成了成果，当了皇帝。

刘�不满足现状这是好事，可惜他身边没一个菜鸟，哪个都不好招惹。大有九年（公元 936年），刘�遣大将孙德晟起兵攻蒙州（今广西昭平），但被楚军连踢带揣给顶了回来，损失惨重。刘�不服气，凭什么踢我？有这么待客的吗？刘�坐不住，听说交州发生兵乱，原爱州（今越南清化，呵呵）刺史杨廷艺部下吴权来攻交州，声称要杀掉害死杨廷艺的交州牙将皎公羡。

皎公羡想到了刘�，求刘�来救救他。刘�雄心万丈，高声吟唱："黄金百甲穿金甲，不破楼兰誓不还！"，让儿子刘洪操率大军来救交州，自己则坐镇海门（今广西合浦）。刘洪操也想在老爹面前立上大功，好在皇太子的竞争中占上手。可刘洪操注定不是个当皇帝的料，连当将军都不够格。

吴权这时已经灭掉皎公羡，率舟师在海上和刘洪操的南汉海军大战一场，吴权在海中撒下了无数铁器，自己则顺着涨潮引诱刘洪操。刘洪操哪知其中有诈，没追上吴权不说，海潮退去，露出的铁家伙便把南汉海军的战舰都给擢破了，死伤惨重，刘洪操本人也不幸死于意外事故。刘�闻着噩耗，边哭边撤，交州没收回，倒赔了个儿子，虽然儿子多，但哪个不是心头的肉？虎还不食其子，刘�残暴不假，但总归是做父亲的，谁不心疼啊？

来回折腾了几年，刘�越来越没脾气了，枭雄也有老的时候，曾经的风光只不过是一张已经发黄的日历，总是在翻老皇历的人，十有八九要被社会淘汰掉。在大有十二年（公元 939年），刘�听从宰相赵光裔的建议，派谏议大夫李纾去长沙，修好十多年来已经恶化的楚汉关系（楚汉？呵呵）。

这时的楚王是马希范，他和刘�也没有什么私人恩怨，虽然刘 �的

皇后马氏已经故去许多年了，但好歹和马希范亲戚一场，马希范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南方局势，二人和好。

刘�越发显得老态了，五十多岁的人了，从接替哥哥刘隐开始算起，主政岭南已经快三十年了。刘�杀人无算，欠了历史一大笔血债，当然那些历史的胜利者哪个不是踩着白骨堆向历史展示自己的胜利？刘�在快要到地下见哥哥之前，安排了一个继承人的问题。虽然刘洪度顺次最长，但刘�不想立他，他还是看上刘洪昌。

刘�其实是个看问题很透彻的人，他对右仆射王翻说：“洪度和洪熙都不象是成大事的人，只有洪昌可以做到。不过我的这帮儿子没几个有出息的，我闭眼之后，他们必然要兄弟阋墙，就象老鼠钻进了牛角，还能猖狂多久？”说完痛哭不已。刘�本想把刘洪度和刘洪熙外放，免得兄弟们成仇。

可崇文使萧益却劝刘�：“陛下何以出此策？自古立嫡立长，若立越王（刘洪昌），置秦王（刘洪度）何地，陛下不怕他们兄弟自相残杀吗？”刘�已经没有了主见，连称有理，决定立刘洪度为皇太子。南汉大有十五年（公元 942年）四月，伟大的“杀人专家”、“造字专家”、“精神病患者”刘�先生呜呼于广州，年五十四岁。刘洪度灵前即位，改名为刘玢，更年号为光天元年。

知子莫若父，刘玢还真如刘�所说“不足任事”，刚上来就胡闹，刘玢喜欢听曲牛饮玩女人。刘�还没出殡时，刘玢就把伶工召来，就在老爹的灵前耍了起来，刘玢左手搂着美女，右手执金樽，狂呼乱叫：“唱的好，赏他！”更让人称奇的是，刘玢居然让猛男索女脱光了衣服在地上做爱，刘玢站在一边加油喝彩（变态！）。

在宫中玩厌了，就到外面胡闹，经常带着娼妓黑衣夜行，闯入民宅，做潇洒状。广州市面上的百姓也经常交流“经验”：“昨晚皇帝没上你们家借宿吧？”，“你见过皇帝？不过倒有一个小年青带着粉头到我们家来做客，吃了我刚煮的鱼还不给钱，他就是皇帝？”，“哈～，哈哈～～”

刘玢胡作非为，南汉政局迅速混乱，上有昏君，下有贪吏，老百姓最倒霉。一时间起义不断，南汉局势乌烟瘴气。群臣对这个昏君莫不头疼万状，不过有一个人倒是暗中欢喜，他希望刘玢继续闹下来，直到他把刘玢搞掉为止。刘玢的弟弟晋王刘洪熙是高祖刘�诸子中最象刘�的，为人狡黠、凶悍残暴，他早就想取刘玢而代之了。

如果是刘洪昌上台，估计刘洪熙没什么机会。偏是这个活宝哥哥，机会自然就来了。刘洪熙为了让刘玢继续醉生梦死，特意从市上买了歌舞伎献出给刘玢，刘玢果然大喜，连夸兄弟好眼光，刘洪熙暗笑而退。

不过刘玢毕竟是皇帝，自己的生父生子都要防备，何况这些不相干的兄弟。刘玢对兄弟们疑心很重，让心腹太监严守宫门，非诏不许让诸王进宫。刘洪熙进不了宫，便不能下手。一边暗骂刘玢一边联系其他遭忌的兄弟，越王刘洪昌和循王刘洪杲等人也害怕被刘玢吃掉，经常聚在一起，终于谋出了一个无上的法子。

刘玢喜欢看摔跤，光天二年（公元 943年），刘洪熙就密使心腹陈道痒在江湖上寻到了几个高手，如刘思潮、林少强等人，重金买通，然后让陈道痒带他们入宫，请刘玢观看摔跤表演。刘玢好热闹，就在长春宫中设场子观战，刘玢照旧美人与酒，边喝边看。刘思潮等人在场上

耍，陈道痒在一旁盯着刘玢。

刘玢喝醉了，不想看了，摇摇晃晃的入寝宫休息。陈道痒知道时机到了，给刘思潮打个眼色，这些人紧跟着闯入寝宫，将已经打起呼噜的刘玢杀死在床上，顺手将侍寝的太监都给宰了。

在府中等到好消息的刘洪熙立刻抢在刘洪昌前面入宫称帝，先下手为强。其实按长幼顺次，也该轮着刘洪熙，只不过夜长梦多，一年前石敬瑭死时，石重睿本该当立，结果却便宜了石重贵。刘洪熙抢得先机，诸王束手，只能拜倒在四哥的脚下。刘洪熙上台后，谥刘玢为殇帝，这是个恶谥，同时刘洪熙改名为刘晟，改元应乾元年。

四

刘晟以臣弑君、以弟杀兄，得位不正，兄弟中难免有不服的，这点刘晟是知道的。刘晟能杀兄，下面的弟弟们谁敢说就不会再来这一手？皇权至高无上，谁威胁到皇权谁就得死，古往今来，都是这样。

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难”，夺位后大开杀戒，南京城中血流成河，尸积如山，甚至“千古第一明君”李世民都没能免这个“俗”，上台就把李建成、李元吉的儿子斩尽杀绝。刘晟照抄老文章，第一个遭殃的是循王刘洪杲。刘洪杲本来有功，但有功又如何？韩信灭楚，难免族诛，檀道济御魏平叛，也遭倾害，刘洪杲又算得了什么？

刘洪杲逞英雄，请旨要去平定“乱党”，如果让刘洪杲平乱，军权肯定就落到了刘洪杲手中，刘晟就靠军权混日子，哪能不疑心？加上刘洪杲屡次劝自己除掉刘思潮，刘晟更加不痛快，刘思潮是自己的心腹，刘洪杲想干什么？刘晟决定除掉刘洪杲。刘洪杲对四哥脾性最了解，知道要坏事了。

南汉应乾元年（公元 943）五月，刘晟让刘洪杲入宫说是要有事相商，刘洪杲还算是个人物，知道死到临头，沐浴更衣，在佛前拜了几拜，说上一句已经被许多帝王说过的话：“求佛祖保佑，来世转生，莫生于帝王家！”然后入宫，然后被杀，然后尸骨无存。

走投无路的南朝宋顺帝刘准和隋朝皇泰主杨侗在被杀之前，都凄凉莫名的说道：“来世莫生帝王家！”胜者王侯败者贼，千古同然，在太平时节，生在帝王家可以钟鼎玉食、富贵终身。但乱世中的末路帝王欲做匹夫而不得，为了胜利者江山千秋万代，他们只有死。

南汉高祖刘�虽然也残忍暴虐，但刘�好歹只杀外姓不杀亲族，刘晟比老爹做的更加过分，专门残害手足兄弟。刘洪杲虽然死了，但对刘晟威胁最大的却是越王刘洪昌，刘洪昌宽厚有礼，深得众心。刘晟一日不除刘洪昌，帝位一日不稳。为了至高无上的皇权，父子相残、兄弟火并，人间惨剧不断上演，说到底，是一个私字作怪。乾和二年（公元944年）三月，刘晟让刘洪昌去昌华宫祭奠伯父襄皇帝刘隐，刘洪昌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向鬼门关，二话不说就去了。刚到昌华宫，刘晟派出的杀手就在昌华宫把刘洪昌给杀了。

刘晟有时候也怨恨老爹刘�，没事撑的，生出那么多儿子，生他一个多好，也省得他一个个动手。刘洪昌下头还是十几个兄弟，怎么处置？没什么好说的，统统杀掉！刘晟在大开杀戒之前，对着天空说道：“弟弟们，休怪哥哥手辣了，要怪只能怪老爸，为什么要出生你们？”紧随刘洪昌见阎王的是韶王刘洪雅。

然后受刀的是刘晟的“佐命功臣”刘思潮等人，反正皇位到手，留着也没什么用，还浪费粮食。从中牵线的陈道痒开始害怕了，便私问老友邓伸。邓伸没说话，送给陈道痒一部《汉纪》，陈道痒莫名其妙：“什么意思？”邓伸大骂道：“你他妈属猪的？！什么意思？韩信和彭越怎么死的，书中都有明载，自个查去！”陈道痒这才醒悟：刘晟要对自己下手了。

没等陈道痒想出保身妙法，刘晟就知道他们之间的谈话，气的大骂：“好，朕就让你们做回韩信！”，乾和四年（公元 946年）九月，下诏收陈道痒、邓伸三族，夷诛广州市上（邓伸真是自寻死路）。这时的刘晟已经杀红了眼：“顺我者死，逆我者族！”刘晟管你同父还是同母，总之刘晟不希望任何一个威胁自己地位的人留在世上。

南汉乾和五年（公元 947年）九月，刘晟派出刀斧手出发，将弟弟齐王刘洪弼、贵王刘洪道、定王刘洪益、辩王刘洪济、益王刘洪简、恩王刘洪伟、宜王刘洪照以及他们的儿子们尽数杀毙，至于刘晟的侄女们，刘晟大发善心，一个不发，全都没入宫中，供他自逞肉欲（南朝宋孝武刘骏也是这么玩的，无耻！）。

刘晟的兄弟们只剩下了高王刘洪邈、通王刘洪政，刘晟杀累了，要休息一下，所以让这两个待屠之羊多活两年。刘洪邈和刘洪政也知道肯定活不了，但这样提心吊胆的等死，还不如给来刀痛快的呢。

刘晟的老爹娶了来自湖南的老娘马氏生了自己，刘晟也想学学老爹，从湖南弄个美女过来。于乾和六年（公元 948年）八月，派工部侍郎钟允章去长沙找楚王马希广求婚，马希广知道这个外甥变态，怕把女儿送入虎口，把钟允章给赶回去了。刘晟气的在殿中团团转，问钟允章：“湖南情况怎么样？”

钟允章知道刘晟的意思，便道：“湖南兄弟残杀不已，无力南下侵我，不过陛下可以趁楚乱北上，千载良时，错之可惜。”刘晟大笑，即派指挥使吴珣和大太监吴怀恩领军北攻贺州（今广西贺县）。这时的楚国已经不复武穆王马殷时强大，楚军忘战十余年，加上楚国政局动荡，楚军战斗力低下。对于老百姓来说，和平最好，但对于军队来说，战争才是他们存在的唯一理由。

南汉军很快攻破贺州，虽然楚军来救贺州，但被吴珣在城下挖了大坑，架上竹杆，铺好浮土，楚军哪里知道，上来就掉了进去，剩下的全都溜了。南汉军乘胜在桂北湘南一带大肆掠地，这里也不是楚国的核心统治地区，楚军精锐多在湖南本土，所以南汉军跟玩似的就拿下重镇桂州（今广西桂林）等六州。

南汉的北线战略防御体系更加稳固，但刘晟和父亲一样，凶暴之余却又能军事上取得一番作为。当然这和楚国已经发生严重内乱有很大的关系。到了乾和九年（公元 951年）底，南唐军边镐部攻入长沙，楚国灭亡。

刘晟不想让李璟吃独食，遣太监潘崇彻率军北上收郴州（今湖南郴州），与南唐军大战于城下，这两支汉朝和唐朝后人的军队展开了激烈的绞杀，结果汉军大胜。因为边镐无能，长沙大乱，刘言等人乱中取事，南唐军撤出湖南。但这时刘晟已经取得湖南十余州，李璟种树，刘晟摘果子，这等好事上哪找去？

这些功劳当然划到刘晟的户头上，刘晟自诩“神武雄略”，开始做长夜欢，大造宫室，掠民间女子入宫供他享受。大太监林延遇和宫人卢琼仙等人也跟着主子狐假虎威，作乱朝中，南汉局势虽然没有象湖南那样崩溃，但国势在刘晟的牛饮中日渐衰落。

战争方息，刘晟又开始处理“内政”，两个可怜的弟弟刘洪邈和刘洪政这样窝囊的活着，刘晟看着都心痛：“唉，你们活着不觉得没意思吗？哥哥我好事做到底，送你们一程吧。”乾和十二年（公元 954）四月，刘晟派林延遇毒死刘洪邈。刘洪政命好，成为诸兄弟中最后一个遭到毒手的，乾和十三年（公元 955年）六月，南汉高祖刘�的儿子们，除了在位的刘晟外，其他的都被刘晟所杀，一个不留。刘晟心中这个高兴啊：“我才是高祖唯一的儿子，你们算个什么东西？！”不久，刘晟的“亲密战友”林延遇伸腿瞪眼了，消息传出来，举国皆贺。林延遇是个魔头，但老百姓真正应该庆贺的是刘晟这个真正的杀人狂寿终正寝，林延遇充其量只是刘晟的一条走狗而已。

刘晟玩累的时候就派人探听中原的消息，这时周世宗柴荣已经夺下南唐的淮南十四州，国威极盛，刘晟也知道害怕了，想学老爸去向周朝称臣，借路湖南，可湖南军阀周行逢没搭理刘晟：“对不起，此路不通，从海上过去吧。”刘晟想想：“称臣又如何？柴荣早晚也不会放过自己。”刘晟至此大彻大悟：“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辟如朝露、去日苦多。”趁现在还活着，抓紧时间享受吧，刘晟每每持金樽牛饮，叹道：“时局如此，我能在死后不做俘囚，已是人间大幸，子孙辈如何，听天由命吧。”

刘晟除了喝酒，就是玩女人，弟弟们都杀光了，刘晟总在想：“人谁不能死？早晚而已，我杀了你们，你们也不要怨我，我也是要死的。”乾和十六年（公元 958）八月，刘晟死于广州，年三十九岁。

刘晟荒淫残暴，本应该遭人心之显诛，能保全尸，真的算是刘晟的大幸。刘晟的长子卫王刘继兴即位，改名刘鋹，同时改元为大宝元年。通过对南汉历史的了解，不难发现，这个荒唐的朝代和南北朝的北齐特别相似，刘隐类似高澄，刘�类似高洋，刘晟类似高湛，而刘鋹又极类似后主高纬。

唐太宗和魏征曾经有一段对话，讨论周宣帝宇文贇和齐后主高纬孰优孰劣，魏征对此有很精辟的见解：“周宣帝虽然骄狂残暴，但威福能够自专。而齐后主愚懦无能，朝中豪门用事，只是一个摆设。两相比较，高纬还不如宇文赟。”齐后主高纬当皇帝十二年，除了玩还是玩，大权被胡太后、和士开，甚至还有陆令萱等人把持，好容易出一个了不起的斛律光，还被害死了。

高纬什么样，刘鋹就是什么样，甚至比高纬还不如。刘鋹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大权尽付大太监龚澄枢和陈延寿，虽然南汉朝并非没有人才，但刘鋹认为手下那帮文武都是有身家的人，本家的都信不过，更何况这些外姓。但已经去了势的太监却可以相信，他们没有后代，用起来放心。

中国历史上的宦官之祸以东汉、唐、明三朝是为炽烈，皇帝之所以宁用宦官不用贤臣，原因还是在于家天下的私有性质。亲戚也不能随便相信，尤其是东汉，自明章以降，东汉一百多年历史就是外戚和宦官惨

死厮杀的历史。

这都不算更荒唐，刘鋹干了一件让历史哭笑不得的事情，对于那些想有番作为的大臣，并非不可以施展抱负，但有个条件：阉割后再用。除了一些幸进小人，正人君子谁会干这事？大权依然由龚澄枢等人把持。估计这个千古第一馊主意是龚澄枢想出来的，不想让别人分吃自己的蛋糕。

五

刘鋹把政事权丢到一边，自己在宫中和波斯女人寻欢作乐，南汉的对外贸易比较发达，所以来广州的有许多胡人，刘鋹当然想尝点新鲜的。不知从哪冒出来一个叫樊胡子的女巫，胡吹自己是玉皇大帝降临真身。

刘鋹是个饭桶，居然相信了，在宫中设下大帐，让樊胡子穿着道服坐在上面指点江山，称刘鋹为“太子皇帝”，刘鋹则跪在地上听玉帝旨意。龚澄枢和樊胡子是一伙的，自然狂拍马屁，樊胡子便对刘鋹说：“龚公是玉皇大帝派来辅佐太子皇帝的，不能对他们不敬，否则老天也不会饶你。”刘鋹傻子一个，说什么就是什么。

大宝二年（公元 959年）十一月，宰相钟允章看不下去，屡劝刘鋹不要这样胡闹下去，杀掉这些惹事太监，重振国势。刘鋹已经玩上瘾了，不听。龚澄枢等人怀恨在心，趁着钟允章准备皇帝祭祀大典的时候，让太监许彦真诬告钟允章谋反。刘鋹刚开始还不相信：“有这事？不会吧！”

龚澄枢和内监李托都说钟允章谋反人证物证俱在，不诛何待。刘鋹根本没有主见，龚先生说他反，那他肯定要反，将钟允章斩于狱中，并夷三族。钟允章是南汉的老臣，忠贞不二，钟允章被杀，其他人更不敢来管这些乌糟事，都做了哑巴。

搬倒了钟允章，龚澄枢成了实际上的南汉皇帝，刘鋹不过是个花瓶。刘鋹也巴不得做个甩手大掌柜，对刘鋹来说，玩女人的兴趣远大于上朝的兴趣，由龚澄枢他们为自己代劳吧。唐太宗说过：“用君子则君子皆至，用小人，则小人竞进。”南汉朝中宦官用事，自然上来的多是些贪鄙小人，有些人干脆去了势，进宫当太监，跟着龚老大享福去了。南汉总人口不过百万，而混迹于宫中的太监居然达到了两万人，比例高达2%，太耸人听闻了。

太监陈延寿为了讨好刘鋹，劝刘鋹学习中宗（刘晟），诛灭兄弟，以防他们造反。刘鋹一听大喜：“公真国士无双，好办法！”这次倒霉是桂王刘璇兴，接下来还有三个倒霉鬼：庆兴荆王，保兴祥王，崇兴梅王欠收拾，不过刘鋹现在暂时没动他们，反正他们也跑不了。

权力场上从不讲什么手足亲情，谁能保证刘璇兴他们几个当皇帝，不会对刘鋹下手？对于失败者，他们也想成功，只是既然把身家性命押在了轮盘上，总是要分出胜负的，他们只能认命。

刘鋹当皇帝不到两年，中原就又换了个姓，赵匡胤兵变上台，而且一上来就摆出了要统一的架式。招讨使邵廷琄对此看的很清楚，劝刘鋹：“天下崩乱百余年，所以我朝先祖才能在岭南称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赵匡胤素有雄略，统一是迟早的事情。如果陛下不想振兴祖业，与赵宋对抗，那么就应该学习李璟，向宋朝称臣。”刘鋹觉得

邵廷琄没大没小，这是在跟皇帝说话？管他什么赵匡胤，离他八丈远呢。

刘鋹从来就没关心过什么天下大势，那不是他应该过问的，趁年轻赶紧玩，不然老了就玩不动了。刘鋹听说内侍监李托有两个养女长的倾国倾城，大女儿做贵妃，小女儿做美人，刘鋹和她们日夜“探讨人生”，李托因女得势，升为内太师，和龚澄枢平起平坐。

国内鸡飞狗跳，国外天翻地覆，南汉大宝八年（公元 965年），宋朝出兵湖南，灭掉周保权，周保全被赵匡胤请到汴梁喝茶去了。随后宋军丁德裕部南下攻克郴州（今湖南郴州），刺史陆光图战死，郴州距广州不过二百余里，宋军晨发至夕可抵广州。刘鋹生在广州、长在广州，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也会到汴梁喝茶，他不想去，也知道害怕了。

觉得邵廷琄说的也有道理，就让邵廷琄主持军务，严防宋军。龚澄枢等太监们哪能让邵廷琄得势，他们才不在乎皇帝姓什么，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反正自己刑余幸生，做狗的人，跟谁不一样啃骨头？这些人便密使心腹上书刘鋹，说邵廷琄捞到军权准备谋反自立。刘鋹没有大脑，龚爹爹说太阳是黑的，那就是黑的。

刘鋹派人赐死邵廷琄，邵廷琄手下都知道主帅是被冤杀的，可谁也救不了，只能暗骂刘鋹混蛋，军心自是解体。在这一点上，刘鋹和李煜倒有些相象，李煜杀了林仁肇，刘鋹杀了邵廷琄，自毁长城，不亡何待。

邵廷琄一死，南汉能数得上的名将也就是驻守桂州（今广西桂林）的西北招讨使潘崇彻了，刘鋹对潘崇彻也不放心，密派太监郭崇岳去看看潘崇彻的动静，并嘱咐发现潘崇彻若有不轨，就地格杀。潘崇彻也知道受到了皇帝猜忌，先是大陈甲兵接见郭崇岳，郭崇岳临场下了软蛋，没敢动手，溜回广州。郭崇岳前脚刚到，潘崇彻就跑回广州，反正桂林早晚要丢，何苦把命搭上。刘鋹念他有大功，只是夺去了潘崇彻的兵权，没把他怎么样。

刘鋹能力不怎么样，脾气倒不小，大宝十三年（公元 970年）八月，已经称臣宋朝的南唐“儿皇帝”李煜受赵匡胤指令，派给事中龚慎仪去广州，劝刘鋹识点时务，赶快向宋称臣，以免自毁家业。刘鋹打心眼里瞧不起李煜：“窝囊废，赵匡胤是你爹？这么哈他？你怕，老爷不怕！”把龚慎仪投进牢里，回书大骂李煜，话说的很难听。李煜也气：“随便你，反正教训你的人不是我。”赵匡胤知道后，决定南下。

南汉大宝十三年（公元 970年）九月，宋朝以潘美为南征军主帅，兼贺州道行营兵马都部署，起大军攻南汉。潘美走的是西路，这里江水直通广州，行军比较方便。潘美先攻贺州（今广西贺县东南），南汉刺史陈守忠急向刘鋹告急，刘鋹放着潘崇彻不用，居然派出了龚澄枢光棍似的到贺州“鼓舞士气”，龚澄枢空手白条的到了贺州说了几句空话，南汉军士大怒：“连个铜子也不掏就想让我们卖命？哪有这等便宜事！”

潘美率军攻城，而龚澄枢脚长，先一步溜了。回到广州诉苦，刘鋹只好会议群臣，大臣们都希望潘崇彻出马，可潘崇彻不想送死，说是眼疼去不了。刘鋹狂骂：“狗屁！数钱的时候眼怎么不疼？我大汉朝还怕没人用了？”

改派梧州（今广西梧州）都统伍彦柔率军溯江前去会会潘美。宋军

探报伍彦柔要来，便在城外埋伏精兵。伍彦柔一边弹着琵琶一边上岸，让手下搬来胡床准备弹个小曲，鼓舞士气。宋军大笑着杀了过来，南汉军大败，伍彦柔被宋军俘虏，留着没用，斩！随后宋军攻城，虽然城中南汉军倒是很会挺，但奈何兵少而且士气低落，潘美攻下贺州。

这回轮到刘鋹现丑了，只好低三下四的请出潘崇彻帮帮忙，去守贺江。哪知宋军却北上攻昭州（今广西平乐），潘崇彻任由宋军过去，守在贺江观赏风景。不久，刘鋹收到前线败报：昭州失守、桂州失守、连州（今广东连县）失守。刘鋹这个没心肝的不但不恼，反而大笑："这些地盘本是湖南的，宋军能夺到这几州已经发财了，不会再南下了。"跟北齐后主高纬一样的愚蠢混蛋，吴明彻取淮南，高纬也是这般大笑，结果如何？

潘美下一个目标就是广州门户韶州（今广东韶关），南汉韶州都统李承渥手中有重兵十几万，不怕宋军。而且李承渥还有一支大象部队，每头象上坐着十几个军兵，做为前锋，吓唬宋军。潘美怕你这个？让弓箭手给我狠狠的射，有重赏。乱箭齐发，大象倒地，南汉军大乱，被宋军全歼。韶州一下，广州门户洞开，南汉大宝十四年（公元 971年）春，宋军攻克英州（今广东英德），南汉唯一的"名将"潘崇彻出卖了刘鋹，投降宋军。

刘鋹想和宋军讲和，可惜对牛弹琴，宋军继续南下。刘鋹终于挺不住了，决定投降，活命要紧，江山社稷祖宗陵寝都见鬼去吧。可右仆射萧漼刚走，刘鋹又后悔了，调集手上最后的精锐准备和宋军决战。刘鋹的龚爹爹出了个好主意："宋军跟土匪一样，要的只是财宝。陛下把东西都烧了，宋军什么都捞不到，只能撤军。"

刘鋹一听："这办法好耶！"一把大火，把广州宫城烧掉，然后带着钱财准备乘舟下海，移民东南亚。可负责此事的太监乐范带着几千贪心的弟兄开船去

东南亚发财去了，刘鋹立刻变成穷光蛋，身上一个子也没有了，饭都没地方吃了。宋军行至白田（今广州市郊），刘鋹此时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好白衣请降于潘美马前。至此南汉灭亡，从刘� 917年称帝算起，共历 54年。

刘鋹绕来绕去，还是被赵匡胤请去喝茶，宋开宝四年（公元 971年）五月，宋太祖赵匡胤在明德门下举行盛大的受俘仪式。刑部尚书卢多逊宣读大宋皇帝诏书，历数刘鋹不明天命，以抗大国之罪。

刘鋹哪方面也比不过齐后主高纬，但有一样本事高纬没有，高纬口吃，刘鋹则是铁嘴铜牙，跪在地上狡辩："罪臣即伪位时只有十六岁，少更经事，军国政务一体兹于龚澄枢等人，他们这帮人才是真国主，罪臣不过是个木偶，"说完叩头乞生。

赵匡胤留下刘鋹还有些用处，毕竟李煜、钱弘俶等人还没归顺。但龚澄枢这帮鸟人留着只会坏事，何况他又不是李存勖。下旨诛夷龚澄枢、李托等人于市中。封刘鋹为恩赦侯，找个上等宅院，养了起来。

不久，赵匡胤闲来无事，诏刘鋹入侍讲武池陪皇帝喝酒，刘鋹很会拍马屁，别人都还没来，他头一个到了。赵匡胤知道刘鋹口渴，赏了他一杯御酒。哪知刘鋹吓的跪在地上，连哭带嚎："罪臣敢抗王师，本应族诛，然陛下宽厚自天性，许臣不死。臣本愿做个大宋顺民，观皇帝陛下

一统四海之盛世，所以罪臣不敢喝这酒。”言下之意是“你想毒死我？不喝！”（有骨气！）赵匡胤仰天大笑：“朕要杀你，何须把你叫到这来，在府中就可赐死。”顺手将刘鋹的那杯酒拿过来一饮而尽，让人另外倒酒。

刘鋹见自己出了大丑，羞愧万状，伏地拜谢。

广东历史上唯一一次建国经历到此结束，南汉刘氏政权荒淫无度致使亡国，堪比北齐，但周武帝宇文邕死前赐死高纬一族，相比起来，刘鋹实在太过幸运。南汉亡国，对广东百姓也是一件幸事，刘鋹实在太不成器，弄的民不聊生。刘氏割据广东七十多年，说一点贡献也没有并不公平。

南汉之于广东，就如同楚国之于湖南、吴越之于浙江、闽国之于福建一样，都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质变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唐末宋间达到极盛，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曾经有一个南汉小朝廷，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特殊贡献。

第六章 湘江北去——历尽沧桑话湖南

一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佛门，却做起了皇帝；梁武帝萧衍出身帝王，却做了和尚，成为史上奇观。不过这种有趣的现象不独发生在佛教界，木匠中也有这样的例子，明熹宗朱由校出身帝王却做了木匠，而出身木匠的唐朝末年许州（今河南许昌）人马殷却做起了帝王。马殷在湖南建立的楚国是为正史所承认的独立政权，虽然马殷一天也没有称帝。

说到马殷，在历史上不是特别出名，但如果提到轰动世界的 1972 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女尸“辛追”，大家是不是有印象呢？马王堆就是马殷家庭的陵墓，位于长沙市东效四公里处。

同朱温、杨行密、钱鏐一样，马殷也生在唐宣宗李忱大中六年（公元 852年），出身依然是“八辈贫农”，祖坟中从没冒过青烟。不过正如秦末陈胜大呼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英雄何必问出处，而且赤手空拳打出来的江山比坐收祖宗遗荫更有说服力：“过去我一无所有，现在我一切拥有！”人不怕没出身，就怕没出息，就如同名言所谓：“你改变不了历史，但可以改变未来。”

马殷和王建有些相似，首先都是同乡，而且他们出道时第一个“贵主”是同一个人：唐蔡州刺史秦宗权。不过王建投奔秦宗权时，秦老大还是唐朝的人马。马殷因为干木匠活不能养家糊口，只好背着一个破包袱行走江湖，在唐中和四年（公元 884年）参加了秦宗权的部队，而秦老大已经做起了“贼”。秦宗权把马殷派到了大魔头孙儒手下当差，做了一员偏将。

当时秦宗权在河南风光无限，手下“人才济济”，也显不出马殷的特别，只能默默无闻“泯然众人矣”。不过金子总会发光的，秦宗权因为在河南碰上了朱温这颗硬钉子，便把狗爪子伸向了淮南。此时淮南大乱，高骈被毕师铎杀掉，杨行密几路势力在扬州打架，秦宗权也凑上了一脚。唐光启三年（公元 887年）十月，秦宗权派兄弟秦宗衡率军东下进入淮南争夺地盘，以孙儒为副，张佶、刘建锋、马殷为马前卒，呼啸着扑向淮南。

杨行密已经取得了扬州争夺战第一回合的胜利，还没来及把城外的军备物质搬进城，秦宗衡的“蔡军”就杀了扬州城下，把杨行密的家当一律充“私”。两军打了几仗，秦宗衡没捞到什么便宜。朱温那头对秦宗权加紧攻击，秦宗权吃抗不过，速命秦宗衡率军回援。孙儒以四海为家，不想回去，两人争持起来。孙儒大怒：“去死吧你！”将秦宗衡灭了，然后自为军主。

刚开始杨行密打不过孙儒，被孙儒几次差点逼上绝路。孙儒手下有两员大将，堪称左膀右臂：刘建锋和马殷。在孙儒眼中，刘建锋可能更出色一些，经常派刘建锋掠地攻城，马殷倒没有多少表现的机会。

唐大顺二年 891春，孙儒亲自率军来宣州（今安徽宣城）找杨行密会谈，两军大战于黄池（今安徽马鞍山附近），孙儒军出马的是马殷，杨行密方面是刘威，淮南军大败，马殷差点活捉刘威。随后孙儒进围宣州。二人在宣州斗了半年，直到景福元年（公元 892年）五月，杨行密

在宣州城外大破孙儒军，孙儒因病没跑了，被田頵斩于阵上，数万军士投降杨行密，其中包括马殷的弟弟马賨，杨行密彻底粉碎了孙儒的帝王梦。

孙儒是刘建锋和马殷的带头大哥，孙儒虽然凶暴，但对马殷他们还算不错。孙儒一死，刘建锋和马殷就成了爹不疼娘不爱的流浪儿，大哥死了，他们上哪去？抱头痛哭一场。肯定不能投降杨行密，此仇不共戴天。

去跟钱鏐？又不是人家的嫡系，去了也是杂牌军。不如兄弟们抱成团，去闯荡江湖。刘建锋是孙儒手下一号人物，自然就成了新任大哥，马殷做先锋，张佶成了军师。孙儒手下还有七千多弟兄没被打散，刘建锋带着弟兄们向空中哭拜了孙儒亡灵，然后渡江南下，进入江西境内。

这支流亡军队并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也不知道哪里是自己下一步的落脚点，只能象无头苍蝇般乱撞。唐末战乱，百姓困苦，愁无生路。刘建锋的流亡军队一过来，老百姓蜂拥入伍，跟着刘建锋去在江湖上讨口饭吃。刘建锋带着十几万流民在江西境内四处冲杀，从洪州（今江西南昌）到虔州（今江西赣州），到处都留下这支流亡军队的身影。

唐乾宁元年（公元 894年）五月，刘建锋的队伍离开了江西，进入武安军治下的醴陵（今湖南醴陵）。割据于长沙的武安军节度使邓处讷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来路，派随叫邵州（今湖南邵阳）指挥使蒋勋带兵固守龙回关（今湖南长沙东 40里处），不能放进一个苍蝇进来。相比江西，湖南更加富足，刘建锋早就看上了长沙，这次来就没打算回去，何况他们也没有自己的家，走到哪里家就在哪里。

刘建锋准备强攻龙回关，马殷站出来劝道：“不着急打，我先去看看情况，不行咱再攻。”马殷来到关下，扬首叫城，蒋勋也要摸摸他们的底细，带着酒肉出城犒劳马殷。马殷间言于蒋勋道：“公不闻蔡州刘公建锋英武雄略冠于天下么？曾有相者面于刘公，惊为贵征，久必成大事。今我刘公领十万绝胜之师，战无不胜，攻克不取，江以南，岭以北，孰敢撄我刘公之锋？蒋公三千乌合，够我们吃几顿的？蒋公不如顺天应命，事刘公封大国，岂不比跟着邓处讷这个草货强？”蒋勋只是给邓处讷打工的，心里琢磨：“马殷说的有理，跟谁不一样？”开门纳降。

龙回关不是他们这支流亡军队应该呆的地方，目标是长沙。马殷让弟兄们换上邵州军的军服，连夜奇奔长沙而去。到了长沙城下，马殷让手下大喊：“城上的快开门，蒋将军要进入复命！”深更半夜的，从打扮上看也是自家人，没想那么多，打开了城门。刘建锋大喜：“杀！”兄弟们要进城享福了，个个争先恐后，杀进节度帅府，城中大乱。

而这时的武安军节度使邓处讷正在府中喝酒，听着外面喧哗，还没来及问怎么回事，刘建锋就带人闯了进来。邓处讷大惊：“你们是谁？”“蔡州刘建锋！”刘军上前将邓处讷擢倒在地，送上了西天。刘建锋在长沙城中自称武安军节度留后，马殷为副，并上表唐朝，希望能转正。唐昭宗手中的橡皮章子反正是公家的，随便谁用都可以，乾宁二年（公元 895年）四月，朝廷拜刘建锋为武安军节度使，马殷为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

马殷在邵州吃苦，他的新任大哥刘建锋却在长沙城中享福。得志之后，刘建锋性格上的缺陷开始暴露，也会喝酒玩女人了，政事多委任张

佶处理，自已在府中胡混。刘建锋听手下马仔说校卫陈赡的老婆美艳动人，动了淫心，反正自己有钱，勾结个把女人不在话下。陈赡老婆也贪恋富贵，被刘建锋泡上了。

陈赡平白被人在头上扣上一顶绿帽子，这对男人来说是极大的污辱，杀父夺妻之仇是人生两大恨事。乾宁三年（公元 896年）四月，陈赡忍无可忍，趁人不注意带着铁锤来到府中，正好刘建锋身边没人，陈赡眼中冒火，大喝：“淫贼！今天爷送你上路！”一锤将刘建锋砸的脑浆迸裂，死于非命。

众人闻变急赶过来，把陈赡抓了起来。刘建锋死了，总得有个领路人吧，诸将准备拥护行军司马张佶为帅，统领湖南军政。张佶前不久被马踢伤，正卧床养病，也知道自己不是能在乱世中取事的人，连连摇头：“刘将军遭变，还有马指挥使在邵州。马将军雄才，必能任事，不如拥立马将军。”

马殷这些年为刘建锋出生入死立下大功，威望也很高，那没什么好说的，张佶派马殷的心腹姚彦章去邵州召马殷速回长沙。这样好的机会，马殷居然犯起傻来，犹豫不决。姚彦章急的直跺脚：“此天意授湖南于主公，奈何不要！主公与刘将军、张司马情同手足，今刘将军遇难，长沙军情不稳，若有人作乱，如何收场？你不要自然会有人要的。”

马殷大悟，留下都指挥使李琼继续围攻邵州，星夜回到长沙。马殷刚到，张佶就坐着软舆来见马殷。马殷真不愧枭雄，拿得起放得下，当众给级别比自己还低的实际长沙主事人张佶下拜。

张佶并非没有可能接替刘建锋，即使马殷不同意，但长沙城中毕竟在张佶手中。张佶把这么眼热的位子让让给马殷，没点度量是做不到的，实在让人钦佩。张佶命人把马殷扶到正堂，率众人伏拜，定下君臣之分。不久张佶奉命攻邵州，拿下蒋勋，砍头。

这一天是楚国史上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转折点，从此马殷不再是刘建锋手下的大马仔，而是自己做了大哥，以后打下来的天下，都是他马殷的。马殷和刘建锋枪林弹雨十几年，亲如兄弟，大哥不能这么“冤”死，马殷下令剐死陈赡，为大哥报仇。

唐昭宗的橡皮章子一盖，马殷成为潭州刺史，以官方形式确认了马殷在长沙的统治地位。当然马殷不能只守着长沙，那能成多大事？当时武安军辖下七州，衡州（今湖南衡阳）有杨师远、道州（今湖南道县）有蔡结、郴州有陈彦谦、永州（今湖南零陵）有唐世旻、连州（今广东连县）有鲁景仁，马殷只有潭州和邵州。马殷绝不让这些人随便睡在自己的卧榻之侧，他们不死，马殷别想睡一天安稳觉。

马殷问谋士高郁：“长沙北有荆南成讷，东有淮南杨行密，南边还有个刘隐，四面受敌，不如多送给他们些财物，免得他们来找事，你看如何？”

高郁抵掌而谈：“成讷庸才不足成事，何足畏？杨行密与我们有杀主之仇，巴结他对我们一点好处也没有，不如通使汴梁，朱温现在势力强大，可以做我们的后援。主公则厉兵秣马，养息教训，十年之内，必成霸业。”

二

以马殷现有的实力，对付做过和尚的成讷倒没多大问题，但要是杨

行密大举来攻，马殷难以招架。结好朱温就能在杨行密背上插上一刀，和朱温结成战略同盟，对双方都有好处，因为他们都是杨行密的敌人。刘备和孙权之所以能走到一起，说到底还是因为曹操，这就是权力场上的生存法则，利益才是永恒的，人从来都是为了利益而存在。

马殷派人带着重礼去汴梁，表示愿与朱大哥做个朋友，朱温摸着这些宝贝嘿嘿傻笑："好说，好说。马兄弟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我。"朱温遂"请"唐昭宗封马殷为湖南节度兵马留后。马殷和汴梁结盟，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放心的在湖南开拓自己的事业。

高郁是马殷手下的第一谋士，后来马殷在湖南成就大业，有一半的功劳应该记在高郁的头上，可以说高郁是马殷的"诸葛亮"。高郁主管财政，铸大铁钱，十个铜钱兑一个铁钱。铁钱不如铜钱更有价值，但高郁此举却让来湖南做生意赚大钱的商人无法带走沉重的大堆铁钱，只能换成大宗当地货物易地二次出售，湖南经济因此迅速发展起来。马殷兜里有了钱，底气也足了许多。

当然对马殷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地盘，长沙这个小池塘养不了马殷这条大鱼。唐光化元年（公元 898年）五月，马殷开始了军事扩张，目标就是湖南境内其他五州。这些地方兵力较少，先弱后强对马殷来说是个必然的选择。马殷派指挥使李琼、秦彦晖、张图英、李唐等人率军南下衡州，衡州的大老爷杨师远草头王一个，哪经得起长沙军敲打，被李琼斩于城下。长沙军沿湘江西进，攻打永州。唐世旻被围了一个多月，不想坐死永州，突围逃去。

一年后，即唐光化二年（公元 899年）七月，再命李唐取道州。道州地处湘粤桂交界，得到道州西可进广西，南可下广东，战略回转余地较大。但道州的蔡结还有点本事，联合当地少数民族军队伏在半路上的树林里，李唐刚到，就被这帮人"招呼"了一下。李唐真是个聪明人，你们不是藏着树林里吗？那我就把你们请出去吧。一把大火，借着风势烧了起来，正在树林中休息的道州联军措不及防："着火了！不想死的快跑啊！"都给烧跑了，蔡结命不好，被长沙军捉到后杀了。李唐顺利进入道州。

马殷的这张大网一撒，三条大鱼入网，只有陈彦谦和鲁景仁还在逍遥。马上就要到新年了，对马殷来说，最好的新年贺礼就是陈彦谦和鲁景仁的人头，有劳李琼跑一趟。同年十一月，李琼马踏郴州城，斩陈彦谦。然后翻过骑田岭（五岭之一），挺进连州城下。

李琼射书劝鲁景仁早降免死，鲁景仁心疼自己的家业，不肯合作。李琼大怒："什么东西？！不降我就不能进城了？"下令狂攻，一连攻了三天还没拿下。李琼费了牛劲才在第三天夜里破城，鲁景仁有志气，抹了脖子。李琼带着鲁景仁人头回长沙报捷，湖南七州尽属马殷。

虽然湖南到了手，但马殷不能就此罢手，象刘表那样做个天下太平的"荆州牧"，必须继续扩张。地盘扩大了，自己的生存空间自然也就大了，当然战争肯定要死人的，但不管谁死，总会有人笑到最后的，而笑到最后的人，双手总是沾满别人的鲜血。不必有什么歉疚，吃人是乱中中生存唯一的法则。

拿谁开张呢？东面有淮南的杨行密、浙西的钱鏐、福建的王审知，南边有刘隐，这些人个个都有本事，自己如果强攻他们，估计讨不到什

么好果子吃。核桃啃不动，那就先啃梨吧，占据广南五州的静江节度使刘士政在马殷眼中正是这个可口的梨子。不能责怪马殷把刘士政当梨吃，因为刘士政也希望把别人当梨吃，就看谁的本事大了。

唐光化三年（公元 900年）十月，马殷先派人去桂州（今广西桂林）找刘士政，希望能交个朋友，言下意就是快点给我弯腰吧。可马殷的使节没到桂州境界，就被驻守全义岭（今越城岭）的静江节度副使陈可璠给打回去了。马殷嘿嘿一笑："傻子，中了俺的计了！"马殷正愁师出无名呢，陈可璠真是个好同志。马殷下令，指挥使秦彦晖、李琼带着七千"大军"（马殷没这么穷吧？）去找陈可璠算帐。

真是天助马殷，刘士政派指挥使王建武屯兵秦城（今广西兴安西南），陈可璠在乡下抢夺乡亲们的耕牛送给王建武充做军粮，人民是永远招惹不起的，有当地人跑到湖南军中，告诉李琼："我给大军带路，从小径可抄秦城后面。"李琼也是个贼大胆，只带了三百多个弟兄就上路，趁着夜黑，突袭秦城，活捉王建武，然后人不知鬼不觉的回到大寨。

第二天，李琼在桂林军寨前告诉陈可璠："王建武已经被我们抓到了，想活命的早降！"陈可璠大笑："狗放屁！王将军还在秦城呢，你糊弄傻小子吧？"这回轮到李琼大笑了："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奴才，让你看看！来人，推上来，斩！"湖南军把可怜的王建武押到阵前，把头砍下来，然后找个力气大的，把王建武的人头扔到桂州军营。陈可璠差点被没吓死，桂州军不知道王建武怎么被抓到的，都惊呼有鬼，士气大为衰落。李琼发动进攻，桂州军已经没心恋战，加上陈可璠多数被湖南军生擒。李琼比较心狠，下令将二千多桂州军就地活埋（先吐李琼一脸口水，无耻！）。

李琼带着胜利者的骄傲姿态，一路杀来，湖南军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披靡，谁想被活埋？湖南军没几天就包围了桂州。从道德上李琼所为非常无耻，但从现实角度来讲，李琼似乎又没做错什么，杀鸡骇猴，在封建时代习以为常。所谓"杀降不祥"，对有些人根本不起作用，他们要的是利益，而不是空头名声。

刘士政被逼无奈，又不想被活埋，只好出降李琼，被李琼送到长沙享福。至此，静江军所辖桂州、柳州（今广西柳州）、宜州（今广西宜山）、象州（今广西象州）、严州（今广西来宾）、蒙州（今广西昭平）、梧州均被马殷夺下。湖南势力达到西江，距南国首镇广州只有不到百里，对刘隐造成强大的军事压力。

到了天复元年（公元 901年），唐朝正式拜马殷为武安军节度使，马殷成为和中原朱温、河东李克用、淮南杨行密、两川王建同一级别的大军阀。唐昭宗本以为赏了马殷做节度使，就能让马殷为朝廷效力，唐昭宗给马殷与淮南杨行密各下了一首密诏，让他们出兵勤王，灭掉"乱政"的朱老三。

杨行密倒是出兵了，不过也不是因为唐昭宗的什么密诏，而是朱温有仇，纯粹是江湖仇杀。马殷根本就没动静，何必得罪朱温？自己在湖南还没坐稳，哪有闲心管李晔的死活。马殷此举，确实很不道德，但他和钱鏐一样，所得到的都是自己在血海中拼出来的，你不封我，我也照样做老大，凭什么感激你这个傀儡皇帝。我们换个位置，你又会如何做？

在对唐朝的态度上，杨行密做的要比马殷好一些，毕竟还装潢点门面，马殷连门面都不要了。杨行密写信给马殷：“兄弟，朱三这个王八蛋太猖狂无耻了，你怎么能和他混在一起？不如甩了他，咱们兄弟结拜，共同举事勤王。”马殷还没表态，心腹许德勋就劝：“杨行密说的没错，朱温是很无耻，但他现在控制着皇帝，挟帝号令天下，我们犯不着和杨行密搅一块，没好处。”马殷也做此想，没理杨行密。

马殷现在考虑的不是什么勤王做虚头文章，而是实实在在的扩大地盘，有谁嫌地盘大？唐天复三年（公元 903年）五月，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攻鄂州（今湖北武汉）的杜洪，鄂州地处南国要冲，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朱温不能让杨行密得逞，调荆南节度使成讷以及马殷和荆州大盗雷彦威等势力去救鄂州。马殷派许德勋率水师溯江北上，和大盗雷彦威合兵奇袭江陵，席卷江陵百姓和财物而去（马殷怎么成了江湖大盗？）。

许德勋完成任务后，返回长沙时，路过岳州（今湖南岳阳），不属于马殷系统的岳州刺史邓进忠开门慰劳湖南军。许德勋劝邓进忠：“公自守岳州，四面皆强邻，能为多久？不如归顺马公。不然你遇到麻烦，可没人来救你。”邓进忠也知道自己没多大出息，便投降了马殷。有了岳州，湘江一线的防御更加牢固。

马殷这边虽然风光，但却无时无刻不想念被留在淮南杨行密黑云都做指挥使的弟弟马賨。杨行密也不知道马賨就是马殷弟弟，有次杨行密问马賨的家庭情况，马賨不好意思的说自己是马殷的弟弟。杨行密大惊：“什么？你是武安军的弟弟？失敬！”为了和马殷保持不错的邻居关系，便把马賨送了回来，马殷当然高兴，让马賨做了武安军节度副使，肥水岂能流于外人田？

三

兄弟马賨因为受到杨行密的厚待，便劝哥哥：“虽然吴王和我们有过节，但毕竟素无仇怨，兄长不如厚结吴王，对付朱温。同时我们还能利用和淮南交好的便利做点生意，不比做斗眼鸡要好？”

马殷的外交政策是北连朱温，从侧翼威胁淮南，从而缓解来自淮南的军事压力，不听马賨的：“你懂什么？杨行密不是个好东西！专门和朝廷做对，万一朝廷声讨淮南，我们岂不也成了叛贼？”其实马殷所说的朝廷就是朱温，马殷想的有道理，朱温和杨行密，马殷必须得罪一个，与其得罪朱温，不如得罪杨行密。毕竟杨行密的实力还不能吞掉马殷，自己可以在仇恨更大的汴梁和淮南之间走钢

丝搞平衡，更符合湖南的战略利益。

不久杨行密病死，宝贝儿子杨渥倒有点本事，于天祐三年（公元906年）三月，派指挥使陈知新找马大爷聊聊，攻岳州。许德勋一时没打过陈知新，被赶出岳州。

唐天祐四年（公元 907年）二月，梁王朱温想当皇帝，给马殷拍了个电报，电报上就两个字：“拜托”。马殷干嘛吃的，嘿嘿一笑，遣使劝进。四月，朱温在汴梁称帝，国号大梁。朱温的仇人李克用、杨渥、王建等人没一个拍朱温的马屁，自称要为唐朝报仇。

马殷却不这样想：“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就没了，早晚要完的，何必对唐朝守节，何况李克用、王建都是些孬货，假惺惺的，有什么意思？”马殷向梁朝称臣，不过中途了点小问题，镇守江陵的荆南节度留后

高季昌不让马殷使节过去。马殷气的："鳖三！想干什么？"让许德勋出兵帮助高季昌学做人，高季昌又害怕了，向马殷认错。马殷使节这才过去（吃饱了撑的）。朱温当然要报答马殷的支持，拜马殷为楚王，五代十国时期的楚国算是正式建立。

淮南节度使杨渥野心比老子还大，横看竖看马殷不顺眼，想吃掉马殷这个老家伙。在梁开平元年（公元 907年）的六月，大起水陆三军，刘存、刘威等淮南名将领军，岳州刺史陈知新在岳州接应。事关生存存亡，马殷没有选择，也拿出自己的家底和杨渥决战。派指挥使秦彦晖起水师三万，沿湘江北上，两军在江中对峙。打了几次，淮南军没捞到什么便宜，加上阴雨不断，江水暴涨，刘存想撤，便骗马殷准备投降，以隙机撤退，秦彦晖识破了刘存诡计。

刘存在舰上冲着对面的秦彦晖大呼："姓秦的，为什么不准我们投降？你这样缺德，小心断子绝孙！"秦彦晖狠吐了几口口水："你们这些贼人入境烧杀，本当遭到天诛，还想什么子孙后代？爷先宰了你再说。"督水师进攻，两军在长江上血战。淮南军没挺住，全军覆灭。刘存和陈知新当了湖南的客人被送到长沙砍头。刘威属兔子的，腿短跑的快，逃回去了。岳州经过一年的折腾，又回到马殷手里。

马殷虽然收回岳州，但岳州的战略地位不如高季昌控制的江陵，不过马殷知道高季昌是朱温的家奴，不便对高季昌下手。倒是盘踞在朗州（今湖南常德）的武平节度使雷彦恭（雷彦威之弟）对马殷来说是块心病，正好朱温也想除掉这个人见人憎的大盗，让高季昌和马殷出兵剿匪。马殷顺水推舟，于梁开平元年（公元 907年）十月，马殷派都指挥使秦彦晖北上取朗州，不能让高季昌拿了去。

马殷这边忙活，淮南那边接到雷彦威的求救，出兵来砸马殷的场子。淮南大将泠业、李饶攻岳州，马殷哼哼："没怕过杨行密，杨渥哪冒出来的？"照旧由一号大将许德勋出面。许德勋确实会打仗，他派出五十个"水鬼"，潜到淮南军营前，上岸冲杀，并举火为号，淮南军不知对方有多少人，乱成一团。许德勋接到信号，出城冲杀，淮南军大败。许德勋趁热打铁，追杀到底，泠业李饶被俘，载回长沙处死。

打退了淮南军，马殷就要收拾雷彦恭，开平二年（公元 908年）五月，湖南军秦彦晖部进围朗州。秦彦晖在城下和雷彦恭使劲的耗，一个月后，雷彦恭粮食吃没了，秦彦晖先派副将曹德昌潜水入城，打开城门，湖南军大喊着杀入朗州城。雷彦恭乘小舟拼出一条血路奔向扬州投降杨渥。而和雷彦恭做好邻居的澧州（今湖南澧县）刺史向瑰知道打不过秦彦晖，干脆投降了。

北方局势差不多稳定下来，马殷开始南向扩张，同年九月，派从淮南投奔过来的名将吕师周为主帅，去岭南和清海节度使刘隐争地盘，马殷相信岭南实力不会强过淮南。吕师周确实是员能将，和刘隐在广西一边大打出手，刘隐的军事能力相比较来说还不如他兄弟刘岩，连战连败。湖南军连收广南六州，兵锋直逼广州，吓的刘隐魂差点飞了。

马殷打了几场漂亮的大胜仗，好不得意，请朱温封自己为天策上将军，朱温这时候正和漂亮的儿媳妇们上演家庭伦理剧，没功夫理马殷，想要就给他吧，自己又少不了一根毫毛。开平四年（公元 910年）六月，马殷在长沙开天策上将军府。马殷做为一路枭雄，自然知道人才建

设的重要性，淮南、岭南、吴越都有自己的智囊班子，为统治者制定战略政策提供智力支持，马殷也搜罗了一些人才，聘其中最精英的十八位为学士。

一般我们也将马殷建立的楚政权称为湖南政权，但马殷的地盘实际上并不只是现今湖南一境，楚国势力最盛时，除了湖南全省，还控制着广西西江以上和贵州的大部分。开平四年的九月，马殷因为辰州（今湖南沅陵）和溆州（今湖南怀化）的洞僚经常到湖南境内参观，马殷不胜其扰，让吕师周再辛苦一趟，先后剿灭了辰州的宋业和溆州的潘金盛，楚国控制的最西边达到了南宁州（今贵州惠水）。

马殷觉得再没人敢来他的地头上滋事了，谁都希望这样，但广州城中的"癫痫患者"刘岩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给别人添堵，你想安生吃饭，他偏喜欢给你抠点鼻屎出来。乾化元年（公元 911年）十二月，刘岩亲率大军来给马殷找麻烦。为马殷守容州（今广西容县）的湖南大将姚彦章这时也"江 "了，没等刘岩来到，就带着人民群众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中。刘岩拿回了他认为本该属于他的两广交界地区，其实天下本无姓，能者自取之，没有本该是谁的一说，有本事的撑死，没本事的饿死，哪朝哪代不是如此？

刘岩这人其实挺好玩的，他玩完了马殷，又想玩马殷的女儿，给马殷寄了封快递："马大爷，我三十多岁还是个光棍，您老可怜可怜我，收下我做您的女婿吧，反正您闺女一大把，不在乎一个两个。"马殷一听鼻子都气歪了："我女儿再多也不能都给你，吃这么多小心撑死你。"不过马殷为了稳定南方形势，到底搭进了个女儿。梁贞明元年（公元 915年），马殷热热闹闹的把女儿嫁到了广州。和亲就意味着双方结成了政治同盟，刘岩无北忧，马殷无南患，双方皆大欢喜，当然更欢喜的是刘岩，白得了一个漂亮媳妇。其实马殷并没吃亏，两年后刘岩当了大汉皇帝，马殷也就成了皇帝他丈人，亏本买卖谁做啊？呵呵。

虽然马殷还在向梁朝称臣，但此时做皇帝的不再是朱温，朱友贞的能耐和老子相比差太远，马殷也没再把朱友贞当回事。这时朱友贞在河北和李存勖血战，在军事能力上朱友贞根本比不了李存勖，屡屡惨败，国势急速衰弱。马殷和李存勖没什么来往，但做人不能死心眼，要给自己多留几条后路，破釜沉舟的英雄壮举并不是适合所有人。马殷遣使去太原，虽然没建立正式的大使级外交关系，起码也是个代办级的。李存勖也希望扩展自己的战略外交，双方经常通使。

这几年马殷基本上在享福，该打的差不多都打完了，周边也没有什么大事可做，除了经常和占着江陵巴掌块大地方的高季昌屡有摩擦，但也只是你吐我一脸口水，我喷你一脸唾沫。

马殷在长沙城中密切关注着中原的战事，不过把所能获得的消息一汇总，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朱友贞要坏事了。"其实只要不呆不傻，都能看出来李存勖一直压着朱友贞，梁朝恐怕没几年活头了。

形势发展也确实如此，梁龙德三年（后唐同光元年，公元 923年）十月，后唐军攻克汴梁，朱友贞自杀身亡，中原从此再次姓李。马殷知道后，立刻派大儿子马希范去洛阳以臣礼朝见大唐皇帝李存勖，并把之前梁朝赐给马殷的印授全都上交，对自己身事"伪梁"二十年的严重错误表示严重的忏悔。乱世军阀多数是"有奶便是娘"，管你姓朱姓李，只要

你实力强到足以消灭我的程度，我完全可以跪在你面前，干什么都成，不为别的，只为活命。

李存勖问马希范："听说洞庭湖鱼多，都有些什么鱼？"马希范知道李存勖的心思，便胡扯："洞庭湖面狭窄，没多少鱼，如果陛下巡幸洞庭，虽是臣家荣耀，但洞庭的水只够马喝的，怕陛下会受委屈。"李存勖大笑，厚赏马希范，遣还长沙。

四

过了一年多，即同光三年（公元 925年），唐军西进成都，消灭前蜀。李存勖大有统一全国之势，各路势力都心惊肉跳，不知道李存勖下一个会吃谁？马殷也吓的够呛，忙上表要求退休，一副可怜相："臣老矣，乞陛下隆恩，准臣归老衡山，没齿不忘陛下盛德。"李存勖暗笑这个老家伙胆小如鼠，圣喻不准：好好给朕当你的楚王，朕不会动你。

即使李存勖想动马殷，也没机会了，同光四年（公元 926年）四月，成德军节度使李嗣源作乱，李存勖在洛阳被乱兵所杀，李嗣源入洛即位。马殷的外交政策是谁当中原皇帝就向谁称臣，这一次又倒向了李嗣源。李嗣源对这些远道的大镇实行怀柔政策，只要称臣，就封高官。天成二年（公元 927年）六月，唐明宗李嗣源封马殷为楚国王，其实大家都在逢场作戏，你当皇帝，我当国王，井水不犯河水。

马殷接受李嗣源册封后，在长沙正式建立楚国，仿天子之制，立百官，不过名称比帝制略低一些。他的左右手姚彦章和许德勋不出意料的成为左右大丞相，拓跋恒为仆射。

因为前不久荆南的高季兴（高季昌避唐讳改名高季兴）扣留了湖南使节史光宪，马殷大发水陆师进击江陵。荆南地盘太小，只有区区三州之地，根本抗不住湖南如此大规模的攻击，被湖南六军副使王环打败。高季兴是个耍赖高手，昨天做老子，今天就敢装孙子，立刻向马殷请和。

马殷刚开始不同意，王环劝："高赖子非常无耻，早该灭了他，不过江陵为四战之地，拿下容易，但以后中原和蜀、吴之兵，则湖南自挡之，不如留下高季兴，做我们的北方屏障。"王环很懂战略博弈，后来赵普劝赵匡胤先南后北也是这个道理。

高季兴是五代十国时代著名的"高赖子"，从来都这副德性，马殷也就算了。马殷调转枪头，打起宝贝女婿刘�的算盘，但被刘�的大将苏章在贺江击退，马殷越老越闲不住。天成三年（公元 928年）六月，江陵的高季兴向吴国称臣，李嗣源大怒，下诏让马殷出兵练练高季兴。

马殷让许德勋和马希范代自己出征，毕竟自己七十多岁了，筋衰体弱。高季兴的侄子高从嗣不知天高地厚，闯入楚军要和马希范一对一的决战（你以为你是普希金？）。马希范嫌高从嗣级别不够，让副将廖匡齐和他对马，两招就给废了。高季兴又害怕了，再向马殷认错，马殷也觉得高季兴这人特没意思，回去。

马殷开始在儿子们中选择继承人，行就就木的人，不知道哪天就走了。马殷最喜欢二儿子马希声，便让马希声出任武安军节度副使兼管长沙，总督内外军事，是实际上的王位继承人。可马希声比较弱智，能力不如马希范，马希范见二哥这个白痴成了"皇太子"，大不服："你能干什么？"但老头子还在，不敢放肆。马希声刚上得台面就干了件自毁楚国根

基的蠢事，他居然听信高季兴散布的谣言：“高郁心怀不测，准备谋反。”，马希声知道高郁在湖南的地位，害怕以后高郁以后架空自己，经常劝马殷除掉高郁。马殷和高郁感情很深，大骂马希声：“畜牲！高郁是我们马家的诸葛亮，少打他的主意，我不同意！”“你不同意？由不得你了。”马希声假传楚王教令，杀掉高郁，并夷三族。

马殷此时还不知道高郁被杀的消息，在府中闭目养神。直到第二天，才有人高郁死讯告诉马殷。马殷号啕痛哭：“高郁是湖南首谋之士，今敢杀郁，明日不复得灭老父乎！”

马殷连日号哭，众人劝解不住，只能由他去。后唐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十一月，马殷死于长沙，寿七十九岁。

当英雄老去的时候，他能留给历史些什么？悲壮？悲凉？悲哀？都有。青年时代横戈立马，呼啸江湖，剑上饮血，纵马长笑，何等潇洒何等风流。但转瞬之间，英雄青丝变白发，血肉躯变做冢中骨，一切都结束了。他们纵使改变了世界，也永远改变不了自己。

严格意义上来说，马殷算不上“英雄”，但马殷能在乱纷纷的世界中，赤手空拳的打出一片天地来，这首先就证明了马殷的能力。即使做枭雄，世上几人可做得？马殷刚出道时并不是老大，但孙儒和刘建锋要么凶暴无谋、要么好酒及色，纵然可以在乱中风光一阵，但这样的人终究要被历史淘汰掉的，马殷有智略，会用人，更懂屈伸之道，才能成就大业。顶天立地不弯腰固然是大英雄气势，但能屈能伸也是大丈夫，马殷

一生，算不上大开大合，也算得轰轰烈烈。

马希声气死了老爹，安安稳稳的做起了湖南王，不过马希声不想当什么楚国王，没什么实际意义，这一点马希声倒看的很开。马希声上表请除楚国建制，仍称武安军节度使，同时兼领静江军。

要说马希声弱智也不正确，小算盘还是有的，只是有时做事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就是我们常说的不按套路出牌。马希声是长沙著名的“吃鸡大王”，他听说梁太祖朱温也是个“吃鸡大王”，可惜没有机会找朱教师学习吃鸡大法，而且老爹尚在，花钱大手大脚要挨批的。等到马希声执政之后，开始大饱口福，一天三顿饭，至少要用五十只鸡下料，马希声在府中狂吃海喝。

这时马殷还没有下葬，按理马希声应该食素，偏不，照样吃鸡。到了马殷下葬这一天，马希声不哭不闹，先吃了几顿鸡，然后才去发丧。众人见他如此谗嘴，不禁摇头。礼部侍郎潘起轻声对同僚说：“晋朝阮嗣宗临母丧，尚吃掉一头蒸猪，喝了两斗酒。主公如此，可谓善法贤人。”众人掩袖窃笑。

曾夫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马希声就是这样“慎终追远”的，吃着烧鸡怀念父亲，真是一绝。虽然阮籍也喝酒吃肉，但阮籍是著名的“狂徒”，从不尊礼数的，马希声可是楚王，如此荒唐行径，指望他治下“民德归厚”，岂不是缘木求鱼？

不过湖南百姓有福，后唐长兴三年（公元 932年）七月，马希声只当上了一年多的楚王就殂了。马希声死时没有确定继承人，长沙文武一边摇头叹息，一边商议楚王人选。马殷诸子中，马希声之后就是武平军节度使马希范，马希范素有贤名（也是个银杆蜡枪头），众人便遣使去

朗州（今湖南常德）迎马希范回长沙，继立湖南王。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至于以后政绩如何都是次要的，先把脸洗干净，留个好印象。马希范刚上台也烧了一把火，不过马希范却把火烧到了死去二哥马希声的母亲袁德妃那里。马希范因为没有得到储君的位了，连马希声加袁德妃一起忌讳，马希声死了，马希范无处撒野，就盯上了袁德妃。马希声经常袁德妃冷鼻子冷脸，甚至手脚还不太干净。袁德妃好歹也算是马希范的庶母，哪经得起马希范如此胡来，羞愤交加。

马希声有两个同母弟弟马希旦、马希旺，马希范也没放过，见一次骂一次。后来干脆把他们免了职，禁闭在破茅屋中，马希范在府中召集除袁德妃所生子之外的兄弟们聚会。袁德妃哭久成疾，被马希范活活气死，马希旦不久也"忧愤而卒"。马希范做人实在太不厚道，马希声再有过错，拿人家老娘撒什么气？心胸如此狭窄，能成得什么大事？

名节礼教这些东西是骂不死人的，除非想死。马希范还是有点本事的，军政财权被马希范牢牢把在手中，任何时代，只要不丢掉这三大权力，再加上点智慧，无论统治者多么残暴，至少在身前是不会被推倒的。马殷手下的那些老臣都乖乖的拜倒在马希范的脚下，马希范地位稳固后，开始放起了第二把火：贪图享受，马希范出身富贵家，不在乎千儿八百万的。

马希范"酒色财赌"四毒俱全，经常招呼文苑学士廖光图等人入府耍乐，喝醉了就赌。这伙人聚在桌前切磋赌技，出老千也是难免的事情，不论输赢，统统的狂呼乱叫，不成个体统。在马殷召集的十八学士中，只有拓跋恒为人正直，最看不惯这些人，经常劝诫马希范自重。马希范跟拓跋恒打马虎眼，该怎么玩就怎么玩，这帮赌棍也恨透了拓跋恒。

马希范其实知道拓跋恒不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他比二哥马希声懂事多了。不过对他的那帮兄弟们却要时刻提防，他们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只要最高统治者不死，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敌人，因为权力是私器，永远只属于一个人。

坐镇桂州（今广西桂林）的静江节度使马希杲强于治政，在桂州享有很高的声望，马希范不高兴："你有声望？要我还干什么？"越想越不放心，不如去趟桂州看看情况。正好南汉军入侵楚国，马希范借这个机会，于后唐清泰四年（即后晋天福元年，公元 936年）四月，自率五千精锐马步军南下，同时留下同母兄弟马希广留守长沙，一个娘的才算亲。

马希杲听说哥哥来了，也知道哥哥的意思，惶急不安。只好让自己的老娘华夫人亲自跑一趟，华夫人心疼儿子，儿子有难，做娘的死又算得了什么？华夫人在全义岭（今越骑岭）迎到了马希范，华夫人可怜巴巴的跪在马希范面前，先数落一通儿子："希杲无德无能，刘岩才能趁机侵境，没想到居然劳动了大王亲来，这都是臣妾的罪过，虽百死无赎妾罪也。妾愿入宫府做一扫地婢，只希望大王看在先武穆王的份上，饶过希杲吧。"

马希范也不是不近人情，何况华夫人在名份上也是自己的庶母，既然华夫人如此自甘"下贱"，也满足了马希范的虚荣心，也以假应假："我只是想念兄弟，来看看他，听说希杲把桂州治理的很不错，也算来学习

学习吧，夫人不必多心。”话是这么说，华夫人有什么不明白的，再三拜谢，方才回去。这时南汉军也撤了，南方无边患，马希范回长沙，并把马希杲移镇武平军（今治湖南常德），就近控制。

马希范连打带吓唬，把兄弟们差不多都治服了，马希范掌中楚国上兵十万，哪个还敢有二心？马希范把“家事”理顺之后，便把眼光盯向了中原，此时“千古一帝”石敬瑭已经在汴梁城中舒舒服服的做起了儿皇帝。马希范不管你儿皇帝父皇帝，继续执行父亲的中原外交政策，向石敬瑭称臣。

五

象马希范这样的地方一霸，实在没有什么好封的，总不让再让马希范当他的干爹，一马希范的实力不到那份上，二已经有了耶律干爹，再找一个不怕人家笑骂？在天福二年（公元 937年）十二月，封马希范一个空头的“江南诸道行营都统”了事。

孔老二曰过：“饱则思淫欲”，这个“饱”不能仅理解成吃饱饭，也可以理解成“危机”。即使一个人再好色，遇到大麻烦的时候还是要以正事为重，除非是不要命的。马希范也开始琢磨找几个漂亮女人玩玩，也该马希范心想事成，到了天福三年（公元 938年）十月，马希范的正妻彭氏因病亡故。彭夫人长的比较丑，但手段凶悍，马希范在彭夫人的眼皮底下，有贼心没贼胆，暗咒这个“母老虎”快点死，果然天遂人愿。

“母老虎”不在了，马希范兴奋的嗷嗷叫，赶快把那帮“哥们”叫来，连牛饮带狂赌，玩完了把哥们踢滚，挑几个漂亮侍女“夜战”。没几天就腻了，想换换口味，马希范看上了一个商人的老婆，便把这个倒霉的生意人杀了，把人家老婆抱回府中准备享用。可没想到这个女子性情刚烈，不稀罕这个富贵，自杀身亡。

马希范“强奸未遂”，直叫晦气。马希范准备再晃动贼眼珠子瞅美女时，天福四年（公元 939年）八月，溪州（今湖南古丈）刺史彭士愁串动洞僚数万来攻澧州（今湖南澧县）。马希范大怒：“妈的！坏了老子的好事。”派静江指挥使刘勍率兵攻溪州兵。刘勍率军星夜奔澧州，大败溪州兵，彭士愁打不过就跑，刘勍一直追到奖州（今湖南芷江）。彭士愁没地方跑了，只好带着一大帮洞主投降。

湖南军威大震，溪奖地区的洞僚纷纷归附马希范。溪州以西、南宁州（今贵州惠水）以东，夷州（今贵州凤冈）以南、那州（今广西东兰）的数万平方公里地区都归了马希范。楚国到此时达到了极盛。

可惜楚国不是帝国建制，如果是的话，等马希范“驾崩”后，完全可以捞到“太宗”庙号。宋朝以降，第二代皇帝全都被谥为太宗，而且多是有为之君（当然此有为非彼有为）。唯独明世宗朱嘉靖没事撑的，把永乐大帝的庙号由太宗改成什么成祖，一点不霸气，闲话，呵呵。

马希范终于解放了，内忧外患全都没了，这下可以过小日子了。马希范大造宫室、花园，花流如流水，不在乎，老子有的是钱！马希范用金银雕饰门窗栏杆，用丹砂涂墙。春夏季马希范用竹席铺地，秋冬天及用棉纱铺地，极尽奢华。

白居易有诗：“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冰天雪地中，百姓衣衫破烂，瑟瑟哀号，统治者们却身披绵衣絮袄，围着兽炭红炉“手拈梅花，唱道国家祥瑞。”

阶级社会中，无论是乱世还是所谓的盛世，享福的总是一小撮统治者，那些饥寒而死的百姓，别说留个名，甚至连个坟穴都没有，挖个坑成千上万的尸体埋在一起，这就是历史。

马希范不但奢侈，而且狂妄自大，他造了一座九龙殿，但只雕了八根绕龙柱子，问手下："知道我为什么只刻八条龙吗？"马仔们摇头，"猪脑子！因为我就是一条龙！"还别说，马希范确实有点想象力，可惜没用到正道。学士拓跋恒时常规劝，马希范根本听不进去，但马希范知道拓跋恒是个忠臣，依然敬重有加。

就这样，马希范一直胡闹了好几年。到了晋开运三年（公元 946 年）十二月，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大军入汴梁，石重贵出降，中原大乱。湖南牙将丁思觐劝马希范："晋犹汉也，契丹虽强犹虏也，今天子蒙尘北狩，中州无主。此正天授大王以成齐桓、晋文之事也！愿王能举湘兵十万，北进中原。中原士民岂愿俯首事虏？义师行于汴洛间，举王旗募锐旅，驱胡虏奉王道，期年之内，大业底定。大王不要再贪恋儿女子事，儿女子之乐，孰比雄据天下之乐？大王思之！"

丁思觐说的慷慨激昂，也并非纸上谈兵，当时湖南辟地千里，重甲十万，国丰库足，只要马希范能起事，成功希望很大。可马希范正在和美女调情取乐，不愿意干这份苦差，湖南够他用的，何必贪得无厌，不从。百年难遇之良机就此错过，气的丁思觐当面大骂马希范："竖子！终不可教也！吾事昏君，宜其死乎！"说罢自杀。

真为丁思觐感到可惜，象这样具有战略眼光的人才，如果能跟着柴荣，是可以干出一番事业的。跟着马希范这样的"自守虏"，只能坐老一生，抚剑伤神。

马希范闹够了，他的大限也到了，后汉天福十二年（公元 947年，刘知远称帝后舍开运年号，仍抗石敬瑭的破旗。）五月，楚王马希范病死长沙。死前没有确定继承人，长沙统治集团因为各自利益而在商定继承人的问题上发生严重冲突。都指挥使张少敌、都押牙衙袁有恭等人希望立马希萼，而都指挥使刘彦瑫、天策府学士李弘皋等人则希望迎立马希范的同母弟马希广。

但此时留在长沙的却是已经被马希范内定为继承人的马希广，张少敌手再长，也不能现在就把马希萼从正在守永州（今湖南零陵）的马希萼拽到长沙。张少敌吓唬希广派："永州（马希萼代称，如刘备也称刘豫州一样）年长，自当继立。而且如果立了都尉（指马希广），永州岂能心服？万一祸起萧墙，诸公勿辞其责也！"

刘彦瑫哪里肯听，老臣拓跋恒出来打圆场："都尉虽然久居长沙办事，但毕竟年少，还是让都尉派人去永州假意谦让，等永州辞让之后，再立不迟。"拓跋恒说的跟没说一样，万一马希萼接受了马希广的"辞让"，让马希广如何下台？

还是刘彦瑫说的实在："废话少说，现在都尉就在长沙，何必舍近求远，大权到手，自专生杀，哪能凭白送人？别人占了便宜，我们还有活路？！"支持马希广的一派强行立马希广为楚王，领武安节度使。张少敌没有办法，只能由他们去。退出后仰天长叹："湖南放马三十年，从此大乱将起了。"

果然不出张少敌所料，湖南自马希范死后，开始了自毁前程的内

耗，最终亡国。当然，如果反过来是马希萼继位，马希广在刘彦瑫的摆布下照样会闹事。不论立哪一个，湖南都要大乱，要怪，也只能怪马殷，谁让他生出一大堆惹事精？生一个不就完了？呵呵。

看到马希广继立，最不高兴的要算是马希萼的同母弟天策府左司马希崇，马希崇在长沙势力不足对抗马希广，对刘彦瑫等人恨之入骨。马希崇在想："要立了我哥哥，不几年湖南也要传到我的手上。"马希崇密信飞驰永州，说尽了刘彦瑫的坏话："先王遗命本是立哥哥的，可被刘彦瑫这些无耻小人诈传遗命，改立了马希广。哥哥速来，我们见机行事。"马希萼一听原来是这个情况，肺都气炸了："刘彦瑫，我绝饶不了你！"马希萼以奔丧为名，带甲士去长沙。

可刘彦瑫早就料到他们会来这一手，派都指挥使周廷诲在长沙城外埋伏重兵，马希萼刚到长沙城外的碧霄宫，就被刘彦瑫的人马给扣住了，随后马希萼被软禁在碧霄宫。马希萼成了软柿子，也不敢骂人了，求人给马希广带个信，希望去朗州（今湖南常德）安身。

周廷诲劝马希广斩草除根，马希广为人尚不失忠厚，好歹也是一个父亲生出来的，哭道："再怎么说他是我兄长，我哪能下这个重手？不如就让他去朗州吧，一人一半地盘总能让他满意吧。"便放马希萼去朗州任武平军节度。

马希广好心，但马希萼根本不领情，来到朗州后，便开始谋划着自立。汉乾佑元年（公元 948年）九月，马希萼上书汉隐帝刘承祐，请允许他以武平军节度使的名义单独向朝廷纳贡，还请刘承祐另外加封自己，实际上是想脱离湖南的武安军独立。马希广没什么主见，听从手下都押衙欧弘练的劝告，重金贿赂汉朝宰相杨邠等人。

杨邠等在刘承祐面前劝皇帝不要理马希萼，自成湖南内乱。刘承祐便拒绝了马希萼。马希萼大怒："天下皇帝非你一家，能奈何得我？"改向南唐称臣。李璟正因为几年前在福建白忙活一场而生闷气，没想到天上又掉了一个大肉饼，为什么不吃？不过现在还不知道马希萼和马希广到底谁能取胜，只是封马希萼为同平章事，派楚州（今江苏淮安）刺史何敬洙出兵帮马希萼。

马希萼有了南唐的支援，开始动手。后汉乾佑三年（公元 950年）九月，马希萼出兵攻打马希广的地盘。马希广听说哥哥反了，吓的小脸都绿了，刘彦瑫不当马希萼是个人物，大言道："马希萼手头只有万把人，殿下手中雄兵十万，不用害怕！臣去为殿下平贼。"

马希广拔给刘彦瑫一万人马，刘彦瑫一路驰进朗州地界，在仆射洲先败了马希萼一阵，马希萼逃回朗州后，重整兵马再战。两军在湄州进行水战，刘彦瑫纵火想烧死马希萼。可风向突然有变，一把火把长沙军烧死大半，刘彦瑫保住一条小命窜回长沙。马希广吓坏了，大出府库金银，让将士们给自己卖命。

马希萼得势不饶人，派指挥使朱进忠攻益阳（今湖南益阳），退守益阳的长沙方面马军指挥使张晖骗部下："你们守城，我出城绕道击朗州兵后。"张晖是个大滑头，出城后就跑回长沙了。朗州军有人看到张晖跑了，趁势攻城，很快就拿下益阳。

马希广确实是个书呆子，派人去劝说马希萼："我们湖南和淮南（南唐）世仇，你现在投降李璟，和袁潭屈膝曹操有什么区别？"马希萼吃他

这一套？赶回了来使，让他告诉马希广：“废话少说，我们兄弟自此恩断情绝，亮家伙吧。”同年十一月，马希萼留儿子马光赞守朗州，自率大军扑向长沙。而几乎与马希萼和弟弟翻脸的同时，汉隐帝刘隐在赵村被杀，郭威入汴梁。

朗州兵大举南下，跟蝗虫一样掠过湘阴（今湖南湘阴东），扑到了长沙城下，在湘西屯下，山蛮军屯岳麓山。马希广没有退路，只能做最后一博，让水军指挥使许可琼带水师扎营城北，马军指挥使李彦温率骑兵扎驼口，步军指挥使韩礼扎杨柳桥。马希广这个路数其实很正确，马步舟三军互为犄角。但可惜用错了人，许可琼已经被马希萼给收买了，允诺破城之后分湖南一半给许可琼。

这时马希广准备听从山蛮酋长彭师暠的建议，让彭师暠率锐卒出城绕到马希萼背后，前后夹击。但许可琼却给彭师暠背上来上一刀：“彭师暠和岳麓山蛮军是一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怎么会甘心为殿下效死？我父亲许德勋是湖南忠臣，我绝不会有负殿下，马希萼饭桶一个，看臣马前擒贼。”马希广耳朵软，

信了。

马希广为了打退马希萼，居然相信鬼神，让巫师用面捏一个鬼在江上，想让这个鬼吓跑马希萼，找个长沙城中的和尚日夜在舰上念经，马希广则穿着僧袍天天给如来下拜。

马希萼又不是小孩子，玩这个有什么意思？马希萼开始攻城，长沙军战斗力并不差，可许可琼和刘彦瑫见死不救。长沙军被朗州军逼的几乎破城，赶忙招呼许可琼快点御敌。许可琼心早飞到马希萼那了，下令开城投降，朗州军和山蛮军一呼而入。

山蛮“同胞”有的还从没来过长沙，进城后就开始“寻宝”，烧杀三日，老百姓可倒了大霉，死伤无数。马希广没跑了，李彦温和刘彦瑫带着马希范和马希广的子女逃向南唐。而山蛮出身的彭师暠真是条汉子，和指挥使吴宏率孤军格斗，直到被朗州军包围住，战成一团。

吴宏满脸血迹，喝彭师暠：“大王待我不薄，今天得为大王死，真人生一大快事！”彭师暠把大槊扔到地上，撕破衣服拍着胸膛，大喝道：“今日唯有一死以报我王，有种的朝这来一刀！（英雄！）”马希萼怜二人孤忠可表，没有杀他们，但却把他们按倒在地，赏了一通乱棍。

六

马希广就没这么幸运了，和老婆藏在府中，被朗州军给揪了出来，拎到马希萼面前。马希萼早就想除掉这个窝囊废，假惺惺的对手下说：“这个人无能愚蠢，所为大恶，都是身边小人指使的。我想给他条活路，总是一个父亲生的，你们觉得呢？”手下马仔知道马希萼演戏，都配合马希萼，不说话，马希萼“只好”让人勒死马希广。

马希萼想要留下马希广，还用问其他人？这和李克用杀李存孝不一样，李存孝得罪人太多，众将都巴不得李存孝死，李克用心中是打算留给李存孝一条活路的，而马希萼恨不得生吃了马希广。

一场兄弟血战，马希萼成了新任大哥，南唐的李璟顺水推舟，拜马希萼为天策上将军、楚王。李璟早就拿下湖南，派南唐“名将”边镐屯兵袁州（今江西宜春），准备下手。

马希萼根本不知道李璟在想什么，反正楚王到手了，开始玩吧。马

希萼这个人记仇，对以前得罪过他的人大肆屠杀，杀累了就喝酒玩乐。军政大事都交给同母弟弟马希崇打理，马希崇比马希萼还不如，心贪手长，搞的长沙民怨如沸汤，政局越来越混乱。马氏二兄弟只顾自己享受，对立下大功的将士半块银子也不给，将士们怒不可遏，军心瓦解，甚至出卖马希广的许可琼也没捞到好处，踢到蒙州当刺史。

马希萼有个家奴谢彦颙，长的眉清目秀，马希萼拿他当女人养，恩宠无算。在与众将宴会时，谢彦颙无功，却位居众将之上，众将大不服。

山蛮人把长沙城弄的破乱不堪，马希萼让指挥使王逵和周行逢带本部人马修城。这些兵爷哪干过这个？而且马希萼居然不给钱，把他们当牛马使唤，众人大怒："让我们干死囚犯的活，明摆着污辱我们，楚王有钱不赏我们，我们还是逃吧。"王逵周行逢也有怨气，带着弟兄们逃回朗州。

马希萼派人去追，结果被王逵等人给踢了回来，王逵心一狠，迎立马希振的儿子马光惠，据住朗州城，脱离马希萼系统。王逵不久又把马光惠给废了，去请辰州（今湖南沅陵）刺史刘言主政武平军。

许可琼有"功"不赏，后悔不迭，暗中密结马步军指挥使徐威等人作乱。周广顺元年（公元 951年）九月，徐威带着愤怒的弟兄们闯入王府，此时马希萼在和谢彦颙调情喝酒。众人杀进来，吓的马希萼跳墙逃跑，但没跑远，被徐威活捉丢到衡山一间破屋子里凉快凉快。乱兵剐了谢彦颙，然后立马希崇为湖南主。

刚在朗州立足的刘言觉得这是个机会，谁不想当湖南王？出兵攻长沙。马希崇也是个酒囊饭袋，为了让刘言撤军，把马希萼的几个手下宰了，送人头到朗州请和。刘言在乎这几个人？说这些头已经腐烂，不承认他们是马希萼的人。

马希萼这时被关在衡山县，由大将彭师暠严加看守，马希崇这时也不认马希萼是同母哥哥了，哥哥算什么？但彭师暠却让马希崇失望了，彭师暠看到马希崇不是个成事的人，干脆与衡山指挥使廖偃一起放出马希萼，推立为衡山王。马希萼能东山再起，当然大。，马希萼最希望能杀掉马希崇，出口恶气。

马希崇两面受敌，万般无奈，只好向南唐称臣乞援。李璟那边早就准备好了，马希崇一降，边镐立刻出兵入湘。周广顺元年（公元 951年）九月，南唐军入醴陵（今湖南醴陵），距长沙五十里。马希崇本是指望南唐军来灭马希萼的，哪知道边镐却来刨自己的祖坟，急的差点尿了裤子。

南唐军不久兵临长沙城下，马希崇此时已经是插翅难逃，还能上哪逃？朗州有刘言，衡山有马希萼。马希崇只好请出归隐的老臣拓跋恒草降书送给边镐。拓跋恒欲哭无泪："老而不死是为贼！我贪图长寿，不意今日却为小儿草降书！"

马希崇开城迎拜边镐马前，南唐军进行长沙的同时，标志着五代十国时期统治湖南五十多年的马氏楚国正式灭亡。后来周行逢成了湖南的实际统治者，但这已经和马氏没有任何关系，马殷辛苦半生打拼出来的家业，就这样被这群不争气的儿子葬送掉了。

马氏兄弟连年厮杀，百姓不但要挨饿，还要挨刀，苦难深重。边镐

干了件善事，开仓放粮，救活百姓，老百姓泪水横流：“边将军真是菩萨啊！”边菩萨的雅称就是这样来的。这些粮食本就是属于老百姓的，可他们却没权利享用，统治者给他们吃，还被当成了善举，真是罪恶！

不要脸的马希萼居然上书李璟，希望能再封自己为武安军节度使，保证对大唐朝奴颜卑膝。但长沙士人恨透了马希萼，没一个人希望马希萼回来，也上书请留边镐镇长沙。马希萼所为纯是妄想，李璟吃到嘴里的，能吐出来？把长沙还给老马家？傻啊？李璟封边镐为武安军节度使。

李璟在湖南这个大池塘中捞鱼，广州的刘晟同样盯上了湖南，看舅舅们自相残杀，喜不自禁，派太监吴怀恩领兵北上，收取桂容诸州。守桂州的静江节度副大使马希隐召来蒙州刺史许可琼，这时马希萼居然还有闲心来管桂州，派指挥使彭彦晖来取桂州，被马希隐杀退。马希隐和许可琼根本高兴不起来，南汉军大掠境内，自己手头兵少，无能为力，只好相对号哭。周广顺元年（公元 951年）十一月，南汉军突袭桂州，马希隐和许可琼开北城逃去，广西东北部尽属南汉。

不过湖南的大头还是让李璟吃了，边镐出兵衡山，逼马希萼投降。马希萼的“复辟梦”再也做不起来了，只好出降。边镐将马氏宗族走水路送往金陵。

马殷和刘建锋因为孙儒被淮南打败，逃向湖南，马殷也许没有想到自己能在湖南成事，但更没想到的是，马氏的湖南因淮南而兴，又因淮南而灭，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李璟得到湖南这块宝地，把湖南的财物、粮食甚至楼台亭阁、果树花盆都给端到了金陵。让都官郎中杨继勋在湖南继续收刮，以满足湖南驻军的军需。杨继勋开始了大规模的收刮，扣扣原湖南军的军饷，加上边镐在长沙一味享乐，大搞佛事活动，向如来问计。

湖南政局再次动荡不安，湖南军民大为失望，原湖南军的一些军官开始准备反唐。这确实不能怪这些人反复无常，他们降唐是因为在马氏那里得不到好处，既然跟了南唐，南唐就应该首先笼络住他们，要知道他们是军人，天生要靠这个吃饭的，降你不等于怕你。

指挥使孙朗和曹进准备放火烧死边镐，但没想到火没着起来，被边镐发现，率军扑杀过来。孙朗见事情不成，强行出城逃奔朗州。刘言这时也向南唐称臣，不过是因为形势不利而暂时低头而已。李璟觉得朗州势力的存在对自己是个威胁，下诏让刘言来金陵。刘言根本不可能去，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刘言在朗州也算一路诸侯，在金陵算什么？

王逵也劝：“朗州背大江，凭洞庭，负险而立，甲兵数万，千万别听李璟的。边镐这人庸弱无能，之所以能灭马希崇，主是还是马希崇无能。边镐在长沙不修政事，人心大乱，我们可以乘乱取长沙，成不世之业。”刘言还在犹豫，周行逢大喝：“机不可失，到时可没地方买后悔药吃！”刘言拿定主意，以王逵、周行逢为正副主帅，牙将何敬真、张文表、潘叔嗣等人为前从，孙朗曹进为先锋，大发朗州军士，兵分数路，直进长沙。

周广顺二年（公元 952年）十月，朗州军攻下益阳，斩杀南唐军二千多人。边镐也不拜菩萨了，急向金陵求兵。李璟的救兵还没到，朗州军就已经杀到长沙。边镐还想守城等待援兵，可等了数日还没等到，边

镐心里发毛了，决计逃跑。朗州军攻进长沙，城中大乱，百姓死伤惨重。

王逵拿下长沙，继续规复马氏湖南旧境。南唐虽然控制着大半湖南，但边镐做为主帅都不以国事为重，他们犯得着为李璟殉国？一窝蜂都逃了。南唐消灭楚国不过一年，该哪来都回哪去了，李璟只好再找冯延巳填词去了。

刘言运气真好，没费多大力气，湖南居然就成他的了，那个兴奋。但岭北却被刘晟给偷了，很不舒服，让王逵辛苦一趟，去收回岭北。王逵带着五万山洞蛮南下，但被南汉的太监将军潘崇彻差点给灭了，王逵光棍般逃回。

虽然没拿回岭北，但湖南这么大，也够弟兄几个吃的。刘言不再向南唐称臣，连湖南都守不住，凭什么服你？改向周朝称臣。同年十二月，刘言觉得长沙几经战乱，成了空城，不如回朗州。过完新年，周朝有旨，拜刘言为武平军节度使，兼武安军、静江军军政，实际上刘言确定了湖南王的身份。王逵守武安军、周行逢为行军司马。

常言道：“兄弟可共患难，不可同富贵。”哥儿们一起受穷吃苦，个个讲义气。但如果都谋到了富贵，权力的诱惑只能让兄弟们感情转淡，甚至刀兵相见，非死即伤，只留下一段段刀光血海中刻骨铭心的记忆，荡漾在生者心头。刘言他们也是如此，不过刘言和王逵周行逢他们还算不上兄弟，刘言不过是王逵请来干事的，王逵和周行逢才是兄弟。

刘言让王逵守长沙，越想越后悔，长沙的重要性刘言当然知道，是不是有些失招？后因何敬真因为和王逵没交情，告辞回到朗州，刘言以为何敬真是王逵一党，来朗州算计自己的。刘言对王逵等人起了疑心。

消息传到长沙，王逵问计周行逢，周行逢对他说：“刘言本就不是我们的兄弟，当初就不应该把他抬出来，请佛容易送佛难，不如除掉刘言，我们落个自在。不过何敬真等人也是威胁，正好岭南刘晟北寇，借口长沙兵少，请何敬真防御汉朝，先骗来杀掉再说。”

王逵觉得不错，让周行逢去朗州骗来何敬真，刘言也不想让刘晟在湖南立足，就派何敬真和朱全琇领兵南下。何敬真等人路过长沙时，被王逵打着劳军的旗号灌醉，乱刀砍死。

七

王逵知道刘言怀疑自己，干脆送佛上西天，周广顺三年（公元 953 年）六月，王逵让周行逢守长沙，自率精锐连夜奔袭朗州城。刘言虽然防备王逵，但在军事上却没做什么准备，长沙军一鼓破城，朗州军逃散，刘言则从王逵的顶头上司成了王逵的阶下俘囚。随后王逵上书周朝：“刘言谋叛天朝，乞降淮南，臣已经破城擒贼。长沙是湖南旧治，地大粮足，请陛下还归长沙为湖南府治。”郭威对这些外镇从来都是施行系縻政策，湖南的事情现在还管不了，随便他们闹去。朗州重镇，得由亲信人去守，周行逢无辞其任，周行逢到任后，接到王逵密令杀掉刘言，就让潘叔嗣送刘言上路。

王逵很有趣，刚把周行逢弄到长沙，就有些后悔了，觉得还是长沙好玩。周显德元年（公元 954年）五月，王逵又从朗州迁回了长沙，再让周行逢回到朗州，潘叔嗣守岳州。周行逢来回跑了两圈，气的直摇头。

周行逢主政长沙时正赶上湖南发生大面积饥荒，老百姓无粮度日，周行逢不忍百姓饿死，速放粮救人，“全活甚众”。周行逢是从社会最底层杀出来的，自然了解民间疾苦，知道老百姓要求其实并不高，只是想有口安生饭吃。如果这点根本算不上要求的要求都满足不了，那么老百姓被逼的走投无路，只能造反。

马氏统治湖南五十年，别的不说，余威还是有的，尤其是武穆王马殷，在湖南百姓中口碑不错。所以周行逢为了巩固自己在长沙的地位，必须要注意自己的形象，手不能伸的太长，马希萼的教训仿佛就在昨天，前车之鉴。周行逢对待属下宽严有度，公家财物绝不私受一钱，日子过的比较紧。弟兄们不解：“大哥，你有这么穷吗？”周行逢大笑：“只要我想，长沙的金银都是我的。但马氏贪欲无度，虐治百姓，亡国灭种，我怎么会学他们那样？”

周行逢把长沙治的有模有样，但朗州方面却发生了塌天的大事，周显德二年（公元 956年）二月，岳州防御史潘叔嗣因和王逵产生矛盾，煽动部下作乱，攻入朗州，王逵战死。潘叔嗣看上了长沙，指令朗州官员去长沙请周行逢居朗州办事，让周行逢把长沙腾出来。周行逢和王逵情好相悦多年，王逵一死，难免狐悲。潘叔嗣能杀王逵，照样能杀他周行逢。周行逢将计就计，留下心腹弘万权守城，率军驰入朗州，接管武平军军事，给了潘叔嗣一块“骨头” - 行军司马。潘叔嗣竹栏打水一场空，行军司马哪有武安军节度使风光，装病不去。

周行逢大骂潘叔嗣：“嫌官小？我就是从行军司马干起的，武安军官大，我能给你吗？”手下给周行逢出主意：“潘叔嗣反复小人，久必为湖南祸首，将军不如把他骗来，说把武安军给他，等潘某一到，刀斧的伺候。”留下潘叔嗣对自己实在是个麻烦，便派人去骗潘叔嗣，潘叔嗣当然愿意，不听手下劝告，美滋滋的来到长沙准备当湖南王。

周行逢跟真事一样，亲自到城外迎接，边说边笑，潘叔嗣心里这个美啊。等到了帅府，周行逢立刻翻脸：“大胆潘叔嗣！王公待你可谓厚矣，衣锦衣，食玉食，你手刃王公，弑主是为大逆罪。我觉得我们关系还不错，屡次忍让，你却得尺忘寸，长沙岂是你这等人所该妄想的？”潘叔嗣刚要辩解，刀斧手就将他拿下，杀于当庭。

刘言、王逵、潘叔嗣这些“准湖南王”都不在了，在湖南唯一能呼风唤雨的，只剩下一个周行逢了。同年七月，周世宗柴荣下诏，正式任命周行逢为武平军节度使，兼领武安军、静江军。马殷开创的湖南，传来传去，居然传到了一个外姓周行逢手里，马殷地下有灵，当会如何感慨。

不过周行逢主政湖南，受益最大的就是百姓，周行逢为人严整，治政有方，马家那帮少爷们哪个也不如周行逢。周行逢当政后，革除马氏时代制定的“刮民制度”，拿一些地痞流氓开刀，贪官污吏一个别想在他手中混饭吃，选贤任能，湖南局势刷新如初，士民大悦。当然，周行逢做为一路枭雄，生性雄猜，动辄杀人。虽然有些人确实该杀，但他的正妻潘氏却不这样认为，潘氏非常象马希范的老婆彭氏，“陋而刚决”。经常劝周行逢：“宽政得人，严政失人，相公不可滥杀。”周行逢不想让女眷干政，十分不高兴：“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你知道个什么？军政上的事情你少过问。”

潘氏的脾气大，一生气就跑到乡下去了，周行逢对发妻感情深厚，派人去请。潘氏虽然回去了，但不住在帅府，自居一舍，带着奴婢自耕自织，还经常跑到帅府中给周行逢交税，周行逢哭笑不得：“夫人何苦！我缺这些东西吗？”潘氏冷言：“国家财政多出赋税，如果我们家首先违例，别人会怎么看？”见周行逢一笑，又道：“妾之所以不愿回，在于夫君用法严刻好杀，万一祸变，我可不想陪你死。”周行逢知道夫人是好意，行法略有宽松。

周行逢是湖南王，在五代十国那个乱世中，有时就必须下重手，将惰兵骄，官贪吏墨，对这样的人是不能手软的。对他们手下留情，就是绝了百姓的生路。不过罪及首谋就行了，不要大开杀戒，会“折阴寿”的。当然这些宿命观点我们不能相信，但心中自有鬼神，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湖南在周行逢控制的这几年中，百姓不能说安居乐业，但至少要比马氏兄弟时代好多了。只是周行逢“寿禄”不永，在湖南做了几年人上人，到了宋建隆三年（公元 962年）十月，周行逢得了重病，自知不免，召集长沙文武，把十一岁的儿子周保权托付给他们：“衡州刺史张文表是我旧交，为人凶狠，保权年幼，我死后，张文表必反。你们都是我故人，务必善保这条周家血脉，除掉张文表。实在不行就归附朝廷，不能让湖南落到张文表手中。”

张文表闯荡江湖几十年，自持有平湖南大功，听说周行逢死后让十一岁的娃娃当湖南王，大怒：“周氏之兴，我出力最多，周行逢死了，湖南也应该交给我。让我去拜一个吃屎的娃娃？休想！”张文表假装奔丧，路过长沙时，杀掉谭州留后廖简，然后霸占了长沙城。

周保权倒也懂事，派杨师璠去攻谭州，同时上奏汴梁，请赵匡胤出兵帮助剿贼。赵匡胤不仅继承了先主柴荣的皇位，而且还继承了柴荣的统一大业，因为河东有契丹做战略后方，暂时还不能动，只能先南后北，先挑最弱的荆南下手，然后拿湖南。正好这时周保权求救，赵匡胤巴不得这样的好事，派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起军南下。

宋军假装借道，在江陵骗出了荆南节度使高继冲，将荆南小政权给平了。之后进入湖南，但这时张文表已经被杨师璠给灭了，因为之前张文表也向宋朝上表，赵匡胤派人来召张文表。朗州指挥使高超担心张文表以后会东山再起，劝周保权将张文表凌迟朗州市中，生吃其肉（胜者王侯败者贼！）。宋使赵璲问周保权要人，高超替答：“这个嘛，张文表谋乱已经被杀，张文表的肉挺好吃的。”赵璲只好回去复命。

慕容彦钊管你张文表怎么死的，他们要的是湖南。慕容彦钊部直进岳州，李处耘部夜走朗州道，两部风疾南来。周保权害怕了，观察判官李观象劝周保权：“天下一统，事必成于赵宋，高氏坐守江陵五十年，终不免伏阙请死。少主人不如见机入朝，至少能保富贵终身。”周保权想降，但指挥使张从富去不同意，非要和宋军见个真章。

宋军绝大部分的主力都是周世宗柴荣历练出来的，战斗力之强，远非湖南的杂牌军可以相比。张从富带着杂牌军刚到澧州（今湖南澧县），就碰上了宋军李处耘部。果然是杂牌军，还没打呢，都跑光了。李处耘心狠手辣，想不战威服朗州，将被擒的朗州军校挑几十个身体强

壮的，杀了吃肉，其他的脸上刺字，赶回朗州。

朗州军听说宋军吃人，吓的毛发倒竖，没人敢和宋军玩命，烧掠朗州，然后众人鸟兽散。这时宋军慕容彦钊部已经破了岳州（今湖南岳阳），攻到朗州，活捉了张文富，砍了脑袋。朗州大将汪端带着周保权逃命，藏在寺庙里。不久宋军追上，汪端做人不地道，丢下周保权逃了，但不久就被宋军给拎了回来，凌迟处死。

周保权被宋军俘虏，送往汴梁。赵匡胤见周保权只是个小孩子，也不忍心把他如何，好言劝慰，赐京中闲宅供周家人居住，岁赐禄米。因为高继冲和周保权是第一批降王，后边还有孟昶、李煜、刘鋹、钱镠等人没过来，所以留下高周二人可以给后来老几位起“带头示范作用”。

湖南马氏政权灭亡十二年后，湖南周氏政权也灭亡了，湖南从马殷唐乾宁三年（公元 896年）割据开始算起，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七十年了。唐朝末年的大动乱让十世纪的中国变的支离破碎，前前后后大大小小的政权不计其数，虽然有些割据政权经济发展有起色，但毕竟在分裂时期，只能横向比，而不能纵向比，只有统一，才有稳定，只有稳定，才能发展。

湖南的故事结束了，历史真的很让人感慨，七十年风雨，人事沧桑，让人不忍回首。

第七章 八闽风云——福建八十年

一

在福建省福州市北郊的莲花山下，有一座规模不算很大的墓，墓前两侧立着两对石头雕刻的文武官员，文官执笏，武将按剑。正中树着一块石碑，上写“唐闽忠懿王墓”，这些石刻和石碑是明朝万历三十年（公元 1602年）由福建都运使司副使王亮给先祖建立的。王亮的这位祖先叫王审知，唐末五代人，王审知就是五代十国时期闽国（今福建省）的建立者，福建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开闽王”。

中国经济的重心有一个南移的趋势，汉朝以前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到了东晋南朝，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起来，而到唐末五代宋朝则是中国经济重心由北方迁移到南方的重要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原先经济落后的广东、浙江、湖南、福建开始“腾飞”。

而在中国南方诸省中，历史发展轨迹最相似的，当属广东和福建。广东和福建在唐宋以前都是著名的“蛮荒之地”，经济落后，但到了唐末五代，广东和福建都有一次建国的经历。而且广东和福建的实际开创者都是两位，广东有刘隐和刘岩，福建则有王潮和王审知。

王审知是光州固始（今河南固始）人，生于唐懿宗李漼咸通三年（公元 862年），虽然祖上曾经做过一任固始县令，但到王审知这辈，已经成了地道的农民。中国的开国帝王就出身来说一般有三大块：大小贵族（包括少数民族政权和累世军阀）、农民、小市民阶层或中间阶层，其中以农民和小市民等出身的最多。

五代十国时期的开国帝王中，除了李存勖算是个贵族出身，其他的多是农民或小市民阶级。乱世出英雄，贫贱中人也出英雄，当然不是说出身贵族就干不成大事，唐太宗李世民家世显贵三百年，照样能开创划时代的大唐帝国。穷人不要哀叹自己的出身，英雄不问出处，穷不可怕，怕的是没志气，人穷绝不能志短！不信？请看陈胜。

王审知长大以后，也没找到好的出路，只能在地里刨食吃。王审知的大哥王潮倒是有点出息，在固始县衙当差，勉强能混个温饱。不过王潮和他两个兄弟王审邽、王审知性情豪纵，常坐论天下事，乡里知名。这时唐朝统治腐朽黑暗，山东一带爆发了大规模的王仙芝、黄巢农民大起义，各地豪杰风起云涌，纷纷起事。

唐僖宗中和元年（公元 881年）八月，寿州（今安徽寿县）的杀猪贩子王绪也想做番大事，举起杀猪刀仰天大呼：“杀猪仆才，宁有种乎！”和妹夫刘行全召集乡里壮汉五百多人，攻入寿州，拥兵万人，不久又攻下了固始。

王绪听说固始有王氏三兄弟有本事，便把王潮兄弟给招了来，“与说大悦”，让王潮做了粮草官，两个弟弟跟着哥哥吃肉。王潮兄弟善待手下，得到大家的信任，军中唤他们为“王氏三龙”。

王绪虽然得了光州，但实力远不如隔壁的蔡州刺史秦宗权，王绪便投在了秦宗权的门下。秦宗权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十国中有三个开国帝王出自他的门下（王建、马殷和挂名的王审知）。秦宗权这几年靠着乱世打劫发家致了富，是河南的头一号财主，王绪对这位秦爷又恨又

怕。秦宗权也把王绪当成家奴一般使唤。

光启元年（公元 885年）春，秦宗权因为和宣武军节度使朱温干上了，军中缺粮，便派人到光州让王绪送钱粮过来。王绪就那点家当，还要留着自己吃喝，给了秦宗权自己怎么办？赖着不给。秦宗权“龙颜大怒”，写信给王绪：“敢不听我的，找死是不是？”

王绪知道秦宗权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怕秦宗权拿自己当猪宰了，跑吧。带着愿意跟自己的五千多弟兄押着光州百姓南逃，王潮兄弟也带着老母亲董氏随军南下。家乡不是他们的安居乐土，还是外边的世界好，即使永远不再回来。

王绪让妹夫刘行全打前路，这支流亡部队渡过长江，在江西腹地抢东西吃，但没有留在江西，而是过洪州（今江西南昌）、虔州（今江西赣州），越过武夷山进入福建境内。再过汀州（今福建长汀）、漳州（今福建漳浦），闯到了大海边（对岸有座大岛！）。从离开光州算起，他们到达千里之外的漳州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样的行军速度实在太恐怖了。

海边呆不下去，折头北上，但福建沿海山路难走，加上粮食不够吃的，王绪下令老弱病残一律抛弃，自生自灭。王潮兄弟事母至孝，哪里舍得丢下老娘，扶着老母亲沿山路行进。王绪看见了，大骂王潮：“军法无情，你们犯我军法，是目中无法！”王潮三兄弟不服：“天下人谁没有母亲？将军是干大事的，当以孝感人，怎么能让儿子抛弃母亲？”

王绪见他们顶嘴，气的拔剑要杀董氏，王潮三兄弟忙护住老母亲：“老母生我，将军用我，皆是大恩情重。今天将军要杀老母，请先斩我兄弟三人！”军中将士和王潮兄弟交情甚厚，也来求情，王绪这才作罢。

董氏经不起来回折腾，没多久就病死了，王潮兄弟害怕王绪生气，连哭都不敢，趁着黑夜把老娘埋在路边，做个记号。王绪终究只是个乱世草头王，心狠胸窄，听会相术的说“军中有王者气”，劝王绪绝除后患。但王绪不知道到底是谁应了“天命”，干脆把麻利能干和身材魁梧的将士都给杀了。

将士们看到王绪如此荒唐残忍，气愤不过，王潮暗中吓唬刘行全：“刘将军长相奇异，有天人之资，肯定活不了！”刘行全还没活够，不想死，在南安（今福建南安东）强突帐中，拿下王绪，三军大呼万岁。

王潮要推立刘行全为帅，刘行全胸怀倒很宽：“我不行，王将军神武明智，当为三军主！”王潮假意不从，众人让来让去，让到了王审知。王审知更不能要，即使有心，现在也不是时候。最后还是王潮当上了主帅，王审知做副帅，刘行全做先锋。

现在王潮最需要做的就是要建立一块自己的战略根据地，绝不能实行流寇主义，王潮本想回到光州，在中原干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当这支流亡军队行进至泉州时，听说泉州刺史廖彦若贪鄙无能，改变北上路线，开始围攻泉州。泉州在当时的福建仅次于首镇福州，在泉州立足也不错。但这场攻坚战非常困难，王潮军打了足足一年，才在光启二年（公元 886年）的八月攻下泉州，杀掉廖彦若。

总算有了块落脚地，但王潮占据泉州名不正言不顺，总脱不掉

个“贼”名。王潮求福建观察使陈岩帮忙给捞个名份，陈岩没理由得罪王潮，上书请任王潮为泉州刺史。这时王潮才成了“政府高官”，名正言顺的统治泉州。王潮到底是个干大事的人，主挂泉州军政以来，安抚流散百姓，各居旧业，待将士如兄弟，军民由是大信服。原来的带头大哥王绪看到王潮兄弟得势，羞愧难当，引剑自杀。

后来王审知在福建称王，无论如何都要感谢大哥王潮的，不能学孙权，明明是孙策开拓江东三世大业，孙权却薄待兄长，只封了个长沙王，太不讲兄弟情份了。王潮在泉州总感觉地盘小了点，但福州的陈岩不好对付，只能虚与委蛇，打发过去。

陈岩对王潮的印象倒是不坏，虽然这几年井水不犯河水，但相处的还可以。唐大顺二年（公元 891年）底，陈岩得病将死，派人去泉州速召王潮来接替自己打理福州。

王潮得信大喜：“陈公仁德，吾必铭心！”可高兴头还没过，陈岩的女婿范晖在陈岩死后就把住福州自称留后，不让王潮进城。范晖对岳父非常不满：“肥水不流外人田，老东西怎么倒想把福州送人？”得志之后，范晖以为天下太平，纵情声色，弟兄们大为不满，多数逃向泉州。煮熟的鸭子倒让范晖给吃了，王潮岂能善罢干休！别说陈岩打算给我，就是不传给我，福州也是我的。唐景福元年（公元 892年）二月，王潮派堂弟王彦复和二弟王审知出兵取福州。王审知骑着白马前行，风流潇洒，三军深为折服，齐呼“白马将军”。福州不是等闲郡县，城高粮多，王审知一时没攻下来，死伤较多。

范晖急派人去越州（今浙江宁波）找亲戚董昌求救，董昌发浙东兵五千前来解围。王审知心里着急，想请大哥前来助威，王潮不来，派人告诉兄弟：“缺兵我发兵，缺将我增将，如果三军尽死，我必然来为你们报仇！”王审知知道哥哥的脾气，豪气一上来，督军再攻。城上箭飞如雨，王审知不管不顾，冒死攻城，泉州军几阵狂攻，杀进福州。范晖吓的开城狂逃至海边，被泉州军追上了断，浮尸海上。越州军看到来晚一步，没必要和王审知翻脸，回去。

福州一下，王潮声威大振，周边的建州（今福建建瓯）、汀州（今福建长汀）纷纷款降，唐景福二年（公元 893年）六月，王潮入主福州，福建五州尽数为王潮所有，不久王潮就被唐昭宗任命为福建观察使。王审知为副使。

福建虽然偏远，但总算是自家地盘，固始县中虽然有自己童年的记忆，但人是不能靠着记忆而活，人要为未来而活。何况老娘就死在福建，兄弟都在身边，福建就是自己的家。

王潮的两个弟弟王审邽和王审知都有能力，但王潮更偏爱三弟，而且王审知的军事能力更强一些，在这个靠军事吃饭的时代，军事就是一切。王潮平时对王审知极为严厉，王审知犯有小过，王潮都要大棍子伺候。

当然王审知也知道哥哥这是对他好。王潮重病不起，虽然自己有四个儿子，但他们都不是乱世中干大事的料，让他们当，不几年就会被人吃掉，也只能传给兄弟王审知。唐乾宁四年（公元 897年）十二月，王潮死，王审知继任福建的总瓢把子，让二哥王审邽守泉州。“皮包公司总经理”李晔同志的橡皮图章一落，王审知成了刚成立的威武军留后，直到

光化元年（公元 898年）的十月，节度使的任命诏书才下来。

名份这东西，你在乎它，它就重要，否则一文不值。当然表面上有名份更有利于谋取更大的利益，王审知此时已经是福建的实际统治者，全闽一境，唯王审知命是从，这就足够了。

王审知知道现在的唐朝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唐昭宗不过是个签名的，真正把事的是朱温。王审知和杨行密、李克用他们不一样，这几位和朱温有仇，王审知和朱温素无恩怨，没来由得罪朱温。王审知的敌人不是朱温，而是杨行密和钱鏐，有了朱温做靠山，王审知可以有较大的战略回旋余地，犯不着图虚名而受实祸。

不过有一点麻烦的是，因为王审知朱温之间横着一个杨行密，杨行密不喜欢别人巴结朱温，常持板斧大喝："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狗头来！"王审知只能走海路，从福州行至山东半岛，然后陆路进汴梁。不过海路风险太大，经常翻船，不少使者丧身海中。不过还算能和朱温保持联系，王审知也能及时的根据中原变化而制定相关战略。

二

唐天祐四年（公元 907年）四月，砀山"无赖"朱温大模大样的做起了皇帝，国号称梁。朱温昭告天下，但没几个人理他，只有钱鏐、刘隐、马殷和王审知还拿朱温当回事。王审知要的是朱温的战略纵深，管他称帝称王？遣使拜贺朱皇帝。朱温对王审知都是诚实守信的生意人，在商场上混，就要讲一个信字。王审知给他朱温多少，朱温就得还给王审知多少。梁开平三年（公元 909年）四月，朱温下诏，正式封王审知为闽王。王审知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也做了大王，在福建呼风唤雨。

相对于杨行密百战取淮南，王审知取得福建的统治权略容易一些，但这并不能说明王审知就比杨行密差，毕竟福建在当时还不算是特别重要的地区，淮南事关南北要害，牛人太多，仅孙儒就差点噎死杨行密。王审知利用这几年相对平静的外部环境，开始着重内政建设，发展经济，招揽人才。福建虽然也受到唐末战乱的波及，但受波及程度不大，福建的元气还在。

王审知知道江山来的不易，不敢放松懈怠，王审知在生活上没什么过高的要求，只是够家人吃喝就可以了，纵欲声色不是王审知该做的事情。王审知是福建出了名的"铁公鸡"，别说其他人想从他身上拔毛难于上青天，就是别人劝王审知给自己提高点待遇都很难做到。

王审知穿衣服知道爱惜，有次裤子破了个大洞，换成中户人家也会想到再做条新的。王审知却毫无惭色的用酒库麻布撕下一块补上，别人觉得太寒碜，堂堂闽王岂能穿不起新裤子？王审知却自以为乐。有人送给王审知一个玻璃瓶子，在唐宋时玻璃是绝对的稀罕物，价值不菲。王审知当场就把瓶子摔到地上："治国安民，用此物何用？只能败坏勤俭之风。"

我们不能说王审知故做清廉，多做两条好裤子，玩玩玻璃瓶子，只要百姓能吃上饭，也不会骂他。王审知这么做主要是想给下属做一个勤俭的榜样，"上行于奢，下必从之"的道理王审知是知道的，如果身边人都讲奢侈，那么这些人只会把手伸向老百姓。好处他们捞着，骂名却让王审知背着，这样的买卖一般人不会做。

在梁贞明二年（公元 916年）底，王审知又下令造铁钱和铅钱，和铜钱并行境内。王审知造铅铁钱的动机和湖南的马殷差不多，都是为了保护境内的经济发展，减少铜钱外流，同时也能带动福建经济的发展。福建和吴越岭南一样，都不遗余力的发展海外贸易，“洋人”的钱不赚白不赚，阿拉伯以及波斯的商船穿梭于福建沿海。

福建最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是泉州，现在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广州还是泉州有争议，但泉州的海外贸易在五代十国时期非常发达，是和广州齐名的南国两大贸易口岸。王审知看到大把的钱落入自己的口袋，当然非常高兴。人富裕了，就要学点文化，暴发户心态不足取。

历代成大事的人，身边没有几个智囊是绝对不行的，不能学项羽，放着范增、陈平而不行用，最终惨死亡国。王审知周边几个邻居都有一个强大的智力集团，给统治者提供决策服务。王审知也不能落后，中原崩乱，那些世家子弟纷纷南逃，几个南方政权都收留不少这样的人才，甚至江陵的高季昌还得到一个进士梁震。

王审知收留的大牌也不少，唐昭宗时宰相王溥的儿子王倓、杨沂、徐寅、韩偓、归传懿、杨赞图、郑戬等人。其中以韩偓名头最响，韩偓是晚唐五代著名的诗人，“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就是韩偓的名句。这些人都是饱学之士，王审知用之不疑。人才的浪费是世界上最大的浪费，治政治军治天下，说白了就是一个治人，会用人者得天下。

刘岩刚从马殷那弄到了个老婆，这下王审知又要弄走他一个女儿（非马氏生），：“这老王，算盘打的挺精明，嘿嘿。”，不过刘岩和湖南与福建结成亲家，也有利于稳定周边形势。便在梁贞明三年（公元 917年）底，把女儿嫁到福州。王审知和刘岩成了亲家翁，但王审知的年龄却足足大了刘岩二十六岁。

在福建的三个邻居中，要数吴国实力最强，野心也最大，对东边的吴越和福建手脚不太干净。梁贞明四年（公元 918年）七月，吴国大举发兵，消灭盘踞在虔州（今江西赣州）的谭全播，企图霸占整个江西。谭全播知道善者不来，大为恐惧，连向吴越钱鏐、湖南马殷、岭南刘岩和王审知求救，这四家都知道吴国强大就是他们的灾难，都出兵来救谭全播。

王审知也派兵至雩都（今江西于都），准备俟机救虔州。但此时吴军实力强劲，在古亭（今江西崇义境内）大败楚军张可求部，借着大胜，吴军再来攻吴越军与闽军。王审知看形势知道谭全播是守不住了，觉得自己的实力还不足以和吴国决战，不如退兵自保，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王审知下令撤军。

不久，吴军攻下虔州，谭全播想逃奔王审知，半路被俘。江西南部尽入吴国，王审知受威胁最大，下令严防死守。好在福建和吴国的边境横着一条险峻的武夷山脉，徐温拿下虔州也需要一个消化的时候，也不方便对南方诸国动手，所以南方形势还算平静。

外头的事弄完了，王审知开始处理家事，王审知的嫡长子是王延翰，自然成了理所当然的继承人，但王审知的侄子（王审邽子）、泉州刺史王延彬对此不能不有点想法。王延彬有本事不假，坐镇泉州十七年，把泉州治理的不错。

但王延彬总觉得自己名头不响，想弄个节度使当当，加上“神僧”浩源说什么泉州有王气，王延彬更加自负，派人走海路去汴梁，求封为泉州节度使。但王审知耳朵长，消息走漏，王审知极不高兴：“泉州是福建重镇，刺史就是节度使，还走海路？不怕掉到海里喂鱼？”下令杀掉浩源，罢免王延彬，踢到府里软禁起来。

梁龙德三年（公元 923年）十月，后唐军攻下汴梁，朱友贞身死殉国。王审知和马殷、钱鏐这帮老油条立刻转向李存勖称臣，他们也知道自己和后唐不搭界，弄个国王当当就行，反正李存勖一时半会也打不过来。李存勖照朱梁的规矩，统统封王，该干嘛干嘛去。

王审知老老实实的做闽王，任他中原地覆天翻，谁当中原皇帝就给谁磕头。侍臣不解，问王审知：“福建距中原山海之远，即使大王做皇帝，有谁又能把大王怎么着？”王审知大笑：“刘岩据弹丸之地都可以当皇帝，我为什么不能？只是当这样的皇帝没有什么意思，我宁当大国节度使，也不想当小国天子。反正福建已尽入吾彀中。”

和亲家王审知比起来，刘岩的度量就差多了，皇帝也分三六九等，天朝皇帝当起来才过瘾，弄个一亩三分地当皇帝，也就是过过瘾罢了，没什么实际意义。名份永远是给别人看的。

而且王审知也六十多岁的人了，时日不多，何苦为了虚假的名份再惹出事来？至于儿孙辈如何，王审知是管不到了。后唐同光三年（公元924年）十二月，割据福建近三十年的闽王王审知病死于福州，年六十四岁。

王审知做为福建历史上第一位闽王，对福建的影响极为深远，在割据福建三十年间，发展经济、勤俭节约，在王审知主政期间，福建基本上没有发生重大战事，和钱鏐的吴越一样，是五代十国时难得的“世外桃源”，史称“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

五代十国时期真是一个让人心动的时代，十国对历史的贡献绝不是出了几个割据政权，而是这些割据政权对中国南方地区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马殷开发了湖南，钱鏐开发了浙江，刘岩开发了广东，王审知开发了福建。现在这些地区的人们，也没有忘记他们（刘岩嘛，呵呵），王审知虽然不是福建人，但福建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王审知的，人是世界上最有感情的动物，谁对他们好，会刻骨铭心记上一辈子。威武军节度副使王延翰是嫡长子，福建王自然由他来当，王延翰先称威武军留后，然后遣使经海路北上中原乞求任命。

同光四年（公元 925年）三月，李存勖的任何诏书下来，王延翰高高兴兴的做起了威武军节度使。不久，唐庄宗李存勖在洛阳兵变中被杀，李嗣源称帝。消息传到福州，王延翰低头想了想：“我是堂堂闽王，做个节度使岂不是太掉价了？周边那帮糟老头子都当上了国王，刘岩这狗东西还做了皇帝，我嘛，也弄个王当当。”

王延翰拿出《史记.闽越王无诸传》，摇头晃脑读了几句：“闽越王无诸者，其先越王句践之后也。”然后把书丢到案上，对文武说道：“无诸是勾践之后，犹能称王，我是先大王之后，为什么不可以？你们说，可不可以？”众人点头哈腰：“可以，可以。”

后唐天成元年（公元 926年）十月，王延翰在福建自称大闽国国王，“立宫殿，置百官，威仪文物皆仿天子之制。”虽然还奉后唐正朔，

反正李嗣源也拿他没办法，用你的年号已经满给你面子了。

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且欲易其妇，何况王延翰这个大闽国王，王延翰又是福建著名的美男子，“美皙如玉”，自然不肯装纯洁，便弄来几个美女尝尝鲜。可惜老婆崔氏是个大醋狮，崔氏出身显贵，博陵崔氏是唐朝著名的望族。

可这位崔夫人不仅长的丑，而且性情凶悍，甚至福州市面上传言，王审知之死也是崔氏下的毒。王延翰一见到这个婆娘就打怵。崔氏不能容忍丈夫花心，对那些无辜的美女下重手，铁鞭子大木爪子伺候，死在崔氏手下的女人不下八十个。

也许是遭了天忌，崔氏正在院中打人，突然晴空万里之中杀出一道闪电，当场劈死崔氏。王延翰大喜：“该死久矣！”又开始寻欢作乐。王延翰又觉得二弟王延钧在身边碍事，打发到泉州做刺史。王延钧见大哥荒淫无度，经常写信劝大哥注意点形象，好歹是个大王。王延翰大怒，回骂王延钧，王延钧恨透了王延翰。

王延翰把福州的美女收罗的差不多了，觉得还不过瘾，又写信给时任建州刺史的干弟弟（王审知的养子）王延禀：“去，给我多弄些美女过来。”王延禀不吃他这一套，回信把王延翰骂了个狗血淋头。王延翰见两个弟弟如此不听话，起了杀心。哪知道王延钧和王延禀早就勾搭成奸了，抢先下手。后唐天成元年（公元 926年）十二月，王延钧出兵泉州，王延禀出兵建州，直攻福州。

三

王延禀乘大舰走建阳溪（今闽江）先到福州，在城下杀败了福州指挥使陈陶，强攻入城，将惊吓过度的王延翰从床下掏了出来。王延禀大骂：“弑父逆贼，崔氏早死不见杀，今天我要为先王讨个公道！”下令斩王延翰于紫宸门。

刚杀完王延翰，王延钧就到了城外，王延禀知道自己养子的身份，还不敢有非分之想，便号令文武奉王延钧为威武军节度留后。王延禀完事之后，要回建州，王延钧当然送行了，在城外胡吃海喝了一通。王延禀喝多了，拍着王延钧的肩头说：“兄弟千万不要学王延翰，不然兄弟我还要再来福州的。”言下之意，王延钧当然知道，心中不悦，记下了王延禀的帐。

王延禀说话不讲场合，这样的话换成谁都会遭疑忌的，王延钧在王延禀回去之后，越想越不痛快：“今日王延禀能杀王延翰，明天保不齐就要杀我。”天成三年（公元 928年）的七月，唐明宗李嗣源封王延钧为闽王，王延钧现在还需要在福州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暂时还没有找到对王延禀下手的机会。

王延禀回到建州后，越想越后悔：“明明是我先拿下的福州，却让给了王延钧，傻不傻？养子又如何？李嗣源是李克用的养子，他当皇帝也没见天下人反

他。”下定决心，在后唐长兴二年（公元 931年）四月，王延禀留次子王继升守建州，自己和建州刺史长子王继雄率建州水军顺建阳溪东下福州。随后王延禀攻西门，让王继雄攻东门。

王延钧气的不行：“靠！我还没动手，他倒先来了！”王延钧柿子先捡软的捏，让侄子王仁达率水军出战王继雄。王仁达有点鬼主意，诈降

王继雄。王继雄高兴，也不动动脑子想想真假，一个人大摇大摆的爬上了王仁达的船上，要找兄弟喝小酒。王仁达大喜，立斩王继雄（蠢货！），然后来到西门外，把王继雄的人头扔到王延禀脚前。

王延禀正准备放火烧城，看到大儿子的人头，惊哭不已。建州军心大乱，王仁达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出城反攻。建州军哄散四逃，王延禀边哭边逃，但没跑多远就被追兵给拿了，送给王延钧。

王延钧笑言："真没想到啊，独眼哥哥真的再来福州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王延禀羞愧难当。建州的王继升听说老爹吃拿了，跑到杭州避难去了。一个月后，王鏻下令杀掉王延禀，取消他的王氏宗籍，复名周彦琛。改由亲兄弟王延政主政建州。

翻开一部中国史，我们会发现，越是乱世，狂人就越多。这些人不是纯粹意义的精神病患者，他们都有治国治人之才，但为人凶残狂暴，比如后赵的石虎，再比如北齐的高洋。

五代十国这样的人也非常多，尤其是十国，南汉的刘�刘晟父子，湖南的马希范，再加上这位闽王王延钧。乱世社会动荡，生命的价值被抹杀，也必然会造成某些人人格上的扭曲，甚至变态。

王延钧在这点上象极了他的岳父南汉皇帝刘�，刘�是个标准的自大狂，荒唐事做了不少。王延钧的"英雄事迹"比起老岳父来，更加荒谬可笑。长兴三年（公元 932年）三月，吴越王钱鏐病逝，七月楚王马殷病逝，因为钱鏐和马殷都有个尚书令的头衔，王延钧想要，上书李嗣源："马殷和钱鏐都是尚书令，他们都见阎王去了。我也想要，请陛下赏我一个玩玩。"自从唐太宗李世民做过尚书令之后，有唐一代，便没有尚书令的专职，到了五代，也只是给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军阀戴戴，王延钧半大的孩子，要什么尚书令？被李嗣源给拒绝了。

王延钧大怒："老不死的，尚书令有什么好玩的，给我我还不要了！"下令停止对后唐的进贡，学习老岳父刘�，把宝贝留下来自个玩。王延钧还是个虔诚的"道教徒"，听说王延钧"信奉"道教，一帮专靠旁门左道糊弄人的道士巫婆神汉纷纷跳了出来。王延钧大喜，让道士陈守元、神汉徐彦等人建造一座富丽堂皇的宝皇宫，然后窜到宫里练丹。

陈守元见王延钧好骗，胡说："宝皇有旨，命大王暂时让位，安心修道，可以做六十年太平天子。"王延钧已经走火入魔，对陈守元言听计从，让长子王继鹏暂时打理福建军政，王延钧做了道士，道名玄锡。

没过几天，"玄锡道长"就把儿子踢到一边，仍做大闽王。王延钧问陈守元："你说我能六十年太平天子，六十年后怎么着？"陈守元拿王延钧当傻子耍："宝皇再有旨，说大王六十年后可得道成仙，为大罗仙人。"王延钧大喜："当什么狗屁闽王，我要做大闽皇帝！"

后唐长兴四年（公元 933年）正月，王延钧在福州宝皇宫自称大闽皇帝，改元龙启，更名王鏻，同时还将福州改称为长乐府。尊父王审知为太祖皇帝，封长子王继鹏为福王兼宝皇宫使。哪知道王鏻屁股还没在宝座上捂热，就突然发了病，昏倒在地，半天才醒过来（估计可能是王鏻激动过度）。

五代十国的开国帝王多喜欢改名，写起来非常麻烦，唐宋时皇帝改名风最盛，比如唐肃宗李亨，曾用过嗣升、浚、玙、绍四个名字。当然在现代人看来，名字只是个符号，但古人却认为名字有关运道，起个好

名字图个吉利。

王鏻胡闹了一个多月，到了二月，福建发生强烈地震，王鏻以为之宝皇生了气，吓的又跑到宝皇宫中做起了“玄锡道长”，让王继鹏监国，自已乐个清闲。当然王鏻避位不是为了修道，而是为了享福，以前闽太祖王审知为了节约，宫府比较简陋。王鏻觉得老头子太不会过日子了，放着大把的钱不用，长霉了算你的责任？王鏻王鏻在想：“老子挣钱儿子花，天经地义！”

不过那时的福建毕竟还是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王鏻手头的钱不算太多，得想想办法。王鏻想到了“生性巧佞”的中军使薛文杰，听说他非常有经济头脑，便让薛文杰做了国计使，专门给他刮地皮。

薛文杰也确实没有辜负“玄锡道长”的厚托，新官上任之后开始放火，第一把火就烧到了福建富户身上。薛文杰派人打听谁家最有钱，然后给富户罗织个罪名，家财没收充“私”，有不愿意合作的，酷刑伺候。百姓赚点钱都不容易，薛文杰阴毒狠辣，王鏻贪得无厌，福建人无不咒骂，民怨沸腾。民心对有些权贵来说可有可无，他们需要的是人世间最顶级的奢侈享受，而不是在他们看来一文不值的狗屁民意。

薛文杰的狗眼又盯上了建州土霸吴光，想趁着吴光来福州朝觐的机会，送给吴光一个“阴图谋逆”的罪名，捞一把肥油。吴光岂是好惹的人，当下大怒：“昏君奸臣！老子不跟你们玩了！”带着手下弟兄逃到吴国，俟机报复。

王鏻不管这些闲事，天天坐在钱堆中数钱，人是金钱的奴隶，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王鏻抢来的是金钱，丢掉的却是民心。虽然他没感觉到什么，但当人民对统治者失望时，就象火山一样在积蓄力量，终有彻底爆发的那一天。

薛文杰对王鏻做出了“杰出贡献”，王鏻也对他宠信异常。薛文杰得势之后，开始大肆报复和自己有过节的仇家。内枢密使吴英正在家养病，薛文杰装好人，对吴英说：“主上要罢免吴公。”吴英不知薛文杰的坏肠子，问他如何应付。薛文杰笑道：“你就说头疼小病，过几天就好。”吴英是个傻冒，居然相信薛文杰的鬼话。

薛文杰买通一个巫师，这个鸟人便在王鏻面前栽脏：“先王尝在北庙中击吴英的头，大喝"汝敢谋反！"，所以吴英现在头疼。”王鏻派人去问，吴英果然正患头疼病。王鏻大怒，立捕吴英下狱，让薛文杰审讯。那还有好？夹棍鞭子，吴英吃打不过，只好认罪，王鏻下令处死吴光。

吴光是闽国重臣，在福建享有很高的声望，吴光一死，福建人人自危，尤其是军队，多数都是吴光带出来的，军中大愤怒，扬言要杀掉薛文杰报仇。

闽龙启元年（公元 933年）十二月，数月前逃到吴国避难的建州土霸吴光唆动吴国信州（今江西上饶）刺史蒋延徽出兵攻建州，王鏻到底是个有主见的人，没多么慌张，王鏻派骠骑大将军王延宗去救建州，同时向吴越求援。

国难当头之时，王鏻居然还有闲心“处理家事”，杀掉了对王鏻立下大功的禁军都指挥使王仁达。王仁达自持有杀王延禀之功，在王鏻面前没大没小，说话不讲分寸。王鏻连没罪的吴光都敢杀，何况你这个找屎的粪耙子？王鏻收王仁达一族，扣上谋反罪名，族诛市中。

而王延宗带着大军没走多远，军中就出现哗动，吴光带出来的将士聚众大呼："薛文杰不死，我等死不前进一步！"王延宗没敢惹这帮已经出离愤怒的军爷，急使告变王鏻。王鏻哪里舍得这个财神爷？大骂军兵造反。王继鹏可不管什

么薛文杰，把军队惹毛了，以后他别想安生继位。劝王鏻："薛文杰和江山孰轻重？父亲自思之。不然前线倒戈，麻烦就大了。福建这么大，还愁没第二个薛文杰？"

王鏻想想也对："薛文杰不过是我的一条狗罢了。"让王继鹏去收拾薛文杰。王继鹏趁薛文杰一个不注意，用笏猛击薛文杰的后脑，把该死的薛文杰押上囚车，送到前线。还没出福州城，得到消息的老百姓纷纷在路边用瓦片砸薛文杰。送到军中后，将士们大喜，将薛文杰一刀一刀碎割了吃肉。然后闽军出发，去救建州。

而吴国信州刺史蒋延徽早就攻到了建州城下，闽军援兵还没有到来，所以蒋延徽颇为顺手，眼看就要攻下建州。但吴国的实际统治者徐知诰却不喜欢蒋延徽，因为蒋延徽是杨行密的女婿，徐知诰担心蒋延徽得到建州后，会反过来找自己的麻烦，强令蒋延徽撤军。

蒋延徽实在不想放弃这块肥肉，但此时王延宗的救兵和吴越国的援兵都赶到了建州，无奈之下只好收手。王延宗非常的好客，送了蒋延徽一程，吴军死伤惨重。徐知诰马上就要做皇帝，现在还必须巩固自己的地位，犯不着和王鏻耗着。遣使通聘福州。王鏻知道徐知诰的厉害，他能来求和自然是巴不得的好事，王鏻精力有限，他还要寻欢做乐，周边无事最好。

该退的退了，该杀的也杀了，王鏻感觉浑身轻松，又开始纵淫。王鏻的正妻金氏不比王延翰家的那头醋狮，为人贤惠，但却极不合王鏻的口味。王鏻需要的是浪荡女人，金氏虽好，终不能让王鏻神魂荡漾。

王鏻东瞅瞅西看看，突然发现府中有一个正合自己脾味的美女，就是父亲王审知的侍女陈金凤。王鏻象饿狼一样，就扑倒了陈金凤，两人天天鬼混在一起，不久就封为皇后。陈金凤也不是个贤德女子，跟着王鏻就能享尽荣华富贵，何乐不为？不要指望世上所有的女子都贤惠，就如同不要指望世上所有的男人都正直一样。

四

王鏻得到这个活宝贝，兴奋的无以名状，但王鏻却兴奋过了头，日夜和陈金凤"探讨人生"，时间一长，累倒了，重病不起，"工作"只能暂停。陈金凤对"生活质量"要求非常高，见王鏻满足不了她的性欲，便和王鏻的"亲密战友"归守明（性别：男）勾搭上了，归守明也抱怨王鏻不能再"用"他了，来了这个大美女，自然愿意苟合。

不过说起归守明来，还真够哥们义气，他居然把朋友百工院使李可殷介绍给了陈金凤，李可殷长的也帅气，陈金凤大为可口，三人在宫中上演一出蹩脚的三角恋爱剧，福州城中都传遍了。王鏻对宫闱丑闻并不太知情，其实就算知道了也没什么，反正三人都是自己的家奴，家奴之间的爱情并不影响王鏻的面子。

都说老子英雄儿好汉，此话不假，王鏻如此英雄，他的儿子们自然也不肯落后。王鏻看上了王审知的侍女，王继鹏有一学一，也看上了王鏻的侍女李春燕。买通陈金凤，让她劝王鏻把李春燕送给王继鹏。王继

鹏怎么想："反正你现在是半个残废，留着也用不着，不如给我，我替你效劳多好。"

王鏻次子王继韬早就看上了李春燕，自己没捞到，却让哥哥占了先，醋意大发，准备做掉王继鹏。当然王继韬要杀王继鹏绝不是因为一个女人，而是让人眼热的大闽国皇帝位子。

陈金凤知道王鏻看样子撑不了多久，自己的下半生富贵还要指望着王继鹏呢，当然愿意说从。王鏻本不想给："我的女人凭什么给你这个混帐？"但架不住陈金凤的苦劝，只好忍痛割爱。

陈金凤做为皇后，等闲人都要看她的脸色。陈金凤的"姘头"李可殷狗仗人势，对负责福州皇城使李倣横挑鼻子竖挑眼，惹得李倣大为忌恨。陈金凤的亲戚陈匡胜更加过分，居然敢找"皇太子"王继鹏的麻烦，王继鹏得到李春燕之后，对陈金凤也没了巴结的心思。李倣和王继鹏关系不错，找到王继鹏，合计干掉李可殷，然后再干票大买卖。王继鹏鼓掌笑道："该杀！你去办这事。"

有了王继鹏的支持，李倣便有了主心骨，闽永和元年（公元 935 年）十月，李倣放出几个江湖好汉带着武器窜到李可殷家中，当场击杀李可殷，福州城为之哗然。陈金凤见情人死了，跑到王鏻那哭诉，王鏻虽然重病在身，但还算清醒，大怒，立刻叫来李倣："李可殷是怎么死的？"李倣没想到王鏻还能说话，吓的趴在地上没敢说话。过一会才出来，然后按事前计划，带着一票强卒闯进宫中，来杀王鏻。

王鏻大惊："你们要干什么？"众人根本不理他，冲上来就杀。王鏻当然知道他们要干什么，狂呼着跑到寝宫九龙帐下。乱兵冲进来，乱刀朝榻下狂刺，一哄而出。哪知道王鏻身中数刀，还没有死，躺在地上哀号。方才躲避乱兵的宫女看他可怜，上前将王鏻勒死，福建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王鏻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而陈金凤、归守明、陈匡胜以及王继韬等人一个都没漏网，全都做了刀下之鬼。王继鹏在宫中继位，改元通文，尊王鏻为太宗惠皇帝（真孝顺！），改名王昶。王继鹏弑父夺位在五代并非特例，二十多年前，朱友珪也干掉老爹朱温，再往前推进五百年，南朝宋太子刘劭也手刃生父宋文帝刘义隆。不过刘劭和朱友珪命不好，只当了几天皇帝就被兄弟干掉了，成了"伪主"，相比之下，王继鹏好歹还做了几年福建王，虽然最后依然不免被杀。

为了"报答"李倣帮助自己夺位之功，让李倣判六军诸卫，就是禁军大头领。不过李倣并没有领王昶的人情，反正他们结盟只是为了各自利益，一旦目标达到，就要分道扬镳。李倣一方面在朝中飞扬跋扈，一方面收罗江湖上的亡命徒，毕竟自己是杀害太宗的元凶，一旦王昶翻脸，自己就得灭族。王昶对李倣又恨又怕，虽然李倣对王昶有"恩"，但权力场上讲什么情份？父子兄弟都可以骨肉相残，谁还在乎你这个外人？

王昶让宸卫都（王昶的亲卫禁军）指挥使林延皓去和李倣套近乎，林延皓耍尽手段，还真骗住了李倣，两人称兄道弟，好不亲热。林延皓密报王昶，王昶下令动手。闽通文元年（公元 935年）十一月，林延皓在宫中内殿埋伏好数百名武士，然后等李倣上殿。李倣不知内情，刚到内殿，就被武士枭首当庭，悬李倣人头于朝门外未众。李倣死党听说主子死了，当下在福州城中造反，狂攻内宫。虽然没有得手，但却把李倣

的人头给抢了下来，这帮江湖亡命徒带着李做人头远走吴越国。

王昶本就不是个好孩子，即位之后，丝毫不落的学起老爹来。王鏻做“玄锡道长”时的“国师”陈守元继续受到王昶的信任，而且王鏻只是拿陈守元当宝耍，王昶则把陈守元当宰相来用，军政大务无不要先咨询陈守元（比南梁山中宰相陶弘景差远了）。陈守元真是祖上有德，混到了“宰相”，陈守元当然要利用这个机会发家致富了。福建人也知道陈守元在王昶那里有面子，纷纷找他办事，陈守元因此发了大财。

王鏻当皇帝时，花钱大手大脚，不过和王昶一比，立刻见拙。王鏻建造了引以为骄傲的宝皇宫，王昶对这个所谓的宝皇宫从来就没看上眼，即位后大兴土木，建造一座紫微宫，用水晶做装饰，极尽奢侈豪华。这还不够，王昶又在螺峰修建了一座白龙寺。官库的钱都是有数的，王昶自然越花越少，等到勒紧裤腰带的时候，王昶才有些着急。

王昶问吏部侍郎蔡守蒙：“听说朝中有些官员收受贿赂，有没有这事？”蔡守蒙为人尚算正直，也知道王昶的深意，回道：“有自有，无自无，陛下不要轻信传言。”王昶把蔡守蒙叫到跟前小声说道：“别跟朕打马虎眼，天下哪有不吃腥的猫？这样吧，朕授权给你，专门察官员收贿一事，发现一个抓一个，家产充公。”蔡守蒙不愿意做这得罪人的事，王昶怒起：“活腻歪了是不是？”蔡守蒙害怕了，只好照办。王昶果然又发了一笔横财。

人的贪欲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得陇复望蜀，人之常态。王昶嫌不过瘾，下诏加重赋税，甚至老百姓养的鸡鸭，种的果疏，都要课以重税，百姓叫苦不迭。怎么王家父子都这个德性？这样下去，谁能受得了？

王昶没当两年皇帝就当烦了，在王昶看来，不管是做皇帝，还是做国王，手头上就那点钱，做个空头皇帝真没什么意思。王昶见福建没有多少油水可刮了，便打起中原的主意，想和中原的大晋皇帝石敬瑭做点生意。

闽通文三年（公元 937年）十月，王昶上表石敬瑭，表示愿意向大晋称臣。石敬瑭见有人这么巴结他，当然高兴，夸奖王昶懂事，派散骑常侍卢损去福州册封王昶为闽国王。王昶一听：“什么？闽国王？我是大闽皇帝，不是闽国王！”卢损到来之后，王昶声称有病不见，卢损只好回去。

随后王昶又作书晋朝执政，要求晋朝和闽朝互以敌国礼相待。别看石敬瑭不敢在比他小十一岁的干爹耶律德光面前耍横，但在王昶这个“夷貊之君”面前还是有很强的优越感，毕竟他是中原大国皇帝。石敬重大怒，下诏把王昶的丑事公昭天下，把闽使带来的贡品全都扔出去（很有骨气嘛！）。

王昶在福建花天酒地。闹了一段时间，王昶“雄心大起”，想要平定江南。为了“证明”自己的本事，王昶在殿中设立一个超大号的箭靶子，自己站在箭靶子不远的地方，举弓对群臣说：“如果此箭能中靶，就说明朕当平定江南，活捉徐知诰。”说完就射。王昶果然厉害，一箭中的（闭眼也能射中），王昶狂笑不已。手下那帮马屁精三呼万岁，假装陶醉状：“皇帝一箭定天下！”

王昶也真把自己当个人物，发兵来到唐闽边境，扬言要消灭李昪。

李昇多大年纪？吃的盐比王昶吃的米都多，谁怕你？李昪有意思，也不生气，群臣希望出兵教训王昶这个浑小子。李昪大笑："不用，只是没想到王继鹏居然还有这样大的雄心壮志。"闽兵在边境上转了几圈就回去了，江南军的战斗力冠绝南方诸国，江南没发兵攻福建就算王昶大幸，他居然异想天开，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王昶其实也没敢和李昪做对，自己才几州几县？拿什么跟人家比？王昶也只是玩玩罢了。王昶又对身边几个叔父不太放心，这帮人没几个对自己忠心的，老爹能杀两个叔父，这些叔父难道就不能杀自己？闽通文五年（公元 939年）四月，让神汉林兴出面做伪证，说户部尚书王延望、前建州刺史王延武有反状，王昶"大惊"，下令杀王延望和王延武。

王昶经常向人哭穷，但实际上王昶有钱，只不过王昶觉得穷而已。王昶让陈守元在宫中造三清殿，花钱亿万，仅造三清像就用了好几千斤黄金。王昶天天蹲在宫中烧炉练丹，弄得宫里一片乌烟瘴气。

王昶练丹练久了，变的神经兮兮，经常怀疑这怀疑那，对他的二十八叔王延羲越来越不放心。王延羲生性硬挺，屡为王昶所忌，宰相王倓也经常当场斥责王延羲，王延羲无权无势，只得忍气吞声做牛马。新罗国送给到王昶一把宝剑，王昶横剑问王倓："剑是用来做什么的？"王倓扫了一眼王延羲："专斩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王延羲知道王倓话中有话，吓的脸色惨白。

不过王延羲手中无兵，倒不是王昶最担心的。以前太宗王鏻即位时，曾经成立过两支贴身禁军，一支拱宸都，一支控鹤都，待遇极高。王昶嗣立后，觉得二都不好控制，便成立了一支两千多人的宸卫都，做自己的亲身侍卫。待遇自然要高于拱宸、控鹤二都，二都官兵大为不满："宸卫都哪点比我们强？凭什么他们吃肉我们喝汤？！"

王昶真是个白痴，虽然拱宸、控鹤二都是太宗的亲信，但有些人为了钱连人格都可以出卖，只要王昶提高二都待遇，或者王昶把拱宸、控鹤二都拆散，然后挑选大部精锐再成立一都，待遇和宸卫都相同，他们肯定不会有所抱怨。

王昶对拱宸控鹤二都从不信任，准备把"将作乱"的二都发配到泉州和漳州。二都士兵家小都在福州，不愿离开。王昶经常纵酒痛骂二都指挥使朱文进、连重遇："给我放老实点，小心我灭了你们九族。"二人也都是从太祖王审知手下熬出来的老资格，哪受得到你这个半大孩子的羞辱，密谋作乱。

五

通文五年（公元 939年）七月，宫中起火，损失比较大，王昶就派连重遇带兵去打扫整理。反正王昶也没拿二都当人看，当奴隶一样使唤，连呼带骂。二都大怒："妈的！还让不让老子活了？"

连重遇听说王昶居然怀疑他纵火，准备杀他。连重遇走投无路："王继鹏，我让你活不过明天！"当晚正是连重遇入宫值警，连重遇带着拱宸控鹤二都士兵纵火长春宫，闯进内殿，迎立王延羲，三呼万岁。然后众人攻内殿，要做掉王昶。

王昶的亲卫宸卫都拼死抵抗，王昶吓坏了，带着李春燕和几个儿子，领千余残众开门北逃。王延羲要斩草除根，派侄子王继业去追杀王昶。跟着王昶出逃的那千名好汉觉得无利可图，沿途逃去，等王昶奔至

梧桐岭，身边就那几个皇亲国戚了，王继业的追兵也赶到了。王昶的箭术倒还可以，射死了几个福州兵，但追兵人多，将王昶等人团团围住。

王昶心一凉："完了！"王昶把弓丢到王继业脚下，大呼："以臣弑君，大逆不道，你的良心让狗吃了？！"王继业呸了一句："忠臣不事昏君，故有此事，要怪只能你自己贪暴无能。而且二十八叔即位，我是亲侄，在你手下我不过是个堂兄弟，跟你我还觉得委屈呢。"王昶长叹一声："生杀由你吧。"王继业让王昶死前喝一个痛快，王昶痛饮一番，然后由福州兵下手勒死，李春燕等人都陪王昶到地下享福去了。

而王鏻父子的"国师"陈守元知道要坏事了，收拾好钱财换套粗布衣服准备上路，被当兵的发现了："呔！哪跑？！"当场揪住陈守元，瓜分了金银，然后送陈国师上路。而被王昶强逼卖官的蔡守蒙也不幸遇难，死于连重遇之手。

王延羲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福建，真是苍天有眼。王延羲没有做什么大闽皇帝，而改称大闽国王，向晋朝称臣，不过国中还是帝国建制，改通文五年（公元 939年）为永隆元年。对侄子王昶，王延羲发了回善心，追谥王昶为康宗弘孝皇帝。

有时真想不通，象王审知这样为人尚不失忠厚的长者，怎么会生出这帮荒唐子孙？而且一个不如一个，王延羲也不是个好东西。上台之后，王延羲立刻要

报复王倓，可王倓好运气，已经死了。王延羲冷笑："死了就能拉倒了？"命人刨开王倓的坟，把尸体扒出来，王延羲见着尸体大怒："狗彘！今尚能辱我不！"跳起挺剑，狂刺王倓尸，方才泄愤。

吴国伍子胥鞭楚平王尸，为父兄报仇，传为历史佳话，因为楚平王负伍家在前，当有此报。但王倓与王延羲并没有什么大仇大恨，只不过仗着王昶之势羞辱一下王延羲，王延羲都这么记仇，对其他人可想而知。韩信受辱淮阴市少胯下，及富贵还乡，召市少为都尉："此壮士也！"胸怀何其大，反观王延羲心胸狭窄，锱铢必较，较之韩信远矣。

乱世昏君多有个"传统"，喜欢手足相残，这在南北朝五代时期最为普遍，具体一些，是南朝宋齐梁、北齐和十国的南汉、闽国。这些朝代内部残杀极其惨烈，父子相攻，兄弟相害，轻则毁家，重则灭族，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不知上演了多少人间悲剧。

看到王延羲丑行百出，建州刺史王延政经常写信劝哥哥注意点，要以王氏基业为重。王延羲哪把弟弟放在眼里，回信大骂："欠揍是不是？"派心腹业翘去建州做监军，监视王延政的一举一动，同时派杜汉崇监南镇军，严防王延政。

王延政在建州活的挺滋润，哪愿意身边插着钉子？业翘是王延羲的狗腿子，自然天天找王延政的麻烦，王延政恨透了这个鸟人。业翘有事没事都要捅一下王延政，业翘和王延政议事，起了口角，业翘冷笑："你想造反么？！"王延政怒起："狗杀才！安敢辱我！"拔剑直奔业翘而来。业翘没想到他会来这一招，狂呼乱叫着骑马奔到南镇找杜汉崇去了。

这样窝窝囊囊的日子王延政彻底过够了，干脆反了，反正建州是福建重镇，兵多粮广，怕什么狗脚兄长？王延政出建州兵攻南镇，杜汉崇还没做好战斗准备，就被建州兵杀败，和业翘一路狂叫，逃到福州告变。七

王延羲早就想除掉王延政，便于闽永隆二年（公元 940年）二月，王延羲发福州精锐兵四万，由统军使潘师逵、吴行真率领，直扑建州。王延政遣使速去杭州搬救兵，混水摸鱼的事谁不想做？钱元瓘大喜，派宁国军节度使仰仁诠带兵速去建州摸鱼。王延政又命亲将林汉彻在茶山大败福州军，给王延政争取了不少的战略缓冲。

建州三面环水，福州军沿河扎营，潘师逵驻建州西门外，吴行真驻南门，听说前军败了一阵，吓的不敢出营。王延政死中求生，重金悬募了一千多名敢死徒，于夜间悄然出城，趟过河来，杀入潘师逵营中，放起大火，在营中冲杀。城上的建州军在偷袭得手，擂鼓大喊，大造声势，潘师逵做梦也没想到王延政会来这手，仓皇乱窜，为建州兵所杀。

王延政又转向攻吴行真部，吴行真比潘师逵还有本事，听说潘师逵死了，带着弟兄们惊呼狂逃。营中大乱，自相踩踏，冤死了一万多人，王延政顺势杀个痛快。王延政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吴越的“救兵”就到了，此时福州兵已经被杀败，用不着吴越军。王延政送上酒肉，请吴越军吃饱喝足后回吧，以后有事再请。请佛容易送佛难，“以后？没以后了，就现在，不走了！”

王延政知道自己这点实力很难对付吴越军，只好厚起脸皮请哥哥王延羲看老父亲王审知的面子上，帮他一把。王延羲想：“我们王家的事，钱家的插哪闲子闲腿？”派王继业速去建州，一则打退仰仁诠，一则看有没有机会对王延政下手。算盘打的不错，这就叫一石二鸟。

福州军抄到了吴越军的身后，烧了吴越军粮草。吴越军饿了好几顿，正犯愁呢，天下大雨，十日不停。王延政知道机会来了，发兵强攻吴越军营，没有吃饱饭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军队，一战被建州军杀败，死亡万余，仰仁诠也不敢赖着不走了，狼狈败退。

经过这一次合作，本成斗眼鸡的兄弟二人关系略微好转，但也都是笑里藏刀，寻找灭掉对方的机会。王延羲为了防备弟弟，扩建福州西城，自然少不了刮老百姓的油水。当时削发为僧可以免征租赋，所以大量百姓都当了和尚，短短时间内就冒出一万多和尚来。南汉多太监，闽国多和尚，煞是有趣。

没几天，兄弟俩又坐不住了，再次大打出手。只是双方实力相当，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他们两人倒没什么事，可身处福州和建州之间的百姓却饱受战乱之苦，史称“福、建之间，暴骨如莽。”无论战争最终谁胜谁负，身处社会底层的百姓都要付出鲜血、直至生命的代价。

等打累了，王延羲派人去建州讲和，王延政越打越上瘾，不想就此收手。等到福州使者来到建州时，王延政把使者带到自己军中，看看建州将士的威武，吓一吓王延羲。使者只负责传话，看完之后就要走，临走时还被王延政臭骂，恨恨而去。

永隆三年（公元 941年）的十月，王延羲又犯了皇帝瘾，在福州称帝。这时王延羲手上就那巴掌大的地方，做个福州皇帝真不知道有什么滋味？王延羲是出名的暴徒，只在乎眼前享受，称王也好，称帝也罢，说到底只是虚荣心在作怪。

王延政想要给王延羲一个下马威，永隆四年（公元 942年）六月，王延政南下攻汀州（今福建长汀）。王延羲倒懂得“围魏救赵”的道理，派部将林守亮等人出兵抄建州，想绝了王延政的后路。这时王延政屡攻

汀州不下，无奈之下只好回建州。此时负责防御建州的王延政大将包弘实、陈望在尤溪口（今福建尤溪和闽江汇合处）大败福州军，斩杀数千，林守亮有幸逃掉了。

经过几次交手，王氏兄弟知道现在都拿对方没办法，只好得过且过，混到哪天算哪天吧，局势相对平静一些。王延羲打了两年，也累坏了，要放松一下，好好享受。

王延羲听说泉州刺史余延英曾经假宣王延羲旨意强抢民女，为人所告发。王延羲大怒："让我给你背黑锅？想的倒美！"准备审杀余延英。余延英知道王延羲喜欢钱，天下还有不喜欢钱的人吗？送给王延羲十万贯买命钱。

王延羲兴奋的大呼："余刺史，你太有财了！"然后又装做不稀罕的样子："就这点？皇后那没一份？"余延英又拿出十万贯，问王延羲："听说有人要弹劾臣假传旨意？"王延羲装傻："听谁说的？我不知道啊！"余延英大喜。

但凡昏君，没几个能少得了"酒色财气"，王延羲同志是福建出名的酒鬼，天天牛饮，烂醉如泥。醉后又常发酒疯，见臣下谁不顺眼，刺杀当场。翰林学士周维岳也是个酒林高手，有次和王延羲拼酒时闹了点别扭，王延羲醉熏熏的要杀周维岳。

在杀周维岳前，王延羲问手下人："周维岳个头矮小，怎么能喝这么多酒？把他的肠子掏出来给我看看。"侍臣和周维岳关系不错，便劝："周维岳是大大的忠臣，陛下杀了他，以后还有谁能陪陛下牛饮乎？"王延羲这才罢休。

不仅王延羲能喝，他老婆李氏比他还能喝，而且生性凶悍，加上身边大臣个个海量，福州城中酒气熏天。王延羲的外甥李仁遇长相美丽，为王延羲所宠幸，居然用李仁遇做宰相，国事如此，让人愤叹。王延羲和李仁遇这种极不寻常的关系在伦理道德上是要被遣责的，汉惠帝娶外甥女为妻，已经很不象话了，王延羲居然霸上了外甥，实在让人惊奇。只是不知道李仁遇的母亲看到弟弟和儿子乱伦，会做何感想。

王延政刚嘲笑完哥哥在巴掌大的地方当皇帝，自己也做起了白日梦，闽主王延羲永隆五年（公元 943年）二月，王延政在建州称帝，国号大殷，改元天德。王延政只有建州一块地皮，但王延政当起皇帝来，照样津津有味（以后为了叙述方便，只称王延羲年号）。

地盘小，财政状况自然也不太好，做皇帝得要用皇帝的气派，吃窝头啃咸菜的皇帝谁见过？王延政手头钱不多，只能自己想办法"创收"。好在手下的经济人才比较多，比如镇武军节度巡官杨思恭就有很有"经济头脑"，王延政让杨思恭当"财政部长"。

杨思恭在建州一带大肆收刮。其实办法也很简单，就是提高税收，不仅是耕地水产这样的大头，甚至果瓜蔬菜都没有幸免，都要交税。建州人一提到杨思恭，无不咬牙切齿，骂作"杨剥皮"。

王延政的吏部尚书潘承祐看不过去，上书切谏，言今祸国十事，把王延政骂了个痛快。潘承祐十事切中殷国要害，可惜潘承祐生不逢时，如果他要生在唐贞观年代，肯定会被李世民重用。王延政对潘承祐的多嘴极不高兴，不过王延政到底还不算是昏庸透顶，只是罢免了潘承祐。

王延政没把潘承祐当魏征来对待，大闽皇帝王延羲却已经自比唐太

宗了。王延羲嫁出去个女儿，发现有十二个大臣居然没有掏份子钱，大怒，命武士把这帮吝啬鬼扑倒在地，扒掉裤子，各赏他们一顿棍子。而御史中丞刘赞没有弹劾这些人，王延羲要拿鞭子抽刘赞，谏议大夫郑元弼觉得当庭鞭责大臣有失廷仪，便劝。王延羲恼火：“你以为你是魏征？也敢虎头上拔毛？！”郑元弼知道王延羲的脾气，狂拍一通马屁：“陛下做唐太宗，臣自然要做魏征了。”王延羲狂喜：“说的好！朕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是你这副荒唐样吗？），便放了刘赞。

唐太宗李世民被誉为千古第一明君，虚心纳谏，通事舍人郑仁基有女已许陆氏，太宗不知，纳入宫中。魏征听说郑女待嫁，忙劝太宗，李世民大惊，急出郑女还归陆氏。对比一下“千古明君”王延羲，几时有这么开明？唐太宗可不是寻常人做的，王延羲离唐太宗差着十万八千里，不过倒是和刘�有得一比。

六

看到福建形势混乱，南唐皇帝李璟便有了心思，先做回好人，摸摸情况。闽永隆六年（公元 944年）春，李璟分别给王延羲和王延政兄弟写了一封信，责备他们兄弟阋墙，有负忠懿王（王审知）先德。

王家兄弟正打上瘾，都讨厌李璟给他们添堵，王延羲回书，说自己是周公诛管蔡，太宗诛建成、元吉（真拿自己当李世民了？），说话倒还客气。王延政那边更绝，干脆大骂李璟父子篡夺杨氏天下，人神共诛。李璟“好心”蹭了个冷屁股，差点气昏过去，和王延政断绝一切往来，殷唐遂成敌国。

虽然王延政得罪了南唐，但在二王中先死的却不是王延政，而是大闽国皇帝王延羲。王延羲在福州以牛饮杀人为乐，反正治下人多，杀几个人如同碾死臭虫，人的生命在权力面前是一文不值的。但王延羲却偏偏杀错一个人，致使惹出一场大乱，最终丧身亡国。王延羲酒后因为一点小事，杀了控鹤军都指挥使魏从朗。魏从朗是个小人物，但他身后却站着两个人：六年前杀掉王昶迎立王延羲的朱文进、连重遇。

朱文进和连重遇擅杀皇帝，心中有鬼，几年来一年忐忑不安，王延羲虽然是他们所立，但这又能代表什么？南朝宋开国三老傅亮、谢诲、徐羡之杀营阳王

刘义符，迎立刘义隆，结果仍被刘义隆夷族。加上王延羲对他们也颇加猜疑，王延羲醉酒对二人念起白居易诗句“惟有人心相对间、咫尺之情不能料。”二人知道王延羲话中有话，连忙向王延羲大表忠心：“臣世事王氏，奉陛下若生父，绝不敢有二心。”王延羲喝多了，直眼望着他们，一动不动。

二人以为王延羲起了杀心，小脸都吓绿了，不知何去何从。正好此时王延羲的皇后李氏想让儿子王亚澄继位，而王延羲身体倍棒，这样等下去哪年是尽头？便派心腹去给朱文进和连重遇添把火：“皇帝有杀朱公和连公意，你们要小心点。”朱文进和连重遇被逼的无路可退，狠了狠心，决定再干掉王延羲，反正王延羲是他们立的，杀了也算公平。二人事先约定，事成之后，由朱文进做皇帝，连重遇做宰相。

闽永隆六年（公元 944年）三月，朱文进、连重遇派心腹钱达趁王延羲郊游喝醉之际，杀掉王延羲。王延羲在位只有六年，在十国帝王中不算长，但这对苦海无边的百姓来说，已经是无法再忍受了，早死早

了。朱文进得到消息后，召集群臣，连重遇喝道："我太祖昭武皇帝（王审知）开创大闽，德被后世。然王氏子孙荒暴无道，天人齐诛，今日当择应天命者自为大闽国。朱公德迈功高，当为福建主。你们说怎么样？"

众人见左右都是朱文进的人马，谁敢说半个不字？低头不语。连重遇管不了这么多，请朱文进被法服衮冠冕，高坐殿上，自称大闽王，让"功臣"连重遇总督六军。为了除掉后患，将福州城中的王氏直系斩杀干净。对死去的王延羲，朱文进给了点面子，尊王延羲为景宗皇帝。

朱文进当政之后，先派心腹统军使黄绍颇去领泉州，左军使程文炜领漳州。而汀州刺史许文稹听说朱文进当了大王，没敢惹他，向朱文进纳降。朱文进近乎一夜之间就从一个中级军官成了福建的主人，激动在所难免。朱文进对皇帝不感兴趣，撤了皇帝建制，改向晋朝称臣，晋出帝石重贵又白捞个"奴才"，封朱文进为闽王。

福州城中的王氏虽然没了，但建州还有一个王审知的儿子，大殷皇帝王延政。王延政听说王延羲死了，高兴，但又听说朱文进抢了他王家的祖业，不高兴。王延羲再不好，也轮不着你朱文进插鸡毛扮凤凰，更何况建州地处偏辟，四面受敌，战略地位不如福州。晋开运元年（公元944年）十月，王延政发兵南下，屯兵古田（今福建古田）。

建州的王延政要灭掉朱文进，而泉州也根本不买朱文进的帐，泉州指挥使留从效心想："你姓朱的是哪冒出来的？就你这副鼠脸狗相也能当大王？拉倒吧你。"留从效召集泉州中高级将官，在家中议事。留从效煽动这些人道："我刚得到急报，富沙王（王延政）已经收复福州，福建仍是王氏天下，况我等世受王氏大恩，吾今计讨朱逆，先斩黄绍颇，你们有愿意的留下，不愿意的可以去通风报信。"众人撸袖大嚷："从将军命！"

留从效率敢死队强冲入府，黄绍颇还没反应过来，人头就已经落地。留从效暂时还不敢自立为泉州主，寻来武肃王王审邽的孙子王继勋，奉为泉州刺史，当然王继勋也只是个摇旗盖章的，大权还在留从效手中。

留从效派泉州兵马副使陈洪进带着黄绍颇的人头赶往建州朝见王延政，陈洪进算是一路枭雄，有胆有识有谋，当他行到尤溪口（今尤溪和闽江汇合处）处，正碰上福州军。要换是别人，可能要吓的尿裤子，陈洪进有主意，举黄绍颇的人头临营大喝："弟兄们，泉州义师已经攻破福州，朱文进已经被杀，义师遣我驰建州往迎富沙王，你们还为朱文进卖什么命？不怕被后人骂作逆贼么？！"

福州兵大哗，一哄而散。有胆大的跟着陈洪进去建州。王延政大喜，对这些"弃暗投明"的豪杰大加封赏，漳州方面得到消息，也杀掉了朱文进的刺史程文炜，改奉王延政留在漳州的长子王继成为刺史。而骑在墙上看热闹的汀州刺史许文稹看到王延政势力骤强，又改头换面，做了王延政的马仔。

福州城中的大闽王朱文进听说泉、漳、汀三州尽反，尤其是泉州，做为福州的战略后方，朱文进必须夺回泉州。晋开运元年（公元 944 年）十二月，朱文进出尽精锐二万，攻泉州。泉州的留从效早有准备，在城外全歼福州军，遣使告捷建州。王延政底气大足，让屯兵古田的统军使吴成义火速沿江东进，进逼福州。

谚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王延政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了攻取福州上，没想到他刚出兵，李璟就在他背后捅了一刀。南唐枢密副使查文徽查大人力劝李璟："福建大乱，此正天授福建于陛下也！"还用着他说？李璟早就有这个心思。于南唐保大二年（公元 944年）十二月，以查文徽为江西安抚使，边镐为南路行营招讨使，率军进入建州，先灭掉王延政。

查文徽本想捞个建策之功，哪想到李璟要派他去，他哪是打仗的料？只好慢吞吞的前进，行到建阳（今福建建阳）时，查文徽让前军臧循部屯兵邵武（今福建邵武），自己赖在建阳不走了。王延政手头还有点兵，让大将张汉真从镛州（今福建将乐）率八千建州兵先去收拾臧循。臧循本是个做生意的，不懂军事，被张汉真击败，捉入建州处死。

建州暂时无忧，王延政催促吴成义赶快去收福州。吴成义听说南唐军入境，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派人去福州散布谣言："唐主李璟发兵来助富沙王，福州不日即下，福州军民现在反正富沙王还来得及。"福建山路闭塞，消息不太灵通，福州人真以为南唐军是来帮王延政的，多对朱文进起了异心。

朱文进心里一阵阵发毛，暗骂连重遇："把我推上来当挡箭牌，你倒藏在暗处享福。"反正这福建本就是人家王姓的，还给人家也没什么丢人。朱文进派宰相李兴准带着国宝玉玺去建州纳降，愿意把福州让给王延政。但福州将军林仁翰知道朱文进的人头比什么国宝更值钱，还有连重遇的人头，想谋大富贵，提头来见。林仁翰带着三十个勇猛弟兄夜闯连重遇府，强攻入内，林仁翰挺槊上前，一个箭步抄到连重遇跟前，用力一扎，连重遇惨叫而亡。

林仁翰割下人头，以槊挑其首级，环谓连重遇手下人："重遇手弑二君，罪恶极矣！今富沙王即将入福州，弟兄们何苦为逆贼卖命，不如跟着我去杀掉朱文时，立不世之功！"这些人都是些亡命徒，谁出的价高就跟谁，欢呼而从。林仁翰率军突入宫中，和朱文进军战在一处，没打几下，乱军全都逃了。朱文进想躲没地方，被林仁遇一槊刺死。

晋开运二年（公元 945年）正月，林仁翰下令开门迎入吴成义，并派人送朱连二人首级给王延政，权当是个见面礼。王延政轻松拿下福州自然高兴，但此时南唐军已经进入建州，王延政不敢轻怠，先让侄子王继昌去守福州，自己留在建州对付南唐军。

相比于闽国前几个帝王，王延政还算不上残暴，但确实也不怎么样，至少军事实力比较一般。在十国中第二三代帝王中，要么昏庸，要么残暴，有真本事的不多，挑来挑去，只有吴越的钱弘佐算是个青年才俊，可惜命短。对于收复福州的首功之臣林仁翰，王延政根本不当回事，也许他在想："没有你，我照样拿得福州，功劳给了我，我算干什么的？"不过林仁翰心胸开阔，不以为意，而且对王延政非常忠心。王延政因南唐大军压境，让林仁翰速带福州兵前来建州。

李璟既然出了手，就不会半途而废，再派何敬洙部、祖全恩部、姚凤部三路齐进，会合查文徽部南下建州。南唐军的战斗力在十国中首屈一指，非常强悍。南唐军出崇安岭（今福建崇安），疾行南进，兵屯赤岭下。建州军杨思恭部、陈望部扎营建阳溪（闽江）南岸，两军对峙。杨思恭立功心切，想出兵决战。

陈望不同意："唐军势强，不宜轻战。"杨思恭怒起："将军何怯若是邪！唐军虽然悍勇，但兵不过数千，我军万人，合力一击，必当大胜。将军受陛下宏恩，今见国危而不救，岂是忠臣所为！"陈望被骂的没办法，只好和杨思恭一起率军渡河求战。南唐军何敬洙部在正线防御建州军，而祖全恩却带着一票劲卒抄后路，冲杀还没有渡过河的建州兵。建州兵大乱，何敬洙大喜，麾军扑杀过来。陈望战死阵中，"血性方刚"的杨思恭将军丢了弟兄们，单骑逃回建州。

败报一传来，王延政差点哭出来："建州若失，朕将安归！"再召泉州兵火速勤王，王延政再做最后一博，实在不行就南迁福州，至于以后如何，听天由命吧！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福州也出了一场泼天大乱，绝了王延政的后路。闽元从指挥使李仁达和著作郎陈继珣曾经在王延羲、王延政、朱文进三个大王手下玩过山车，东投怀西送抱，被三人骂做"荡妇"，后被朱文进罢黜福清（今福建福清）。

林仁翰献出福州，二人担心王延政要拿他们这两个反复小人开刀，决计反夺福州，在乱世中自立。晋开运二年（公元 945年）三月，李仁达、陈继珣溜进福州，劝王继昌的副将黄仁讽："唐人即取建州，此闽人所共知也，将军为谁守？不如干掉王继昌，我们谋场大富贵，不比当王家的马仔强？"黄仁讽见利忘义，于夜间领武士攻入署中，格毙王继昌、吴成义。

随后李仁达为了避免成为众矢之的，从福州雪峰寺中弄了个和尚卓岩明为主，胡说什么："这个和尚双目重瞳，为天子相！"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卓岩明大喜，脱掉僧衣，换上龙袍，光秃秃的脑袋上顶着冠冕，在福州做起皇帝来。

王延政大怒，福州是王延政唯一的退路，后果极为严重，先灭了黄仁讽一族，然后派张汉真发兵来灭这几个混蛋。不过黄仁讽有两下子，在城外和张汉真大战一场，活捉张汉真，一刀喀嚓了。

其实黄仁讽、陈继珣、卓岩明都被李仁达当枪使了，李仁达岂甘心自己挖井，别人喝水，暗中准备除掉这几个笨蛋。而当了皇帝的卓岩明更加可笑，他把自己的老爹从乡下迎到城中，奉为太上皇，自己则坐在殿上敲木鱼诵经，本职工作不能忘。

而黄仁讽发现李仁达做事鬼手鬼脚，看出一些破绽，后悔被李仁达给耍了，劝陈继珣再降王延政。李仁达哪能给他们这个机会，抢先下手，将二人斩首。随后又将敲木鱼的卓岩明杀死，李仁达自称威武军节度留后，主掌军政。李仁达知道王延政绝不肯善罢干休，遣使向晋朝、南唐和吴越称臣，"狡兔三窋"，李仁达的算盘打的太出色了。

七

王延政开始绝望，后路被断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建州打败南唐军。手头上的兵力不多了，但还有八千多福州兵在这里，八千人不少了，够用的。而王延政不但没有用他们，反而听信别人谣言："福州兵欲反投唐！"

王延政死到临头居然还有心对付这些本该成为有生力量的福州军，假意把他们遣散回福州，在半路上埋伏好军马，福州兵刚到山口，就被建州兵就地全歼，一个不留。王延政让手下把福州军的尸体做成肉块，运回建州充做军粮（残忍如此，尚望活乎！）。没多久，边镐率领的南

唐军攻到建州城下，四面围城，水泄不通，鸟飞不过。

王延政的好日子终于要过到头了，李璟为了彻底消灭王延政，尽起江西兵粮，让边镐快点下手。五代后晋开运二年（公元 945年）八月，边镐下令攻城，南唐军先锋使王建封舍命攀城，破城而入，开门放进南唐军，建州军战死殆尽，余部南逃泉州。王延政走投无路，又不想死，只得伏拜边镐马前，哀求乞生。自唐景福元年（公元 892年）二月王潮进入福州，王氏割据福建垂五十三年，至王延政降于南唐，五代十国之一的闽国灭亡。

开运二年（公元 945年）十月，唐军“护送”王延政至金陵享福，李璟赏给王延政一个羽林大将军的虚职，老实在金陵呆着吧，朕养着你，就跟养只鸟一样。让百胜节度使王崇文守建州，并斩王延政的“财政部长”杨思恭，算对建州百姓有个交待。

当年王潮兄弟为避秦宗权的追杀，逃离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固始（今河南固始），奉老母南下千里险障之地，因势成事，在福建开基立国。王审知知道创业不易，操家如小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好容易在南国谋了一份诺大家业。没想到王潮兄弟历尽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三十年内，被这帮无德、无能、无耻的忤逆儿孙们弄了个灰飞烟灭，孑遗不留！

王氏在福建的统治结束了，但福建的形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李璟虽然得到建州，但福、泉、汀、漳四州均不在他手中，尤其是福州。而李仁达因为形势所逼，向南唐称臣，不过他只想和南唐保持名义上的从属关系，李璟岂能答应。

开运三年（公元 946年）三月，李璟派“乱鬼”枢密使陈觉去福州招降李仁达。陈觉根本不想去，都是该死的宋齐丘在李璟面前胡吹：“陈觉素有辩才，可比苏张，可不战而降李仁达。”李璟才派他去。陈觉一步三回头的磨到了福州，李仁达知道陈觉要说什么，连吓唬带骂，陈觉吓的魂飞魄散，没敢说半句劝降的话，灰头土脸的离开福州。

陈觉行到建州，觉得这样回去太难堪，又不想再去福州送死。想出来一个好办法，假传李璟旨意，发江西兵和建州兵由建州监军使冯延鲁带领，去攻福州。冯延鲁也是五鬼之一，心下大骂陈觉：“滑头！你怎么不去，让我去送死！”不过他不敢“违旨”，只得硬着头皮前去。先写信劝李仁达早降，李仁达不吃他这套，要战便战，说甚么废话。

两军在福州西门外大战一场，李仁达亲自上阵，大败南唐军，南唐军死伤一万多，冯延鲁窜回建州。李璟听说这次惨败居然是陈觉假传旨意所致，大怒，把陈觉叫回金陵，准备处死，被朋友们告免，方才留住小命。

开运三年（公元 946年）八月，李璟再派王崇文发军东进，并调泉州留从效部协助攻城。南唐军人多，一鼓攻克福州外城。李仁达既然和李璟翻了脸，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去吴越请救兵，他相信吴越绝对不会见死不救。吴越王钱弘佐力排众议，遣统军使张筠、赵承泰率三万精锐，水陆并进，南下去救福州。

南唐军实力没得说，但南唐内政混乱，“君子”得势，这帮人让他们争风吃醋打打王八拳，个个都是好手。但让他们干点正事，对不起，做不到。南唐信州（今江西上饶）刺史王建封虽然也受命出师，但心思根

本不在这上头，留从效根本就是来混水摸鱼的。陈觉和冯延鲁都这个时候了，还在争权夺利，王崇文根本控制不住这帮三心二意的滑头，只好由他们闹去。

汉天福十二年（公元 947年）三月，吴越王钱弘佐再派大将余安率军走海路直趋福州。行到福州白虾浦时，水浅过不去，吴越兵准备下船战斗。南唐裨将孟坚劝冯延鲁："兵半渡而击之，必胜。"冯延鲁不听，纵吴越兵下舰。如果南唐军真听孟坚的建议，在吴越军没下完船时突击，吴越兵必然大乱，多好的机会，让冯延鲁这个白痴给放跑了。

吴越兵上岸后，纵兵直击，冯延鲁没想到吴越兵居然不摆好阵势，太不讲道德了。吴越兵管你个屁，一通狂杀，南唐军大乱，前军变后军，朝后撤退。吴越军大喜，连攻数阵，南唐军主力死伤殆尽。冯延鲁觉得没脸见人，想自杀，被手下给救了，扶上马狂奔回国。王建封也溜了。留从效更犯不着给李璟送死，带军回福州。福州是泉州门户，只要李仁达还在，泉州就有战略纵深。

李仁达得罪了李璟，想来想去，为了自保，只能投降吴越。吴越王钱弘倧调东南面安抚使鲍修让来"帮助"李仁达守福州，钱弘倧打什么盘算，李仁达一清二楚，很不高兴。

李仁达真是"人尽可夫"，粗算一下，李仁达跟过五个主人，都是反复无常，从中谋利。因为鲍修让手伸的太长，李仁达不想再陪他玩，密谋杀掉鲍修让降南唐，反正李璟肯定还会过来的。哪知道鲍修让先知先觉，在汉天福十二年（公元 947年）十二月，发吴越守兵突攻李仁达府宅，将李仁达一家老少统统劈死。至此，福州正式成为吴越的版图。

可怜李璟辛苦数年，好容易养条大鱼，还被钱弘倧给摸了去。弄来弄去，只弄到个建州和汀州，泉州和漳州被留从效给刮走了。

留从效虽然地盘不大，但他知道乱世中的生存法则，该低头时就低头，做人也是如此。韩非有言："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非千钧轻而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韩信天下英雄，也知道杀人当死。如东汉强项令董宣，有人可做得，方孝孺是也，但大多数人是不会这么做的。

留从效依然向李璟称臣，把侄子留绍鎡送到金陵当人质，保护费一分不少交，但条件别想打他的主意。李璟已经快被折磨疯了，只好答应，在泉州成立清源军，封留从效为清源军节度使，陈洪进为泉州统军使。后世所谓清源军，既是指留从效割据的泉州和漳州。

留从效出身贫家，对百姓疾苦深有感触，所以主政清源军以来，安抚流亡，与民休息，泉漳百姓深感从效之德政。乱世中的百姓生存不容易，不仅要忍受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一旦发生战争，无论哪方胜负，老百姓都要受刀锋之苦，"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说的痛切。

看到清源军固若金汤，李璟轻易不敢有什么想法。而且李璟此时要应付周世宗柴荣，显德三年（公元 956年）正月，柴荣下诏亲征淮南。李璟虽然在福建和湖南连栽了两个筋斗，但南唐军实力还在，只是李璟用人不明，加上柴荣强将手下无弱兵，仅仅三年，被吴国和南唐牢牢掌握五十多年的淮南尽被柴荣收去，南唐只能困守长江，苟颜残喘。

留从效见李璟被扫了面子，又玩了骑墙计，在不和李璟翻脸的同

时，又向柴荣表忠心。柴荣对留从效不冷不热，清源军对牵制南唐起不到多大作用，不过虚与往来罢了。后来赵匡胤兵变建宋，李璟迁都洪州（今江西南昌），留从效以为李璟要来拔他的毛，吓出一身冷汗。他也知道李璟那点家底斗不过赵匡胤，但对付他绰绰有余。

宋建隆二年（公元 961年）十二月，留从效遣使向赵匡胤称臣，赵匡胤志在统一，很留意泉漳地区，当然想拉拢留从效。不过使节还没到福州，留从效就病死泉州。留从效没有亲生儿子，大侄子留绍錤被扣在金陵、而小侄子留绍鎡只是个小毛娃娃，被众将推为执政。让一群大老爷们天天拜这个吃屎的娃娃，谁愿意？泉州衙将张汉思和统军使陈洪进心里老大不痛快，张汉思问陈洪进："兄弟你看怎么办？"陈洪进嘿嘿一笑："成心是吧，你知道怎么办还问我？留家小孩子无权无势，踢走得了。"张汉思再问："送给谁？"，"送给李煜，就说留绍鎡阴谋纳降钱弘俶，然后你做大哥，我做二哥，清源还是咱弟俩的。"张汉思大喜，派兵闯进府中，把可怜的小绍鎡绑起来，找辆驴车，送给李煜发落。

张汉思自任清源军留后，陈洪进为副。陈洪进只是副职，但泉漳军政实际上都掌握在他手里，张汉思不过是个"精神领袖"。张汉思想来想去不划算，盘算："你大鱼大肉，倒让我清汤寡水，世上哪有这等便宜事？先杀了你再说。"

陈洪进和张汉思本就是临时苟合，心从来就没拧到一块去，早就对张汉思起了防备。宋乾德元年（公元 963年）四月，张汉思准备先下手为强，骗陈洪进过来喝酒，哪知陈洪进刚到府中，消息就走漏了，陈洪进强行突围而去。陈洪进后买通张汉思的亲兵，趁张汉思不注意，窜来把正在内宅吃饭的张节度使锁在了屋中，陈洪进有意思，对着门缝喊："清源将士见张公老糊涂了，不足主清源军，所以他们推立我为执政，对不住了老哥，在里面慢慢吃吧。"张汉思气的直哭。

陈洪进聚众大喝："张将军自知老昏无能，已经把泉漳军政交给我了，你们要听张大人的安排。不听者斩！"众人只好听命，随后陈洪进把张汉思软禁起来，过几年张汉思得以寿终（不杀已经给面子了）。

清源军地盘实在太小，比五代十国时的袖珍小国荆南大不了多少，所以陈洪进要找个大靠山，除了大宋皇帝赵匡胤，没第二个人可以有这份面子。陈洪进派人到汴梁去表忠心，赵匡胤刚消灭荆南和湖南，一时半会打不到泉州，先交个朋友再说。乾德二年（公元 964年）正月，赵匡胤下诏，改清源军为平海军，以陈洪进为节度使，赐号"推诚顺化功臣"。

赵匡胤这么给面子，好歹也要有所表示，但平海军地头狭小，实在没有多少东西孝敬老赵，只好开始在泉漳刮地皮，前后刮了一百多万送给赵皇帝。老百姓被抢的差不多只剩下一条裤子了，怨声载道。其实陈洪进知道无论自己怎么巴结赵匡胤，自家的这一亩三分地早晚要改姓赵，但提早给赵匡胤留个好印象，以后也好有个讨价还价的本钱，至于老百姓骂他，装聋就是了。

随着宋朝统一进程的加快，陈洪进越来越感受到赵匡胤的呼吸，成天担惊受怕的，谁知道赵匡胤会不会翻脸不认人。开宝九年（公元 976年）十月，赵匡胤命陈洪进来汴梁坐坐，认认门。陈洪进头皮一阵阵发麻，但又不敢不从。刚行到剑州（今福建南平），急使来报：大皇帝驾

崩，皇弟晋王光义继位。陈洪进暗喜："有理由不去了。"回到泉州发丧，又乐得逍遥几年。

赵光义也算是一代雄主，哥哥未竟的统一大业当然要由他来完成，放眼天下，除了北方还有契丹和河东刘氏，南方也只剩下钱弘俶和陈洪进了。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 977年）七月，赵光义下诏请陈洪进过来聊聊。陈洪进终于知道自己的小日子过到头了，此行北上，怕是永远也回不来了。又一想："去了汴梁，也不少了我一个国公当当，反正都是享福，在哪不一样。赵光义怕不是好惹的人。"硬着头皮来到汴梁。

陈洪进猜对了，赵光义已经在汴梁城中给他寻了个好宅院，准备让他养老。陈洪进对此早有准备，而且随从幕僚刘安也劝陈洪进见机纳土，保全宝贵。陈洪进上表请收泉漳："臣所领两郡，僻在一隅，自浙右未归，金陵偏霸，臣以崎岖千里之地，疲散万余之兵，望云就日以虽勤，畏首畏尾之不暇。遂从间道，远贡赤诚，愿倾事大之心，庶齿附庸之末。"

赵光义见他如此识时务，当然大喜。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 978年）四月，宋朝正式接收平海军，共二州十四县，户十五万。福建最后一支割据力量正式消亡，从留从效在汉天福十二年（公元 947年）割据泉漳始，至陈洪进纳土，区区泉漳二州在吴越、南唐、南汉的夹缝中居然生存了三十年，实在让人称奇。

陈洪进既然卖了身，赵光义自然给他好脸色看。封陈洪进杞国公，在汴梁做个富家翁。宋雍熙二年（公元 985年），陈洪进死于汴梁，年七十二岁。

第八章 上在夹缝中生存——荆南政权的小本经营

一

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两个后梁政权，一是唐末砀山人朱三在汴梁建立的梁朝，一是南北朝梁武帝萧衍之孙萧詧在江陵建立的由北周控制的小朝廷。正史上只承认朱梁，一般不承认江陵的萧梁政权。萧詧之所以能在梁末侯景大乱后在江陵巴掌大的地方延续萧家香火，并不是萧詧有什么“雄才大略”，而是实际控制江陵的南北朝大枭雄宇文泰出时于战略考虑，弄出个江陵小朝廷，和江东的残梁势力进行对抗。

后来宇文氏依然延续宇文泰“立江陵以制江东”的战略，专和江东的陈朝过不去，而萧家的三位皇帝萧詧、萧岿（杨广的岳父）、萧琮也知道自己其实不过是周朝和隋朝的棋子，唯长安命是从。隋开皇七年（公元 587年），隋文帝杨坚请萧琮到长安做客，废掉后梁小政权。

说来颇为巧合，在“后梁”灭亡四百多年的五代十国时期，在江陵又出现了一个政权，地盘和这个南北朝的“后梁”几乎相同，同样在北方政权和南方政权的夹缝中苦苦生存。更为巧合的是，这个江陵小政权所事奉的第一个北方政权，恰也叫后梁，就是朱温先生的帝国。

因为这个江陵政权的建立者高季昌先是被朱温封为荆南节度使，后又在后唐庄宗帝李存勖时被封为南平王，所以史称荆南或南平。

高季昌，唐宣宗李忱大中十一年（公元 857年）生于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高季昌出身贫寒，虽然唐宣宗号称小太宗，当时唐朝有“中兴”的气象，但在民间，广大老百姓依然受苦受难，所谓“中兴”，不过是相对于统治阶级利益而言。在高季昌很小的时候，因为家里穷，养活不了他，就被家人送到汴州（今河南开封）富户李让家里做家奴。

李让家世富豪，奴仆成群，根本没把高季昌当回事，不就是个奴才吗，两枣仨窝头的养着就是。高季昌做为李家的低等家奴，待遇自然好不到哪去，没办法，这就是“命”。如果高季昌这就样活下去的话，到老还是个李家的老奴才，娶个奴婢给李家的生一堆家生子儿，世世代代要做奴隶。

不过算高季昌好运气，终于在不经意间被命运女神撞了一下腰，要得彩头了。高季昌的“恩主”就是大名鼎鼎的砀山朱老三，朱温因反黄巢有功，于唐中和三年（公元 883年）三月被唐僖宗李儇任命为宣武节度使，随后朱温到汴州上任。

而在汴州城中享尽荣华富贵的李让，听说朱温来了，不知道这位爷的来头，先摸摸底细再说。李让狠宰了自己一刀，掏出大笔家产献给朱温，算是交了保护费。朱温大喜：“这孩子真讨人喜欢！”，想收李让做干儿子，李让巴不结能靠上这座大山，要知道朱温手上有军权，有钱算什么？有兵才是硬的。当下就拜朱温做干爹，朱温改李让名为朱友让。

李让改认了祖宗，自然要请干爹到府上坐坐，朱温在李让府中喝酒，正看到一个家奴在干活。朱温有点眼力，觉得此人面貌不寻常，大惊：“这是什么人？”李让笑道：“这是儿子的家奴高季昌。”朱温把高季昌叫过来，问了几句，朱温大悦，便让李让收下高季昌做干儿子，高季昌心下狂喜：“老子转运了！跟着朱温，下半辈子不用做苦力了。”

高季昌只比朱温小五岁，却当了朱温的孙子，不知道心里是否别扭。不过朱温对待这个“干孙子”却不薄，朱温让高季昌在手下做牙将，并派人教高季昌骑马射箭，这是乱世中生存的基本功，往大说能建功立业，往小说能防身自卫。高季昌悟性好，很快就学会几招，不过朱温也没拿他当武将用，就他那几招花拳绣脚，不够人家练靶子的。

高季昌为人有智略，深得朱温的赏识，常带在身边。朱温用他绝对不是因为狗屁的“祖孙”关系，而是高季昌确实也有点能耐。唐天复二年（公元 902年）五月，因为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劫走了价值边城的唐昭宗李晔，“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谁不懂？朱温哪能让这个活宝贝落到李茂贞手里，朱温大起汴兵，西向攻凤翔军。李茂贞刚开始没拿朱温当盘菜，出兵练了几个回合，全被朱温给灭了。李茂贞打不过朱温，就缩在乌龟壳子里，任凭朱温挑战，李茂贞一概不理。

朱温拿这个无赖一点办法也没有，时间一长，朱温有点坐不住了，众人也不想呆在这里，劝朱温撤军。而朱温的“义孙”高季昌却提出不同意见：“天下英雄，四海豪杰，均欲得天子，我王欲平万方，必奉天子而号令诸侯。今茂贞困守凤翔，不久便能破城，奈何退归？”朱温被他一激，便问“计将安出？”高季昌进言道：“李茂贞无非是想坚壁清野，和我们耗粮食。大王可以派人入城散布谣言，就说汴军粮尽，人皆思乡。李茂贞必然来偷袭，我可一战破之。”朱温鼓掌大笑：“真是妙计！”

高季昌找来敢死士马景，让马景带着几个不怕死的弟兄假装投降，然后汴军埋伏四面，准备围歼凤翔军。马景入城后骗李茂贞：“吾等因军中无粮以充饥，故来降大王。朱温已经带着汴军主力东归，而余下一万多老弱病残守营，今晚归去。时机难得，大王勿错过。”李茂贞前不久被西川的王建给骗去了山南诸州，正郁闷着呢，听说朱温走了，大喜：“朱三，你往哪跑！”当夜，李茂贞尽出精锐，偃旗而出，直扑汴军营中。朱温见李茂贞上了钩，击鼓为号，埋伏好的数万汴州军狂潮般杀出来，凤翔军大乱，自相踩踏，又被汴军杀死无数，逃回去的没几个。

李茂贞刚被王建骗哭了，这回又哭了：“朱三和王八都是大骗子！”朱温骗的就是你这号傻子：“快把皇帝交出来，否则我撅了你的祖坟！”李茂贞无奈，只好把唐昭宗交给朱温，活命要紧。朱温把唐昭宗回到了长安，有了唐昭宗这块宝，朱温实现了“挟天子以讨不臣”的战略，满心欢喜。

这次能夺还昭宗，高季昌居首功。朱温对这个“义孙”刮目相看，提拔高季昌为宋州（今河南商丘）刺史。高季昌设计夺回唐昭宗的英雄事迹迅速传遍了江湖，江湖中人都知道朱温的“干孙子”差点玩死了李茂贞，尤其是那几位江湖大佬如王建、杨行密、马殷等，都在心中记下高季昌这个名字。

朱温自然重用高季昌，唐天祐三年（公元 906年）十月，朱温在敲掉了盘踞在荆南一带的荆南节度使赵匡凝，夺回了大片土地。虽然朱温最大的敌人是李克用，但对王建和杨行密也不敢掉以轻心，东杨西王，对朱温的南线防御造成了巨大压力，不过好在淮南和西川之间的军事重镇江陵在自己手中。

江陵北控中原，西凭两川，东临江东，南接楚粤，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朱温必须派一个既有能力又绝对忠诚的人去守江陵，江陵要是丢

了，朱温的麻烦就大了。从哪方面来讲，高季昌都是最合适的人选，就委高季昌为荆南节度留后，负责镇守江陵重镇，同时派驾前指挥使倪可福带五千精锐军驻戍江陵，协助高季昌。

荆州虽然是中南大镇，但旧属荆南节度的八州，到朱温手里头的只有江陵一府，王建霸占了峡州（今湖南宜昌）、归（今湖北秭归）、夔（今重庆奉节）、万（今重庆万县）、忠州（今重庆忠县），武贞军节度使雷彦威控制着朗州（今湖南常德）、澧州（今湖南澧县）。即便如此，江陵的战略意义都特别重大，所以高季昌能否守住江陵，事关朱温的战略全局。

江陵处四战之地，战乱频仍，百姓流散无居所。高季昌到任后，立刻派人招抚百姓，恢复生产，江陵渐渐恢复元气。唐天祐四年（公元907年）五月，朱温废唐称帝后，立刻给高季昌转了正，诏命高季昌为荆南节度使，这也是荆南（南平）政权的开始。

梁开平元年（公元 907年）十月，朱温下诏削雷彦恭武贞军节度使官爵，让高季昌和马殷出兵讨伐雷彦恭。高季昌唯“祖父”命是从。派大将倪可福会同湖南军秦彦晖部攻朗州。雷彦恭觉得大事不妙，忙向淮南的杨渥求救。杨渥刚当上吴王，也想出出风头，派大将泠业、李饶将兵来救，但在岳州（今湖南岳阳）被湖南大将许德勋给收拾了。

到了梁开平二年（公元 908年）四月，吴王杨渥被权臣徐温废掉，徐温新官上任要烧把火，徐温看到高季昌实力太弱，就先拿高季昌开刀。淮南军顺长江西进，来攻石首（今湖北石首），被高季昌一棍子给打回来了。徐温不信高季昌有能耐，再派大将李厚率一万五千水师顺江攻江陵。高季昌也被逼急了，虽然江陵地寡兵弱，但人到了绝望的时候，总是能爆发强大的力量。高季昌亲率舟舰在马头（今湖北公安西北）和吴军决战，荆南军死冲吴军舰，火箭齐发，大破吴水师。

徐温也算领教了高季昌的厉害，荆南小而不弱，高季昌不是想象中那般容易对付，只好收手。高季昌逃过一劫，也惊汗不已。高季昌知道单靠自己的那点家底实在不够在几大军阀中的夹缝中生存的，必须招兵买马，同时要培养智囊集团。梁开平二年（公元 908年）十月，前唐朝进士梁震因不原屈节事奉朱温，打算回到四川老家，没想到路过江陵时被高季昌给扣下了。

高季昌知道梁震名声在外，便希望梁震能留下辅佐自己。梁震连朱温也没上眼，哪瞧得上高季昌？高季昌死磨硬泡：“先生大才，四海共知，即不肯屈事梁朝，又何必委身王建？不如留在江陵，以教季昌。”梁震本不想答应，可又怕高季昌被逼急了下黑手，只好留下来，但有条件：“高公能看得起我，我没别的说，可以留下。但我只做幕后策划，不抛头露面。”

高季昌大喜，连拜梁震：“先生不以江陵卑小，季昌愚拙，季昌唯先生言是计。”梁震依然挂着前唐进士的头衔，在高季昌身后出谋画策。梁震确实打心里看不起高季昌，他是前唐进士，以他的才力身份，在大镇谋个宰相不是问题，窝在江陵确实有些委屈他了。

江陵实在不是个建都立国的所在，夹在梁、蜀、楚、吴中间，不过高季昌这时还能依靠着中原的朱温做为腹地，战略生存压力还不算大。高季昌和朱温的 “祖孙感情”不错，朱温一直照顾高季昌，也默认了荆南

实际上的半独立地位。

梁乾化二年（公元 912年）六月，大梁皇帝朱温因为乱伦过了头，被孝顺儿子朱友珪给弄成了“大行皇帝”，随后朱友珪又被朱友贞干掉，朱友贞继位。高季昌和朱友贞没打过什么交道，不知道这个“叔父”靠不靠谱。为了生存，高季昌加紧城防，大造战舰五百艘，募兵入伍，修整军械，为自守计。同时为了改善荆南的生存环境，和王建、徐温等人眉来眼去。虽然朱友贞对此早有耳闻，但因为北方的李存勖已经让朱友贞大为头疼，所以也没功夫理高季昌，巴掌大的地方，能闹出多大动静出来？由他去吧。

高季昌觉得自己也算是一路诸侯，就是地盘小了点，想扩大生产规模。高季昌盘算了一下，觉得王建老糊涂了，比较好欺负。梁乾化四年（公元 914年）春，高季昌大起战船，溯江西上，收复原荆南治下被王建夺去的巴东诸州。蜀夔州刺史王成先闻警，速向镇江节度使王宗寿求甲兵，王宗寿舍不得宝贝，只给了王成先布衣。王成先气愤不过，率本部兵马来抗荆南军。

高季昌命人纵火，烧蜀军战舰。江上风大，一把火过去，烈焰冲天，高季昌想看场好戏。哪知道蜀军招讨使张武暗中使水军潜水用铁锁固定死荆南战舰，加上老天爷不长眼，风势突转，回烧荆南军。荆南战舰动弹不得，被烧毁殆尽，将士投水而死。

高季昌差点吓死：“老天不公平啊！”跳到小舰上，蒙牛皮而退。蜀军一炮找来，砸掉了小舰的尾巴，小舰下沉。高季昌直哭：“真他妈晦气！”又跳到小船，丢下五千多具荆南军弟兄的尸体拼命划船东逃，勉强逃回江陵。

高季昌渴望扩大地盘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明显找错了对手，或者说找错了时机。荆南和周边的吴、蜀、楚相比，实力弱的近乎可笑，而且主政三国的徐温、王建、马殷都是一代枭雄，治国用兵都有一套，高季昌这时找他们耍明显是找抽，没被活捉就算他万幸了。王建是何等人物？手下名将不少，而且巴东长江防线的重要性王建最清楚，哪能让高季昌轻而易举的捞便宜？

被王建揍肿了脸之后，高季昌算是老实了一阵子，身边这帮爷没个好惹的，谁的毛也拔不得，只能做孙子。汴梁的朱友贞倒是懦弱无能，虽然一直被李存勖压着打，但高季昌也没敢打“叔父”的主意，自己哪点底子，根本不够朱友贞吃的。

梁龙德三年（公元 923年），唐朝皇帝李存勖灭掉梁朝皇帝朱友贞，自为中原主。江湖各路好汉听说李存勖如此厉害，都战战兢兢，小心的观瞻中原形势，做好应对准备。高季昌和朱友贞关系本就不怎么样，亡了就亡了吧，再换个主人就是，高季昌向李存勖称臣。高季昌知道李存勖的祖父是李国昌，自己的名字正好犯讳，便改名为高季兴。李存勖也不知道高季兴是何等人物，先稳住他再说。

高季兴的手下劝高季兴去洛阳朝见李存勖，以免惹祸上身，首席幕僚梁震力言不可：“梁唐为仇雠三十年，大王（朱友贞尝封高季昌为勃海王）世系梁朝旧臣，据大镇，率强兵，自为一方诸侯。今若入朝，恐能去不能回。”高季兴觉得事情没这么严重，不听梁震劝，只身入洛阳。

同光元年（公元 923年）十一月，高季兴来到洛阳，做为第一个朝

见的地方大镇，李存勖自然厚待高季兴。宴间李存勖问：“卿能来朝，朕心甚慰。今朕欲削平天下，卿向有谋智，为朕一言，今当伐吴乎？伐蜀乎？”高季兴早就想收复旧荆南治下诸州，当然力劝李存勖先伐蜀：“两相而较，蜀为弱，况王衍童昏于上，幸臣谋私于下，国势非王建时也。臣意先取蜀，然后顺江东下，夷吴若覆掌耳。”李存勖鼓掌大笑：“卿真善计！”

高季昌在洛阳呆了一段时间，发现李存勖治下的中原混乱，宦官妇党乱政，知道李存勖这样胡闹下去，早晚要坏事。而洛阳城中的宦官听说高季兴这个财主来了，都欢欢喜喜的来找高季兴要钱，高季兴刚开始还给点面子，后来这帮鸟人贪得无厌，高季兴大怒：“都他妈的什么玩意！走了！”想离开洛阳。

可李存勖舍不得高季兴，想留下来喝茶聊天。郭崇韬劝：“陛下初平中原，四方来朝者，唯季兴一人，如果扣下高季兴，理亏在我，以后谁还敢来？不如放行高季兴，为长远计！”李存勖这才让高季兴回江陵。

高季兴惊出一身冷汗，害怕李存勖变主意，出城后拍马狂奔。并对侍从道：“此行二失，来洛阳大失，险此客死于此。皇帝纵我还江陵，亦一失也。”来到襄州（今湖北襄樊），唐山南东道节度使孔勍设宴招待高季兴。高季兴不敢多喝，少饮几杯，于夜间趁人不备，强行出城，奔回江陵。

及至江陵，众人前来问安，高季兴紧紧握住梁震手，长叹数声：“悔不听公言，几入虎口而不得出矣！”众人问中朝形势，高季兴笑道：“吾本以为李家雄武英豪，今日观之，犹竖子也。彼新得河南地，便举掌谓功臣曰‘天下自吾十指中得之！’灭梁岂是彼一人所为？骄傲成这样，功臣莫不寒心。而且妇寺干政，荒及酒色，李存勖混不了多长时间，我们不用怕他！”高季兴在江陵招抚流亡到江陵的梁朝散兵，安抚百姓，大修战舰，以备未来战时之用。

二

因为高季兴是第一个来朝见自己的诸侯，所以李存勖待高季兴也算不薄，同光二年（公元 924年）三月，李存勖加高季兴尚书令，并封为南平王，这也是南平“国号”的由来。不过在这里我更愿意把江陵政权称为荆南，荆南是个地域性很强的名称，一听就是在荆州一带。若称南平，会和福建的南平混淆起来，而且荆南听起来更有气势，呵呵。

高季兴不管什么南平王北平王，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实惠，上次没拿下巴东诸州，高季兴心里一直疙瘩疙瘩的，想找机会再伸手。唐同光三年（公元 925年）十月，李存勖发兵大举入蜀，高季兴大喜：“机会来了！”高季兴留长子高从诲守江陵，大起舟师，沿江西进取施州（今湖北恩施）。

蜀中方面出马的还是张武，张武听说高季兴又来了，恼火：“老东西真讨人嫌！”故伎重演，横锁大江中。这回高季兴长记性了，派水军在前头砍断大锁，然后前进。可惜手下都是饭桶，没把铁锁砍断，结果荆南舰船被这些破铁锁给挂住了，动弹不得。蜀军箭石齐下，荆南水师又是惨败，高季兴只好故伎重演，跳上小舟，窜回江陵。

此时后唐军已经进入蜀中，张武见大势已去，投降了魏王李继岌。同光三年（公元 925年）十一月，唐军下成都，王衍面缚出降。高季兴

正在府中吃闷食，听说李存勖真把王衍给捉了，大惊，失箸于地：“我真是臭嘴，没事劝李存勖伐什么蜀，下一个就要轮到我了，苍天啊，大地啊，还让不让我活了？”旁边梁震暗笑，劝高季兴：“公勿忧，中朝乱象已生，李存勖虽得蜀中，不久必生大乱，江陵安枕无忧患。”高季兴稍做宽心。

其实高季兴即使不劝李存勖，客省使李严和枢密使郭崇韬也劝李存勖伐蜀，伐蜀和高季兴关系并不大，也不必给自己戴什么高帽子。不过高季兴心里也确实不放心李存勖，自古统一先伐蜀，然后都是顺江陵东下取吴，隋文帝杨坚就是这样玩统一的。后来的赵匡胤也是如此，先及蜀，次及江陵，后及吴。高季兴再一想，如果李存勖真能统一，自己总是逃不掉的，自己对李存勖还算恭敬，想必李存勖也不会把自己怎么着。

唐军入成都后，魏王李继岌刮了四川的地皮，捞了四十多万的财帛，走山路成本太高，不如走水路方便。李继岌命人押送财物乘船顺江东下，准备运往洛阳。高季兴家底太薄，对这些财宝眼馋的很，但因为是李存勖的东西，没敢贪心。

唐同光四年（公元 926年）四月，洛阳发生兵变，李存勖被杀，李嗣源称帝。消息传到江陵，高季兴大喜：“竖子果不出吾所料！这些东西就没必要送给李嗣源了，本就不是他的东西！”下令斩杀护财使者，将四十万多万财帛尽数划到自己名下，狠狠发了一笔。

这笔钱既不是李存勖、李嗣源的，也不是他高季兴和王衍的，而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但百姓却无权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因为他们“下贱”，“劳力者必治于劳心者”，一个个历史风云人物在无数白骨中建立自己起的生前身后名，却殊不知，他们的这种所谓荣耀，却带着极浓重的血腥味。

做为一个身处四战之地的小政权的统治者，高季兴面临的压力是外人难以想象的，所以对高季兴来说，必须抓住三点：军力、财力、智力。尤其是智力，身边没几个智囊绝对不行，做为高季兴的头号军师，梁震也知道人才对于这个小政权的生存有多少重要，梁震给高季兴推荐了陵州（今四川仁寿）人孙光宪。孙光宪有文才，善计略，高季兴因是梁震所荐，而且孙光宪确实很有才学，便征为掌书记。

高季兴想从马殷那里刮点油水，孙光宪劝谏：“公误矣！荆南狭小，百姓困饥，现在我们应该恢复生产，积蓄力量，再图后举。今攻楚，必为他人所乘，大事必去！”高季兴大悟，方才罢手。

没有从马殷这个老家伙刮点油水，高季兴又觉得李嗣源老实好欺负，于天成元年（公元 926年）六月，上表李嗣源：“臣需要将养的人太多，江陵地头太小，不够用啊，请陛下宽容则个，把夔州（今重庆奉节）、忠州（今重庆忠县）、万州（今重庆万县）划给臣吧。反正陛下龙驭万方，也不在乎这点地皮。”

李嗣源根本舍不得，不想给，驳了回去。哪知道高季兴跟粘胶似的，赖起了李嗣源，三番两次的请李嗣源开恩。李嗣源被高季兴逼到了墙角上：“朕出道数十年，哪曾遇到过你这号人物？”不过李嗣源看高季兴确实不容易，看在荆南百姓的面上，给了高季兴个面子。

但李嗣源是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给你，但刺史均由朝廷任命。”高

季兴一听就泄了气："骗子！自除刺史，地盘还归你管，不同意。"高季兴把李嗣源派到诸州上任的刺史全都乱棍打回去了，派高家子弟去守三州。高季兴登鼻子就上脸，把李嗣源差点气晕过去："太可恨了，这都是什么鸟人？不给点你颜色看看，以为朕就这么好欺负？"

天成二年（公元 927年）三月，李嗣源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刘训为北路军，东川节度使董璋、副使西方邺为西路军，楚王马殷为南路军，三面讨伐高季兴。高季兴见李嗣源来真的，忙向淮南的徐温求救，徐温发水师来救。江陵对淮南的战略意义极大，江陵若失，淮南危矣。

刘训来到江陵，高季兴固守不战，加上天降大雨，唐军将士多数病倒，刘训也成了病号。李嗣源又派枢密使孔循来督战，孔循先礼后兵，劝高季兴识点时务，别给脸不要脸。高季兴不吃你这套，回信差点把孔循骂死。

孔循大怒，发军攻城，高季兴骂人一流，打仗也不逊色，堂堂大唐雄师就是拿江陵孤城毫无办法，只好撤军。楚王马殷表面上出兵，实则坐兵岳州，等待机会自捞好处。江陵本应把中原政权做为战略腹地，和南方几位大佬对抗。现在和李嗣源翻了脸，高季兴做事也够厉害的，夺了湖南入京进贡的物项，扣了马殷使者史光宪，派人去广陵向吴国称臣。徐温现在还不想得罪李嗣源，拒绝了高季兴，不过徐温玩的比高季兴更绝，把高季兴送的礼物给扣下了，让高季兴自个想办法去。

高季兴大骂徐温："无赖！凭什么收钱不办事？爷还不求你了。"高季兴四面受敌，这回是真害怕了。可害怕有什么用，该来的终归要来。唐天成二年（公元 927年）六月，唐军西路西方邺部率水师在江上大败荆南军，高季兴刚骗到手的三州又被李嗣源夺了去。

而马殷这路也没闲着，见史光宪被抓，大为愤怒，天成三年（公元 928年）三月，马殷亲临岳州（今湖南岳阳），派大将袁诠、王环以及儿子马希瞻等人率舟师北上。楚军善水战，本身实力就在荆南军之上，马希瞻设计在刘朗浦（今湖北石首境内，即刘备迎娶孙权妹之处）大败荆南水军。

楚军走江直趋江陵，高季兴好汉本色，说打就打，说和就和，忙把史光宪送还马殷，求马大王给点面子。马殷灭高季兴容易，但却少了一个战略缓冲地带，还是留下高季兴更符合湖南的战略利益，罢手回长沙。

没过三个月，马殷又和高季兴干了一仗，这回高季兴总算找回了"军事家"的感觉，在白田大败楚岳州刺史李廷规。马殷也不想打下去了，再打下去对双方都没好处。高季兴得罪了李嗣源和马殷，必须找一个靠山来给自己撑腰。这时吴国权臣徐温已经病死，义子徐知诰主政淮南，高季兴便再次向吴国称臣，徐知诰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接受高季兴的称臣，封老高同志为秦王。

这场闹了一年多的四角恋爱闹剧到现在才算告一段落，高季兴周旋在三大国之间，今天和这个大打出手，明天和那个厮杀一处，还要和徐温玩趟太极拳，真够高季兴忙活的。

高季兴也老了，辛辛苦苦大半辈子，好赖也算给儿孙们谋下了一份不大但也能过得去的家业，温饱是不成问题的。没多久，高季兴就病倒了，江陵军政大权交付长子高从诲处分。后唐天成三年（公元 928年）

十二月，在刀锋上跳舞的一代“巨滑”高季兴病死江陵，年七十一岁。

江陵是南方各大镇向中原政权朝贡的必经之道，所以高季兴经常做这号劫道买卖，等各镇或写信责骂，或出兵讨伐时，高季兴又不得不把吞到肚里的东西吐出来，所以周遭各大藩镇都瞧不起这个高季兴。其实这个如跳蚤般大小的荆南政权能在梁、唐、晋、契丹、汉、周、宋，前蜀、后蜀、楚、湖南、吴、南唐十多个大政权的夹缝中生存五十多年，实在很不容易。江陵地寡民贫，又处四战之地，经济比较紧张，所以高季兴为了生存，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偷张家鸡，摸李家狗，顺带着拔了王二家的蒜苗。各大镇的头脑们鄙夷高季兴，那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他们是高季兴，他们会如何去做？

高季兴死后，长子高从诲袭位。因为此时后唐和荆南已经闹翻了，所以高从诲只好去向吴国告哀。实际主事的吴国权臣徐知诰让傀儡皇帝杨溥封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不过高从诲也没怎么瞧得起吴国，和自己一样都是偏安政权，跟吴国混真不如跟李嗣源混。召集文武议事，高从诲先发表意见：“金陵离我们太远，万一有事，远水难灭近火，不如转向臣唐，唐主仁厚，必不为前事介怀。你们意如何？”众人也都是这个看法，高从诲决定降唐。

唐天成四年（公元 929年）五月，高从诲分别写信给楚王马殷和唐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元信，请他们代向李嗣源说通称臣事。同时派押衙刘知谦去洛阳纳贡，交了三千两银子的保护费，李嗣源见高从诲比高季兴这个老滑头好打交道，不看僧面看佛面，得饶人处且饶人。李嗣源一般不轻易对外动兵，既然高季兴已经死了，旧怨算是有个了断。七月，李嗣源封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到了长兴三年（公元 932年）二月，李嗣源再封高从诲勃海王。

高从诲不比他老爹，总想劫道发财，高从诲善于处理各方的关系。荆南这么弱，所以荆南的外交政策只能是以小事大，轻易不要开启战端，要想生存下来，就要牺牲一点尊严，这是无奈中的必然选择。经过高从诲的努力，荆南的生存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高从诲觉得活的很轻松。

高从诲为人“明敏，多权诈，亲礼贤士。”做人是很有一套的，只可惜他老爹太不争气，混了大半辈子，只弄到荆南一郡，要是高从诲生在淮南湖南这样的大镇，是能够有番大作为的。高从诲听说楚王马希范喜欢追求生活质量，不禁眼馋，对手下说：“马希范真乃大丈夫也（有这样的大丈夫吗？）”，高从诲希望左右拍拍马屁，然后也好奢侈一番。

孙光宪起身道：“大王想错了，我们和湖南不同，马家的奢糜无度，不善恤其民，早晚要遭报应的。中朝皇帝性宽简，善驭民，大王应该学唐朝，而不是马家那帮少爷们。”高从诲脸的跟萝卜似的：“孟文说的对，与善人法，善；与恶人法，恶。”高从诲纳谏如流，改节亲士，减赋税，宽刑罚，荆南百姓由是少安。

而荆南的首席幕僚梁震自从被高季兴强留下，到现在差不多三十年了，虽然没能在大镇谋得宰相呼风唤雨，但高季兴对自己言听计从，口称前辈，几十年风风雨雨，梁震对高季兴也很有感情。虽然高从诲人不错，但毕竟和他交情一般，梁震起了归隐之意，从容谓高从诲：“我事武信王三十年，本当再为大王效命，但震老矣，乞退乡野以熙天年。大王

聪明好学，必能保家守业，震去无憾了。”

高从诲哪里舍得，苦苦强留，梁震执意要去，高从诲只好由他。梁震并没有离开江陵，在效外盖了几间草庐，梁震优游自乐。有时高从诲请梁先生入府议事，梁震骑黄牛，披鹤氅，从行江陵市中，见者皆叹为神仙中人。

北宋时苏东坡和僧佛印的交往脍炙人口，而梁震和五代十国时著名诗僧齐己的交往却不甚为人所知，梁震和齐己私交极笃，齐己有诗送梁震：“慈恩塔下曲江边，别后多应梦到仙。时去与谁论此事，乱来何处觅同年。陈琳笔砚甘前席，甪里烟霞待共眠。爱惜麻衣好颜色，未教朱紫污天然。”

三

虽然荆南的首席军师已经换成了孙光宪，但高从诲、孙光宪、梁震的三角政治格局并没有被破坏，梁震感高氏厚恩，也决意终老江陵，孙光宪在江陵也呆了十多年，换地方也不见得比高氏更受重用。诸葛亮天下大才，但如果他保了曹操，最多也就和荀彧等人同一级别，哪有在刘备手下风光。

对于江陵君臣的善行，司马光给予了高度评价：“孙光宪见微而能谏，高从诲闻善而能徙，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国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国败家丧身之有。”唐太宗李世民为什么被称为“千古第一明君”？除了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外，最重要的就是李世民从善如流，有过必改。拿高从诲君臣对比一下南汉和闽国的皇帝们，差距何其大也？

高从诲虽然人品尚不算恶劣，但做为乱世中人，“偷奸耍滑”的事情没少干，当然他做的没有石敬瑭、杜重威过分，只是想借机捞点好处罢了。生存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能决定人的性格生成，高从诲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高从诲只能在各路强豪中抢点“残渣剩饭”，周边四大国，只要跟荆南动真格的，谁都能灭掉高从诲。

后唐清泰三年（公元 936年）四月，高从诲先是跟江东的徐知诰套近乎，知道徐知诰早晚要夺了杨家的天下，写信劝徐知诰顺天应人，即皇帝位。徐知诰虽然没有立刻即位，但高从诲这张感情牌打出去，就能得到徐知诰的好感，至少能稳住江东，别来找他的麻烦。

不仅如此，“千古一帝”石敬瑭夺位之后，高从诲就立刻上表祝贺。石敬瑭见有人比他对待耶律老爹还孝顺，自然满心欢喜，派翰林学士陶

榖出使江陵。高从诲拍马屁从来都不会半途而废，大陈战舰于江上，请陶榖在望沙楼上吃酒，开始吹牛：“请陶大人转告圣主，淮南两川不服天威久矣，百姓贫苦，乞王师早伐叛逆。我大治兵甲，等待王师南下，为圣主效力。”陶榖回汴梁后把高从诲的“孝心”转给大皇帝，石敬瑭大喜，送给高从诲一百多匹马。

冷兵器时代，马是极宝贵的战争资源，何况荆南地处水乡，马匹不多，高从诲狂吹一通海牛，就得了这些宝贝，真是太算划了。高从诲还觉得这些马不够档次，在“帮助”石敬瑭平定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叛乱后，觉得自己有功，请石敬瑭把郢州（今湖北钟祥）划归荆南节度，石敬瑭理都没理他。

反正高从诲已经“不要脸”了，跟谁都是一样混，晋开运三年（公元946年）十二月，石敬瑭的“爸爸”耶律德光灭了石敬瑭的侄子石重贵，

高从诲又拜倒了耶律德光的臭脚丫子下，援照“惯例”，耶律德光又送给高从诲一些马匹。耶律德光以为高从诲是忠臣，可高从诲在拍耶律德光马屁的同时，又拍上了河东节度使刘知远的马屁，请刘知远做皇帝。当然条件是刘知远统一中原后，要把郢州给他，刘知远这时做皇帝八字还没一撇呢，先哄住高从诲。

等刘知远进入汴梁后，高从诲又来泡刘知远：“陛下，说话要算数哦。”刘知远早把这茬抛到脑后了，不给。高从诲大骂：“刘知远是个大骗子！你不给我，我就拿不到了？”

这时“一代名将”杜重威在邺都造反，高从诲觉得机会来了，出兵攻襄州（今湖北襄樊），被汉山南节度安审琦给揍紫了脸。高从诲不服，转攻郢州，结果又是一顿痛打，稀哩哗啦逃回去了。

费了老牛劲，什么也没得到，把高从诲气的直哭，当下和刘知远彻底撕破脸皮，转向南唐和后蜀称臣。高从诲一方面是考虑要多拉几个垫背的，二是贪图这些大国的财货，反正给他们跪拜，大把的钱就落到自己的口袋里，划算买卖，为什么不做？周边大国发现高从诲这么一个活宝，都狂笑不已，反正自己钱多，赏给高从诲两个买窝头钱，看他现场表演（简称现眼），也确实有趣。

不过相对于中原政权的赏赐，周边那帮吝啬鬼给的价太低了，高从诲兜里的钱越来越不够花的。想来想去，还是跟中原混更好，一安全二多捞钱。反正刘知远已经死了，刘承祐小毛孩子，好糊弄，便于汉乾祐元年（公元 948年）六月，遣使谢罪，刘承祐没和高从诲多计较，和荆南和好。

高从诲“人尽可夫”，名声越来越臭，江湖中人送给高王爷一个雅号：“高赖子”。高从诲不管这么多，要的就是现钱，石敬瑭那等货色，都敢认比自己少十一岁的耶律德光做干爹，自己没必要害臊。

想在圈中混好，就两种选择：要么德艺双馨，要么臭名远扬，不吭不响是挣不到大钱的。高从诲也算是个一流的“炒作大师”，知道这个道理，臭就臭吧，反正自己就这点出息。

这些年高从诲也闹的差不多了，也玩累了，汉乾佑元年（公元 948年）十月，高从诲病死江陵府，时年五十八岁，长子高保融袭位。高从诲虽然和老爹高季兴都是五代著名的活宝，但高从诲文化素质较高，为人也比较谦逊，荆南这块小地皮在高从诲的统治下，形势还算平稳，不能因为高从诲耍宝就小瞧于他，“小国寡君”，不能要求的太高。

高保融做荆南节度使没多久，后汉就没了，郭威同志坐了龙廷。高保融知道这帮爷们惹不起，对后周点头哈腰。以前高家的自从朱梁亡后，对中原政权上贡时有时无，几年才拜一回祖宗，中间还和李嗣源、刘知远闹翻过。到了柴荣时，后周国力强大，横扫南北，高保融害怕，不敢再玩爷爷和爸爸的油滑把戏，年年入贡。

柴荣性本宽厚，见高保融如此恭敬，自然回馈不薄。以前梁朝曾经发往五千牙兵驻守江陵，军饷由梁朝拨付，梁朝被灭，后唐为了照顾高季兴，每年给一万三千石盐。后来时事多变故，盐也没了，柴荣平定淮南后，得到泰州盐场，便岁给荆南盐，做为岁用支出。因柴荣下淮南时，荆南也出兵“帮忙”，所以又赐给高保融一万匹上等帛，高保融着实捞了一把。

对于柴荣的厚赐，高保融感激涕零，想在柴荣面前立上一功。写信给后蜀皇帝孟昶，劝孟昶识点相，向周朝称臣。孟昶觉得自己是大国皇帝，没必要向这个曾经“鼠窃做贼”的伞贩子柴荣低三下四，回绝了高保融的“好意”。

高保融为人有些愚钝，不太会做事，所以荆南军政多由同母弟高保勖打理。高保融在荆南过的倒也滋润，一亩地三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够吃够喝就可以了。对于周边各国，荆南主要以中原政权为外交重点，毕竟中原政权实力最强。等到赵匡胤做皇帝的时候，高保融玩的更绝，对宋朝一年三入贡。其实荆南对中原的上贡还不够中原回赐的多，但大国皇帝就要有点气度，要的是人家这份孝心，而不是贪这几个小钱。

宋建隆元年（公元 960年）八月，高保融病死，因为自己长子高继冲还不到二十岁，怕他担不起重任，改由兄弟高保勖做荆南主。高保勖是高从诲的爱子，极为宏爱，高从诲每次生脾气的时候，只要保姆抱着小保勖站在他面前，高从诲立刻易怒为笑，荆南百姓给高保勖起了个外号：“万事休”。

荆南几个王爷中，后来的高继冲在位太短不算数，除了高保融演技太差外，高季兴、高从诲、高保勖个个都是活宝，洋相出了一火车。相对高季兴和高从诲把耍宝舞台放在外交上，高保勖主要在内部胡搞，而且做的非常过分。

高保勖身体本不太好，但高保勖的夜生活却非常丰富，当上王爷之后，高保勖大兴土木，建造亭台，耗尽了荆南仅有的一点家当，荆南百姓怨声载道，高保勖置之不听。然后高保勖把江陵城中的妓女都召到府中，让身体强壮的侍卫上前调戏这些妓女，浪笑声四起，高保勖则搂着自己的妻妾，坐在帘后，欣赏 A片，以为笑乐。

老臣孙光宪屡劝高保勖自重，哪里肯听。不过高保勖命短，也幸亏命短，不然就要取代高继冲做亡国奴了。宋建隆三年（公元 962年）十一月，高保勖因纵淫过度，病倒了。屡医无效，高保勖也知道自己要完了，但不知道该把荆南交给谁？便问指挥使梁延嗣：“老子快不行了，你觉得应该立谁为荆南主？”梁延嗣对高继冲印象不错，劝高保勖立高继冲：“贞懿王（高保融）舍子立王，大王应该感贞懿王之德，把位子传给继冲。”高保勖想了一下，也只有高继冲了，就立高继冲为嗣主。不久，只当了不到三年南平王的高保勖就成了“古人”。

高继冲出头实在不是时候，这时的大宋皇帝赵匡胤已经准备开始动手消灭这些割据政权了。此时湖南发生大乱，张文表要掀倒周保权，自立为湖南主。赵匡胤先派内酒坊副使卢怀忠出使江陵，观察荆南虚实。卢怀忠在江陵把荆南的底细摸透，回来告诉赵匡胤：“荆南蕞尔小国，甲兵不过三万，高继冲年少无知，陛下欲取湖南，江陵必先平之。”

赵匡胤大喜，宋乾德元年（公元 963年）正月，遣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副，出兵讨伐张文表，并告诉慕容延钊：“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慕容延钊假借道为名，要求路过江陵。高继冲不知道慕容延钊要干什么，不答应，只愿意出点钱粮犒王师。孙光宪当然知道赵匡胤要干什么，劝高继冲：“中国自周世宗时已有统一的苗头，今日宋朝皇帝对统一志在必得，江陵小区，岂能

当虎狼之师？不如见机纳降，王必不失富贵。不然，刀兵齐下，王将何归？”

高继冲还有些犹豫不决，毕竟祖父守在江陵已经五十多年了，高继冲再不懂事，也知道祖业要是毁在自己手里，日后入土，如何见祖宗于地下。但人类历史上的竞争是从来不以弱者意志为转移的，或者说弱者根本就没资格拥有意志，只有强权，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

高继冲想看看宋军真是传说中的这么厉害？派叔父高保寅和梁延嗣带着牛酒前来宋营犒军。慕容延钊知道高继冲会有这一手，先对梁延嗣胡扯一通：“此次南下只是借道江陵，别无他意，请南平王放心就是。”梁延嗣回去复命，高继冲这才安心。慕容延钊留下高保寅，设酒款待，找人把高保寅灌醉了。然后密遣骑兵部队，抄近路奔驰百里，直扑江陵城下。宋乾德元年（公元 963年）二月，高继冲以为宋军真是借路，出门相迎，碰上李处耘。

赵匡胤之前已经交待好了密计，照办就是。李处耘让高继冲在这里先等慕容延钊，说是军情紧急，先过江陵去湖南。高继冲有点傻冒，好容易喝了一肚子的凉风等到了慕容延钊，慕容延钊估摸着李处耘差不多进了江陵，便和高继冲一路说笑来到江陵。等高继冲来到城外，看到城上飘扬着宋朝旗帜，知道被赵匡胤给涮了，但此时身在虎穴，哪敢有半点不敬，不然慕容延钊就敢当下把他宰了。只好入城献出印绶户籍，以荆南三州十七县之地，献与慕容延钊。

自是，荆南政权不复存在，如果后梁开平元年（公元 907年）五月，高季昌正式任荆南节度使算起，荆南政权存在了五十五年。荆南也是宋朝拉开统一大幕后第一个被消灭的地方割据政权。

其实在五代十国中，有些没被正史所承认的政权，地盘和实力都远强于荆南，比如李茂贞的岐（凤翔），刘守光的燕，周行逢的湖南，块头都比较大。但荆南却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外交形势而占了一个大便宜，就是存在时间长于岐燕等政权。如果高季兴换除江陵外任何一个巴掌大的地盘，早就被人给灭了。

第九章 下日落太原城——北汉的顽强存在

一

秦二世皇帝三年（公元前 207年）十月，“流氓无赖”出身的沛公刘邦率军攻入秦都咸阳，秦王嬴子婴素车白马，奉绶来降，秦朝灭亡。后来项羽撕毁事前约定，把刘邦发配到汉中，封汉王。刘邦被封汉王的这一年（公元前 206年）也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汉帝国的开始之年，虽然这年刘邦没有称帝。

刘邦不甘心坐死异乡，以韩信为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东向击项羽，四年夷强楚，统一天下。刘邦定都长安，国号大汉。经过七十多年的生聚教训，汉朝国力强大，汉武帝刘彻神武雄略，北击匈奴，彻底解除了匈奴这个北面梦魇，大汉帝国扬威四海。汉西域副校尉陈汤力斩匈奴郅支单于，送头长安，上书汉元帝刘奭：“臣等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是后，大汉帝国铁骑纵横，悬铃塞外，海内有水井处，孰敢不宾？有汉一朝，临御华夏四百年，威深德厚。后来汉朝的国号便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汉族”！由于汉朝对历史的影响实在太大，所以后来凡是刘姓建立的朝代，多以汉朝为名，除了不孝子孙刘寄奴。当然此后建立的好几个刘姓汉朝中，许多都不是汉族所建，头一个就是匈奴后裔五部大都督刘渊，第二个就是五代时河东节度使刘知远。

刘知远是沙陀人，晋出帝石重贵被耶律德光俘虏北上，中原空虚，刘知远趁乱南下入汴梁，建立汉朝，史称后汉。可惜刘知远命短，一年以后就崩了，他的不孝子刘承祐擅杀功臣，最终将邺都的郭威逼反，刘承祐被杀。不久后郭威建立周朝，后汉仅仅存在四年就烟消云散。

如果仅从五代的角度来看后汉，后汉确实如昙花一现，其他四代中最短的后晋和后周都存在了十年。但如果从血统传承的角度来看，这个汉朝存在时间 “长达”三十三年，因为刘知远的弟弟河东节度使刘崇随后在太原延续汉朝香火，年号还是后汉的乾祐，史称刘崇为北汉。虽然《新五代史》称为东汉，但因为在广东还有一个南汉，所以为了方便称呼，一般都称为北汉。

刘崇，生于唐昭宗乾宁元年（公元 894年）。说起来可笑，五代十国时许多开国帝王在青少年时代都染上偷盗的恶习，朱温偷锅，王建偷驴，杨行密手脚也不干净。郭威虽然没偷过东西，但喜欢赌博，还任性杀人。刘崇情况不比郭威好多少，刘崇“少无赖，好陆博意钱之戏”，想靠赌博发家致富，可惜技术没学到家，蚀本买卖干了不少。

后来赌不下去了，只好黥面入伍，做个喽罗兵，混口饭吃。不过相对于其他从军队底层爬出来的帝王，刘崇的人生道路比较平坦，因为他有一个非常有出息的大哥刘知远。刘知远和晋高祖石敬瑭同在唐明宗李嗣源麾下用事，在河东军和梁军德胜大战之时，刘知远救过石敬瑭一命。石敬瑭称帝后，让刘知远守河东重镇。因为刘知远的原因，特例提拔刘崇为都指挥使。

史上没详称刘崇哪一年入伍，刘知远在晋天福六年（公元 941年）

做河东节度使，这时刘崇已经四十七岁了。即使刘崇三十岁参军，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都没混出个模样，可见刘崇能力实在不怎么样。

当然，也有可能刘崇没钱买通上级军官，或者刘知远不想让兄弟过早出头。说到好运气，刘崇还不如石敬瑭，如果不是石爷攀上了李嗣源这条高枝，也不会混的多好。没办法，有时候就得“认命”，有关系不用，过期作废。从古至今，关系学都是一门显学，关系就是财富，尤其是在中国。

晋天福十二年（公元 947年）二月，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国号大汉，随后起兵南下入汴梁，和时间赛跑。为了安全起见，留兄弟刘崇守太原。继位后拜刘崇为河东节度使，加同平章事，也就是以宰相衔领大镇节度，这在五代十国时期在极为普遍。刘知远挂了以后，刘崇在汉朝的地位一下就从“大汉皇弟”变成了“大汉皇叔”，简称“刘皇叔”。

刘崇一直没有入朝执政，而且刘知远虽说对这个兄弟不错，但也知道历史上以叔废侄的故事屡见不鲜，所以也不敢放刘崇进汴梁，呆在太原老老实实做你的节度使。刘崇和朝中几位当道大佬杨邠、王章、史弘肇、郭威等人交情一般，尤其是郭威，两人关系非常糟糕，刘崇知道郭威的能耐，总感觉这个郭雀儿将来对自己的威胁最大。

汉乾祐二年（公元 949年）七月，郭崇平定李守贞等人叛乱，回到京师，刘承祐厚加犒封，郭威一时风头无两。刘崇吃起了干醋，便问节度判官郑珙：“皇帝年轻不懂事，四权臣用事，我担心几人于我不利，你有什么好主意没有？”郑珙看问题很透彻：“幼主权臣最容易出事，天下不久必乱。主公雄据河东，此出天子地也。河东易守难攻，主公当收租赋，征雄兵，以为自守计！譬如引箭，此时不发，等到别人杀过来，再拉弓就来不及了。”刘崇大喜：“好主意！就按你说的办。”开始在河东刮地皮，搜罗了不少钱，充作军资，广募河东豪杰，日夜操练，以备不时之需。

形势发展果如郑珙所料，刘承祐发动乾祐之变，汴梁城中血雨腥风，郭威狂哭而起，起兵邺都，中原大乱。乾祐三年（公元 950年）十一月，刘承祐死于汴梁城外，郭威成了汴梁城中的实际统治者。

消息传来，刘崇大为悲愤：“郭威敢弑君，大逆不道，吾将董统六军，南下讨贼，我们刘家的天下，怎么能让郭雀儿夺去！”准备起兵讨伐郭威。这时，探马把郭威准备迎立刘崇所生子、武宁军节度使刘赟之事报入太原，刘赟也不动动大脑，郭威能甘心把到手的果子再送给刘崇？大喜：“哈哈，我儿子做了皇帝，老子就是太上皇了，郭雀儿到底还有点人味。”

太原府少尹李骧早就看出郭威那点花花肠子，劝刘崇不要轻信：“郭威，当世奸雄也，此举不过是要拿武宁军少公子当个垫背的，主公不要上了郭威的当。主公不如提锐旅下太行，控孟津（今河南孟津），以观中原形势。如果郭威真立了武宁，主公再收兵不迟。”刘崇却不是这样想的：“万一我出兵激怒了郭威，给我儿子下黑手，岂不是画蛇添足？”大骂李骧：“狗杀才！你想害我儿子？！”喝左右斩李骧。

李骧哪里想到刘崇居然如此弱智，给这等奴才卖命简直是污辱自己的智商，仰天大哭：“想我李骧也是一时才俊，怎么与蠢物共计天下事，请速斩我。我尚有老妻，不忍凄凉独活于世，愿与之同死！”刘崇真是疯

了，狞笑："那就成全你吧。"将李骧夫妇斩于太原市。

郭威做事就是稳当，知道他当皇帝最大的威胁就来自于河东，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就是从河东发家的，虽然刘崇没多大能耐，但也不得不防。写信给刘崇："因武宁军贵公子是高祖皇帝嗣子，所以朝议推立，请刘公勿疑。威脸上刺雀，形象不雅，自古哪有雕青天子？威诚汉忠臣也。"

刘崇相信了郭威的鬼话，在太原城中坐起了"太上皇"的美梦。其实刘赟已经入嗣刘知远，即使当了皇帝，也是为刘知远传香火。当然刘赟毕竟是自己生的，刘赟称帝后，自己就从"大汉皇叔"升级为"大汉皇父"了，确实诱人。

可惜刘崇"大汉皇父"的美梦永远不会实现了，汉乾祐三年（公元950年）十二月，郭威在澶州（今河南濮阳）发动兵变，废掉刘赟，还兵汴梁，自立为帝，国号大周。刘崇一下子就懵了，知道"大汉皇父"做不了，只好低三下四的去求郭威把刘赟放回来，骨肉连心啊，自家的孩子只有自家心疼。周广顺元年（公元 951年）正月十六日，噩耗传来：废帝湘阴公刘赟已"薨"于宋州（今河南商丘）。

刘崇哭天抢地，老泪纵横，大骂郭威："郭威害死我儿，宜其无后乎！"这时刘崇才想到李骧对他说的那番话，悔不听李骧良言，为了表示一下歉疚之情，为李骧立祠（马后炮有什么用？）。

假设一下，如果刘崇真听李骧之计，出兵南下，郭威还会不会杀刘赟自立？肯定会，但同时会有所顾忌，毕竟郭威在汴梁的根基尚浅，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政治集团，郭威因为"汉大臣不即推尊之，故未敢即立"，所以郭威可能会拖延称帝时间。但这个时间段就是刘崇极为难得的战略缓冲空间，出兵南下，和郭威争天下，毕竟刘知远的影响还在。等郭威把一切麻烦都解决了，刘崇也只好坐在太原城中哭鼻子了。

刘崇和郭威彻底撕破了脸皮，决计和郭威对抗到底。刘赟被杀的这一天，刘崇在太原称帝，国号大汉，年号仍称乾祐四年（公元 951年）。以节度判官郑珙、观察判官赵华为宰相，二儿子刘承钧为太原尹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刘承钧暗中肯定要笑的，刘赟真要回太原，储君的位子自己肯定捞不到。兄弟亲情并不能影响到人对权力的爱慕，父子天性所出，该杀的照样杀，兄弟又算得什么？人性，从来都是这样自私。

和五代同时并存的十国中，有九个是在南方建国，只有北汉孤零零的悬处北方。虽然北汉脱胎于五代天下第一重镇河东，五代有三个朝代出身河东，但刘崇实在不怎么幸运，他所遇上的对手郭威以及后来的柴荣，其能力和综合素质远远强于李存勖所面对的朱友贞，石敬瑭所面对的李从珂，而刘知远根本就没有对手。

刘崇虽然做了皇帝，但根本高兴不起来，顾谓将相们长叹："本来汉家轮不着我为帝，只是高祖皇帝手创天下，一旦为郭威所夺，不得已而为之。朕孤守河东十二州，何其窘也，朕到底算是什么样的天子？你们算是什么样的宰辅节度？朕手头也没多少钱，所以待卿必然少薄，卿等勿怨朕。"刘崇说的也辛酸，众人默默无语。

北汉建国仓促，而且地盘不大，只有十二州之地，财政情况比较差。刘崇每月只发给宰相奉禄一百贯钱，节度使更可怜，只有区区三十

贯钱。以宋朝为例，宋朝是以“钱（铜钱）”为流通货币，一般来说，在北宋初期一两白银能兑换一贯铜钱（粗算一下，一贯钱折合差不多现在450元），北汉宰相月工资差不多四万五千元，节度使一万三千多。这样的“高薪”放在老百姓身上，肯定笑死。但宰相节度使们要同时养活七姑八婆一大家人，还要贪图享受，上下打点，这些钱明显不够用。

这帮爷出来混，自然就是要捞钱的，看到刘崇身上没多少油水可刮，只好把贼手伸向民间，史称北汉“国中少廉吏”。这伙贪官如果知道后世骂他们贪财，肯定一肚子委屈：“皇帝没钱给我们，我们只能自谋出路，千万怪不得我们！”

北汉总户数不过四万，人口不过三十万，却要养活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后来刘崇还贿赂契丹，岁馈重金，河东百姓深尽其苦。也难怪柴荣北伐河东时，百姓纷纷向周军血泪控诉刘氏暴政，愿意帮助周军消灭刘氏，以解恨气，可见刘崇的经济窘迫到了什么程度。

刘崇称帝是被郭威逼出来的（当然郭威称帝也是被刘承祐逼出来的），所以立国伊始，就要找郭威算账，以报亡国杀子之仇。不过刘崇也知道靠自己那点家底，实在不能把郭威怎么着。北汉居处周朝和契丹之间，所以刘崇别无选择，只能全盘倒向契丹。

二

正好契丹皇帝耶律阮（耶律兀欲）知道中原政局动荡，想趁乱捞一把，让西南路招讨使潘聿撚写信给刘承钧问问情况。刘崇大喜，知道机会来了，便让刘承钧写信告诉耶律阮：“本朝沦亡，绍袭帝位，欲循晋室故事，求援北朝。”为了能规复故国，刘崇不惜做石敬瑭第二，要给自己找个“父亲”。耶律阮兴奋的乱蹦，一是因为即将多出一个孝子贤孙，二是能混水摸鱼，何乐不为？

没等到耶律阮有所表示，刘崇已经开始找郭威寻仇去了。北汉乾祐四年（公元 951年）二月，刘崇大发境内精锐，由长子刘承钧率军南下，先攻晋州（今山西临汾）。周建雄军节度使王晏知道来者不善，干脆固守不战。刘承钧没和周军打过什么交道，觉得王晏是个胆小鬼，督军攻城，可惜王晏有点本事，北汉兵屡攻不下，还折了几千弟兄。

刘承钧无奈，只好翻过吕梁山，转攻隰州（今山西隰县）。周朝隰州刺史许迁真是好客，听说河东军来了，忙派步军都指挥使耿继业带兵在长寿村（在隰县下李乡）迎接河东的客人。耿继业没等北汉兵准备战斗准备，迎头就是一通猛击，北汉军大败。

刘承钧大不服气：“有这样招待客人的吗？”麾师攻城。连攻了几次，都没有得手，北汉兵死伤惨重，眼看粮草吃的差不多了，再呆下去没准被许迁给吃了，只好撤回河东。

郭威的手下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刘崇忙向契丹求救。耶律阮正等着刘崇呢。契丹当然愿意帮忙，不过条件比较苛刻：北汉必须每年送给契丹十万贯钱。刘崇也确实没多少钱，但为了能在契丹和周朝的夹缝中生存下来，不答应也得答应，反正老百姓有的是钱！否则再和契丹翻了脸，刘崇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同时对付南北强敌。干脆豁出去老脸，派郑珙带着厚礼出使契丹，表示愿意认耶律阮为叔父（太小气了，不如直接认干爹吧），请叔父大人快来救救侄儿吧。

耶律阮之所以愿意帮刘崇，主要考虑周朝实力太强，万一郭威倾国

之兵来收复幽燕十六州，自己恐怕难以招架。正好有刘崇这个战略缓冲，并且刘崇可以做为契丹的侧翼，在符合契丹战略利益时，给郭威制造麻烦，让郭威没有闲心来关心十六州。

北汉乾祐四年（公元 951年）六月，契丹皇帝耶律阮派燕王耶律述轧去太原，册命刘崇为大汉神武皇帝，刘崇北向拜叔父，同时更名为刘旻。耶律阮既然认下了这门亲戚，总得有所表示吧，让耶律述轧带去了九龙玉带和一匹上等黄骝马。

当年石敬瑭老不要脸，拜比自己小十一岁的耶律德光做义父，刘崇虽然只是认了个叔父，但年龄差距更大，刘崇比“叔父”耶律阮大了足足二十三岁。

如果石敬瑭地下有灵，肯定会笑坏肚子的：“哈，这个刘崇，让我如何感谢你好涅，有你这个垫背的，我就不被人骂了。”可惜后人只记住了石敬瑭这个儿皇帝，没多少人知道刘崇这个侄皇帝，当然还有人会记得赵构这个大金国的侄皇帝。

石敬瑭没白认干爹，耶律德光必须帮他灭掉李从珂，刘崇当然也不会白认干叔叔，天下没这样的傻子。耶律阮自然也得出兵帮助刘崇灭掉郭威。随后刘崇就便中书侍郎卫融去契丹国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一是替自己拜谢“义叔”，二请契丹出兵灭周。

北汉乾祐四年（公元 951年）九月，刘崇准备南下攻周，屡请契丹出兵。耶律阮本想出兵，可群臣不想管闲事，耶律阮被大臣耶律盆都做掉了，契丹文武改奉耶律德光的长子耶律述律为帝，改名耶律璟。

契丹政权更迭的消息传到太原，刘崇可不管这些，他只需要契丹帮他消灭郭威，耶律璟上台后，刘崇照样拜耶律璟为叔父。而刘崇的“新任叔父”耶律璟这一年只有 21岁，而刘崇已经 55岁了，刘崇越来越不要脸了，耶律璟足够给自己当孙子了，结果却成了自己的叔父。要是大哥刘知远知道，不死也得给气死。

耶律璟按照事先约定，北汉乾祐四年（公元 951年）十月，派彰国军节度使萧禹厥领五万慓悍契丹军会同刘崇，南出阴地关（今山西霍邑北），再攻晋州（今山西临汾）。此时周建雄军节度使王晏已经调任武宁军节度使，新任节度王彦超还没有来到，守城的是周晋州巡检使王万敢、龙捷都指挥使史彦超。汉辽联军仗着人多势众，狂攻晋州不止，一路被打掉，下一路跟上去玩命。但王万敢用兵有方，联军一直打到十二月，还是没有得手。

老天爷看到刘崇这么辛苦，想让刘崇回家休息休息。天降大雪，一直下了十多天，北军冻死冻伤无数。萧禹厥也想家了，契丹军也冻伤不少，连夜撤军回去了。刘崇还赖着不走，这时周朝援军已经赶到，北汉军已经冻傻了，经不过周军招呼，溃散而逃，周军一直送到霍邑才收兵回去。刘崇坐在太原城中的火炉子边大骂这鬼天气：“早不下，晚不下，朕什么出兵什么时候捣乱，可恶！”

吃过几场大败仗，刘崇总算领教到郭威的厉害了，知道郭威在一天，他别想占到郭威半点便宜，只好呆着太原城慢慢盘算吧，希望郭威早点死，当然也希望自己能多活几年。

刘崇一边在河东积蓄实力，一边盼星星盼月亮般的等待郭威的死讯。北汉乾祐七年（公元 954年）正月，好消息传到太原：郭威病死，

皇养子晋王柴荣嗣位。
　　刘崇激动的差点哭出来："逆贼！该死久矣！"，刘崇知道自己的机会又来了，不顾自己已经六十岁高龄，带着三万大军，会同契丹武定军节度使杨衮所部万人，以北汉头号大将张元徽为前锋，汉辽联军过团柏谷（今山西祁县东），黑压压朝潞州（今山西长治）扑来，兵锋所及，见者心惊。
　　周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刚开始也没拿刘崇当个人物，提兵屯于太平驿（今山西襄垣西南），想和刘崇掰掰腕子。北汉大将张元徽诈败诱周军深入，大败周军，折了千把弟兄。李筠大骇，逃回潞州固守不战，急急向汴梁发出求救信号。
　　刚刚继立大周皇帝的柴荣，雄武过人，早有一统四海之意，本就想刘崇开刀。既然刘崇送上门了，那就会会吧，北汉乾祐七年（周显德元年，公元 954 年）二月，柴荣亲率周师北上。
　　刘崇听说周军援兵正在北上，觉得与其让两路周军会合后再打，不如先敲掉援军，然后再取潞州不迟。刘崇的这个思路其实是正确的，他断定李筠不会抄自己的后路，而且自己以逸待劳，等这路周军过来时，一举可擒其将。
　　只是可惜，刘崇即将要遇到的对手是史称五代第一明君的柴荣，而且此时刘崇并不知道周军带队的居然是柴荣，放心南来。汉军南下，周军北上，汉乾祐七年（公元 954年）三月，两军终于在高平（今山西高平）狭路相逢。这时刘崇才知道柴荣来了，刘崇笑道："来就来吧，小子，今天让你知道老爷的厉害。"
　　北汉军和周军先尝试性的交了手，北汉利稍有不利，刘崇命退至巴公原，布列三军，等待柴荣过来。刘崇看到周军人数不多，大喜，督军前攻。杨衮劝他："柴荣善用兵，陛下宜慎之。"刘崇不听。这时南风大起，刘崇刚要下令，枢密学士王得中苦劝："风势北向，我军逆风，如何作战？请陛下稳守勿战，以待时机。"刘崇大怒："老措大！少在这里蛊惑军心，朕今日必擒郭家小儿，再说废话，朕手中剑可认不得你！"
　　刘崇举剑大喝："杀！"北汉军见皇帝下了令，由张元徽率领，逆风进击周军右阵樊爱能、何徽部。刘崇眼光不错，看上了这两个饭桶，樊受能和何徽见北汉军冲他们杀过来，狂呼乱叫，四散奔逃。周军右阵中多数投降北汉，形势在这里发生逆转，对柴荣非常不利。柴荣知道生死一线间，拔剑喝令将士冒矢前攻，大将赵匡胤纵马杀入阵中，周军士气大振，海啸而出，两军惨烈厮杀。
　　张元徽在乱阵中来回冲杀，没想到战马突然扑倒于地，张元徽摔了下来。周军见有利好，乱刀齐下，张元徽惨叫而亡。北汉军全仗着张元徽鼓舞士气。张元徽阵亡，北汉军大乱，被周军近乎全歼。杨衮见要坏事，不想死在这里，拔腿溜了。
　　刘崇见败局已定，知道现在除了逃跑没有第二个选择，带着余下的百余个骑兵抄雕窠岭小路狂奔。天晚夜凄迷，不知方向，抓了一个当地村民带路，不知道这个村民不是周军间谍，竟然把刘崇一行带入了晋州。天亮才发现不对，刘崇吓的魂都飞了，杀掉向导，转向北走，好容易逃到太原城中。
　　刘崇惊魂未定，放声大哭："苍天奈何助贼乎！朕欲规复旧山河，还

我汉家基业，今势如此，朕有何面目见高祖皇帝于地下？！”还没等刘崇缓过劲来，柴荣就已经杀到了太原城下，出军四处攻城掠地，北汉大半州县均为周军所得。刘崇只好再赌一把，知道如果这次再输了，九族性命从此休矣！

三

契丹皇帝耶律璟为了本国利益，绝不能让柴荣灭了河东，再出兵来救太原。周军史彦超部在忻州（今山西忻县）胡来，带着二十个弟兄就想扫掉契丹骑兵，结果战死阵上，李筠逃回。随后大雨连旬而下，周军屡攻太原不得志，柴荣见一时半会拿刘崇没奈何，也只好收兵回去。

刘崇侥幸保住了性命，但却因连年征战，加上年龄大了，忧愤成疾，病倒了。刘崇知道这回真没救了，便把军政大权交给次子刘承钧，刘承钧监国。刘崇心情极坏，经常痛哭，渐告不治。北汉乾祐七年（公元 954年）十一月，刘崇死于太原，年整六十岁。刘承钧毫无意外的继位，尊可怜的父亲为世祖神武皇帝（既不神也不武），并遣使向契丹告哀。这回不在耶律璟面前装孙子了，改称儿子，耶律璟也不客气，常呼刘承钧为儿皇帝（辈分也太乱了）。

后史对刘崇的评价非常差，薛居正就不客气的把刘崇骂了一顿：“刘崇以亡国之余，窃伪王之号，多见其不知量也。”从五代传承的角度，北汉确实是“伪朝”，但我们应该多站在失败者的角度看问题，哪怕这只是廉价的同情。

刘崇这辈子其实也挺不容易，长子被杀，国家被人所夺，刘崇不可能投降郭威，只能选择一条不归路。但向契丹称侄称儿，一个近六十岁的老者，却要做二十出头小青年的儿子，于情于理实在说不过去。刘崇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如此糟贱自己的人格，契丹人贪图的是厚利，而不是虚名。刘崇每年送给契丹的十万贯钱，不算多，但这已经能买动契丹人。称臣纳贡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何必再出卖人格？人活一辈子，活着图利，死后图名，被后人指着尸骨臭骂，是做人的最大失败，刘崇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都是个得不到多少同情的失败者。

刘承钧和老爹出身市井不同，刘承钧有些文学素质，为人也谦恭，待人也和逊，深得好评。刘承钧知道自己的生存环境，为了对抗周朝这个世仇，也只能全面倒向契丹，在契丹的卵翼下生存。刘家的几位皇帝中，刘知远的军事能力最出色，刘崇能力一般，刘承祐就更不用说了。

刘承钧虽然在军事能力还不如刘崇，但却还是个合格的守成之主。即位后，“勤于为政、爱民礼士”，史家评价“境内粗安”。由于刚继位，为了在艰难的形势上顽强生存下来，刘承钧不可能把精力用在“灭周兴汉”上，先恐固自己的统治基础最要紧。刘崇和郭威有私仇，但他们都已经不在了，刘承钧和柴荣根本就没见过面，“国仇家恨”的程度不如刘崇，所以刘承钧最大的愿望就能守住河东，把家业平安的传给儿孙，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刘承钧觉得这几年自己在河东的统治比较稳固，也想弄出点属于自己的特色。比如年号，乾祐年号还是十年前老大伯刘知远定的，没想到这个年号居然有四个皇帝在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奇迹。不过刘承钧早就瞧不上这篇老黄历了，哪年哪月的破旗？就象隔夜馍一般，吃起来味道就是不一样，换个吧。

北汉乾祐十年（公元 957年）正月，刘承钧下诏，改汉乾祐十年为汉天会元年，并大赦天下（其实就河东那块地面）。用卫融为中书侍郎，段常为枢密使，蔚进主掌亲军。段常本名恒，宋朝史家为避宋真宗赵恒名讳，强行为段恒改了名。易恒为常的例子还有一个，汉文帝名刘恒，汉朝人也强行把北岳恒山改为常山，五代楚国学士拓跋恒也因为赵恒的缘故，“改名”拓跋常。在封建时代，皇帝的名讳是必须要避的，不然就是不大敬，古人经常改名字，避圣讳是一个很常见的原因。

刘承钧这时还没有亲生儿子，只有两个养子，大的叫刘继恩，小的叫刘继元。说到这两位小王爷，来历非常有意思。刘继恩和刘继元同时刘承钧的外甥，但他们同母不同父，刘继恩本姓薛，刘继元本姓何。

刘继恩的生父薛钊本是个军营小卒，后来被刘知远看上，做了侄女婿，一步青云而上。薛钊平生好酒，经常大醉，有次喝醉了，拔剑朝老婆刘氏就刺。刘氏反应机敏，脱掉外衣逃去。薛钊这时酒也醒了，害怕刘知远和刘崇要拿他开罪，抹了脖子。刘崇见小外孙可怜，便让刘承钧养起来，改名刘继恩。后来刘氏又改嫁给姓何的，生下一个儿子，没多久老何也死了，刘崇又发善心，再把这个小外孙过给刘承钧做养子，改名刘继元。

刘承钧让大外甥刘继恩做太原尹，太原是北汉国都，做太原尹实际上就等于确定了刘继恩的皇储地位。刘承钧虽然被困在太原做“孤家寡人”，但并非对柴荣没有想法，刘承钧密使人去金陵和成都，连结孟昶和李璟，做为外应，因为他们最大的敌人都是柴荣，所以合纵战略是少不了的。

虽然柴荣曾经大败过父亲，但那是旧历，不算数，刘承钧想给柴荣号号脉。正好此时柴荣再次率周军主力南下和李璟争夺淮南，同时周隰州（今山西隰县）刺史孙议得病暴死，刘承钧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便于北汉天会二年（公元 958年）二月，发兵攻隰州。周建雄军节度使杨廷璋见刘承钧偷奸取巧，气不过，派都监李谦博火速去守隰州。李谦博赶在北汉军来之前进入隰州，开始死守。

北汉军杀到城下，开始攻城，不过李谦博善守城，打了几回没得手。杨廷璋觉得北汉军打累了，就派人入城约好李谦博，各带奇兵夜袭北汉军，汉军无备，被周军杀了个痛快，死伤千余，刘承钧见偷鸡不成蚀把米，只得自叹晦气，收兵回去。

刘崇生前一直被郭威死死压下一头，刘承钧不甘心自己再做柴荣的配角，还想出头。北汉天会三年（公元 959年）五月，柴荣北伐契丹，中途得病，只好罢兵南还。刘承钧这次虽然吃了打，但心下痒痒，在边境上动手动脚，看能不能在臭水沟里摸出来条鱼来。刘承钧运气不好，摸来摸去，结果摸到了李重进这条水蛇，被李重进狠狠的咬了一口，死伤万把弟兄，刘承钧无奈，认命吧。

一个月后，从汴梁传来重大利好消息：柴荣病死，幼子柴宗训即位。刘承钧大喜，还没笑完呢，又传来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的消息。刘承钧楞了：“赵匡胤是哪路好汉？想必不会比柴荣强吧。”

刘承钧继位以后，其实已经得到好多次他自认为的好机会，可一次都没抓住，别说大鱼，一条小虾米也没摸过。不过刘承钧就这点好，愈

挫愈勇，韧性很强，这次没摸到，下一次总该能摸到，人生最不缺的就是“下一次”。

机会又来了，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后，原守潞州的周昭义军节度使李筠深感郭氏父子厚恩，不愿跟赵匡胤这个子侄辈混江湖。也难怪，李筠当年在唐明宗子秦王李从荣手下做亲卫军的时候，赵匡胤还是个吃奶的娃娃，李筠为郭家建立的功劳不逊于赵匡胤，凭什么给你下拜？算哪门子老大？不服！

刘承钧闻讯大喜：“灭宋兴汉，正在此时！”派人带着蜡丸密信潜至潞州，劝李筠共同起兵灭掉赵匡胤。李筠不顾儿子李守节的苦苦哀劝，派判官孙孚、衙校刘继忠去太原向汉朝称臣，并请刘承钧发兵南下。刘承钧要的就是你这话，不过为了保险起见，刘承钧想去请契丹人一起帮忙，刘继忠承李筠之命，不希望契丹人掺和其中。刘承钧觉得两路兵马也够用的，北汉天会四年（公元 960年）五月，刘承钧亲领雄兵南下。

行前，汉左仆射赵华劝刘承钧：“李筠恃勇寡谋，不足成大事，我们犯不得因为李筠得罪汴梁。赵匡胤雄才不下柴荣，万一彼引兵来犯我，陛下如何处置？”刘承钧根本听不进去。

赵华说对了一半，李筠能力一般，但正如诸葛亮《后出师表》所言：“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刘承钧坐在河东等死终不是个办法，今天他不南下，赵匡胤早晚也要北上，不如见机行事。

刘承钧率军来到太平驿（今山西襄垣西南），李筠率文武伏拜山呼万岁（给柴荣丢脸！），刘承钧封李筠为西平王，地位高于汉宰相卫融。不过李筠看到刘承钧只带了万把人，心中颇为后悔：“早知道刘承钧如此穷酸，我还跟他混什么？兵还没我多呢。”宴间，李筠哭道：“臣受本朝太祖皇帝、世宗皇帝厚恩，不得以为报，今天起事，为复故国故也。”

也不知道李筠有意无意，北汉和周朝有“杀子灭国”大仇，刘承钧一听，脸立刻沉了下来，暗自思衬：“李筠如此怀念伪周，岂能忠事于我？不如拿掉李

筠，自得潞州。”等李筠准备回潞州备战的时候，刘承钧派宣徽使卢赞做潞州监军，明摆着要架空李筠。卢赞也觉得自己是个人物，经常在李筠面前指手划脚。李筠和刘承钧本就不是一路人，勉强苟合一时，到底还是起了嫌憎。李筠只想灭掉赵匡胤为柴荣报仇，管不了刘承钧，留下李守节守潞州，自率三万精锐赴泽州（今山西晋城）扼守，北汉宰相卫融随军前去。

赵匡胤知道李筠不甘心给自己做小，宋朝新建数月，留下李筠这个炸弹终究不是个办法。北汉天会四年（公元 960年）五月，赵匡胤亲征李筠。宋军的底子都是柴荣打下来的，战斗力没得说，宋军石守信、高怀德部在泽州城南遇上李筠，两军大战三百回合，宋军大获全胜，北汉监军卢赞战死阵中，李筠逃到泽州死守。

赵匡胤痛打落水狗，北汉天会四年（公元 960年）六月，宋军马全义部狂攻泽州，随后赵匡胤赶到，督军急攻，烽火三举，遂克泽州。李筠上天无路，举族自焚，随军的北汉宰相卫融被宋军活捉。

赵匡胤劝卫融识点时务，卫融慷慨答道：“我家四十余口衣刘氏之

衣，食刘氏之食，受人之惠，反背其主，非忠也！今日被虏，也不会为陛下做事，早晚要逃回河东见我主。”赵匡胤大怒：“给脸不要脸，左右，打！”卫融被打的血流满面，痛呼：“大丈夫死得其所矣！”赵匡胤见他如此硬挺，大为感动，放回卫融，用良药治外伤，留在身边。随后赵匡胤兵发潞州，李守节不敢和赵匡胤作对，开门投降。

正在太平驿“蹲点”视察工作的刘承钧闻知败报，这回总算领教了赵匡胤的厉害，不敢留下来和赵匡胤交朋友，吓的连夜撤军回到太原。刘承钧有些后悔没听赵华的建议，红着脸对赵华说：“卿可谓知人，李筠果然是个饭桶。此次朕全师而退，没损失什么，只是可惜了卢赞和卫融。”赵华心想：“你还不如李筠呢。跟着你也没什么意思。”向刘承钧告老归隐。刘承钧苦留不住，只好由他去，改任兵部尚书赵弘为宰相。

此次南下，军队虽然没有损失，但人才却损失了不少，卢赞战死，卫融被俘，赵华又走了，身边没有什么智士。枢密使段恒给刘承钧推荐了名士郭无为，称其大才，郭无为本有机会跟郭威效力，但被郭威身边人给设计赶跑了，郭无为便隐身抱腹山。刘承钧久闻其名，有点利用价值，便召过来任宰相。

段恒算是北汉的老臣，为人长于治事，但段恒什么都好，就是手伸的太长，居然管起刘承钧的家事来。刘承钧有个宠姬郭氏，准备册封为妃，但段恒却说什么：“此女出身卑微，不足母仪天下。”估计段恒反对郭氏为妃不是这个原因，而是郭氏没出钱喂饱段恒，郭氏恨透了段恒，俟机报复。

四

北汉天会七年（公元 963年）七月，北汉宿卫殿直行首王隐、刘昭等人密谋造反，事机不密，被官府给拿了，咬出段恒是主谋。郭氏觉得机会来了，极力在刘承钧面前搬弄是非：“恒心不善，留之必成国难。”刘承钧爱女人胜过爱人才，先罢段恒出任汾州刺史，然后遣使去汾州，勒死段恒。

段恒和契丹的关系不错，契丹皇帝耶律璟听说段恒无端被杀，大怒，派人责骂刘承钧：“翅膀硬了是不是？遇事也不给老爹打个招呼，私改年号，收纳李筠，擅杀段恒，儿有三大罪，父岂能不问！”刘承钧下半辈子全指望契丹人帮忙了，一旦契丹变心，自己将死无葬身处。只好奴颜卑膝向契丹父皇帝认错。耶律璟根本没瞧得起刘承钧，冷言冷语给打发过去。

刘承钧觉得人生很无趣，辛苦一世，均为儿女谋稻粮，真的没意思。刘承钧参透了不少，开始信起佛来，他把五台山高僧继容请来做法事。这个刘继容籍籍无名之辈，可他的父亲却大名鼎鼎。刘继容是五代前期“大燕皇帝”刘守光的儿子，刘守光死时，刘继容年幼，侥幸逃难。后来在五台山做和尚，而且刘继容是个做生意的好材料，念经之余，发了不少的财。刘承钧贪图刘继容钱财，所以招过来向他讨教致富门路。

虽然刘承钧想逃避现实，但现实是永远逃避不了的，即使把头钻进沙中，但屁股还露在外面，终免不了被人踢上一脚。刘承钧钻够了沙子，探出头来一看，自己依然夹在辽宋之间，北边的干爹贪婪无度，南边的赵匡胤野心勃勃，刘承钧急火攻心，又没有办法。刘承钧对宰相郭无为叹道：“朕无亲子，只有继恩、继元两个外甥，但他们两个能力有

限，朕恐刘家基业，旦夕必毁在他们手上。”郭无为也没什么办法，只好默然不应。

相比于耶律璟，赵匡胤虽然对河东虎视眈眈，但赵匡胤为人却比较和善，不象耶律璟那么粗野。赵匡胤曾经让人给刘承钧捎话：“朕知河东和周家世仇，河东屡次南犯，朕能理解汝之苦衷。现在朕做天子，和你们刘家素无仇恨。但为天下苍生计，这样耗下去有什么意思？是个男人，我们尽出精锐，聚于太行，决一死战。”

刘承钧哪敢和赵匡胤决战？手上几万个弟兄还不够赵匡胤下酒的。为了避免赵匡胤打河东的主意，派人去汴梁，向赵匡胤装可怜：“河东地寡兵弱，难当大朝十分之一，若大朝来战，承钧必死。只是承钧守父伯基业，不敢少怠，万一刘家血脉毁在承钧手里，将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

赵匡胤真是个性情中人，见刘承钧说的凄惶可怜，大发善心，对使者笑言 “回去告诉刘承钧，朕知刘承钧仁孝，谁其无祖宗？终朕之世，必不北向，给刘家的留条生路。”刘承钧闻说大喜，不知说了多少赵匡胤的好话。

其实赵匡胤明显是在骗人，之所以现在不动河东，是因为赵匡胤的统一战略是先灭南方小国，积蓄实力后再北灭河东。如果河东没有契丹做后台，赵匡胤早就发兵了，岂会一等就是十几年？当然赵匡胤“天性仁恕”，即使灭了河东，也不会把刘承钧怎么样。当然，最主要的是刘承钧身边没有花蕊夫人这样的绝色，不然不出七天，刘承钧也会被赵匡胤给“想”死了，哈哈。

刘承钧已经在河东做了十三年的皇帝，威福享尽，大限也快到了。北汉天会十二年（公元 968年）的七月，刘承钧一病不起，临死前持郭无为之手，泪流满面，让郭无为看他薄面，好生辅助刘继恩，能活哪天算哪天吧。未已，刘承钧病死。

刘继恩在养父死后，还没敢立刻继位，先派人到契丹告哀，得到耶律璟的允许后，才放心的在太原称帝，并尊养父为孝和皇帝。契丹人是如何对父祖熙气指使的，刘继恩清楚的很，他根本不敢招惹契丹人。

而汴梁城中的赵大皇帝，听说刘承钧死了，大喜，也顾不得曾经许给刘承钧的“千金之诺”，本来就是哄弄小孩子的嘛，何必当真。北汉天会十二年（公元 968年）八月，赵匡胤布局河东，对刘继恩下手。以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党进、宣徽南院使曹彬为一路，建雄军节度使赵赞、绛州防御使司超、隰州刺史李谦溥为一路，棣州防御使何继筠、怀州防御使康延沼为先锋，北上伐汉。此时的刘继恩正在城外为养父守灵，虽然古训“礼不伐丧”，但相对于“礼”，世人更看重的是利，礼是虚的，利才是真的。

宋军大进，在洞涡河一线大败北汉军，北汉军民看赵匡胤这次来绝非是顺走几头牛、几只鸡那么简单，恐怕这次刘继恩真的躲不过去了，人心大乱。北汉供奉官侯霸荣是个反复小人，曾经在刘承钧和赵匡胤之间来回穿梭（想起李仁达来了），侯霸荣见势不妙，赵匡胤实力太强，刘家的快要失势了，不如借刘继恩的人头去投赵匡胤，立下大功一件。

北汉天会十二年（公元 968年）九月，侯霸荣趁人不备，窜出城溜到刘继恩居室，横刀大喝：“宝贝，拿头来！”刘继恩正在哭丧，见侯霸

荣执械进来，大惊失色："做甚？"起身就逃，但没跑两步被侯霸荣追上，一刀杀死。刘继恩从即位到被杀，只有六十六天，死时三十四岁。

宰相郭无为闻变，速遣甲兵来拿侯霸荣，侯霸荣只恨自己被双翅膀，被官军活捉，乱刀劈死，为刘继恩报了仇，随后众人迎立刘继恩同母弟刘继元即位太原。不过坊间一直传言，是郭无为派侯霸荣刺杀刘继恩，然后再杀侯霸荣灭口的，不过史书上也没有确凿证据，只是"并人疑无为初授意于霸荣，后杀之以灭口也。"

刘继恩"纯孝"，而他的这个同母弟刘继元却心肠歹毒，上任后开始烧火，第一把火烧向世祖刘崇的儿子们，刘继恩杀掉刘镐、刘锴、刘锜、刘锡这四位叔父，刘崇的小儿子刘铣机灵过人，假疯卖傻，侥幸逃过一劫。随后刘继元又想起自己发妻段氏被养母郭氏欺侮过，虽然后来段氏发病身亡，但刘继元却把这笔账算在了郭氏的名上，派腹心人范超在孝和皇帝灵前绞杀了郭氏。

刘继元觉得该死的人都死了，浑身轻松。可惜刘继元天生就不是一个享福的命，他想轻松，赵匡胤还不答应呢。没过几天，宋军主力就杀到太原城下，赵匡胤写信给刘继元："尔若知机，朕不负你，拜尔节度平卢军，另，郭无为可守安国军。"郭无为没想到自己在赵匡胤的地位如此之高，琢磨起来："跟刘继元这个小国寡君实在捞不到多少油水，不如跟着赵匡胤做大镇节度。"动了心。

可刘继元却觉得这买卖太不划算，平卢军地处山东，周边都是赵匡胤的人马，何况赵匡胤也不会让自己掌兵权，被赵匡胤当鸟养着，还不如自做小国皇帝。刘继元手下多不同意，郭无为不想放过这个好机会，开始演戏，拔剑狂号，做自杀状。刘继元不清楚郭无为肚里有几条蛔虫，忙下座制止郭无为，并坐于上，问："公何苦如此？"郭无为假装好人，叹道："陛下大误矣，河东军数万而已，怎么能挡住宋军百万虎狼师？不如从了宋主，至少还能保全富贵。"

刘继元脸色难看起来，知道郭无为想当宋朝的安国军节度使，不想和自己穿一条裤子了，当然不从，继续死守。并急使告于契丹，耶律璟不敢大意，北汉天会十二年（公元 968年）十一月，耶律璟遣南院大王耶律挞烈率军来救太原，宋军暂时没得手，又见契丹援军前来，只好后退。

从客观形势上来看，郭无为说的很有道理，区区河东，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顶住赵匡胤，灭亡是迟早之事。只是郭无为劝刘继元降宋并非出于公心，而是出于私利。历史上那些"为了统一而曲线救国"的豪杰们也都是这样，降敌虽然出于私计，但他们"客观"上却"顺应"了历史潮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肯定 "曲钱救国"，谁就敢说当时赵匡胤就一定能统一天下？

李存勖何其强？夷强梁，败契丹，扫两川，威震天下，结果如何？刘继元虽然国小兵弱，但在李克用之时，谁能想到朱梁居然被李克用的儿子灭掉？应该结合现代的历史发展，再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来审视历史，因为历史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纯粹以现代眼光看历史，必然会犯下主观的错误。

赵匡胤此时又改变"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决定先拿刘继元开斋，北汉天会十三年（公元 969年）二月，赵匡胤亲征河东，留皇弟赵光义

守汴梁，大军北上。
此时契丹皇帝耶律璟因残虐好杀人，被手下给杀了，立耶律阮的儿子耶律贤为契丹主。刘继元对此并不在乎，他只在乎契丹的援助，反正继续给你当干儿子，当然，你得帮忙。
宋军北进，北汉侍卫都虞侯刘继业（江湖人称金刀杨令公杨业的便是）、马进珂在团柏谷（今山西太谷西）准备迎战，先派指挥使陈廷山去侦探军情，不料陈廷山临场变节，投降宋军前部李继勋。刘继业和马进珂觉得自己实力太弱，不够李继勋包饺子的，逃回太原。刘继元见二人如此不中用，大怒，夺去二人兵权，软禁城中。
宋军随后赶到太原，大军围城。三月，赵匡胤大驾光临太原城下。刘继元自恃有契丹援兵，不怕赵匡胤，竭力死守太原城。太原是北国重镇，城墙高大坚固，宋军打了两个多月也没攻下来。到了五月，赵匡胤决定请龙王爷来帮忙，掘汾河水灌城，水势汹涌，灌入太原外城，城中一片汪洋，太原军民惊恐万状。宋军划艇攻城，北汉军在城上未进水处设障，宋军一通乱箭，虽然防御工事没有建起来，但汾河水中的水草却因为入水口被堵住，外溢城下，流遍宋营。
北汉宰相郭无为前次没有降宋，这次见赵匡胤亲来，自然不想错过好机会，再次劝刘继元：“亡国在目前，陛下此时不降，日后还有降时邪？”刘继元仗着契丹的力援，觉得还能坚持下去，不听。
郭无为心中大怒：“你慢慢玩吧，老爷走了！”，准备降宋。不过刘继元非常痛恨郭无为，此人在身边实在是个威胁，万一郭无为狗急跳了墙，里应外合，那就麻烦了。太监卫德贵不知道从哪得到郭无为企图越城出降的消息，告诉了刘继元。刘继元火冒三丈：“老匹夫！知道你不是个安份的人！”派人察拿了郭无为，就地处死。
五
十五年前柴荣北伐太原，下起连旬大雨，军士多病，不得已撤军。这回赵匡胤又重复了柴荣昨天的故事，天降大雨，加上草地湿滑，宋军对这种恶劣天气极不习惯，纷纷病倒。加上契丹北院大王耶律乌珍率兵连夜色驰至太原，下营城西无水处，击鼓狂呼，一是给城上的北汉军加油助威，二是吓唬宋军。宋军不知对方来历，惊慌自乱。
赵匡胤实在没有办法，北汉天会十三年（公元 969年）五月，赵匡胤下令撤军。因事出仓促，宋军丢下军粮茶布数十万，宋军撤走后，刘继元出城把这些宝贝全都打包运进城。北汉连年用军，财政状况极其糟糕，得到这些东西，够刘继元吃上几年的。
如此相似的过程，刘继元自然想起外佬爷刘崇当年迫退柴荣的事情，心情大好：“赵匡胤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柴荣比你强多了，他都拿河东没办法，你又如何小瞧了人？”
到了天会十九年（公元 974年）的正月，刘继元下诏改元广运。当然这回刘继元长了记性，先通知契丹的“父皇帝”，然后才敢改元。这两年赵匡胤改变战略方向，主攻南线，刘继元才能喘出气，赵匡胤真要是天天缠着河东，估计刘继元早几年就得到汴梁报道去了。北汉广运三年（公元 976年）十月，宋朝大皇帝赵某不明不白的崩于万岁殿，他的宝贝兄弟赵光义不明不白的即位。
赵光义继续奉行“先南后北”的战略，这时江南只剩下吴越的钱俶和

泉州的陈洪进，都比较好对付，钱俶已经被宋朝吓破了胆，二年后，把老祖钱鏐辛苦半辈子打来的基业打包送给赵太宗，当然不给也可以，只是麻烦赵光义出兵练练钱俶，早晚还是个亡字。至于陈洪进，比钱鏐还油滑水灵，泉州区区弹丸地，给陈洪进一百个胆子，也不敢和赵光义过不去，只好交出泉州，到汴梁养老。

放眼中原，幽燕以北是契丹，泽潞以南是宋朝，中间只剩下一个不伦不类的北汉小朝廷。自宋朝建国以来，先后灭掉荆南、湖南、蜀、南汉、南唐、吴越、泉州，唯独河东在契丹扶持下顽强生存了近三十年。在宋朝周边各政权中，北汉“命”最硬，当然也最好，因为有个契丹干爹给刘家的撑起了保护伞。最后灭掉河东，是柴荣、王朴二十多年前就制定好的战略，赵氏兄弟只不过是执行人而已。赵光义一代雄主，自然不能放过刘继元，不然，所谓统一只能成为后人笑柄。

北汉广运六年（宋太平兴国四年，即公元 979年）正月，宋太宗赵光义发动大规模的北伐战争，召良将，起雄兵，遣使分告各国北伐事。以宣徽南院使潘美为帅，总率三军，崔彦进、李汉琼、曹翰、刘遇四将各为一路，分攻太原四面。再派云州观察使郭进驻守石岭关（今山西忻县南），防御南下的契丹援军，另使阁门使田仁朗、供奉官刘绪做为后勤总接应。

刘继元得信，巨大的恐惧涌上心头，知道赵光义此次不象是玩虚的，隐隐感觉不安，再遣人向契丹求救。契丹皇帝耶律贤很讨厌赵光义闹出这么大动静，派人来问赵光义：“南朝伐汉，打的甚么旗号？”赵光义回答的堂堂正正：“河东久讳王命，肆行不道，虐治万民。为天下计，为黎庶计，朕当自讨之，以谢天下！若北朝能识天命，两家欢喜如初始，如果北朝救汉，则南北失和，唯有死战！”

二月，赵光义下诏亲征，留右仆射沈伦守东京，大驾北行，不夷平河东，赵光义看样子是不会罢休的。同时，契丹援军南府宰相耶律沙部、冀王耶律挞烈部、南院大王耶律斜轸部、枢密副使耶律抹只部南行救汉。

三月，宋军郭进部在白马岭（今山西盂县东北）大败契丹军，耶律挞烈战死阵上，耶律沙也险些成为刀下鬼，正危急时，耶律斜轸赶到，万箭齐射宋军，宋军被射退，耶律沙、耶律抹只勉强逃生。

败报传进太原城中，刘继元惊哭：“休矣！奈何？！”奈何？没奈何了。宋军数十万虎狼兵将太原城围个水泄不通，鸟飞不过。同时宋军分部攻取太原周边州县，解晖部克隆州（今山西祁县东观）、折御卿部克岚州（今山西岚县），其他诸州县，也多被宋军攻下。

四月，赵光义亲幸太原，先射信入城，劝刘继元早降，刘继元这时还不甘心受死，继续死守。赵光义大愤，督军急攻，赵光义这时还有点千古一帝的模样，被甲胄，持剑上阵，指挥诸路攻城。侍卫劝赵光义小心，赵光义说了很感动将士的话：“将士们不怕死，难道朕是怕死徒乎？！”众人一听，激动万分，狂呼冲城。

一时没攻下来，赵光义命数万弓箭手蹲在陈前，举弩向城齐发，齐向太原城上射箭，北汉军吓的都躲起来，宋军太猖狂了，受不了。即使如此，宋军还是没有破城。这场太原之战打的极为艰苦卓绝，刘继元不服输，甚至花钱收购宋军射上城的箭，每箭十个大钱，刘继元收集了一

百多万支箭，准备反射宋军。

打了一个多月，赵光义不想再等下去，亲赴西南营中，于夜间大发将士攻城。宋军涌前攀云梯而上，城下鼓角齐鸣，声势惊天动地。经过一夜苦战，于黎明时分，宋军攻下羊马城。北汉宣徽使范超槌城来降，可宋军以为范超要找他们打架，一刀砍死。刘继元闻得范超出降，诛死范超家小（冤乎哉！），仍然不降。

赵光义又在城南指挥攻城，宋军已经北汉军折磨的近乎失去理智，大呼："皇帝待我何厚，今日死于此，无憾！"山呼海啸般冲击南城。刘继恩在城中听城外嘶喊大作，吓的魂飞魄散。北汉前左仆射马峰正抱病在家，想来想去，知道这次无论如何都逃不过去了。让人抬他入宫见刘继元，痛哭相劝："陛下！天数已定，太原不过今日，必陷于宋。覆巢之下无完卵。再犹豫不决，宋军一入，刀兵无情。陛下为太原百姓计，为刘氏血脉计，请速纳降。"

刘继元想来想去，他清楚，再打下去，等宋军破城，杀红眼了的宋军绝不会放过自己，与其殉国，不如投降吧，至少还能活命。当日夜，刘继元写好降表，派客省使李勋出城见赵光义，表示愿意投降。赵光义大喜，率文武登太原北城，开始喝庆功酒。天刚放亮，刘继元就带着河东文武素衣白帽来到北城，跪拜请降。

赵光义好言相劝，就算赵光义想杀刘继元，这时也绝不是动手的时候，大不了回汴梁，再送刘继元一瓶牵机酒。刘继元也害怕赵光义下杀手，干脆把罪过都推过别人身上，伏地痛哭请罪："陛下幸太原之日，臣即欲来降，奈何大军中的亡命人怕死，强迫臣于陛下战。"赵光义大怒立命侍从察拿这些宋军中的"败类"，皆斩于城下。

北汉广运六年（公元 979年）五月，北汉灭亡。从公元 951年刘崇在太原称帝，到刘继元出降，历二十九年。赵光义封刘继元为右卫上将军、彭城郡公，带回汴梁养起来。赵光义留户部郎中刘保勋知太原府，大驾发还汴梁。走前赵光义"阴贼险狠"的毛病再次发作，命毁掉太原旧城，移治榆次。

古城太原自公元前 497年建城，历经千年沧桑，自古就是天下重镇，北国名都。这里留下了许多历史名人的身影：刘琨、高欢、高洋、李世民、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等，一代代历史人物在这里崛起，走向大历史的舞台，在历史的天空中谱写了一段段让人难忘的历史篇章，有巧夺天工之作，也有涂鸦之作（比如石敬瑭这个三流画家）。

历史在公元 979年的这一天凝固，古城太原的风流被历史的狂风吹的无影无踪，虽然新太原随后崛起，但却掩饰不了太原城的道道伤痕，赵光义，一代风流人物，做出如此不风流的愚事。他不仅害死了一代词宗李煜，还扼杀了一代名都太原，虽其有功，亦不能掩其罪之大也。

在五代十国中，北汉最后一个建国，也是最后一个亡国。当代李存勖在太原如何风流，那时的太原，那时的五代十国，何其风流，公卿如云从，名将似雨落，让人惊叹历史的造化。

一切都结束了，自唐朝安史之乱后，动荡于中华大地的藩镇之乱，中经五代十国的扩大，到了赵光义手里，结束了。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

附录一 拥抱朝阳——契丹的兴起

一

十世纪的中国，是个天崩地裂的年代，自安禄山、史思明作乱中朝以来，大唐帝国对潼关以西地区的统治几近崩溃，到了懿宗以降，发源于山东的王仙芝、黄巢农民大起义彻底摧毁了唐朝中兴的最后一丝希望。纵观天下，鹿鼎犹在，狐兔狂奔，各方势力多假尊王之名，行专霸之实。灭人国，夷人族，“毁”人不知倦怠。

唐帝国丧失的不仅是在藩镇心中至高无上的皇权与威望，在周边各臣属于大唐的藩邦中，也不再视唐朝为畏虎，人人皆可欺之。曾经威赫东方的大唐帝国的领土急剧缩小，吃得最饱的当属吐蕃。原先只占有今青藏高原的吐蕃乘唐朝衰落之时，蚕食西域和陇凉地区，一跃成为西方第一大国。

北方形势也不容乐观，回鹘的崛起也对唐朝的安全形势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多次攻击唐朝。东北方向的形势比较复杂，广褒的东北平原上居住了许多民族，其中以渤海国最为强大。武周圣历元年（公元 698 年），粟末靺鞨首领大柞荣在东北松花江流域建立起渤海国，定都上京（今黑龙江宁安渤海镇）。

渤海国初称震国，开元三年（公元 713年）二月，唐玄宗李隆基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以其部为忽汗州，也就是唐朝的羁縻州，实际上是个独立的民族政权。

渤海国极盛时，地跨今中国辽黑吉和朝鲜、远东沿海地区的各一部分，有五京、十五府、一百多个县。渤海国的封建化程度比较深，建国初始就全面模仿唐朝制度，经济繁荣程度在东北首屈一指，史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帛系，龙州之幺由、位城之铁、卢城之铁、卢城之稻、湄沱湖之鲫，果有凡都之李、乐游之梨。”渤海国的文化也非常发达，对邻国日本的影响比较大。

就是这样一个“翻版唐朝”在传了十五位渤海王之后，在五代后唐同光四年（公元 926年）正月被消灭，渤海大諲譔牵羊出降，渤海国灭亡。而灭亡存在渤海国的不是别人，正是后来与宋朝峙立南北长达二百年的契丹大辽国的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也译耶律按巴坚）。

受《杨家将》的影响，我们对契丹大辽国并不陌生，听过说书的朋友，肯定知道萧燕燕这位契丹女强人，萧燕燕的名气甚至大于开国始祖耶律阿保机和攻入汴梁的耶律德光。其实在唐朝时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契丹人，只不过名字汉化了，不易被人察觉而已，，就是平定安史之乱立下大功的唐朝名将李光弼，闲话暂时讲到这里，下面切入正题。

契丹，也译作“乞塔”或“吸给”，意思是为镔铁，关于契丹的起源，最常见的观点认为契丹出自鲜卑族宇文部。契丹共有八大部：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洁部、黎部、吐六于部，相传契丹祖先奇首可汗曾生有八个儿子，各为一部，后来渐盛，遂成八部。

契丹民风剽悍，是典型的游牧民族性格，契丹人认为父母死后哭泣是胆小的表现。葬礼也比较特别，把父母的尸体放在树上，三年后才进行火化，并洒酒为歌：“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

北魏时期，因受到高句丽的侵袭，契丹各部南下归附北魏，活动于辽河流域一带。这时的契丹还处在氏族社会，从隋唐到唐末五代这漫长的三百多年中，契丹的原始氏族社会基础渐渐瓦解，直到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大辽国，经过五六十年的努力，契丹民族的封建化才彻底宣告完成。

耶律阿保机，小名啜里只，生于唐懿宗李漼咸通十三年（公元 872年）。按照老规矩，史家开始大肆吹捧耶律阿保机，说阿保机生的时候红光满室，体有异香，块头挺大，跟三岁的孩子差不多，三个月大时就会走路说话，都是些老掉牙的故事，说了也没人信。

阿保机长大后，身长九尺，约今两米左右，力大无比，能开三百斤的重弓，他能射穿一寸厚的铁板。因为阿保机长相帅气，又有武艺，所以当上了挞马沙里。在契丹语中，挞马是指众人，沙里是指郎君，也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管人干部。后来阿机保屡立战功，连破小黄室韦、越兀、乌古、六奚等部，契丹人尊称阿保机为阿主沙里，阿主就是父亲或祖父。

到了唐昭宗天复元年（公元 901年），契丹可汗习尔病故，族人钦德立，即为痕德堇可汗。因为阿保机能征善战，所以钦德让阿保机做夷离堇，就是统管军马的官，相当于中原政权的马军都指挥使之类的职务，当起了钦德的“保洁员”，专门“打扫卫生死角”，哪个不听话的，就讨伐哪个。

在东北一带的室韦、于厥、奚等部都做了耶律阿保机的手下败将，俘虏牛羊无数，钦德自然要重赏阿保机，改任阿保机为大迭烈府（即迭刺部）夷离堇。

天复二年（公元 901年）七月，耶律阿保机大起族兵四十万，攻掠河东，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此时正在和汴梁的朱温大打出手，没功夫顾及甚么阿保机。阿保机大赚了一票，契丹人吃饱后才回家。

耶律阿保机的大名响彻北方蕃汉之地，地位自然也水涨船高，唐天复三年（公元 903年）十月，痕德堇可汗拜阿保机为于越，董统军国重事。于越不是专职，而是一种尊职，级别非常高，“非有大功德者不授”，相当于汉官的太尉、相国之类，有实权则名重，无实权则名虚的那种。

阿保机手头的本钱越来越多，自然就有了新的想法，加上钦德晚年令政不修，国事废驰，契丹人多离心。唐天祐三年（公元 906年年）十二月，痕德堇可汗钦德病死，国中无主。八部大人相议，觉得阿保机很有才干，便一致推举耶律阿保机为可汗。

阿保机刚刚做了大汗，就坐不住了，契丹地盘不大，人口太少，唯一的办法就是南进中原。中原距离契丹最近的就是河东，阿保机要吃饱肚子，不管你河东河西。阿保机大起契丹兵三十万，南侵河东。

自从在上源驿差点被朱温给宰了之后，李克用就视朱温为不共戴天的死敌，必欲灭之而后快。可惜李克用屡战朱温不胜，河东在李克用时

代一直被朱温死死压住，今天打两巴掌，明天踢两脚，李克用的日子过的非常窝心。李克用全力以付要招架朱温，实在腾不出手来对付不知从哪冒出来的耶律阿保机。

李克用派人向阿保机求和，阿保机见李克用有所准备，不知道李克用的底细，也不敢贸然动手，便答应了。二人在云州（今山西大同）东城相见，言谈甚欢，二人约为兄弟，李克用比阿保机大十八岁，自然是哥哥。酒间，李克用告诉阿保机："看兄弟也是个做大事的人！唐室微弱，权柄为逆贼朱温所夺，哥哥我准备今年冬天大起雄师，南下灭掉朱三，兄弟如果有兴趣，可派两万骑兵跟着我一起做下这场好大事业。"

阿保机口头先答应下来，至于以后如何，看情况再说。阿保机回去之前，送给李克用三千匹马，河东部将眼都直了："三千匹马说给就给，阿保机真是个大财主。"纷纷劝李克用乘机把契丹军的马全都夺过来。李克用好歹也算是个君子，不象朱三，哪能干这缺德事，不同意："朱温还没灭呢，哪能再自找个强敌？万一两方夹攻河东，到时怎么办？"

阿保机实在不象话，刚离开河东，就翻脸不认李克用了。四月，梁王朱温废掉唐朝小皇帝李柷自立，建立大梁朝。消息传到契丹，阿保机知道单是踩在李克用一条船上不可靠，脚踩两条船才是聪明人所为。阿保机派袍笏（契丹官名）梅老事着宝马若干、美女若干、貂皮若干来到汴梁，来拜朱温的码头，请求册封。

朱温是什么人？千山越过，万水趟过的老油精子，比阿保机更加狡猾，收下宝贝后，朱温给盼星星盼月亮的阿保机写了一封信："太原余孽屡作乱于朝廷，为天下大患。如果卿能率精壮马步军南下敲掉该死的李克用，朕就册封你。"

不过朱温随后又想：自己多一个朋友，李克用就多一个敌人，为了虚名便浪费一个朋友实在不值。朱温派司农卿浑特赴契丹册封阿保机，并约为甥舅之国，让阿保机俟机南侵河东。李克用知道后，气的半天说不出话来，这年头怎么人都这么狡猾无耻？

梁开平二年（公元 908年），李克用病故太原，临死前告诉儿子李存勖："阿保机曾经和我把臂为盟，结为兄弟，谁料到这厮是个白眼狼，竟然归附朱贼，以后你要为我雪此恨！"

阿保机联系上了朱温，心中就不再怵什么李存勖，小毛孩子，懂个什么。便把阿保机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内政建设上。因为唐朝末年藩镇大乱，互相攻杀，所以许多汉人都亡命契丹，来找阿保机讨口饭吃，阿保机知道人才难得，多加重用。契丹南边有两个大邻居，一个是河东李克用，一个则是幽州的刘守光。刘守光是什么样的人，阿保机很清楚，毕竟他们之间经常闹点矛盾，有时也大打出手。不过终究没什么大恨，打累了就和好。

刘守光经常派人去契丹打打秋风，刘守光手下有一位名士，名叫韩延徽，是前蓟、儒、顺三州刺史韩梦殷之子，韩延徽天资聪颖，饱读书，善文字，深受前幽帅刘仁恭的器重。后来刘守光当政，便擢为幽州观察度支使。刘守光为了对抗河东，便派韩延徽出使契丹。

耶律阿保机想在韩延徽面前耍耍威风，让韩延徽以臣礼来见，韩延徽是中原大郡的名士，哪认得你这个"蛮夷寡君"，宁死不屈膝。阿保机见他如此驳自己的面子，不由得大怒："是儿不畏我乎！"把韩延徽扣了

下来，准备让他去喂马。

皇后述律氏知道后，忙来劝谏："韩延徽南朝大贤，陛下怎么能辱他如此？"阿保机觉得有道理，再把韩延徽叫来，纵论天下大势，韩延徽纵横驳辩，雄论滔滔。阿保机大喜，他现在最缺的就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人才，得到韩延徽，胜得千金，便请韩延徽留在契丹帮忙他做大事。韩延徽衡量一下阿保机和刘守光，觉得还是阿保机更有出息，就留在契丹，阿保机拜为军师，事必询问。

韩延徽劝阿保机开府建牙，学习汉族政权的政治制度，胡汉分治，并建造城池，以安顿逃奔契丹的汉人，劝汉人多生育，同时让汉人开垦荒地。汉族农民有了地种，自然不再想家，天下之大，哪里安得身，哪里便是家。契丹的汉人人口和土地急速增加，也大大增强了契丹的国力，阿保机惊喜万分，视韩延徽为再世诸葛亮。史称"契丹威服诸国，于延徽有力焉。"

二

契丹经过韩延徽的改革，国力大长，转眼间，阿保机的两个"任期"就要过去了，按照契丹的老规矩，八部大人每三年进行一次选举，族人推举一位有才能的人做大王。

阿保机自恃马壮兵强，不想放弃王位，七部大人见阿保机如此"破坏民主"，非常不满，在阿保机讨伐黄头室韦回来时，七部大人再逼问阿保机："到底什么时候大选？"阿保机被逼的没办法，只好交出了象征最高权力的鼓旗，不过阿保机当然不愿意就这样退位，他骗七部大人："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位子我实在舍不得，不过又不能破坏制度。我手下多是汉人，他们也不习惯咱们的规矩，这样吧，我带他们去汉城（今河北滦平西）居住，另为一部，至于大王选举，你们自己看着办吧。"众人见他愿意退出游戏圈，自然高兴。

可他们也没多时间高兴的，不久，阿保机就发兵攻灭了八部，废除八部大人制度。契丹的氏族社会基础被彻底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类似于中原政权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制度，当然没有中原政权那般严密。虽然耶律阿保机严重破坏了"民主制度"，但此举对于契丹民族后来的封建化起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扫掉这些讨人嫌的部落酋长，阿保机已经不满足于做什么契丹主，听起来也不霸气。梁末帝贞明二年（公元 916年）十二月，契丹迭剌部大人耶律阿保机在迂王集会埚称帝，国号大契丹，建元神册元年。立回鹘妻子述律氏为皇后，契丹人多称耶律阿保机为"天皇王"。虽然耶律阿保机在梁贞明二年建国，但要算起公历，这一年已经是公元 917年的一月，所以一般也认为契丹建国于公元 917年。

契丹神册二年（公元 917年）二月，晋王李存勖的弟弟威塞军防御使李存矩因为治军不力，被乱兵杀死，奉前寿州刺史卢文时为主将。李存勖见弟弟被杀，自然大怒，派河东头牌周德威率兵来杀乱兵。卢文进等人哪是周德威的对手，输的一蹋糊涂，只好亡命契丹。

耶律阿保机正打算找李存勖下口呢，正好卢文进跑来了，阿保机非常高兴。阿保机亲率三十万契丹军南下攻幽州，在新州大败河东、镇、定联军，把周德威给打跑了。契丹军虚张声势，号称雄师百万，进围幽州。

李存勖正全力和朱友贞对峙于河上，见阿保机前来捣乱，大骂阿保机无耻。再派名将李嗣源、李存审、阎宝率河东马步军七万从易州会和，然后在幽州和契丹大战一场。契丹军万余铁骑横于阵前，河东军无不失色。李嗣源身经百战，从没怕过谁？

李嗣源带着一百多个不怕死的骑兵，摘掉盔甲，扬鞭操胡语大喝："我先王待你不为薄，何苦相逼如此？晋王命我将天下雄兵百万直进于此，与你决战，一战必杀尽契丹人！"说罢纵军大进，河东军随后狂潮般攻杀过来，连发火箭，契丹军没想到河东军如此玩命，大败而去，耶律阿保机带头狂逃，丢下牛羊马只无数，狼狈回到国内。

阿保机弄砸了一桌好酒菜，很不甘心，契丹天赞元年（公元 921年）十二月，成德军节度使王镕被养子张文礼（王德明）杀死，自立为军主。李存勖发兵来讨，阿保机觉得机会来了，不顾述律皇后的坚决反对，再次南下刨食。

如果阿保机碰上的对手是李克用，或许还有机会取胜，可偏偏遇上的是李存勖，契丹军和河东军在望都（今河北望都）大战，契丹军差点活捉了李存勖，可惜没有得手，被河东军一阵反攻，大败而逃。两次大败，让阿保机对李存勖的军事能力有了切身体会，没事再也不去招惹这位少爷的，转攻实力相对较弱的渤海国，一举攻下渤海东部门户扶余城（今吉林四平），阿保机以长子耶律突欲为东丹国王，也称人皇王。

天赞三年（公元 923年）十一月，李存勖大军攻入汴梁城，朱友贞自杀殉国。李存勖此时的威望达到了最高点，可惜这同时也是他走向地狱的开始，李存勖得志后，从军事天才立刻变成了政治白痴，在中原胡闹了三年，在契丹天赞六年（公元 926年）六月，李嗣源在魏州叛乱，杀向洛阳。洛阳又发生大乱，李存勖被乱兵杀死。被人"强迫"入京"谢罪"的李嗣源做起了后唐第二代天子。

后唐天成元年（公元 926年）七月，也就是李嗣源继位两个月后，李嗣源派供奉官姚坤去契丹告哀，李嗣源的意思是让耶律阿保机承认他这个新皇帝，可没想到可爱的耶律阿保机居然能和姚坤上演一场难得的舌战，其精彩程度，绝不逊于诸葛亮舌战群儒。

阿保机听说李存勖死了，放声大哭："我的朝定儿（汉语即朋友之意）！闻你有难，我方欲救之，因渤海国未息，不便前去救你，不意出此变故。"哭了一会，阿保机责问姚坤："新天子明明知道庄宗有难，为何不相救？！"姚坤狡辩："魏州离洛阳太远，够不着。"

阿保机不饶他："新天子为什么要自立为帝？"姚坤有些招架不住，勉强答道："新天子浴血三十年，领兵三十万，天意如此，岂可违？"阿保机知道就算说死姚坤，李存勖也活不过来，只好叹道："我儿喜酒及色，不恤军民，所以亡身。我现在不敢牛饮，不敢玩乐，就怕象我儿那样亡国。"

然后又冷不防的射了姚坤一箭："我与新天子无仇，愿意和贵朝和好，只要你们答应割让河北地，我有生之年绝不南下。"姚坤气的直摇头："这事陛下和我说没用，得问我朝天子答应不答应。"

阿保机大怒，把姚坤投进了大牢。过几天又把姚抻提了出来，和言悦色的说道："我知道你家皇帝舍不得河北，那就把镇、定、幽州给我吧，我不嫌地盘小。"并拿出纸笔让姚坤画押，姚坤哪肯干这卖国的勾

当，根本不理他。阿保机气的直咬牙，要举剑要杀姚坤，幸亏韩延徽苦劝，这才作罢。

阿保机南下不成，便继续攻打渤海国。经过二百多年的建设，渤海国的经济非常繁荣，并不比河北差。但是渤海大諲譔昏庸无道，国人多叛逃，渤海国势远不似大祚荣时期强盛，阿保机早就盯上了渤海这块肥肉，如果能得到渤海，足以抵销“失去”河北的“损失”。

契丹天赞六年（公元 926年）七月，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大起雄兵，皇后述律氏、皇长子人皇王耶律突欲、皇次子元帅太子耶律耀库济俱行从军，惕隐耶律安端、前北府宰相萧阿古只率万余骑兵为前锋，大举进攻渤海国。

契丹虽然拿南朝没什么办法，但对付早就衰落了的渤海国还是绰绰有余，契丹前部数破渤海兵，渤海国人大恐。仅仅二十多天，契丹兵就攻到了忽汗（今吉林敦化）城下，渤海大諲譔走投无路，只好开门投降阿保机，在东北立国长达 229年的渤海国从此消失。

消灭渤海国后，耶律阿保机精神大爽，下诏创造契丹文字三千多字。有了本民族的文字，也标志着契丹开始封建化进程的加速，对契丹民族的发展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

耶律阿保机雄心勃勃，准备做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可惜老天已经不打算给他这个机会了，契丹天赞六年（公元 926年）七月，阿保机在凯旋回师的途中，因突得急病，没抢救过来，病死于扶余城（今吉林四平），年五十五岁。

后史经常责备宋朝“积贫积弱”，对迭兴于北方的四个少数民族政权屡战屡败，最终亡国。宋朝建国三百二十年，几乎没有一年不饱受北方基本完成封建化进程的游牧民族政权的军事压力。赵匡胤兵变即位时，就发现他真正的对手绝不是南方那些小朋友，而是盘桓于代北大漠的强悍契丹人。在契丹封建化进程中，有两个人的作用至关重要，一个是契丹太宗耶律德光，一个就是耶律德光的父亲、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机。

史称耶律阿保机时代的契丹“唐末诸藩雾暗，五嶽塵雰，赤县成墟，紫宸迁宅。太祖奋自荒陬，驰驱中夏，涨幽燕而胡塵，吞八部以高啸，雄亦盛矣。”

耶律阿保机死后，国人奉其柩归葬木叶山（今内蒙古开鲁西南），谥为大圣皇帝，庙号太祖。述律皇后“简重果断，有雄略。”述律氏担心那些大酋长欺负她这个寡妇，便开始杀人。把这些人叫来，述律氏号哭：“你们想不想先皇帝啊？”众人哪知她想什么，也跟着哭：“当然想啊。”述律氏大喜：“既然想，那就随先帝于地下吧。”下令全部诛杀。没想到轮到汉军都团练使赵思温，赵思温不肯合作。

述律大怒：“你是先皇帝的亲近人，为什么不去死？”赵思温以毒攻毒：“要说先皇帝的亲近人，无如皇后，皇后您先去死，臣再死不迟。”述律没想到这个赵思温如此难对付，只好退一步：“我不是不想死，而是诸子幼弱，大契丹无主，所以现在还没办法去见先帝。”便自断一腕，放在阿保机墓中，赵思温自然也逃过一难。

安葬完了先皇帝，下面就要拥立一位新皇帝。耶律阿保机共有三个儿子，长子突欲，次子耀库济，三子阿敦少君，如果按汉族政权的嫡长子继承制，应该由突欲继位。可述律却最喜欢二儿子耀库济，便抛弃突

欲，改立耀库济为天皇王。突裕大怒，想逃奔唐朝，半路被抓了回来，到底是自己的孩子，述律舍不得杀他，踢到东丹国继续做他的大国王。耶律耀库济即位后不久，改名为耶律德光。

耶律德光可以说是辽朝九帝中名气最响亮的一位，当然耶律德光之所以出名，多半还是因为他后来收下了“震憾千古”的大晋皇帝石敬瑭做干儿子，跟着石敬瑭混出了名气。

虽然耶律德光只是次子，但客观来说，耶律德光的能力要强于耶律突欲，至少耶律德光的野心不比他老爹差。阿保机看上了河北，耶律德光同样看上了河北。

契丹天显三年（公元 928年）四月，唐义武军节度使王都因和李嗣源有矛盾，在定州（今河北定县）发动叛乱，李嗣源遣王晏球等将来灭王都，王都速向耶律德光发出求救信号。耶律德光正打算到河北捞一票，大喜，派惕隐涅里衮、都统查剌率契丹兵前去支援王都。没想到王晏球早有准备，契丹兵还没到定州呢，就被唐军痛击一阵，损失惨重，余部逃回契丹的路上，又被唐卢龙军节度使赵德钧插上一刀，几被全歼。

耶律德光也确实小瞧李嗣源，李嗣源是五代时期著名的“李横冲”，虽然李嗣源以内政能力见长，但军事才干绝对不弱于李存勖，耶律德光吃不到肥肉，不是他能力不行，而是他的对手实在太强。

耶律德光这边还在郁闷呢，契丹天显四年（公元 929年）十一月，他的大哥东丹王耶律突欲再次叛逃，奔向后唐。耶律突欲吸引上次教训，这回改走海路，带着四十多个心腹人泛海至登州（今山东蓬莱），成功登陆，李嗣源赐耶律突欲名为东丹慕华，后又觉得这名不太好听，再改为李赞华，封怀化军节度使。

耶律突欲对耶律德光的地位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但耶律德光又不好对哥哥下手，巴不得他逃跑，既能保全他的兄弟情份，又能除掉一个潜在威胁，自然暗喜。

耶律德光是契丹雄主，虽然上次被李嗣源连敲带打教训了一回，但耶律德光是绝不甘心窝在大漠当什么马上皇帝，中原富庶，财富无尽，美女如云，无时无刻不在勾引着耶律德光。当然，要想靠武力实现这一梦想，估计不太可能，需要有一个“向导”。

三

机会终于来了，契丹天显七年（公元 933年）十一月，六十七岁的大唐皇帝李嗣源驾崩，宋王李从厚继位，可没多久潞王李从珂在河中造反，仅仅三个月，李从珂就攻下洛阳，李从厚逃跑途中被姐夫石敬瑭给做掉了。

李从珂和石敬瑭都是明宗李嗣源的近亲，自持勋贵，互不心服。李从珂做皇帝不久，发兵攻打河东，企图灭掉石敬瑭。石敬瑭当然不想被李从珂吃掉，为了自保，石敬瑭便把眼光投向了北方。契丹坐拥雄兵百万，实力足以对抗李从珂。

契丹天显十年（公元 936年）七月，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遣掌书记桑维翰奉表向耶律德光称臣，并允诺：只要耶律德光能帮他灭掉李从珂，他愿意向契丹割让卢龙道、雁门关以北共十六州，并认比他年轻十一岁的耶律德光做义父。

天上凭白无故掉下来个干儿子，外加让人眼馋的十六州，耶律德光兴奋的差点没疯掉，张牙舞爪的咆哮：“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九月，耶律德光自将大军来救石敬瑭，打败了唐军张敬达部，救了石敬瑭一命。石某人感动的直哭，不停的感谢义父。

耶律德光和石敬瑭勾搭成奸，各取所需，耶律德光帮忙石敬瑭在同年十一月攻下洛阳，李从珂自焚。耶律德光见干儿子成了大事，这才带着十六州的肥腴之地回到契丹。

辽会同元年（公元 937年）十二月，春风满面的耶律德光下诏，改国名大契丹为大辽。辽朝存在的二百多年中，国号非常混乱，一会大契丹，一会大乱，弄的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在得到十六州土地之前，契丹虽然也拥有适合耕种的土地，但从军事角度来说，十六州横桓中原与大漠间，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契丹有了十六州，进可南下中原，退可固守北方。石敬瑭出卖十六州对中原造成的伤害有多大，对契丹发展的贡献就有多大。十六州人口百万，这也同时为契丹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服务。石敬瑭为图一已之私欲，悍然出卖十六州，中原政权三百多年的噩梦从此开始，严重破坏了中原文明的发展，对历史造成了严重的伤害，骂石敬瑭是卖国贼，并不为过。

石敬瑭对义父百依百顺，耶律德光看到石敬瑭如此犯贱，自然也不客气。虽然石敬瑭经常给他和其他贵族送新鲜货，但依然满足不了耶律德光的贪欲，常派人责骂干儿子。石敬瑭就这样窝窝囊囊的当了七年的儿皇帝，于辽会同六年（公元 942年）六月病死于汴梁，圣寿五十一岁，而石敬瑭的干爹耶律德光只有四十岁。

石敬瑭愿意在耶律德光面前自虐犯贱，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跟石敬瑭一般贱骨头，耶律德光的“义孙”石重贵就不想和契丹继续这种变态的关系，虽然石重贵依然做耶律德光的孙子，但不再向契丹称臣，也就等于和契丹翻了脸。

对耶律德光来说，石重贵称不称孙都无足轻重，关键是石重贵不再向自己称臣，这实在有损这位契丹大皇帝的面子，同时还严重损害了契丹的国家利益，耶律德光岂能容石重贵如此不敬？

辽会同八年（公元 944年）正月，耶律德光以“预备义子”赵延寿为前锋，大举南下，先取贝州（今河北清河）。晋军的实力并不差，虽然契丹军在汉奸邵珂的帮助下攻下贝州，但契丹军和晋军主力作战的过程中极为吃力，辽会同九年（公元 945年）三月，契丹军在白团卫村（今河北安国境内）企图围歼晋军主力。没料到晋军遇强更强，在杜重威、张彦泽、李守贞、符彦卿等人的率领下，迎风逆击辽军，辽军大败，耶律德光差点被活捉，骑着一头骆驼逃掉了。

耶律德光的命实在太好，杜重威和张彦泽为了个人私利，在耶律德光的引诱下，出卖石重贵，倒戈南向。辽会同十年（公元 946年）十二月，张彦泽率领“大辽兵”攻进汴梁，俘虏了晋朝皇帝石重贵。耶律德光把石重贵打发到黄龙府（今吉林农安）种地去了，自己则象模象样的做起了中原的大皇帝。

耶律德光固然很有能力，但性格残暴，“即位”不久，就纵容手下以“打草谷”为幌子，在中原大肆烧杀淫掠，做尽了坏事，惹起中原士民愤怒，纷纷反抗契丹人的暴政。原晋朝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乘乱取事，于

辽会同十一年（公元 947年）二月，在太原称帝，国号大汉，仍称天福年号。

耶律德光在中原快混不下去了，只好在会同十一年的三月，打起“节后返乡”的旗号溜回契丹。也许是遭到了“天遣”，耶律德光逃至栾城（今河北栾城东），染上重疾，勉强行至杀胡林，耶律德光一命呜呼，时年四十六岁。侍从带着耶律德光的尸体逃回了契丹，葬在了木叶山，和父亲耶律阿保机葬在一处。

如果从人性的角度，耶律德光认大自己十一岁的石敬瑭为义子已属荒唐，而纵容手下烧杀中原，罪大恶极，天人不容！不过要从辽朝的角度来看，契丹族到了耶律德光时代，基本完成了封建化进程，史称“建国号，备典章，至于厘庶政，阅名实，录囚徒，教耕织，配鳏寡。”耶律德光是契丹发展史极为重要的人物，没有他，契丹的快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还有石敬瑭，一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

耶律德光死后，耶律突欲的长子永康王耶律兀欲继位，改名耶律阮，改元天禄，尊叔父耶律德光为太宗皇帝。

史称耶律阮“中人之主”，能力一般，心胸也比较狭窄。耶律阮当皇帝并不是述律皇太后的意思，耶律德光的长子耶律述律还在契丹，所以耶律阮害怕他们娘几个把他弄下去。

此时述律太后已经发兵来讨伐耶律阮，结果兵败被俘，耶律阮把祖母软禁了在木叶山，让她老人家陪着丈夫和儿子诉苦吧。耶律阮扫除隐患，开始纵酒行乐，肆意侮大臣，人多不心服，经常叛乱，耶律阮日子过的并不舒服。

辽天禄四年（公元 951年）正月，后汉枢密使郭威废汉自立，建立周朝。而被郭威当傻子耍的后汉河东节度使刘崇也在太原称帝，史称北汉。北汉只有区区十二州之地，要对抗强大的后周非常吃力，不过因为有石敬瑭这块“珠玉”在前，所以刘崇照抄石敬瑭的老文章就行了。刘崇遣使来朝，愿意以叔父礼事奉大辽皇帝，耶律阮凭白多了个孝子贤孙，非常高兴。

到了九月，刘崇准备大举南下，要消灭郭威报灭国杀子之仇。因北汉国力有限，所以刘崇屡请契丹出兵相助。耶律阮说话自然要算数，也打算南下发财。可契丹的那些大酋长们却都不想为刘崇送死，好处耶律阮一人拿了，倒让他们去做牛做马，不去。

耶律阮大怒：“一群鼠目寸光的匹夫！”强行逼着酋长们南行，众人一片怨声。辽天禄四年（公元 951年）九月，当军心不一的契丹军行进至归化州（今河北宣化）祥古山时，耶律阮拜祭父亲让国皇帝耶律倍（后投唐被李嗣源赐名为李赞华），是夜大醉。

契丹泰定王耶律察割趁势作乱，说通了皮室详稳（辽官名，主掌禁军）耶律盆都，率兵杀入行宫，将耶律阮和其母萧太后等人一律砍死，耶律察割自立为帝。契丹太宗耶律德光长子寿安王耶律述律五年前就该继立，可惜被耶律阮抢了先，耶律阮一死，耶律述律岂肯罢手。率兵来攻耶律察割，不久将耶律察割等人干掉。因耶律阮诸子年幼，契丹贵族奉耶律述律为皇帝，改名耶律璟。

在辽朝九个皇帝中，有一个皇帝行为举止非常特别，他喜欢睡觉，经常日起三竿时，还躺在床上打呼噜，契丹人称此君为睡王，正是辽穆

宗耶律璟。耶律璟的历史评价很低："荒耽于酒，畋猎无厌。侦鹅失期，加炮烙铁梳之刑；获鸭甚欢，除鹰坊刺面之令。

赏罚无章，朝政不视。"

耶律璟虽然内政不修，但和前几位皇帝一样，都喜欢到中原捣乱，顺手发笔横财。可惜耶律璟命不好，他所面对的中原皇帝个个都是人中精英，先有郭威，随后就是五代第一明君、雄才大略的柴荣。不仅北汉被周朝狠狠压制，就是契丹，也拿周朝无奈何。好不容易柴荣英年早逝，接替他的赵匡胤能力并不逊于柴荣多少，耶律璟想帮北汉，根本插不上手，只能在一旁瞧热闹。

辽应历十八年（公元 969年）二月，大宋皇帝赵匡胤发兵大举北征河东，新继立的北汉皇帝刘继元按规矩，飞鸽传书契丹，请叔皇帝快来救命吧。

而此时耶律璟信用女巫萧衮，杀人取胆，做成不老药，企图活到一百岁。因为杀人过多，惹起众怒，耶律璟在怀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野猎，耶律璟英武神勇，射中了一头黑熊，文武狂拍马屁，奉酒上寿。耶律璟喝高了睡去，在半夜被近侍小哥（又译霄格）、花哥（又译华格）、辛古（又译锡衮）等六人所杀。

众人闻变，扑斩六人，然后迎立世宗耶律阮次子耶律贤，尊叔父耶律璟为穆宗皇帝。

耶律贤继位的时候，轰轰烈烈的五代已经结束快二十年了，虽然南方还有几个小国有待宋朝去下口，但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和契丹大辽国对峙的不再是短命的几个中原政权，而是一个新兴的统一（中原）政权大宋，辽宋打打和和，和和打打，一直闹了一百多年，直至最后一代辽朝皇帝耶律延祚被女直建立的金国所俘虏。

因为小说《杨家府演义》的渲染，杨家将数代忠贞，热血抗辽的故事家喻户晓，所以后人对宋辽对峙前期的故事非常了解一些，其中最有名的几位：辽景宗耶律贤的皇后萧燕燕，宋朝名将杨业、杨延昭。还有什么七郎八妹杨排风，孟良焦赞八大王，天花乱坠，让人叹为观止。

辽朝共有九个皇帝，分别是：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 916-926年在位

辽太宗耶律德光 926-947年在位

辽世宗耶律阮 947-951年在位

辽穆宗耶律璟 951-969年在位

辽景宗耶律贤 969-982年在位

辽圣宗耶律隆绪 982-1031年在位

辽兴宗耶律宗真 1031-1055年在位

辽道宗耶律洪基 1055-1101年在位

辽天祚帝耶律延禧 1101-1125年在位

附录二 塞外斜阳——党项定难军的默默存在

一

在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的中国西北，出现过一个强大的民族政权，最强盛时，占据过今天的甘肃、宁夏大部和内蒙西部地区，有过发达的文明。这个政权曾经先是和北宋、辽对峙，后来又和南宋、金对峙，直到公元 1227年被蒙古人所灭，所有的文明被毁于一旦，神秘的消失在历史苍茫天空中。这个政权的建立者名叫元昊，他的政权叫做西夏。

提及元昊，我们不算陌生，这位爷曾经把貌似强大的北宋折磨的不成体统，北宋年间著名的好水川战役就是元昊指挥的。宋朝在西夏建立之前，一直被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压着。突然间又冒出个西夏，屡败宋朝，实际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西夏是党项人所建，党项人是汉朝西羌人的别部，也称党项羌。党项出现的时间大致在南北朝的后期，活动区域在青海和四川交界一带，那个时期的党项还没有进入阶级社会。党项“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旧唐书.党项传》记载：“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

因为党项居住在高海拔的山地地区，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五月草生，八月霜降。”所以党项人多养牛马驴羊，基本上不从事农业生产。党项部风俗尚武，没有法律，赋役更是无从谈起。党项的婚嫁风俗比较特别，他们也可以娶庶母，甚至伯母、叔母、嫂子弟妹都可以娶，但唯独不可以娶同姓之女。老人死去，按规矩是不能哭的，不过如果是小孩子夭折了，则悲号发丧。

党项各部中，比较强大的部落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拔氏八部，而以拓拔部最为强大，后来建立西夏的元昊就出自拓拔氏。而提到拓拔部，我们会立刻联想到南北朝是建立强大鲜卑魏的拓跋部，这个党项拓拔部和鲜卑拓跋部是否有关系呢？

北宋宝元二年（公元 1039年），也就是元昊建立西夏的第二年，元昊上表给宋仁宗添堵，大肆吹嘘自己，开篇就说：“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后魏就是北魏，因为那时民族迁移比较频繁，南北朝和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族融合时期，所以党项的拓拔氏很有可能就是鲜卑拓跋氏的后人，融入党项的。

元昊的姓氏一直比较混乱，有时称为李元昊，有时称为赵元昊，李姓是唐朝皇帝赐的，赵氏是宋朝皇帝赐的，其实元昊真实的姓是拓拔氏。唐朝贞观年间，因为吐蕃的强大而受到威胁的党项东迁归顺唐朝，而拓拔部首领拓拔赤辞不想做唐朝的奴仆，强硬不从。被廓州刺史久且洛生轻骑袭败。唐太宗李世民遣使劝拓拔赤辞归顺，拓拔赤辞无处可去，只好来降。

唐太宗李世民赐姓为李，并在松州（今四川松藩）设立都督府，辖

下三十二州，多为辟远之地，以拓拔赤辞为西戎州都督，拓拔部这才有了安身之地。不过到了唐玄宗时，吐蕃势力东扩，党项拓拔部根本不是吐蕃的对手，便请内迁。唐开元九年（公元 721年），唐玄宗李隆基下诏在庆州（今甘肃庆阳）置静边州，安置党项人，以拓拔赤辞孙守寂为右监门都督，并封西平公。唐广德二年（公元 764年），唐代宗李豫复徙静边州以及夏州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今陕西榆林南）附近。

不久，唐代宗李豫以左羽林大将军拓拔乞梅居庆州，号为东山党项部，拓拔朝光居银州、夏州，号为平夏党项部。因为唐朝累世强盛，根本没有拓拔部崛起的机会，直到唐朝末年，居住在银夏的党项拓拔部才迎来了历史上的黄金发展时期，为后来元昊建立西夏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奠定西夏基业的这位先生，就是元昊的八世祖拓拔思忠的哥哥拓拔思恭。

因为拓拔思恭史无专传，所以对他的生平介绍不甚详尽，拓拔思恭不知哪年生人，是夏州刺史拓拔乾晖的孙子。拓拔思恭出身党项最强大的平夏部，生在豪门家的孩子在创业的过程中就是比穷人家的孩子有优势，个人能力并不以外在生存环境为衡量标准，但起点不同，所以只要具有相当的能力，成就大事就容易些，当然这些不是绝对的。

由于党项游牧民族的特性，所以族人多善骑射，拓拔思恭也学了一手好武艺。有了吃饭的家伙，就得有地方使，也该着拓拔思恭要发财，因为他遇到了一个最适合他这种人发展的时代。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国威大减，关以东，不复奉王命，自专生杀。

统治阶级最拿手的就是骑着老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享尽荣华。社会矛盾极为尖锐，各地起义如云，地方藩镇也各怀鬼胎。唐懿宗李漼是个标准的庸才昏君，满朝貂帽多竖牧小人，朝政腐败透顶，百姓苦无生路，终于在咸通末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王仙芝、黄巢农民大起义，严重动摇了唐朝的统治基础。

唐朝对周边各族的军事威慑不复存在，做为异族，党项人在唐朝统治下过的并不如意。虽然唐朝的民族政策比较宽容，但毕竟低首下心的做人家仆奴，换谁也不甘心。拓拔思恭见天下形势混乱，唐朝已经无药可救，也想趁乱摸上一把，摸条鱼算他好运气，摸只虾也不错，实在摸不着，还有基本工资，反正是饿不着他的。

唐咸通末年，拓拔思恭纠合族众，窜至宥州（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境内），盘踞城池，自称刺史。宥州是汉族和其他民族杂居的地方，属于唐朝的边疆州，中央政府对这里的管理比较松散。加上唐朝要对付各地的起义，根本无暇管什么拓拔思恭，他倒落了几年自在。当然拓拔思恭也没闲着，暗中积蓄力量，准备做点更大的买卖。

唐广明元年（公元 880年）十二月，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率军攻入长安，唐僖宗李儇仓皇逃向成都。僖宗路过凤翔时，以凤翔节度使郑畋

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书檄天下，起兵勤王，并许“凡蕃、汉将士赴难有功者，并听以墨敕除官。”各路军阀个个油滑的很，一本万利的生意谁不做？纷纷举勤王大旗，云集关中，剿灭黄巢，以图发家致富。拓拔思恭得到消息，自然也火燎屁股，坐不住了。这样好的机会百年不遇，不能错过。

唐中和元年（公元 881年）三月，拓拔思恭也打着了勤王的大旗，搜罗了胡夏兵马数万，来到鄜州（今陕西富县）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会盟，约共讨贼。唐僖宗见突然冒出来一个忠臣，自然大喜，正逢此时原夏绥银节度使诸葛爽被黄巢大将朱温给说降了，唐僖宗便封拓拔思恭为左武卫将军，并权夏绥银节度事。拓拔思恭先把空头支票塞进腰包，然后进军长安，想会会黄巢。可惜初战不利，折了一阵。

联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输了一场球还不是末日临头，拓拔思恭联进屯武功。联合唐军唐弘夫、王重荣、王处存等部虎窥长安城。为了避开唐军锋芒，黄巢决定先撤出长安，唐军一哄而入，在城中大肆摽劫，结果被反攻回来的黄巢军杀败。拓拔思恭倒没受到多大损失，和李孝昌退屯东渭桥，准备再攻长安。黄巢方面出马拒党项军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朱温和尚让。

八月，唐僖宗下诏，正式任命拓拔思恭为夏绥节度使，辖夏州、绥州（今陕西绥德）、银州、宥州、静州（ ），实力暴涨。拓拔思恭成了具有相当实力的一方诸侯，象征意义非常重大。不过拓拔思恭还是没能从朱三那里捞到什么好处，九月，两军大战于东渭桥，朱温是黄巢头号王牌，怕你甚么拓拔思恭？连踢带踹，把联军给打趴下了，弟弟拓拔思忠也死在阵上，后来的元昊就是拓拔思忠的直系子孙。

拓拔思恭见奈何不了朱温，也顾不得什么勤王，唐僖宗惹出来的事，让他自己想办法吧，率军溜到夏州赴任去了。唐朝对拓拔思恭不薄，他却临场做了好汉，史家称：“《春秋》私逃书"奔"。奔者，匹夫之行。思恭兵败，不奉王命，擅回本道，书以贬之。”

拓拔思恭人品倒还不算差，还没忘记唐朝的大恩，在夏州募兵，然后上表成都，请再讨贼。唐僖宗饥不择食，只要有人卖身，他统统都要。十二月，诏赐夏州号为定难军，这也是五代十国时期割据夏绥的定难军名称的由来。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拓拔思恭于中和二年（公元 882年）正月，再引雄兵南下，屯渭桥，受宰相王铎节制。拓拔思恭这回长志气了，亲率八千锐卒与黄巢军数战，取得了几场小胜。唐僖宗一高兴，封拓拔思恭为权京兆尹事。长安还在黄巢手中呢，拓拔思恭想做长安市长，还要先问黄巢答应不答应。

直到中和三年（公元 883年）四月，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率兵攻入长安，黄巢东下河南地，拓拔思恭跟着李克用混进了长安。虽然首功是李克用，拓拔思恭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唐僖宗当然不会忘记这位忠臣，七月，封拓拔思恭夏国公，并赐李姓。元昊把国号定为大夏，就源于这时。在封建社会中，能被皇帝赐国姓，那是无上的荣耀。朱温再牛，还只是被唐僖宗改名朱全忠，混的还不如这位李思恭呢，呵呵。

二

李思恭觉得自己非常的了不起，还想在皇帝面前出出彩，光启元年（公元 885年）九月，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因不满大太监田令孜想夺他的盐池，起兵造反。田令孜连皇帝都不放在眼中，管你王重荣王轻荣，调邠宁节度使朱玫和李思恭合军进讨王重荣。可惜王重荣有点本事，在沙苑狠踹了李思恭一脚，几被全歼，李思恭逃回到夏州找后悔药吃去了：“田太监的话也听，我真是没事找抽型的。”唐朝的破事，他再也不

想管了，有了夏州根据地，够他用的了。

一年以后，朱玫强立襄王李熅为帝，唐僖宗好歹也是天下共主，哪轮着你李熅来抢他的饭碗，下诏让李思恭出兵讨逆。李思恭这会学乖了，冤大头还是不做的好，率兵逗留在绥州，伸长了脖子瞧热闹。不久，朱玫兵败，李熅被杀，李思恭免费看了场年终大片，然后心满意足的回家过日子。

在江湖中行走，最要紧的就是要懂得江湖规矩，什么话当说得，什么事当做得，都是大有讲究的。勤王的旗号可以打，口号也可以喊，但不符合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做傻事。各扫自家门前雪，莫敢他人瓦上霜，唐朝衰落，那是他们的事情，和李思恭有什么关系？乱世，说白了，就是一场没有东道的盛宴，有本事的吃大鱼大肉，没本事的，连劈带切给做成了馅，被强者做菜下酒。这就是世道，不服不行。

李思恭慚慚懂得了这个道理，自己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人谁其不为利益而活？李思恭掂脚伸脖子看看周边哪里有自己发财的去处。这时保大军（原鄜坊军）节度使东方逵得病去职，保大军块头不比定难军小，如果能吃下这块肥肉多好。事不宜迟，抢先下手。

唐文德元年（公元 888年），李思恭遣兄弟行军司马李思孝率精锐袭取保大军，攻入鄜州。李思恭让兄弟自称留后，然后上表请封。唐昭宗李晔刚刚继位，自己眼皮子底下的事情都弄的一团糟，哪里还能管得了这伙强人？便授李思孝为保大军节度使。李思恭的地盘比原来大了近一倍，心情大好，人的欲望从来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

大顺元年（890年）六月，因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和朝廷合不来，加上朱温出钱喂饱了宰相张浚，请朝廷发兵讨伐李克用。昭宗架不住朱温的朋友挑唆，只好诏令各道围剿河东，李思恭、李思孝率兵跟着张浚去河东寻宝。可惜张浚是个饭桶，在河东被李克用好一顿胖揍，官军大败。李思恭根本就上前线，远远在后边瞧热闹。见李克用不是个软柿子，何必得罪河东，难说以后用不着人家，便和凤翔、静难等军渡黄河西归。

李思恭终于开窍了，乱世中生存法则的头一条就是保存实力，即使得不到好处，也不能损失实力，日后还要靠着这支军队发家致富呢。不过李思恭也没几年好活了，乾宁二年（公元 895年），李思恭卒。因李思恭的儿子李仁佑早死，孙子李彝昌年尚幼，所以众人推举李思恭弟李思谏为定难军节度使，不过到长安讨了个正式任命诏书，名正言顺好办事。

一年后，保大军节度使李思孝正式退休，诏命其弟李思敬代替任职。没多久，唐昭宗又把李思敬弄到了武宁军任节度使，保大军后为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所夺。后来朱温来凤翔向李茂贞讨还昭宗皇帝，西川王建耍了李茂贞一道，打着救援的旗号夺去了李茂贞的山南诸州，而以洋州降王建的正是武定军节度使李思敬（拓拔思恭）。

在唐末的军阀混战中，长安周边的各位大佬没几个老实的，都把唐朝当成了唐僧，今天你吃一口，明天我割一块，只有定难军因为实力较弱，所以基本上没有对唐朝起什么坏心思，昭宗对定难军非常满意，“朝廷宠锡优异”。不过李思谏却没有把唐朝当回事，不过是个盖公章的，有则锦上添花，无则不碍大局。

唐天祐三年（公元 906年）九月，静难军节度使李继徽北上攻定难军，李思谏吓的不轻，忙向汴梁的朱温求救。其实李思谏的这次兵祸完全是朱温能捣鼓出来的，李继徽本来已经投降了朱温，没想到朱温淫棍本色不改，玩弄了被朱温扣做人质的李妻。李继徽平白被朱温扣上了一顶大号绿帽子，恼火异常，便倒向李茂贞。李茂贞在当时也算是西方响当当的一大诸侯，虽然东受制于朱温，南受制于王建，但北方的定难军相对来说比较好下口，李茂贞遣李继徽率诸路大军合攻夏州。

朱温接到李思谏的鸡毛信，自然要去救，李茂贞真要做大了，对自己是个严重的威胁，留下夏州可以做为自己的战略侧翼。汴梁方面出马的是匡国军节度使刘知俊，刘知俊是朱温手下名将，对付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李继徽不是问题。两军战于美原（今陕西富县美原镇），凤翔方面的五万大军几被汴军全歼。李思谏明显感觉到了唐朝命不久矣，看形势发展，朱温灭唐就在目前，不如和朱温交个朋友。有朱温在，李茂贞便不敢对自己如何，从此定难军全面倒向中原政权。

史家对李思谏倒向朱温非常不满，直指此举是李氏变节之始，并再论：“顾当鄜、宁犯顺，岐、汴劫迁，方镇争衡，中原板荡，独不闻夏州一骑渡河，其保境息民，循分效顺为何如耶！思谏嗣职，庸庸自保。视椒兰之弑而不知援，见汴梁之篡而不之讨。略公义，重私恩，以视思恭殆有愧焉！”其实这是典型的书生意气，纸上谈兵。且不说朱温此时还是唐朝的官员，李思谏拜了朱温码头在名义并没有背叛唐朝。河东李氏后来虽然打起唐朝的旗号，但他们这个所谓唐朝和真正的唐朝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李克用在唐朝时没少干对不起唐朝的事情。要说变节，当初李渊又为什么要背叛杨隋？如果这样一代代往上扯，那就没完没了。

定难军身处河东、梁朝、凤翔三大强藩之中，如果要生存下来，就必须找一个强大的依靠。为了所谓虚名的忠诚而把九族身家都押上来，是绝对不划算的买卖。在名和利之间必须选择一个，相信大多数人会选择利，文天祥那样的纯粹人格，并非人人拥有。

李思谏投靠了朱温，朱温也确实没薄待夏州，朱温即位后，加李思谏检校太尉，并封侍中。当然这些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李思谏得到了朱温军事上的保证，拓拔一族的性命有了保障，没有什么比这还重要。

梁开平二年（公元 908年）底，李思谏卒于任，死前留下遗嘱，立侄孙李彝昌为节度使。李思谏的位子是大哥李思恭给的，现在再把位子还给大哥的后人，也算了却一桩心愿。不过李彝昌命太短，仅仅当了不到三个月，就被作乱的夏州都指挥使高宗益给杀掉了，实在没有什么作为。高宗益想自立为定难军主，可夏州人根本不认他这一号，拓拔家的在夏州经营近三十年，根基深厚。一月后，夏人杀高宗益及其同党，迎立李彝昌的族子蕃部指挥使李仁福为主。朱温管不到夏州如何，只要拜在他的门下，照例封赏，授李仁福为定难军节度使。

李仁福继续奉行归藩梁朝的外交战略，有了梁朝的战略后方，夏州就有能力在凤翔和河东的夹缝中生存下来。不过李茂贞早就看上了夏州，在南边失去的，他要从北边补回来。梁开平四年（公元 910年）七月，梁朝大将刘知俊叛降李茂贞。李茂贞地盘早不似前些年那么大，被朱温和王建吞了不少，实在没有地方安顿刘知俊，便让刘知俊引兵会同河东军周德威部五万人，合击夏州。

朱温听说李存勖要拿夏州开刀，哪能答应？速遣夹马指挥使李遇、刘绾等提兵往救夏州。此时李仁福已经苦守了一个多月，力渐不支，眼见得要坏事。梁军抄了晋岐联军的后路，从后面杀了过来，晋岐军大败而去。河东的李存勖虽然号称英勇无敌，但以他的能力，并不能把朱温怎么样，朱温好歹也是个军事家，至少能和李存勖打个平手，更不用提什么不上档次的李茂贞了。

三

李仁福被朱家的救过后，便死心踏地的跟着朱家，朱友贞即位后，封李仁福陇西郡王、加中书令，这一年是乾化三年（公元 913年）。清人吴广成曾做一问："高季昌乾化二年封渤海郡王，比李仁福受封早一年，后世史家顾以高氏备十国中，而独弃李氏不与，何也？"

要按地盘来说，李茂贞、刘守光都比荆南有资格进入十国，只为他们存在的时间过于短促，其中以李茂贞最为可惜。荆南之所以以手掌之地列入十国，主要还拜荆南特殊的地理位置所赐，而且存在时间较长。定难军时间也不短，甚至一直延续到了西夏。不过要把夏州列入十国，在技术上有些麻烦。截止于什么时期？五代十国结束于公元 979年，此时定难军依然活的挺滋润，如果把西夏建国的那一年（公元 1038年）做为定难军结束的时期，那么这个"十国之一"是不是太长了点？如果定难军算入十国，那么北宋是不是也要并入五代，成为六代了，呵呵。

李仁福虽然跟着朱家的混，但也不过是利用朱友贞为他挡风摭雨罢了，有用则呼之而来，无用则捽之而去。梁龙德三年（公元 923年）十月，河东军攻入汴梁，朱友贞自杀，梁朝灭亡。李仁福知道到了改换门庭的时候了，遣使向后唐称臣，虽然李存勖和李仁福曾经有些过节，但时过境迁，也犯不着把李仁福逼上绝路，封李仁福为朔方王，算是正式收下了夏州。

李仁福刚跟着李存勖混江湖没多久，李存勖就"崩"了，被乱兵杀死，李嗣源入京继位。李仁福照抄老文章，谁得势谁就是他的主子，乱世军阀想活下来就必须这样，能屈能伸，此之谓大丈夫是也。不过李仁福还是觉得李嗣源不如李存勖，所以想从李嗣源身上拔毛，出兵攻延州（今陕西延州）。李嗣源是什么人？哪容你对天朝皇帝不敬？唐军教训了李仁福一顿，一直追到贺兰山才回去。洛阳一直有种说法，认为李仁福和契丹勾勾搭搭，有侵河朔入关中之意，李嗣源密切关注夏州形势。

后唐长兴四年（公元 933年）二月，李仁福卒，儿子李彝超袭位。李嗣源一肚子的气没地方撒，便拿李彝超开刀，你们不是想要延州吗？那就去延州享福吧，迁李彝超为延州刺史，以延州节度使安从进为定难军节度使。李彝超不呆不傻，当然不肯合作："我祖宗传下来的家业，凭什么给你？"上表糊弄李嗣源："臣岂敢不奉诏？只是夏州军民生拉硬扯的不让臣去延州，臣也没办法，陛下换人去延州吧。"

李嗣源行走江湖多年，没来由信你这个小把戏："拉倒吧你，你当朕是傻子？！"诏命安从进领兵攻夏州。李彝超在城上招呼安从进："夏州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穷嗖嗖的，朝廷何苦欺我？就算朝廷赢了我们，江湖上也不传朝廷英雄。"话说的可怜，可李彝超也不是好惹的主儿，纠合党项骑兵万余人抄掠唐军粮道，唐军没饭吃了，李嗣源只好让官军撤回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哪有这等便宜事？李彝超出城送了安从进

一程，连踢带踹给送回去了，还捞了不少军资。

不过李彝超到底还有些自知之明，自己的那些家底实在不足陪李嗣源玩几天的，开始装孙子，向后唐请罪，李嗣源无奈何，只好释之不问，仍为定难军节度使。

唐清泰二年（公元 935年）二月，李彝超卒，弟弟李彝殷领定难军政事。李彝殷接受哥哥的教训，对中原政权恭恭敬敬，丝毫不敢慢怠。石敬瑭建立晋朝后，加李彝殷同平章事，也就是以宰相身份领节度事，当然这只是虚名，先哄住再说。

李彝殷是党项拓拔家族割据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在位时间比较长，仅被他“克”死的中原皇帝就有八个，还不包括耶律德光。李彝殷在刚袭位时平定了兄弟绥州刺史李彝敏的叛乱，之后就没有多大动静，老老实实做中原皇帝的藩镇，少不了自己的大鱼大肉。

晋开运三年（公元 946年）底，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入汴梁，俘晋帝石重贵北上。李彝殷又拜倒在耶律德光的脚下，这没什么丢人的，有吃有喝才是最重要的。不久耶律德光就栽在了中原，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摇身一变，成了大汉皇帝。李彝殷没二话，又跟了姓刘的混。

李彝殷滑头的很，他看到中原政权如走马灯般的换，象石敬瑭、石重贵这等货色都能做大国皇帝，心下也多瞧中原不起，干脆做起生意来。凡是中原政权的藩镇有不服朝廷的，李彝殷便和他们勾结在一起，出兵相助，但条件是得给他金银。后汉护国节度使李守贞造反的时候，李彝殷就从李守贞那捞到了不少肥肉，吃的满嘴流油。

中原政权内乱不断，实在没有功夫去管李彝殷，只要不造反，随便他怎么折腾。没过几年，中原政权又改姓郭了，郭威称帝，建号大周。随后河东节度使刘崇又在太原称帝，周汉互为仇雌，攻杀不断。李彝殷现在还不好断定周汉谁能打得过谁，不好下赌注，干脆骑墙观战。李彝殷暗中表附刘崇，又和周朝保持关系，两面讨好，好不得意。

周世宗柴荣即位后，盘踞在府州（今陕西府谷）的府州防御使折德扆归附周朝，世宗在府州置永安军，给了折家的一个名份。这个折德扆名气甚小，但他有一个极负盛名的女儿--金刀令公杨业之妻、大宋名将杨六郎之母，江湖人号佘太君佘赛花的便是。因折姓过于稀罕，时间一长，折姓便被称为佘姓。不过府州和周朝之间并不接壤，中间还隔着定难军，李彝殷见折德扆受了宠，醋意大发，发兵断路，不许双方通使。

消息传到汴梁，周朝大臣多不以为然，认为府州小镇，得非我利，失非我患，相比之下，夏州战略地位重要，多请柴荣厚抚李彝殷。柴荣却不这样看：“府州尽忠于我，奉朝廷以拒河东顽逆贼，怎么能抛下他们不管？李彝殷自以为能，夏州除了产牛马，还有什么？只要朕断了他们的茶货，看他们吃什么？！”

柴荣眼光就是不凡，府州虽小，但悬处河东北方，是中原重要的战略侧翼，折德扆比李彝殷忠诚多了。柴荣下诏严责李彝殷，李彝殷这回知道害怕了，得罪了柴荣，可不是好玩的，便向汴梁谢罪。

五代到了周朝时，统一的苗头开始显现，各方藩镇心中都明白，尤其是象李彝殷这样的小军阀，没事千万不要招惹柴荣，李璟如何，不照样被柴荣给收拾了？李彝殷真是学乖了，对中原政权事之如父，不敢再惹事生非。

数年后，大周朝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兵变，从柴荣幼子柴宗训手中“禅”走了江山，建立大宋朝。李彝殷也听说过赵匡胤的本事，自己的本钱实在太少，和袖珍的荆南政权差不多大，根本没能力和中原对抗，又改投在赵匡胤的门下混日子。因为自己的名字犯了赵匡胤父赵守殷的名讳，便改名李彝兴。赵匡胤没亏薄他，封西平王，加太尉衔。

宋乾德五年（967年），李彝殷病死，子李光睿袭位，后来赵光义即位，为避圣讳，改光为克。

李克睿是西夏开国皇帝元昊的曾祖父，李克睿死于太平兴国三年（公元 978 年），子李继筠嗣。李继筠之后是李继捧，李继捧之后是李继迁，著名的滑头将军，时而降宋，时而叛宋，宋朝拿李继迁没多少办法。李继迁曾经受赐宋朝国姓，改名赵保吉，前后改了两回。李继迁死于宋景德元年（公元 1004年），继任的是赵德明，赵德明就是元昊的父亲。这一年的五月，元昊出生，母卫慕氏。

宋明道元年（公元 1032年）十月，赵德明死，长子元昊袭位。

宋宝元元年（公元 1038年）十月，夏王元昊在银川称帝，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西夏国从此走上历史的大舞台，上演了一出出鲜活的历史大剧，直到西夏宝义二年（公元 1227年）为蒙古所灭。

附录三 云之南——五代南诏大理国的沧桑变迁

一

大家都知道中国共有 33个省级行政单位，而这些省区市的名称来历各有不同。有以历史上行政区划名衍化而来，此类最多，比如安徽是以安庆府和徽州府的首字合称；广东广西是以宋朝的广南东路和西路转化而来；也有以河流湖泊山脉为名的，此类名称有好几对，如山东山西以太行山为分界，湖南湖北以洞庭湖为分界，河南河北以黄河为分界。

还有一类省名的由来比较特殊，比如云南。云南省名的得来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相传汉武帝刘彻曾经做了一个梦，梦见一片彩云出现在弥渡（今云南弥渡）上空。汉武帝醒来后，感觉这是个好兆头，便于元封二年（公元 109年）在云南驿（今云南祥云县）设置云南县。蜀汉建光三年（公元 225年），汉相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在此地设置云南郡。元世祖忽必烈时，置云南行省，这也是云南省名的由来。

云南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 170万年以前，早期人类就在云南境内的元谋活动，这就是著名的元谋人，也是公认中国现今发现最早的人类。楚威王熊商曾经派将军庄蹻率兵来到滇池，发现这里“肥饶数千里”，准备“以兵威定属楚”，后来秦国坐大，攻下楚国的巴郡、黔中，割断了庄蹻和楚国的联系。庄蹻干脆在这里建国，“变服，从其俗，以为长。”

从庄蹻称滇王始，到南宋宝佑元年（公元 1253年），元朝灭大理国止，在近一千五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云南曾经建立过两个规模比较大的割据政权，而且这两个政权是相连的，先是南诏国，后是大理国，时间跨度大致从唐朝初到宋朝末年，绵延五百年。

南诏是秦汉时期哀牢人的后裔，乌蛮部的一支，也称做“鹤拓”、“龙尾”、“苴咩”、“阳剑”。当地语言称王为诏，当时比较强大的有六部：蒙秀诏、赵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蒙舍诏，因为蒙舍诏地处最南方，所以也称作南诏。

南诏的始祖叫蒙舍龙，蒙舍龙之后的南诏王叫龙独罗，唐永徽四年（公元 853年），龙独罗遣使入长安，来拜唐朝的码头。唐高宗李治见有人拜倒在自己的脚下，自然高兴，封龙独罗为巍州（今云南巍山附近）刺史，隶属姚州都督府，这标志着南诏和唐朝建立了正式的臣属关系，成了李家的小弟。

龙独罗下传子逻盛炎，逻盛炎传炎阁，炎阁传弟盛罗皮，盛罗皮传皮罗阁。皮罗阁是南诏史上有着非同寻常意义的一位王，他在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 737年）时大败河蛮，得到了大和城（今云南大理附近），并把盛逻门的养子阁罗凤安置在了大和城。皮逻阁势力渐强，唐玄宗李隆基赐皮逻阁名为蒙归义。

皮逻阁野心勃勃，先出重金塞饱了唐剑南西川节度大使王昱，请他上书玄虚玄宗李隆基，请并六诏为一。因为此时其他五诏势力微弱，合

并六诏能使唐朝缓解来自吐蕃的军事压力，李隆基下诏并六诏，封皮逻阁为云南王，厚加赐赠。皮逻阁北上攻吐蕃，大获全胜，皮逻阁遂成南诏一代雄主，心得意满之余，迁都大和城，安安稳稳做起了云南王。

天宝七载（公元 748年），皮逻阁死后，阁逻凤继立。阁逻凤也不是个善茬，云南太守张虔陀看上了阁逻凤的老婆，想和她私通。阁逻凤哪里肯戴这绿帽子，当然不从。张虔陀实在有些无耻，一边臭骂阁逻凤，一边上表言阁逻凤欲反。阁逻凤气的火冒三丈，当即扯旗造反，攻杀张虔陀，平姚州境内三十二小夷州。唐朝闻报大怒，派剑南西川节度使鲜于仲通出兵来教训阁逻凤。

阁逻凤倒有些害怕，表示愿意向朝廷谢罪，不过条件是把姚州给他。并且威胁鲜于仲通："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不然爷就投靠吐蕃，到时可没地方买后悔药吃。"鲜于仲通气的不行，发兵来讨，结果不是阁逻凤的对手，被打的大败。阁逻凤说话算数，真的投靠了吐蕃，和吐蕃墀德祖赞称兄道弟，吐蕃封阁逻凤为"东帝"。

后唐朝饭桶宰相杨国忠立功心切，发天下雄兵十万，以侍御史李宓为帅，去告诉阁逻凤做人不要太狂妄。杨国忠看中的人不是饭桶也会变成饭桶，李宓率军南下，在大和城被南诏军又是一场大败，死伤八万。正逢此时安禄山在范阳作乱，胡骑直下，唐朝统治几近崩溃。阁逻凤的机会又来了，率南诏军北上攻取了巂州（今四川西昌），并接连攻灭了周边诸部，基本统一了西南地区。阁逻凤取巂州后，将被俘的西泸县令郑回带回南诏，请他做诸王子的老师，教授汉学。

唐大历十三年（公元 778年），阁逻凤病死，孙异牟寻立。异牟寻"有智数，善抚众，略知书"，异牟寻觉得自己了不得，便想开疆扩土，对唐朝动手动脚。唐德宗李适气愤不过，发禁军、幽州兵、山南兵联合攻南诏。这回唐军长本事了，大败南诏，斩杀南诏军六千多，被俘的，掉下悬崖的数万。

异牟寻知道唐朝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只好再次投靠吐蕃，被封日东王，迁都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吐蕃"责赋重数，悉夺其险立营候"，异牟寻实在吃不消。郑回便劝道："天朝物尽四海，不以小利为意。不如改归唐朝，少了一个敌人就是多了一个朋友，请王思之。"异牟寻觉得有理，便在唐贞元十年（公元 794年）和吐蕃绝裂，复向唐朝称臣。唐德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北方的事情就够他头疼了，既然异牟寻知错就改，还有何言？唐朝封异牟寻为南诏王，赐"贞元册南诏印"，异牟寻从此安心做唐朝臣子。

南诏国在此时达到了极盛，在文物制度上南诏全盘学习唐朝，引进了先进的制度，对南诏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南诏制度虽然名称上和唐朝不甚相同，但功能相似。南诏王自称元，也是就朕的意思。以坦绰、布燮、久赞为清平官，相当于宰相。以幕爽（兵部）主兵权，琮爽（户部）主户籍，慈爽（礼部）主礼仪，罚爽（刑部）主刑罚，爽在南诏语中就是省的意思，相当于唐朝的中书、门下省。在户口管理上，南诏也有自己的特色，每百家置一总佐，每千家置一治人官，每万家置一都督。南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进行全面改革，国势遂强。

寻阁劝在位只有两年，在位期间，寻阁劝自称南诏膘信，也就是南

诏王，除此外，再无亮点。劝龙晟、劝利晟、劝丰祐三兄弟接连主政南诏，劝龙晟和劝利晟均在位七位，寿命不永，倒是劝丰祐做了三十六年的南诏膘信。劝丰祐“趫敢，善用其下，慕中国。”此时唐朝的剑南西川节度使杜元颖不晓军事，苛扣军辎，边防建设几同虚设，唐军将士无衣无食，只好跑到南诏讨要衣食，劝丰祐极尽东道之谊，并通过这些饥卒了解了西川虚实，这回劝丰祐终于有机会“慕”中国了。

唐文宗太和三年（公元 829年）底，劝丰祐的恩公弄栋节度王嵯巅大发部众，并以唐降卒为向异，北上袭西川。连破数州，一路发飙，竟然攻入了成都外城，这在南诏史上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大长了南诏的志气。唐朝发兵来救成都，嵯巅虽然知道唐朝号令不出关东，但瘦死骆驼比马大，真是和唐朝玩命，未必就是对手，见好就收吧。

嵯巅也会收买人心，在成都外城十多天，“慰抚蜀人，市肆立堵”，不过临辙军的时候，嵯巅下令大掠市中，俘虏士民百工数万而归。到了大渡河边界，嵯巅大发善心，允许蜀人哭别故乡，蜀人多不愿做异乡孤零鬼，恸哭不休，赴水死者数千。因俘虏的蜀人有许多织匠，他们织出来的锦质量不逊于号称天下第一锦的蜀锦，南诏经常做买卖，国库丰实。

南诏国从龙独罗算起，共有十三个王，劝丰祐后面还有三个。分别是世隆、隆舜、舜化贞。而在十三个南诏膘信中，名头最响的无疑是第十一代王世隆，也就是唐末屡侵剑南的南诏膘信酋龙。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 859年），劝丰祐病死，子酋龙嗣立。酋龙和十国时南汉高祖刘岩非常相似，能力一流，但生性奢大，喜欢出风头。酋龙即位后，就给了唐朝一个下马威。劝丰祐死时，唐朝没有来吊唁，不久唐宣宗李忱死，唐使来告哀。酋龙立刻报复，用最低等的饭食招待唐使，三瓜俩枣也没舍得给就打发回去了。

唐朝到了懿宗李漼时，国势日发不可收拾，如将倾之大厦，独木难支。酋龙也没把唐朝放在眼中，同年底，酋龙称帝，国号大礼国，建元建极。因为酋龙（世隆）犯了唐玄宗李隆基的名讳，李漼是个孝子贤孙，当然生气，绝其朝贡。酋龙也不客气，发兵攻下播州（今贵州遵义）。一年后，唐安南都护李鄠又收复了播州，不过酋龙的心思并没有放在播州，而是趁唐军主力多集于播州之际，出三万南诏兵联合了安南当地土人乘虚攻下交趾（今越南河内），狠捞了一把。

唐懿宗知道酋龙不好对付，想收编他，遣使去南诏找酋龙谈条件，只要改名避玄宗讳就册封他。酋龙根本不稀罕这个，反正唐朝现在成了泥足巨人，没什么好怕的。酋龙继续他的扩张政策，北攻嶲州，南攻交州，四面放炮，全面开花。唐新任安南都护蔡袭有谋略，善用兵，深为酋龙所惮。不过唐中庶子蔡京心胸狭窄，暗忌蔡袭，在朝廷中使了阴招，让蔡袭伸展不开。

酋龙利用这个机会，发兵东进，复陷交趾，蔡袭力战不敌，左右皆没，蔡袭堕海殉国，唐军遭杀虏者十余万。南诏军威大盛，附近洞獠皆惧南诏兵威，纷纷来降。咸通四年（公元 863年），唐废安南都护府，在海门镇（今越南海防西）置行交州，随后又恢复了安南都护府建制，不过此时唐朝已经失去了对交趾的实际控制。唐朝有些不甘心，派出大唐名将高骈驻节安南。

这个时候的高骈还算是员名将，不象后来胡闹，留下历史笑柄。咸通六年（公元 865年）七月，高骈简选五千精锐，在邕州（今广西南宁）大败林邑兵，数败南诏兵。酋龙不服气，再派杨缉思、范脆些、赵诺眉等将来战唐军。一年后，高骈在交州苦战南诏兵，连胜数阵，虏斩杨缉思等人，杀敌三万，重新收复安南。

酋龙在安南吃了一个大瘪，老实了一阵，不过酋龙性格活泼，根本坐不住，安南那边不能玩，那就去成都转转吧。酋龙曾经派清平官董成等人去成都见剑南西川节度使李福，董成奉酋龙意，想和唐朝以敌国礼相见，就是平等的国际法主体，李福当然不能答应，打了董成一通，关了禁闭。后来刘潼代李福主政西川，唐懿宗下诏释放董成等人，厚礼遣还。

酋龙还想探探唐朝的动静，派杨酋庆感谢唐朝放人，不过杨酋庆却被唐定边军节度使李师望给杀了。酋龙大喜，师出有名矣。唐咸通十年（公元 869年）十月，酋龙倾国中精锐，自为督主，复破巂州，破犍为（今四川犍为），焚陵州（今四川仁寿）、荣州（今四川荣县），掠嘉州（今四川乐山）。南诏军以破竹之势，横扫川中，蜀人大恐，多入成都避兵锋。

成都虽是大城，但哪容得下如此难民，史载“阖里皆满，户所占地不得过一床，雨则冒箕盎自庇。城中井为竭，则共饮摩诃池，至争捽溺死者，或欻沙取滴饮之。死不能具棺，即共坎瘗。”西川节度使卢耽有点能耐，募勇士、厚赏赐，明军令、选贤能，造器甲，备战事，严阵以待。

二

唐咸通十一年（公元 870年）春，南诏军杀到成都城下，川中大震。酋龙命发起总攻，南诏军架梯四面冲城，呼号震野。城上唐军也不示弱，燃油浇之，烧杀南诏军。酋龙再令攻城，屡战不下，损失越来越大。成都是西南大镇，首望之区，岂能让南诏染指。唐懿宗派左神武将军颜师复为剑南东川节度大使，节制诸路。颜师复督军疾进，在新都（今四川新都）大败南诏军，蜀人数千自愿从军，操芟刀、执白梃随军山呼而战。酋龙再出数万马步军来战，幸好唐朝援军宋威部（也是名将）来到，里外合攻，南诏军再次惨败。

酋龙有些吃不消了，便向唐朝的宣谕通和使太仆卿支详请和，支详当然愿意，不过条件是酋龙先撤军。酋龙觉得不划算，又开始攻城。因唐援军已至，所以南诏攻城甚急，所有将校皆上前助攻。唐军已经猜测到援军来了，士气大振，出城大战，南诏军屡战不胜。酋龙知道成都是拿不下了，只好撤军。

成都富丽盛名于天下，酋龙这几年在川中转了几圈，对川中富庶有了切身的体会，对川中还是不死心。唐咸通十四年（公元 873年），酋龙孤注一掷，再发大兵入川发财。南诏兵攻下黎州（今四川汉源北）、雅州（今四川雅安），成都闻警再次大震。酋龙写信骗西川节度使牛丛，胡说什么准备入长安见圣驾，路过成都想讨杯酒吃。

牛丛听从部下建议，不从酋龙，并复书重责酋龙，这封信写的精彩绝伦，文墨极佳，略言：“诏王之祖，六诏最小夷也。天子录其勤，合六诏为一，俾附庸成都，名之以国，许子弟入太学，使习华风，今乃自绝王命。且雀蛇犬马，犹能报德，王乃不如虫鸟乎？我有十万亡命壮士，

分万人为一军，尽受勇将节制。我有强弩、劲弓、越银刀，收牛马豕犬、米粟刍薪，清野坚壁。我十部骠卒，日出而战，日中而代，日昃而屯，月出复战，夜半则代，十日，汝必死矣！”

酋龙阅信冷笑：“姓牛的吹牛不上税，你就使劲吹吧！”率军攻到成都城下，可城外根本就无粮食可供浩大军需，酋龙只好四处抄掠，围城三天，撤去。不久，朝廷又遣天平军节度使高骈驻镇成都，高骈精简兵马五千余众，在大渡河大败南诏兵，虏斩其酋长五十人，唐军趁势将散居在川中的南诏军都打出了边界。酋龙越打越没脾气，只好向唐朝认罪。二十余年来，酋龙野心勃勃，想在西南干出一番大事业，没想到结果竟是如此？

酋龙越想越窝囊，气出一场大病来，唐乾符四年（公元 877年）初，酋龙病死，子隆舜立。隆舜年少即位，喜欢打猎饮宴，对军政大事不感兴趣，一体委诸朝臣，这也为后来郑氏废南诏埋下伏笔。隆舜自号“大封人”，古音中“封”和“邦”字音义相同，意即“大僰（读 bo）人”。

隆舜想与唐朝和亲，唐僖宗李儇本来同意，这时王仙芝、黄巢的农民大起义已经把唐朝折磨的不成体统，也不便让南诏再来找麻烦。可已经改任镇海军节度使的高骈不同意和亲，西川节度使崔安潜也不同意，而宰相郑畋和卢携屡争不决，只好作罢。

唐昭宗李晔乾宁四年（公元 897年），隆舜暴卒，死因不明，国人疑是清平官郑买嗣买通杀手下的毒手。隆舜子舜化继位，不过大权已经被郑买嗣牢牢把持，郑买嗣就是郑回的七世孙。舜化和唐昭宗一样，都是摇旗盖图章的。舜化曾经遣使向唐朝通好，唐昭宗也打算和南诏通使，但割据两川的王建不想让朝廷和南诏建立关系，上书：“南诏小夷之国，岂能有辱诏书，有老臣在西南，南诏必不敢复入。”是时中原大乱，军阀连年混战，唐昭宗自顾尚且不能，由王建折腾去吧。

舜化在位五年，事事由郑买嗣过问，无权无势。唐昭宗天复二年（公元 902年）十二月，郑买嗣杀舜化，复杀舜化年仅一岁的儿子，灭南诏。改国名为大和国，依然沿袭南诏制度，疆域和南诏也差不多，定都阳苴咩城（今云南大理）。

郑买嗣建立的云南长和政权存在时间比较短，首尾不过二十六年，是南诏国和大理国之间的一个缓冲过渡政权。郑氏长和政权是汉族政权，而之后的大理政权是白族政权，这都无异意。至于南诏的民族属性，历来纷争不一，一般认为乌蛮是彝族的先民，所以多数观点倾向于南诏是

彝族政权。

郑买嗣做为开国皇帝，还算勤政爱民，这也是惯例，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至少不能在自己手中丢掉，象王莽那样自生自灭其国的例子并不常见。郑买嗣还是忠实的佛教徒，在位期间，大修佛寺，为子孙祁福。郑买嗣死于梁开平三年（公元 909年），在位只有七年。

儿子郑旻继位，郑旻也不是个老实的人，总觉得自己本是中原人，却跑到 “不毛之地”做皇帝，心有不甘。此时已经进入五代十国时期，郑旻北方邻居正是王建，王建快七十岁的人了，郑旻觉得可以从王建那里捞点油水。

梁乾化四年（公元 914年）底，郑旻大起部众，北向攻黎州（今四

川汉源北）。王建虽然老迈，却不糊涂，当年他打天下的时候，还没郑旻这号人物呢，从哪冒出来的？谁在乎你？王建派中书令王宗播、夔王王宗范、嘉王王宗寿为三招讨，去教郑旻如何做人。王建为人再怎么无赖，军事能力还是有的，他手下的弟兄们自然都不是弱兵。

蜀军在潘仓嶂（今邛崃山南附近）大败长和军，杀其主将赵嵯政等人。蜀军一鼓而作，连破长和军四阵，追到了大渡河边，一路追杀了数万长和军，剩下的想逃过河去，被蜀军又是一阵欢送，溺死数万。郑旻这回总算领教了王建的厉害，是后不敢再犯边。

长和国除了和十国之一的前蜀接壤，东边还和大皇帝刘岩的南汉是邻居。郑旻没吃到王建的肉，又盘算起吃刘岩的肉。后唐同光元年（公元 923），郑旻遣郑昭淳出使广州，以朱鬃白马为礼，请与南汉和亲。郑昭淳来历有些不明，在刘岩面前报了一大堆名号，自称是什么“皇亲母弟、清容布燮兼理、赐金锦袍虎绫纹攀金装刀、封归仁庆侯、食邑一千户、持节。”郑昭淳懂汉学，善诗赋，刘岩和他手下那帮名士竟没一个能比过郑昭淳的。刘岩招呼郑昭淳胡吃海喝了一通，然后将襄皇帝刘隐女增城公主嫁于郑旻。反正增城公主不是亲生的，嫁也就嫁了，还能保持西部的和平，何乐不为？

后唐同光四年（公元 926年），郑旻病死，子郑隆亶继立。郑隆亶是长和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仅仅两年后，也就是公元 928年，剑川节度使杨干贞发动兵变，杀死了郑隆亶，长和政权灭亡。

杨干贞先是拥立了清平官赵善政为膘信，建大天兴国，赵善政不过是个傀儡，唐明宗天成四年（公元 929年），杨干贞将赵善政踢到一边，自立为帝，国号大义宁。从南诏膘信隆舜莫名暴死，到杨干贞建国的近四十年时间内，云南政局动荡不安。杨干贞当国这几年中，形势日益恶化。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见杨干贞这号柴人都能做皇帝，心下不禁大热，决定推翻大义宁政权。

后晋天福二年（公元 937年）春，段思平联合白蛮、黑爨（音 cuan）等部，公开和大义宁决裂，不久消灭大义宁政权，建立大理国，定都阳苴咩城。

段思平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云南大理国的开国始祖，段思平是南诏清平官段忠国的六世孙，家世显赫。段氏和杨氏、赵氏都是白蛮大族，不过段氏出自甘肃武威，武威段氏家族历史上也有名人，南北朝北齐名将段韶就出自武威段氏。估计段思平一系本是汉人，后来来到云南，久被“蛮”化了。

段思平是大理国有名的明君，建国后，段思平封赏曾经帮助过他的白蛮各部，有力的稳定了境内局势。段思平废除不合理的赋税，减轻百姓负担，大大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改革制度，完善了统治基础。大理国存在近三百年的时间，和段思平的改革是分不开的。

后晋开运元年（公元 944年），段思平病死，子段思英继，尊段思平为太祖圣神文武皇帝。

大理国从段思平建国始，至南宋宝佑元年（公元 1253年）灭亡，共存在了 316年，二十三个皇帝。大理国和宋朝基本上是同兴同亡。有趣的是，大理国比宋朝早建二十多年，又比宋朝早亡二十多年。大理国从各方面来说和宋朝都比较相似，不仅是大理国的汉化程度比较高，而

且大理国的名声虽然响亮，但国势比起先前四处到北方发财的南诏来略逊色一些，内外政策比较保守。南诏类似于唐，大理又类似于宋，而且都亡于一个对手元朝。

在大理国二十三个皇帝中，名号最响亮的应该是文安帝段正淳和宣仁帝段和誉了，段和誉也就是段誉，至于什么原因，想必不用多说了吧，呵呵。

附录四 江山万里——归义军的悲壮历史

一

战国末年，秦王嬴政举剑东向，百万虎狼师山呼而出，并吏韩、魏、赵、燕、齐、楚六国，混一天下，是为秦朝。不过始皇帝以武得天下，仍以武治天下，不数年，天下骚然，万民怨尤。陈胜在大泽乡斩木为兵，登高一呼，海内云从，暴秦土崩。后四年，沛公刘邦和楚霸王项羽展开了一场让历史为之惊叹的命运大决战，扛得大鼎、走得乌骓的风流项王力战而败，别姬妾、仓皇若匹夫，最终乌江自刎，天下自此姓刘。

刘邦虽然战胜了项羽，但此时盘桓于北方大漠的匈奴人却突然崛起，马无数、勇士无数，纵横而来，纵横而去，牢牢压制住了汉朝，刘邦北伐时在白登也差点做了冒顿单于的帐中囚。无奈之下，汉朝只好对匈奴忍辱负重，暗中积蓄国力，以期复仇。经过七十多年的努力，汉朝国势强大，反击匈奴的时候已经到来，汉武帝刘彻下达了帝国的反击令，名将双璧卫青、霍去病数次慷慨出师，连战连捷。

汉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年），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击匈奴。这支汉军行疾如雷，转战千里大漠，前后三年，大败匈奴，封狼居胥山，陇西千里沃土归入汉朝，汉朝国威达到了极盛。汉武帝开陇西之地为酒泉、张掖、武威、敦煌四郡，置凉州，河西走廊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自汉以降，河西一州雄据西北，凭大山、守大河，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在河西的历史上，东晋十六国时代是不得不提及的辉煌时期。西晋凉州刺史张实见晋朝国势渐乱，阴图割据。西晋被匈奴后裔刘渊灭亡之后，张实的子孙在河西建立前凉政权，在五胡走马杀伐于中原的时代，汉族前凉政权为保存大西北独存的汉文明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五胡时代在凉州共存在过五个以凉为国号的政权，除前凉外还有一个汉族凉州政权，就是唐朝的祖先李暠所建立的西凉。

无独有偶的是，象前凉、西凉在五胡窥视下顽强存在的汉族政权并非五胡时代专有，五百多年后，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汉族凉州政权，这就是唐末宋初的归义军政权。

归义军政权建立和存在的过程非常艰苦，因为归义军是从唐末控制河西的强大吐蕃政权手中经过近百年悲壮奋斗最终建立的，自建立及灭亡，一直生存各大异族政权之中。归义军政权的开创者是唐朝末年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大英雄，他的名字叫张议潮。张议潮是沙州（今甘肃敦煌）人，生于唐德宗李适贞元十五年（公元 799年）。

唐玄宗末年，北方爆乱了规模空前的安禄山、史思明叛乱，中原百年不知兵，一战即溃，中原形势不可收拾。唐肃宗李亨即位后，诏集天下精兵勤王，和安史叛军进行艰苦的作战。而北方的回鹘看到唐朝衰落，觉得有利可图，屡次南侵，对长安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威胁。不过相

比回鹘的威胁，西方强大的吐蕃对唐朝造成的伤害更加严重。

唐肃宗初年，吐蕃东犯唐朝，攻下廓州（今青海化隆西）、岷州（今甘肃岷县），唐肃宗当时全力以付剿灭史思明之乱，无暇西顾，务在姑息，大长了吐蕃的贪心。宝应元年（公元 762年），吐蕃军再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攻占成州（今甘肃礼县南）、秦州（今甘肃秦安西）、渭州（今甘肃陇西）。

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 763年），吐蕃以雷霆之势，再取兰州（今甘肃兰州）、河州（今甘肃东乡西）、洮州（今甘肃临潭）、鄯州（今青海乐都）。同年十月，吐蕃攻入长安，立广武郡王李承宏为皇帝，唐代宗带着亲贵仓皇而逃。不过吐蕃还没在长安享受几天荣华富贵，就被名将郭子仪给赶了出去。

吐蕃东向不成，仍然在河西一带攻城掠地，广德二年，吐蕃进围凉州（今甘肃武威），唐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孤军不能守，退守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遂失于吐蕃。建中二年（781年），沙州（今甘肃敦煌）再陷，河西陇西尽为吐蕃所有。十余年中，吐蕃数次东来，时而攻城，时则扰边，唐德宗被吐蕃折磨的近乎精神崩溃。

迫于吐蕃强大的军事压力，唐朝在建中四年（公元 783年）与吐蕃在清水（今甘肃清水）签订了对唐朝来说丧权辱国的《唐蕃清水盟约》，正式承认了河西地区为吐蕃领土“唐地泾州右尽弹筝峡，陇州右极清水，凤州西尽同谷，剑南尽西山、大度水。吐蕃守镇兰、渭、原、会，西临洮，东成州，抵剑南西磨些诸蛮、大度水之西南。尽大河北自新泉军抵大碛，南极贺兰橐它岭。”

从隋文帝杨坚建国以来，至唐建中年间约二百年，汉族政权再次丢掉具有极大战略意义的河西地区，百万汉人尽为吐蕃奴。吐蕃政权为了长久统治河西，对汉人进行残酷的统治，存在八百多年的汉文明近乎毁于一旦。五十多年后，唐文宗李易曾经通使西域，路过河西。河西汉人闻知唐使节来，纷纷拥道相迎，夹杂吐蕃语痛哭：“皇帝犹念陷吐蕃生灵否？”语极惨痛，让人不忍视之。

盛极必衰、物极必反，吐蕃自从得到了河西，一跃成为西方头号强国后，吐蕃国势却呈不断下滑之势，国内政局混乱，内哄不断。虽然从绝对意义上讲，吐蕃的总体实力依然不弱于唐朝，但毕竟木已朽，虫必生。受尽吐蕃奴役的汉人也再无法忍受吐蕃的暴政，纷纷反抗，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就是张议潮的起义。

张议潮从小就生活在吐蕃的统治下，目睹了吐蕃是如何压迫汉人的，心中的仇恨如燎原之火，怒不可自制。张议潮长大后，无时不思归国，暗中联系当地豪杰，阻图起事。而此时吐蕃的相对衰弱也给了唐朝规复河西的好时机，唐宣宗发动对吐蕃的反击，虽然没有取得重大胜利，但也小有收获，将永世铭刻唐朝国耻的清水夺了回来，这也拉开了汉人收复河西地区的大幕。

唐大中二年（公元 848年），张议潮起义的准备工作也做的差不多了，经过严密的计划，张议潮率领汉家男儿被甲鼓噪，杀入沙州城。张议潮举汉家大旗的消息迅速传开，汉人无不激奋，纷纷响应张议潮。吐蕃守将没想到治下汉人居然敢“造反”，吓的逃去。张议潮遂据沙州，权摄沙州军事，募马收马，以为久远之计。

为了取得和唐朝中央政府的联系，张议潮决定派人千里献捷长安，不过因为吐蕃还控制着河西大部地区，沙州和长安不通驿路。为了确保捷书能到达长安，张议潮分十路使节，每个使节所带的捷书相同，各带着兵器，分路而进长安。这些使节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一旦为吐蕃人所得，必死无生路，但为了家乡父老的利益，他们义无反顾的纵马进入了茫茫大漠。吐蕃人当然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张议潮若能联通唐朝，必为吐蕃大患，分头围剿。十路使节最终只有一路由沙州高僧悟真到达了长安，此时已经是大中五年（公元 851年）春。

唐宣宗闻报大喜，长安和沙州虽远隔千里，但心血同根，来自同胞的呼唤自然能唤醒久已沉睡的唐朝的血性。沙州使节的到来，使唐朝更加完全的掌握了河西形势，唐宣宗下诏封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让他渐图规复旧境。

此时张议潮也继续着恢复旧山河的壮举，张议潮聚民为兵，修缮甲辎，积极进取。同年，张议潮又收复了西州（今新疆吐鲁番附近）、伊州（今新疆哈密）、瓜州（今甘肃安西附近）、甘州、肃州、兰州、鄯州、岷州、河州、廓州十州之地，并沙州为河西十一州，除了凉州大小还在吐蕃手中，张议潮尽复河湟地。

大中五年十月，张议潮再遣兄长张议泽奉河西十一州图籍来到长安献捷。唐宣宗激动的无以名状，下诏在沙州置归义军，辖十一州，以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沙州判官曹议金为归义军长史，这也是河西政权被后世称做归义军的由来。

吐蕃无法接受统治七十多年的河西千里肥沃之地被汉人夺去的现实，大中十年（公元 856年）四月，吐蕃军大举来犯，企图消灭张议潮义军。张议潮大风大浪见的多了，也不惧你吐蕃。即行点兵从西南方向抄袭吐蕃军。吐蕃军早就听说了张议潮，敢发兵来，不敢出兵战，当即撤军。张议潮岂能放掉嘴边这块肥肉？

史载“列乌云阵，四面急攻，蕃人奔狂，星分南北。汉军得势，押背便追，不过五十里之间，杀戮横尸遍野处。”

张议潮在南方对付吐蕃人，北方的回鹘人也坐不住了，趁着归义军南下抗敌之际，发兵来攻伊州。六月，张议潮亲率将士，西进大漠，疾行至纳职城（今新疆哈密四堡），遇上了回鹘军主力。张议潮下令将士列乌云阵，包围回鹘，总攻令下，归义军将士亮刃而出。

回鹘人根本就没想到张议潮会来找他们交朋友，手足无措间，被杀的大败，逃入纳职城死守不出。张议潮把收获的回鹘军辎尽行打包带回。张议潮身处四战之地，周边没一个善茬，不得不“朝朝秣马、日日练兵。”以防备周边这帮朋友来砸他的场子。

二

张议潮虽然把主要精力用在军事上，但没有放弃对文教事业的努力。大中十一年（公元 857年），张议潮下令置河西都僧统司，这是河西佛教的专门管理机构，疏导河西佛教事业的发展，整理僧籍财产。因为吐蕃在统治河西时期，佛教非常昌盛，僧侣众多，难免鱼龙混杂。张议潮这么做，虽然有仰制河西佛教势力的因素，但此举对河西佛教的健康发展是有益处的，很类似于后来周世宗对中原佛教进行的改革。

张议潮虽然实际控制了河西十一州，但河西大州凉州还没有收复，

始终是张议潮的一块心病。凉州西守焉支山，南扼姑藏山，北凭大漠，地势非常险要。唐懿宗咸通二年（公元 861年），张议潮亲率七千蕃汉雄兵收复凉州，向朝廷告捷。拿下凉州，标志着归义军政权和唐朝中央政府驿路的畅通，大大方便了双方的联系。

张议潮坐镇沙州，手控十州肥瘐地，兵甲强盛，为西方之雄。吐蕃、回鹘都不敢没事招惹这位爷，不要自找霉头。张议潮成为河西无可争议的头号大英雄，威望极高，史载归义军“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旧”有首诗赞美张议潮：“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

面对张议潮急骤升温的威望，唐懿宗有些不安心了，此时中原形势越来越混乱，军阀杀伐不休。虽然张议潮把河西千里之地复归唐朝，但唐朝不过是个挂名的，真正的实权还在张议潮手中。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归义军肯定会变成一个实际上的割据政权，就如同关东藩镇一样，这些藩镇也都打着唐朝的旗号。

唐咸通八年（公元 867年），唐懿宗下诏征张议潮入朝，表面上是封以高官，实际上是想就近控制张议潮，免得他在河西坐大。张议潮并非不知道朝廷的深意，只是这一年他已经近七十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没几年好活的，去就去吧。张议潮留下侄子张淮深守归义军“河西军务，封章陈款，总委侄男淮深，令守藩垣。”然后束身入长安，唐懿宗免不了一番客气，封张议潮为右神武统军、司徒，厚赐田产，让他安心养老。

这是张议潮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长安，他心中明白，既然来了，就别想回河西了。唐咸通十三年（公元 872年）八月，一代豪杰张议潮病死长安城，寿 74岁。

东晋十六国时前凉张氏政权做为汉人，为保留汉文明的薪火，周旋于各大国之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小心操持这份不薄的家业。唐史臣房玄龄等称赞前凉：“崎岖僻陋，无忘本朝，故能西控诸戎，东攘巨猾，绾累叶之珪组，赋绝域之琛賨，振曜遐荒，良由杖顺之效矣。”这样的称誉，张议潮同样受之无愧。

张淮深是张家第二代中能力比较突出的一个，刚嗣位时，面对周边复杂的民族政治形势，张淮深旦夕不敢懈怠，虽然此生与叔父张议潮生死相隔，但他要对得起叔父对自己的信任，同时肩上还有河西百万父老的殷望。张淮深首先控制了河西政局，打击政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军事上，张淮深打败了窜入瓜州的回鹘残部，将其驱逐出境，保证了境内安全。张淮深延续了张议潮的经济政策，屯田野，兴修水利，在硬件上为河西地区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保障。史称“黎人不失寒耕、岁有丰于年稔。”

归义军政权不仅保护了河西地区的汉文明的存在，他们还为中国的文明史做了一份极为重大的贡献，就是续建了名垂千古的文化宝地敦煌莫高窟。敦煌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宣昭帝苻坚前元二年（公元 366年），中经北魏大规模的扩建，到了唐朝极盛一时。归义军从唐咸通六年（公元 865年）开始续建，到唐景福二年（公元 895年），共五次新建了龛窟八十多座，重建的二十多座。

恢复社会经济文化的同时，张淮深继续对周边的势力进行打击，其中归义军最重要的敌人就是回鹘。乾符初年，回鹘大举进攻沙州，张淮深得知消息，亲提锐旅破门来战，“先锋远探，后骑相催，铁骑千队，战马云飞。分兵十道，齐突穹庐，鼙鼓大振，白刃交麾，匈奴丧胆，獐窜周诸。头随剑落，路满僵尸。”

回鹘曾经是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唐安史乱后屡次南下，捞了不少好处。九世纪中叶以降，回鹘衰落，在崛起的黠戛斯的打击下，被迫离开故土。回鹘分为三支，一支进入归义军境内，流落在河西，称做甘州回鹘（河西回鹘）；一支辗转进入新疆，活动于新疆吐鲁番附近，称做西州回鹘（高昌回鹘）；还有一支继续向西挺进，活动于新疆以西，史称葱岭回鹘（也就是哈喇汗王朝）。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张惟深把主要精力对付活动于甘州的一部回鹘，所以西州部回鹘乘势坐大，并于乾符三年（公元 876年）攻下了西州。西州是归义军的西部屏障，西州的丢失对归义军来说是个重大的打击，张议潮时代曾经西进西域的战略目标彻底泡汤。

张淮深能力并不差，不过要论及威望，终究不如他的叔父张议潮。张议潮虽然把归义军事务尽付于张淮深，但在归义军统治高层内部，张淮深的统治基础并不稳固。总有些人暗中踢上张淮深几脚，东拉西扯弹棉花的事情也少不了，比如沙州刺史索勋、押衙马通达，以及张议潮的儿子张淮鼎等人，尤其是张淮鼎，他父亲打下了江山，凭白给了堂兄，他岂会甘心臣服？张淮深的日子过的很不开心。

更要命的是，张淮深虽然主政归义军，但一直没有得到唐朝中央政府的正式承认，说到底只是个代理节度使。有了这个缺陷，张淮深的政敌就可以利用这一点对张淮深进行攻击，张淮深很是被动。归义军在不停的内耗中实力大减，不仅西州被西州回鹘夺去，就是甘州和凉州这样的大镇也成了甘州部回鹘的下酒菜，归义军地盘越来越小。

张淮深屡次向唐朝请求正式任命，做代理节度使终究名不正言不顺，各项工作都难以完全展开。可惜唐僖宗并不做此想，至于归义军如何对抗回鹘，他老人家不过问的，他管你“河洛腥膻无际”？他只考虑如何控制归义军，不能让归义军象关中藩镇那样割据一方，并与和中央政府对抗。对于张淮深的请求，唐僖宗就一个字“拖”，唐朝的关东地区已经彻底失控，不能再给自己添一个敌人，不然东西受制，唐僖宗别想过安生日子了。

唐文德元年（公元 888年）三月，唐僖宗李儇病死，皇弟寿王李晔继位。李晔和兄皇帝昏头昏脑不同，他不甘心这样窝囊的活着，想有所做为。同年十月，唐昭宗正式下达了对张淮深的任命，拜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苦熬了近二十年，终于修成了正果，不过张淮深已经没几天好活了。归义军统治高层内部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河西这个大火药桶即将爆发。

唐昭宗大顺元年（公元 890年），归义军发生重大军事政变，沙州刺史索勋率兵突袭张淮深。张淮深虽然知道索勋等人和自己不和，但也绝难料到索勋居然敢对他下此重手。因事前无备，张淮深及妻并六子尽被索勋杀害，年五十九岁。

张氏政权立足河西四十多年，根基深厚，索勋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

做此手段，难道他不怕事败诛夷九族？索勋发动政变杀张淮深，其中嫌疑最大的非张议潮的儿子张淮鼎无与。张淮鼎从来不甘心父亲打下了江山凭白传给了堂兄，从利益角度来分析，张淮鼎无论如何都难以洗脱嫌疑。

张淮深死后，唯一有资格继承位子的也只有张淮鼎，索勋等人拥立张淮鼎为归义军节度使。张准鼎大摇大摆的做起了河西王，不过他的寿命太短，仅仅做了不到三年就到地下见堂兄张淮深去了。

唐大顺三年（公元 892年），张淮鼎得病不起，死前拽来功臣索勋托孤，把幼子张承奉交给了索勋，请他做回诸葛亮，以河西大业为重。索勋既然敢杀张淮深，也从没把张承奉这个小娃娃放在眼里。张淮鼎刚咽气，索勋就把张淮鼎的托孤丢到了脑后，不仅没做“诸葛亮”，反而提前做了回“赵匡胤”。索勋不久后废掉张承奉，自立为归义军节度使。

不过索勋也没真正做成“赵匡胤”，建立起自己千秋万代的家业。赵匡胤之所以能顺风顺水的灭掉柴氏，主要还是因为柴氏中没有成年且有能力的宗室，要是柴家中有一个象石重贵那样的人物，赵匡胤也别想假模假样的“禅让”得国。归义军就不同，由于张氏在河西的威望甚高，加上张氏的宗族势力在河西仍然很强大，他们没几个愿服索勋的：张家的再没人，也绝轮不到你姓索的吃肉喝汤！

唐乾宁元年（公元 894年），张议潮之女、河西大族李明振的老婆张氏暗中联系不满索勋的军政各界人物，再次发动兵变，做掉了索勋，重新迎还张承奉为归义军主。不过李家的都不傻，自己好不容易夺来的权力，不可能轻易送给张承奉，只是请出张承奉扛大旗而已，归义军大权尽归李氏。

三

张氏虽然是老主子张议潮的千金，但封建时代讲究男尊女卑，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她再有能力，也是李家的人。河西地区的一些人士又再次上演夺宫好戏，乾宁三年（公元 896年），张承奉在这些人的支持，打倒了李氏，重新夺取政权，并于四年后受唐朝封为归义军节度使。

东晋十六国时前凉本是西州大国，经过几十年残酷的宫廷斗争，国势大衰，最终为前秦所灭。归义军的张氏政权没有避免重蹈覆辙，短短五六年间，河西竟然发生了四次政变，今天你杀我，明天我杀他，闹来闹去，把好端端雄据西封的大藩弄的只剩下了沙州和瓜州，张承奉只好窝在这一亩三分地上称王称霸。

张承奉虽然在这几年饱受政变惊吓，能力一般，野心却不小。他祖父张议潮和叔父张淮深虽然都占据大片沃土也只是称节度，张承奉却想当皇帝。反正唐朝早就名存实亡了，唐朝除了能给自己一个空头名份，什么也捞不到了，不如自立。

唐天祐三年（公元 906年），张承奉在狗腿子们的劝进下，自建西汉金山国，称白衣天子。虽然张承奉有些不自量力，但还好他一直没忘记自己的民族属性，“西汉”一称明确表明了自己建立的是汉族政权。

此时的中原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梁王朱温废掉名不副实的唐哀帝李柷，自建大梁朝。河东李克用、淮南杨渥、两川王建举亡唐之旗，继续和朱温抗衡，其他的多向朱温称藩。天下已是大乱，混沌之极，让

人看不到一丝光明。

河西的形势一如中原那般混乱，西汉金山国西有西州回鹘，东有甘州回鹘，南有吐蕃，生存环境极度恶劣，再不复张议潮时代那样强盛气象。甘州回鹘不愿看到河西汉族政权的复苏，经常发动军事行动，打击归义军的实力。西汉金山国只有瓜、沙，地寡兵少，对抗甘州回鹘非常吃力。张承奉刚开始还能挺得住，但因实力有限，力渐不敌。

梁乾化元年（公元 911年），甘州回鹘大举进犯归义军，连战连捷，张承奉吃打不过，只好向回鹘请和。俗话说“能战方能言和”，一边倒的形势下，所谓“请和”不过是投降的另一个变种。甘州回鹘同意请和，但条件是张承奉取消 “西汉金山国”，并事甘州回鹘可汗为父。张承奉活命要紧，只好自降国格人格，屈膝认父，降西汉金山国为敦煌国。

张承奉没骨气，不等于河西汉人都象他那样，瓜沙人无不对张承奉的屈膝义愤填膺。张承奉的威望降到了谷底，没人再陪他玩了，瓜沙地区的权力渐渐被张议潮的外孙曹议金所夺。张承奉经常受夹板气，勉强撑了三年，梁乾化四年（公元 914年），张承奉病死。归义军文武不再寻求张氏子孙，直接拥立曹议金，曹议金自称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曹议金废去了敦煌国的名号，仍称归义军。

摆在曹议金面前最大的问题还是归义军如何在甘州回鹘强大的军事压力下生存，为了避免战争，曹议金采取外交为上的战略，请与甘州回鹘和亲。甘州回鹘英义可汗药葛罗仁美也知道一时半会拿不下瓜沙，不如顺水推舟做个好人。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曹议金，不过他也不吃亏，随后药葛罗仁美也娶了曹议金的女儿，双方结成真正的亲家，互为翁婿。

曹议金摆平了甘州回鹘后，于梁贞明四年（公元 918年）遣使入汴，与梁朝取得联系，受封册封。曹议金知道中原政权是正统，不管姓李姓朱，挂个名好办事。梁龙德三年（公元 923年）底，晋王李存勖攻入汴梁，灭亡梁朝。曹议金立刻转投李存勖，当然这不是无条件，李存勖晓得事，封曹议金为归义军节度使。

在曹议金正确的内外政策指引下，归义军呈现一片复苏景象，瓜、沙地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曹议金继承了张氏政权对敦煌莫高窟的营建，仅在梁亡唐初这几年间，曹议金就续建了近百座佛窟，瓜、沙地区的佛教发展也形势渐好。

曹议金在瓜、沙的统治日渐稳定，没有了内忧外患，曹议金的小日子过的还比较舒心。唐明宗李嗣源长兴二年（公元 931年），曹议金自称拓西大王，瓜沙人也多称其为令公。曹议金为了能保持长久平安，继续实行和亲政策，三年后，曹议金又把一个女儿嫁给了于阗（今新疆于阗一带）王李孝天。这种典型的政治婚姻虽然牺牲了女儿们的个人幸福，但为了本家的利益，她们别无选择。

后唐清泰二年（公元 935年），曹议金病死，子曹元德立，曹元德在位时间比较短，四年后卒。后晋天福四年（公元 939年），曹元德的弟弟曹元深嗣立，沙、瓜大权被曹议金的正室回鹘天公主所握，沙、瓜人多称为“国母”。

归义军虽然和中原政权远隔千里，但依然没有中断联系，后晋天福三年（公元 938年），晋皇帝石敬瑭遣供奉官张匡业和判官高居中诲出

使于阗册封李圣天。张、高二人西行路过沙州，曹元深在城外举行盛大仪式，欢迎天朝使节，并谦恭的询问石大皇帝的日常起居。其实曹元深问了也是白问，石敬瑭先生除了天天琢磨着如何孝敬好他的耶律干爹外，也确实没什么好做的。

天福七年（公元 942年），张匡业和高居诲从于阗还朝，再次路经沙州，曹元深遣使同行，到汴梁给石敬瑭先生请安问好。可惜晚了一步，六月间，石敬瑭就殂了，他的宝贝侄子石重贵继位。

晋开运元年（公元 944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元深卒，弟弟曹元忠袭位。曹元忠知道自己的家业小，不敢奢侈自大，谨慎保持与回鹘的友好关系，远联于阗，东向臣拜中原。曹元忠在位期间，一边厉兵秣马以备不测之需，一边发展农业生产。

沙、瓜地区附近有雪山，瓜州北还有一个面积近千平方公里的大湖，水源不成问题。做为一个生存在塞外的军事集团，辖地较小，部分土地适合放牧，部分土地适合耕种，所以从张议潮时代开始，归义军就非常重视对土地的管理，历任归义军节度使都身兼“支度营田使”的职务。一切涉及土地赋税的事务均由节度使亲自管理，归义军的土地管理机构分为三级，节度使总领支度营田使，各州牧县宰领营田使，再下一级便是直接管理土地的营田，实行垂直管理模式，有效的提高了办事效率。

在曹元忠精心管理下，归义军始终保持着健康的发展状态，地虽小，然无人敢犯，汉文明依然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存在。曹元忠在位时代很长，直到宋太祖赵匡胤开宝七年（公元 974年），曹元忠才病故，继任的是侄子曹延恭。曹延恭只做了两年的归义军节度使便死了，弟弟曹延禄立。这时距离五代结束已经十多年了，南方也只剩下南唐、吴越和闽南清源军，宋朝统一之势不可避免。

曹延禄在位二十六年，政局混乱，人多思变，曹延禄不以为备。宋咸平四年（公元 1001年），因为归义军曹氏的郡望为谯（今安徽亳州），所以宋真宗下诏封曹延禄为谯郡王。不过曹延禄已经无福享受宝贵了，一年后，曹延禄和弟弟曹延瑞被族子曹宗寿率兵攻杀，曹宗寿自为留后，随后宋朝将曹宗寿扶正。宋大中祥符七年（公元 1014年），曹宗寿卒，子曹贤顺即立，宋真宗按老规矩，四月间封曹贤顺为归义军节度使。

和唐末五代时期一样，归义军依然处在各大政权的夹缝中，为了生存，曹宗寿曾向契丹称臣，曹贤顺继续保持和契丹的朝贡关系，做个骑墙节度使。不过宋和契丹并不与归义军接壤，五代宋后，西北方的党项人迅速强大起来，也就是定难军。党项坐大后，屡向归义军伸手，曹贤顺的压力越来越大。

到了党项元昊时代，宋辽夏三足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因宋朝和契丹的实力强大，所以元昊很难向东发展，便向西扩张。宋景佑三年（公元 1036年），元昊发兵攻归义军，曹贤顺大惧，急向回鹘求救，可惜没人搭理他。党项军一路西进，七月攻破沙州，归义军灭亡。党项“尽有其地，控制伊西，平吞漠北，从此用兵中原，无后顾忧矣。”

自张议潮在唐大中五年（公元 851年）任归义军节度使起，到这一年被元昊所灭，共存在了 185年，曹氏统治时期要长于张氏，存在了

122年。

附录五 五代十国世系

五代世系表
后梁（907——923）
（1）后梁太祖朱温 ——（2）后梁末帝朱友贞
907～912 913～923 —— 后梁亡
后唐（923——936）
李克用 ─┬─（1）后唐庄宗李存勖
 923～926

└─（2）后唐明宗李嗣源 ─┬─（3）后唐闵帝李从厚
926～933 934

└─（4）后唐废帝李从柯
934～936 —— 后唐亡
后晋（936——946）
臬捩鸡 ─┬─ ─ 石敬儒 ─ ——（2）后晋出帝石重贵
 943 ?46

└─（1）后晋高祖石敬瑭
936～942 —— 后晋亡
后汉（947——950）
┌─（1）后汉高祖刘知远 ——（2）后汉隐帝刘承祐
 947～948 949～950

└─ ———□——— ——（3）后汉湘阴公刘赟
950 —— 后汉亡
后周（951——960）
（1）后周太祖郭威 ─┐─
951～954

┌─ 后周皇后 ─┘─

└─ ———□——— ——（2）后周世宗柴荣 ——（3）后周恭帝柴宗训
955～959 960 —— 后周亡
五代世系表
后梁（公元907——923年）
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
（1）后梁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朱晃（又名朱温）
生卒：852——912.6 61岁
在位：907.4——912.6

开平（907.4——911.4）
乾化（911.5——912）
被子朱友珪杀
次子
（2）后梁郢王朱友珪
生卒：？——913.2 ？岁
在位：912.6——913.2
凤历（913.1——913.2）
三弟
（3）后梁末帝朱友贞
生卒：888——923.10 36岁
在位：913.2——923.10
乾化（913.2——915.10）
乾化（915.11——921.4）
龙德（921.5——923.10）
后梁亡
后唐（公元923——936年）

都城：洛阳（今河南洛阳）

（1）后唐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李存勖
生卒：885——926.4 42岁
在位：923.4——926.4
同光（923.4——926.4）
兄
（2）后唐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李嗣源（又名李亶）
生卒：866——933.11 68岁
在位：926.4——933.11
天成（926.4——929.1）
长兴（930.2——933.11）
子
（3）后唐闵帝李从厚
生卒：914——933.4 20岁
在位：933.12——934.4
应顺（934.1——934.4）
弟
（4）后唐末帝李从珂
生卒：886——936.11（闰） 51岁
在位：934.4——936.11（闰）
清泰（934.4——936.11[闰]）
后唐亡
后晋（公元936——946年）
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
（1）后晋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石敬瑭
生卒：892——942.6 51岁

在位：936.11——942.6
天福（936.11——942.6）
侄
（2）后晋出帝石重贵
生卒：914——964 51岁
在位：942.6——946.12
天福（942.6——944.6）
开运（944.7——946.12）
出降，为契丹所虏
后晋亡
后汉（公元947——950年）
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
（1）后汉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刘知远
生卒：895——948.1 54岁
在位：947.2——948.1
天福（947.2——947.12）
乾祐（948）
子
（2）后汉隐皇帝刘承祐
生卒：931——950 20岁
在位：948.2——950.11
乾祐（949——950）
堂弟
（3）后汉湘阴公刘赟
生卒：？——951 ？岁
在位：950.11——950.12
乾祐（950）
被俘,
后汉亡
后周（公元951——960年）
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
（1）后周太祖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郭威
生卒：904——954.1 51岁
在位：951.1——954.1 3年
广顺（951——953）
显德（953）
侄,收为养子
（2）后周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柴荣
生卒：921——959.6 39岁
在位：954.1——959.6 5年
显德（955——959.6）
子
（3）后周恭皇帝柴宗训
生卒：953——973 21岁

在位：959.6——960.1 8个月
显德（959.6——960.1）
禅位，被封郑王
后周亡
◎◎
十国世系表
吴（902——937）
（1）吴武忠王杨行密 ──┬── （2）吴烈祖杨渥
902-905 │ 905-908
│
├── （3）吴高祖杨隆演
│ 909-920
│
└── （4）吴睿帝杨溥
921-937 ── 南唐灭吴 吴亡
前蜀（903——925）
（1）前蜀高祖王建 ──── （2）前蜀后主王衍
903-918 918-925 ── 后蜀灭前蜀 前蜀亡
楚（907——951）
（1）楚武穆王马殷 ──┬── （2）楚衡阳王马希声
907-930 │ 930-932
│
├── （3）楚文昭王马希范
│ 932-947
│
├── （4）楚废王马希广
│ 947-950
│
├── （5）楚恭孝王马希萼
│ 950-951
│
└── （6）楚王马希崇
951 ── 南唐灭楚 楚亡
吴越（907——978）
（1）吴越武肃王钱镠 ──── （2）吴越文穆王钱元瓘 ──┬──
（3）吴越忠献王钱弘佐
907-932 932-941 │ 941-947
│
├── （4）吴越忠逊王钱弘倧
│ 947
│
└── （5）吴越忠懿王钱弘俶
947-978 ── 北宋灭吴越 吴越亡
闽（909——945）

（1）闽昭武王王审之 ──┬── （2）闽嗣王王延翰
909□925 □ 925□926
□
├── （3）闽惠宗王延钧 ───── （4）闽康宗王昶
□ 926□935 936□939
□
├── （5）闽景宗王延曦
□ 939□943
□
└── （6）闽殷德帝王延政
943─945 南唐灭闽 闽亡
南汉（917——971）
（1）南汉高祖刘龚 ─┬─ （2）南汉殇帝刘玢
917□942 □ 942□943
□
└── （3）南汉中宗刘晟 ──── （4）南汉后主刘怅
943─958 958─971 ── 北宋灭南汉 南汉亡
荆南（924——963）
（1）荆南武信王高季兴 ──── （2）荆南文献王高从诲 ─┬─ （3）荆南贞懿王高保融 ──── （5）荆南高继冲
924□927 928□947 □ 948□959 962□963
□
└── （4）荆南王高保勖
960─962 北宋灭荆南 荆南亡
后蜀（925——965）
（1）后蜀高祖孟知祥 ──── （2）后蜀后主孟昶
925─934 935─965 ── 北宋灭后蜀 后蜀亡
南唐（937——975）
（1）南唐烈祖李昪 ──── （2）南唐元宗李璟 ──── （3）南唐后主李煜
937─943 943─960 961─975 ── 北宋灭南唐 南唐亡
北汉（951——979）
（1）北汉世祖刘崇 ──── （2）北汉睿宗刘钧 ─┬─ （3）北汉少主刘继恩
951□955 955□968 □ 968
□
└── （4）北汉英武帝刘继元
968─979 ── 北宋灭北汉 北汉亡
附录
桀燕（895——913）
（1）桀燕王刘守光
895─913 ── 后唐灭桀燕 桀燕亡
清源（949——962）
（1）清源晋江王留从效 ──── （2）清源王留居道

949-962 962 —— 北宋灭清源 清源亡
十国世系表
吴 （公元902——937年）
都城：江都（今江苏扬州）
（1）吴太祖武帝杨行密
生卒：852——905.12 54岁
在位：892——905.12
于902年3月建国
长子
（2）吴烈祖景帝杨渥
生卒：886——908.5 23岁
在位：905.12——908.5
天祐（906——908）
二弟
（3）吴高祖宣帝杨隆演
生卒：897——920.5
在位：908.5——920.5
天祐（909——919）
武义（919——921）
弟
（4）吴睿帝杨溥
生卒：901——938 38岁
在位：920.5——937.10
武义（921）
顺义（921——927）
乾贞（927——929）
大和（929——935）
天祚（935——937）
废,于次年死
南唐灭吴 吴亡
前蜀（公元903——925年）
都城：成都（今四川成都）
（1）前蜀高祖王建
生卒：847——918.6 72岁
在位：891——918.6
于907年9月建国
天复（907）
武成（908——910）
永平（911——915）
通正（916）
天汉（917）
光天（918）
少子
（2）前蜀后主王衍

生卒：886——926.4 41岁
在位：918.6——925.11
乾德（919——924）
咸康（925）
被废
后唐灭前蜀 前蜀亡
楚 （公元907——951年）
都城：长沙（今湖南长沙）
（1）楚武穆王马殷
生卒：852——930 79岁
在位：896——930.11
于927年6月建国
子
（2）楚衡阳王马希声
生卒：898——932.7 35岁
在位：930.11——932.7 2年
弟
（3）楚文昭王马希范
生卒：899——947.4 49岁
在位：932.7——947.4
弟
（4）楚废王马希广
生卒：？——950.12 ？岁
在位：947.4——950.12
马希萼夺位，杀之
兄
（5）楚恭孝王马希萼
生卒：？——951.11 ？岁
在位：950.12——951.11
马希崇夺位，杀之
弟
（6）楚王马希崇
生卒：？岁
在位：947.4——950.12
降南唐
南唐灭楚 楚亡
吴越 （公元893——978年）
都城：钱塘（今浙江杭州）
（1）吴越武肃王钱镠
生卒：852——932.3 81岁
在位：893——932.3
于907年5月建国
天祐（907）
天宝（908——923）

宝大（924——925）
宝正（926——931）
子
（2）吴越文穆王钱元瓘
生卒：887——941.8 55岁
在位：932.3——941.8
子
（3）吴越忠献王钱弘佐
生卒：928——947.6 20岁
在位：941.9——947.6
弟
（4）吴越忠逊王钱弘倧
生卒：929——973 45岁
在位：947.6
被废
弟
（5）吴越忠懿王钱弘俶
生卒：929——988 60岁
在位：947.6——978.8
北宋灭吴越 吴越亡
闽 （公元893——945年）
都城：长乐（今福建福州）
（1）闽太祖昭武王王审之
生卒：862——925.12 64岁
在位：907——925.12
于909年4月建国
子
（2）闽嗣王王延翰
生卒：？——926.12 ？岁
在位：925.12——926.12
弟
（3）闽惠宗王延钧（又名王璘）
生卒：？——935.10 ？岁
在位：926.12——935.10
于933年称帝
龙启（933——934）
永和（935）
被杀
子
（4）闽康宗王昶
生卒：？——939.7[闰] ？岁
在位：935.10——939.7[闰]
通文（936——939）
被杀

叔
（5）闽景宗王延曦
生卒：？——944.3 ？岁
在位：939.7[闰]——943.2
永隆（939——944）
废，于次年被杀
弟
（6）闽殷德帝王延政
生卒：？——951 ？岁
在位：943.2——945.8
天德（943——945）
南唐灭闽 闽亡
南汉（公元917——971年）
都城：番禺（今广东广州）
（1）南汉高祖刘龚
生卒：889——942.4 54岁
在位：911——942.4
于917年7月建国
乾亨（917——925）
白龙（925——928）
大有（928——942）
子
（2）南汉殇帝刘玢
生卒：920——943.3 44岁
在位：942.4——943.3
光天（942——943）
被杀
弟
（3）南汉中宗刘晟
生卒：920——958.8 59岁
在位：943.3——958.8
应乾（943）
乾和（943——958）
子
（4）南汉后主刘怅
生卒：943——980 38岁
在位：958.8——971.2
大宝（958——971）
降
北宋灭南汉 南汉亡
荆南（公元924——963年）
都城：荆州（今湖北江陵）
（1）荆南武信王高季兴
生卒：858——928.12 71岁

在位：907——928.12
于924年3月建国
子
（2）荆南文献王高从诲
生卒：891——948.10 21岁
在位：928.12——948.10
子
（3）荆南贞懿王高保融
生卒：920——960.8 41岁
在位：948.11——960.8
弟
（4）荆南王高保勖
生卒：924——962.11 39岁
在位：960.8——962.11
侄
（5）荆南高继冲
生卒：943——973 31岁
在位：962.11——963.2
降
北宋灭南汉 南汉亡
后蜀（公元925——965年）
都城：成都（今四川成都）
（1）后蜀高祖孟知祥
生卒：874——934.7 72岁
在位：925——934.7 9年
于934年1月建国
明德（934）
子
（2）后蜀后主孟昶
生卒：919——965 47岁
在位：934.7——965.1 31年
明德（935——937）
广政（938——965）
降北宋
北宋灭后蜀 后蜀亡
南唐（公元903——925年）
都城：江都（今江苏南京）
（1）南唐烈祖李昪
生卒：888——943.3 56岁
在位：937.10——943.3 6年
升元（937——943）
子
（2）南唐元宗李璟
生卒：916——961.7 46岁

在位：943.3——961.7 18年
保大（943——957）
中兴（958）
交泰（958）
958年，南唐主去帝号、年号，称国主
子
（3）南唐后主李煜
生卒：937——978 46岁
在位：961.7——975.11 15年
降北宋，后被宋太宗毒杀
北宋灭南唐 南唐亡
北汉（公元951——979年）
都城：太原（今山西太原）
（1）北汉世祖刘崇（又名刘旻）
生卒：895——954.11 60岁
在位：951.1——954.11 4年
乾祐（951——954）
子
（2）北汉睿宗孝和帝刘钧
生卒：926——968.7 43岁
在位：954.11——968.7 14年
乾祐（955——956）
天会（957——968）
养子
（3）北汉少主刘(薛)继恩
生卒：935——968.9 34岁
在位：968.7——968.9 2个月
被刺杀
弟
（4）北汉英武帝刘(何)继元
生卒：？——约992 ？岁
在位：968.9——979.5 11年
天会（969——973）
广运（974——979）
降北宋
北宋灭北汉 北汉亡